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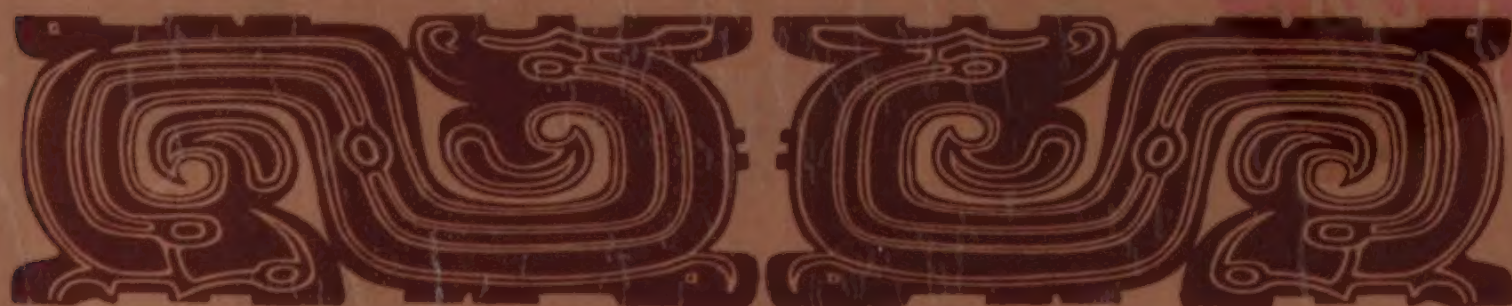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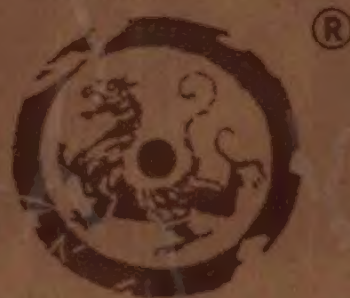
# 儒藏

史部  
第四十五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儒林碑傳

第九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五年





儒藏

目錄

目錄

元儒碑傳集二（卷七一至卷一五六） 李文澤 校點 楊宗義 審稿……………



元儒碑傳集卷七十一

鄧文原 王勳 劉蒙正 張模

元故中奉大夫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鄧公

神道碑

故中奉大夫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姓鄧氏諱文原字善之其先蜀人寓杭甫再世蚤慧工文年十有五已中進士舉遷南服歸國市隱弗耀訓授生徒以給親養雖處窮約事生喪死必盡歡竭誠未嘗肯輕出謁鉅公敬禮每造其廬當路多知名年三十二浙省檄充杭學正大德戊戌部注崇德州教授越四年辛丑授應奉翰林文字越五年乙巳陞修撰至大戊申考滿進階仍舊職越三年庚戌出任江浙儒學提舉皇慶壬子又為國子司業延祐丁巳遷翰林待制明年戊午兼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又明年己未改江東道至治壬戌召為集賢直學士癸亥進階兼國子祭酒泰定甲子直經筵其冬移疾去官明年乙丑以翰林侍講學士召又明年丙寅

寅除湖南憲使俱不赴致和戊辰五月二十二日甲申終於杭年七十子衍書來曰先君不幸至於大故既葬矣而墓石未銘也先生知先君深者敢以為請澄適卧病得書而哭病小間乃追憶舊事初至元間吳興趙承旨孟頫子昂為澄厯言其師友姓名而善之與焉及善之為翰林應奉澄始識之繼由翰林待制出江浙時澄官曹監得錢其行又其後以集賢直學士兼祭酒時澄承乏禁林次年同預經筵之選嗚呼孰謂後子十年而生遽先棄予而沒乎哀哉善之丰姿溫粹儀矩端嚴其教於家塾鄉庠國監也從學者皆有長益詩文淳雅瑩潔如玉字法通媚與趙承旨伯仲趙既逝欲求善書人舍是殆無可應詔持憲兩道游仲民寃至今有遺愛祠范代言史館修書悉合體製在儒臣中聲實相副者也○有文集內制奏請易類編具存官階起將仕佐郎至承德奉訓大夫至中奉曾大考從簡妣楊氏大考昭祖累贈嘉議大夫成都路總管上輕車都尉南陽郡侯妣雍



藏



氏追封南陽郡夫人。考漳，累贈中奉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南陽郡公。妣孫氏、游氏，俱追封南陽郡夫人。其配南陽郡夫人徐氏，前一月卒。子衍，承父澤，儒林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女子子柔，嘉禾官石洞書院山長史、公望司徒府掾史戴孟淳其壻也。孫男萊孫，其葬七月十三日癸酉，其宅湖州路德清縣千秋鄉百寮山之麓。徐夫人附。系本衛鎮西將軍苗裔，去秦入蜀，居資，徙居綿之彰明。參政公避蜀兵難，始寓杭云。銘曰：

岷峨鉅儒，前有相如，王楊三蘇，宋還南高。君孝若親，卓爾拔萃，繫吾善之，蜀產之遺，際今明時。藝精點染，文焰燦映，輝映琬琰。帝制皇墳，撰述討論，身沒言存。澄清攬轡，仲枉出滯，驅蜺珍樹。提誨詩詩，承學彬彬，具稱聞人。中朝望疎，宸極優寵，急退何勇。天祐耆賢，未應奪年，曷為其然。刻詩墓隧，昭示來世，知者墮淚。

吳澄撰 《吳文正集》卷六四

化州路儒學教授王君墓誌銘

化州路儒學教授王君諱勲，字仲昭，生十歲而孤，能以禮持其身，以信義交於人。貲產寡弗問，而護視先塋，惟謹。冠昏喪祭，必考諸古之遺制，而不苟同流俗。文字之外，無它嗜好，宗族朋友稱焉。仕未顯輒止，而以壽終，其賢乎人亦多矣。君嘗教授肇慶，遠郡事多率略，學有田而無籍，歲所入為租四百石而已。君始至，諭佃人令自實稻，增其額為六百石，廩食有餘。而俗習鄙陋，士氣弗張。使者行部，君請擇其知學而有文者，試以經術辭藝，得七人焉，上其名于宣間，悉補儒學官。由是諸生莫不知勸，登取士之令下，廣海數十郡不薦一人，而肇慶首以陳祖義充賦有司，遂與中州之士並進於春官，人皆以為君作興之效也。君初以江山教諭遷慈湖山長，年已垂四十。又二十年，乃拜肇慶之命。及再調化州，而君已老，故其才不究於用，可見者若是而止。人又皆思慕之。蓋王氏上世有仕吳越為鎮城使者，從其王歸宋，居





睦州。其後又徙家于青溪。又徙越之山陰。始居青溪者曰仁厚。於君為九世祖。曾王父諱遂良。以恩贈訓武郎。王父諱灝。擢慶元丙辰右科。終於武經郎。權發遣壽州事。父諱集。常用蔭得官。推與其弟。而以布衣取鄉薦。母汪氏。繼母趙氏。薛氏。而君周氏出也。自訓武府君而上。皆葬山陰。其居衢開化之馬金。則自壽林府君始。山陰之最著者曰佐。以進士第一至某部尚書。君改葬壽林府君于崇化鄉松公里之莊山。尚書四世孫修職郎易簡實誌之。君卒於重紀至元之歲五月十四日。年七十有七。以至正改紀之明年三月十二日葬于壽林府君墓左。娶余氏。先卒。子男四人。長曰塢。次曰圻。為伯氏。後。次曰堪。曰垌。女一人。適軍父蓋士直。孫男八人。鉅。鑑。銖。鑄。鏐。鏐。鉅。女二人。適汪某。黃梓。君葬有日。塢以書抵某曰。君之子辱將先人孫女。宜能道吾家世之詳。敢以銘為託。某不得辭。然竊觀自晉運去物改。大家巨室鮮不隨之。惟君之先厚積薄發。雖閱世已久而流澤未

艾。君又處於進取。不盡享其有。而以昇來人。可託以求存者。固不繁。銘之有無。序而詩之。聊以慰君於冥冥云爾。銘曰。

有潛其源。其來不窮。用之也舒。蓄之也豐。有沃其枝。遺澤是蒙。歸乎何憾。安茲玄宮。

黃潛撰（文獻集）卷九上

元贈應奉翰林文字從仕郎安成劉聘君墓碑

國子助教鑄君文廷既陞于朝。當推恩其親。天官為之擇館閣美名以居之。於是贈其先君子劉公以應奉翰林文字。從仕郎。應奉郎。唐供奉金人避其主嫌名。改今稱。國朝因之。雖七品階。寔北門詞臣。惟朝士知名者得。以是榮其親。文廷將歸。燎黃于阡。狀其先德。謁銘于余。余至順庚午。校藝南宮。文廷余所得士也。為國子祭酒。又同在宵闈。故為之叙而銘之。叙曰。公諱掌正。字聖功。安成漢為縣。屬長沙國。劉氏為長沙定王後故家焉。公十四世祖曰五處士。初徙城西陽村。晉安復縣也。處士



生唐末五季，有善行于其鄉。涉宋三百年，鍾氏科第相望，皆其後人。公幼有宿慧，五歲屬辭，八歲能舉子業，號曰奇童。父嘗携之貴人家，貴人命以賦，援筆立成，思致不凡。坐客數服，一日父于後公戲，母周夫人側適諸父夜課子，姓以鄉校賦題，燭跋未就。周夫人曰：「諸兄方苦吟，兒則戲劇何為？」公俄默，若有所營。食頃曰：「兒賦就矣。」索紙筆寫之。周夫人命以質諸父，諸父為之失色，以示諸郎曰：「若輩徒長大，曾不愧兒明日賦，傳誦眾口，鄉前輩爭造門，呼出觀之。」居無幾，世改科廢，公年方富，才器卓犖，自以用不適時，浸不屑為章句習。會丁外艱，撫事增悼，終喪辭周夫人南遊衡湘，常怏怏不樂，喟然歎曰：「夫人在，菽水之養不可久違，箕裘之業不可久棄。」然歸故廬，盡發先人遺書，淹貫六籍，馳騁百家，考及盤孟隱奧，虞初稗官，靡不搜抉。已乃大肆力於文，沛然出其有餘，沾被學者。四方負笈及門，如適工倕，長短大小咸中矩矱。它匠棄捐，悉就斲削，以公能誘人知方，使厭飲日趨，不容扼也。性豪舉曠達，先虛故占勝地，猶鄰乘公出誘，大駟暗據，規為已有，諸從異懷，不能制。公還營，必復之。駟亦難公，奉歸侵疆，公排除填葺，招復徙者，隣以是譙公。會歲侵，鄉田不毛，隣劫於征布，以計弛其肩於公。人謂勢必返之，不則病。公曰：「人德故求更德而返之，不仁。里有貧不能輸者，毀家以代之，由是生計滋削。」

然終不吝購，獨自責曰：「居不擇隣，非智。去之龍雲溪上，居焉。」溪上多故人士族，樂公之遷，遣子弟受業。後四方勞問繼屬，公內給大夫人甘膳之需，外脩諸士友綢繆之好。晚況殊適，環堵蕭然，戶屢常滿，興至觴詠，賓主盡歡。高談善謔，傾倒四座。酒酣，取古人詩文擊節而歌。聲沮金石，疎髯古貌，睨如列仙。睥睨世故，無足芥其胸次者。一日飲傍舍，莫歸，沾醉就寢。丙夜，家人聞呻吟，起問安。公曰：「吾舊疾痛，亘心膂，歲常殆。今二十年復作，其不瘳乎？」詰朝，更數醫，皆卻其藥不飲。七日，忽宵興，正冠而坐，召諸子，語不及他，唯以不得終養大夫人為恨。言訖而瞑。皇慶壬子十二月二十有九日也。年五十有三。疾初作，周夫人已卧病，公卒七日，周夫人亡。明年正月十有一日，諸孤用治命奉公柩葬于故廬之陰。曾大父繼周大父先登，父雲鳳，皆為鄉名士。娶朱氏，以子貴封宜人。子四人，長聞，即文廷，登第後調臨江錄事，有善政。居成均，事稱其稟，以善教名。次閑，次閔，皆以經教授。女二人，長適賀氏，次適張氏。孫男女十三人。公篤於孝友，弟應龍幼孤，妹歸李氏，早寡，于時饑饉，師旅相仍，公避難崎嶇，往來百里間，撫孤存寡，恩極周緱。家雖貧，所識空乏，即解衣推食無靳。居鄉曲有譽，處豪右有道。雖不好以氣岸加人，而見者自失其負。挾平生喜讀書，過目成誦。朋友以疑隨事疏荅，云出某書，見某註，如腹



有筭然。為文渾厚條達。不事奇詭。下筆輒數千言。雄議疊出。多評益世教。切中治體。人稱其有大對倫魁之材。尤善知人。誠偽策事成敗。橫逆無故。至前了不為動。人驟遇之。見其高世不羈之材。未容輒致親附。而明白坦夷。雖家人細故。不以欺。客退而消去。鄙吝終身不忘。雅不喜浮屠幻妄之說。聞朋友有佞佛者。移書切責。鄉先生若靜德王公聖與。青山趙公儀可。復心崔公君舉。養吾劉公將孫。皆折輩行友之。科詔既下。公請而喜曰。吾老。復見場屋。寧非天乎。尋至物故。齊齋彭公長庚祭以文曰。科目方興。而伏生死。禮樂將用。而河汾亡。其見重名士如此。公號山泉先生。有美贖集若干卷。學者傳之。既沒。時人見論事不痛快。臨文不強人意。輒太息曰。安得復見劉山泉先生。銘曰。公之學。碩以多。可摧巍科。公之詞。雅以麗。可司帝制。有其學。不科其摧。父懷其璞。子獻其毅。有其詞。不制其司。生肯其馳。死踐其資。其有不居其蓄。不祛其達。敷腴其憤。為諸茫茫九京。公莫起矣。暨宗有辨。博史有編。

歐陽玄撰（圭齋文集）卷一〇

### 張君仲實行述

故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知事張君仲實。曾祖宗尹。宋贈朝議大夫。祖繡。宋武德大夫。閤門宣贊舍人。父淦。忠翊節。先生諱樸。字仲實。其先秦州三陽川人。五世祖循。忠烈王佐。宋高宗南遷。因家錢塘。先生幼而警敏。絕人。能刻意學問。言動蹈繩墨。雖在綺紈。不流不侈。甫冠。學藝大成。是時宋社既墟。而文物典刑猶存。鉅人耆艾士若兵部尚書陳公存。參政中書文公及翁。禮部侍郎鄧公光薦。太學博士劉公辰翁。皆降詘年德。相與交好。冀望四出。蓋自景定咸淳間。士濡於舉業。以磔經破道之學。索齋而風聲之。先生獨斬斬於流俗。銳意矯復古學。一切掃除。芬葩組繡而空之。於時翰林承旨趙公孟頫。以文墨論議。特起東南。先生稍後出。名嶷然角立。文辭肆博。其學富而醇。於經。闡明奧旨。紙異剗偽。與濂洛紫陽表裏。而涵浸淳蓄。洞見根極。大修厥文。閤肆雅興。拓道德之旨。達世務之要。於詩尤自喜。溫麗閒淡。氣質渾渾。解



非一律、橫從竊眇而自合於繩削、又何其工也。為人廉靖自將、尤篤於嗜善、其游皆當世秀人、偉士與、剡源戴表元、坤初、漁陽鮮於樞、伯幾、吳興陳康祖、無逸、錢塘戴祖禹、今祭酒巴西鄧公文原善之尤厚。其事親以孝聞、始終翊節、蓄學弗售、而先生不事產業、基址日益以貧、而竭力致養、宜寒煥、具豐柔滑滌、弗忍一日去左右。其陳則教授學者、戶屨鱗鱗然。其聞言水釋、觀德心服、勸飭礪澆、以成厥器甚衆。初、用舉者起家為杭儒學錄、非其好也。翰林學士徐公琰廉察浙右、素聞先生賢、甫至、致禮與相見、器之、即薦宜充本朝文學選。翰林承旨聞公復亦奇其文雅、咏言以賞識。二公望崇一世、不妄與人、數從騎吏入下里舍、論談薄晏。學士大夫咸多二公之知人、而知先生之微求諸人也。頃之、江淮尚書省選正江陰儒學、尋遷宜興州學教授、轉教平江府儒學。先職是者轉喙吟尸、厥官先生所至、端矩饒嚴、指誨我冠達振翕然、知所樹立。度東庫錢、整弊剔蠹、修明紀綱、士

得以勸、敝得以興、而學校風俗為之一變矣。大抵先生之學以明斯道、澤元元為己任、恒謂我之所以自著者在行事、不必見諸空言。雖宦而不遂、仁而不年、其所設施不足以發厥蘊、然其志可知也。轉徙郡文學、更二十餘年、人皆為之歆然、而先生怡然不介意。每去官歸、輒與學者講貫如平昔。若終其身以誨人為樂者、平生故人超侍從之列、備文儒道德之任、或聞先生一入帝城、要途可跬步至也。謝曰、親老矣、得一席之位以行志、三釜之祿以為養、斯可矣。庸何望。其賢以茲益信。先是有以工書薦者、拒之曰、與其以書進、吾寧窮以終也。江浙行省丞相府辟掾禮曹、今平章高公時參知政事、素善先生、亦風俾即署。時首相目指氣使、可鑠金石、先生固辭、卒弗能奪也。其正行直道迺如是。久之、調將仕郎、主廣德縣簿、丁母憂服除、推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知事。談者謂先生宜在朝廷備訪問、計簿非厥事、而先生處之、軒旋綜理、若決流抑隊、可為後法。考績而代、不旣。浙西



立於不朽視夫待悖乎道處非其任其彰醜於後者孰為窮孰為達亦可以無憾矣母朱氏娶劉氏句容縣簿沆之女繼室年氏子五人炬燭燭燭燭燭燭前死矣五女子其已嫁者三人梁郭瓚杭吳某婿也其一人未嫁而前死一尚幼也孫七人既葬之三月其游襄陰王沂序次其言行大畧而歸之先生季子獻噫沂言亦奚益於先生也然先生之歿大夫士識與不識皆聞而哀之則其遺論在人多矣詎無能言君子為之著述俾信於天下後世哉。

王沂撰《伊濱集》卷二四



校記

①祠苑：當作「詞苑」。

②忠翊節：疑誤。

③鮮於：當作「鮮于」。

# 元儒碑傳集卷七十二

黃澤

黃楚望先生行狀

先生諱澤字楚望其先長安人唐末有官於蜀者知資州內江縣曰舒藝卒葬資州次子師明留居後遂為資州人師明長子知權知丹山縣事知權長子延節宋初以德行道藝聞拜宣德郎通判渠州討寇有功召入面奏當世利害剴切太祖大悅除大理寺評事兼監察御史以子德潤德全官稍顯累贈金紫光祿大夫李曰德柔先生十世祖也五世祖拂與二兄播揆同年登進士第蜀人榮之為賦詩稱美其事考某字儀可以孝友聞累舉不第隨兄驥子官九江蜀亂不復能歸因留家九江而貧日甚矣先生生有異質日誦數千言年十二三即盡通當代進士經義論策之學內附國朝年十六矣慨然以明經學古篤志力行自勵好為苦思屢以成疾疾止則復苦思如故嘗見邵子論天地自相依附既以

此思之因及河圖洛書渾天蓋天吾道異端不同之故以為格物致知之端孰有大於此者晝夜思之弗得弗措也年二十餘始旁通古今史志別集詩文皆不習而能詩尤超邁清美久之於周程張朱之書有得作顏淵仰高鑽堅論以自勉是時行省鉅公猶有尊賢敬學者屢以書院山長之祿起先生教授江之景星洪之東湖考滿即歸閉門授徒以為養悉取六經百氏傳註疑義千餘條離析辨難以致其思不復言仕矣始先生嘗夢見夫子以為適然既而屢夢見之最後乃夢夫子親授所校六經字畫如新其家無一畝之殖而決意歸休以六經絕學為已任蓋深有所感發也時大德甲辰先生年四十五矣自是以來十餘年間屢悟聖經隱蹟之義凡數十處而失傳之旨以漸可通乃作思古吟十章極言聖人德容之盛上達於文王周公以致其寤寐不忘之意時郡守寓公猶有能敬重先生者待先生以學校賓師之禮月致米六斛鈔三十十蓋國初賢守設此以



儒藏

奉致政寓公之無歸者。方二親高年，陋巷破窻，不蔽風雨。先生敬恭奉持，薪水驢然，如有三牲之養也。又十餘年，而二親相繼終。先生年近六十矣。數經歲大疫，家人采木實草根療饑，行部有蔡副使者，考學者之籍，謂先生一耆儒爾。月廩太豐，削其三之二。時先生老，不復能教授，而家人輩饑寒自此始矣。當其絕食，相視默默，不知所出。而先生瞑目端居，涵泳優游，未嘗少變。或與客談論終日，揖讓如平時。客不知先生未飯也。然終不為一日降志以謀溫飽，唯以聖人之心，不明經學失傳，若已有罪，用是為戚。蓋自昔所聞儒學之士，負屨空乏，以終其身，未有若斯甚者。而先生晏然，曾不少動其意，非有高明卓絕之見，堅苦特立之操，其孰能與於此。先生卒於至正六年丙戌月日，得年八十有七。以郡人王儀甫所歸棺殮。九江學者蓋少，先生又深自韜晦，不求聞知，唯待人接物，則無貴賤長幼，一致其誠。故死之日，遠近聞者莫不哀之。娶某氏，子男二，聖子幼者早夭。

女二，劉齊賢徐可久其婿也。孫男二，女一。先生於經學以積思自悟為主，以自然的當，不可移易為則。故其悟也，或得諸幽閒寂寞之餘，或得諸顛沛流離之頃，或得諸疾病無聊之日，或得諸道途風雨之中。及其久也，則豁然無不貫通。自天地定位，人物未生以前，沿而下之，凡運古之初，萬化之原，載籍所不能具者，皆昭若發蒙，如示諸掌。然後由伏羲神農五帝三王，以及春秋之末，其人倫之端，禮樂之本，皇道帝德神化宜民之妙，井田區畫之初，封建自然之勢，鬼神祭祀之始，神物前民之用，起數立象之機，聲教文治之原，制作因革之漸，忠賢文異尚之體，世變禮失之由，以力假仁之習，皆若身在其間，而目擊其事者。於是易春秋傳註之失，詩書未決之疑，周禮非聖人書之謗，凡歷代聚訟不決數十年苦思而未通者，皆冰解凍釋，怡然各就條理。蓋由專精積久而後得之，每自以為天開其愚，神啟其秘也。其於易以明象為先，以因孔子之言，上求文王周公之意為主。





而其機括則盡在十翼。作十翼舉要。以為易起於數。因數設卦。因卦立象。因象起意。因意生辭。故孔子曰。易者象也。立象以盡意。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聖人言易之為教如此。易不可廢。象明矣。由象學失傳。漢儒區區。擬拾凡陋。不足以得聖人之意。而王輔嗣忘象之說興。至邢和叔。則遂欲忘卦棄畫。雖以近代鉅儒繼作。理學大明。而莫能奪也。作忘象辨。有一卦之象。有一爻之象。或近取諸身。或遠取諸物。或以六爻相推。或以陰陽消長。而為象學者。猶可求也。然有象外之象。則非思慮意識所能及矣。而況於立例以求之乎。李鼎祚綴緝於王氏棄擲之餘。朱子發後出而加密。丁易東繼之而愈詳。聖人立象之妙。終不可見。作象略。象學既明。則因象以得意。因意以得辭。陰陽消長。有一定之幾。上下貴賤。有一定之分。善惡吉凶。有一定之則。位之當者。孔子無由獨言其非。卦與爻之小者。文王周公固不謂之大。然後知三聖人之易一而已矣。若舍象而求。則人自為易。不期

於異而自異。作辨同論。嘗曰。易有八卦。有六十四卦。有三百八十四爻。有大象。有小象。有大傳。繫辭。有說卦。有序卦。有雜卦。有河圖洛書。著策之數。學者當隨處用工。各詣其極。至於一以貫之。而後全易見矣。其於春秋。以事實為先。以通書法為主。其大要則在考覈三傳。以求向上之工。而其脈絡則盡在左傳。作三傳義例考。以為春秋有魯史書法。有聖人書法。而近代乃有夏時冠周月之說。是史法與聖法俱失也。作元年春王正月辨。又以為說春秋有實義。有虛辭。不舍史以論事。不離傳以求經。不純以褒貶泥聖人。酌時宜以取中。此實義也。貴王賤霸。尊君卑臣。內夏外夷。皆古今通義。然人自為學。家自為書。而春秋近無定論。故一切斷以虛辭。作筆削本旨。又作諸侯取女立子通考。魯隱公不書即位。義殷周諸侯禘祫考。周廟太廟單祭合食說。作丘甲辨。凡如是者十餘通。以明古今禮俗不同。見虛辭說經之無益。嘗曰。說春秋須先識聖人氣象。則一切刻削煩碎之說。

自然退聽矣。其但以為錄實而已者，則春秋乃一直史，可修亦未為知聖人也。其說易有常變而春秋則有經有權，易雖萬變而必復於常，春秋雖用權而不遠於經，各以二義貫一經之旨。嘗曰：易象與春秋書法廢失之由，大略相似，苟通其一，則可觸機而悟矣。蓋古者占筮之書，即卦爻取物類象，懸虛其義以斷吉凶，皆自然之理，乃上古聖神之所為也。文王周公作易，特取一二立辭以明教。自九筮之法亡，凡筮人所掌者皆不可復見，而象義隱微，遂為百世不通之學矣。魯史記事之法，實有周公遺制，與他國不同。觀韓宣子之言可見。聖人因魯史修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則必有與史法大異者。然曰其文則史，是經固不出於史也。今魯史舊文亦不可復見，故子朱子以為不知孰為聖人所筆，孰為聖人所削，而春秋書法亦為歷世不通之義矣。先生所謂廢失之由有相似者，蓋如此。又懼夫學者得於創聞，不復致思，故所著書目雖多，皆引而不發，乃

作易學濫觴，春秋指要，經旨舉略，稽古管見，示人以求端用力之方。而易春秋全解，則終身未嘗脫彙示人也。其辨釋諸經要旨，則有六經補注，詆排百家異義，則取杜牧之不當言而言之意，作翼經罪言。其論周禮以為六官所掌皆修唐虞夏商已行之事，雖有因革損益，或加詳密，而大體不能相遠，非周公創為之制也。古今風俗事體不同，學者不深考世變而輒指其一二古遠可疑者，以為非聖人之書，此不難辨。獨其封國之制與孟子不合，則所當論。蓋孟子所言因殷之制，周官乃國家之制也。計武王與周殷諸侯尚十有餘國，既無功益地，亦無罪削邑，此當仍其舊封，百里之下為三等，如孟子之說。乃若周公、太公有大勲勞，及其餘功臣當封爵，與夫並建宗親，以為藩屏，豈可限以百里之法哉？自當用周制耳。諸侯惡其害已而去其籍，是書當世學者鮮得見之，則周家一代之制，雖孟子亦有不能詳也。其於官屬多寡之由，職掌交互之故，錯亂之說，發尤精當。其祭



祀之法則兼戴記而考之作二禮祭祀述畧禮經復古正言其辨王肅混郊丘廢五天帝並崑崙神州為一祭之說曰祭法虞夏殷周皆以禘郊祖宗為四重祭周人禘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禘祭天地以嘗配即圓丘方澤是也郊祀上帝以后稷配建寅之月南郊祀感生帝以祈穀也四時祀五天帝於四郊以迎氣也祖禘嘗以后稷配尊始祖之所自出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總配五天帝也其後則祖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宗武王於明堂以配五帝凡此皆鄭氏義也故周禮大司樂註以圓丘方澤宗廟為三禘蓋天神地祇并始祖之所自出為三大祭皆五年之禘也郊次圓丘社次方澤宗次祖皆常歲所舉之祭也東連土璫財匱大禮遂廢所修唯郊社二祭故圓丘方澤二禘傳記亦罕言之非淺聞所及矣周禮有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之文天地主於一故稱祀上帝四望非一神故稱旅爾欲以圓丘為郊可乎司服王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祀

五帝亦如之既曰亦如之則五帝之祀與昊天上帝非一祭矣肅欲混之可乎孝經稱嚴父配天又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易豫卦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上帝亦天神也肅欲廢五天帝而以五人帝當之可乎崑崙者地之頂神州者地之中皆天地之所交也地而主崑崙神州非是設此二祭乃求神於二處大地神靈莫測不知神之在彼乎在此乎故求之於彼亦求之於此也康成以方澤主崑崙北郊主神州北郊不見於經誤分為二王氏由此并崑崙神州為一祭而遂謂北郊為方澤可乎若鄭氏知樂九變之祭為禘而不言及嘗又以為禘小於祫此則其失也故斷之曰鄭氏深而未完王肅明而實淺晉武帝肅外孫也故用其說并方圓二丘而祀南郊歷代無所因襲而周禮天神地祇人鬼極盛之祭遂為古今不決之疑矣其辨感生帝之說曰姜嫄履帝武敏歆而生后稷周人特為立廟而祭謂之閼宮君子以為聖



人之生異於常人無異義也。況乎生民之初氣化之始五天之精感而為帝王之祖亦何疑乎。五帝感生之祀上世流傳既久非緯書創為之說也。且河圖洛書著策之數皆緯文也其可廢乎。其辨胡仁仲以社為祭地曰二社以享水土穀之神而配以勾龍稷非祭地也。禮天子諸侯羣百姓大夫及庶民皆立社故有王社侯社大社國社置社之名其義高下不同如此而謂之大亦之祭可乎。殷革夏周革殷皆屋其社是辱之也。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是責之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而可責可辱乎。周禮王祭社稷五祀則希見以社稷下同五祀而用第五等之服不得與先王先公四望山川比則社非祭地明矣。傳曰戴皇天履后土是后土則地也。周禮大祝大封先告后土大師旅大會同宜於社又建國先告后土則后土非社矣。舜典類於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六宗者上下四方之神即五天帝及地也故其祀在上帝之次山川之前。周禮四望與五帝同祀于郊又與

祀地同玉又與山川同祭服則四望者祀地之四方也。又有分樂所祭五土之示祭地之禮不止於方澤矣而欲以社當之可乎。周禮以圓丘對方澤以天神對地示以蒼璧禮天對黃琮禮地以祀天旅上帝對祀地旅四望書及禮記乃多以郊對社蓋郊祀上帝社祀水土之神其禮專圓丘方澤徧祭天神地示其意廣遠分為四祀明矣。天地之道高深玄遠大神大示不可煩瀆故歲事祈之於郊而水土之變則責之於社此古人立祀深意也。胡氏家學不信周禮故率意立說如此。大抵先生之意以為聖人制禮遠近親疎高下貴賤皆有自然之序必通其本原而後禮意可得。蓋圓丘所祭者全體圓轉之天總南北極赤黃道日月星辰所麗者而言故主北辰而曰天神皆降是總祀天神也。上帝者高高在上之天以其在上而為主宰故曰上帝分主五方故曰五帝合上下四方而言則曰六宗皆天神之分祀者也。方澤所祭者全體承天之地總山陵川澤極天所覆者而



言。故注崑崙而曰地亦皆出是總祀地而也。地有四方。望其方而祀曰望。五岳四瀆之祀曰山川。川澤山林丘陵墳衍原隰之祀曰五土。水土之祀曰社。皆地而之分祀者也。所謂自然之序蓋如此。其辨趙伯循王者禘其始祖所自出之帝於始祖之廟。以始祖配之。而不及羣廟之主曰大傳。王者禘其始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善省於其君。于禘及其高祖。此以禘與禘對言。則禘禘皆合祭。通上下文見之也。蓋諸侯之禘猶天子之禘。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及其高祖。是有廟無廟之主皆在。而又上及其太祖高祖。故謂之禘。天子則於七廟及祧廟之上。更及其所自出之帝。故謂之禘也。若曰禘其祖之所自出。而反不及有廟無廟之主。寂寥簡短。非人情矣。故程子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禘。其禮皆合祭也。爾雅。禘。大祭也。非大合昭穆。何以謂之大祭乎。字書訓釋曰。禘者。諦也。審禘昭穆也。若非合祭。何以有昭穆乎。蓋后稷有廟。郊既祀帝。魯雖配天

而無廟。不可闕人鬼之享。故五年一禘。則后稷率有廟無廟之主。以共享於饗。所以使子孫皆得見其祖。又以世次久遠。見始祖之功德為尤盛也。况后稷之廟。毀廟數十世之主皆藏焉。豈可當享饗之時而屏置之乎。蓋禘禘所以相亂者。由天子諸侯之制不明。先儒或推天子之禮以說諸侯。或推諸侯之禮以說天子。不知諸侯之禮有禘無禘。天子之禘禮必兼禘。雖其意不主合食。而率子孫以共尊一帝。自然當合食矣。禮曰。天子植杓。禘禘禘禘。則是天子禘祭。隨時皆用也。其辨成王賜魯天子禮樂曰。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為天子諸侯不易之大法。身沒而王與伯禽躬為非禮。以享周公。成王賢王。魯公賢君。必不至是。以魯頌白牡駢剛推之。則記禮者之過也。禘者。殷諸侯之盛祭。周公定為不王不禘之法。故以禘代之。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王室。故命魯以殷諸侯之盛禮祀周公。以示不臣周公之意。故牲用白牡。白牡者。殷牲也。駢剛。魯公之牲也。又可見魯

公以下皆合食於太廟而禮秩初未嘗敢同於周公。又以春秋推之則亦非常歲之祀。成王斟酌禮意蓋如此而非有祭文王為所自出之禮。如或者之云也。其禘於羣公之廟則後世始僭之。然晉亦有禘蓋文公有勲勞於王室欲效魯禘祭而請於天子故得用之也。若夫東周諸侯為所自出之王立廟稱周廟如魯與鄭是也。然止謂之周不敢以祖廟稱之諸侯不敢祖天子也。然則子孫亦不敢與享於廟。單祭所自出而已。祭用生者之祿則亦用諸侯之禮而已。若魯既得禘於周公之廟則周廟亦應用禘。禘必有配則固宜於文王廟以周公配也。若據趙氏則魯本無文王廟止於周公廟祭文王臨期立文王主與尸以享之。此於禮意實不相似。若以為有文王廟則是自文王廟迎尸以入周公廟以父就子以尊就卑必不然也。魯之郊大雩則平王之世惠公請之是以得郊祀蒼帝而三望雖僭而猶未敢盡同於王室也。蓋以魯有天子禮樂為成王賜者本明堂位祭統

以為惠公所請者出呂氏春秋。魯鄭周廟晉有禘祀見左傳。先生以經證經而折衷百氏之說多如此。其辨說詩之失以為古者重聲教故采詩以觀所被之淺深。然今三百篇有出於太師所采者周南召南是也。有錄於史官而非太師所采者豳風及周太史所作是也。其餘諸國風多是東遷以後之作率皆諸國史官所自記錄。方周之盛美刺不興漢廣江沱諸詩雖是諸侯之美而風化之原實繫於周。其後天子不能統一諸侯諸侯善惡皆無與於周故不以美刺皆謂之變風以其不繫於二南而各自為風也。周禮王巡狩則太史太師同車又其官屬所掌皆有世奠繫之說。方采詩之時太師掌其事而太史錄其時世及巡狩禮廢太師不復采詩而後諸國之詩皆其國史所自記錄以考其風俗盛衰政治得失。若左傳於高克之事則曰鄭人為之賦清人莊姜之事則曰衛人為之賦碩人必有所據矣。故大序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



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是說詩者不可不辨。采詩之時也。黍離降為國風。此時王澤猶未竭也。故人民忠愛其君。猶能若此。其後聽既玩而言者亦厭。遂與之相忘。則雖國風亦不可復見。至此則書契以來文治之迹始剗絕矣。以時考之。國風止於澤陂。在頃王之世。當魯文公之時。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故說詩者尚論其世也。先生經學自得之說為多。以其書不傳。故撮其關於體要者著之。當其時。唯臨川吳文正公辨學正誼。盡通諸經。最為知先生者。後吳公拜集賢之命。至揚而還。養疾九江濂溪書院。初見先生所著易學滄觴。春秋指要。心大善之。題其卷端曰。楚望父之著經也。其志可謂苦矣。易欲明象。春秋欲明書法。蓋將前無古而後無今。又得六經補注觀之。謂學者曰。今人無能知黃楚望者。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楚望其人乎。亦為序以歸之。其略曰。楚望貧而力學。讀易春秋周官禮記為之辨釋補注。弘綱要義。昭揭其大而不遺其

小。究竟謹審。灼有真見。先儒舊說可信者。奉奉專信。不敢輕肆臆說。以相是非。用工深。用意厚。以予所見。明經之士。未有能及之者也。晚年見此。寧不為之大快乎。予歎美之不足。因以驗於學者。蓋必於諸經沉潛反復。然後有以見其用工之不易。用意之不苟云。然先生雅自慎重。其學未嘗輕與人言。以為其人學不足以明聖人之心志。不以六經明晦為已仕。則雖與之言終日。無益也。學士李公澂之使還過九江。請先生於濂溪書院會寓公縉紳之士。躬定師弟子禮。假館廬山。受一經之學。又將經緯先生家。為子孫計。先生謝曰。以君之才。輟期歲之功。何經不可明。然亦不過筆授其義而已。若子則於艱苦之餘。乃能有見。吾非邵子。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李學士為之歎息而去。或謂先生幸經道已明於已。而又關於人如此。豈無不傳之懼乎。先生曰。聖經興廢。上關天運。子以為區區人力所致乎。德化縣令王君子翼請刊補注。藏先生家。先生猶慎重之。非其人不



傳也。薦經冠亂，故宅為墟，遺書之存者鮮矣。悲夫！先生寧使其學不傳於後，終不肯自枉以授諸人，是故能以數十年之勤，盡究諸經於閑塞之餘，而不能使聖人之心大明於天下後世，蓋其道若是也，豈非天乎？昔者吾夫子贊易、刪詩、定書、正禮樂，修春秋，將以為百王大典，遭秦焚書滅學，帝王經世之法遂斬絕於斯時。蓋自開闢以來，宇宙橫分，一大變也。鄭康成當專門固陋之世，以一家之學纂釋羣經，具著成說，孔穎達考數百家，大明鄭義，雖於聖人之道無闕，而博古窮經，斯亦勤矣。自是四百餘年，習為定論。至宋，清江劉原父始以聰明博洽之資，據經考禮，欲盡排周秦以來傳注之失。宋代經學之盛，劉公實張之，而說者日親矣。及子朱子出，而厚言有所折衷，遂定於一，猶吾夫子之志也。然朱子於易簡其辭，微其義，將使皆得自致於經，晚歲猶拳拳禮學，而弗克論著其成，書貴闕疑，而又深疑古今文之異體。春秋獨得書法廢失之由，折衷諸傳，各極其當矣。

而門人學者於二經師說，不能有所發明，故君子論古今經註，以為自朱子詩集傳之外，俱不無遺憾也。先生乃欲以近代理明義精之學，用漢儒博物考古之功，加以精思，沒身而止，此蓋吳公所謂前無古而後無今者也。嗚呼！其遂不傳也歟？始拜先生於其門，請問治經之要，先生念其遠來，不以為不可教，告之曰：「在致思而已。」然不盡悟傳註之失，則亦不知所以為思也。請問致思之道，先生曰：「當以一事為例。」禮，女有五不娶，其一為喪父長子。註曰：「無所受命。」近代說者曰：「蓋喪父而無兄者也。」女之喪父無兄者多矣，何罪而見絕於人如此？其非先王之意明矣。姑以此思之，或二三年，或七八年，倘得其說，則知先儒說經，其已通者未必皆當，其未通者未嘗不可致思也。訪退而思之，女之喪父無兄者，誠不當與逆亂刑之子同棄於世。久之，乃得其說曰：「此蓋宋桓夫人許穆夫人之類爾。」故曰：「無所受命。」註猶未失也。若喪父而無兄，則寡功之親，皆得為之主矣。嘗以質於

先生先生曰子能如是求之甚善然六經疑義若此者衆矣當務完養而慎思之毋輕發也遂授以求春秋之要曰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內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外訪思之經歲不得其說先生為易置其語曰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內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外訪蓋自是始連春秋筆削之權乃知先生於六經之學以其所自得而教人者蓋如此惟易所謂象外之象則有不可得而盡聞者嗚呼悲夫有遺恨矣謹述先生世家文行大概與其經學復古之功如右伏惟立言君子以當世斯文為已任者尚克表章之至正十有二年十有一月朔學生新安趙訪謹狀

趙訪撰（東山存稿）卷七

校記

①「聽」下脫「者」字，見《春秋師說》附錄下。



元儒碑傳集卷七十三

袁哀 趙世延 孔學詩 潘弼

岑翔龍 鄭紹祖

海鹽州儒學教授袁府君墓表

維袁氏四明大族。緣處州太守諱穀。試開封府第一。登嘉祐四年進士第。佐蘇文忠守杭。文忠為同年生。後贈光祿大夫。生倉部郎中諱灼。得罪政和以歸。生贈朝奉諱垌。朝奉生通議大夫諱文。通議生龍圖閣學士。贈少師諱燮。嘗以禮部侍郎再更事。謚正獻。天下稱為絜齋先生。楠七世祖諱穀。試開封。以中書守當官。遷祥符縣丞。生曾孫為少傅。同知樞密院事。諱韶。贈太師。越國公。受學正獻公。於宗譜為族子。相踵登淳熙進士第。同入秘書省為史官。先後為侍從。搢紳榮之。正獻生子四人。俱至名卿尚書東宮官。而第三子最清顯。嘉定七年進士第一。再任國子祭酒。仕至兵部尚書。給事中。實錄史

院修撰諱甫。贈少傅。謚正肅。天下稱為蒙齋先生。正肅次子諱傑。通判潭州。是生君諱哀。字德平。以安定長授海鹽州儒學教授。未拜。延祐七年六月二十日卒。年六十有一。嗚呼。甲族鼎貴。莫盛吾里。薨棟接耀。郡守丞監官議婚對。未肯齒擬。華腴爭高。姿度悅澤。可愛念。遇大變故。因辱不自完。業無依歸。質質以死者多矣。方至元十五六年間。故家猶亡恙。海鹽時年二十。楠年十四五。移相議曰。宦族久當圯。宜斬為傳遠計。未幾。正獻宅火。留城南。遂各盡晝夜。濬源鈎思。探索幽隱。以黜陳辭。為己任。考閩蜀東浙永嘉湖南江西之儒先。合其異同。不在於貴耳。雜書襲訛。輯言行者尊之。吾與子所當辨。更二十年。各宦游四方。君以憂窘困躓。酒酣語豪。卒不少貶折。詩筆益溫雅簡潔。察其學。猶以昔所言自任。楠絲集賢罷歸。往拜焉。病且瘠。不能起。忽手書曰。夜夢游南嶽。署已判官。遂釋之曰。南正火也。火為離。為文明。宜司以瑞太平。今天子興文。祿弗及其在乎子孫。未旬日下

世。夫子作春秋。識世御史。非世官不能。兩家子孫。凡五為史官。獨君不及用。誠可憾。曾祖妣邊氏。秦國夫人。祖妣趙氏。衛國夫人。妣趙氏。封孺人。子四。曰震。曰果。曰銳。曰齋。孫一人。有文集若干卷。葬在正肅塋十步。適適表于墓。曰。楠。備史屬。號最久。見秉筆者。罔再傳。獨東平王公。其子文且賢。纂修有能名。嗚呼。吾宗免矣。夫君不得預為可吁。厥子若孫。永紹圖。至治二年歲次壬戌。族姪具官楠表。

袁楠撰 《清容居士集》卷三〇

### 趙氏先廟碑

先王之制。諸侯廟五。大夫廟三。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禮也。是以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祭器為次。居室為後。而宗廟之器。苟可銘著者。無不著焉。所以慶所以勸也。忠孝之道。備矣。今天子稽古右文。一本於禮。河洛之思。美牆之見。慨然延念先正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其股肱心膂之績。固以彰于彝常。煥乎其足徵矣。乃若國家所以報往而勸來者。猶以為未底極也。爰命公卿。舉先猷展故實。而隆章之典行焉。於是陝西行御史臺。以永吉特氏父子勲伐。列上公車。有旨。集博士禮官議。議既上。詔故征行大元帥。按扎爾。為推忠佐運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進封秦國公。謚武宣。配白氏。秦國夫人。故蒙古漢軍都元帥國寶。為推誠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進封梁國公。謚忠定。配雲氏。梁國夫人。明年。公孫世延入參大政。政以咸熙。天子嘉焉。又贈其曾祖故群牧使達哀。彰義保節功臣。資德大



儒藏



夫御史中丞、上護軍、追封雲中郡公、謚貞毅、配邵判琨、氏雲中郡夫人。繇是參政之先、三世六人皆蒙加恩。又明年、參政拜中丞、自中丞遷右轄、分治雲南。天子顧中丞、非君不可、復拜中丞。以乃祖乃父勤勞皇家、宜撮其平生著之闕祀、庶幾永啓厥後。爰詔臣某、具家廟麗牲之石。臣惟上之下下、邛隆者、思也。大復古始者、禮也。感激奉詔、謹按永古特氏、雲中世族。武宣公幼孤、育於外氏。曰卓裕、勅嘉、因姓舅姓、轉而為趙。宣武智略沈雄、弓馬絕世、未冠、材器已顯。攻城略地、所向無前。扈太祖平河湟、從太宗下岐鳳、戡強俊、取平涼、慶原、邠、涇、如風墮箠。金源固守關河、幾二十載、一旦武宣假道、掃虛、如天墜而地湧。良平之智不及施、育之勇無所用、心潰膽裂、莫之能支。廢宗深所嘉賞、金源繇之遂墟。已而奉律西征、隴右遡定、進兵蜀道、首奪階文、守漢陽、制三邊、納吐蕃、收後効。成都變門之戰、江油張掖之師、皆其功之較然者。多謀尚義、厚下恤民、所至採珍、賫俘囚、輯降附、

則所惠蓋廣矣。然則開國之功、不後諸將、而略不備假、退然若無所謂、勞謙君子者歟。忠定雖出將家、自幼學問、雅容閑雅、言貌甚都。蓋武宣雖積苦兵間、而敬禮儒生、恒戒軍中無毀文籍、是宜有佳子弟之報。慷慨惆悵、能得人之惟心、勇於當敵、愛恤士卒、有古名將之風焉。重慶剛升之戰、皆居軍鋒、或降或殲、無不如志。大都受首、衆之彌精、思立奇功、以承先志。乃招屬戶修廢州、虎視西南、別授元戎之寄。於是徽外羌渠畏威、款塞、列於王會。初不自以為功、降羌爵命、反出其上。殷勤遜謝、益簡帝心。君子有終、世濟其美、古之名將有不能及者矣。竊嘗究觀成功之臣、弗居者百一、而矜以致敗者何多也。若武宣、忠定、為而弗有、有而弗恃、尊祖蟬聯、式克至于今日、父子祖孫、並受顯服、昨之秦梁、躋之廟祔、將遂為百世不遷之祖、非盛德孰克登茲。嘗聞雲中、據西北河山之輿、原野高博、風氣凝厚、炳靈異而生其間者、不出則已、出則必瑰偉絕世之材。若永古特氏之達已數世、



而方來者彌昌。其不謂之間氣之鍾歟。且家香於翰鈴。而中丞服膺詩書。動必以禮。高材矯節。負天下重望。尊天子之命。考先王之禮。於報本返始。教孝移忠之義。益惓惓也。詩不云乎。以似以續。續古之人。斯可謂能似續者矣。揆厥淵委。宜有雄詞。發揚蹈厲。老臣何能。然大君有命。謹據其大者。而系之銘。銘曰。

皇帝御寓天益地。禹萬有歲。宅施仁錫類。幽遐聞通。恩明在上。矧茲世勞。崇功廣業。禮有攸當。永古特氏。方叔召虎。父子相望。揚休繼慶。光于邦家。以將以相。桓圭玄衮。爾祖其從。同尊與享。馨香惟德。子孝臣忠。世世无曠。刻此貞石。以昭淵猷。以迪永養。

程鉅夫撰 《雪樓集》卷五

溧陽孔君墓誌銘

溧陽孔君既沒之明年。其孤汝舟汝楫將奉匱以塋。前期汝舟俾其子惟中走錢唐。以銘來屬。按狀君諱學詩字文卿。六世祖按自魯徙吳。曾大父潛。又自吳徙溧陽。而占籍焉。大父應祥始務治生產。以殖其家。父庭秀。以謹厚克承先業。有子二人。君其次也。至元乙亥。國朝取宋之師。至金陵。寓公趙待制淮起兵。溧陽被執。不屈而死。君年甫十有六。竊自念曰。彼大臣子。且有位序。死固其所。出之。之。安知天命所歸。後取死無益也。乃贊其父率眾詣軍門。卿并賴之以完。主帥奇之。因挾以北。上欲薦于大府。俾效官使。君之父適遣人以物色訪得君所在。君慨然曰。吾獲為太平民。終養其父母。幸矣。奚以官為。懇辭得南還。君持身以正。家法甚嚴。而濟之以恩。伯兄蚤世。撫其遺孤如己子。中分田廬。擇其美者授之。族姻里黨之窮乏。必加周卹。而不以為德。它可便於鄉鄰者。無不致其力。大德丁未之饑。食其饑者。瘞其羸死者。天曆己巳。得饑亦如之。且傾橐粟以助官府之弗給。法當得官。有司將上其名于銓曹。君謝曰。吾以有餘補不足。尔豈藉是榮吾身哉。况以入粟而賞官。何榮之有。識者左用敬服。君素剛介。人有過輒面斥責。即貴勢無所避。故与世多忤。有誣陷以不法者。平昔所怨。忌又旁嚇而力擠之。長吏覩君有所請託。抑弗為理。君曰。吾心無愧於天。人惡能勝天哉。已而卒得直。擠之者乃自悔。而君無幾。微見於辭色。第戒其子曰。汝輩毋懲所遭。而怠於為善。亦毋以家之豐。而不由於禮。惟勤生可以繼其先。惟知學可以泝其後。至其子能自植立。遂悉付以家事。日與賓客浹容於孫。冊觴且壺矢間。二子列屋而居。號南北宅。

君往來惟意所適而安焉不以久近為計也。君嘗大書性字於座右謂人曰能循性之自然則無入而不自得矣。人因稱之曰性齋云。君卒以至正元年二月十四日享年八十有二。墓以二年某月某日墓在所居里陸上原先塋之次。娶教氏前三十有一年卒。子男二人汝舟汝楫也。孫男五人惟德惟和惟中惟良惟懋。女四人壻曰蔡翼張演宗應槐湯某。曾孫男八人女五人玄孫男一人女一人。蓋君平生大槩內有所養而不撓於物外無所慕而不累於名。近乎古所謂鄉之善士者可銘也已。銘曰。君家于南由魯友分。歸而求諸遠有異聞。見幾者知利物者仁。為而不。匪以資身。惟是浩然弥久獨存。安常委順訖為全人。亦既有年有子有孫有銘昭之刻在墓門。

黃潛撰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三九

龍興路司獄潘君墓誌銘

元貞元年楠掌呂成公麗澤祠。于時壽俊有數公能言乾道淳熙遺事。嘗曰麗澤選不輕。二潘君真名士子。繼二潘亦僅僅焉。大潘君吾里人以介直忿世死。小潘君弼良輔處之麗水人。介亦相近氣邁年盛用世必得善譽。子善識之。未幾良輔來金華望之魁偉壁立瞪目拱手。廣席參錯未始出半語。稍論古事輒躍然繼屬守貴握手曰大潘君死吾與子真交承矣。後游京師授贛州

教授。見中丞崔公議論剴發相感動。關絡解剔不為翕翕附。中丞喜聞四方利病即奏授廣東廉訪司管勾架閣兼照磨。是後余亦入為太史屬臺使者旁午入奏事咸言良輔有御史才。廣東副元帥囊橐峒寇稍肅察即縱寇搖動斂手弗敢問遂悉發其奸。蠲德慶路官逋糧三萬石。劾具幕長不法數事聞于臺立罷之。監司欽察公悉付以事副帥益鬱怒誘引亡賴誣讎會省臺停其職而以君劾罷者復所居官。未幾御史言論劾者罪者不宜復然君卒以是去。江南行臺御史列署薦君宜久任憲職于時崔公已即世不復任君矣。大德十年復為贛州教授以昔之治廣者為準闢田築宮訓士嚴整力請于官而復其役。皇慶二年授龍興路司獄不卑其職悉疏宜行者以盡心焉。部使者佟公憲府舊屬命治佐創專利者凡得八百人悉除去之。會佟公去官不逞復以他事相誣誤強訴者引君然君自是抑氣不能食以死。嗟夫士患不得名名與謗常角立昧昧後福善不近



名誠有為而言也。若是者君幾近之矣。君族祖父曰叔豹。曰杞。世儒科。皆至二千石。曾祖恕。樂道不仕。大父屋。太學進士。修職郎。平江府吳江縣丞。父應發。薦于鄉。文行瑰偉。士尊稱之。君幼孤。母項氏。招師教授。俾植立。其為文辭。浩漑勢盛。衝激巖嶽。風止瀾靜。卒不露飄泊。其善養氣者與。所為文號宜山集。若干卷。讀易管見四卷。詩一卷。藏于家。元配何氏。子二人。曰龍吉。鳳翔。女三人。長適常銓。次林定老。徐天祐。再娶陸氏。子二人。鼎臣。衡孫。女一人。適林銜。三娶陳氏。女二人。尚幼。曰昇。曰鑑。皆庶生。孫男女各四人。君卒於延祐某年七月某日。卒年五十有八。楠在翰苑時。嘗以君薦于承旨程公。程公曰。吾固知之。得無以南士累乎。相笑而止。至治元年二月。承徵至京師。預考禮部進士。策名得林定老。後登上第。授奉化州同知。定老踵門拜。且言曰。潘君實婦翁先生。嘗知之矣。將以今年八月庚申。葬朱溪祖墓。敢以銘請。又言。婦翁嘗從先人。先人卒。定老生未周。矻矻撫字。終

以女妻之。絲是悲且歎曰。師友道喪久矣。是尤宜書。銘曰。長紳我冠。日出脂韋。莫室其逢。委蛇以嬉。白駒在谷。不屬不辱。決臆過都。孰繫其足。生人匪艱。成之實難。九泥障流。彼駛者繁。氣直以堅。維德之完。謂隘不由。其名奚傳。

袁楠撰 清容居士集卷二九

### 江陵儒學教授岑君墓誌銘

慈溪黃宗卿震之季子叔英。彥實甫。壻餘姚岑氏。咸言岑氏善擇壻。彥實館其家。以詩書授子弟。彬彬于子。鈞深纂玄。融液品節。各就條貫。掉鞅於詞場者尤宜焉。延祐五年。岑君良卿以詩義上禮部第二。楠時為殿試讀卷官。定甲乙。七年。其弟士貴貢于鄉。楠以至治元年。再入集賢。預校文。選詞賦工者擢前列。暨拆名。則士貴也。國朝治定踰百年。始立科舉。江南行省有三。而襄郢東



西淮之士亦隸南選。三歲止七十五人登名。上于庭者三黜其二。岑氏連取之。盛矣哉。論德考實。必推其前人。士貴懷牒南歸。以其先府君之狀來請銘。君諱翔龍。字雲起。踰弱冠。即起家為高節書院長。調和州教授。又調江陵教授。幼警敏。能文辭。性慕高潔。以禮自持。植廢舉缺。罔有怠事。鄉里稱孝謹。事大府。能使貴盛者咸愛重之。大德九年卒。年四十有五。吏部教官格。年踰五十始得入州教授。州不滿三十。而接踵嘗數百人。十五年始得授。且守缺近三四年。逮至七八年。故多不能食祿。而墮于路者。非耆年則下世矣。君以盛年徧歷宜蒞于民。不得年以沒前俸後室。若有憾者。未一紀。兄子登進士。又三年。子亦進士。較其得失。是則亦奚有憾焉也矣。娶王氏。先九年卒。子男五。文仲。朝瑞。為伯父後。士貴。今授某官。季德盛。楚村。女一。適鄭范某。至大元年。葬於上林鄉。召與之原。古者銘藏于幽。後揭於墓道。懼人之弗先見也。禮生於人情。弗忍焉耳矣。迺表以銘曰。

蒼姬展親。本亭啓封。棘陽專居。傳漢益隆。矯矯舞陽。佐運闡功。後興儒碩。錮禁以終。定籍會稽。支居鹽官。三相佐唐。偉績彌刊。或鳴以詩。載車和鑾。降宋中微。其譜實完。蹇兮在山。不駛不債。卒達于川。百折混混。孰導其先。孰開其蘊。肇者不居。來者益振。執券獲酬。雙璧是陳。載考令德。其馨綢繆。我銘以昭。益勵後人。

袁楠撰（清容居士集）卷二九

元故奉訓大夫江淮等處財賦都總管府副總

管鄭侯昭祖墓誌銘 虞集

侯諱昭祖。字孔明。姓鄭氏。徽之歛人。曾祖悅。祖南鳳。故迪功郎。江東提刑司幹辦公事。父申道。故宣教郎。君生十一年而孤。善事祖母。能自樹立。成其家。至元丙子。江南初入圖籍。致貢賦郡中。無敢署劇職者。君年一十六。獨以材推擇。得管庫上計。江淮行省。比訖事。以明敏稱。年二十七。用薦者言。除將仕郎。廣南西道儒學提舉。不赴。家居十餘年。年四十四。有司以姓名上聞。天子為下



儒藏

元儒碑傳集

卷七三

璽書用為承事郎保定等路管民提舉。又一年詔置江淮等處財賦都總管府遂加奉訓大夫擢副總管在官踰年而歸年四十九。又一年而卒得年五十至大庚戌十一月也。夫人許氏先卒子二淵又名也先承事郎早江等處財賦提舉深以父任得官。今夫人羅氏子二以文以忠女一適程極孫男一女二以延祐五年夏四月乙酉日葬其居之獅潭西北十五里烏石岡許夫人附獅潭者嘗有仙人羅君居之得道跨白狼起潭東巨石上飛去不復見蓋神明所遊山川奇會處也故其生物也異而託體者寧鄭氏素著姓於此至君而大顯其仕也起家一命而為勸學使者再命而璽書實來三命而大夫是拜可謂榮矣。皆君命及門而受未嘗出于祿也其居家也官有絲役命家隸立具無或後歲不足能周其鄉里未嘗出謁長吏有賢者則見亦無所干請喜藏書教子前進士鮑君雲龍明朱氏之學著書曰天原發微時人未之知也君獨愛其書刻諸木而傳之嘗自署其

齊居曰敬通議大夫建德方侯回博學有重名同郡人也為君記其說甚悉而君之名蔚然縉紳間矣其婚娶尤尚門閥許夫人高陽令族羅夫人則宋丞相程公元鳳之甥奉直大夫羅之女淵之婦程深之婦吳皆有官譜而程極又丞相之適孫也鄭氏子孫遂彬彬衣冠之列其積誠致此已遠哉銘曰

孰揭揭以超弊其馬車我舒舒以居荷藁拖朱不出里閭禮賢有書出試緒餘食貨用儲事不盡能弗競弗矜遡其本原夫流可徵石之岑岑潭之點點生乘陽升殒藏寧陰允利不害慰後昆之心

《新安文獻志》卷八五



元儒碑傳集卷七十四

蘇志道 汪炎昶 陳滸

嶺北行省即中蘇公墓誌銘

虞集

延祐七年二月壬戌中憲大夫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志道子寧父卒于京師。七日戊辰子天爵以其喪歸真定。三月乙酉葬諸縣北新市柳新城原先塋之次而刻石以文曰。嶺北行省治和林。國家創業實始居之。於今京師爲萬里北邊。親王帥重兵以鎮。中書省丞相出爲其省丞相。吏有優秩。兵有厚餉。重利誘商賈。致穀帛用物。輕法以懷其人。數十年來。婚嫁咉植。比於土著。羊牛馬駝之畜。射獵貿易之利。自金山稱海沿邊諸塞。蒙被涵煦。咸安樂富庶。忘戰鬪轉徙之苦。又矣。丙辰之冬。關中猝有變。未兩月。遂及和林。守者不知計所從出。人大震恐。竝塞奔散。會天大雪。深丈餘。車廬人畜壓沒。存者無以自活。走和林乞食。或相食。或枕藉以死。日未昃。道無行人。方是時。除吏率懼怯。傾辭不慮。往獨蘇公受命即行。曰。豈臣子避事即安時耶。既至。曰。事孰急於賑飢者。明日告其長曰。慎府謹治文書。數寶錢穀。知前遇事。雖無

甚費失。上下因爲姦利。取且盡。徒有粟五萬耳。民間粟石直中統鈔八百貫。安從得食。請急賑之。大人人三斗。幼小六之一。即亟請于朝曰。倉儲無幾。民與軍皆君之赤子。賑民飢將乏軍興。謹備之。則坐視飢者之死。不得已。飢者急在旦暮。已擅發。願急募富商大家先致。開平沙靜附近之粟。別設重購。實邊勿惜一日之費。爲經久慮。幸甚。中書省以聞。天子爲遣使護視賑飢。且下令曰。有能致粟和林以三月至。石與直五百千。四月至。石與四百五十千。五月至。又減五十千。至皆即給直。實運踵至。不三年。充實如故。乃爲成法。使勾稽考覈。參伍糾制。以相承。吏守之不改易。於是沿邊諸王多汎索。公持法一不予。王怒。使人謂公。錢豈爾家物。公對曰。有司知給軍事。非軍事誠不敢擅與。且樽節謹惜。非爲己私。王幸察。亦無以爲罪。皇子安王是之。褒以衣一襲。吳王亦知公徒行。予名馬。公受而傾囊償其賈。和林禁酒。法輕不能止。中書更奏重法。罪至死。令下三日。索得民家酒一缶。趙仲良等五人當坐。省府論。後奏公持不可曰。酒非三日成者。犯在格前。發在格後。當用後法。設當坐。猶當用



儒藏



詔書審覆詳讞乃奏決無敢擅殺衆不可公獨上其事中書省刑部議如公言其人皆得不死人知公明決有爭者悉詣公公曰我不得治有司事叱遣不去卒得一言則皆服而退和林既治事日簡乃即孔子廟延寓士之知經者講說率僚吏往聽至夜乃休孔子廟故丞相順德忠獻王所築未成而王薨至公始卒其工朝廷知公功使者往來必撫問慰勉監察御史按事至邊民數百人狀公行事卓卓者數十上之御史以聞而公與同列多異議代歸百姓不忍其去行至京師卒公初以吏事爲真定守山西姚公天福所推擇既知名轉補山西河東道按察司書吏用使者程公思廉薦爲監察御史書吏轉戶部令史歷樞密院中書省掾出官承直郎中書檢校官刑部主事樞密院斷事府經歷嶺北省郎中終始不離吏事然皆有可稱者在真定從其尹決獄竟大旱俄雨在河東所按問無自言寃者在察院從御史按事遠方能正色感愧所事今無敢失職在戶部從禮部侍郎高公昉治白雲宗獻浙西白雲宗強梁富人相率出厚貨要權貴稍依傍釋教立官府部署其人煽誘劫持

合其徒數萬凌轢州縣爲姦利不法者能爲明其註誤者出之田廬資賄當沒入者鉅萬沒入之良家子女數百當還民間者還之閱二歲五往返京師以具獄上在樞密院軍吏子孫當襲官其貧乏至十餘年不得調悉舉行之天子使大臣行邊北方獨以公從有弓矢衣鞍之賜在中書值尚書省立威勢赫然中書掾多從尚書省辟公獨不赴泊然守局如常尚書省罷分鞠其銓選不法者黜奪必以理爲檢校官得工戶二曹濫出財物數千收之得吏曹官資高下失當者數十事正之在刑部能不用上官意出故犯者能卻時宰欲殺盜內府金而獄未具者能黜主盜吏之使盜引良民者能刪治其條例以便引用者在樞密斷事府能辯庶弟之誣其兄而奪其官者總計之益未嘗一日苟廢其職者也然和林之政偉矣我國家初以干戈平定海內所尚武力有功之臣然錢穀轉輸期會工作計最刑賞伐閭道里名物非刀筆簡牘無以記載施行而吏始見用固未遑以他道進士公卿將相畢出此二者而已事定軍將有定秩而爲政者吏始專之於是天下明敏有才智操略志在用



世之士不繇是無以入官。非欲以是名家。趨急用也。而世或專以善持長短深巧。出入文法。用術數便利爲警病者。殆未盡也。不然若蘇公者。其可以從吏起家少之哉。公幼不好弄。寡言笑。不要交。爲吏視文書。可否奉行。不待請言者。坐曹歸。閤門不通問謁。對妻子如嚴師友。內外肅然。好讀書。尤尊信大學。及陸宣公奏議未嘗去左右。篤於教子。餘奉報買書遺之。子亦善學。卒以儒成名。如公志。公之先趙之樂城人。再徙真定。曾祖元老。祖誠。考榮。祖以公貴。贈奉直大夫。同知中山府事。飛騎尉。真定縣男。妣吳氏。贈真定縣君。妻劉氏。封真定縣君。黑軍萬戶義之孫。征行百戶。誠之女。子男五人。四人夭。其一天爵也。以國子高第授從仕郎。大都路薊州判官。治公喪以禮。女三人。適勸農司使官天楨。次適真定醫學錄張蒙。次適承務郎河南行省都事何安道。封恭人。孫男昌文。於是公之年才六十耳。雖久服官政。皆佐人。無所自遂。方鄉用遽沒。君子惜之。銘曰。

有肅蘇公。執德不回。淵嘿自持。弗耀其材。始時群公好善已出。執學執耕。匪求乃得。得不以求。氣直

而昌。蹇蹇舒舒。何行弗戚。直道若倨。不利涉世。我篤自信。守以終始。五掾大府。位卑志行。四命于朝。弥光以亨。額額和城。興王攸理。控制朔易。何千萬里。國人居之。谷馬雲生。尚莫往來。矧周其情。御史有簡。從執以書。孰害其人。挺義扶除。天子德音。元戎徃布。曰尔從我。弓馬錫予。再歷其方。有法有恩。其人誠知。掾語孔文。相安易機。我際其會。以哺以繒。幕府維寂。邊人方懷。公不少留。見用駸駸。而疾不瘳。炎炎弗趨。寂寂弗變。當爲而爲。當辯斯辯。退而能思。閉戶深居。制行甚嚴。動本於儒。儒行吏師。庶其在此。有書滿堂。以遺其子。子能習之。亦乞蹈之。豈惟官成。勗公之私。匪源無深。匪流無長。以承以傳。在此幽宮。

汪古逸先生行狀

先生姓汪氏諱炎祖字懋遠自號古逸民學者稱為古逸先生曾祖冲祖天衢父季安世居新安之婺源新安汪氏繇唐越國公華始顯大中間有諱道安者自歙州兵馬使充婺源鎮都虞候生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某柱國初自婺源鎮將徙三吳鎮因家於上遊十里大畝今大畝汪氏皆其後也先生幼有奇志然短於記誦常以堅苦自勵至忘食寐達於晝無所不讀鈎深探賸洞極淵奧雖素號博學者蔑能加也其學淵源六經得程朱性理之要於言意之表取朱子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四書采擇羣書發揮微旨每有得則疏之不汲汲於成書長身脩髯衣冠甚偉動靜語默進退之間超然不隨流俗巧利鄙詐之士聞其風而意消見之者莫不悅然如有所失也宋太學生孫公嵩元京國亡歸隱海寧山中杜門賦詠鍛苦鍊枯淒斷淪絕以寄其沒世無涯之悲先生早從孫公遊亦喜

為詩遂絕意當世婺源有江君凱伯幾者許公月卿之客也許公者宋名進士國亡歸隱婺源山中制齊衰服之以居奇江君歸以其女故江君亦不求仕而獨與先生遊江氏所居號雪缸有澗泉林木之勝日與先生徜徉其間賦詩飲酒上下古今抵掌劇談以相娛樂世或比之古者山澤列仙之儔以為非今之士也然先生雖老矣猶不廢講學時海寧有陳壽翁先生方家居著書嘗請先生所註四書觀之先生與陳公初不相識即盡送其書陳公所且告之曰平生無他技能唯不護疾忌賢是其所長千萬不必致疑於直言也時先生年近七十猶求益不厭如此陳公每誦其言以勵登門之士先生教人必使循序而進去華務實勿徇虛名於古文章得昔人用意深處每指其律度繩削以示人而戒毋輕作其自為文奇而有法詩微婉道勁亦時出於悲壯激烈云先生蚤喪父事母孝每先事周旋常恐少失母出一言奉之唯謹家常不足於食然自視無可為者教授



之餘未嘗有所計度或反關不出動十數年然時節必力致美肴饌以奉其親雖老不怠太夫人年登九十若不知其家之貧也至正戊寅夏四月先生寢疾呼其子淮琛使具蔬食采羹既設整冠起坐稍進飯啜羹置筯謂淮琛曰事死如事生祭不必豐羹飯之謂也言訖反席正身斂手晏然而逝是月二十四日也得年七十八歲娶江氏子男三淮琛照乘為弟禹玉後索金蚤卒女適唐某孫男三藥樹琪樹芳樹先生卒時皆幼所注四書集疏未脫藁詩文多散佚不存淮琛嘗刻詩五卷於家同郡方公萬里見先生所為詩輒歎曰不意吾州復有此人巴西鄧公善之與孫公有世契憲江東日行部休寧求孫公已捐館因得先生所作賦一篇及他文曰此柳子厚之筆也又有傳先生詩數十篇至江西者蜀郡虞公伯生見而歎曰此豪傑之士也山林中乃有名作若是者乎其為名流所稱如此新安自朱子後儒學之盛稱天下號東南鄒魯宋亡老儒猶數十人其學一

以朱子為宗其論議風旨皆足以師表後來其文采詞華皆足以焜煌一世國初汾祖長卿貳令星源自許公而次如胡公濟鼎吳公遜翁者無不得而友之而滕公山臞方為主簿故家承平時所藏諸公文翰最多汾嘗撫卷慨然以生晚不見前輩為恨及從先生遊然後知先進之士所以不可及者其立身行已流風餘韻莫不皆有所自云先生之歿從孫數與淮琛來謂汾宜狀先生行汾謝曰嘗聞錄賢者必詳其所終今寔寥之事猶未有期也幸而克襄其何敢辭後十有九年叡始克買地於同里黃荆山高路之原奉先生柩空馬而以書來告其事則淮琛之死已踰一年矣嗚呼以汾之不肖其能知先生所蘊而稱述之耶若先生卓然上友千古則有不待學者之言而有不忘者矣姑錄其梗概如此後有君子尚克表章之

汪先生墓銘

新安之婺源有隱君子曰汪先生諱炎相字茂遠聖賢之道不求聞於世年七十八以元重紀至元戊寅四月二十四日終於家初元既歲宋太學生孫公嵩悲哀不自勝歸隱海寧山中誓不與接發為賦詠以寄其無窮之思孫公同時進士許公月卿亦入婺源山中製齋慕服之以識其終身泉宋之意此二公者皆新安之節義士先生受學於孫公而與許公門人交友故自少慨然無仕進志先生壯時元有天下已久宋之遺俗變且盡矣而先生未冠動作語言禮度猶宋人也後生小子去宋遠無從徵之見先生咸以為前代之遺賢而先生亦曰吾古逸民也學者因稱之為古逸云先生少凝重記憶不能過人然刻苦專篤雖執七據枕不廢誦習力又思深該貫宏博遂無所不覽要其歸宿精索於六經而詳究於孔子孟軻曾參子思之言參之以伊洛大儒傳注之說然析髮解日攻月較不欲求為異而亦不苟為同其所自得既形於言雖不欲求人之知然人有辨其未至者必樂而從之終其身未嘗自以為是也其教人後庭躋級具有條序為文奇而不肆遇時觸物輒為詩以達其情婉切樸壯人傳誦之蜀郡廣文靖公集已西鄧文廟公文原皆盛稱其才而先生志操之高人莫之知也先生家貧事母能致其樂母年八十九先生亦老矣羹羹祇肅進食奉水必躬親之母為忘其貧先生將終整冠坐命家具蔬食少食置簞戒諸子以祭祠之禮言畢正身歛手而逝先生之曾祖諱冲祖諱天衡父諱季安裔出於唐越國公華娶江氏生三男子曰淮深照乘崇金照乘為弟禹玉後一女適唐某其孫男三人曰某某某先生所著有四書集疏賦于家詩文凡若干卷先生卒時崇金已死淮深貧未能葬命從子駢告於先生之門人趙君汝請輯群行為狀趙君以未葬雖既而淮深亦卒後十九年至

正丙申某月日駢始買地墓先生於黃京山高路原又以為請趙君乃為狀屬余銘余諾之未獲為去墓之歲又二十四年余欲銘先生墓而趙君之死亦已久矣於是撫几歎曰先生之卒今始四十餘年而先生之子及門人知其事者皆已亡矣使復越四十年其能有知者乎為善者固冀人知已然有善而不聞於來世後死者之責也乃本先生之志為銘以告世之知先生者銘曰

朔風荒荒海水赤矣宗社為墟將安即矣冠履倒植命之或矣高蹈避世舍道焉適矣彼夸者子群趨弱矣人之攸樂我心戚矣為陵為淵孰失得矣嗚呼先生千載是式矣

宋陳綱（宋學士文集）卷六四



元故都昌陳先生墓志銘

嗚呼。此都昌陳先生之墓。臨川危素曰。先生之制禮。將以扶持人心。紀綱世教。爲天下后世慮遠矣。周之所以興。漢之所以亡。視禮何如耳。生平千載之下。遺經之未泯。僅十一於千百。何其不幸歟。學術既裂。以苟簡爲俗。自非篤信好古之士。豈復講求於此者。素昔事吳文正公。學禮得先生禮記集說。泊新安陳樸氏所著禮記解。以問吳公。吳公復書曰。二陳君可謂善讀書者。其說禮無可疵矣。今天子嚮儒學。素以非才。從講官之後。思薦先生。求其著書。置諸延閣。而先生沒矣。先生之子師凱。走書京師。以門人王元復之狀來請銘。先生之墓。素於先生有不得辭者。按先生諱澐。字可大。其先自南唐保大間。遷都昌之南橋里。中散大夫某官輝。生鄉貢進士。搢紳之會。孫聞禮。生大猷。師石洞饒氏。以禮名家。登開慶元年進士第。終通直郎某官。先生大猷之子也。則先生之學有自來矣。先生不求仕。獨治經術於山林。老而不厭。豈非篤信好古之士哉。郡守董公守□□。以書幣迎先生。爲白鹿洞經師。居二年。然後歸。以至正元年十一月己丑沒於家。先生生於宋景定二年十月。至是得年八十有二。先生之母郭氏。張氏。娶沈氏。繼劉氏。子男三人。師元。師凱。師契。師凱世其學。於易象樂。口多所著述。明年九月□□。葬先生雙桂之原。銘曰。

有秩禮儀。順天則。協和人文。俾弗忒。羸政焚滅。經其國。太山豪芒。存簡冊。先生隱居東匯澤。鉤玄發微。疑義析。八十春秋。返幽宅。刻銘茲阡。久迺赫。

危素撰（危太僕文集）卷五



儒藏

校記

①傾辭不慮往：《道園學古錄》卷一五作「顧慮辭不往」。當是。

②「論」下脫「如」字，見右引書。

③益：當作「蓋」，見右引書。

④借：當作「惜」，見右引書。

⑤「與」下脫「世」字，見《明文海》卷四三九。

⑥群：當作「君」。

⑦「固」下脫「不」字，見《明文海》。

⑧弱：當作「溺」，見右引書。

# 元儒碑傳集卷七十五

孫轍 袁易 賈壤 林起宗

臨川隱士孫君履常甫墓誌銘

孫君諱轍字履常其先自金陵來居臨川高祖彥居官治獄有陰德以子貴贈奉直大夫曾祖次康迪功郎祖果父震妣蔡氏君未成童而孤以母教知警策自樹立臨川文物之邦自昔有行義文學政術之士相望於代宋亡故進士數人衣冠偉儒為衆庶儀表三十四年而後盡君之生後於諸公而頌詩讀書檢身慎行隱然蚤有譽於州里郡人力足以致客者具禮幣迎君於家塾身率子弟受學候問敬養如事父兄久之從學者日衆始即家居而講授焉一畝之宮近接闕闕樹竹數个門庭蕭然外齊內燕嚴靖有恒戶外之屢常滿與門人考德問學以孝弟忠信為主本言溫氣和聞者油然而自得虛憍暴厲之氣忽然消沮故雖童孺亦知所趨鄉不違軌轍而郡中俊彥有聲者遠近皆自以為出其門矣

君居必端坐出入有節待親戚鄉里禮意周洽言論之間無幾微及人過失長短而不經之瀆非理之干亦無自而至前矣士子過郡者必來見多愛慕之不忍即去自部使者郡長吏以下文武吏士仁且賢者莫不下車裴回至於君之里君樂易莊敬接之以禮言不及於官府而豈弟愛人之說則深致意焉江西行省憲司聘辟皆不就朝廷嘗遣奉使分道問民疾苦於天下齊太史履謙學者也實來江西以遺逸特舉君一人學官歲時致廉饋皆卻不受自卿大夫至城市田野莫不稱之曰澹軒先生云君雖甚貧事母至孝母夫人性嚴君承順甘旨不缺常足以致其歡心寡姊有三甥女皆養之親側及拜審所宜歸而歸之女弟有痼疾居室無間言母夫人年九十五而終君時年已六十哀慕摧毀不敢自以為哀君子稱焉君以元統甲戌十一月癸丑卒距其生之壬戌凡七十有三年娶程氏郡名士之女也前二十年卒無子有女三人適黃熱適王瑜皆前卒其一未



儒藏

拜。君歿時，命從子繼祖之次子益為已後。明年，君之親戚門人與為之後者，以十二月壬申，與諸臨川靈臺鄉高橋嶺之原，使其甥女之子李桑來求銘。君有文集若干卷，其門人將刻而傳之。故翰林學士崇仁吳公伯清叙之曰：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於此可以觀其人焉。君有近體詩曰：自是難容力，那堪預作期。勿忘仍勿助，非遠亦非遲。可以見其學之所至矣。陸文安公生臨川之金谿，近時郡之學者益以為慕鄉。吳公嘗喟然於私曰：陸子之學如青天白日，不可尚已。聞其風而悅之者，或慕究其實際而昧其指歸，其失之遠矣，深可嘆也。吾觀孫君教人篤實平允，守經循理，庶幾不知者之不敢為過高自欺之說以自說，而今亦亡矣。噫，吾將誰與歸乎？為之銘曰：化俗達材，本乎君子。奕奕侯邦，民庶來止。孰敦吾涼，孰廓吾鄙。躬行以率，人用知恥。有游有從，觀感咸美。仁義之言，其著在此。銘表其鄉，以勸髦士。

虞集撰 《道園學古錄》卷四三

臨川隱士孫先生述

先生姓孫氏，諱輦，字履常。其先自金陵徙居臨川。高祖彥居官治獄有陰德，事見臨川志。以子貴，贈奉直大夫。曾祖次康，迪功郎。祖杲，父震。母蔡氏。先生少孤，以母教克自樹立，博考載籍，州里咸譽之。與處士吳君定翁、今翰林直學士揭公侯斯為文字交，郡人爭迎致先生於家。久之，先生曰：往教非禮也。適即家開門授徒，內外嚴靖，起居有恆。學者言必以孝弟忠信為本，其詞溫，其氣正，故聞者莫不消其鄙吝之情。而有為不善者，則相戒曰：孫先生得無知之否？先生於鄉黨親戚之禮意周，族里有富人燕先生於家，郡之士人咸在，先生具論行己保家之道，似教似諫，聽者為之悚然。或曰：得無非其意否？先生曰：舍此，彼固何求於我哉？先生未嘗出門戶，而於當今之故，四方之俗，莫不周知，綱舉目張，可施諸事業。士大夫過臨川者，以不見先生為恥。及見愛慕之，不忍去。部使者郡長吏以下，與夫文武吏士之賢者，莫不詣門。見先生言不及官府事，而忠國愛民之義，□□復論之。家甚貧，事母以孝聞。母性嚴，先生盡其情，□□致□□心。女兄既寡，有□甥女，皆養之親側而嫁之。女弟有痼疾，先生撫之。母壽九十五而終，先生時年六十矣，遂不仕。藝蘭種竹，危坐終日，儼然有終焉之意。題其居室曰平易恬澹之軒。今翰林待制柳公賁提



儒藏

元儒碑傳集

卷七五

舉江西儒學事。禮先生爲郡學學師。辭焉。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全公岳桂肅政廉訪副使暗都刺公僉事張公榮皆欲致先生不就。奉使宣撫齊公履謙以遺逸特舉先生一人不報。先生有文集二十卷。故翰林學士吳文正公讀之曰。此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諄如也。先生生宋景定三年十月。元統二年十一月癸丑卒。年七十有三。前三章閣侍書學士虞公集監察御史變理潯化君皆爲文祭之。明年十二月壬申。親戚門人葬諸臨川縣靈臺鄉高橋嶺之原。先生娶程氏。鄉先生之女。先廿年卒。無子女。三人適黃勳。適王瑜。皆先卒。其一在室。先生沒時。命從子繼祖之次子益爲之後。素未弱冠。拜先生牀下。而先生知素實深。而訓戒之言猶在耳也。庸敢述其大概傳焉。

危素撰《危太樸文續集》卷七

### 袁通甫墓誌銘

吳之隱君子曰袁君諱易字通甫。其先當宋有起進士爲京朝官者曰仲賢。始家於汴。仲賢之後曰京西提刑珣。於君爲五世祖。南渡時卒葬於吳。因家焉。故今爲平江人。曾大父曰璉。樂其地衍沃。買田築室長洲之蛟龍浦躬耕而食。以布衣終。大父曰祐之。承節郎監廬州都稅務。父曰樞。國史實錄院檢閱文字。皆仕而未顯。至君復不樂仕進。東平徐公持部使者節聞君名。延見與語。大悅。將薦之于朝。君力謝不可。徐公益賢之。已而行中書省署君石洞山長。君乃欣然就職。既歸。卒隱弗仕。即所居西偏爲堂曰靜春。壅水成池。周于四隅。池上累石如山。芟荷蒲葦。竹梅松桂。蘭菊香草之屬。敷榮繚繞。而其外則左江右湖。禽魚飛泳于煙波莽蒼間。堂中有書萬卷。悉君手中。所校定。客至輒相與縱飲劇談。留連竟夕乃已。君丰姿秀朗。每雨止風收。挾小舟以筆牀茶竈古玩器自隨。逍遙容與。扣舷而歌。望之者識其爲世外



人。君少敏于學、蘊積之素、俱發於詩、未始高談性命、以師道自任。至其在石洞、推明雙峰之說、上及于考亭、諸生皆所未聞、莫不敬服焉。君所為詩、有靜堂集若干卷、龔氏子敬為之序、謂近半山。而漁陽鮮于公稱其閒遠清麗、稍加精密、少陵不難到。其為一時人推重如此。吳興趙公嘗取汝南先賢傳所記漢司徒袁公臥雪事、寫為圖以遺君、且曰、予作此圖、正以通甫好修之士、景慕其高節爾。則君之人、品固不問可知。君母趙氏、濮安懿王八世孫女、妻吳氏、子男四人、長震、次泰、次晉、皆張出。次聰、陳出。女五人、長許適金大聲、未行而卒。次適顧天麟、仲振孫、顧正、許德明。孫男三人、孫女二人、俱幼。君卒以大德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得年四十有五。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長洲東吳鄉補墩先墓之次。後二十有八年、是為元統二年、於是君長子震已死、泰及晉實始伐石、以狀來謁銘。泰好學而有文、稱其家者也。銘曰、居之熙熙、行之施施、世非我遺、我有不為、寤言歌之、其

聲也。布。昭昭其垂表、以刻辭。

黃潛撰 文獻集卷八下

虞士賈君墓表

至順元年三月、天子策士於庭、房山賈彞賜同進士出身。或曰、是惟詩禮故家、世載隱德者也。未幾、彞以奉常太祝丁內艱、免喪、調官新樂。其父卒、乃命猶子誠來告曰、彞幼學於家庭、始承科名、欲以為親榮、不幸復罹大故。苟無文字表章先德、後將無以鏡考、是則彞所懼也。謹稽門生任亨祚所述狀而為之書。君少聰警過人、弱冠、聞容城劉公因以理學淑多士、偕其兄往從焉。公愛其兄弟性靜而樂學、命其兄名曰璞、字保真、君名曰璜、字樂夫。蓋所以期待者非淺淺也。久之、學若有得、隱處州間、以奉其親、旨甘滌澹、孝養克備。親疾、躬省藥餌、憂形於色。親歿、衰經歛殯、遵古喪制。兄亡、撫諸姪盡恩義、教之讀書、皆克樹立。君綜理家務、一髮不以自私。建祠堂以奉神主、割美田以供祭祀。敷教於家、遠近生徒恒



百餘人。君懇懇爲陳經義，大抵祖述劉公之訓爲多。學者寒飢，或不能存，又從而賑給之。繪孔子像，且望帥里人祠之。蓋欲一鄉興起爲善之心焉。與朋友期，風雨寒暑未嘗後至。爲文渾厚質實，不高華麗。一時翕然推重。初用薦者授涿州學正，再調宣德府教授，皆渙如也。翰林承旨郭公賈、國子祭酒崔公詠、燕南廉訪使趙公嚴以君才可教胄子，俱嘗薦名於朝，不報。至元元年乙亥八月二日卒。君世涿州房山人。曾大考金尚書某。祖考貞祐三年進士，伏翼縣丞景山。考處士君德全。母康氏。娶焦氏，早卒。繼趙氏。子男叔讓，提領金玉府採石山場。季常，司石局庫次，即異也。今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女適焦仲平。張世傑，趙大本，劉某，孫男某。君享年七十有四。墓房山抱玉鄉栗原先兆。昔者劉公以高節絕學師表當世，海內之士聞而興者，豈無其人。矧親承其學，踵其高尚若君者歟。宜有銘以表諸墓。銘曰：

幽燕山川鬱奇崛，士氣感慨多奮烈。偉哉容城古豪傑，

作訓其徒勵名節。若冠有纓玉有珖，百世考德載貞碣。

蘇天爵撰（滋溪文稿）卷一九

內丘林先生墓碣銘

世祖皇帝既定天下，總攬豪傑，布列有位，猶慮道德之士，遐邇林壑，安車四馳，登而用之。至元十九年，詔徵容城劉文靖公，因爲太子贊善。未幾辭歸，復徵爲集賢學士，遂不復起。海內高其節義，從而作興者，不無人焉。順德內丘林君，蓋其一也。君諱起宗，字伯始。嘗四方會同，程朱遺言，流布遠邇，君誦之知敬，用志堅苦。或有所疑，思就有道而正焉。于是覃懷許文正公已老，劉文靖公赫然以風節問學，著名當世。君欲往從之遊，無以爲介，擔簋負笈，齋沐立于其門者三日。文靖嘉其立志之卓，命序弟子之列。君聞其講說，深思體踐，極其至而後已。文靖少然可，獨稱君爲善學。久之，以家貧，思省其親，文靖授以治家之法。君歸而行之，家日益裕。已而復往，卒業會文靖卒，乃還。君事親於溫清定省，皆有禮節。親喪

廣基克盡其良。行既著聞。士之從者日衆。居儀容奇偉。衣冠雅潔。晨起正襟危坐。雖造次頃刻。未嘗不整齊嚴肅。及與人言。則和氣滿容。講授經訓。毫分縷析。使諸生心領意會。出入左右。咸中規矩。名公鉅儒。道出其邑。即請見焉。見者若有所得。鄉閭之人。凜乎惟恐有一不善。為君所知。觀感而化者多矣。嘗作志學指南圖。以為學道之標準。心學淵源圖。以為入聖之極功。及作中庸大學論語孟子諸圖。孝經圖解。小學題辭發明。魯菴家說。共數十卷。大抵皆以程朱之言為主。至大間。故相王公結來守順德。始登君名于朝。及長天官。遂論薦之。君年既高。所造益深。優游丘園。玩心神明。以佚老焉。享年七十有六。復號至元之三年二月九日。終于家。墓邑西南永安里。門生會葬者百餘人。燕趙之士。識與不識。皆悼惜之。君曾祖某。妣劉氏。祖安。妣田氏。考泉。妣張氏。娶李氏。繼劉氏。楊氏。李氏。子男曰欽。女適儒氏張郁。李秉直。張喜安。次以疾在室。昔我國家初有中夏。士踵宋金餘

習。以記誦詞章相誇尚。許文正公始以孔孟之書。程朱之訓。倡明斯道。一時師友講習。若河汾伊洛之盛。劉文靖公繼之。士皆知趨正學。不為異術他岐所惑。文正公被遇世祖。微居相位。典教成均。而門人貴游往往仕至顯官。文靖公既出。即歸。學者多窮而在下。傳其師說。私淑諸人。兩公之門。雖出處窮達有所不同。其明道術以正人心。蓋未始不一也。然而宦達者聲名顯而彰。隱處者其德業或湮晦而無聞于世。君卒之八年。余友兵部員外郎楊君俊民。以進士范淳狀君之行為。請夫賢者之墓。宜有銘。天爵生晚。不及識君面。官六察。嘗薦知名士十餘人。充國子師。君亦與焉。豈意今復執筆銘君之墓乎。銘曰。

維天之生財兮。將以為世軌也。明道經以紹隆緒兮。維道所履也。嗟若人之好修兮。懷瑾瑜以為美也。凜冰霜以自固兮。奮節義以勵乎已。紛時俗之躁進兮。若波流而風靡也。彼智者之過兮。下愚者之無恥也。抑先哲之



為依歸兮、慎所行而知所止也。銘以昭其懿德兮、尚多士之興起也。

蘇天爵撰  
《滋溪文稿》卷一四

校記

①慕：當作「莫」。

②中：疑衍。

元儒碑傳集卷七十六

齊履謙 郭士文 程榮秀

元故太史院使贈翰林學士齊文懿公神道碑銘  
世祖皇帝既奠天位、定百官之儀、新一代之制、治歷以授民時、建學以教胄子、其謀猷師表之重、乃以屬諸中書左丞許文正公。文正既沒、繼者遵守其舊、若夫見而知之、卓有學識、通制作之本原、酌時宜之損益、則惟太史齊公其人哉。公諱履謙、字伯恒、甫、大名人。少從考府君來京師、受學家庭、讀書一過輒記。年十一、學推步星歷。十三、習詞賦。府君曰：汝欲為進士歟？能明經術則聖賢可學。公遂研窮性理、非洙泗伊洛之書弗好也。國家鑒金用太明歷、歲久弗與天合。至元十三年、詔立太史局、改治新歷、尋升局為院。公年十七、補星歷生、同輩多司天世家子、忌公才能。太史王公恂召問其數、皆不能

對。獨公隨問隨答。王公稱之。許文正公、楊文康公俱應詔治歷。公侍左右、數請益焉。歷成、與脩歷經、歷議。二十八年、太史郭公守敬奉詔浚惠通河、薦公為星歷教授。奏凡儀象未完者、命公完之。都城刻漏以木為之、其形如碑、中設曲筒、範銅為丸、自碑首傳行而下、繫統以為節。既久廢壞、晨昏愆度。公按圖考訂、蓮花寶山漏製、俾工改為、訖今用之。遷平秩卹、保章正、始掌歷官之政。大德三年八月時加巳、依歷日食二分六十六秒。已而不食。衆懼。公曰：當食不食、在古有之。矧時近午、陽盛陰微。因列唐開元以來日當食不食者以聞。六年六月朔、時加戌、依歷日食五十七秒。衆以涉交既淺、且復近濁、欲不以聞。公曰：吾所掌者常數也、其食與否則係於天。及時果食、日官爭沒日術不能決。公曰：氣本十五日、間有十六日者、餘分之積也。故歷法以所積之日命為沒日、則沒日不出本氣者為是。衆從其議。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夜、地大震、詔問致災之由、弭災之道。公按春秋言地





者為陰而主靜、要道臣道子道也。三者失其道、則地為之弗寧。是時成廟寢疾、宰執有作威福者、故公言及之。九年冬、初立南郊、祀昊天上帝、公攝司天、故事、司天雖掌時刻、而無鐘漏、往往將旦行事、公請自今用鐘漏、俾早宴有節、則人咸知起敬、從之。十一年春、武宗皇帝自北藩入繼大統、太后命卜即位日期、公曰、帝王即位、俱有典禮、漢文帝至自代邸、以其日日夕即位、宜宜拘以禁忌、誤大計耶。至大二年、奉常請修社稷壇及浚太廟庭中井、或以歲君所直欲止其役、公曰、國家以四海為家、歲君寧端在是乎。湖廣民家生子、數歲身足下有毛行者、以為瑞、貢之。公曰、此異類所產、不可以見。三年、陞授時郎、秋官正、兼領冬官正事。仁宗自居潛宮、嘉尚儒術、及其即位、學校貢舉之制興矣。臺臣屢薦公當為冑子師、宰相李韓公承上意、拔用名士、推國子監丞、易階奉直大夫。公嚴條約、以身先之、諸生惴惴畏服、說經精明、質疑請問、殆無虛日。諸生齋居者、休旬無所於食、公

積學廉之、歲與之夜給膏油燭之。公每五鼓入學、風雨寒暑未嘗懈也。改食太史院事。皇慶二年春、出東井、公廷奏、古者焚香犯心、宋景公反身修德、焚香退舍。今當修省、以弭天變。因陳時務八事、曰除舊布新、進賢去邪、省刑輕賦、節用愛民。上改容輕聽。明年、復拜國子司業。有制、國子歲貢六人、蒙古二、官從六品。色目二、官從七品。漢人二、官從七品。第以入學名籍為差次。公曰、不變其法、士何由進學、國何以得材。乃酌舊制、立陞齋積分等法。其言曰、國學立六齋、下兩齋以初學者居之。中兩齋治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學詩者居之。上兩齋治易、詩、書、春秋、禮記、屬文者居之。每季考學問進者、以次第陞。又必在學二年以上、始與私試。孟春月試經疑經義、季月試策問古賦、制誥章表、蒙古色目試明經策問。解理俱優者為上、准一分理優、辭平者次之、准半分。歲終積至八分者充高第生、以四十人為額、員不必備、惟取實才。然後集賢禮部試其藝業、及格者六人以充貢。諸

生二年不能通一經。及在學不滿半歲者。並黜之。中書奏行其法。於是人人厲志讀書。益多材學之士矣。久之。出知濱州。丁內難。不果上。終喪。起拜太史院使。階朝散大夫。至治之季。司天以誤卜。曰下吏。公曰。陰陽之說多端。未始會歸於一。彼星官嗜人各專家學。弗知貫通。豈有心而然哉。由是獲免。泰定二年。遷充江西福建道奉使宣撫。江西俗頗譁訐。獄訟滋章。姦人因緣為市。公訊之以情。皆隨事決遣。泉漳戍兵逞威肆暴。凌蔑郡縣長吏。或白晝劫民財。公痛繩之以法。初括江南地。時民或無地輸稅。或地少輸多。日虛加糧。江西尤甚。詔諭憲司覆實蠲免。久弗施行。公曰。上欲澤加於民。而憲司格之何也。既杖屬吏。俾憲使親行覆實。免糧若干萬石。聞憲職田每畝歲輸米三石。民率破產償之。公命準令送官。其地左不能致者。以秋成米價輸其直。福建鹽漕分司古田江口商旅過者被擾。公立罷之。福清富民千家。妄稱煮鹽避役。公皆民之。聞多先賢子孫。或同編戶服役。

公悉除之。凡黜罷貪吏四百餘人。興利除害數百事。民大稱快。天歷二年九月十有六日。公以疾薨。享年六十有七。公平生寡言笑。不妄交游。儀貌奇偉。望之儼然。為學堅苦。家貧。借書讀之。及在太史。會朝廷筆宋三館圖籍置院中。公晝夜誦讀。精思深究。故其學博洽而精通。自六經諸史。天文地理。禮樂律歷。下至陰陽五行。醫藥卜筮。無所不能。而於經術為尤邃。立言垂訓。簡易明白。不蹈故常以徇人。不求新奇以驚世。其於聖賢旨意。蓋多有所發明。所著易本義四卷。繫辭旨略二卷。蔡氏書傳詳說一卷。春秋諸國統紀六卷。大學四傳小註一卷。中庸章句精解一卷。論語言仁通旨二卷。皇極經世書入式一卷。外篇微旨四卷。授時歷經串演撰八法一卷。二至晷景攷二卷。遺文若干卷。公嘗言國家治平百年。禮樂多沿舊制。蓋樂本於律。律本於氣。當擇僻地為驗。氣密室。取金門之竹。河內葭莩。多方候之。可以正樂音。同度量。列其事上之。又得石律管一。長尺有八寸。外方。



內圓中有隔。隔有小竅。蓋以通氣。隔上九寸。其空均直。經三分。以應黃鐘之數。隔下九寸。迄遲緩至管底。徑二寸餘。蓋聚其氣而上之。疑即古所謂玉律者也。既而公建他官。事遂寢。臨川吳文正公覽公著述。為之敬服。屢嘆當世無知公者。公薨。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上護軍。追封汝南郡公。謚文懿。祖政。贈中奉大夫。護軍。考義。贈資善大夫。上護軍。俱追封汝南郡公。祖妣劉氏。妣桑氏。俱追封汝南郡夫人。配張氏。封汝南郡夫人。子男克明。世其業。終候儀郎。保章正。女適知祁州申克強。孫男某。公母弟思恭。蚤游成均。有文名。由京學官入教國子。歷尹真寧之掾。次光之固始。安之高陽。並著能稱。今以奉訓大夫。國子監丞致仕。至元九年二月甲子。監丞買地京城齊化門東大路之陽。奉考府君及公墓焉。以天爵少從公學。故以墓隧之文見屬。嘗觀漢碑。門生為師作者居多。又載人各出錢幾何。共相其役。顧天爵迂疎。何以有此。謹述公歷官治行論著卒葬而為之銘。銘曰。

經世之學。本諸儒臣。孰啟其原。六籍三墳。明乎天人。達乎物理。成已成物。罔不由此。巍巍世皇。撫有萬邦。建官任人。治具畢張。周覽乾象。改正歷紀。爰立膠序。樂育多士。一時鴻碩。曰許與楊。亦有羣英。作式四方。公學堅苦。博觀載籍。於易春秋。獨探其蘊。八師壁雍。時咏菁莪。而其學徒。以弦以歌。由司星歷。進太史職。率其官屬。推步弗忒。在昔唐虞。民底時雍。三光以全。五典克從。義和授時。司徒典樂。於皇我朝。惟古是倣。世皇在御。百度惟新。匡師治化。無競維人。禮樂百年。是圖是究。允懷先哲。不尚有舊。都城之東。鬱鬱新阡。碑無愧辭。過者式焉。

蘇天爵撰 游漢文公集卷九

元故應奉翰林文字從仕郎致仕郭君墓碣

應奉翰林致仕郭君既葬。其孤汝立請于禮部尚書張公國維曰。先子官次行治。既載太史楊俊民幽宅之銘。維墓有碣。所以明著其體聲美實。以飭我子孫於千萬世。其辭未立。敢因公請。乃屬其游李濟卿以狀走京師。

乞文於襄陰王沂。序曰：君諱士文字從周。其先廣寧人。中徙錦州。至君之大父又徙真定。故今為真定人。大父諱安世。載德弗耀。父佑。掾農政院。以君故。贈從仕郎。真定路靈壽縣尹。母傅氏。贈宜人。君早為部使者。陳公天祥知辟掾。不就。已而用薦者為忻州文學掾。改真定文學。遷教授大都學。調陝州。遠安縣簿。改太常寺禮儀院太祝。又不就。以應奉翰林從仕郎致仕。卒於元統三年三月癸巳。年七十有四。以其月丙午葬於真定縣柏堂原之塋。以配宜人傅氏。祔子一人。汝立。女二人。長適趙祖昌。次早卒。孫男一女。一未名也。初。靈壽君歿。京師君尚幼。徒步往返。護其喪歸。哭泣無節。垢塵積首。見者嘆息。終喪。事母至孝。飲藥物必經手。尤刻勵就學。博聞強識。屬文謹繩尺。於書工篆隸。游於集賢學士。焦養初。國子司業。硯堅之門。而與處士默菴安某。磨礪灌食。以求其所至。以故名出眾右。其掾文學也。嚴知約。善教誘。為學者所歸。今翰林承旨許師敬時。貳燕憲。尤器重君。其

教京學也。名益著。論者謂君勢且顯。而任事者亦意嚮尤甚。君終不肯強起。天歷初。祭酒蔡公文淵薦君。教國子。而君已老矣。君為人介特。樂靖退。言動必度於義。於勢與利無秋毫顧計心。晚號西泉。日與學士大夫講評。以遂其好。嘗考燕南河東鄉貢士。其得人為多。屬疾。垂歿。容止如常。呼弟子李鳳理。髮正冠。遺言。里中親疎。各盡其意。噫。是豈無待而然哉。用雖不盡其才。而言足以見其志。學雖不大於人。而譽聞於一時。其自得者。壽考於身。其有餘者。以褒崇其親。以流澤於後。是不可無銘也。其遺文若干卷。繫銘碣上曰。彼露吾靜。以守則勝。彼棘我徐。以求則迂。不露不棘。維學之力。非此新聞。歸安其藏。琢銘斯石。過者必式。

王沂撰《伊濱集》卷三

元故江浙等處儒學提舉程公榮秀墓誌銘

陳祖仁

公諱榮秀。字孟敷。姓程氏。世為徽州休寧人。程之先有



梁將軍忠壯公靈洗以忠勲賜廟食遂為一郡著姓子孫散處南北若河南二夫子亦其裔焉忠壯十四世孫漢唐季為歙州都知兵馬使子南節自歙黃壤徙休寧陪郭五世孫全宋季為開州團練使駐池州時伊川先生子端彥避亂州中因相通譜全生先先生永奇又徙邑之小東門永奇生瑜仕為將仕郎瑜生仔仔生伯祥伯祥生圓公所後父也端彥仕為會州司戶參軍生江州德化丞曠曠生徽州直學謙之與永奇同師考亭謙之生將作監丞源源生宣州倅振孫振孫生志學公所生父也公既貴贈所後父為奉訓大夫中書左司員外郎飛騎尉追封休寧縣男所後母鄭氏為榮陽縣君公生而愿慤不凡有至性事所後父如生己自永奇從學朱文公子孫以詩書世其業蓋仔從竹洲吳公伯祥從秋崖方公圓從虛谷方公皆知名一時而公亦以童子遊虛谷之門宋之迄孫也虛谷以睦州內附將致公仕版公心薄之力辭去從婺源山屋許公受周易許公奇之學成而歸以講授為事每自謂伊洛之後從道考亭非程朱之書蓋不之好也延祐中學士鄧公文原持憲

江東廉其名以教官舉授建康路明道書院山長公為教率先行義後課試尤不規規於錢穀有餘即以整潔洛之書正諸補缺梓本多完學者翕然服其教以累考合格升平江路儒學錄再調嘉興路儒學教授所教一如建康而於風勵學者尤力蓋於二邦請部使者復新范文正公陸宣公之祠訂正其遺書彙集其祀典為景行錄以傳既而以內艱歸治喪不用浮屠法又以朱氏禮出文公既沒之後中多未定之論復取文公言行之有涉於禮者為其禮以傳服闋除饒之德興簿未赴江浙行省以道遠薦於朝授江浙儒學副提舉蒞教之日芝產於庭當是時吳興趙公松實貴公方以詞翰妙天下往來浙中公獨不一詣之且語學者曰儒者經史中自有樂地不願汝曹之崇此葩藻也久之提舉關貢以薦進補而公自以年邁乞身舉婺源胡一桂四明程端禮以自代遂得致仕云公之為學一以治心為主所至必揭四箴及敬齋箴於壁以自警居家接物動師古人



服食寢處。悉有常度。論世事利病。鑒然可以有為。而位不達德。議者惜之。諸經子史。悉有記錄。朱黃所勘。動數百卷。多發儒先所未發。詩章文字。絕不經意。然興到有作。亦渾厚可傳。專工者反不能及。屬續之際。神氣不亂。正襟危坐。命筆書。謹禮守法四字。付子弟而逝。春秋七十一歲。至順四年十月八日也。娶劉氏。克相君子。封彭城縣君。子男一人。曰文貴。今饒州路德興縣銅冶場提領。以卒之年。奉公葉邑東程家源。久未有銘之者。文貴乃以狀託邑士趙君沅來屬予。嗚呼。若公可謂通經學古之士。而無忝其所生者矣。銘之為宜。銘曰。

嵩山巖巖。四方所瞻。於赫兩賢。靈秀攸兼。閩海洋洋。眾流所匯。匪鴻一儒。孰顯其晦。有美程公。學優行醇。發跡於嵩。私淑於閩。分誨三庠。總教諸路。有來諸生。一尊禁度。明體適用。宜大厥施。孰其尼之。乃止於斯。廡廡高原。獻兆孔吉。水擁山環。永固玄室。彼其之子。式此墓門。惟朱之徒。惟程之孫。

《新安文獻志》卷七一

校記

①輕：疑當作「傾」。

②目：當作「目」。

③半歲：《元史》卷一七二《齊履謙傳》作「二歲」。

④經：當作「徑」。

元儒碑傳集卷七十七

朱以寔 邵文忠 吳定翁 李榮

孔昭孫 烏冲

樂平朱君墓誌銘

至正元年秋予與達德推官李君榮同較文鄉關南士預薦者二十有八。朱公仙其一也。於是公遷之父歿已十有一年。榮亦五年矣。又六年而公遷用特恩為吾婺學正。奉李君所為狀來謁銘。誼不得辭。君諱以寔字寔傳。饒之樂平人。始居萬金鄉之石潭。三徙而居永豐鄉之文苑。族日以大。至君愛金山鄉碩德里山水之勝。又徙居焉。其先有仕南唐者曰兵部尚書鈞。譜牒散亡。逆其世次。太父曰國章。生於宋季。晦德弗仕。父曰君美。博學有文而多材能。李公庭芝提點江東刑獄。奉書幣迎致之。將授以官。力辭弗就。君生十歲。日記數千言。十二能屬文。十四而宋亡。遂絕意於仕進。至元間。有大浮屠領其教門事。貴勢熏灼。或謂往拜其座下。一官可得。君曰。李公庭芝南朝正人。吾父尚不肯出其門下。浮屠何為者耶。吾膝不可屈也。郡守周侯天驥以書推薦于當路。君掉臂弗顧。周侯憮然謝焉。國朝用科舉取士。有司強起君就試。一不合輒不復踐場屋。蓋其父子之出處如此。初君之少也。頗務汎覽。工文辭。聞吳先生中復以石洞之學倡於其鄉。與伯兄季弟征從之游。不棄其學。而學焉。君之學尤長於易。覃思三十年。著書曰六十四卦餘義。謂伏羲之卦止於八。文王拘羑里。重為六十四而名之。周公困於流言。又作卦爻之辭以明之。易與於憂患。文王周公父子事同。故因象而繫以事。象非虛設。事非空言。所謂以身立教也。既

刻其書而不輕出。故時人鮮有知之者。他詩文曰偶得集者若干卷。雖窮不自耻。而言辭和適。無所怨對。其自養也厚矣。此又君師友源流學問之功可見者也。君性孝友。每恨居貧無以奉甘旨。凡祭享于家。展省于丘墓。必為之隕涕。居家有禮。妻子伺其喜怒。莫敢犯。交朋友處鄉黨。以莊敬至。教人則下其顏色。而誘掖之。樽酒從容。抵掌談笑。人愛之而弗敢狎也。晚歲結廬田野間。其東北有高山。多爽氣。方欲納其清華以葆遐齡。俄一夕夢其師告之曰。明日與子講大孝誠意章。自今子其脫然矣。詰旦占之。不解其夕遂卒。至順二年十二月十日也。享年六十有九。其葬以至元三年十二月某日。墓在所居西南若干步。君所自卜也。娶董氏。後兩月卒。合葬焉。子男四人。長公進。次公遠。次公迪。次即公遷。女一人。適汪起龍。孫男七人。女二人。子聞之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君父子自信特立。不失身於人。可謂有所不為矣。負其材藝而卒莫能有所必為。豈非有志之士所為歎息痛恨者乎。公遷遭值盛時。以文季自奮。而汲汲焉圖其不朽。此孝子仁人之用心也。末者詎可忽諸。銘曰。範我馳驅。大道孔夷。人謂其迂。捷出它岐。倚欵朱君。自信不疑。觀父之行。以潔其婦。往而不返。匪佚乎私。其行其止。得易之時。惟不有逢。以卒不施。尚克育子。乘時奮飛。進也以漸。不函不遲。後有興者。監茲銘詩。

黃潛撰 《清華黃先生文集》卷三九



故成全郎諸路醫學提舉部公墓志銘

公諱文忠字信卿姓部氏世居河南某為醫金胤兄弟四人北流河亂離自給其諱成者公之祖也占籍濟寧尋遷彰德因家焉如某氏考諱妣氏公多讀書師紫山胡公以儒為醫故所造詣視世之專門而局於其術者有加焉擢大都路醫學教授恪盡其職太醫院知其賢不使出而浮沉郡邑也累升成全郎諸路醫學提舉秩第五品太醫院總天下醫政而考覈課藝薦擇校職提舉實攝其要雍容其閒以稱職聞致仕歸築別墅澶水之陽自號澶溪野夫日與老友詩酒相娛樂至元四年戊寅歲閏八月二十八日以疾卒於正寢享年七十有六配王氏子四人長曰元早卒次曰宏業儒出官除郎利用監知事次曰中曰恪皆為彰德路醫學正女三人長適李次適王次適郭孫男三人女一人俱多以是年十一月日附安陽清流原先塋宏請志既按其狀觀其世若履歷矣他及知者湮沒可乎公為人純和而舒徐與人交無少長皆得其懷心自其為醫官里之醫苟能效一藝隨其藝高下皆推轂使其不為齊民先公捐館京師歸葬之議未決公厲言主鄉里之議不敢忘也予得請歸蓋欲載酒相從而尼於慶事者數矣其生也不能盡生平之懷今沒矣何以泄吾悲者獨銘爾尚敢辭哉銘曰

粹其著懿嚴稟引年歸曲肱枕土維稼垣可飲未予卑均五品七十六得已甚生治世卒正寢子服官迹方聞渡源肆日以漫清流原澤不涉銘幽室子予寄

許有壬撰《至正集》卷五四

故臨川處士吳仲谷甫墓誌銘

臨川有隱君子吳仲谷先生者生故宋景定癸亥七十七年而卒則國家仍改至元之五年己卯之十二月也其孤聲營奠得地於其里長寧梅江之下保以明年庚辰十月甲申寔焉先事來求為之銘其先居金陵南唐歸宋即來居臨川東門買田金谿築室城東以居郡故多氏吳者別之為東門吳氏云世為儒家而隱德不曜淳熙中金谿有大儒先生陸文安公以卓絕之學尚友聖賢與新安朱子同時並起以其學教學者天下師尊之而文安公實娶于吳則諱漸府君識文安於韶齒以其女歸之它日子孫祠府君子書堂以文安公侑食名之曰清潤用晉人語也府君生武寧主簿文盛武寧生惠子有書曰易論機衡其弟國史校勘正子有書曰二禮經制書上送官並免本州文解而校勘用薦者得召對稱旨而著廷辟為之屬矣是為先生之大父而先生蚤喪其父瑀鞠於伯氏伯氏沒服伯氏之服而喪之三



年。世母朱氏年八十六而卒。服喪禮亦如之。先生之居是邦十世四百年。官雖不甚顯。而清脩文雅。見稱於君子。公卿大夫有過於清潤堂之門者。莫不見焉。先生以貧而書堂不加葺。而敬者不哀。則先生得以繼之者。先生當我國家混一之盛。野無遺賢。而端居講授鄉里。自江右之伯帥牧守。御史部使者與文學之吏。薦辟相望。終身不為之動。先生無妄交。而學士大夫過郡無不求見焉。故楚國程文憲公見知於世祖皇帝。凡所薦引。起家臺閣風憲者數十人。而嘗貽書於先生曰。臨川士友及門者踵相接也。獨相望足下耿耿如玉人。而不可得見。程公好賢聞天下。而先生待之猶如此。則其為人可知已。郡人尊德而尚世。謂諱漸府君曰東齋。謂按勘君曰石泉。二禮君曰西泉。謂先生曰北齋。皆因所居而稱之。不以官。不以字。蓋其士風之美者乎。先生諱定翁。字仲谷。弱不好弄。儼然如成人。自長至老。衣冠以居。寒暑不懈。讀其遺書。保其先業。以長子老孫。不求贏餘以自

廣。而族人子弟婚嫁喪葬。竭力以助之。宋亡時。有故溥安令平山曾子良。退居其鄉。先生從之游。其要以為求聖賢樂處。崇仁甘沫。中夫者以雋邁而能隱。以其卓識高志。悉寓於詩。自以為人莫之及。而人亦信之。先生從之學詩。尤得其音節氣岸。久而造於沖雅。則其自得也。故翰林學士同郡吳公以為有盛唐之風。而今學士豫章揭公。曷碩引以比諸派。郡盧公擊以為盧公位顯而氣完。不若先生之幽茂疎澹。皆確論也。先生初與曼碩友。同郡孟均。時江程百年。劉時習皆其人也。然後皆出任。或至貴顯。先生泊然自如。又有孫君履常。亦自金陵來徙者也。數十年來與先生同為是邦之望。而先生尤為清苦。詩特其一學之美而已。集從先生寓是邦五十有餘年。退而閒居者八年。始哭學士吳公先生。又三年而哭孫先生。又三年而哭先生。而郡之老成盡矣。吾黨之小子學者。將何所仰乎。故不辭而為之書。先生娶節氏。繼畢氏。則知韶州允升之孫。將仕郎行之之女。長子

肇有文學、象州儒學正。次端、為伯兄後。又次載、女三人、長適饒泰來、次適張益、幼適徐禹玉。孫男四人、湜、濟、元、生、還生、女五人、長適周士元、次適楊讓、又其次適陳曾、幼在室。先生平日之言曰：士無求用於世、惟求無愧於世。蓋名言也。其歿也、自始病至疾、飲食服藥如其常。其將歿、召子孫申誨、以先世之所以久遠者、屬以輯其遺文而不及他事。沐浴具衣冠、即席久之、愉然而逝。可以見其為學矣。銘曰：先覺既遠、學迷其宗。危者為崇、愿者為恭。不足之欺、善默其容。君子愛之、孰為汙隆。我瞻青田、卓哉獨識。陽春高秋、青天白日。孰造其原、不載以積。吾儕困學、每病其室。皦皦先生、於學其傳。安節躬行、不矜不遷。我咏其詩、幽茂自然。梅江有藏、隱君之阡。

虞集撰 《道園學古錄》卷四三

李仲華墓表

至元十九年、宜黃縣言於撫州有盜起仙桂鄉之南坑、郡言諸會府、得檄調兵、命監郡虎翼招討郭昂捕治之。兵至其處、廼議曰：環賊出入之道、畫圖分其地、各以兵殲之。行軍令史李榮獨抗議不可。夫造事興變、一家容有所不知。今盜起、平民已受其害、今不誅盜而欲擅殺平民乎？脅從者猶當賈之、況不知情者而可殺乎？切聞國家之制、有罪者父子不相及也。羣盜可以名得、數十里之間、口且數萬、其可濫及乎？當是時、內附未久、守吏率欲以威服眾、軍中又利其子女金帛、往往計皆出此而莫之爭。主者聞榮言、皆變色。榮又言：此吾天子之新民也、公為首將、不思撫綏以稱國家懷柔之意、而欲盡勦之、脫會府有命如此、猶當中理、其可專殺乎？兵官怒、引弓射榮、榮曰：殺我活萬民可也。兵官愧悟、納矢箠中、更好問曰：然則當何如？榮曰：盜烏合草間、無持久之計、當按兵勿動以鎮之、吾良民豈不知逃死求生哉？吾



以誠意諭之。智者効謀、勇者効力、不日而盜戍擒矣。用其策、民大感悅、牛酒交至、獲盜首四人、戮之餘散去、鄉民遂安。當是時、微榮一言、則枉死者衆、新附未安之民、疑貳反側、其禍有不可勝言者。今五十三年矣、府史文書具在。予過臨川、有諸生李本來謁、循循進退、有學者之風。從容問其家世事、則以鄉先生孫履常氏所為述墓田記相示、且言其詳如此。而其祖母王氏則宋故贈太師謚文恭華陽王公珪之子中大夫知撫州仲山五世孫女也。為之歎而勉之。又明日、仲華之子季淵率九子諸姪與孫來請曰、先父南坑之事、昔者其鄉之民感之、今其子孫或忘之矣。昔者閭郡知之、今聞之者或寡矣。得一言於太史、傳信於我後之人、不勝季淵等之幸也。敢請。如是者數至、予深有所感焉。訊之邦人、言當時與俱為掾者何止數十人、獨李氏有子孫衆多、而本等治儒術、與縉紳先生游、豈天之所以報之者歟。表其事於墓、足以為世勸、固史官之事也。榮字仲華、宋末年尚

少、郡守多儒者、愛其明法律、推擇為吏。至元以來、仍從事於郡、以嚴敏稱。連出佐其屬縣、尤慎獄事、多所平反。憲司聞其名、辟書吏檄至而歿。想本桓、棟、楹、榘、李、賴州路寧都州蒙古字學正伯源之子也。棟、楹、榘、榘、李、洲之子也。季淵嘗三割股療母疾、輒愈。郡人多能言之。嗚呼、漢大儒多出名法吏家、況李氏有陰德、其後必有顯者乎。是為表。

虞集撰 《道園學古錄》卷四四

袁州知事孔君墓誌銘

大德初元、孔君昭孫明遠甫為慶元儒學正。于時禮部尚書王先生應麟師表後進、門無雜賓。明遠以通家子、執疑證訛、稱每連席請益。時則有教授某、恣睢自負、語侵先生、迺憤然曰、吾不能與之共處。疏其謬誕十數事鳴憲府。人益奇其抗直。有先中丞遺風。是後為蘄陽教授。蘄陽舊為邊陲地、君能化其俗、使稍就學。久之、丕變為儒士。皇慶元年、授慈溪縣主簿。郡人咸曰、是斥故



教授者。飭躬以廉。民莫敢病。未幾。江浙省取為掾。會歲歉。計富人籍田出粟以賑。吏不能舞文。粟悉入市。其直輒減。宰輔奇之。延祐某年。授從仕郎。東州知事。秩滿。泰定元年。以疾卒。時年六十有二。君實孔子五十二世孫。中丞為大宗。傳四十有七世。中奉公傳與其從子玠。南徙三衢。賜廟譜諱章灼。而君之考諱某。咸淳間為名太守。後食書樞密院事。職進資政殿大學士。而大父某亦贈太子少師。謚文介。曾大父諱某。贈某官。妣某氏。某氏。某氏。俱贈郡夫人。噫。士常患為世家紹宗趾。嫌懼難以繼仕。顯矣。德不稱。無取也。言足以斥姦。發揚剛毅。是則於孔君見之。仕雖不大振。於孔君何憾焉。予嘗與君繇義烏同邸。宿至。娶學。旬日危坐論古今。各欲以名節相勉。而懷奇抱介。予輒讓不敢。今歸老田里。期為全人。思一見明遠不可得。至是。淇來請銘。安得勿哭也已。娶王氏。前進士集之女。男六。淇。淮。繼兄。後海。益。世消。繼弟。後建德。儒學正。瀛。慶元昌國州儒學正。許。早夭。女二。閨。陰王。

壩。富春張順可。某年某月某葉水浮河原。銘曰。

金剛而冰清。行之成也。白兮不緇。德之貞也。憤世嫉阿。全粹精也。謝彼戚施。實蜻蛉也。銘以揭之。歸藏永寧也。

袁楠撰 《清容居士集》卷三〇

故處士贈秘書監秘書郎烏君墓碑銘

汴有隱君子曰烏君諱冲。字叔備。其先大宰路州人。君從親官汴。家焉。明經勵行。高蹈深隱。享年五十有二。以延祐二年五月十八日卒。葬通許縣之西原。後一十四年。外孫稿城董鑑奉母趙國夫人之命來請銘。初。靜修先生劉公因以高明之資。躬聖賢之學。道德風采。聳動四方之從者者。甚衆。君年出二十。亦來授業。以公卿之子。素習富貴。冠服車騎。鮮明華好。既贊見。歸三日不返。諸生皆曰。是豈真實為學者歟。翼日。君博帶褒衣。執經趨席。刮磨豪習。凜若寒士。諸生嘖嘖驚歎。劉公亦甚喜之。君為學清苦。聞師之言。晝誦夜思。至忘寢食。數年始一歸省。益惟恐學之不及也。初值父亡。即能行古喪。



儒藏

禮三年不居于內。宗族賢之。父居官廩。家無儲積。諸兄宦游他邦。君獨養母。旨甘常具。母亡。哀踰前喪。其家益貧。日宴食或不充。意泊如也。榜所居室曰存齋。杜門授徒。講說經訓。諄諄不倦。遠近學者爭歸之。劉公嘗集已所為詩百餘篇。表年以命之曰丁亥集。寓意深遠。讀者或弗深曉。君為註釋。以達其意。真定安君熙通經學古。數欲謁見。劉公不果。君盡以所聞告之。安君由是深有發焉。當是時。君聲名聞海內。憲府藩方薦者以十數。仁皇御極。銳意古文。一時儒士多不次進用。當路者方擬召君居成均教胄子。而君卒矣。士論嗟惜。久之。贈承事郎。秘書監秘書郎。君祖考塔塔爾台。國初帥軍民詣界河北。迎謁太祖。有勅書賜名且琳沁。命導太師國王南伐。累官龍虎衛上將軍。易州崇寧軍節度使。行川州元帥府事。考祺。初襲父官。充北京路總管。佩金虎符。歷戶真定彰德濟南諸郡。卒。官嘉議大夫。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使。有名當世。三子。長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某。

次同知息州事某。季即君也。祖妣李氏。妣劉氏。配崔氏。真定路治中德昭之女。有賢行。中外姻族以為表儀。追封宜人。子男二人。杞。承事郎。黃州路麻城縣尹。構。不仕。女二人。長適汴梁路總管李經。次適御史中丞董守簡。鑑之母也。讀書明大旨。治家有禮法。知求金石之文。以彰其親賢矣哉。孫男三人。休。歟。烈。女一人。幼。嗚呼。古之人蓋有不仕者矣。或全身以避地。或矯俗以干名。孰能安于義命之正。審于出處之宜。以求合于中庸之道者歟。若靜修先生劉公。不可尚矣。而烏君者。能忘富貴聲利之欲。知慕高尚澹泊之樂。其胸中所蘊。亦豈一時之人所能窺其萬一乎。是宜序次行事。揭于其墓之原。銘曰。委質為臣。隱約善身。出處雖殊。仁心則均。國之四維。禮義廉恥。進不由道。何以曰士。君退于家。惟志之求。善以及人。而心休休。卓哉劉公。君學是公。凜凜高風。聞者興起。

蘇天爵撰 《滋溪文稿》卷一四

校記

①朱公仙：據下文所述，當作「朱公遷」。蓋「仙」之或體作「僊」，與「遷」形近而誤。

②宮：當作「官」。

③恠：當作「性」。按「恠」乃「怪」之異體。

④徒：當作「徙」。

⑤東州：文題署作「袁州」。

⑥從者者：當衍一「者」字。

元儒碑傳集卷七十八

張珪 賀勝(巴延) 張希文

中書平章政事蔡國張公墓誌銘

我國家有文武忠孝世勲大臣曰蔡國公張公以泰定四年十二月甲寅薨于保定滿城縣頭里第道命上蔡國公印丞相即日以前上為震悼勅有司贈官致贈如禮公卿大夫士相弔於朝中外聞者莫不嗟歎異口一辭曰嗚呼正人亡矣其孤景武等以明年之二月辛酉葬公于定興縣之河內從獻武王之兆次也先事三日使其孫旭屬太史重集書墓銘事嚴不敢辭謹按公諱珪字公端故累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蔡國武穆公諱某之曾孫故累贈推忠宣力開國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汝南忠武王諱某之孫故贈推忠宣力節翊運保大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淮陽獻武王諱某之子也至元十六年獻武王平宋海上歸奏成功道出江淮公年十六行省臣察其英偉留公攝管軍萬戶明年真拜昭勇大將軍管軍萬戶佩其父虎符治所統軍鎮建康未幾獻武克京師世祖皇帝召公還治喪既葬有勅入朝上親撫之因得面奏曰臣幼軍事重賴賴者從臣父祖父歷行陳幸以副臣上嘆曰知汝老臣自副常兒不知出此厚賜而遣之偏及其從者元領軍半成胡廣省令還其麾下十九年冬以使事入見上賞識其成立初凡內宴忠武以功賜坐諸侯王上至是特勅公坐其故處還軍盜起蕪湖宣徽尤甚皆階號署官掠郡縣燒府庫殺縣長吏江東新附民心易搖應者日衆至犯杭之昌化行省以重兵討之未克報至之日公投衣而起率步騎蕪湖蕪湖定乃使人言於行省曰宣徽雖非我所部

盜起我不得以彼此為解以其兵行行省因以討賊屬公與他將會惟公部曲所過無擾宣部士數為賊劫將奔潰公傳令止之乃定敗卒有殺民家豕而併傷其主者公曰此軍之所以敗也斬之明日戰三合三勝而賊益衆困我公曰日暮矣歛兵設伏賊不敢動明日復戰公曰宣卒敗而怯母累我衆使持旗鼓為聲勢自以所部為二隊命之曰賊勇者在前行行擊之後立者脅從為合耳遣親將帥二十五騎衝其後陳亂前行奮擊追奔數十里得賊首斬之其賊三百而自相蹂踐以死殆盡乃遣人撫安餘民又有賊吳道者以妖術起兵亦有名號恃其妖來往軍門且易公年少欲因入謁刺刃以駭服其衆公得其情即執斬之麾下其黨大驚而他首猶將襲公公夜伏兵山上令之賊至而起明日擊賊之走山伏起蹴賊墮崖死磔其首宣州平賊之寇徽者已敗兩萬戶軍公曰賊輕矣我往必得之獲生口三十縱之使歸散語其人曰張萬戶知汝捕居保族逃死耳官軍不諒汝以賊擊汝與官軍格非汝志也來降吾能活之不然吾擊汝立盡明日稍以牛酒來見皆印識其衣令兵識之勿敢犯漸以信服有持金帛來者弗受兵弗動而安者十八九矣獨南昌西坑之寨尤險固又嘗勦官軍懼益自保不聽命公得野人計導勝兵百餘人鳥道緣壁其巢背度已至奮兵擊之賊出戰巢背軍下據其壁賊回顧已失其穴不得還其勢由他道走或請邀之公不可賊以罕得出益懼公曰可矣縱兵擊之血流成川執其首送之行省誅之南陵盜又起稱天王攻宣州州兵不能支公得徽帥率騎數十赴賊賊並林陳公不介而馳之賊見徽帥引兵以一小官軍大至賊數十人賊平公人德公至于今祠之蓋自是江東之人安於耕田墾井以共



賦稅而長子老孫矣。軍中遂以無事得故宋禮部侍郎鄧公光薦而師事之。鄧公以相業授公曰：「熱之後必賴此用矣。」凡在軍十四年而復入朝。實二十九年也。是時行樞密院江南或曰：「天下事定矣，可無煩行院也。」而張瑄者以制省未知政事任海道運餉，亦以爲言。樞密副使昭伯問於公公曰：「見上當自言之。」遂召對。蓋張方以運餉得幸，公恐其擅利海島，因勢用衆，將非其福，故告上曰：「縱使行院可罷，亦非瑄所宜言。制省控制甚重，而行院得制其軍事，非始計乎？」上曰：「罷行院，樞密院論江東功，奏公食書江淮行樞密院事。」上曰：「其命爲副使。」太師月兒魯那演言：「張瑄年尚少，姑試以資書，果可大用，請俟他日。」上曰：「不然，是家爲國家踏金覺宋盡死力者三出矣。漢人賜號按都者，惟眞定史天澤與其家耳。史徒持文墨議論，孰與其家功多而可斬此邪？」拜鎮國上將軍江淮等處行樞密院副使。父勞之師，新附之地，賴以鎮安焉。

成宗皇帝即位，罷大德三年遣使循行天下，詔公持節川陝民之疾苦，便宜振之。如罷官府之冗，無益於民者，賄探馬赤之資而典鬻妻子者，還軍昌民之復，僉爲軍者皆其事也。比還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梭中奉大夫，制西宋之故都，民物繁庶，貢稅雜難倍從它鎮，會吏豪右甘心其間，朝廷病之以公爲肅政廉訪使。下車未數月，所部郡縣長吏以下罷劾三十餘，府吏胥徒無慮數百，其贓鉅萬。強民有殺人恃其貨得不具獄，更制官吏持鄉里短長，訟否受成於其家。公按之如法，民間始知有條制焉。得鹽司姦吏事，根連上下，具有實跡，將發之，而竊位方面者內不自安，欲因以危中公，使其屬以女子金錢賂遺近臣，用妄人言公有厭勝事，且且盡法天子爲遣官數人往雜治之，得行省大小吏及鹽官欺罔狀。

皆罪罷。而公召拜僉樞密院事。入見，同列言：「此張九按部之子也。故事，侍宴別爲衣冠制飾如一，國語謂之只孫。公受賜因得數宴見，探馬赤軍之戍北者多逃歸，吏請按法誅之。公曰：「逃者聞命懼誅，將聚而爲盜，其以百日許自歸，有不至者乃誅之可也。」奏可。公雖世家，無第宅在京城，或言公僦居於上者，命買宅以賜，辭不受。拜御史中丞，行臺江南。因上疏極言天人之際，災異之故，其目則有脩德行，廣言路，進君子，退小人，信賞必罰，戒冗官，節浮費，以憲法祖宗者。是時中書大臣有因朱青張瑄之行賄也，事敗，貶湖廣，閔節近侍求復相位，而江南省臣之首誣公者亦在中書。公劾之不報，馳駟面疏論之，併及近侍之類，感者又不報。遂謝病歸。久之，又拜中丞，行臺陝西，不赴。

武宗皇帝時

仁宗皇帝在東宮，召拜諭德。未數日，拜太子賓客，復遷詹事，辭不就。尚書省臣監殺無辜，輕革錢幣，中外洶洶。中執法父聞人上方圖任，仁宗曰：「必欲得眞中丞，惟張瑄可。苟不稱我任其責，上即日召拜中丞。若月餘，上不豫，三責奴矯詔赦天下，赦常赦之所必不赦者，未幾，上崩。」

仁宗命按誅之，而其黨有求脫免者，公力言：「諸上雖得不死，猶杖之。」

仁宗將即位，廷臣用皇太后旨行大禮於隆福宮，法駕已陳矣。公獨奏：「其不可，臺長止之。」曰：「議已定，雖百奏無益。」公曰：「未始一奏，詎知無益哉？」且大位。

太祖卅祖之位也。隆福太后之宮也。舍大明弗御，天子果即何位乎？上悟，移仗大明，遂即位，賜只孫衣二十襲，上金五十兩，使自爲帶，受衣而辭金，不允制帶以賜之。上



命道士劉志清以其法為難事近侍分其所用金幣道士訟之臺而近侍諸道士於上前當殺者六人公力辯道士無死罪上怒曰汝以臺綱脅我耶公曰御史臺陛下之臺則臺綱陛下之綱也陛下奈何欲自壞其綱乎上怒未解顧左右扶出明日復扣頭苦諫曰陛下必欲用諸言殺無罪臣請先死上即不殺六道士親解衣以賜公明日上謂近臣曰人言中丞忠臣乎張中丞乃張忠臣非官中丞也召謂之曰朕欲厚賜卿非無寶玉如非卿心何因以御巾拭面額納諸公懷曰朕澤之所有朕心之所存也其服膺毋失皇慶元年八月拜榮祿大夫樞密副使舊制中州軍士鎮江南者踰嶺以戌率二年而代遺犯瘴癘十無一還公曰是徒寘之死地耳奏請屯置近邊其積表要害因其土人以戍不幸前死者官給棺傳還其家從之徽政院使失列門請以供城軍諫與聖宮而已領之以上旨移書省府眾恐懼承命公曰宣徽省左右都衛兩軍足備工役又欲此將何為固不署事得寢而怨怒自此思害公矣延祐二年拜中書平章政事請減煩冗還有司以清中書之務得事修宰相之職焉上從之著為令教坊使曹咬住拜禮部尚書公曰伶人為大宗伯何以示後世上曰姑聽其至部而去之公又諫乃止皇太后以中書右丞相鉄木迭兒為太師萬戶別薛泰知行省政事公曰太師輔上道德鉄木迭兒非其人萬戶無功不得為外執政上深許公言而東朝之怒益熾矣失列門等謀所以去公中書者間車駕時巡既度居庸皇太后言樞在龍虎臺猝遣使召公宮門下以中旨切責之賜杖公創甚輿歸京師明日遂出國門賢人士大夫祖餞感嘆以為公之身可辱公之名不可辱斯事也所謂實諸鬼神而無愧者歟公子景元蒙上眷過

堂符璽不得一日去宿衛至是以公病革告還歸上驚曰卿別時卿父無病景元頃首泣血不敢言上不擇遣使中書省事換往往賜之酒遂拜為大司徒謝病家居尋丁母憂復遷三年喪苦啜粥病腫滿或勸之食肉不聽日於其間累土墳次如臺者三七年正月上憶公生日輟上尊解御衣以賜之璽仁廟於公終始之意固將有焉而竟奪其志悲夫至治二年英宗皇帝召見公於易水之上曰四世舊臣朕將畀卿以政公辭歸遣近臣設醴餞諸館東平王拜住時為相問公曰宰相之體何先曰莫先於格君心莫急於廣言路是冬起公為集賢大學士而鉄木迭兒復為丞相遂殺平章蕭拜住中丞楊朵兒只上都留守賀伯顏皆籍沒其家大小之臣不知死所會地震風烈動廷臣集議弭災之道公以大學士當議抗言於坐曰拜安當究其所以得災者漢教孝婦三年不雨蕭楊等竟死非致咎之一端乎死者固不可復生而清議猶可昭白毋使朝廷終失之也又拜中書平章政事初公將兵時所佩符又壓臺省每除必讓還曰此軍符也非他官所得佩請上之典瑞自大德來凡三上三不允至是以間又不允而公固請竟納之符置焉壽山又特有玉帶之賜仁廟此金為圭圭舊之時參知政事馬剌兼領太常禮儀使當遷汪公曰以參政遷左丞相始曰序進而太常奉宗祐不謹當得罪而遷官何以謝在天之靈遂格其命時有勇暴者厠名元從中怙恃恩私肆為不法有醫婦飾而過市六七十人要而執之加無禮焉有尉捕得強盜械送府盜有親者方乘傳出使擊尉去破械縱賊有司莫得而詰告省府又不得請公曰如是則亂生矣力命捕之皆得諸權要之家會赦解有



售珠於內府，故論之一小者有直萬緡。公曰：萬緡中人幾家之產，會其珠凡幾萬乎？且戰國小者猶以得賢勝，照乘曾彼識之不若乎？又手疏極論法度寬弛，紀綱日壞，奸穢賊虐，恬不為怪，逆順不明於人心，禍亂之鑒不遠。惟聖明奮其乾剛，以振德之，則仁厚之澤無黨偏矣。不報而公病增劇，非扶掖不能行。有詔常見免拜，賜小車得乘至殿門下。上肇開經筵，講帝王之道，明古今治忽之故，命左丞相與公領之。公進翰林學士吳澄等以備顧問，每道讀公懇三為上敷說，皆義理之正，無幾微權謀術數之涉焉。自是辭位甚力，上委曲勉留而後許。然猶封蔡國公，知經筵事，別刻蔡國公印以賜。庶幾其少留也。泰定二年五月，公得旨暨歸天下之功，咸名遂身退者，未有能及之者也。三年春，上遣使召公，期以必見。公力疾而謁，上曰：卿來時民間何如？公曰：臣老病，賓客不足遠知，真定保定何間？臣鄉里也。民飢甚，朝廷幸出金粟賑之，而惠未及者十五六。惟陛下念之。上惻然，勅有司畢贍之。如公意。又一再進講，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國公經筵如故。上見其誠病，謂之曰：西山佛祠多高潔，可以願神已疾，卿擇而處之。駕至上都，上顧謂丞相若曰：張平章安否？老人恐乏侍養，且以時還家，得無便乎？因遣使撫諭之。務在順適其意。於是公始成歸矣。少間，長衣幅巾，消搖泉石之間，與山僧野老分席以相愉悅。上稍聞之，以公為愈矣。起公商議中書省。公曰：老臣荷國厚恩，四世而臣歷事六朝矣。一息未盡，其忍忘朝廷乎？如筋力弗勝，何使者不敢強。閱數月，又病。上遣太醫視之，父不愈，乃移書中書曰：病不任事，而國公月俸千緡，弗敢受。籍會之，足為定者三百餘，悉送還官。上閱傷其意，留其奉度諸府。俄而公薨。公質本高明，又輔以學力，

積世勲崇，期世其家，以經濟自任，臨事決議，侃々正色，勇於敢言，千鈞萬折，人所不堪。公志不為少變，而氣益昌。雖貴倖臨之，無點侮之。公一以誠懇自處，父之而各失其所恃者多矣。究而論之，蓋古所謂社稷之臣者乎？公少能挽強命中，嘗從大帥出林薄，有虎在焉，人馬辟易。公抽一矢直當虎，虎人立矢洞其喉。一軍譁譟，及學書腕力尤健，端重嚴勁，無懈筆諫之臣。讀書不尚章句，務求內聖外王之道，既而稍進，方外之士以悅生佚老焉。公初娶楊氏，繼室為氏，父娶郭氏，並封趙國夫人。皆無子。清河郡夫人孫氏生定遠大將軍保定等。路管軍上萬戶佩虎符鎮武昌曰景武者，公長子也。次景魯，亞中大夫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使景振，奉政大夫會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事景元，資政大夫河南江北道肅政廉訪使景德，未仕卒。景誠，文林郎內政司丞女五人，長適朝列大夫太常禮儀院判官董守懋，次適中順大夫秘書監丞趙伯忽，次繼室董守懋，次未行，次適武德將軍保定翼管軍上萬戶忽都帖木兒孫男十一人，長曰旭，宿衛。次曰昌，明威將軍保定等路管軍上萬戶佩金虎符。曰昆，曰昇，曰昭，曰晟，曰曜，曰旺，餘皆幼。孫女六人。銘曰：維蔡建國自其先公，於焉訖金是用啓封。公子公孫游揚世武，追王奕々，曰淮曰汝，顧瞻先獲，頤々有成，孰不胙土我于其生。於皇建官，略用漢制，將軍司馬丞相御史二府相望，總贊國成人登其一已極顯榮。我以世將典司風紀，既負密又使宰揆。公曰：噫嘻，我曷致茲于公先王，究忠百為。人曰：弗哉，德則維世。智周慮淵，乃克有濟。世皇作之，成宗渥之，穆々

武仁心焉度之。大車既載于行而死。孰謂得君。衆忤構厄。既退。既藏。侃二大綱。先帝遺直。以錫嗣皇。有猷有爲。有言有烈。相時懷壬。睚眦震懼。大駕之來。法宮既清。出納咨諏。屬於老成人。亦莫間政。亦莫適抱。其遺經。積誠思格。白髮蒼顏。安車以朝。佇瞻威儀。德音孔昭。公雖言歸。公鄉近止。公疾端已。公來觀止。公今不來。天子永懷。一鑑之亡。四國之哀。勳在王室。德施孫子。著銘玄堂。作者太史。

虞集撰《道園學古錄》卷一八

### 賀丞相神道碑

至順三年七月辛卯。皇帝清暑上都洪禧殿之西亭。有詔賜故丞相上都留守秦國賀惠愍公神道碑。而命臣某製刻文。臣拜手稽首而言曰。臣待罪太史。得聞賀氏遺事。及惠愍歸葬京兆。其孤惟一嘗求臣爲之銘。攷諸宮而納諸。其行事歲月畧已具見。今重述焉。恐蕪陋不足以上稱旨意。請辭不可。則退而歎曰。聖天子覽都邑之形勝。觀民物之阜繁。慨然有以見夫世祖經營之初。列聖時巡之盛。而又念夫任保護之寄。若京兆賀氏父祖子孫。世守其官。且六七十年。官府治辦。工賈通易。人

用樂業。以克成厥功。何可忘也。於是有賜碑之詔。則勸忠之道係焉。敢不執筆而書之。公諱勝。又諱巴延。字貞卿。一字舉安。賀其先隰州永和人。後徙居奉元郿縣。曾祖種德。贈通奉大夫。諡軍。追封雍郡公。妣郝氏。追封雍郡夫人。祖賁。京兆路總管。兼諸軍鄂囉。贈輸忠立義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追封雍國公。諡貞憲。妣鄭氏。追封雍國夫人。父仁傑。光祿大夫。上都留守。虎賁親軍指揮使。平章政事。商議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推誠宣力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奉元王。諡忠貞。妣劉氏。鄭氏。皆封雍國夫人。改封奉元王夫人。自貞憲入事國朝。忠貞王受知世祖。以大臣留鎮開平。公年十六。在宿衛。侍帷幄。奉宣旨意於中外。居十餘歲。拜集賢學士。領太史天官。通象緯之奏。至元三十閏年。拜參知政事。佐丞相旺扎勒爲治。尋遷樞密院事。遷大都護。大德八年。忠貞歿。拜榮祿大夫。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開平府尹。虎賁親軍都指揮使。仍忠貞之舊官。



儒藏

也。至大開年拜光祿大夫、左丞相、行上都留守事。兼本路都總管府達魯噶齊。延祐開年加封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告老不許。賜小車。得乘以出入殿門。至治開年。終是官。泰定開年。贈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謚惠愍。以某年月日歸葬鄆縣之先塋。秦國夫人張氏。秦國夫人鈕祜祿章氏。附。予曰。惟一某官。惟賢某官。女長適中書平章政事阿爾哈雅。次適某官舒魯蒙巴爾斯曰額森呼圖克。臣嘗以為世祖皇帝之知人善任使。何其始終之有道也。攷諸惠愍之事。而益信焉。大臣子之在宿衛者。言語之間。其教固已密矣。察之固已詳矣。然又以為未足。又必使之知經術焉。單懷許文正公。衡方倡道學以佐治化。一時貴游之英俊。必遣受學焉。其所成立。雖深淺不同。要各有可稱述。議者或謂孔子諸夏亡君之歎。於今為譏解。上疑之以問公。公乃為上分別立言之故。且曰。今國家大受天命。以撫方夏。不得引此為說。使前聖之言蒙昧於昭代。

凡所論議。其得於經傳者類如此。是以公之事君。克盡忠愛。至於蹈死生禍福之變。不以動其心。蓋亦有所受之也乎。上始定海內。欲見萬里如在目睫。以決其幾。公乘傳將指徧歷吐蕃雲南廣海之地。往返觀察軍旅所及。必得其情以歸報。或乃夕至而晨復出。亦不憚也。親征納延之役。上坐武帳。流矢及其前。內外嚴備。至使重臣濟爾哈呼仗劍立棘門。自諸侯王大臣非召不得輒入見。而公密以進退節度指授諸將。出入無間。軍行則操甲擁纛以先。勇氣百倍。事平師還。多風駕。上春秋高。車中苦足寒不能寐。公解衣抱持。溫以其體。上為安寢。連次舍乃興。又嘗校獵還宮。伶人有効獸舞以迎者。駕驚輿象。莫能制。乘輿危。公方侍坐輿中。投身當其衝。衛士得絕剗去象。乘輿安。而公創甚。至數月乃得愈。公於國事緩急忘其身者又如此。是故國家之制有軍國大謀議。自宗臣大族非世其職者不得與聞。而上於公不惟不聽其避去。更留使聽焉。而信用之意於斯見矣。自



古天子之職莫大於置相安危治亂係焉然上意一時之所嚮勢或有所不能奪或有所不能入則亦莫如之何者多矣以上之聖明而僧格以贖貸得專政柄為天子歛怨於天下天下苦之朝廷知之廷臣固將有言而不得其間公獨從容為上開其端而言者始得顯奏而誅之是時僧格亦知公且沮已故事危中公父子一月至七十奏賴上知其故而諧不行論誅僧格之功公存心致勞而迹甚危矣至元末上既倦勤思得忠厚大臣可屬大事者間以問公公慨然曰人望所在以為詹事旺扎勒可上領之及拜旺扎勒丞相遂以公參其政卒能奉法循理較若畫一使天下晏然以成大德守成之治則公贊決之効也及以世官留守上都歷武宗仁宗之世治以日成望以日隆名以日信而二宗之所以待公者日以重矣特們德爾之專政也上數怒欲斥去之輒自附東宮求免上性仁孝每以是曲容之而反覆睚眦益甚公曰吾老臣也寧自愛其身弗為國家去靈乎會

其家人受富民賕變殺人之獄乃與平章政事蕭拜珠御史中丞楊多爾濟往後奏白其罪專政者坐免會仁宗崩復得為相遂并諧害此三公者朝廷為之驚悅天下為之歎息諧者以為得志曾不旋踵無以亢其宗而公直亮憤不顧身之忠卒暴白於天下書之信史傳之後人為勛臣世家福澤方未艾也以天道論之果孰得而孰失哉世祖之於用人審訓之慎察之而後信任之若賀公者豈不始終明著也乎臣載筆從幸上都見有廟奕然在國西門之外者其署曰勅賜故丞相留守惠愍賀公之廟蓋都人之所作也父老幼穉歲時具牲牢醴齊考擊鐘鼓而祭享之依依如將見之者蓋不可強而致之也嗚呼公之上得於君下得於民至於沒世而不忘何其盛哉故系之以詩其辭曰賀氏之先度隰以居率來百年遷是雅都南山之下風氣孔固篤生偉人克以疏附完其郛郭保其民人索賦以朝為之守臣守臣有子人見王所皇建大都俾奠土宇以撫以存以

經以營。啟。是世官。實錄忠貞。衮衣赤舄。車馬有赫。相臣來歸。即雍開國。自公而王。進而彌尊。令德不匱。實有子孫。其子伊何。丞相留守。自其弱冠。在帝左右。入陪殿帷。出侍乘輿。不有其躬。以嬰不虞。惟帝省躬。觀天之道。太史有占。主以八告。惟帝審幾。謹是樞機。出內之間。周密不違。帝念在茲。既信既篤。一日出令。俾贊大錄。惟是登庸。固將受遺。不競不綵。布政咸宜。欽若時憲。百度有秩。乃瞻朔都。歸爾是職。于廬于旅。肅肅干城。勸其佚勞。日閑弗驚。工師執藝。實售盈市。本敦末紆。胥樂士女。賈禁非罪。原之以情。于貨委禽。勿遂其成。令行以盈。民樂法守。興學以教。躬率善首。歷事四朝。既尊既安。賜車出游。衆庶聚觀。曰公老矣。如我父母。庶其壽考。錫我多祐。惟公之心。國爾忘身。昔有欽臣。我挾其器。多藏靡悔。迷國之宰。余今弗憚。天子奚賴。君子用愬。去而弗殊。孽以間興。亶其天乎。衣裳之襪。榮以加等。人心大公。追及未逮。侃侃令子。蔚為名臣。奉孝思忠。公志其伸。公安其阡。有松

有栢。公食其廟。鼎俎有食。國家萬年。公名不墜。史有信書。石有貞詩。

虞集撰《道園學古錄》卷一三

故百丈尹張先生行狀

曾祖某。

祖柔。宋鄉貢進士。

父仲寶。宋鄉貢進士。

先生諱希文。字質夫。瑞之新昌太平鄉人。幼穎敏好學。長益博洽。為文章滿家。性急義。又多材。善謀。早有志當世。喜言治化之術。凡鄉里姻族有爭。必折以理。其力役征稅。貧不能自輸者。出私錢代之。大德中。蜀人蒲侯來為郡。得先生進客之問。政所宜先。先生為疏民間所利病與吏弊數十事。侯大悅。因屬筆具條。教下之屬邑。數月大治。方伯連率部使者至。取其所條。令他郡倣行之。李應中為江西行省檢校官。屈先生為吏。行省遣應中錄吉贍諸郡囚。廬陵氓有為豪民誣致死獄者。先生閱



元儒碑傳集

卷七八

其蹟得寃狀即白應中平反之活數人。吉守將恣橫為民患。數持郡長吏短長。長吏不堪。或不從將言。將怒。聞長吏子方從數騎飲城外。且歸。日未夕。遽遣卒撾鼓斷行者。執長吏子及其從者。擄掠城門內。遮明官吏盡造諸將第。致餽牽服謝乃得解。部使者聞其事。一無所詰。先生念莫敢孰何者。白應中曰。是大猶不治。他事何足問。應中即令具其事。委悉當以法上之省。卒從所論。自是郡人安堵。無何。先生去吏。延祐初入游京師。以薦授百文尹。不赴。所居積書園四壁若巢。然人因號書巢先生。京師名公卿大夫士日造巢中與語。或竟日乃去。前太常李彥方以清介自許。而與巢同里巷。有弟客死京師。其子來歸。父喪貧。未有所取具。先生聞之。即以所寶玉養和從富人質錢二百五十緡贈之。既發喪。先生送之城外。見其病且跣行。乃還馬走城中。更取衣食質得百緡與之。使僦驢以往。語在虞先生書巢詩序中。然不止是其親戚言先生家居時。見城中仁濟橋壞。民歲有

溺者。以告郡守。願身任其役。卒能成橋。又嘗出私錢萬緡。作石梁橫江里。其傍往來道皆砥之。去梁一里所。張氏有故祠。祀玄武神及漢天師者。久廢。先生復之。號之曰留張道院云。先生故有痰疾。不事藥餌。嘗對客談。輒連咳欲絕。咳已復談自若。即客有辭去。必固留之。日為常不懈。一日。從容語客曰。陰陽家言明年我當死。果死吾不為夭。先時其子汝惟嘗再至京師。迎先生歸。不果。約二年復來。且必歸矣。後至元三年十月。汝惟乃來。十二月二十一日。先生竟卒。京師年七十有四。配胡氏。先生卒。有男一人。即汝惟。女一人。適李。繼黃氏。有子曰大都驢。孫男一人。平生所著有丁祭致一卷。十三卦致一卷。詩雜文若干卷。梓行于世。汝惟既卜以某年月日歸葬先生於鄉。來請狀其行。將乞銘當代執史筆者。以示來世。用書其事以授之。謹狀。

傅若金撰 《傳與碑文集》卷九



校記

①胡廣：當作「湖廣」。

②「後」字下當有「宮」字。

元儒碑傳集卷七十九

何中 李洙 陳顥 劉楚蘭

包廷藻 薛觀

何先生墓誌銘

至順二年夏，詔以集賢大學士全公撤除平章江西行省事。秋，具書幣遣使帥撫州太守即隱所聘孫先生轍何先生中而孫不起。何先生既至，以為龍興郡學東湖宋濂二書院賓師。明年春，與其子渡江遊西山，主丁氏夏六月二十有三日，以疾卒。丁氏為具棺殮，其命子為位受弔，諸大夫士皆會哭。後三日，子成孫奉柩以歸。明年十月十有三日，葬邑之清原妣夫人唐氏之北。其門人李肅以狀至京師，請銘於先生所與遊者揭傒斯曰：何先生海內故人，執論揆之事而相知深者，惟子舍子無宜銘者。噫，余以兄事之者，蓋三十餘年矣。余不銘，誰宜銘？先生諱中，字太虛，一字養正，世為撫州樂安官族。曾祖諱詵伯，祖諱夢龍，父諱天聲。登宋咸淳辛未進士

第，官至主管刑工部架閣文字，以才畧與伯兄兵部郎中時濟名。文丞相建都督府，皆置幕下。先生少穎拔，以古學自任，天下載籍靡不貫穿，藏書萬卷，皆手自校讎。廣平程公鉅夫、清河元公明善負天下知人之鑒，皆器遇之。至大初二，公及柳城姚公燧、東平王公構皆在朝，遂北入京師，以文章自通。會諸權臣用事，內外翕翕居兩月，天大雪，竟不別而去。歸與諸門弟子講易、書、詩、春秋。大江之西，同郡吳先生澄號天下儒宗，又為中表兄，然每推讓不敢置弟子列。積所著書曰易類象一卷、書傳補遺十卷、通鑑綱目測海二卷、通書問一卷、韻補疑一卷、六書綱領一卷、補校六書故三十一卷，知非堂彙十卷、支熙錄二卷、蘭丘述遊錄一卷。其門人潘懋類聚刻之。先生之學可謂弘肆深博矣。然生世六十有八年，連蹇愁悴者十八九，書幣一入谷而客死三百里外，不知天之悲然於斯人者獨何哉？豈其多學善著書，亦天之所忌邪？此固窮士之所自託者，吾不知其何故。先生



藏

娶陳氏有三男子曰長孫在孫成孫四女嫁士族孫男十八。銘曰、

夫容之高吾其政而鰲溪之深吾其屬而先生之沒曷其起而。

揭傒斯撰 《文安集》卷一三

李思宣墓誌銘

君諱洙字思宣李氏饒浮梁人。浮梁李世為江南明經高科聞家。贈朝奉大夫諱詡者君曾大父也。太中大夫刺諭制四蜀改刺潭安撫湖南以寶謨閣學士致仕特進諡忠靖諱遇龍者君大父也。奉議郎刺信嘗入知大宗正丞今以老屏居於家名雷初者君父也。宗正公初娶某氏後娶朱氏封孺人數文閣學士天官卿諱貌孫之女而君妣也。君生之四年以特進遺表恩授將仕郎。又五年以覃恩循資擬轉修職郎。又六年始冠。又三年授室新安康氏。又二年生次男樂父。又四年當至元甲午以薦上江浙中書行署板授饒學正。又四年考滿詣

吏部格當注州教授垂仕矣。明年死燕逆旅中大德己亥秋七月五日也。年止三十五。前死託其友貴溪張君時舉必歸我骨浮梁葬必築亭曰存亭。豫自書存亭記孟子修身俟命不貳而歸於張先生存順沒寧之義凡二百餘言皆有條貫。既自寬釋冀病少愈亦可慰吾親使知非如他人輕生徒死者以捐其憂。嗚呼傷哉。始君自垂髫而目厭朱紫耳熟珎瑤稍長連貴婚兩家所與賓游談論皆天下大人長者宜屑蹠意名祿。憫親年高欲代門戶事勢不得自逸故盤薄遠出然不意竟至於此。殆真有所謂命邪。死之明年春二月君之喪至自燕城衣冠士大夫識與不識嘗為出涕。又二年壬寅冬某月某日葬浮梁某山下存亭在焉。銘曰生不盡其躬死不沒其名。去兮靈輿歸而馳奔斯人也殆庶乎存存。

戴表元撰 《剡源文集》卷一六

陳氏先德之碑

天子既用潛邸舊臣陳顥為集賢大學士、以制書就第拜其父榮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封趙國公。母李氏、楊氏並趙國夫人、配完顏氏、封亦如之。又贈曾祖考昭文館大學士、中奉大夫、護軍、謚通憲。祖考資善大夫、大司農卿、上護軍、謚康靖。並追封趙郡公。曾祖妣劉氏、祖妣樊氏並追封趙郡夫人。前妣王氏追封趙國夫人。陳始居盧龍、遷霸之信安、復遷河間之清州。延祐元年夏五月、顥自霸啓曾祖祖及伯父三世之封、改葬清之司馬莊。明年春三月、天子復賜先德之碑、而命臣某撰其辭。謹按、顥五世祖諱山、以材勇仕金、累遷穆、現監軍。大安初、守居庸關、聞太祖神武仁聖、必有天下、以兵內屬。為平陽、太原等路軍民都元帥、後以年老歸信安。金主南播、河北、山東羣盜並起、有號兩淮張者、據信安。元帥單騎入謁、說令北歸、弗聽。環信安百餘里皆水澤、有蒲藕、魚鼈可賴以食。春秋積潦、車馬不得進、冬以水沃城、則

凍不可登。張恃以為固、數喻以禍福、終不聽。壬辰、將帥滅金、乃慷慨言曰、今天下已定、君保一孤城、欲何為耶。生民何罪、城且屠矣。張感動從之。元帥娶褚氏、邢氏、生子課、德松。課即通憲公。禮賢下士、繇千戶都統為萬戶、與金人戰死。是生康靖公。德娶孫氏、常氏、無子。松娶趙氏、生詹、舊、奮。詹生昉、奮生輝、昕。康靖修潔自好、生國祥、國瑞、剛。國瑞是為大司徒、樂善喜賓客。今年八袞、猶聰明不衰。國祥嘗提頌稻田事、實祔葬新塋、娶徐氏、殷氏、有子曰克溫、克良、克恭、克遜、克立。剛善騎射、終同知固安州事、娶孟氏、呂氏、蕭氏、有子曰克信、克誠、克忠。惟顥寬敏信厚、強學好義、從翰林學士承旨安藏事、徽仁裕聖皇后、安藏深釋教、后乃命顥祝髮受戒。及從上舉懷入侍春坊、益見親用。武宗命以資德大夫為釋教都總統。上即位、遂易冠服、以榮祿大夫位集賢、恩寵甚渥。臣嘗觀前古士君子、積德累行、不獲其報、必有賢子孫、出遭聖明、大顯其道。若陳氏之先、知時審變、輸忠伏節、磊



磊若此而顓果能遇非常之主朝夕左右言聽計從名在賢公卿之列親老益壯生享大國之封豈不信哉顓王夫人出夫人有賢德為九族儀軌配完顏氏金翰林學士張青榮祿大夫貞簡公蘇都彌之曾孫左諫議大夫蘇呼之孫也銘曰

乾剛分坤柔陰陽分易留何滄海兮不縮不盈何草木兮一春一秋豈積之有厚兮其培之有弗固惟先哲之孔明兮克置予于度嗟虞舜之大聖兮氏茲陳于既衷或受命而君兮或良弼而碩師歷周漢以底于今兮猶昭晰而弗虧孰夕風而朝露兮孰冬威而夏腓伊盧龍之茂族兮既益熾而彌章俯黃流之奔猛兮吾將沂夫崑岡遭明哲而際運兮是果誰之所造匪夫傳之有則兮而繼之有道冠岌岌綬綬兮曰載錫此趙土既尊乃父兮遂及厥祖今視前而不續兮後復祇承于厥今何祚之有窮兮何福之不任世世鑑此貞石兮乃爾祖之志天子之心

程鉅夫撰 《雪樓集》卷七

劉深林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楚蘭字芳叟學者稱深林先生系出漢楚孝王輩十四世祖後周淮南制置大使始自金陵徙吉之泰和。高祖濟贈承事郎曾祖天定宋理宗朝以尚書擢第累仕至朝散郎寶慶知府祖崇甫宋文林郎岳陽軍節度推官考純武宋亡元興隱居講學非程朱不宗學者稱琴軒先生孫仲子如川官承直郎永濟倉監支納推恩贈承直郎吉安路總管府判官妣蕭氏贈恭人先生其長嫡也聰穎沉毅善智識冲博涉經術博隆孝友事府君愉色婉容洞洞屬屬然未弱冠服恭人喪哀孚于禮睦姻仁族不以戢戢愆虧府君繼室王氏羅氏事之如一王息女六及笄且歸悉為營資裝常割其室奩中助之至元初天下舉茂材慨曰吾官譜由漢迄今四十五世吾不可以布衣老因偕群季入燕用薦授建昌文學考滿勅陞吉永儒學教諭無何以群季隨朝府君年



老辭祿歸養。益肆力於學。尤深於易。壘土為園。室覆以茅。名說易齋。別築樓亭。奉親樓曰風月無邊之樓。取曠遠無滯。本元公意也。亭曰四時佳興之亭。環植嘉木。花草鑿池引泉。取純公語也。府君邇八夜。日與鄉之耆壽。俊為九老會。每佐食視具必整。府君歡適焉。弟監支納。由過用慙虧。貨產償不給。知吉水馬侯承檄督徵。窘迫甚至。先生為侯規畫。且捐已貲助之償。僕始壯時。當泰定甲子。府君之喪。觀焉。凡沐浴飲含之儀。絞衾歛殯之制。哀麻疏數之等。內外哭踊之位。若葬及祭。不盥不約。大致準朱子家禮。皆先生講行之。鄉人考禮者得有所觀倣焉。其後攝鄉校。施馬帳。凡親承議論者。悉有所弘益。先生沒四十年。孤城始以狀求誌銘。以僕知德深也。僕行且七十。表先進以儀來。今不敢以鄙拙辭。先生生宋咸淳二年丙寅。終元至順元年辛未。享年六十有六。娶通判袁氏。曾孫女。生女一。側室胡氏。生子一。孤城也。孫男二。先生沒時。城方四歲。喪葬皆弟李通董之。易代

之際。遭遇軍發。閭將以其年某月某日。改厝於某之原。銘曰。

知進退存亡之幾者。易也。謹冠昏喪祭之節者。禮也。易以幹之。禮以維之。幹強以茂。其支維張。以達其施。懿哉先生。壯德之機。時則雍熙。我思遐肥。孝友是師。幽光遠而。

陳謨撰 《海桑集》卷八

南澗子包公碣

烏傷縣西四十里為南澗子所居。其鄉曰智者。里名脩政。南澗子生於宋咸淳乙丑九月三十日。眉目秀整。讀書學文皆過人。年五歲。見伯父記。飲中八仙及大厯十才子名。隨記隨失。南澗子韋衣問曰。翁何健忘耶。兒雖耳聞。已熟於心矣。因歷數以對。翁大驚。及長。銳然尚友古人。朝負耒出耕。稍暇輒躬親杵臼井竈之事。及入夜。方懸燈挾冊。琅琅聲不絕。終能暗誦春秋左氏傳三十卷。一字不遺。名動遐邇。閭右之族爭聘致為弟子師。南



澗子專以講解章句為第一義。且曰：自先世逮吾凡十世，皆以教授學徒為業。其所相傳不過如此而已。弟子遵其教者，皆不悖師說為良士。性嗜酒，雖至百觴不亂。當酣適之際，岸巾獨坐，高歌八韻律賦，抑揚高下，音節極可聽聞者，猶能識前進風致。漁之祖太常府君與南澗子相友善，嘗延於家塾，俾諸孫師事之。而漁甫十二齡，亦預其列，操觚賦詩，動輒十餘首。南澗子酷愛之，既而漁以家單，稍不事觚翰。南澗子移書於先君尚書公曰：公之子終成偉器，豈可使嬰世利而志不專耶？外物去來猶春花之開落，唯問學乃身中之至寶耳。先君深悟其言，命擔簦遠游，至今幸忝簪纓之末，皆助導之功也。南澗子無機心，撫世酬物洞達，出肺腑相示人，無賢不肖皆樂親之。壽七十二，以重紀至元丙子二月十二日卒。瀕卒危坐，賦詩有脫胎換骨之句，俄頃而逝。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于家後五十步，祔祖塋也。南澗子諱廷藻，字文叔，自號南澗，姓包氏，出合肥孝肅公拯之

裔。公之子綬，生壽年，壽年生執中，初遷天台。執中生通直，再遷金華之松溪。通直生冀之，冀之生祖，三遷於今里。昶生凱，凱生震，震生文煥，南澗子父也。母盧氏，望江丞殷之女。繼邢氏。南澗子娶史氏，生五子：士瑞、士祥、士安、士梁、士華。孫五人：文貞、文星、文旺、文彬、文賢。士梁有學行，善繼父業，與漁州角締交，間以墓文為屬。漁游宦南京二十年，久不克為，今年春蒙恩致政而歸。士梁復竭蹶而來，以申前請。近嘗謁拜墓下，寒草淒迷，徒增古今之感，乃書其所知者以授士梁，不待狀之所具也。

銘曰：

師道之立，善人斯多。奕葉傳經，無敢訛。才良俗善，資漸摩。何以表之，銘澗阿。

丹陽縣尹致仕薛君墓誌銘

君諱觀字處靜姓薛氏家于慶元之鄞縣張族千指同居合食者五世號為義門宋淳熙紹熙間里中數十百家再燬于火而先廬獨存人以為積善之報曾大父濂弗仕大父起之待補太學生父辰伯入皇朝以君故贈承事郎紹興路同知餘姚州事母某氏贈宜人君讀書善強記為文未嘗起草不妄交流俗而喜接引後輩生事雖儉簿親黨無依者必周卹之雅無意於仕進自國家著取士令且十年足不踐場屋至治癸亥有司迫使就試遂名賢書同里上春官者三人其兩人並以進士教國子而君以特科分教平江之常熟州閭巷之人莫不以為榮秩滿遷杭州杭實東南一都會士風尤盛君為學官所講皆道德仁義之說金穀出納第持其大綱而理田土之冒沒完屋室之弊壞亦未始不盡心焉用累考補將仕郎主常德之沅江縣簿沅江俗淳古官府事殊稀簡尉偶缺郡俾君通攝之在官三載盜賊日益衰少君不自以為功每謂吾求無媿其職足矣援禮引年授承事郎鎮江路丹陽縣尹致仕君既得謝而歸日與賢大夫士從容觴詠間絕口不及世事人見其耳聰目明方期以上壽俄感足疾以至元六年九月十七日卒于家享年七十有六娶楊氏封宜人先五年卒子男一人憲女一人適楊天祺孫男一人永年女一人未行至正元年某月某日憲遵沿命奉柩葬于其縣翔鳳鄉之原前事逾重江抵予西湖寓舍以銘為請始予識君于鄞見其循循雅飭知為篤厚長者惜其輟晦之久逮出而小試已迫於老之將至而無所用其材為可憾也庸因其請而銘之曰

有待者時不鳴不飛翔而後集覽茲德輝其機則張所發也微不震以轟卒不大施鼓缶而歌式全其歸掩石幽窆昭以銘詩

黃潛撰《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三七



儒藏

校記

①二卷：《元史》卷一九九本傳署作「三卷」。

②十卷：右引書作「十七卷」。

元儒碑傳集卷八十

蕭泰登 王執謙 張士元

龔璠

監察御史蕭則平墓誌銘

大德七年八月十五日、南臺監察御史蕭君泰登則平以疾卒、年三十八。聞者皆愕且悼、或疑時某客邪、誣之自東來者、曰信矣。嗟哉、頃余在禁林、吏以諸道提舉學事姓名來、中有蕭某、年若干、余訝其少、或告曰、公未識耳、材則老也。泊來南臺、中丞徐子方道則平朝夕不離口。後數年、余從閩歸、則平方典江廣學事、學者咸井井有生氣、衆誇語余、既僉桂憲之、明年、聞海南有制獄、乃行都元帥沙什干賊殺不辜、為則平所劾、鞠之如章、帥遂抵罪、以則平為御史。七年春、南浮江漢以下、余留之酒、不可、余笑曰、真御史也。自始識及是不數見、每見氣益老、言論益深、豈意自是遂終不可見耶。廬陵劉將孫、湏溪翁之長嫡也、其言信、狀其行事視余、疊疊萬言曰、

是宜銘。且助其子以請曰、則平之志也。按、蕭氏世本長沙、徙籍安成。曾大父平林先生、負重名、仕為江西安撫副使、官中大夫、爵廬陵縣男、名遂辰。大父安中、從仕郎、德安府觀察支使。父元永、中順大夫、瓊州安撫副使。母胡氏。則平早穎拔、諸公皆器之。弱冠試吏、丞永豐、洎事敏決、行中書省以名聞、授將仕郎、湖南道儒學副提舉、為部使者賞識、即子方也。子方一代耆碩、言輒見聽、遂擢僉廣東按察司事。衆睨其所為、會有獠賊來逼城、衆惶惑無所措、獨奮曰、督捕盜賊、獨非憲部職耶。我請先之。即上馬出、將吏驚馳以前、賊遂退走。因按所部、浴與獠通、以人為貨、及他奸利事、守令以下抵罪者八十七人。又建議減韶州歲賦白金、得請、遂減半。條嶺南積弊二十事、身詣臺言之。會建肅政廉訪司、繼丁胡夫人憂。至元三十一年、今天子踐祚、思與天下更始、詔罷征南兵、釋交州累臣、以則平為兵部郎中、介禮部侍郎李衍往諭其國。時安南既以失藩臣禮重得罪、聞有詔使、疑



懼叅半吏民迎餽糜至。喻所以來意，悉慰却之。君臣卜日拜伏以聽，然後知上德意，感慕歡呼，而使者又廉敏開亮，不與前等。乃大喜過望，歸所盜邊地二百里，遣其臣奉表貢獻謝罪。遣使者橐中裝甚厚，辭不受。益之再三，終不受。益大服。既報命，授連州知州。未拜，奔瓊州公喪，起提舉江西等處儒學。所職辦治，行省遣憲郡囚，袁瑞州路有誅愚民自誣殺人而代死者，既具獄矣，悉發捫理出之。僉廣西廉訪司事，始至，陳便宜二十五制獄。既竟，出沙什干所掠生口八百七十五人，牛馬三千六百有奇，還之民。柳州白蓮道人謀畔，論死者二百，錄之。釋不知情者百三十有七人。他所辨雪糾正，不可勝數。凡黜貪謬吏二百一十，汰左右江攝負四十一。進階奉直大夫，拜南臺監察御史，首言十事。分按江浙行中書省，水旱民流，議捐倉實以賑。或曰：「咨可而發，無後憂。」曰：「民命急矣，毀家償之不悔也。方大有建白，病日侵，得告即命舟自載，且治食糗，或言豫凶事，曰：『死常事，非凶也。』」

書別子詩，別親友，戒左右毋妄受贈賂。既戒，不復言，遂卒於舟。明日斂於建康。某年某月某日，塋於某所。配楊氏，再彭氏，皆名家。子六人，男若干，女若干。則平精悍謹密，不煩不苛，不為事所誑，故發必中機，意悟輒洒，豈弟周施與人必誠。故鉅人長者咸愛之。至其孝於親，忠於國，不媿阿澳，恣天性固然，故自號方厓。其始為御史也，激烈自奮，或謂太剛必折，曰：「患不剛耳，折不折天也。或告當自愛，曰：『身非吾有也。』觀則平此言，豈自為身後計者，而獨志余銘，嗟哉！銘曰：

奕奕堂堂，厓穹石蒼，不可蓋藏。咨爾山君，勿利其方。

蕭御史家傳

公諱泰登字則平。姓蕭氏。遠祖縣唐末遷長沙。占籍廬陵太和縣。代有吉士。曾祖諱逢辰。官至中大夫。當開慶間。以安撫使副守鄉郡。兵至卒急。群議撤近郊民居爲清野。大夫持議不下。城守。兵去。里人德之。晚歲築宅一區。立田八百畝。聚其族以教厚德衍裕。生德安府觀察支使諱安中。稱其先猷。蚤歲以亡。德安生中順大夫瓊州安撫副使諱元永。玉雪矜謹。個儻自榮。是生則平。方幼時。頭角嶄異。九歲入鄉校。治論語義。屬筆精警。稍長。忽自悟。儒以道得名。事物險易。當品節中理。齷齪翦翦。無益也。弱冠試吏。調永豐丞。永豐多盜。區跡巢穴。僇之丞。以治稱。入京師。授湖南儒學副提舉。振直士氣。使治靡密者不敢撓。部使者徐琰奇之。言可爲御史府屬。會徐爲中丞。亟力言。遂僉廣東道提刑按察司事。廣東介絕嶺海。幽篁深水。蠻獠縱恣。郡吏私表裏。聲言獠不可治。白日剽劫子女財物。

公贈遺。良吏清謹者皆避讓。郡縣多版授官。姦宄馴積莫問。使者循行。擇善地坐歲月即去。至則躬歷所部。劾治與獠相根蒂及積貪濫者八十七人。皆罷之。減始興貢銀之半。疏其可宜行于臺者。凡二十便事。廣東民繇是知朝廷有犯賊律焉。初至廣時。誰言獠寇入境。亦欲以是嘗試。一坐大驚。徐曰。督盜守令職。署舍在是。卒有警。我輩何自。即上馬出境。軍將爭率兵以進。獠廼退。是歲至元二十八年。

天子下議。群臣言按察官廢爛不任職。更名曰肅政廉訪司。遂以舊職解。後新使者及御史咸言蕭按察治事纔二百日。所論按皆引直當法。不宜以舊官同罷。續甫上御史大夫書牘曰。須選用。元貞改元。

成宗即位。罷兵安南。釋陪臣陶子奇歸。命李衍爲禮部侍郎。奉詔往使之。遂拜兵部郎中。介其事。明年二月入安南。世子遣僞署官曰太尉迎。詔空首不至地。因問何得爾。僞太尉曰。國世子未至。不敢先。以





黃蓋二皂衣數十人清路入館。世子髡首跣足，率從吏百餘人至館門前，問聖天子起居，却立曰：「主上新即大位，二使者辱入弊境，道里勞遠，秋毫無所取，誠切感抃，敢昧死願聞。」明詔大意，侍郎目郎中、郎中前曰：「昔廼先王先諸蠻款附，朝廷錄舊功，將錫宥于汝小邦，汝曷敢不祇畏畏克敬，廼不墜厥命。或少縱自恣，天憲遠罰，弗敢逭。宜肅恭盡事。」世子錯愕，唯唯。越三日，備伏奉綵輿，率朝服數十人導詔從梅道中行入其宮。世子後從二使者授詔，世子拜伏讀。詔興稽顙曰：「小臣不自意獲寬大如是。」復命再拜，遂定慰賀。皇帝、皇太后、皇后表牋貢物儀注，成禮廼還。道縣思明時，思明帥言石西州、祿州皆本朝地，爲安南所侵，幾二百里。彼詭言山溪蠻阮盪出沒不相統，虛文歲往來無益。至永平寨，寨故宋戍兵遮道，言實安南部領侵撓，不得耕耨，回首語陶子奇、山溪蠻誠所屬，吳璠令不可止。今已目覩，

當語而世子子奇不能對。至是復命歸地，蠻吏上下顧咨，遂言：「吾非以侵疆來石西，地不足輕重，設奉辭致討，汝何以自洗？」各屏息一口，盡歸侵地。故右丞相太傅公時治湖廣省，聞復地，亟喜之，爲設宴以勞。凡安南所贈遺悉返之。明年遷連州。又明年改爲江西儒學提舉。儒者用廢已久，新舊持短長，科舉律令交排，鄙不中節。至則擇知名士禮致之，導誘後生，斟酌可能行者爲繩準。省檄慮囚，有巡官及富民殺人誘傭奴以財，俾自誣伏獄，屢閱無異詞。徐跡廼所及所持刃亡有，獨引囚曰：「若是汝當死。」咸歎實得出。會詔使按問諸道守令治狀，使回丞相問官吏孰廉，使以儒學官蕭泰登對。四年，僉嶺南廣西道廉訪司事。海南都元帥薛閣干聲譖震海上，多所爲姦利不法，立具章劾。有詔雜治抵罪，戮殺無罪七人，焚掠村堡二十四，奪私沒奴婢六百七十五，雜畜三千六百五十五。過柳州，出妖民誣誑者百三十七，凡黜吏二



百一十、罷攝吏四十一。六年、進奉直大夫、江南行臺監察御史、分守江浙行省。會歲大饑、吳流民扶曳滿道、已定議出官粟、守法吏言非。朝旨不得擅語曰：「民命在旦夕、後有詰責、已捐貲以償、何害為？」行省吏牘積弊叢雜、首尾銜絡、搖手莫敢問。時已得疾、呼掾吏詰難、視罪輕重悉坐之。又別為副書、筆其事、使後母有出入、群吏大驚。是歲八月、疾漸革、趣治棺斂、手書屬其子語侍疾者勿宜受贈賻。遂登舟、不復言。卒時年三十有八。歸葬于其鄉螺岡門外。配楊氏、繼彭氏。子男三、文孫、憲孫、昇孫。女三。大夫天性明爽、閱具獄率不為吏蔽、探情傳意、多所出活。非曲假恩貸以自異。重然諾、容采精綢、達官大人皆傾耳與論事。或言太剛必折、徐正色曰：「今世士無有剛果折何憂也？」長子文孫、靜專自脩。留京師授翰林學士、程公銘、俾為家傳。念與公同年生、相後纔一月、藹薄不自振、然職在太史、筆削傳信、惟謹、廼弗辭。

贊曰：大江以南、號多公卿。比數十年、閭閻無聞者何邪？官御史府、斬斬五六人、或以激毀、或以悞譏。獨蕭公精謹自持、正靜益明、物莫能逃。守儒知通、据法不阿。使參錯天下、三年可成也。年不衍用、名益以昌、何恨焉。

袁楠撰（清容居士集）卷三四

### 王伯益墓表

皇慶癸丑二月甲子、王君伯益卒於京師客舍。治書侍御史趙敬父翰林直學士元復初、同知彰慶使柳唐佐皆出錢、合所與相知者之賻、授其妻之兄吳州知事莫正已、使治其喪。五日始克斂而殯於城南僧寺。其友楊載杜本訪其平生所為詩文傳之、又為作墓表。贊及著哀詩哭之。舉其孤迪補國子生。踰月、其弟自大名走京師、謀歸其柩、將以某年月日葬之某地。其先塋也。載本又謂某為文表其墓、今後人知為吾伯益所藏云。伯益名執謙、大名人。生數歲入鄉校。旬月中已能習盡羣兒所讀書。問難其師、其師為絕席、引賓坐側。羣兒無敢與並。因勸其父某送詣郡學。未數月、又絀其同舍生如鄉校。及長、其父資之游京師。時中書平章卜亥木翰林承旨唐公有重名當世、以人材為已任。一見伯益、目曰奇材也。不敢以進、用常秩。晚伯益將言於上、擇館閣優重地薦之。父之不得如二公志。尚方符寶典書滿三年、當得四品官。即以伯益為符寶典書三年、竟不得四品官。二公相繼去世、無為伯

益言者。柳唐佐爲言於張子。有平章平章事。隆福宮。取貴近而雅好文士。禮伯益爲上客。留署其府。爲徽政院照磨。調其定錄。事陵州判官。改將作院照磨。伯益皆嘆如也。徒日與彰德田衍師孟。河間李京。泰山濟南張養浩。希孟飲酒賦詩。爲神交。時人望見之。皆以爲古仙。異人。其一得遇。待爲幸。聞承旨時在翰林。謂人曰。吾聞伯益。宜供奉翰林。苟有意。幸得見之。伯益不屑也。後十餘年。始爲翰林。應奉文字。承務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然伯益竟止是官。年才四十八。悲哉。伯益身長不滿數尺。不宜騎馬。遇好友。即提杖出門。竟日去。不返。顧謂妻子以爲常。始來京師。用橐中金。不識記數。及皆盡。益困。至終身。亦不以介意。於書無不讀。於人物治道。政術甚明白。而未始以辯博自雄。遇人無賢不肖。皆驩然無間。而曾中丁不可復。長年京居。而所以爲詩。簡牘蕭索。如在山林。不與人接者。常謂人曰。吾知吳楚多瑰偉奇絕者。當委身往游。乃獲吾意耳。楊載曰。然誠廣伯益以山水之勝。視陳子昂李太白未知何如。蓋伯益之詩。皆意不迫於事物。而律法深穩。合古作。故識者以載爲知言。伯益嘗學修金冊。求神仙。又嘗深坐默究。爲神定。雖美竟其所至。然灼不爲外境無礙矣。杜本曰。伯益人品極高。去世人已遠。當得大徹。豈不偉哉。惜乎年不待之也。未卒前。一夕。猶與客飲。酒人家。其婦坐閣。橫上書。夜且半。妻聲頗繁。其有異。召醫。未至。伯益忽附几。却卧。不復言。禁鐘不盡一聲。移頃。楊載杜本來而懷嘆。嗚呼。若伯益者。豈非古之所謂超邁不群者耶。方伯益在歎。某往哭之。見唐佐語。莫知事曰。莫夫人何以爲生。幼女若爲得所。歸弱子若爲得所。長感慨出涕。被面。毅然以爲已事。一坐皆歎。歎不能仰視。是以莫知事治棺槨。後極堅緻。理其家尤備。此皆有古道。非常人所可及。嗟夫。觀伯益之得於人如此。則伯益之所存可信已。烏乎是爲表。

虞集撰《道園學古錄》卷二〇

張弘道墓誌銘

弘道其沒於杭。其子正蒙奉柩還山陰。而狀其世叙官。開來求銘以葬。予與弘道同對大廷。同校文江西。又同校文江浙。未卒事。而弘道移疾。丐休致去。臥翔鸞佛舍。竟不起。悲夫。尚忍銘諸。雖然。知弘道者。莫予若也。銘非予將誰屬。弘道諱士元。姓張氏。弘道字也。弘道生宦家。而自其少時。不習貴游子弟嬉戲事。稍長。從柳先生黃君受毛氏詩。爲舉子業。場屋事廢。士之志于祿仕者。率投牒求察舉。補儒學官。弘道恬然。不以動其意。左軍右執。幾四十年。會有詔行貢舉法。有司迫起弘道使就試。遂以延祐二年。賜同進士出身。歷將仕郎。慶元路鄞縣丞。從仕郎。池州路貴池縣尹。承事郎。太平路總管府經歷。用致仕。授承直郎。同知鉅山州事。命下。弘道已卒。其卒以天歷二年十月二十日。壽六十有四。葬以至順某年某月某日。墓在承務鄉某山之原。弘道爲人。內秀朗而外朴疎。所學務平實。其居官以樂易稱。未始求赫赫



名眩流俗。嘗平反貴池殺人獄亦不自以為功也。由是吏弗忍欺而民思之。部使者考其績。交章以聞。事格不下。代弘道為鄧貴池者皆弘道初持江浙文衡時進士人尤以為盛事云。弘道世越人。高祖澤。宋孝宗龍飛進士。由待御史諫議大夫至兵部尚書。後以竇謨閤直學士。食祠祿。其行事見高公似孫所為碑文。曾祖望。通直郎。簽書武安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祖厚之。承直郎。温州樂清縣尉。父續古。將仕郎。入國朝以弘道官七品贈從仕郎。處州路慶元縣尹。母趙氏。知西外宗正事。少師不遂之曾孫女。妻胡氏。太府卿直敷文閣大初之孫女。今以贈若封。並為宜人。子男一人。正蒙也。當以庶得官未調。予聞弘道垂屬纊。猶力疾坐語。精爽殊不亂。其所存必有過人者。然則予之知弘道抑未矣。銘曰。

黃潛撰 《文獻集》卷八上

江浙儒學副提舉致仕龔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璠。字子敬。姓龔氏。宋鄉貢進士。贈大中大夫諱炳之曾孫。秘閣脩撰。太常少卿。贈通議大夫諱基先之孫。中奉大夫直寶謨閣。司農卿諱渠之子。曾祖妣周氏。祖妣葛氏。並贈碩人。妣周氏。贈宜人。初。大中府君以避兵自高郵徙鎮江。卒葬城西五洲山。子孫因占籍為鎮江人。迨先生以宦游久留平江。又家焉。先生少聰敏。稍長能屬文。德祐內附。士大夫居班行者。倒遣北上。司農府君以列卿在遣中。行至華縣。不食而卒。先生悲不自勝。暨成人。呼其弟理語之曰。國亡家破。吾兄弟又少孤。不能以力振起門戶。獨不可學為儒。無辱先訓乎。由是共刻意於學。日以微辭與義自相叩擊。其文字交視莫公裔。俞公德鄰為丈人行。而與戴公表元。仇公遠。胡公長孺。盛公彪為忘年友。聲譽藉甚。人稱其兄弟曰楚兩龔。以比漢之兩龔云。東平徐公持浙右憲節。聞其名。辟賓幕下。尋舉教官。歷平江之和靜。學道兩書院山長。

以累考合格當赴吏部銓大名高公時參預外省先生以書論役法之弊公得書喜曰子有用之材持文書來我為子取教授先生謝曰執政大臣以進賢退不肖為職天下士如某者能一一力致哉誠推是心寒暖之幸公聞其言愈敬異之御史周公馳僉廉訪司事鄭公雲翼交薦先生宜在館閣皆不報用例調寧國路儒學教授扶滿遷主信之上饒簿以所生母將氏憂不赴服除授袁之宜春丞其階再轉俱將仕郎先生笑曰五十年猶故吾耶蓋先生異時以門蔭補官亦將仕郎也在官歲餘移疾上休致之請遂以從仕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致仕命下先生已卒于宜春其卒以至順二年十一月十七日享年六十有六臨終猶強飯正襟危坐命筆作三皇廟記俄投筆謂家人曰汝輩且去吾將少休頃之氣息奄奄而逝先生家事素薄客至不問有無倒壺命飲與之談前代故實娓娓不倦至為先生論說毫分縷析必使厭所欲乃已兩持鄉閭文衡號明有司門生

弟子彬彬以材自見稱之者不以官而曰先生云其在和靜復侵田若干畝在寧國徵逋租為錢十二萬五千緡刻春秋大學等十九書以惠學者而宜春之政後均訟平部使者以為能數委以事顧以涖治之日淺其所蘊蓄有未悉展也娶周氏知江州德化縣方叔之女子男一曰魯女二適陳方夏景行孫男二曰宣曰宜女二俱幼魯以其年十二月返柩于鎮江明年五月十六日葬五州山先墓東南若干步奉先生子婿陳方狀來謁銘狀稱先生材識足以超軼古人而忠厚不自已之情未忍斬然遽變其先世承傳之舊故其為言卓偉殊絕自成一家然亦未嘗不從容乎規矩繩墨中晚年學益醇鋒鏑都盡其進脩之實或未易淺言也嗚呼苟非方從先生之久且親孰能知之若是歟先生所著詩文書既彙次成若干卷因先生自名其齋者目之曰存悔齋葉云銘曰

龔初來南以士升太常司農遂世卿今孰嗣者宜春丞



藏 儒

既仕弗進用文鳴。立言成家樹風聲。擺落凡近趨高明。  
有來洗洗揚其馨。金鑑亡矣時依承。陳辭相哀垂百齡。  
刻茲方珉告玄侖。

黃潛撰 《文獻集》卷八上

校記

①便：當作「餘」。

②祇畏畏：當衍一「畏」字。



元儒碑傳集卷八十一

周之翰 焦悅 韓性 黃叔雅

元故奉訓大夫冠州知州周府君墓碑銘

周氏爲燕名族。金贈儒林郎企生子安貞。登皇統五年進士第。累官中議大夫。咸平路轉運使。其弟宣武將軍。河間草場使安吉。生鎮國上將軍。杞縣令璧。璧生蔡州節度判官天禧。國初。燕京行省辟充詳議官。生奉政大夫。右侍儀使鐸。鐸生二子。長曰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之綱。次即君也。諱之翰。字子宣。我國家既定中夏。太保劉公奏起朝儀。侍儀公佐之。遂成一代之禮。夫人王氏。翰林學士承旨文康公鶚之女。讀書賢明。教子有法。君與侍講早歲。皆以儒名。侍講以朝命出繼文康公後。君次當蔭父官。推讓從兄之幹。久之。擢侍儀舍人。滿考。再爲之。復充法物庫直長。出官將仕佐郎。主滄州清池簿。未上。大司農司辟爲掾。進本司照磨。擢侍儀通事舍人。轉承務郎。武備寺經歷。出爲淮安

路推官。進拜冠州知州。到官五月而卒。至順元年二月二十一日也。享年六十有五。歸葬良鄉縣南呂里先兆。君自元貞初入仕。六命而至郡守。階六轉而至奉訓大夫。當朝廷承平之日。又佐人以爲職。故不克大有所施。獨在侍儀明習禮文之事。嘗述朝儀備錄五卷。朝儀紀原三卷。以進。蒙賜幣帛。命以其書藏史館。及官淮安。民有殺其子而誣仇人殺之者。有誤繫人死。有一鍛鍊爲故殺之者。有因中酒而死。其家誣人毒死之者。獄具。君一一辨之。民大稱善。君嘗問學於楊先生時照。文康公時賓客曰。集其門。故君於近代故事。一時偉人。悉能知之。居官廉慎。毫髮無所私。少嘗拾遺於路。追及其人與之。蓋其爲人溫厚和平。能以禮義自守者也。其配敬氏。燕京提舉學校官大寧先生鉉之從孫。太常博士元長之女。中書平章政事儼之女弟也。子男曰驥。國子積分出身。奉聖州判官。擢中書掾。歷文林郎。都護府都事。擢拜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次駿。廕官進義副尉。主亳州城

父縣簿。周氏自金皇統迄今至正垂二百年而詩禮衣冠之傳不乏可謂盛矣宜有銘以著其世銘曰

幽燕之郊天挺雄豪世服韃橐云何周氏祖及孫子蔚乎多士遭逢明時執禮誦詩溫溫其儀朝有大會冠裳玉佩臚傳九拜維維淮城汝往司刑死者復生維聖之制刑本於禮民率興起世祿之家克慎弗奢益振厥華咨爾來裔家學是繼尚永其世

蘇天爵撰《滋溪文稿》卷一七

### 焦先生墓表

先生姓焦氏諱悅字子和祖考恩金季自懷之武陟徙真定考德行以孝行聞于鄉先生弱不好弄端重如成人始入鄉校即知嚮學師弗煩于訓誨稍長從蔡軒吳君游吳君明經先生講求誠意正心之學君有所得自是一言一行皆求合于規矩同游者敬而畏之不敢狎侮焉我國家初定中土取士之制未遑仕者悉皆吏進先生迫于親命俾習律令夜則讀書或達旦不寐嘗與

同郡安君熙講說六經之首伊洛諸儒之訓莫不究其精微一時朋友皆自謂弗及也久之辟州佐史未幾謝去又辟為郡掾曹數月辭歸蓋先生持身廉正不樂隨俗俯仰以故退休于家奉親養之溫清甘旨盡其職執親之喪哀麻哭位合于禮三年不宿于內君子以為難家庭雍睦雖盛夏必具衣冠以見子孫子孫亦皆緝學修行先生弟恒早亡其妻趙氏守節自誓朝廷特表異之皆先生之德有以化之也豈惟家人化之而鄉閭亦知景仰焉先生嘗曰學者將以行其學學焉而弗踐履何以學為哉故畫之所行夕則書之其不可書者則有所不為也鄉之先進若翰林王文恭公恕齋安先生咸器重之燕南部使者復以憲府掌書薦亦辭不就中臺御史表其學行可為人師遂授真定郡學官先生勉起就職訓誘諄諄唯恐不至而學者亦樂聞其說歲餘不出號其居曰兌齋家事不復關白詠歌詩書以供老焉享年七十有二至元三年丁丑夏六月壬辰卒是月丁



儒藏

而、墓郡城之北大安鄉游家里。先生之妣王氏、鄒氏、配趙氏。子男二、鎮先卒、次堃。女適稿城尉劉景祖。孫男二、立本治進士業、次習耕。女一、幼。昔先叅政府君與先生交雅厚、其為掾曹、益同就辟、先府君推掾河東、先生贈言曰、君行我止、豈非命乎。益安于義理類此。先生既卒六年、天爵之官郭省、拜謁墓下、堃以墓表為請。夫以先生潛德篤行、當上太史、垂範後世、顧惟後學、豈足以發其萬一、然不可以無言也。先生始學為詩、即有理趣、其詩百餘首、詩講疑一編、並藏于家。銘曰、

克乎其若虛、確乎其若愚、飲之以歸藏、淵乎自如。奉親居喪、執禮弗踰、我述潛德、以表諸幽墟。百世之下、尚徵其為齊魯質行之儒乎。噫。

蘇天爵撰 《滋溪文集》卷一四

安陽韓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性、字明善、姓韓氏。其先相之安陽人。宋司徒兼侍中、贈尚書令、魏忠獻王生某官某、某生某官某、某生左司郎中、膺胃、扈蹕南渡、始家于越。膺胃生某官某、則先生之高祖也。曾祖諱楚卿、贈中奉大夫。祖諱識、中奉大夫、直徽猷閣、考諱翼甫、朝奉郎、大理寺主簿、學者尊之曰詢齋先生。曾祖妣何氏、祖妣章氏、並贈令人。妣趙氏、封恭人。先生天資凝粹而警敏、七歲讀書數行俱下、日記萬言。九歲通小戴禮、作義標筆立就、文意蒼古、老生宿學皆歎異焉。國朝取宋、嚮之在班行者多携故所受告勅入換新命、寺簿公獨挈家絕江而東、杜門不交人事、以聖賢之道自樂。於是科舉事廢。先生周旋家庭間、益得肆其力於為己之學。無何、寺簿公以疾不起、先生甫十二歲、執喪如成人。識者謂韓氏有子矣。先生既弱冠、博綜羣籍、自經史至諸子百家、靡不極其津涯、究其根柢、而於近世儒先性理之說、尤深造其閫域、秉心



制行表裏如一、不徒馳騁於空言而已。婦翁國子監書庫官徐公天祐號賢有德、與先生自為師友、不敢待以尋常子壻之禮。永康胡之綱仍仲、之純、穆仲、長孺、汲仲、並以學行相高、於先生為內兄弟、而齒差長、間以微辭與義相叩擊、三人咸自以為他日當有所不及。前代遺老若王尚書應麟、俞御史浙文章大家若四明戴表元、師初、往往折行輩以先生為忘年交。同里與先生游最密者唐珏玉潛、王易簡、理得、呂同老、復初、皆一時名士、而王監簿英孫禮遇之甚至。每值風日清美、或同挾策於雲門禹穴、或共榜舟於耶溪鏡湖、逍遙容與、彌日忘返、望之者疑其為世外人。先生之文博達雋偉而變化不測、人第見其如奇葩珍木、不擇地而發、魚龍出沒隱顯後先、以為可喜可愕、而莫知夫山之所以高、海之所以深也。延祐初、有詔以科目取士、四方學者不遠千里負笈而來、以文法為請。先生語之曰、今之貢舉悉本朱文公、私議欲為貢舉之文、而不知文公之學可乎。四書

六經千載不傳之學、自程氏兩夫子至文公而發明無餘蘊矣、顧力行如何耳。有德者必有言、施之場屋、直其末事、豈有他法哉。蓋先生之文一主於理、凡經其口授指畫、不為甚高論、而義理自勝、不期文之工而不能不工、以應有司之求、亦未始不合其繩尺。預薦送、取科級者彬彬多佳士焉。先生操履純固、體備至和、日與世應、動必中節、任斯道之重、而不苟立標榜為名高、人自化服之、負高世之志、而謙恭不伐、不見其崖岸、人自樂親之。士有一善、必為之延譽不已。及辨析是非、則毅然有不可犯之色。平居不問家有無、自奉簡約、而好周人之窮、買地數百畝於山陰巖谷中、死無所歸者給以棺槨、聚瘞其處。韓氏渡江時、有仕籍者尚八九十人、散處諸郡、而越族為特盛。家法之嚴、族義之厚、迄今弗變者、先生實表帥焉。先生出無輿馬僕御、所過負者息肩、行者避道、巷夫街叟爭前迎揖、童穉廝役咸稱之曰韓先生。韓先生云、先生蓋生乎杭、而居乎越、曰安陽者本其舊

也。先是完顏公貞分持使節、出按屬部、聞先生名、舉為慈湖書院山長。先生謝曰、幸有先人之敝廬可庇風雨、薄田可具饘粥、讀書砥行、無媿古人足矣。祿仕非所願也。受而不起。暮年愈自韜晦、而未嘗忘情斯世。張公昇、王公克敏、于公九思前後為郡、皆良二千石、政事有所未達、輒虛己咨訪。先生從容開導、洞中肯綮、多所裨益、有陰被其賜者矣。平章政事趙涼公首以先生名聞于上、後十餘歲、門人李齊以進士第一為御史南闕。

舉其行義、而先生逝矣。先生素康強、垂歿之際、初無所疾苦、諸生列侍左右、以文字就正者累數十百篇。日晏少休、俄得上氣、疾進諸子戒之曰、我且死、若等其善自持。言已、矐子上下瞭然、頃之氣息奄奄、夷然而逝。先生之卒、以至正元年五月七日、享年七十有六。聞者無不尊官庶士、方外之交、相與嗟悼掩涕、如喪所親。其為當世歸重如此。配徐氏、有淑德而善理其家。先生得不以米鹽碎務嬰其心、而能成其業者、內助之力為多。先二

十年卒。子男四人、長傳之、次微之、次衡之、臨之。女三人、適金公升、張正蒙、高璿。孫男四人、女二人。傳之等卜以年七月十日奉柩葬會稽縣太平鄉白木原先塋之次、而以門人夏泰亨之狀屬某為之銘。昔曾文定公論古之世其道德者、漢有袁氏、楊氏、陳氏、唐有柳氏。竊考宋三百年、故宰相家克世其道德、未有如呂氏、韓氏、久而益振者也。呂氏自許公八世而東萊先生出於中興盛世、韓氏自魏王八世乃得先生於運去物改之後、故家喬木、不與海桑俱化、而文獻所存、有足徵者、豈偶然哉。某衰朽之餘、意長語短、抑亦可以無媿辭矣。先生之遺書有禮記說若干卷、書辨疑一卷、詩釋音一卷、文集曰五雲漫藁者十二卷、並行於世。續郡志八卷、藏於有司。至於天文、地理、醫藥、卜筮、浮圖、老子之書、雖無所不通、然以非世教所急、故其論著無傳焉。銘曰、

烈烈魏王、古社稷臣。來家于南、自其曾孫。五世而昌、受材孔碩。不世以官、世其道德。真知實踐、學貫天人。積中

發外大振於文。化行其家。施及來學。乃輯前聞。以開後覺。朝多鉅儒。稽古作經。一鑑之亡。文獻孰徵。揚其幽光。薦此樂石。嗚呼休哉。君子之澤。

黃潛撰《文獻集》卷八下

### 處士黃仲正甫墓誌銘

嗚呼。自聘舉之法疏。人得以易售。抱德載者。第之後法始密。益不可自進。有薦之人。不盡識。或曰彼士。奚足取。又或曰士若此者。衆。使一取之。將曳踵以至。摘官翰林。家久故。有若吾黃仲正甫之賢。明經博聞。卒不能啟口以告于當路。嗚呼。今亡矣。果使無傳。則誠有罪矣。仲正事母孝。居家無語笑聲。待弟姪。不使有忤意。持敬讓以禮。宗姻鄉黨。長者洽之。幼者慕之。其學汪洋暢整。經以載道。必考其精微。幽顯之委折。於史辨疆理。氏族制度。官名之興廢。旁搜博徵。曲而通。確而明。故為文辭。纒屬不能以窮。將臻乎極。而始底于用。欲以名世者。不在仕進也。有司三奉科舉令。卒不應試。而

嘗以其說授于其徒。昔者聖賢憂道不行於時。由列國言之。誠遇焉。斯得矣。今天下一轍。達而上者。其說具在。布衣焉。以遺遠舉進。以秩祿。惡縮在下。不能有為。仲正之不屑者在是。儒病通乎古而不知今。昔之在上位。顯重名。其行事執復。誤後世。甚者竊高爵。講說他方。以鉤徵召。仲正嘗勃然不喜。然竟不假以年。則誠可哀也已。仲正諱叔雅。父震。宗正少卿。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咸淳間。號名二千石。晚歲高遜以卒。仲正不仕。繼志焉耳矣。世居慶元慈溪縣鳴鶴鄉。曾祖世姪。祖一鶚。贈朝奉郎。妣趙氏。配鄭氏。司農寺主簿大澤之女。子二人。正倫。正倩。今墓章家與之原。延祐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卒。年五十有四。銘曰。闢觀稱貞。舉世顯榮。肥遯靡求。孰為之升。君允矣。恬寧奇淑英。求知者天。卒韜智名。有年不情。莫究其成。我銘孔哀。以永厥聲。

袁機撰《清容居士集》卷二九





元儒碑傳集卷八十二

袁桷 王昌世 吳辰子

元故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贈江浙行

中書省叅知政事袁文清公墓誌銘

國家有文學博洽之儒翰林侍講學士袁公諱桷字伯長慶元鄞縣人也故宋少傅同知樞密院事資政殿大學士贈太師越國公諱詔之曾孫中散大夫知嚴州軍州事皇元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會稽郡侯諱似道之孫朝列大夫同知處州路總管府事贈中奉大夫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護軍會稽郡公諱洪之子年二十餘憲府薦茂異於行省授麗澤書院山長不就大德初羣賢萃於本朝聞公才名擢翰林國史院檢閱官秩滿陞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遂遷修撰凡歷兩考遷待制又再任進拜集賢直學士久之移疾而還復遣使召入集賢仍直學士未幾改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明年遷拜侍講積階奉

議大夫泰定初辭歸四年八月三日以疾終於家享年六十有二是歲十有一月某日葬鄞縣上水慶遠塋之原訃聞制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陳留郡公諡文清維袁氏遠有世序宋嘉祐間有諱穀者舉進士歷官朝奉大夫知處州其後龍圖閣學士正獻公燮兵部尚書正肅公甫父子俱號名儒越公於祥符丞穀為曾孫師事正獻尹臨安十餘年為政嚴明事載之史公生富貴為學清苦讀書每至達旦長從尚書王公應麟講求典故制度之學又從天台舒岳祥習詞章既又接見中原文獻之淵懿故其學問核實而精深非端事記覽譁衆取寵者所可擬也世祖皇帝初得江南故宋衣冠之裔多錄用之而宣慰公屢被恩命公在館閣一時耆舊若閔公復程公鉅夫王公構雅愛敬公故蒙薦擢時海宇乂安年穀豐衍而詞林清華無官守言責日惟撰著為職朝廷有大制作公從諸老獲議其事成宗皇帝初建南郊公進十議曰天無二



日天尤<sup>①</sup>不得有二五帝不得謂之天作昊天五帝議祭天歲或為九或為二作祭天名數議圓丘不見於五經郊不見於周官作圓丘非郊議后土社也作后土即社議三歲一郊非古也作祭天無間歲議燔柴見於古經周官以禋祀為天其義各旨<sup>②</sup>作燔柴泰壇議祭天之牛角薦栗用牲於郊牛二合配而言之增羣祀而合祠非周公之制矣作郊不當立從祀議郊質而尊之義也明堂文而親之義也作郊明堂禮義異制議郊用辛魯禮也卜不得常為辛作郊非辛日議北郊不見於三禮尊地而遵北郊鄭玄之說也作北郊議禮官推其博多採用之仁宗皇帝自居潛宮深厭吏弊及其即位乃出獨斷設進士科以取士貢舉舊法時人無能知者有司率階於公而後行及廷試公為讀卷官二會試考官一鄉試考官二取文務求實學士論咸服公在詞林幾三十年扈從於上京凡五朝廷制冊勅臣碑版多出其手嘗奉詔修成宗武宗仁宗三朝大典至治中鄧王栢柱獨

東國鈞作新憲度號令宣布公有力焉詔繪王像命公作贊賜之公述君臣交修之義以勵王王尤重公學識銳欲撰述遼宋金史責成於公公亦奮然自任條具凡例及所當用典冊陳之是皆本諸故家之所聞見習於師友之所討論非牽合剽襲漫焉以趨時好而已未幾國有大故事不果行公歿二十餘年今天子特勅大臣董撰三史先朝故老存者無幾衆獨於公追思不忘會遣使者分行郡國網羅遺文故事而江南舊家尚多畏忌祕其所藏不敢送官公之孫同知諸暨州事璣乃以家書數千卷來上三史書成益有所助初世祖建宗廟於京師至仁宗崩七廟已滿乃結綺為室以附英皇親行祫享之禮始議增廣廟制乃作新廟為十五室公亦預其議公曾祖妣陳氏封周國夫人祖妣王氏妣史氏楊氏元配鄭氏並追贈會稽郡夫人子男二人璣璿女四人長適同知袁州路總管府事趙孟貫次適故觀文殿大學士趙某孫由錫次適故相史忠定王玄孫公佺

次適處州儒學錄余應舉。孫男曜以公蔭入官。既進。遺書於朝。遂擢秘書監著作郎。次尋。叟。孫女適浮梁州判官范理。次許適陳某。次幼。曾孫男二。公生七日。史夫人卒。長事郡公極孝。教子孫有法。待宗族盡恩意。中外姻婭皆宋名族。家庭嚴肅。吉凶之禮不廢其舊規。每以務學修行勗故家子弟。俾自愛重。無為門戶羞。公喜薦士。士有所長。極口稱道。公之南歸。會史館將修英皇實錄。令中書左丞呂思誠翰林直學士宋瑩河南行省參政王守誠皆新擢第。公薦其才堪論撰。天爵與焉。公於近代禮樂之因革。官閭之遷次。朝士大夫之族系。九流諸子之略錄。悉能推本源委而言其歸趣。袁氏自越。公喜藏書。至公收覽益富。嘗曰。余少讀書有五失。泛觀而無擇。其失博而寡要。好古人言行。意常退縮。不敢望。其失懦而無立。纂錄故實。一未終而屢更端。其失勞而無成。聞人之長。將疾趨從之。輒出其後。其失欲速而好高。喜學為文。未能蓄其本。其失又甚者也。公之斯言。深中學

者。會多苟且之弊。公為文辭。與雅奇麗。日與虞公集。馬公祖常。王公士熙。作為古文論議。迭相師友。間為歌詩倡酬。遂以文章名海內。士咸以為師法。文體為之一變。公有易說若干卷。春秋說若干卷。清容居士集五十卷。嗟夫。昔宋南遷。浙東之學。以多識為主。貫穿經史。考覈百家。自天官。律歷。井田。王制。兵法。民政。該通曲委。必欲措諸實用。不為空言。然百年以來。典刑風流日遠。故公之葵。謹序而銘之。來者尚有所徵乎。銘曰。懿歟袁公。博極羣書。矢辭淵淵。佩玉舒舒。海宇既一。興自江左。諸老見之。孰不曰可。進掌帝制。列官詞林。討論憲度。講求古今。於時朝廷。日興典禮。祖廟天郊。以享以祀。三聖信史。纂述宏休。羣士選舉。務拔其尤。不有學識。孰承其責。惟公雍容。斟酌損益。陳編墜簡。公證其訛。識時歸休。山林浩歌。世有鄙夫。空空如也。覆忌多能。係時用舍。公富著述。燦若日星。銘詩弗刊。垂後是程。

前承務郎王公墓誌銘

公諱昌世字昭甫姓王氏其先汴人宋武經大夫保信軍承宣使安道公高祖也建炎初扈蹕南渡乾道間始定居于鄞曾祖諱晞亮朝散大夫祖諱撫嘉定癸未進士任朝請大夫尚書吏部郎中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兼崇政殿說書贈正奉大夫考諱應麟淳祐辛丑進士仕至朝請大夫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兼直學士院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妣鄭氏李氏以贈舒氏以封並為碩人公幼端粹韶齒時已屹然有巨人之志不屑與羣兒狎長益純慤視貴游華靡事漠如也用尚書公恩補承務郎未及祿而宗社已墟尚書公杜門不出朝夕坐堂上取經史諸書講解論辨公甫十歲帖帖聽受無倦自是於先賢名理之言羣公經制之說至世變之推移治道之體統古今禮典之因革殊聞異見靡不究悉尚書公所著述公蒐輯考訂贊助為多蓄書萬餘卷燬于火露抄雪纂至忘寢食書以復完

為文一張于本實世俗風情月狀語皆所不道尤精於易筮占吉凶之驗如前知亦其誠之所致云國朝承平既久故家子弟以攀附致顯榮者不可選紀尚書公名重當世諸公謂宜錄其嗣人以表盛德薦章交上公力辭曰士之大節嗣守為難敬身所以敬親肥遯所以無不利矧以介直之資與世寡諧倘得請父書求己志以畢此生足矣不願乎外也公性孝友舒碩人臥病十年粥藥必親調治不解帶動逾月逮其既沒哀毀過制歲時家祭尤致其謹姊貧無所歸扶其幼穉相依者二十一年歲饑斗米十千給疏屬數口家素儉薄中分先疇之半以畀族人尚有怨疾不已而為計傾之者公靜以處變訖保其遺緒有伐墓木者禁不可則捐厚貲以塞其欲有私粥其田及稱貸而弗償者一無所問有竊其物而捕得者公曰彼迫於饑苦乃爾吾不忍真以法竟舍之公平居不自表暴與人交無鉤距重然諾亦不苟為阿附人被患難救之必力邑有訟連坐者衆已誣服而



莫敢自言、公為言之、卒直其寃。有過盜而加罪旁人者、公謂曰、汝欲得而物耳、吾與汝償之。已而果得真盜、人服其長者。公老益康健、俄一夕感微疾、將愈、值舒頌人諱日、力疾行事、疾復作、遂以泰定四年三月九日卒、享年六十有一。卒之日、人咸為之盡傷流涕曰、厚德君子亡矣。娶楊氏、朝議大夫知肇慶府珏之孫女。子男二人、厚孫、寧孫。女一人、適楊祖厚。孫男三人、陞、同孫、隅。女一人、嘗戒二子曰、務學以實、勿事虛文、持身以誠、勿循詭道。母以貧忘古禮、母以卑墜家聲。二子奉以周旋、訖能有立。公晚自稱靜學居士、有文集二十卷、名靜學藁、藏於家。公之葬以天曆元年十二月九日、墓在鄧縣陽堂鄉同墓先塋之側。其葬也、宣閩都司曹公愚以先世之雅故、狀公行甚具、而未及著于石章。於是厚孫馳書於某、以銘為屬。某竊惟宋季文學侍從之臣、言博物洽聞者、必曰厚齋先生、厚齋尚書公別號也。尚書公於書無不讀、記誦絕人、且練習臺閣故事、有不知必問焉。暮年

深自晦匿、不與世接、而東南學者以為宋三百年文獻所存、莫不翕然宗之。尚書公歿、幸公克謹其傳、遺文逸事、有足徵者。上方稽古圖治、用言者達白、收召諸儒撰定三史、使命旁午、蒐羅前聞、而公之不起已久。此尤四方士大夫所共歎息痛悼者也。銘其可無作乎。某晚陋、不足以知公、序而銘之、姑以慰其嗣人云爾。銘曰、二代之禮、世遠莫徵。嗚呼後王、尚有老成。文獻所存、公實敬承。右文稽古、際今休明。論撰之司、史臣是膺。孰無望公、以時飛鳴。抱器歸周、旅于大廷。贊其筆削、作為一經。公則已逝、曰吾其寧。有謹其藏、有伏必興。惟文有家、昭以茲銘。

黃潛撰 《文獻集》卷八下

故梅隱先生吳君墓銘

國家海內混一已七十年。生民蒙被德澤。安土樂業。老子長孫。皇多有之。至若居有恒守。不出於鄉井。邇其世傳。至於十數。以年紀之。過於三百。代有變遷。而能保於悠久不墜。則亦鮮矣。況乎良材美質。生乎其間。交游焉之後。先學問焉之潤色。嘉名善行。歷歷可考。求諸百里之間。豈不可尚乎。撫金谿吳塘里吳君辰子。字君明之葬也。其孤以番易李存之狀來請銘。因得見自宋至今朝名人所為銘誌而讀之。觀家於其鄉。觀人於其家。而有嘆焉。乃為次第而書之。初五代時。吳氏自金陵遷廣信之弋陽。宋初嗣自弋陽。遷臨川金谿之沙岡。族且繁矣。分居吳塘者自潘始。為養而治生。終年起家。所與游者汪公藻。熊公彥詩諸君也。南渡之亂。東北士大夫來依吳塘以居者凡數十家。潘生邦孚。邦孚生鄒。鄒生滕。州僉判景立。友於琴山。傳子雲氏。景立生堯仁。堯仁生士亨。受詩學於嚴公聚。傳君維清。士亨生登仕。即德溥。

其壯時值常平使者方作學宮於郡城南。延徽菴程氏為之師。國朝程文憲公鉅夫。吳文正公澄皆當時弟子。員與登仕為同舍生。是為君明之父也。夫家自紹興至於亡。吳氏五六世皆得與賢士大夫游。陸先生起於金谿。吳氏之族祖子孫所從游者多陸門之人。徵菴明朱子之學。師友之盛見於今者猶如此。則君明之所以有聞於時者。非一日之積矣。君明生咸淳丁卯。未十歲而臨川內附。學者多廢。而君明亦從儒先生馮得一。傳陽鳳。謝元禮卒業而後已。居家事親。與兄弟六人處。身任門戶之責。不以貽親憂。登仕君膺末疾者八年。扶翼捧持寒暖旦夕無頃刻之懈。母余夫人壽八十餘。尤盡敬愛。前後為喪無遺缺。待羣從子弟有教有勉。伯氏仲氏早歿。撫其孤尤加意。與人交樂稱善。而不忍道其過。不妄嬉以狎。不肆矜以驕。其馭家衆無暴戾。人或不足於已。有患難救之不為嫌。有困乏拯之不為吝。婚嫁既畢。子弟分受家務。惟謹。而其二子亦從良師而就其學業。





馬。既老種梅爲圃，以爲歲寒之交，人以是稱之梅隱先生云。東爲別墅以自逸，幅巾野服，無復世慮，遂終身焉。得年七十三，後至元己卯七月也。噫，亦可謂備福之士哉。君明娶余氏，前君十七年卒。子翼孫，單孫。女五人，婿曰同邑劉載陽、臨川王文明、安仁倪文藻、同邑劉天鳳、孫男二人、樂賢、育賢。女二人。以至正壬午十一月廿八日丙申葬諸大山塘。予閒居於臨川之久，州里之近，孝子慈孫有欲著其親之善者，誠有所徵，亦不忍違也。昔在太史執筆多矣，中州公卿大夫士家功名爵祿之顯，非東南所可及。然歷宋金喪亡，墟墓蒼蒼，不復可紀，或一再傳而名字已不可知，每爲之興嘆。今吳氏遭逢國家治平，遺子孫以富完安樂，方進而未已，殊可羨也。是以不厭其詳焉。銘曰：

赫赫有興，寂寂無稱。人將誰徵？族聯世延，不隨代遷。保德之全，以靖居盈。以安爲榮，壽考以寧。有美吳塘，嘉樹蒼蒼。鄉邑之望，貞珉嵯峨。刻辭不磨，昔賢已多。

虞集撰 《道園學古錄》卷一八

校記

①尤：《元史》卷一七二《袁桷傳》作「既」。

②「旨」字上，右引書有一「有」字。

③同孫：疑有誤。按，墓主之子曰厚孫、寧孫，其孫不當名「同孫」。且另二孫均爲單名，亦與之不侔。

元儒碑傳集卷八十三

周尚之 吾衍 王宗

周東揚墓誌銘并序

東揚之學成於科廢學散之後其植本豐故其枝葉茂也。延祐初元

仁宗皇帝方出宸斷導右經術開科舉取士之路而新學諸儒以非所素習挾其利而取之議者咸詬病焉。獨東揚大立小隨恢恢乎有游刃之地矣。四年江西以春秋舉上禮部有司嘗其策語不合意不得第。七年復以禮記舉上明年至治元年擢兩科授將仕郎永州零陵縣丞。零陵在荆楚上游俗翫民蠶東揚至則因其所蔽為開說仁義使知去彼就此縣有巫嫗曰國母自詭能言禍福為書數通使弟子行民間愚者爭願標名其上由是趨門日衆東揚曰張角三十六方其初亦不過是亟遠賓于法比縣祁陽有馬前卒歐民至死長官故匿其實東揚次當檢覆得其情檮中一訊即伏論者常謂儒者迂疏少功而不知真儒之効固隨誠有成者如此代還赴吏部銓調為南安路上猶縣尹致和元年三月到官其民素聞零陵之政私相告語曰吾縣多幸朝廷畀以善人長者庶其惠休于我吾敢自戾于治未幾疾作猶強起署文書理訴獄既而浸劇移告北還以五月十四日抵家二十八日遂卒東揚姓周氏諱尚之東揚其字也春秋六十又一曾祖諱光祖祖

諱山甫父諱子鴻三世皆隱而不耀初室以王氏趙氏繼室以蔡氏子男二曰頌言曰永言孫男二尚幼東揚務為隱遠靖簡不事操術其學根柢六經旁出入諸史百家至莊屈荀揚左馬韓柳氏之書皆手自繕寫行吟坐讀將老不輟比州並邑走書授幣闢塾迎致以先得為快既取第需次里居未學之徒常數十人寤疑辨惑無不厭滿平生所著有禮記集義若干卷過言危言數音又若干卷藏于家頌言將以天曆二年某月某甲子奉柩卜某鄉某原為窆就窆先期以其友熊椅河述事狀求余銘余初識東揚京師泊未江右而東揚調官始歸一再過余以其學交相證情好弥歛別之上猶未數月而已不可佐矣嗚呼余讀豐城志載鄉貢進士周諤熙寧中撰勅書樓記服其序述之嚴論議之確而又得東揚所著雜詩文事夫周氏之世再以文顯可尚也哉迺序而銘之其銘曰

古儒治經爰稽其實今士徇名繹文薄質於皇盛時載崇經術取人以仁異材軼出東揚始升用鄉三物射策先登如稼斯鉅丞邑于荆績用仡仡既涉其門亦朱其說尚俾之年承休進律以觀儒猷以驗天鴈大車在行將駕而賤彼羞而嘆此壯而憐不亡者存其音秩秩庶其方表昭光紹述有相斯丘惟君子室吾銘昭之聲于湮鬱

柳貫撰《柳待制文集》卷一〇



儒藏

吾子行文塚銘

金華胡長孺撰

吾行字子行，太末人。大父為太學生，留弗歸，遂家錢唐。子行工篆隸書，通聲音律呂之學，讀太玄經，號貞白處士。慕李長吉詩樂府，效其體為之，氣韻輒與相似。性曠放，有高世不仕之節，自比張志和、郭忠恕，玩褻一世。遇人巧官善富，如蟲蛆臭腐，將噬染已。其所厭棄者，詣門請謁，從樓上遙與語，吾出有間矣。顧彈琴吹洞簫，撫弄如意不輟。求室委巷，教小學常數十人，未成童坐之樓下，與客對笑談，喧樓上下，羣童一是肅安。好譏刺，輕侮詩人文學士，獨盛稱仇仁近、娶胡穆仲、汲仲，至謂百年亡有。其著述有尚書要略、晉文春秋、楚史檮杌、說文續釋、道書授神契、卦氣間中編等書。初子行年四十未娶，所知宛丘趙天錫為買酒家孤女為妾。女嘗妻人，年饑棄歸，母與後夫匿弗言，輒去之太末。妾為子行產子，數日死，留五年。當至大四年秋，故夫微知妻處，訟之，逮母。母來死子行所。又逮後夫，後夫復舍于子行，因偽楮幣

事覺，捕得言主人。子行固弗知。邏卒辱子行，南行數百步，錄事張景亮識子行，叱邏者曰：「是不知情者，攝之何為？」即解縱遣歸。臘月未盡二日甲午，子行持詩一章暨玄緇緇笠以詣仁近別，值晨出，家留詩還緇笠，子行去不知所之。其詩曰：「西泠西畔斷橋邊，意將從靈均於斯。明年三月辛酉，衛天隱以六壬筮之，得亥子丑順流象曰：歲子月己旬寅，斯首亥為水鄉，已墓在丑，惟子與丑無祿實虛，墓非其藏，死沉江湖。是生戊辰，土為宰制，土弗勝火，家絕身棄，此其骨朽淵泥九十日矣。與詩合。西湖多寶院主僧可權從子行學詩，聞其定死，哭甚哀，為琬良石錫碣院後，與浮屠師遺塔相望曰：「皆吾師。」請長孺銘。庶幾子行有後世名。其銘曰：

嗚呼！生不漬，死不屈，貞哉白。

邵行傳

金華宋濂述

邵行字子行，杭人也。意氣簡傲，不為公侯屈色，嘗自比郭忠恕。居生花坊一小樓，客至僅輒止之，通姓名，使其



登乃登。廉訪使徐琰一日來見行從樓上呼曰：此樓何敢當貴人登耶？願明日謁謝使節。琰素重行，笑而去。生徒從行遊者常數十百人，行坐童子地上，使冠者分番下授之時，出小青涼傘，教之低昂作舞勢。或對客游談，文嘍解髮濡酒中為戲。羣童為肅容，莫敢動。行左目眇，又跛右足，一俯一仰，嫵媚可觀。宛有晉宋間風致。畜兩鐵如意，日持弄之。或倚樓吹洞簫數曲，超然如忘世者。性好譏侮文學士，獨推服仇遠及胡之純。長孺兄弟謂百年間所無有。初，行年四十未娶，買酒家女為妾。至大三年秋，或訟女嘗為已妻，官為逮女母，母死。逮母後夫，夫來主行家，會其偽券事覺，逮及行，行固弗知也。遁卒辱行，南出數百步，錄事張景亮識之，叱曰：是不知情，何攝也？即遣歸。或有訴行承相府事，得下杭府。殆臘月未盡二日甲子，行持詩別仇遠，竟去不知所之。明年三月辛酉，衛天隱以六壬筮之，得亥子丑順流之象，曰：骨汚淵沉久矣。多寶院僧故從行學為詩，聞其死，哭甚哀，招鬼

奠之西湖上。行通聲音律呂之學，善效李賀詩，工隸書，猶精于小篆，其志不止秦唐二李間。宛丘趙期順以書名世，得之行，者為多。其所著書有尚書要略、聽玄造化集、九歌譜，十二月樂辭譜，重正卦氣，楚史檮杌，晉書春秋道書授神契，說文續解，石鼓詛楚文音釋，學古編，竹素山房詩，世多傳焉。說者曰：行之才高矣，使其能自貶以入繩墨，則其所進孰敢抗之哉？今所學僅若是，固可尚也，亦可悲也。雖然，行亦奇士也夫。

吾丘子行傳

華川王禕

吾丘子行者，名行，太末人也。其先為宋大學生，留弗歸，遂家錢塘。至子行，比三世。子行嗜古學，通經史百家言，工于篆籀，其精妙不在秦唐二李下，而于音律猶精。然性放曠，不事檢束，眇左目，右足跛，而風度特醞藉，一言一笑皆可喜。對客輒吹洞簫，或弄鐃如意，或援筆製字，旁若無人。每以郭忠恕自比，自號貞白處士。僦居陋巷中，教生徒常數十人，未成童者坐之樓下，賓客談笑喧

動隣舍、而樓上下之徒常肅然。達官貴人聞子行名、款門候謁、非其意、斥弗與見、或從樓上遙與語、弗為禮、或與為禮矣、送之弗下樓也。東平徐公子方海內大老也、持部使者節浙西、所蓄古器物、款識多莫能辨、咸以為非子行無能知者。徐公即命駕訪子行、子行為一一鑒定之。徐公未嘗不嘆服其精敏。于是人皆謂徐公能下士、而子行非果於傲世者矣。子行為詩不純守法律、而喜著書、所著有尚書要略、聽玄集、九歌譜、十二月樂詞譜、重正卦氣、楚史構杌、晉文春秋、道書授神契、說文續解、周秦刻石釋音、學古編、其修辭立論皆識見超詣、人所弗及、故用是自負、藐視一世。其所稱許者惟錢唐仇仁近、永康胡汲仲、穆仲三人。于他詩人文士悉少許可、動加譏刺、不顧人喜愠。不知者不堪其謔侮、知者以其類乎滑稽不卹也。初、子行年四十未娶、賣酒家孤女為妾、不久即死、死且久、人或誣告子行妾嘗為已妻、有司逮妾母、而妾母已再適人、居他州、及來、死子行所。又

逮妾母後夫、後夫來、復舍子行、而坐偽鈔事覺、竟連子行知情。子行懼、走訪仁近、值仁近蚤出、即留詩以去、遂莫知所之。後三月、吳人衛天隱以六壬筮之、得亥子丑、其詞曰、歲子月己旬寅、斯首亥實水鄉、已墓在丑、惟子惟丑無祿、殞虛墓、非其藏、死沉江湖。是歲戊辰、土為宰制、土弗勝水、家絕身棄、此其骨汙淵泥九十日矣。筮與所留語語合、乃知子行已投水死、其弟子為招魂以奠、而汲仲為之銘。為說者曰、篆籀之學、自宋季其微極矣、國朝以來始子行倡其說、以復于古、而吳興趙文敏公實和之、其學乃大明、子行可謂博雅之士哉。子行既歿、得其學以名世者宛丘趙子期、濮陽吳孟思、子期仕至執政、而孟思今猶布衣云。

吾衍傳

太原王行著

吾衍者、字子行、其先太末人也、大父為宋太學生、徙錢唐、遂為錢唐人。衍工篆隸書、明律呂、著書史、能屬文辭。所著有晉文春秋、楚史構杌、說文續釋、尚書要略等書。



居錢唐市側委巷，一樓蕭然，惟法書銘刻，古編鐘鏡，磬如意之屬，置左右，時撫玩用為娛樂。有豫章人以音律自喜，聞行名造之，行與語合甚，既而扣所列鐘鏡，問曰：「音何屬？」客曰：「某也。」又擊其次，客曰：「某也。」扣遍言率合，行後東柱下，鋪鍾擊之，鋪形弇，其音涵沍，客審聽之，曰：「官乎？」行笑曰：「官當渾以圓重，以用茲鬱勃不發，非官也。而不比他辭，蓋古棄鋪耳。」客乃服。明年攜一鋪鍾復來詣行，則行死矣，因徬徨歎歎不能去，歎曰：「吾學無所正也。」初，行年四十未娶，宛丘趙天錫為買釀工孤女為妾，妾母嫁後夫，夫以私造楮幣，事覺，避遠來行所，行意其省，女弗察，及逮，卒根逐至行舍，及接後夫出，併係行道，逢錄事張景亮知行事，謂卒曰：「是不知情，奚攝為？」趙舍之行既脫，猶不釋然，即為詩別其友仇遠徑去。旦日遠讀行詩，怪其語異常，隨跡其處，竟莫知所往。遠後行湖上，微訪之，有買酒老嫗自云：「常識行所曳屣遺水際，遠始悟詩中意，乃知所自湛死矣。時至大四年也。行性剛簡，

希偶所善，惟金華胡之純、長孺兄弟暨遠。他雖稱貴人，求知之，非所合，率拒不肯見。每出常獨行，不求侶，遇明霽時，日之湖山間，無定適，任步所至，便道以沽酒飲，微醉，箕踞長歌，其所為樂府詩歌，已輒放聲慟哭，乃返家。通市無曠隙地，當月明則持洞簫來屋騎脊而吹，聲怨愴而忼壯，聞者輒能別識，既死，咸傷悼曰：「削聲不作矣。」有桑門可權嘗從行學詩，哭之甚痛，求屍不得，有為以六壬筮之，得亥子丑順流象，曰：「屍漂不可見已。」權弗信，益購索之，終不獲云。余少時聞長老言行死，人咸高其不受屈，或曰：「是褊心，輕已自喪，余嘗悲之，其不受屈非也。」褊心則然，謂其輕已自喪過矣。以行之不肯妄知人，與觀其長為大慟時意氣，彼其所自負者甚重也。惟高視一時，謂當世無足知己，則固有遺世矣。而橫逆之激切之，此遽捐其生也。雖然，使行能夷然委順，以其學自善其身，蓋有餘裕，顧乃不懲小忿，害滅其性，以取不弔之譏，嗚呼惜已。



元故河間路醫學教授王府君墓表

至元六年、予自維揚被召入朝、道出河間、以疾止、命醫視疾、得王彥澤氏、問詢其家世之自。彥澤言曰、吾王氏家河間數世矣、皆以醫業相傳。至先考教授府君而名益著、疾者請之輒往、貧則惠之以米、遠近求藥者踵門、賴生全者衆。府君爲人慈祥而孝友、尤善事親、晨夕躬奉甘旨、以致其養。平生樂趣人之急、宗族飢寒者歲時濟之不厭、子弟孤幼者皆教養之。居鄉黨、事長者盡其禮、撫幼者中乎節。每儒服持謁、必館於家、苟有所求、亦周給之。故鄉社之人愛而敬之、既歿而猶思焉。嘗訓彥澤等曰、比見世人以治疾取財、居樂致富、鮮克能久。汝曹當以爲戒。郡守廉知行義、欲表於朝。府君辭曰、吾盡吾心而已、豈干譽以爲是耶。彥澤又曰、昔金大定間、鄉郡有良醫劉氏完素、能起危疾、名傾朝野、累名不起、賜號高尚先生。兵後子孫皆亡、而所著書幸在、先世嘗因

劉氏遺書以治其術。府君曰、不可使劉氏之學無所傳也。即其故居作新祠宇、且望率醫者謁之、庶幾瞻拜儀形、講習論著、益廣其傳、以活斯人焉。府君之沒、今十餘年、得公一言以表於墓、則其行義庶不泯沒矣。予嘉彥澤之志、謹論次之。按府君諱宗、字伯川、初爲保定路醫學正、遷衛州路教授、再擢河間路教授。享年六十有一、以天曆元年三月十三日卒、葬郡城西南三里。祖諱珍、妣某氏。考諱璧、前至元中授河間路管醫都管勾。妣某氏生子曰仁、河南道按察司書史。曰誠、滄州官醫提領。次府君也。娶某氏。子男三人、長彥澤、由中山府醫學正遷晉州教授。次彥直、彥修。孫男四人、丕度、丕進、丕遠、丕輔。府君之叔父諱鼎、生子曰弼、曰讓、曰義。誠之子彥叔、弼之子彥洪、彥忠、義之子彥濟、彥深、諸孫丕行、丕承、丕顯、丕明、丕俊。嗚呼、聖賢之道大矣、其散爲百家九流、亦有可觀者焉。嘗考夫劉氏之言曰、醫教嘗本乎五運六氣、世之醫者由未知陰陽變化之道、失其意者多矣。乃著

運氣要旨以明其經藥證宣明論以證其方玄機病原式以辨其誤大抵皆祖素問而爲言也其用功精深造術淵奧而王氏祖父子孫居同里閑討論遺書風聲習尚蓋有默契者焉故其尊崇景仰若此然則縫掖之徒於吾聖人之教當何如也是歲龍集庚辰春二月戊子嘉議大夫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使新除樞密院判官蘇天爵述。

蘇天爵撰 《滋溪文稿》卷一九

校記

①火：王禕撰《吾丘子行傳》作「水」。按，作「水」是。

②恕：當作「怒」。

③語語：當作「詩語」。

④買：當作「賣」。



元儒碑傳集卷八十四

楊壯行 呂汲 倪淵

故奉訓大夫衡州路總管府判官致仕楊君壽銘  
眉山楊氏系出華陰漢太尉震至唐漢公居靖恭坊子孫益  
顯僖宗之入蜀國子祭酒膳從之其弟勝為丹徒主簿遂家  
眉州歷五代宋歲久族大世有文學顯官及其季年尤盛祭  
知政事諱棟以道學事理宗景定甲子論彗星忤時宰退居  
台州以歿祭政之父諱端仲贈太師申國公而獲之其仲子  
也官至 大夫准西安縣兼知和州文武才略勇毅過人  
武將自行伍起者皆畏憚之有子諱公畿內附  
國朝以嘉議大夫為南安路總管兼府尹軍旅之餘江廣之  
間緩急撫鎮恩威並著蜀人士大夫在故鄉時深苦兵寇之  
禍故在東南者皆走嶺海及知

世祖皇帝神武不殺稍稍北還而家業狼狽僅保性命凡道  
出度嶺者南安公必出私財以周濟之得不至顛沛其甚不  
能自存者有全室養於楊氏者矣南安公之既老一至杭州  
盡以其田施諸族人而還居廬陵蓋自南安北還止此而不  
能去也子曰壯行字伯學個儻好學商喜交游一時之名入  
若故宋禮部侍郎鄧公中齋博士劉公辰翁及鄉人江西儒  
學副提舉陳公黃裳皆忘年與之游和州有先業在杭之咸  
林恭政之退居其聚於於斯也南安公伯學始得至其處理  
其蕪沒以施諸族人而還故江西平章政事潘美公世英  
故江西參知政事東平徐公琰知其才力薦之仕乃以父廢  
除修武校尉韶州路仁化縣尹歷吉州稅務提領永新州判  
官改承務郎邵武路邵武縣尹廣西慶遠南丹安撫同經歷  
年方六十以疾告老授奉訓大夫衡州路總管府判官致仕

受王氏廬陵人生子昌文彬文昌文資稟異好讀書衡州公  
之在仕也服勤左右克成父之志其歸老也以善事稱母趙  
江西鄉舉未偶科舉廢始用衡州之廢授崇仁縣尉以至元  
四年戊寅之歲七月七日上壽其父以來上數日即病以八  
月二日卒衡州君年七十有一父病聞尉之沒起撫棺大慟  
遂以疾篤後十日卒嗟乎人生至此其為厄亦酷矣哉尉知  
集之自楊氏出也其始至即以父命來謂求通其譜於舅氏  
之子者而觀之蓋我先雍郡夫人之父則故宋工部侍郎國  
子祭酒諱某其系則出于丹徒府君於屬則祭政其叔父也  
實結景定間侍郎與祭政同朝諸父昆弟之愛敬無間言蓋  
衡州君發與集申論此事而不及見矣悲夫予始哭尉其子  
撫號而以衡州君之命求志其墓後未行又哭衡州君而未  
及書也彬文來奔喪又號於集而求書衡州君之事如此邑  
之人聞尉父子相繼沒在殯未能去里巷莫不嗟悼而同僚  
亦深念之況於集有鄉里親戚之故其有愛於一言乎昌文  
字貫道生至元丁亥娶蕭氏李氏而二子黃氏出也銘曰  
西望故鄉山川窈窕三青原南安有丘澤既再傳而不克  
永載慨江路連發其引喬木之家其餘幾何載其世官表諸  
山何有學有文則在孫子三世之藏尚復多杜

水西翁呂公墓誌銘

府君諱汲字仲修姓呂氏。呂氏於娶為著姓而非一族人。因以其所居地望為別。居永康縣之太平鄉者號太平呂氏。宋之中葉有以經學教授于鄉里者曰遵。遵之子曰迪。功郎師愈仇家構飛語中其長子約而連及之。父子同時與龍川陳公俱下天獄。次子皓先以賑濟受知倉使朱文公奏補郎文學。用漕薦再上春官。時年二十有四。叩匭上書乞納所得官贖父兄罪。丞相白無例。孝宗正色曰。我事安用例。立命出之。緣坐得釋者五十餘人。幼子源是為府君五世祖。累贈通直郎。高祖諱介。曾祖諱羔。皆承節郎。祖諱楚。承信郎。父諱懋。咸淳間嘗與計偕。試禮部。入皇朝版授知永康縣。至元十五年也。母何氏。知樞密院兼叅知政事。夢然之從孫女。府君少嗜學。至老不懈。讀書務窮理。而於百家數術靡不旁通。其說平居致養於親。為具必豐。族人不能自食者。月有廩。年常入學者。家有塾。列為成規。守而不廢。子女婚嫁。

必擇故家名族。未嘗論財。接賓友情文兼至。各盡其歡而止。鄰里有急必周之。歲大祲。為粥食餓者。所全活以千百計。至於自奉。乃極簡薄。衣無美飾。食無珍味。器用苟完。出入無僮從。唯以一僮挾策自隨。人望之蕭然。山澤之癯也。其恭儉出於天性。孝友行於家。仁愛及於宗族。鄉黨可見者如此。而又多材能。遇事明敏。所處必中於理。眾咸厭服。為人排難解紛。勇於赴義。不以為憚。里中無賴之徒。或假私誣誣平民。蔓延所及甚眾。為之力辨於官。以免人尤德之。初知縣。公遭值江南新附。官府未立。毅然出任縣事。而弗辭。既撫定其民。使無失業。且為之捍衛。以備非常。人恃以安。及朝廷為置吏。即奉身而退。蓋志在用權以全其鄉井。不藉是為進取之階也。其後大盜竊發。官軍進討。復強起之。以為嚮導。府君甫踰弱冠。實預在行。身踐重山密林。荒昧阻絕之境。而直探其巢穴。事平口不言功。識者推其雅量。晚益務輯睦。自號水西翁云。前娶朱氏。鄉貢進士環之女。先四



十三年卒。後娶趙氏，叅知政事資政殿大學士順孫之女。先五年卒。子男三人，長曰梓，本伯兄之子。次曰權，曰機，皆朱氏所出。府君既早失內助，三子又幼弱，因鞠兄子俾持門戶事，而悉昇以知縣公所遺田宅。權既長，遣從鄉先生許公益之受學八華山中，業成未及見於用，而先府君十五年卒。無子，府君以繼體之重為之斬衰三年，仍命以機子烜為之後，而機亦先府君三年卒。女二人，適同邑陳至寶、東陽胡道隆。孫男七人：熙、忠、燧、炯、熒、烜、煥。女四人：曾孫男六，女九人。府君生於宋咸淳四年戊辰閏月三日乙卯，卒於今至正六年丙戌二月三日壬子，享年七十有九。諸孫以其年十一月三十日癸酉奉柩合葬于東陽縣西部鄉西郭先室朱氏之墓，而以狀來謁銘。昔歐陽子有言：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予觀水心葉公銘迪功之墓曰：治生能富，教子能賢。後溪劉公銘通直之墓曰：宗族稱其孝弟，鄉黨敬其仁義。蓋呂氏之積累，其來久矣。至府君家益昌，而其材又

有足用者，苟出其緒餘，稍自見於世，宜不止為一鄉之善士而已。顧乃斂藏弗耀，而優游以卒歲，豈不曰為善之報，自有其時乎？府君諸子雖早世，而孫曾蕃衍，生今昭代，必有能自致顯融，而大亢其宗者。為之銘以勗之，且以俟也。銘曰：

有伏必興，斯理之常。惟德之厚，其流乃光。吁嗟府君，隱居行義，澤施於人，而不有位。保其世德，望于一鄉。繩繩子孫，積善之祥。亦既有子，胡又天閔。百年之積，鬱而不發。是繼是述，在其孫曾。尚克有聞，天寵是承。貽恩所加，賁及窀穸。惟銘可徵，勒此貞石。

黃潛撰 《文獻集》卷九上

承務郎杭州路富陽縣尹致仕倪公墓誌銘

公諱淵字仲深姓倪氏其先汴人宋靖康時五世祖南以武弁危從南遷于錢唐四世祖某又徙家烏程故今為湖州人曾祖後民弗仕祖椿年用同知樞密院事謝公堂奏補官終於某路兵馬監押父守真輕財尚義鄉稱善人入國朝以公貴贈承務郎松江府判官母濮氏贈恭人公生而卓異精敏絕人讀書過目成誦德祐失國科舉事廢公年甫九歲猶能習為其文既長乃棄去而刻意聖賢之學三山故先生繼翁深於三禮而尤善易公從之游於節文度数之詳辭變象占之妙靡不博考洞究參知政事文公大理少卿牟公皆前代遺老莫不器重焉用薦者署本郡儒學錄高公克恭持風裁慎許可時為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聞公名欲識之一見與語降歎不已曰君大才不可小用也及為南臺治中侍御史首以教先生及鄧公文原陳公康祖姚公式與公五人並薦于朝未報而行省調公杭州路儒學正河

南王字慎吉解嘗受業魏國許文正公之門方以平章政事行省江浙聞公講說大契其意即遣子從公受業且移文中書舉公可教國子而中書已定擬臺章所薦五人各補郡文學乃以公為杭州路學教授視事伊始承歡歲之餘倉庾枵然絃誦息響適嗣歲小稔則量入為出節縮浮蠹既又復民間冒沒之田為米三百石資用稍寬乃嚴飭從祀補造祭器自禮殿論堂書閣至官屋室皆一新之先是列郡釋奠多用俗樂公訪得故太常樂工兩人俾以雅樂教諸生嘗監聞之因招致兩樂工為國子樂師今諸郡備金石之樂實自公倡之秩滿常改調於是高公已為吏部尚書舉公可任史事中書左丞高公昉前在行省雅知公即欲處以編摩之職公微聞之亟具啓事以親老乞便養遂以公為湖州路儒學教授未上丁外艱服除中書左司都事王公克敬知公不樂遠宦論詮曾授以元缺復需次于湖州家食者十有五年恬然若與世相遠奉定丙寅江南三省交聘公





校文鄉閭、使者同日至、公辭不獲、遂應江浙之命、士論翕然歸之。湖學自虞君志道主教事、重構先聖殿、而圯壞藻績多待公始完。既又葺稽古閣、改建講堂、考安定先生湖學舊法、列經義治事諸齋、以惠來學、又創仁智軒為其游息之所。其後學者為公立生祠、公移文止之、不得躬往撤之。用累考入流、授將仕郎、太平路當塗縣主簿。時長官皆以故免去、公獨理縣事。延祐初、經理田土、考數多失其實、賦斂不均、公私咸以為患。公為分畫編次、以為圖籍、出其隱匿而去其增加、二稅乃如期而集。縣有定塘、溉田可十頃、豪家據而有之、民以病告、中書下其事于版曹、議以還民。吏憚豪家、莫敢奉行。或告闕之、和州民有田在縣境、富家與為交易、券成而負其直、民訟于官、而富家執券自辨、有司莫知所裁、乃赴江來訴。公探得其情、始懼而以其直歸之。縣民立異姓為後者、所後父母沒已久、有非其族而姓偶同者、賂吏給憑改立、而盡奪其資產。公焚其憑而廢正之。

里父老數十人羅拜馬前曰、公神明之政也。歲適大祲、民以狀言災傷、郡戒縣勿受、公爭之不得、即解印求去。郡中驚悟、遣吏謝公、且以檢視之事悉讓之。公躬履阡陌、不避其勤、民賴以甦。元公永貞為江東廉訪副使、巡歷而還、謂其使王公士熙曰、吾分按太平池州、廉能吏惟一當塗主簿而已。王公亦素知公、聞之喜、力薦公才堪風憲。元統乙亥、江浙行省叅知政事富珠哩公神復聘公司文衡、禮遇尤至。部使者舉公可上縣令、而公以年垂七袞告老而歸、授承務郎、杭州路富陽縣尹致仕。公天資粹美、而輔之以學、造次必由於禮、家人未嘗見其有惰容。居官朝出涖事、暮歸讀書課子弟、或至夜分不寐。少嘗從星官歷翁治其術、運算尤精、既老于家、杜門罕與人事接、潛心於易、著易集說二十卷、圖說、序例各一卷。十年之間、精力盡在是書矣。公寡嗜欲、善攝養、老而氣貌益充、無衰憊態。俄以疽發背而卒、病已革、猶置易說於几案間、時諷誦之。語其子曰、死期至已、夫復

何言。須臾脩然而化。至正五年夏六月二十九日也。娶鄭氏。先十八年卒。贈恭人。子男三人。長驥。已卒。次駿。松江府儒學教授。次駉。女二人。長適楊福孫。亦已卒。次適陸元瑾。孫男六人。長琛。用公廕為紹興路錢清務副使。次璵。璵。璵。璵。女三人。曾孫男二人。女二人。公昆弟四人。伯叔李皆早世。叔有遺孤甫四歲。撫而教之。踰於已子。伯李皆無嗣。則以駿駉為之後。駿等遵治命。以其年冬十月某日奉柩葬烏程縣德政鄉毗山先墓之次。與鄭恭人同兆域。後四年。乃命璵走京師。屬某為之銘。蓋高公所薦五人。惟鄧公掌制命侍經幄。仕最顯。公雖與有民社而未足以展其材。餘三人又權止於文學掾。然皆能脫略名迹。而以道義相高。有識之士莫不服高公之知人。而嘉五人之不負所舉也。五人相繼下世已久。今天子以鄧公先朝舊臣。用臣僚奏請。特賜以神道之碑銘。而某以門生。忝被上旨。與聞論撰。茲又執筆而銘公。一時之人物。至是凋落盡矣。何能無感愴於斯文也。

哉。銘曰。

知人之明。古以為難。聲求氣應。夫豈偶然。公初有達。連茹而進。孰不望公。爭翔競奮。大道甚夷。公行徐徐。既揚其英。發而不舒。白首一官。老於文學。本闡聖謨。以開後覺。晚乃佐邑。未究所施。俄復引年。納祿而歸。加恩增秩。不煩以事。鼓缶而歌。優游卒歲。儲祉則豐。昇于來昆。尚克自振。益亢其門。史氏作銘。言無溢美。寫之方珉。揚芬千祀。

黃潛撰 《文獻集》卷九上



有元文靜先生倪公墓碑銘代歐陽先王作

重開房山高公克恭在南端時為天下士五人曰教公繼霸鄭公文原陳公康祖倪公淵此公或天下謂之五儒。鄭公官更法從教與姚宰官文學倪公晚始以縣大夫引年然皆以文行相高論五儒者不以位之崇卑優劣為重。五儒如慕古人而倪公之孫璵奉公之門生鄭汝原所狀行來謁銘其墓。主翁論選之職銘公何憐亦何幸哉。公諱淵字仲深其先漢儀人出漢御史寬裔五世祖南金以武弁仕宋從其君南遷因家錢塘四世祖某又從家為程故今為湖州人曾祖俊民弗仕祖椿年路公兵馬監押父中貞自號愛山處士以公貴贈承務郎松江府判官母濮氏贈恭人公生而卓異稍敏絕人讀書過目輒成誦嘗則前人之勤以自課命其書舍曰經鋤長遠頌五經尤精于易三禮初用薦者言為本郡學錄及高公以五儒並薦於朝求報而行者調公杭州儒學正江浙學士皆平遣子從公受學且移文中書舉公可教國子而中書已擬臺章所薦五儒各補郡文學乃升公為杭教授在杭學復田之曾沒于鄞家者若干畝新學舍造祭器撤上丁俗樂訪得宋太常樂工兩人俾以雅樂教諸生曾監闈之因招致西學工為國子樂師今諸郡學皆作登歌樂者實自公倡之中書左丞高公貽又舉公編修官以親老辭乃授本郡教授以便養未上丁外艱服除在湖學做安定舊規列經義治

事齊以惠來來者為立生祠公移正之不得窮往撤之用累使入流得當塗縣主簿時長官皆以政免去獨公理縣事縣政務不明公手為分割編次賧若指掌二稅始如期而集歲旱民告史某長斥去所上狀公曰錢穀國計民生國本理未而發其不可乎詰不合投劾去闔府駭然道史過留之一以檢數委公民賴以蘇縣前以沮橫久之公備得舊田五後曰為塘和州民有田在縣境得民與交易券成而負其負訟則勢勢折之官莫能下至是越江來訴公探得情者情始懼率以直昭之民立異姓為後者所後父母且十年有同姓而非族者依倚前官年其產至給帖者左驗民直于公曰按揭其証者數事盡反所敘部使者元公承負至郡廉公德政曰吾按太平池州得良吏僅當塗主簿而已遂薦公可上縣令而公已無復仕進意告老而歸更加恩承務郎杭州路富陽縣尹致仕既老于家杜門罕與人士接蓋潛心於易著易某說二十八卷圖說歌制各一卷病革之夕猶置易于几案諷誦之語其子曰死期至矣夫復何言須臾修造至正二年夏六月二十九日也年七十有八娶鄭氏先十八年卒贈恭人子男三人長驥已卒次駸松江府儒學教授次駢女二長適楊福孫亦已卒次適陸元瑾孫男六長璵用公為始興路錢清縣副使次璵璵璵璵璵女三曾孫男二女二公昆弟四人伯叔季俱蚤世叔有遺孤甫四歲撫而教之踰于已子伯季



儒藏

皆無嗣。則以駿。既為之從。駿等遵治命。以其年冬十月某日。葬柩烏程縣德政鄉毗山先墓之次。學者私謚曰文親先生。韓子曰。位不稱德者有後。公盛年以後。權於時。而官大道甚夷。先生徐三。白首窮經。覺於後覺。晚佐一縣。亦展所學。鄭公註禮。註禮益精。焦氏治易。治益有聲。位不稱滿。時人所惜。君子處之。惟謙故益。蓋不在身。在其子孫。史氏有撰。貽厥後昆。

《東維子集》卷二四

校記

- ①學工：當作「樂工」。見黃潛撰《墓誌銘》。
- ②窮：當作「躬」。見右引書。
- ③勢券：當作「執券」。見右引書。
- ④「父母」下，右引書有「沒」字。
- ⑤年：當作「奪」。見右引書。
- ⑥修：右引書作「脩然」。疑是。
- ⑦「公」字下，右引書有「蔭字」。
- ⑧文親：當作「文靜」。見本文文題。

元儒碑傳集卷八十五

李銓 劉詵

李司徒行述 代作

嗚呼我先公之亡銓時年十有三遺言懿範誠不盡知雖知之亦不能盡詳少鞠于趙氏外家外大父諱某為南京同知先夫人嘗泣語銓曰汝父沉靜寡言笑篤志嗜古卓然遵聖賢言行為矩範強之仕弗肯仕凝塵敗席家事靡密弗顧疾革猶執卷矐然若有思空約彌甚間嘗曰我幼孤長兄樞密都事教我撫我繫汝舅之訓汝舅生三子長都事君從華次總判君從謙余叙為季生兵革中我先君每誨吾兄曰家世朔州罹亂離朝夕習騎射今邊宇寧謐諸兒宜守儒顯親母刻木吏為也都事受其言朝夕以詔二弟俾從學于九山李先主徵吾詎願不仕非其道不可也銓幼不能必其成後其語諸又曰大父之墓在朔州地遠不能至考其事則有紫陽楊先生

之誌在戒其毋忘焉不幸某歲卒年四十有一葬于南城柳村之原先公既卒家益困太夫人挈于外家化治銖粟率資以教銓稍長痛自感勵有以其名聞于世祖皇帝詔習儒業入國子學師許文正公焉後直省闋三年出為彰德鐵冶提舉又十年同知歸德府事始得致養于母夫元貞元年過汴梁將歸京師不幸夫人卒於汴卒時年五十有八奉柩歸葬于柳村相其地水蓄淤不可旁附迺卜於西山金河口田峪之南得合葬焉冬十有一月某日也元貞元年為翰林待制又三年轉廣平等處鐵冶提舉改工部員外郎承檄視屯田鴈門鴈門地近朔州銓思念吾大父葬朔州在鄴陽灰河西一里今六十年榛莽不可致有楊先生英誌在雖無能知吾以誠求寧卒使無知哉翼日驗誌徵旁近卒無有哭走于野有老叟年八十餘迺來曰李府君葬時吾嘗治畚鍤于灰河今西一里隆然者其墓也銓泣且拜得封



崇以識焉。楊先生之誌曰：李君大父諱彥宏，由彥為名者十八人。自彥而別為王者二十六人，其諱玘者，銓大父也。我先考大父之幼子也。都事有子曰某，總判君無後。銓由是奉都事而下，皆合葬于西山而灰河之墓。始樹楊先生之碑，推大父燾後之德，遭時隆平，非若昔時之永隔。歲時省墓，則力猶可至也。楊先生之誌又曰：大父為山西西路課稅時，耳目所逮，纖悉必陳於長官。有以權黷牟利，即峻拒絕，後患或言郡縣始安輯，宜用重典，使不犯輒面折陳白，非忠厚恤民本旨。先公之誌，翰林承旨王先生構則曰：拱壁駟馬，流俗所恃。嬖者先公無是心也。銓無所肖，似自工部改授朝列大夫、揚州路同知、臺權為監察御史。四年，少中大夫、河北河南道肅政副使。五年，移淮東，未幾嘉議大夫、常州路總管。不六月，召為參議中書省事。又六月，除禮部尚書。復五月，轉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使，改昭文館大學士，中奉大夫，治書侍御

史。

今上皇帝推賚存歿，於是得贈大父資善大夫、司農卿、上護軍、追封冀國公，諡莊順。祖妣王氏，冀國夫人。考榮祿大夫、司徒、上柱國、追封冀國公，諡端敏。妣趙氏，冀國夫人。嗚呼！銓無所肖，但承藉先德，先夫人之訓，歷歷在耳。願因朝廷光顯之寵，求文鉅公表於墓道，俾李氏子孫後有攸考。謹再拜叙其事于右。端敏公諱從益，銓今為翰林侍講學士。娶孫氏，封冀郡夫人。合三房孫凡幾人，長某。延祐四年九月日，男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李銓狀。

袁楠撰 《清容居士集》卷三二



行狀 夏以忠

先生諱說字桂翁號桂隱姓劉氏系出長沙定王子孫散居江西臨江之翟斜宋集賢學士敞公是中書舍人敞公非兄弟叔姪以文學號江右三劉為先生之派族先生先世有諱泊字禹績官大理評事由翟斜徙吉水之南嶺傳六世至彥升彥明昆弟彥升字鵬舉五子競與第四子個字端臣生子少齊字思賢以書經領宋紹興癸酉鄉薦是為先生之高祖少齊子猷字德卿宋太學生與陳東上書留李綱被斥歸從誠齋楊文節公游子銓為國學內舍以文學氣節受知文山丞相號麓隱子仁榮字雲祥號習靜與弟化龍及長子元同領宋景定甲子鄉薦世稱三劉復興明年兄弟俱及進士第雲祥擢授從政郎平陽縣尉先生平陽第四子也母李氏有淑德懿行先生始生平陽公夢晉左丞相廣基桂林一枝之語故名二歲失王父母五歲能識奇字授以古人詩文輒成誦與羣兒戲設俎豆揖讓進退有不式者

即去之七歲而孤九歲而宋亡崎嶇兵革中太夫人授以經史寢食不廢先生以穎悟之資奮志不凡尊師取友刻意問學自能樹立於羈孤不墜先業又克大之年十二能賦論十五為童子師有持異書詰所難知者先生得書一夕盡其義明日以語或人愧謝去舅氏鶴田肯堂深齋皆名進士咸器重之先輩趙文彭元昊晏宗鑑梁節艾幼玉皆知名士優游鄉校雅相敬畏雖科舉已廢猶以其文教學者先生學益力名益起劉氏自翟斜而下益有光焉大學博士劉公辰翁見先生詩文極稱之禮部郎中鄧公光薦奇其詩賦為之序引尋命其子受學復列薦名士五人於提舉方崖蕭公泰登先生辭不試後提舉蕭公禹道聘處鄉校始居郡城弟子彌眾曾制幹先之楊縣尉如圭皆忘年交後方崖蕭公為御史薦以校官鄭公鵬南為尚書薦以遺逸學山文公為集賢薦以館職狀上於朝皆不報延祐甲寅科舉制行先生年幾五十有司舉孝弟明經太守強勸之駕先



生曰。科舉之學。吾非不能。但學以講道。豈以是為富貴之筌蹄邪。辭不就。乃隱郭門。訓學者。以師道自立。士子千里裹糧而至。一時名家巨室。欲其子弟規進取者。咸師事之。若進士顏成子。羅見大。如虎輩。皆門弟子也。先生於其質之不逮者。必誘掖獎進。其俊秀者。必力許與。故多所成名。廬陵胡程弱冠受學。先生憐其貧。而篤教之。及歿。先生復哀之。而表其墓。同門蕭升。周賀為刻石焉。先生理家。豐不踰矩。儉必中禮。耳目之好。一不經心。不為世俗好尚之所淪染。母賢子孝。聞於遠邇。至於冠婚喪祭。於禮不違。事諸父謹嚴。與諸昆季盡恭敬友愛之道。先世恒產。悉推讓之。子姪及門。遇以禮。而教誨之。必以忠信節儉為本。伯氏早世。其子古臣。方幼。撫育訓導。使有成立。古臣死。又撫其子如古臣。夏氏女死。子女俱角羈。皆教育而婚嫁之。晚即南嶺叔祖祠。率子姪歲時祭祀。正昭穆之序。貧族不自給。及婚葬不備者。皆賑貸之。而不責其償焉。居常戎冠博帶。行規步矩。有古君

子風。從容廬里數十年。凡夫稚子。皆知起敬。公卿大夫。士聞其高風。莫不聳動而願見之。先生未嘗出其所長。以自鬻。與人交接。一主於敬。久而不怠。心怡氣和。不妄語笑。苟義有不可。即毅然正言。人莫敢犯。嘗言於官府。復司戶廳。詩人堂於鄉校曰。此唐參軍祠。可泯泯於僧寺乎。吾非以為名也。歸婦氏墳廬。奪於豪卒者曰。彼弱不自立。吾非以為利也。釋誣指逋負。后妃王邸錢者數十曰。長此安窮無厭。將及我。非以為德也。晚年進學。益勵於初。四方求文。襁屬於門。先生手答如流。若不用意。而理致森嚴。莫不歎服。有詩文若干卷。板行於世。曰桂隱集。翰林承旨歐陽公玄未識先生。而書問頻致。稱先生道德之重。藻鑑之明。其為文根柢六經。屬餚子史。躡蹤百家。淳涵演迤。資深取宏。槩獲哲匠。達於宗工。不鉢剗心目。不指擢胃腎。液古融今。自執其轡。靡慮不獲。靡施不宜。雖未嘗露其雋傑。廉悍踔厲風發之狀。韞玉在櫝。氣如白虹。不可掩抑。及叙先生文集。有曰。余讀先生

之文溫柔敦厚歐也明辨雄雋蘇也至論其妙抑豈相師也哉有不可傳以言者矣翰林侍制柳公實稱先生德業之盛於古人不多讓蓋先覺之士也奎章侍書學士虞公翰林侍講學士揭公尤相知重至郡從論文累日不忍去既別往復有書虞公稱先生以英偉之器不肯小出以徇世好卓然如靈光之在魯風雲變遷三光不為之蔽虧潢汙載道大陸不為之昏墊霜降水涸而松栢後雕沙磧汰除而黃金獨耀區區早持不足之資以應世退而亦已衰老求如公以伏生之年教授齊魯不報何可望其萬一所賜之書驟而讀之如雷雨既盈千源並合大江安流不見涯涘萬斛之舟寶藏充溢旌旆導前笳鼓擁後賓客竝列雅歌投壺浪波魚龍獻態呈狀形勝古迹過目如電快哉快哉又曰先生之文無奇崛艱險之僻固波瀾之浩蕩無頽靡膚淺之陋固山嶽之雄峙愚嘗以為生一鄉而不溺於一鄉之薰習生一時而不合乎一時之流俗豈非所謂偉然間氣而何

待於人哉及觀先生詩文而序之曰集嘗承乏禁林竊意高蹈遠隱之士必有過夫人者而不之見也歸僑江上乃得劉桂隱先生之文於其門人學者而讀之則誠昔日之所願見而不可得者也惜乎江湖之遠而不能有所薦於上焉又以先生之文為能繼夫歐陽永叔曾子固而稱之曰山林之日長得以極其力之所至學問之志專有以達其知之所及知其背於塗轍之正即有所不為知其可以傳諸方來則言之而無疑論古今成敗而無所蹈襲出人意表觀乎龍江之麓青原之波不亦善於達本而溯源者乎揭公乃曰大江之西德足以潤身文足以垂後有子孫之賢無飢寒之迫如先生者真天下之至樂至榮者也又曰方今天下德行文學之士日寥寥矣若江西惟先生耳又曰先生德行日尊文章日富豈僕妣妣者比邪又曰論古今文章辭甚高義甚富病甚切而憂甚深古人所以為古人今人所以為今人往者不可追來者殊可歎如先生者幾何人哉近



數見製作、令人不能釋手、益增向仰之懷、取踈於大人君子、日夜思念、果何益邪。及為先生詩文之序、則曰：先生非君子之行不行、非聖人之學不學、其養之也深、其積之也隆、其地不離於閭井、其名不登於廟廊、其發之也沛然浩然、而常有餘、故其詩沈著幽遠、得天地之性情。其文平實敷暢、會古今之法度、因其所感而為之律、乘其所託而為之義、或常或變而不可窮。惜老而不見用於朝廷也。先生以宋咸淳戊辰八月二十六日生、卒於至正十年九月十三日、享年八十有三。葬以是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墓在州之仁壽鄉東槎灘之原。娶印岡羅氏、有婦德、能致內助。前先生二十年卒、子男三人、長立敬、前先生五年卒。仲尚文、克世文學。先生鍾愛之、早世。季應麟、業進士。女四、適同郡李以遜、夏昶、彭鉉、蕭泰端、皆官族。昶以下三壻、今皆有官。孫男七、觀、先、次、珪、瑜、諒、建、讓、珣。珪、今為龍溪書院山長。瑜、新城教諭。嗟乎、劉氏世澤之盛、代不乏賢、自平陽聯科而後、陵谷變遷、

不獲究用於季代。然先生克紹先業、迪光前人、斯亦難矣。今之士大夫、稱先生德行道藝、如出一喙、尚論其人、孰有賢於柳待制、歐陽承旨、虞揭二學士者哉。四君子德業聞望已極一時之盛、不輕與可、而能極其稱許、敬慕、則先生之實學、從可知矣。先生卒、門人進士顏成子已狀其行、山長病其未詳、以語以忠、以忠自髮始燥、斂衽盛名、世父果原先生於先生之居壤地相接、為輩行交誼、彌篤。而以忠又與山長友善、故於先生之潛德懿行、尤所悉焉。敢摭其梗槩、以干名世之士、銘其藏而表章之、使先覺之士死而不忘、非斯文之幸與。至正二十四年春正月甲戌狀。

墓碑銘 歐陽玄

廬陵劉桂隱先生卒、葬之三年、子應麟遣孫珪來京師、請其墓銘於玄。值世多故、未暇請也。又三年、遵東海以歸、乃致前請。謹摭其行狀、叙而銘之。先生諱詵、字桂翁、號桂隱。其先清江之翟斜族也。翟斜之族、自宋公是公

非弟兄叔姪以文學聞天下。號江右三劉。先生之先世有諱滔字禹績者。由翟斜徙吉水之南嶺。傳六世。至彥升。彥明兩弟兄。升字鵬舉。五子競興。第四子曰憫字端臣。生子名少齊字思賢。是為先生之高祖考。少子生子猷字德卿。宋太學內舍。從誠齋楊文節公游。子銓字衡父。受知文丞相。號麓隱。子仁榮字雲祥。號習靜。與弟化龍。長子元方同領景定甲子鄉薦。明年俱及進士第。受平陽縣尉。先生平陽第四子也。生二歲失王父母。七歲失父。九歲宋亡。奮以穎悟之資。自樹羈孤之中。能不墜先業。又克大之。今之大夫士論先生德行道藝。必推本其先人。於是平陽之聯科。雖不獲究用於季代。因先生克紹。咸稱其有子。而劉氏自翟斜而下。益有光焉。先生之為德。不為世俗之所搖攷。不為風聲氣習之所淪染。卓然以重厚醇雅。與鄒魯士埒。而無忤客事諸父及諸昆弟盡恭敬友愛之道。先世恒產悉推讓之子姪及門。必厚遇以禮。伯氏早世。其子古臣方幼。撫育教誨。使有

成立。古臣卒。又撫其子如古臣。夏氏女沒。所生角羈未。配教育而婚嫁之如禮。晚即南嶺。始祖祠。率族人歲時祭祀。以正昭穆之叙。居家處鄉。有古君子風。訓學者能以師道自立。至其為文。根柢六經。屬饜子史。踴躍百家。淳瀟演迤。資深取弘。槩獲哲匠。達於宗工。液古融今。自執其轡。靡慮不獲。靡施弗宜。雖未嘗露其雋傑。廉悍踔厲風發之狀。韞玉在櫝。氣如白虹。不可掩抑。四方求文。極屬於門。有古文若干卷。諸體詩若干卷。駢儷書劄若干卷。總題曰桂隱集。蜀郡虞先生。豫章揭先生及玄。皆嘗叙之。各以所見極其形容詠歎之盛。然以先生之文。微吾三人言。有不行世者乎。先生歿。吉之弟子顏成。子狀其行。稱先生年十二三時。長於宋季。程文若律賦。論策。臨文沛然。蔚有老氣。宋之遺老鉅公。若李氏鶴田。肯堂。深齋三公。於先生為母黨尊行。一見即以斯文之任屬之。中齋鄧公。須溪劉公。於先生為鄉先正。見其文尤加器異。鄧公嘗延之家。使範其子。若彭異吾。晏山心。



無藏

於先生為畏友。往往推服。延祐初。科舉復興。先生年纔四十餘。州里有司舉孝弟明經。太守強勸之。駕先生好古。與主司瑟。理之必然。不足深論。先生退自場屋。一時名家欲其子弟規進取者。必厚幣求師事之。古有善射者。射牛鏃。掠牛腹。舍麋詣精。以不中為勝。賢父兄願欲得其不中之奇。他日與拘拘然求中者角。我欲中斯中耳。方崖蕭公為御史。以敎官薦。學山文公為集賢。以館職薦。尚書鵬南鄭公過廬陵。見之。歸朝以遺逸薦。公卿推轂。當時賢士。推轂者可得美譽。賢士何與焉。先生生宋咸淳戊辰八月二十六日。卒以大元至正十年九月十三日。年八十又三。葬以是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墓在吉州之仁壽鄉東槎灘。娶印岡羅氏。有婦德。能致內助。先二十年卒。子男三。長立敬。先五年卒。仲尚文。克世文學。先生鍾愛之。惜早世。李應麟。業進士。女四人。適同郡李以遜。夏昶。彭鐵。蕭泰端。皆官族。昶以下三壻皆有官。孫男七。觀。先天。次理。瑜。諒。璉。讓。珣。理。今除龍溪書院。

山長瑜。新城敎諭。孫女八。曾孫男二。未名。玄於先生未獲一識。而書問不絕。相知為深。虞公晚歸田。過從甚樂。每有相見遲暮之歎。虞揭二公皆先卒。玄以垂老之齒。獨得銘公。銘曰。

宇宙氣化。消長有時。斯文盛衰。不係乎茲。富貴儻來。非悠久功名。時至亦易就。維茲二事。衆可勗。天昇斯文。曰予獨近代四家。廬陵眉山。臨川南豐。頡頏其間。展也桂隱。實宗歐陽。豐曾約蘇。謹嚴歸王。天憇其衷。不靳所重。我其承之。責若光寵。在衆不隨。予獨不訾。不貶。厥齋。俾昌於詒。

《桂隱文集》附錄

校記

①此句所述有誤。陳東、李綱與楊萬里非同時之人，歐

陽玄撰《墓碑銘》亦不載其與陳東上書事。



元儒碑傳集卷八十六

郭好德 朱珪 舒堯俞

元明善

郭君秉彝墓誌銘

延祐七年、陝西行省行臺、擇可魯齋書院主訓導者、僉曰、郭君秉彝、文行純懿、倦游開成、真其人也。於是遣邑吏走書幣以請、三往返、然後至。既舍、菜升講座、樂育之和、盎溢几席間、執經而問、約禮而言者、昧昧以進、昭昭以退。兩府謂得其賢、學者謂得其師、士林謂得其友。甫三數月、庫舍不能容矣。至治改元之春、瘍疾為虐、竟不起。二月十二日也。嗚呼、天果欲窮吾道邪、何奪斯人之遽也。使前日相慶者皆相弔、來哭之慟、自復及殯、聲相屬。弟彪時方以命省家、開成友人王總管庭彥、傳推官彥升、經紀喪用、衣衾棺歛、必誠必信。決旬、彪以其嫂王氏謀所以葬君者、則持教授孫忠符狀乞銘于予。予雖拙於為言、無以振發潛懿、義不得辭也。乃受而申之。君

諱好德、自號鳩菴、世居京兆華陰、為儒家。再徙咸寧。考厚載之陝西等處、打捕鷹房提舉、妣王氏。君生而穎悟、蚤從家齊孟先生學、能自淬礪、讀書為文、捷出時輩、故人皆期以致遠。大德戊戌、開成路同知方君薦為安西王府說書、會王受命北征、開成貴家爭延訓子弟、故君留居者餘二十年。懇懇懇懇、務以成就人材、一方翕然得所矜式。貧而願學者、約已資之。康生繼昌居門下五年、義則師教、恩則骨肉、故今繼昌喪之如父。君蚤孤、事母篤孝、迎養致樂、未嘗少違顏色。侍疾四旬、衣不解帶。喪祭一遵禮制、不忍以俗尚薄其親、徒步千里、護柩歸葬。素雖不困酒、母遺言敗德、終身止飲。兄弟間無違言忤色、朋從友好、信義尤著。素善渭南曹顯道、立聞其妻有娠、約通婚姻、既產曹男而已女、歷十有八年、顯道夫婦死已久矣。君曰、吾可失信於故友邪、乃資其女婦曹氏。庭彥之總管開成也、以師禮遇君、丙辰之變、庭彥既被執、守者露刃脅以必從、閩府吏卒奔散、無一人、君易

衣冠伺間隙獨往省視庭彥曰吾分當死人殺如自殺何君勉之曰公知守大義當聽命於天無益之死不可為也庭彥每語人深感其義仁心周流終始無間嘗晨起有遺楮在門視之皆金帛其直不貲君求其人盡畀之六盤地寒日暮聞河側有悲哭不能為聲者君往視之拾薪兒凍幾死矣昇救於家明旦還其父母蓋全吾降衷者類如此妻王舅氏女也側室梁氏三女一男長壻吳用貴次即顯道子宗顏季尚幼男復方一歲季女及男梁出也享年五十三卜以三月九日葬咸寧縣芙蓉園之先塋君稽古務學履真踐實其積也若是之豈其取也乃若是之壽邪是可哀已銘曰古稱仁者宜位而富位富未能必得其壽如何郭君三無一焉陽錯陰揉匪昔之夭嗚呼東吳扶善斯世壽德度功是亦有位舍美咀華諸子百家淵淵其蓄用則孔多豈弟君子同聲萬口以是為年庶幾顏友玄房有石琢此銘章嗚呼東吳可謂不亡

同恕撰《渠菴集》卷八

元贈武略將軍同知臨瀝府事武騎尉追封滎陽縣男朱府君墓志銘

府君諱堯字子厚姓朱氏其先出于唐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敬則之裔敬則居亳之永城世以孝義被旌顯一門六闕相望而子孫尤貴富邦人慕之有金頭公銀頭公之號兩族叙昭穆而堯占地百餘畝亦曰宰相林則當時簪笏蟬聯朱紫弗絕可知矣世遠譜廢子孫分適他州莫能究其詳府君銀頭公之後也五世祖其宋建炎初應驛南渡寓於霍丘仍以貴雄于時曾祖某通判淮安州祖某提點壽春府稅課司遂居壽春之下蔡父某咸淳末嘗舉進士未及官而宋亡入元以儒入仕授為無州學正毋胡氏府君幼不好弄凝然如老成人及長學嗜學求名講師而事之知解既至不欲墮於一曲凡天官地理卜筮醫藥之屬咸究其玄旨曉而學易陰陽消長之理吉凶存亡之故觀象玩辭使心與理相涵無少爽者終日默坐視流俗紛紜絕不與競人以為迂則笑曰主靜乃吾學也鄉鄰有鬪者諭以訟終凶之義釋然而去若不能凶喪及無食與衣者竭其力周之自奉甚儉一豆一簞猶不盡食事繼母張氏如親母唯恐有毫髮違其意令聲流聞莫不高府君之行郡國將辟起之不听部使者行縣又以茂材舉河南行中書遂署安豐路儒學正府君曰與其身有虛名孰若心無慚德辭不赴鄉子弟攜登從之游日談道德仁義刮摩其故習盡數千言弗倦暇則鼓琴咏詩以自娛或時出佳山水間歌志返壽始五十以延祐戊午秋九月某日終于家以某年月日葬于縣西駝山祖塋之左娶劉氏子男三人曰某曰某曰某女一人適某元季府君以復貴贈同知臨瀝府事階武略將軍勳武騎尉爵滎陽縣男劉氏贈

衆陽縣君入我

國朝河南山東相繼降後例遷京師有薦其文學於上者得召見擢國子助教侍經親王陞燕府參軍轉長史子時奉職禁林燕

青宮贊善日與凌游凌凝重醇慤有儒者氣相子甚重之會子蒙恩歸田復持燕相府錄事楊哲之狀求銘府君墓哲序事精贍且燁然有奇氣於是粗加集括而繁之以銘銘泉若有源長流弗虧豈無潢汙朝滌夕除猗歟府君遠有世序邦人豔之縣延賢組嗜書不厭幾欲成癖晚而潛心我學吾易觀易玩辭孰出範圍參諸天人或驗事為發聞于時郡國交辟有儒一宮可泣其職察身下列揖拜上官豈若肥遯白雲青山今子既顯褒贈攸宜九泉冥冥燁其有輝况今遭逢六合重熙龍光下被行當見之孤山藟蒼中有玄堂太史勒銘永固其藏

宋濂撰 四部叢刊本《宋學士文集》卷四八

舒伯可墓志銘

君諱堯俞字伯可姓舒氏余銘象山教諭械之墓所志通直郎贈承議郎徽之五世孫也承議長子琬宋宣和七年紹興十六年與二弟同舉鄉貢淳熙十一年特恩對策以直言遷世在次等官至通直郎差簽書戚武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致仕轉奉議郎其在官嘗單騎深入蠻徼以片言釋其兵刃樓宣獻公志其墓承議生朝散郎洽君之曾祖也祖榮父輝母王氏君生以元至元十六年正月父教之甚嚴晝從外傳受業夕講習於家庭學博而不入於異端文工而不趨於淫靡與之處者如坐春風飲醇酎至論事則直則明辨力諫而必歸於正不可少屈也鄉校聘爲諸生師經其指授皆有可觀至順元年春感疾至於革問者以寬語解之君徐應曰修身以俟天壽不貳平日所守確不可拔矣訣別骨肉了無戚容乃以七月乙亥卒享年五十有六葬以元統二年九月口口娶蕭氏子男祥金元金女二人竺與義竺江竺寧其壻也君之墓在奉化州鮎埼之原葬後十有三年祥金遊京師來請銘銘曰鮎埼之阡蔚彼喬木善人所藏過者必肅

危素撰《危太樸文續集》卷五



儒藏

翰林學士元文敏公神道碑

有元古文之宗曰翰林學士清河元公。以至治二年壬戌二月七日薨于位。葬而墓碑未刻。其長子奉議大夫同知峽州路事晦又死。次子嵩七歲。一女病而不嫁。一孫尚乳也。夫人清河郡大族李氏。累然抱其孫。僦船歸清河。織紵以居。賓客僚隸皆四散。無一人顧之者。獨其友玄教太宗師吳全節謂馬祖常曰。清河公以文起家。可謂貴顯光榮矣。而其葬之後。無碑以載其官閥世次。行事之實。爾宜為文。我求善楷書者。磐石以刻。馬祖常曰。嗟乎。世之士一得志。則攘袂於所親。一不得志。褫魄若不能生者。比比也。今子託跡老氏。而以禮義之事振吾徒。何能多言以飾媿哉。謹按公諱明善。字復初。資穎悟絕出。讀書目所過即記。諸經皆有師法。尤深于春秋。弱冠遊吳中。奮一作志宋金季世之習已。名能古文。流傳江淮間。浙東路部使者薦之。行省辟正安豐學。再正建康路學。居歲餘。行樞密院辟充令史。故辦章董公士選

實食院事。敬之如賓。不以曹屬御之也。董公遷江西行省左丞。復羅致之省中。會贛賊劉貴反。從左丞將兵討之。擒賊三百人。議緩誅誤。得全活者百三十人。又將斬一賊。命公臨斬。左丞曰。掾儒生。能臨斬乎。當震怖矣。終刑已色不變。將佐白宜多戮人及尸一切死者。用張軍聲。公固爭。以為王者之師。恭行天罰。若等小賊跳梁。殺其渠魁耳。餘何辜焉。賊貴盜書民丁十萬於籍。有司喜欲發之。公夜置火籍葉中焚之。以滅跡。贛吉遂安南行臺聞之。亦辟為掾。未幾進登仕佐郎。樞密院照磨。轉中書省左曹掾。曹無留事。坐誣免。不辨。僞寓淮南。文學益肆。頃之坐誣事明。復掾省曹。至大戊申。我仁宗皇帝養德東宮。左右文化。選天下髦俊之士列在宮臣。公首被簡拔。授承直郎。太子文學。仁宗即皇帝位。遷翰林待制。承直郎。兼國史院編修官。與修成廟實錄。加奉議大夫。是年。陞翰林直學士。朝列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有詔命節書文。譯其關政要者以進。公請與宋忠臣子集賢

直學士文望同譚潤。潤一書成每奏讀一篇上必善之

曰二帝三王之道非卿莫聞也。太皇太后既受尊號朝堂集議宜赦公曰數赦非善人福有過可也。秉傳出賑山東河南饑彭城下邳諸州連數十驛保馬民饑官無文書公專以鈔萬二千錠分給之民免死徙。皇慶壬子脩武宗皇帝實錄明年遷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預議科舉服色。延祐乙卯國家始策試士子選充考官。廷對又充讀卷官。迅筆詳定試卷數語辭義咸委曲精盡他人抒思者不及也。改禮部尚書正孔氏宗法以五十世孫思晦襲封衍聖公事上制可之。忝議中書省事此贊良多。知戊午貢舉復入翰林為侍讀學士通奉大夫歲終拜湖廣行省叅知政事便道過家上冢鄉之父老子弟迎謁勞問禮意周洽。庚申英宗踐祚徵入為集賢侍讀學士召至上都議廣廟制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修仁廟實錄百官迎仁廟聖容云有卿雲見承詔為文以紀之賜酒加賞。英宗親禪太室禮官進祝冊奏請

署御名上命代書者三春遇喪優近世無有也。既薨之三月歸葬于清河王家原之先塋西三里。泰定間得請于朝贈資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追封清河郡公諡文敏。曾祖諱興不仕。曾祖妣楊氏二世以下皆以公貴。祖諱海贈嘉議大夫秘書卿上輕車都尉追封清河郡侯諡貞惠。祖妣高氏追封清河郡夫人。考諱貢將仕佐郎同管勾蘆瀝鹽場贈中奉大夫吏部尚書護軍追封清河郡公諡考靖。妣弭氏追封清河郡夫人。元氏蓋拓拔魏之苗裔南北轉徙不知所系。家清河者至公四世矣。享年五十有四。其文有賦五詩凡一百六十三銘贊傳記五十九序三十雜著十五碑誌一百三十。出入秦漢之間本之于六經以涵泳以膏澤參之于諸子百家以騁其辨刻而不見其迹新而必自己出蔚乎其華敦鏘乎其古。聲倡古學于當世為一代之文宗者柳城姚燧暨公而已。信乎其必傳也。雖然才用而未盡積厚而施寡徵之于天其善後也無疑。祖常襄從



公游及公考士又辱第下列義當銘銘曰

於維公文並古立大沛厥辭世莫躋震警瞽矇力不克  
蜚聲天衢名疑疑位臻公卿發軔跡縑而不施用弗極  
神杞其馳學迺碩天藻揆緝琢圭璧五十四年反玄宅

馬祖常撰《石田文集》卷一

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贈某

官謚文敏元公神道碑銘

嗚呼肇余友吾復初殆三十餘年矣相與同官者八臺  
則余掾於內君掾於江之南每計事至京師必劇談極  
懼乃去地雖不同均臺掾也省則同掾丞相府仁宗在  
潛邸同為太子文學入翰林余待制君直學士後轉侍  
講余又以直學士代君在禮閣尚書則君侍郎則余未  
幾又同賓幙及同知延祐六年貢舉嗚呼世之同官者  
固有多或一二又多或四三如吾二人聯武臺閣且三  
十年抑亦古所無而今鮮有也其如是者為偶然非耶  
茲亦交游中一大異事也其尤可異者又有二焉至治

元年六月余辭參議還濟南明年二月七日君暴疾卒  
京師其去朝廷為又同也君二子余亦二子余長子前  
卒君長子後一年卒其為失望於嗣又同也向所同者  
謂之偶然或可今所同者是豈可以偶然論哉嗚呼曩  
君不恙時嘗同過前修撰貢奎仲章家飲酒半君慨然  
謂余昔司馬公與范景仁善二人約後死者當銘先死  
者之寢余與希孟官同如是氣同如是而出處之同又  
如是其有先死者即當如二公約仲章其記余此言余  
聞之默自度蒲柳之質君他日必先銘我嗚呼詎意余  
今乃先銘君耶誠使君先銘我雖曰不幸託君文以傳  
不朽適以為大幸今也余乃銘君是君不幸中重不幸  
也雖然初公之卒余方侍先君家庭雖嘗為位而哭臨  
弔賻送皆未之及今若不為銘則冥冥之中為負滋甚  
然計君之沒今已三閱寒暑而余始為操筆者非敢緩  
且食言向也每一抒思輒悲哽不自禁茲以歲月稍遠  
又不忍負所約遂抑哀為撰次之按元氏君嘗自言魏





拓跋胄裔。其上世弗克遠系。高曾而下。舉晦德無顯者。迨其考某始為江南某路經歷。於是遂學江南。歷數師。若元廷芳。王景初。吳幼清輩。皆嘗受業焉。君為人英爽。視功名無所難。自幼已穎異。有俊聲。讀書為文。恒務出。人上。尤用意春秋學。且其性不藏能。隱知人有問。即張。聲岸情。疊疊竭底蘊以應。初。慎齋董公某。舍行樞密院。聞其賢。過與語合。慎齋畧爵友之。甚至。後。擢行臺。行院及入為樞密院照磨。皆董所推轂。出賑山東諸縣饑。餘楮錐四萬緡。同使欲持歸。公見驛民匱甚。將給之。使謂此為流民。非為驛也。君曰。驛於民有分乎。且大夫出。疆許專春秋之義也。余雖無似。幸泰大夫之列。卒。販而歸。及復命。執政皆多其明決。至大四年。仁宗皇帝正位宸極。數被召見。凡諸寺觀碑及近侍先世功行銘者。甚夥。會收養姚先生燧以承旨居翰林。修成武二宗實錄。命君總之。君悉心訛贊。迄成兩朝盛典。君所述者姚公畧為竄易。他人則所留無幾。居嘗謂文有題者吾能為。

之。無題者復初亦能為。其見推激如此。夫古文自唐韓柳後。繼者無聞焉。至宋歐陽公出。始起其衰而振之。曾蘇諸公相與左右。然距韓柳猶有間。金源氏以來。則蕩然無復古意矣。天開皇元。由無科舉。士多專心古文。而牧養姚公倡之。駸駸乎與韓柳抗衡矣。其踵牧養而奮者。惟君一人。蓋其天分既高。又濟以經學。凡有所著。若不經人道。然字字皆有根據。陣列而戈矛森。樂縣而金石具。山拔而形勢峭。斗揭而光芒寒。惟有是。故視他人所作。斷斷不以許。用是謗議益午。蓋由才高不肯少自謙晦所致。初無甚惡於人也。君為文。必以示余。或有所見。未嘗敢不為之盡。君於余亦然。余嘗許其詞工。而君亦謂余氣盛。嗚呼。君今已矣。其復相羽翼。相樂石。相策以域於善者。在今為誰歟。昔子產聞罕虎卒。哭曰。無與為善矣。余之悲復初者。顧豈異此哉。卒之明年。朝廷以君久勞侍從。即贈其官。謚文敏。祖諱某。贈某官。祖妣某氏。贈某夫人。考贈某官。母某氏。贈夫人。君娶李氏。累封。



清河郡夫人。二子長晦由典瑞院判出尹某州所謂後  
一年亦卒者。次尚幼。一女早嬰孳疾替某人君由省叅  
議叅湖廣行省政召為集賢侍讀學士最其揚歷惟居  
翰苑為最久然以散局常缺為不足則其平昔銳於兼  
善可知享年五十有三以某年月日塋其鄉清河某村  
某原之先塋銘曰  
位不必要視其所施壽不必遐視其所遺今君能以所  
長自標於世如此又奚憾為又奚憾為

張養浩撰 《歸田類稿》卷一〇

校記

①五十六：當誤。按，墓主生於至元十六年（一二七九年），卒於至順元年（一二三〇年），其年當為五十二歲。

元儒碑傳集卷八十七

陳仁 王賓 貢奎 程郁

會山老人墓誌銘

嗚呼士而抱利器屈下僚如轅下駒受牽繫于庸妄之手原闕二字一展足為千里試此龐士元幾困頓於漢昭烈何況常人原闕二字東吳直東南瀕大海九峯三泖間才罷如會山老人卒厄原闕二字書期會其可哀已老人諱仁字子壽姓陳氏其先浚儀人大父鼎宋迪功郎崇德監酒稅遂家錢唐父嗣青鎮酒醋務都監沒時家貧母杜殊賢淑脫簪珥營裏事誓守節弗移躬紉紡蠶織給其子讀書而老人能淬勵力學時宋亡人以吏為師老人念親老人迫從舅杜汝霖居華亭業吏獲祿為養旨甘無少闕母喪哀泣甚人至不忍其舅亦漸老養之如母至八十三而卒大德間松江陞府老人完庫與計偕解府諸項鈔若干萬緡時府為皇太后湯沐邑直隸徽政院道路以歲稔往往椎埋竊發老人用智周防卒善達畿

甸院官以老人才可大用比南歸勅其府擢之調上海以年勞為府史地瀕海斥鹵宜荳麥不宜稻其事合言浙省而眾皆首鼠憚行老人毅然請往意為東南民力竭征徭寬一分受一分賜抱吏牘翻覆辨論曰海隅罷氓迫其所有急供上庸何辭今輸官欲以其所無有是殺之也宰臣聽其言止科荳麥已而調常州更鎮江焦山寺有田在府寺僧端挾寺貲陰持丹徒縣長短與同寺僧醒有憾殺醒以滅其迹事逮所謂嚴閣于湛等拘之獄榜掠誣服人皆寬之老人按而得直時天久旱而雨人以為洗冤雨次年勞浙省除老人婺州路錄事典史浙東憲治在婺守土大吏日惴惴懼飛語而老人以才幹稱婺民有殺已女舁尸沈澗憲陞下圖陷以得賄老人直其冤秩滿轉衢州衢俗獷號難治而老人從容案牘間三年如一日一日嘆曰湛卑職固吾命顧止足則在我於是引年以歸松江有舊田廬琴書畫冊足以娛歲時邑人長者喜而攜子弟相從奉几杖進尊壺靡



儒藏

少間。吳興趙魏公為書秋園二大字遺之。金華黃侍講賦之詩。涪溪俞伯貞父為記秋園堂。其大致以老人持官不剋而樂廉退。故安於晚節。且有子四人。長元善。次亨道。利用。貞固。皆以儒術致身。女二人。皆適士族。孫男曾。昇。思。配何氏。先卒。老人雖從吏而酷嗜問學。經史百氏言往往能成誦。遺子<sup>①</sup>從許文懿公講道金華山。故其子皆知名當世。亨道從事漕府。時迎老人居吳。時猶承平。每嬉遊山水間。意甚樂也。至正八年。詔賜高年帛。老人亦與焉。還松江。是年秋九月五日。捐館於其里。壽八十。諸子以十一年蜡月望。葬於邑之集賢里畚山之原。十八年。亨道自閩任滿。歸走吳。謁子銘墓。子惟老人出而為用。弗殫才。而子多才俊。皆可書。于是序其事而為之銘。銘曰。稼于石田。固難望其有年。忽倍其獲。濯漑然。嗟嗟老人。百僚底施。于其難而可紀。壽康令終。又有子。畚山藏極寔美。嗟嗟老人。是之謂不死。

鄭元祐撰 《僑吳集》卷二

秘書少監王公墓誌銘

中統建元之明年。世祖起中山。王公為贊善大夫。輔皇太子。親授之書。是為裕王。其書冊之端。有親書廟諱。厥後書歸王氏。延祐三年。仁宗御光天殿。贊善之子秘書少監賓執其書以獻。上穆然曰。是皇祖所讀之書歟。朕何敢不敬。有詔褒寵。王氏曾祖順。贈中奉大夫。太常少卿。中山郡公。諡安定。祖良。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善大夫。中山郡公。諡端愨。父嘉議。大夫。太史令。恂。贈推誠守正功臣。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定國公。諡文肅。曾祖妣趙氏。祖妣劉氏。俱追封中山郡夫人。妣張氏。追封定國夫人。繼妣氏。封定國夫人。又命中書選賓官。未及命而賓卒。延祐七年夏六月某日也。當是時。天子方鄉文學。賓重以是起之。贈典罷已久。祖考蒙是休澤。可謂忠於上而孝於親者矣。公字子立。賓其諱也。贊善之幼子。性資開敏。初從祭酒許文正公游。小學四書。悉能通其大旨。贊善兼以星官厯法妙一世。既為太史。改正厯日。公



亦傳其學。贊善薨，選為太史院保章副，累遷至少監馬公少長富貴，未嘗有富貴氣，容儀雅潔，若寒士然。居京師，未嘗謁貴人門，嘗語其子弟曰：「吾名臣後也，當慎守先業，豈可妄與新進小生交游哉？」至大中，尚書省因某挾異書，遂起羅織之獄，公視家所藏，凡涉天文陰陽家者悉焚之，謹厚類此。娶郭氏，太史院使守敬之孫，都水少監某之女。二子：楨，主滄州清池簿；桂，補太史星歷生。公享年五十有二，權殯都城東南十里。楨將以至治三年六月某日，葬公安縣北扈原。銘曰：

於皇仁宗，文治太平，一時才藝咸列禁庭。矧茲遺經，裕皇宸翰，藏之臣家，榮光有爛。恭進丹陛，允也其時。斯文日興，亦公啟之。悲冊禮章，褒及祖考。將進大官，胡命不偶。北扈之原，土厚泉深。銘昭厥美，以視來今。

蘇天爵撰 《滋溪文稿》卷一〇

### 集賢直學士貢公文靖公神道碑銘

天歷二年十月朔旦，集賢直學士貢公歿于家。越五年，為元統甲戌，其子師謙來官京師，以公之行治泣請于朝。天子贈公翰林直學士、太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廣陵郡侯，諡曰文靖。集賢臣顯又奉詔，令臣考公族世里居官次蹟業之實，賜師謙以刻于石，以寵賚貢氏之家，以勸朝著。師謙知臣于其父宿有好也，迺錄翰林脩撰臣李輔編緝之狀，授臣曰：「先臣之生，其有所自立，其流聲美於人，其可以傳世而善後者，孤不敢贊已。維墓有碑，實後嗣所以紀先人之德，而飾其千百世子孫于無窮者。今幸得以承聖天子明詔，以請焉，其足以稱碑辭而無慙者，公幸張之。」臣叙曰：公姓貢氏，諱奎，字仲章。其先大名蒲城縣人。七世祖祖文，以武德大夫扈宋渡江，繇鍾陵徙居宣城之南湖，因家焉。曾王父大用，王父應震，宋承節郎，以公貴，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廣陵郡伯。妣黃氏，廣陵郡君。父士瀛，累贈亞中大

夫秘書太監、輕車都尉、追封廣陵郡侯、甫冠、以詞賦試漕司中程、明年黜於儀曹、即自訟曰、學之時、其道未足、以為己志已在於為人、亦可謂謬用其心矣。謬用其心、雖有志於為人、其能乎哉。乃力自學、行詠歌息、偃以忘其年、視世俗之好、無足累心者。獨愛公甚於他子曰、三郎和易端厚、頓悟若過人者、吾世有蘊德、發必在是兒也。公年十歲、輒能屬文、已有聞於人。及壯讀書、并日夜忘寢食、於經子史傳無所不治、於其章義、辭句類數名制、委曲纖妙、無不究詣。於文章辨議、閑放偶偉、不狙卑近、必以古為題、故出而名振江之南。初被浙省檄為池州齊山書院山長、於更謁選吏部。時天下久平、大臣常欲引海內儒學之士聚之館閣、所以長養其才而待上之用、公亦欲以功名自顯、果於自立、故不為非常苟易之節、而清約才一作金博之譽、大夫士翕稱之。大德六年、中書奏授公太常奉禮郎兼檢討。上書言、先王之制禮、雖節文有經、而本誠貴質、惟不蔽於禮之文而得禮之

意、則可以對越而無愧。不然、煩為之節無益也。朝廷多採其議。九年、遷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至大元年、轉應奉翰林文字、階將仕郎、預修成廟實錄。丁秘書府君艱、比京師至家、毀瘠枵然、言不能聲。太夫人見之曰、爾嗣業於祖、從事於朝、少而學壯而仕、父母曰是將大吾家、隣曲曰是能華吾鄉、宗人朋友之望亦猶是也。爾父不幸死喪、不有中制耶。脫有不諱、非孝也。始勉之粥食、以自強。留。延祐元年服闋起、除承事郎、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明年就官、見刑械署庭、胥旁午走、繫數人立、吏持牘詣公署曰、是學校吏、報事愆期者。公斥之曰、金穀勾稽、犴狴木索、職有司事耳。吾以天子命提舉儒學、教吾職也、刑奚以為。悉命釋繫、以械屬縣官。大書其坐之屏曰、讀書之中、日有其益、飲水之外、他無所求。與諸生講說文義、為師弟子揖讓周旋、日匡坐堂上、人見其色和其容謹、其言繹繹有理、輒退而燕處。聞其誦咏之音、若程工督計者、故士之履恒滿戶外、其及門者亦進不怠以止。



五年、遷翰林待制、預修仁廟實錄。書成、特賜金帛有差。至治元年、謁告歸里第、與兄仲堅甫奉太夫人以居。斂氣下聲、昆弟相顧、白首怡然。鄉人皆樂與從之游。至於羈旅游客、其歸之者無不厭其意。公於接之雖勤、未嘗見懈色。於資之衣食、給物雖煩、未嘗有所吝惜。太夫人病、竟夕立床第前、聞太夫人咳息之出、輒倚氣喘戚。若以身代然者。泰定元年、太夫人卒。三年、復起公為翰林待制、進承直郎。四年秋七月、拜集賢直學士、奉訓大夫、秩從三品。天曆元年、文宗即皇帝位。冬十月、上親祝香幣、命公往祠北岳。淮、濟、南鎮。二年春、還自會稽、涉吳中、以疾歸卧於家。至十月朔、謂其姪師文曰、吾夢夜賦詩、有云竹樹蕭蕭夾泉石、又云九轉丹成生羽翼。不祥奈何。語竟溘然以歿。公有智識度量、人不見其崖溪、凡再與鄉試文衡、一為廷對讀卷官、所取士多知名于時。其所第甲乙、人或服其平允。其為天子代祠之使者再、其攝大禮使侍天子裸太室者一、皆肅恭靈神、虔致上意。

為使而不疚於貨賄、不煩於有司、攝官而竣事無違禮。是皆公行之微、而世亦不能及也。然公負有為之志、不得盡見於事、於勢利之會又不求機、以投合取顯、以其故終於館閣文藝之職、而人之被其澤者蓋夥。嗚呼、此人之所以為公惜。公之所以為公者如此、而臣以此悼公者也。公一時之與交者、若清河元明善、東平王士熙、四明袁楠、巴西鄧文原、長沙文矩、悉當世豪傑、聲名之士。若臣者亦公之所厚、故於公之碑得以盡臣之言焉。而非私也。公以歿之明年正月八日庚申、塋宣城縣射亭鄉生田里之原。享年六十有一。母夫人李氏、追封廣陵郡夫人。配張氏、封寧國郡夫人。追贈廣陵郡太夫人。子男二人、師謙從仕郎、集賢院照磨。師泰、由胄子試中程、授從仕郎、太和州判官、辟署江淞省掾曹。女一人、適阮屋。孫男三人、高山奴、吳山奴、萊山奴。孫女六人。其所著曰雲林小集、曰聽雪齋、曰青山漫吟、曰倦游集、曰豫章集、曰上元新錄、曰南州紀行、凡百有廿卷。晚年粹擷

諸禮書為一家言，未就而卒。今師謙師泰皆孝弟純篤，緝學以世其家，加之以磨礱灌養之功而不止，其所至

方未艾也。論次終始，作為銘章，豈特以榮貢氏，以慰其

子孫，以勸以侈，以貽其鄉里哉？將以昭聖天子褒優儒

臣之意，以垂盛世之鴻懿也。謹再拜稽首，為銘以獻曰：

貢氏來北，肇自武德。蓋其終威，一作從自鍾陵，又作光

被南國。有善自身，乃開承節。繼述綿綿，其承有變。祕

書有子，以文起仕。奮跡太常，旋書帝制。有疑其容，志眠

萬里。大聘瑰辭，綜緯經史。始來玉壺，騰聲其駕。惟長左

右，惟同在亞。在側惟僚，相頌歎訝。公夷坦坦，弗矜愈下。

銓覈再試，士曰予歸。讀卷廷中，帝曰予依。淮濟吳越，四

周所覆。公馬駢駢，持幣奔走。神欽公虔，蕃祉以茂。式久

在序，侍從之班。告疾歸止，幾佚于閒。竹木以居，南湖之

山。公出公休，鄉人頽頽。廩餘者粟，與黨及隣。屋蔽有書，

遺其後人。素領丹頤，積馬以怡。言笑在耳，乃哭于帷。維

公德善，歿不見其窮。維公所著，傳不見其終。有嘉二子，

且用未極其從。維儉于厥躬，永也其鴻。刻銘墓宮，暨江之東。有萬子孫，紹美于公。

虞集撰 《石田文集》卷一

奉訓大夫婺源州知州致仕程公墓誌銘

公諱邨，字晉輔，姓程氏。其先廣平人。唐御史亮以直言忤旨，謫通義令。通義，宋眉州也。子孫家焉。高祖諱符孫，承事郎，贈大中大夫。曾祖諱公許，嘉定四年進士，官至刑部尚書，兼侍讀，以龍圖閣學士致仕，贈宣奉大夫，謚忠文。始出蜀而僑居於今之湖州。祖諱子泳，贈奉直大夫。考諱繩翁，朝散大夫，將作監。入皇朝，以公貴，贈奉訓大夫。台州路黃巖州知州，飛騎尉，追封烏程縣男。妣陶氏，追封烏程縣君。公幼聰慧，又生於名家，耳濡目染，能蚤有知。年十二入鄉校，出儕輩間。稍長，游心聖賢之學，於書無不讀，為文博敏，閱肆有奇氣，下筆頃刻數千言，觀者莫不駭服。前代遺老如尚書陳公存、參政文公及翁、大卿年公猷與公居同郡，咸器重之。用薦者署嘉





興路儒學錄。丁外艱服除。陞平江之和靜書院山長。書院故在虎丘。為寺僧所據。既徙置城中。豪家又欲奪而有之。賴公力爭而止。秩滿。上名中書。適值銓曹行限年法。再調紹興之和靜書院山長。書院舊有田七百畝。籍於郡學。公取而有之。用累考合格。授將仕郎。台州路儒學教授。新殿宇及禮樂之器。增置養士之田百餘畝。調將仕郎。鎮江路總管府知事。郡當南北往來之衝。前是為幕僚者窘於將迎。事多留滯。公獨處之裕如。遣從仕郎。衢州路江山縣尹。為政務平易。官府日益無事。以餘力造舟濟行者。且買田百餘畝。使為久遠計。使者行部。郡守縣令多坐事免。公獨以廉介見禮遇。再遷徵事郎。武岡路綏寧縣尹。縣鄰於溪峒。民夷雜處。竊發不時。公拊循以愷悌之政。人咸感化。境內以安。會廣寇猖獗。犯全道兩州。長貳而下。以供億軍需出境。公獨任縣事。師旅經從。枝梧遣發。戒令嚴明。士卒帖帖不敢肆行。省檄發屬郡民兵。公選義勇應之。皆慷慨赴敵。戰數有功。縣

有義倉糧二萬餘石。積為豪強所侵。公悉徵理之。歲過大校。賴以全活者甚眾。有偽鈔獄十年不決。公力辯其非辜。既而朝廷遣官應囚。聞其始末。見稱明允。陞承事郎。慶元路慈溪縣尹。慈溪俗邇帥閫。事尤叢劇。公設施注措。若不經意。咸盡其宜。縣故以食鹽額重為民病。公規畫有方。賦足而民不困。縣東花嶼。孫湖受諸水。溉田可六十頃。豪民或請埋湖為田而輸糧于官。吏以成案請署。公毅然不可。事遂寢。湖旁農家乃均獲其利。公三為縣。沮事之暇。尤垂意于庠序之事。年垂七十。預請納祿。遂以奉訓大夫。徽州路婺源州知州致仕。公既歸老于家。杜門不出。手植五柳于前庭。扁曰柳軒。舍下環以松蔭。時與諸老留連觴咏。置家事不問。四方來求文者。應酬無倦色。有柳軒退藁十卷。藏于家。俄感微疾。既痊而復作。却藥謝醫。談笑如平日。忽命具湯沐。斥女侍。呼子孫立左右。端坐而逝。公生于宋咸淳己巳四月一日。卒于今至正六年七月二十五日。享年七十有八。娶史

氏中書舍人某之孫女。封烏程縣君。子男四人。長游。兩浙都運鹽使司海沙場鹽司管勾。次濤。次洽。次潛。女一人。適孟良實。孫男八人。權。模。楷。植。楫。同生。文孫。佳孫。女七人。曾孫男八人。游等遵治命。以是年十月二十九日奉柩葬於烏程縣永新鄉桃塢先塋之旁。公為人溫良易直。未嘗高自標榜。與人交無畦畛。與後生談前朝文獻。歷歷如指諸掌。喜訪人為善。不深於疾惡。故賢者親而愛之。不賢者敬而畏之。初。龍圖公事宋理宗為兩制侍從。權臣枋國。儉黨盈庭。鉅姦衛良。靡遺餘力。凡五立朝而五遭煩言。每一去國。更得盛名。公際遇聖世。朝廷清明。而又恬處下。得以從容進退者。與龍圖公所遭之時異也。某幸嘗辱登公之堂。而接聞公之緒論。游等又不遠數千里。奉國子助教宇文公諒之狀來徵銘。誼不敢辭。銘曰。

程顯唐世。由御史君。龍圖仕宋。乃振於文。危言正色。匪躬之故。寧與百士。更起迭仆。高風盛德。增光前人。垂休

委祉。逮其曾孫。以名師儒。為賢長吏。視龍圖公。世殊事異。非有盤錯利器馬施。長歌鼓缶。式全其歸。人之所瞻。百年喬木。世其家者。是似是績。

黃潛撰 《文獻集》卷九上

校記

①遺子：疑當作「遺」。



儒藏

元儒碑傳集 卷八七

元儒碑傳集卷八十八

丘世良 唐元 杜英發

沈茂寔

丘同知墓志銘

丘氏齊太公後太公封于營丘支子用邑為氏晉宋以來代有聞人譜牒已不可攷其世次在趙宋有為陳留令者因家陳留有子三人從高宗南遷其季子虞台州三世為瑋始家錢塘瑋生次山以承信郎領清為屬宋亡不仕次山生世良字子正是為松江府君幼穎悟讀書過目輒解年十二喪父二兄分遺資去君奉母張夫人以居日益貧無以為養教授錢塘市中經傳子史百家之言靡不蒐究士大夫咸願與游稱其學行之兼懿也于是集賢院薦之于朝翰林學士徐公子方閻公子靖又薦君與元君復初皆宜編修國史君獨嘆曰吾不過欲得祿江南以養母耳餘非所願也宰相聞而念之奏

為海鹽州儒學教授學久壞土田奪于張宗人服君德教相戒勵唯恐教授不與乃復田千餘畝又大修孔子廟秩滿除杭州路教授杭為東南大會府省憲臨其上而四方游士之所集也為教官者易得誦上下君與教時若左丞許公敬臣廉訪使修公伯起皆待君如平生士亦無敢訕議既代授將仕郎慶元路總管府知事君所定文牘吏不得舞文法為姦利監郡者擅權貪勢以君持律令志不得逞走帥問愬知事抑已帥曰若所為微知事民不聊生方議責若若顧愬人邪亟往謝知事其人慚服故終君為僚時得不敗後竟以賍罷郡倉歲蓄未以輸京師船人入倉廢法用量所贏十五六是歲有一倉所蓄未黜腐郡守以下咸懼曰破家不足虞奈何君計之曰若節其贏則不至用此即往見海運官曰先時官來縱船人大取贏去唯所欲用是暴民膏血而振國家者也何福以堪且人行天險中平生乃克濟耳海運官惕然戒船人毋取贏黜腐米固不用至治中賦



江南包銀、帥間以慶元賦委君定之、君分戶為九等、止科其上者而已。行省使者以賦簿陵責之、君曰、民困賦役、今又科包銀、如是亦足矣。吾以一身為一郡民請命、其亦可也。卒不增。時太夫人年九十餘、居南湖之上、日具酒為歡娛、達官顯人亦時與君為太夫人壽。俄丁內艱、哀毀不自堪、以喪還杭。制終、調杭之於潛縣主簿。于潛豪民多閹令甲、以主簿儒者、聚縣廨觀之、君聽訟明決、誦律如流水、豪皆驚嘆、不復敢擾縣政。攝縣昌化、以至陞承事郎、為某慶之江寧尹、皆以嘗施于潛者而施之。于是君老矣、居二年、請老于朝、進奉訓大夫、同知松江府事、致仕、推恩追贈父某官、母某縣君、妻潘氏封某縣君。至元三年丁丑歲二月丁酉、以疾終、年六十九。子男二人、長曰茂、廢授温州路樂清縣尉、次曰芝。女二人、長適吳江州稅務大使呂文矩、次適吳興費元禮。孫男一人、申孫。其年三月甲寅、葬錢塘縣方家峪先塋之次。君聰明粹溫、行正而通、與人交終始款懇、心不宿怨、能

急人之急、自壯至老、無一怨之者。居家平易和樂、外因官事而妻子不知仕宦四十年、未嘗營產業。為文不事艱險、善為詩、尤善長短句、有梯雲集六卷、隨筆二卷。初同郡潘翁有女、富人求之不與、一旦見君、以為宜婿、家人言其貧、翁曰、丘生今貧後富貴、竟妻之。君果以文學發身、官至五品、夫人得為封君、潘翁亦知人哉。余聞古之仕而已者、則歸教其里、使子弟有所受、以為善、先王治化之所以盛也。君以善道著于鄉、雖庸夫孺子亦敬而愛之、故余于其致仕而來歸也、以賓禮延致郡學、將使學者接見其風猷而有得焉、而君遽即世矣。茂以狀泣請于余曰、子實知先人、願得銘刻于墓石。余誼不得辭、乃為之銘曰、

德足以範俗、才足以綜治、老于鄉邦、猶足以淑夫子弟。則雖縣車于門、未嘗不行其志。嗚呼、今人逝矣、過其墓者、尚慨歎而興企。

徽州路儒學教授唐公元墓誌銘

杜本

龍集丁卯，予遊吳庠，識唐長孺。時長孺司糾錄，英譽籍甚，恨未知其細。後十有七年乙酉，辭召江浙，歸武夷山中。長孺子仲設教崇安，不特識其父，抑知其子之賢遠於人。噫，單居塊處，悠悠爾思，安得與而父子接哉！仲寓書幣借善狀一通而告曰：先君不幸於己丑夏四月卒于正寢，臨訣把筆作淡墨字，命孤不肖葬而不得。杜先生銘如不葬也。零丁羸疾，不果離苦次，足跣以請。惟先生諾而銘之。按公諱元，字長孺，新安歙縣人。總幹廷瑞之從孫。其上世俱以文章起家，譜系中絕。考君諱虞，又以婺源李氏出。後于唐故德宗遺胤，至今池曰飛龍橋，曰太子，以爲左驗云。公狀貌魁梧，德量軒豁，與人無疑咳。其於天叙孝友最隆者也。初貧屢，阨于衣食。既長，方奮迅劇切，以詩自鳴。中值朝廷以魏科收多士，浸灌經術，探賸史籍，挾其所有，四戰輒北。遂屢以明經試有

司，又不第。乃棄舉子業，以古文鳴於世。此學業之可表者也。筮仕吳庠，髮已紛白。五十八省授平江路儒學錄。再調分水縣儒學教諭，陞南軒書院山長。以徽州路儒學教授致仕。廩稍率削弱，不克自振。遇春秋祭祀，蘋藻潔虔，待學徒侃侃講說無怠。此又履歷次第之可攷也。嗚呼！凡今之士，學業履歷未必加公，科舉即標甲乙，爲學官，擢青紫，迂回沈鬱，固宜憫悼。然天之陰厚於公者，人未易曉也。康強矍鑠，以盡交四海王公大人，博覽淳蓄，以成其學，以教其子，以及其學徒，猶公之貴且顯也。遭時承平，杖於鄉，坐上座，謁其門者車轍無虛刻。聖天子仁化天下，崇尚耄耄，賜以織文一端，再賜以織金龍一端，以華其躬，以卹其家，其榮何如哉！較今士德不足以稱其位，才不足以符其名，往往取敗，姍笑於時者，孰得孰失，蓋易知也。嗚呼！公之詩文，露濡敷腴，不事險澁。詩慕陶杜，黃陳文入歐曾，而卒於臨邛，有得也。詩文五十卷，藏于家。其平生相知，如建德路總管方公回，徽州



路總管孟公淳、中書大叅王公士熙、南臺侍御史張公起巖、翰林待制楊公剛中、題品具載序跋其死也、中書叅議烏古孫公良貞、禮部尚書汪公澤民、監察御史張公止、秘書監丞彭公炳、賻贈千里、以致其哀。春秋八十有一。唐氏之曾祖諱大有、曾祖妣朱氏、用長子廷瑞恩封孺人。祖諱廷雋、宋登仕郎。弟兄四人曰廷瑞、免恩主遂安簿、轉銅陵丞。曰廷堅、曰廷秀、明禮記、請鄉舉。李氏之高祖諱冠之、曾祖諱尚禮、迪功郎。祖諱玘、以書魁與丞相程元鳳聯榜。考諱虞也、周禮試得待補。妣程氏。弟二人、輝、廣東道肅政廉訪司書吏。成、早卒。配徐氏。慈祥端重、為九族師、受恩帛、得年八十有二。於是年八月廿又一日合葬於歛之藤源。男六人、長徐卿、詩益工。次琪、次堅、次存真、次即仲、銓南雄路儒學正。次芹芳。女二人、長適吳岩壽、次適張瑒。孫男十人、孫女三人。曾孫男一人。愧予老邁、文思刊落、繁其辭讀、其狀不必存焉可也。約其旨、讀其序、不必狀焉可也。敢不諾而銘諸。銘曰、

粵稽古氏陶唐。善善繼聞弗彰。百代下道益光。具在我用必張。時不偶、吁可傷。年八袞、須眉蒼。帝賜老恩澤霽。出雲錦、雙龍翔。維父子、擅文章。名鴻鴻、連四方。曷告哀、銘斯藏。

《新安文獻志》卷九五下

南容教授杜公碣銘

祭統云銘者論著其先德之善功烈慶賞并名於天下

予友裴貢士曰章、嘗將其友杜子直來謁曰、此南容教授曾孫、其仲三、而續文脉南容者直也。閱三年、直以南容公行狀謁予、松江次舍曰、吾祖仕不大、無功狀、爵名可書、然德善在鄉、有足示後者。直大父、父不獲登先生門、直獲登焉、而先生賜銘曾大父、大父、父晦先德者、庶直足以贖之。予閱狀、證之以鄉父兄之言、則知南容長者也。人至以三杜姓其村、其教澤淑於人者淺、而義行範於人者遠也。初、季父某無後、螟莫姓子、齒幼復以公為後。季父歿、侯螟齒長、以家產歸之、而復冠娶、待之不同氣。皇慶間、其族困於里徭、公倡率義役、歲儲粟若



干給之。隣里姻友不能嫁娶喪葬，周之各有差。渴道有漿，斷津有梁，凡歲於急義，即勇為者類此。予因喟然曰：吾周遊東南，大族甲姓優為此者不足多。公以中產為之難也。淞有饒貲家，利醕權，兼兄弟戕死，里氓者不顧。吁！鄉父兄之談南容長者之不去口，有以哉！此宜得銘也。公諱英發，字俊卿。早年遊京師，以才名得學正建寧。年勞升南容教授。未幾，即棄官歸隱於淞之西霞，自號西霞道人。歲延碩師教子弟，裴貢士嘗客其所。娶某氏，男一，孫一，曾孫三，友直、友諒、友聞。生於宋己巳，卒於今至正庚寅，享年八十有二。葬青龍之原，祔祖塋，預思菴之右。銘曰：

彼戕同氣，我友螟以義。彼併連阡，我給征以田。吾知南容義且仁，出於性，覃於人。澤及後昆，至今鄉之人襲杜固姓其村。

楊維禎撰 《東維子集》卷二四

沈伯雋墓誌銘

君諱茂寔，字伯雋。其先有為齊太子家令者，曰約，嘗徙家吳興，故世為吳興人。至君之考，又徙家錢塘，今為錢塘人。曾大父諱謙，為宋承信郎、監武義酒稅。大父諱行義，保義郎，准備平江節制司差使。考諱元龍，登仕郎，應浙漕舉。君少蓄學問，發為文章詩，嘗往來新安、方回、萬里、西州、史孝祥、敬輿之門，用薦者補錄紹興儒學。母病，棄歸養，居久之，改抗儒學錄。歷石門洞書院長。丁父憂，卒。喪還，太平儒學正。先是，度粟庫錢弗以，蔡士壹切靳畚，贏則掩取自封殖，又虞暴喪得罪，乃竄易為簿書，他日為清譽誼士，惴惴然恐戶外之屨入也。君獨裕人，薄已弗樹，乃私能俾長者聽貳者服。日從四方之客與夫鄉邑之老登蛾眉亭，俯大江，醺酒高會，鳴絃賦詩，汲汲然恐招納之弗廣，恩意之弗周也。以故人士舉慕鄉尊尚之，君欣然飲其德也。嘻，可不謂賢哉！晚歸錢塘，從容語諸子曰：吾嘗築室塘北，樂其溪山，吾園樹菊二百，菊

孤澹貞潔、介然有常、吾庶幾近之。吾將隱矣。明年君疾不起。年五十五。泰定元年十二月十九日也。又明年乙丑二月二十三日癸酉。塋爲程縣崇孝鄉蘆溪之原。母張氏。娶姚氏。有子二人。曰黼。曰黻。黼。包山書院長。孫男二。曰康。曰庠。其著述有古刀尺。野人談錄。視聽錄。菊泉集。姑孰索。菊泉樂府。藏於家。君廉靜寬慎。貌和而內有守。世俗之所爲有不爲者。誠有若其見也。塋期及黼以貴溪縣簿薛基之述來請銘。故不辭而銘之曰。約于身。豐于人。維篤於仁。厚厥有。艱厥壽。克咸厥後。

王沂撰 《伊濱集》卷二三



儒藏

# 元儒碑傳集卷八十九

康熙 許謙

## 默庵先生安君行狀

先生諱熙、字敬仲、姓安氏、太原離石人也。五世祖玠、金修武校尉。高祖金廣、以資雄鄉閭、買書萬餘卷。曾祖昇、不仕。祖滔、登經童第、金亡徙山東、愛真定風土家焉。歲戊戌、試中選占儒籍、以郡博士舉貳其學事、貴游子弟多出其門。父恕齋先生松、用名臣薦、起家江淮轉運司知事、累遷建寧令。中年謝歸、教授於家。母劉氏、先生幼穎悟絕人、在襁抱間已誦孝經。五六歲時侍恕齋膝下、隨目所矚、恕齋出以詩句、皆應口對。甫十歲、終日儼然端坐一室、博政經籍、晝誦夜思、至忘寢食、悉通其大旨。成童、慨然有志於求道、聞容城劉公以理學淑多士、欲往從游、以烏君叔倫為先容。劉公許之、將行、會劉公卒、

往拜其墓、錄其遺書而還。又聞南方禮樂斯文、所遺老師宿儒尚有存者、盡往觀焉。行及中途以疾止。始聞劉公之訃也、先生與烏公書曰、某欲見先生之心、無須臾忘、先生欲教之意亦甚厚、豈意天喪斯文、先生沒矣。而今而後、惟當問學、親賢取友、勉力孳孳、死而後已、庶可不負先生私淑之教、朋友期望之心、及其勉力大業之初志也。國初有傳朱子四書集註至北方者、潯南王公雅以辨博自負、為說非之、趙郡陳公獨喜其說、增多至若干言、及來為真定廉訪使、出其書以示人、先生懼焉、為書以辨之、其略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其傳在聖賢、吾夫子既不得君師之位、獨以列聖相傳者筆於經、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沒、而其傳泯焉。至漢漢夫子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著書。二程夫子擴而大之、然後斯道復明。至朱夫子、以為道之不明、由說經者不足以得聖賢之意、於是竭其精力、作為傳註以著明之。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必沈潛反復、以求至當而



後已故章旨、字義、莫不理明詞順、易知易行、所以妙得古人本旨於數千載之上。其開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可謂極深研幾、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獨以世衰道微、俗生鄙儒膠於見聞、安於陋習、於朱子之說多不得其旨意而妄疑之。甚或不能知其句讀、於其生平為學始終之致及所論著多未之見、故其所說掣肘矛盾、支離淺迫、殊不近聖賢氣象。原其本意、蓋欲藉是以取名、率然立論、曾不知其為害之甚也。使其年益高、於天下之理玩之益熟、必當恭然悔其平日之為而大之矣。其後陳公果深悔而焚其書、然後學者始服先生談經之精、識見之卓、而於朱子之學為有功。古禮廢久矣、恕齋之遷居也、先生實左右之、首建祠堂以奉四世神主、冠昏喪祭一遵文公禮書、本之以愛敬、明講而熟習、合宜而應節、鄉人觀感而化者居多。先生之教人也、師道卓然、科條纖悉、皆有法度、入學以居敬為本、讀書以經術為先。其講說也、毫分縷析、融會貫通、俾學者如親聞聖

賢之言、心開目明、釋然無疑。是時弟子去來者常至百、人出入周旋、咸有規矩、望之知其為安氏弟子。其問各以所學、分教他邦、仕為名卿才大夫者、不可勝紀。凡當世名公鉅儒、經過宦游於真定者、請問無虛日。先生各隨所問而告之、莫不虛往實歸。苟有饋遺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却之。故翰林韓山王公以文章名中朝、視先生父行也。凡有制作必見示焉。其為世所推重類此。憲司數以其行薦於朝、卒無所就。先生亦介然不動其心。故憲使中山王公、侍儀趙君以禮幣延於家塾、俾教諸子以及鄉人願學者。居無何、不幸以疾卒。至大四年五月十五日也。享年四十有二。先娶張氏、再娶焦氏、皆有婦行。三子、堅、垣、壻。二女、宜寧、順寧。堅、垣向學有力。宜寧適王氏、壻與順寧皆夭。越六日、歸葬藁城縣安仁鄉新里先塋之次。鎮定之士咸哀惜之。韓山以書唁恕齋云、令嗣物故、不惟安氏不幸、吾道之不幸也。先生早歲豪邁、中年涵養完粹、氣和色溫、事親至孝、與弟煦、極友愛、一

家父子兄弟自為師友。其學一以聖賢為師，尤深於六經語孟。嘗病近世治春秋者，第知讀左氏，不考正經，因節左氏傳文，議論敘事始末，依倣通鑑綱目，作小字分注經文之下，以類相從。凡左氏浮夸乖戾之語，悉去之。秦漢以來大儒先生之言及諸家之說可取者，附注其後。庶觀春秋者有以攷傳，讀左氏者亦知有經，其大旨一以程朱為本，以求聖人之意，絕筆于莊公之十二年。為文章以理為主，時有為而作。詩學淵明，晦翁第以吟咏性情，陶寫造化而已。有默庵文集十卷。其他詩傳精要、續皇極經世書、四書精要考異、丁亥詩註，以未脫藁藏於家。嗚呼！昔者靖康之變，中原文獻悉萃而南，金有國百年，士之為學，不過記誦詞章而已。其於性命道德之文，何有哉？矧貞祐衰亂之餘乎？賴有一二儒家傳其遺業，俾吾道不絕如綫。若先生之家是也。先生天資之美，力學之篤，使天假以年，益充其所學，則著書立言，開示學者，豈止於是而已耶？姑敘其梗槩，以授墜垣，俾求

言君子國不朽焉。謹狀。至治二年三月丙子，門生蘇天爵狀。

蘇天爵撰 《滋溪文稿》卷二二

真定安敬仲墓表

嗚呼！金蹠宋踰南，兩帝並立，廢道德性命之說，以辯博長雄為詞章，發揚稱述，率皆誕漫叢雜，理偏而氣豪。南北崇尚，幾何所分別。當是時，伊洛之學傳南劍，至乾道、淳熙，士知尊其說，闡明之。朱文公統宗據會，纖鉅畢備，正學始崇。又未幾，偽學造謗，咸諱其說，以售仕。于時金將亡，各流離自保，烏覩所謂經說哉？有明其說者，獨江漢趙氏，私相筆錄，尊聞傳信，稍自異流俗。皇元平江南，



其書捆載以來、保定劉先生因篤志獨行、取文公書會粹而甄別之、其文精而深、其識專以正、蓋隆平之興、使夫道德同而風俗一、承熄續絕、不在於目接耳受而有嗣也。劉既死、得其傳者曰安君馬、君諱熙、字敬仲、其學汪洋靜遠、謂文以載道、辭不勝不足以言理、故其言脩以立、於詩章幽而不傷、慕貞潔之實、將以自任其道者也。道散於異端、九流證拾於蔭簡、傳者益遠、而書幸具在、不知而作者則索於句讀之末、旨意斷絕、踵謬而莫悟。君設對問以辨、後作者悔而焚其書。左氏浮誕、不合經者悉去之。續皇極經世書、繇元豐至至大三年、考家禮為祠堂、以奉四世、邑人化之。教人也持敬為本、解經必毫縷以析、果知之必驗其所行。弟子相從者常百餘人、出入閭巷、佩矩帶規、知其為君之弟子。其於劉先生也、未嘗一見之、蓋篤信其書、默求以通焉者也。劉亦知君足以傳道、卒不得見焉。君深悲之、而於學有侶、君無憾矣。君之先太原離石人、五世祖玠仕於金、曾祖昇不

仕。祖泊以經童登第、金將亡、徙真定、因居焉。戊戌歲、詞賦入等、占儒籍。考松江東宣慰司照磨。妣劉氏、君少敏悟、諸父咸器之。素多疾、嘗避隱封龍山、然卒不得年。至大四年五月某日卒、年四十有二。娶張氏、焦氏。子二、堅、垣。女一、嫁保定等路鷹坊總管王冲。是歲、葬萊城縣安仁鄉先塋之側。其卒也、翰林學士王公思廉以書唁其父曰、自敬仲死、詎安氏不幸、士林不幸矣。有遺文若干卷。既葬之十三年、門人蘇天爵述其事狀、踵門曰、然齋先生天爵從學實有年、先生之德之行、願表于墓原、使有考。楠作而言曰、真文忠公德秀與朱文公同里、生不及事焉。文公之學、真實紹之、侑食于廟、于祠、無異辭。集賢劉公生愈後、闡揚合一、劉公功與真公並、安君不得見劉公、而道實有傳、盛矣哉。春陵之學、四方為有準矣。某年某月某日、具官袁楠表。

袁楠撰（清容居士集卷三）

白雲許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謙字益之姓許氏其先占籍京兆之興平後有官於吳者因家焉九世祖延壽宋刑部尚書六世祖寔元豐間始居笠澤尋又徙婺為金華縣人曾祖諱經國祖諱應龍皆弗仕考諱觥淳祐丁未進士卒官宣教郎主管三省樞密院架閣文字無子以從父兄貢士君日宣之次子嗣即先生也先生天資高疑甫能言貢士君之夫人陶氏授以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五歲就學莊重如成人宋亡家毀貢士君相繼淪沒先生稍長僑居城隍借書於人以四部分而讀之雖疾恙不廢所涉向博知解且至既開門授徒而猶有所疑無所從質聞仁山金先生講道蘭江上委已而學焉金先生曰士之為學若五味之在和醢醢既加則酸醎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於子耶先生聞之惕然於是金先生年七十先生三十有一矣請不拘常序就弟子列而所居相距尚遠會金先生設教於呂

成公祠下乃獲便於參扣金先生嘗告之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先生由是致其辨於分之殊而要其歸於理之一又嘗告之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先生由是事事求夫中者而用之金先生歿先生益肆充聞多所自得自謂吾非有大過人惟為學之功無間斷耳先生制行甚嚴而所以應世者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介而不驕通而不隨身在草萊而心存當世大德十一年歲在丁未熒惑入南斗句已而行先生以為災在吳越竊深憂之是歲大侵先生貌加瘠或問曰先生豈食不足耶先生曰今公私匱竭道殣相望吾能獨飽耶其處心蓋如此而素志冲澹以道自樂念東憲府聞先生名而不察其志辟以為掾避弗就肅政廉訪使劉公庭直舉茂材異等副使趙公宏偉舉遺逸亦皆固辭趙公在南臺命除舍館迎致先生將使眾僚多士有所矜式欣然為之起而不久留也先生既東還以目疾倦於應接屏迹入華山中學者翕然藪糧





筭書而從居。再歲以兄子喪而歸。戶屨尤多。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荆揚吳越。皆百舍重趼而至。先生之教以五性人倫為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為先。以為己為立心之要。以分辨義利為處事之制。至誠諄悉。內外殫盡。嘗曰。己或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或有所問難。而辭不能自達。則為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討論講貫。終日無倦。攝其龐跡。入於密微。聞者方傾耳聽受。而其出愈真切。情者作之。銳者抑之。拘者開之。放者約之。為學者師垂四十年。著錄殆千餘人。隨其材分。咸有所得。達官富人。之子望聞而驕氣自消。踐庭而禮容自飭。四方之士無賢不肖。以不及門為恥。搢紳先生。至於是邦。必即其家存問焉。或訪以典禮政事。先生觀其會通而為之折衷。聞者無不厭服。省臺諸公。若王公士熙。耿公煥。王公克敬。鄭公允中。李公端。吳公燾。趙公天綱。陳公思謙。趙公仲仁。前後列其行義于中朝。鄉閭主司曹集賢鑑。楊翰林剛中。亦率同院刻上其名于省闈。郡復

以遺逸應詔。先生終不為動。仍紀至元之元年。屬當大比。誨先生以文衡。亦冀之能致也。嘗謂吾非必於隱以為名高。仕止惟其時耳。晚年尤以涵養本原為上務。講授之餘。齋居凝然。一日瞑目坐堂上。門人弗知也。徑入焉。則聞其無人乎。先生之側。拱立久之。先生顧而徐言曰。爾在新耶。其習於靜定。久而安焉可知也。先生以早孤。不逮事。祭閭公及其夫人韓氏。而事陶夫人克盡厥職。兄璟性剛嚴。委曲承順。怡怡如也。時氏姊有子而貧。無以為養。迎歸奉之終身。鍾愛二子而教飭有方。冠婚喪祭賓客之禮。必盡其情文。既老而益艱癖。僦屋以居。有田不足具饘粥而處之裕如。門人呂權。蔣玄。金涓。方為先生買田築室。而先生逝矣。先生素多疾。金先生病革。徒步往省之。會大雪中寒濕。及奔兄璟喪於廣信。疾增劇。不良于行。疾少間而神更清茂。三年冬十月。疾復作。謂其子元曰。伯兄以是月二十三日卒。我死殆與之同日乎。及是日。正衣冠而坐。戒元以孝於母。友於弟。元

復請所欲言、先生曰、吾平日訓爾多矣、至此復何言。門人朱震亨進曰、先生視稍偏矣。先生更肅容端視、頃之視微瞑、遂卒、享年六十有八。娶朱氏、承直郎廣德路總管府推官天與之女。子男二人、長即元、次亨、以為兄環後。先生葬以其明年春正月壬寅、墓在縣西北婺女鄉安期里。交友來赴者若干人、門人以義制服者若干人、合衆布營葬事、因其自號而題表曰白雲先生許公之墓。其又明年、學者相率上狀郡府、祠先生于學官。僉肅政廉訪司事杜公秉彛建請贈官賜諡、未報。先生於書無不觀、窮探聖微、漸於必得。雖殘文義語、皆不敢忽、有不可通、則不敢強於先儒之說、有所未安、亦不敢苟同也。讀四書章句集註、有叢說二十卷、數釋義理、惟務平實、每戒學者曰、士之為學、當以聖人為準的、至於進修利鈍、則視己之力量何如、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舍其書何以得其心乎。聖賢之心、盡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立言、辭約意廣、讀者或得

其詞而不能悉究其義、或以一偏之致自異、而初不知未離其範圍。世之詆訾貿亂、務為新奇者、其弊正坐此耳。始余三四讀自以為瞭然、已而不能無惑、久若有得、覺其意初不與己異、愈久而所得愈深、與己意合者亦大異於初矣。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要領者何限、其可以易心求之哉。讀詩集傳、有名物鈔八卷、正其音釋、考其名物度數、以補先儒之未備、仍存其逸義、旁採遠援、而以己意終之。讀書集傳、有叢說六卷、時有與蔡氏不能盡合者、每誦金先生之言曰、自我言之則為忠臣、自他人言之則為讒賊、要歸於是而已。其言春秋三傳、有溫故管窺若干卷、間以春秋大義數十百條、與友人張君樞極論之、皆傳註所未發。於三禮則參伍考訂、求聖人制作之意、以翼成朱子之說。其語學者必順天地之理、酌古今之宜、使通於上下、皆可遵用。又嘗句讀九經、儀禮三傳、而於其宏綱要旨、錯簡衍文、悉別以鉛黃朱墨、意有所明、則表見之其後。友人吳君師道得呂成公



點校儀禮、視先生所定不同者十有三條而已。其與先儒意見昭合如此。有老儒自以為善言易、力詆程子、先生與之反覆辨論、辭詳義正、老儒語塞、乃謝曰、不意子之於易若是其精也。先生中年以還、仰觀俯察、益有見於陰陽往來升降、消長闢闢之故、謂伏羲之經廣大悉備、文王周公孔子之辭乃其傳註六爻之義、特發凡舉例耳。諸儒於象辭變占各有攸尚、要不可舉此而廢彼也。然獨未有所論述、豈不以孔子晚始好易、孟子深於易而不言易乎。其觀史有治忽幾微若干卷、倣史家年經國緯之法、起大皞氏、訖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尚書左僕射司馬光卒、備其世數、總其年歲、原其興亡、著其善惡、蓋以為光卒則宋之治不可復興、誠一代理亂之幾、故附於續經而書孔子卒之義、以致其意也。書成、以示張君樞、為言運祚之延促、豈必推之天命、猶有人事焉。漢之大儒言災異、皆欲近修人事、上答天變、況聖賢之培植基本、祈天永命者哉。有國家者不可不仁民、蓋以

此也。先生於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數術、靡不該貫、一事一物、可為博文多識之助者、必謹志之。至於釋老之言、亦皆洞究其蘊、謂學者孰不曰闢異端、苟不深探其隱而識其所以然、能辨其同異、別其是非也幾希。凡其書俱已行於世、述作之大意、則見於序引。文多不得以盡載、有三傳義例、讀書記、皆筆立而未完。諸生有日聞雜記、未及詮次。其藏於家者有詩文若干卷、文主於理、詩尤得風人之旨。有自省編、畫之所為、夜必書之、殆疾革始絕筆云。金先生所致論語孟子考證、資治通鑑前編、皆未遑刊定、垂歿以屬之先生。今二書得以大備而盛行、先生力也。自聖賢不作、師道久廢、宋初學者有師、始於海陵胡公、先生六世祖受業於海陵、號稱能以師法終始者。逮二程子起而倡聖學、以淑諸人、朱子又溯流窮源、折衷羣言、而統一其歸、使學者有所據以從事、由是師道大備、文定何公既得朱子之傳、於其高弟文肅黃公、而文憲王公於文定則

師友之。金先生又學於文憲而及登文定之門者也。三先生皆婺人。學者推原統緒必以三先生為朱子之世適。先生出於三先生之鄉而克任其承傳之重。遭逢聖代。治教休明。三先生之學卒以大顯於世。然則程子之道得朱子而復明。朱子之道至先生並尊。先生之功大矣。先生葬已十年。而元以張君樞之狀。俾潛為之銘。潛之少也。無所識知。莫能從先生遊於高明之域。奔走汨沒。不知老之將至。而為庸人之歸。鄙陋之言何足形容有道者氣象乎。重惟先生之交游多已凋謝。而潛偶獨後死。義不得辭也。敢悉取狀所述。序其首而為之銘。以系于左方。銘曰。

道學之傳。天下為公。婺之儒先。獨得其宗。鉅人迭興。踵武相接。逮于先生。綿綿四葉。先生之學。能自得師。實踐之功。出乎真知。萬殊之差。無微不析。一本之同。會歸有極。酬酢萬變。必用其中。涵養本原。以敬始終。際茲休明。力扶正學。聞風而來。罔間南朔。春陽時雨。隨地發生。洪

纖高下。咸仰曲成。迪惟前人。學有師法。克生後賢。規重矩疊。先生有作。彌大而昌。師嚴道尊。于昔有光。先生之身。斯道所寄。視其安否。以為隆替。天胡不憖。不訖耄期。山頽木壞。人將疇依。不亡者存。遺書孔有。文不在茲。尚啓爾後。

黃潛撰 《文獻集》卷八下

校記

①念東：當作「浙東」。見四部叢刊本《金華黃先生文集》。



元儒

碑傳集 卷八九

元儒碑傳集卷九十

蕭甲叟 柳貫 潘宗祐 袁萬里

蕭存遠墓碣

吉水虎溪蕭氏，繇宋修職郎監江陵府糧科院諱來新。以景定壬戌奏賦南宮第一，與一時賢士大夫交遊，見稱長者。教其子宗古、孫甲叟，俱為宋太學博士。廬陵劉先生高弟弟子。宗古字如堦，宋鄉漕貢進士。甲叟字存遠，科院季子。子五歲為貢士，後七歲江南內附，先生避地其鄉，奇其材，曰：如堦不死矣。十歲，先生撫之曰：恨汝不識江丞相，以如堦為丞相客，丞相嘗銘其墓故也。又三年，而廬陵鄉飲酒，按察馬德昌一見，稱其不凡。當是時，遊先生之門者，一旦皆出存遠下。及徐子方叅政江西，德昌以郎中重來，存遠從先生見兩公，兩公即署為白鷺洲書院山長。既滿，除教授潯州路。未至潯，科院訃

至，馳歸終喪，調田州路。自陳得改湖州路，湖學復興，授將仕郎、湖州路歸安縣主簿。嘗考試誠江浙得士，監抗稅課得美，被檄委問得當，然竟用當得怨。浙俗以賊罪誣人者為賒告，有豪民為僧者尤善誣工賒，以為姦利，用報怨避罪。誣存遠，又有疾存遠才名，顯為將直其事，而陰實擠之。蓋深助僧者甚於僧。存遠既受誣落職，為袁州路平淮行用庫副使。三年不得代，以疾去。及還舊職，秩將仕郎、潭州路長沙縣主簿，而存遠以病請老，未幾死。死時年六十矣。始廬陵先生為古文祖史漢而宗歐蘇，其論詩為宋三百年間一人而已。存遠既盡得其微，又博采佛老方技之書，歷覽南北山水之勝，而壹發為文詞，其詩尤工。然家益落，身益儉，坐視妄庸得志，更用以資為嗤笑，使人憤惋。向微子能嗣業，尚得為有天道耶。余少客虎溪，科院遇我特厚，與存遠語，面相質責，不少恕，然必極歡。別久移書亦然。去年過豫章，見存遠寓舍，相視無言。既去，乃為余痛哭，殆死別也。娶陳氏。

子男二、元秀、元仁。仁後其弟。孫男二、梓、桂。元秀求余文揭於其阡，余哭存遠三世矣。感其始終盛衰之際，乃為之詩曰：

天之生材，夫豈云易。摧敗毀傷，惟恐不至。盛時恨少，多才恨富。既老而貧，積毀滋垢。乃知生世，無用文章。我碣其藏，以永其揚。猶有鬼神，在其後之人。

劉岳申撰 《申齋集》卷一〇

翰林待制柳公墓表

公諱貫，字道傳，姓柳氏。其先由展季仕魯，食采柳下，因以為姓。子孫居河東者，在唐為官族。宋南渡初，有自解徙杭者，生子曰森。又自杭徙婺之浦江，家於縣西烏蜀山。歷四世至公之曾祖考諱蘊，俱貽晦弗仕而寓迹於醫。祖考諱補之，迪功郎，嘉興府崇德縣主簿。考諱金，忠靖郎，高郵軍高郵縣令。入 皇朝，以公貴。贈奉訓大夫，淮安路泗州知州，飛騎尉，追封浦江縣男。妣俞氏，追封浦江縣君。公之生也，外大父閭門俞公葵暨泗州府君同擢右科進士第，因命之曰贊，義取以兩文易兩武。贊於今文為貴，故公自署其名為貫云。公幼有異質，穎悟過人，嘗侍四州府君謁神祠，得旁人所遺金珠，可直萬緡，密伺其人復至而還之。泗州府君大驚，知其器量不凡，期以速到。少歲遭受經於

同郡金先生履祥，即能究其旨趣，而於微辭奧義多所發揮。既又執弟子禮於同里方先生鳳，括吳先生思齊，粵謝先生翺。三先生隱者，以風節行義相高，間出為古文歌詩，皆憂深思遠，慷慨激烈，卓然出於流俗，清標雅韻，人所瞻慕。公左右周旋，日漸月漬，不自知其與之俱化也。抗於宋為故都，向之宿儒遺老猶有存者，公徧遊其門，無不折行輩與為忘年交，而與紫陽方先生固淮陰龔先生開南陽仇先生遠句章戴先生表元、臨山牟先生應龍、永康胡先生之純長孺兄弟，交尤密。往來咨叩，無虛日。凡學問之本末、文獻之源流，靡靡如指諸掌，發於論議，言必有徵，不徒事浮藻以追世好也。諸公亦往往喜為之延譽，由是名聞於一時。初，東平王公侯持使者節按察屬郡，大舉學政，教官之備員充位者，一切謝遣之，更延致前代賢士大夫之老於文學者補其貳。於是泗州府君為之起，而主教於鄉邑。公在侍側，王公一見輒加器重，亟稱薦之。公年甫弱冠，殊未有仕進意。後十有餘年，始以舉為江山縣學教諭，又為昌國州學正。江山乃川阻山窮處，昌國則遼海雲島嶼間，公不鄙夷其所，至日與為士者敦陳仁義道德之說，人多化之。用累考赴選集於京師，中書左丞張公思明首令子弟來就學，達官大人得公文皆奇其才。公例當教授一州，用薦者特授湖廣等處儒學副提舉。未上，改擢國子助教，階將仕佐郎。由助教為博士，轉將仕郎。前後在弟子列者千餘人，業成而仕後多知名。遷徵事郎，太常博士。時方承平，稽古禮文之事，次第並舉，遇有所討論，公援據詳洽，權古今之宜而為之折衷，廷議莫不服其精當。沅州歲貢苞茅四十甌，茅輕舟搖多致覆溺，公請以附它貢物鎮其舟。





至今以為便。勳戚大臣請謚者數十家。文移山積。公格不行。公悲為考行易名以上。凡三月而畢。臨江守李侯倜為部使者所劾。他使者力辨其誣。後終於大官。當得謚。其家求於謚議中。母及臨江事。公曰。著其事所以白其非辜。安可沒乎。其子乃歎服。柄國者欲以其祖配食孔子廟。眾莫敢忤。公獨毅然持不可而止。有神降于汝。郡長吏列上儀曹。乞加封爵。公以為神姦能鼓民。不治且將為亂。宜下所部禁戢之。儀曹符本郡如公言。監察御史馬公祖常薦公才任風憲。章再上。不報。迺外以文林郎為江西等處儒學提舉。視事伊始。吏循比舊。以例卷進。歲為米八十石。公斥去之。俊來。莫有敢追襲其弊者。龍興郡學久廢。公為新其棟宇。聘名儒為學者師。士風以之復振。道士作廟屋侵學地。東湖書院田為僧所據者三百二十畝。悉奪而歸之。他書院不籍於官者無慮數十。舊設主領一員。司其金穀之出納。公命勿設。而以其事分隸所在學官。豐城尸教席者不任職。士子因持其短長。交訐互訐。公折以片言。而各當其罪。莫不心服。脩漢先賢徐孺子墓。立宋高士蘇雲卿祠。古碑碣所紀有關於名教者。必訪求而重刻之。苟可以扶世導民者。無不為也。南康倉吏坐株連逮繫者百餘人。公被行省及憲府檄。謝其獄。鈞適隱伏。而得其情。所平反甚眾。人尤服其長於政事。秩滿而歸。杜門不出者十有餘年。自號曰烏蜀山人。扁其齋曰靜檢。室廬僅庇風雨。饘粥時或不給。而處之裕如。若將終身焉。

今天子更化之初。登用儒雅。而中朝諸老多已凋落。近臣以公名聞于上。乃以翰林待制承務郎兼國史院編脩官起公於家。公愴然出見使者。退謂人曰。吾老矣。忝列職禁林。儻

錄次對而獲陳堯屏之道。以裨聖政之萬一。豈非幸歟。會詔復行貢舉法。留主文衡於鄉闈。竣事乃行。到官僅八閱月。俄以疾卒于寓舍。至正二年十一月九日也。享年七十有三。省臺院監皆來致賻。集賢吳大學士直方。國子吳博士師道。並敦鄉曲之義。共經紀其喪事。靈輅南還。諸公引紼陳奠於都門之外。道路之人咸為咨嗟。隕涕。夫人盛氏。累封浦江縣君。前公十二年卒。以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合葬于縣西通化鄉荆山之原。子男三人。長由。次同。次因。孫男三人。桓。頤。穆。桓早夭。頤以父命。用公廢入官。未調。女一人。公氣韻沈默。局度堅凝。平居未嘗見其疾言遽色。雖有桀驁者。亦皆望之而意銷。孝友本乎天性。弟實出後外家俞氏。遇之恩意彌篤。讀書博覽。強記。自經史百氏。至於國家之典章。故實。兵刑律歷數術。方技異教。外書靡所不通。故其文涵肆演迤。若容紆餘。才完而氣充。事詳而詞蔚。蔚然成一家。老不廢詩。視少作尤古硬奇遒。而意味淵永。後學之士爭傳誦之。工篆隸楷法。善鑒定古彝器書畫。而別其真偽。晚益沈潛於理學。以為歸宿之地焉。所著書有近思錄廣輯三卷。字系二卷。金石竹帛遺文若干卷。烏石山房類藁二十卷。盡公之葬也。御史中丞張公起巖。以居賢監時。夙有同寮之雅。故既為之銘。納諸墳中。自華復奉門人宋濂之狀。屬濬為之表。揭于冢上。濬與公居同郡。學同志。事游於公為最久。知公為最深。所以圖公於不朽者。實濬之責也。是用弗讓。書而授之。俾刻焉。其辭曰。

抑居河東。為唐望宗。從宋南遷。再世外官。公生其季。逮今盛際。以文易武。承考之意。延祐初元。朝多俊賢。公游其間。翔翔後先。

于子而來。列于廢位。詩書禮樂。孰非吾事。由中而外。退也委蛇。遺世獨立。一紀于茲。國之老成。日益淪謝。鋒車在門。公不俟駕。有懷欲陳。竟舜吾君。輪當次對。乃以訃聞。乘化而歸。公乎何憾。士林盡傷。失其一鑑。斯文未喪。儀刑具存。表以石章。刻在墓門。

黃潛撰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二〇

### 元故國子博士潘君墓誌銘

潘君諱宗佑。字仲德。濟南陽邱人。其上世罹兵燹。譜逸不能遠系。父彬。由承務郎。衛輝路總管府經歷。載尹嚴之淳安。甫上。卒。時君年十二。居喪如成人。既長。痛早失所怙。立志問學。漸以所業表見于世。家故貧。其氣恒振厲。不以是苟一介之取。至周急則揮所有。若素饒者。性且孤鯁。惡聲無所容。雖高明必反之。在鄉里。簡出寡交。往更有弗堪者。鈎羅細故。召辱衆中。君庭立自明。無少屈。識者偉之。未幾。挈所著書曰見聞紀義一十卷。來京師。抵諸貴游。遂超授翰林國史院檢討。秩滿。進編修官。於私憂尤切。嘗欲出位言天下事。數爲所厚挽止。于是

又著遼金鑑畧一十卷。以洩所懷。至大辛亥。朝廷改絃。詔選成均官屬。授從仕郎。國子博士。與同官不相中。竟以狷介致疾。皇慶元年。月正四日卒。得年四十有二。初寢疾。偕翰林直學士元明善過而省問。顧謂余二人寧正而塞。毋不正而達。若相勗永訣者。觀是言。則其平昔自持可知已。比終。遺語其子桂。乃祖父四十四卒。今我又不得吾父。命也。汝其謁銘。吾希孟友。必能道吾素志。雖夭猶壽也。養浩聞而泣曰。辱託如是。其敢以不文辭哉。銘曰。

昔我冠豸。權倖嘗忤。迨移禁林。中彼蜚語。闔院康如。辭古傍觀。君獨余白。赤手暴虎。烈者義之。選煥汗雨。友道以颺。士氣攸鼓。方遠其馳。胡遽泉土。吁今之人。正鮮多嫗。一有剛腸。羣嘿族侮。何天亦然。質顧無所。我銘有徵。尚信終古。

張養浩撰 《歸田類稿》卷一三



儒藏

故奉訓大夫臨江路總管府判官袁公行狀

曾祖克昭。

祖源溥。

父本固，贈清江縣尹。

公諱萬里，姓袁氏。其先出媯姓，陳胡公之裔。本爰氏。秦末有曰告者，居河洛間。其少子政始氏袁。縣政至漢司徒安二十餘世。縣安至宋雍州都督顓，又十四世。顓後人九世為唐宰相滋，謫判吉州。子孫家焉。其後曰立德者，徙居新淦之潑水。立德三傳至皓，生二子俱，俱世夫。人劉氏通書史，教其九孫皆有成。年九十八而卒。九孫邦為字號九邦，自九邦一傳為二十四仲，而潑水之袁氏遂大。諸仲之顯，或以德義，或以功名。公之曾大父克昭，仲明其一也。克昭生源溥，源溥生本固。固力學有用世之志，既蚤孤，遭宋衰亂，遂杜門養母，不復出。後以其子貴，追贈清江縣尹。公字慶遠，曰果山，以其號行。從少穎邁，博觀羣書，為文辭疏暢茂麗，若振記布葉，葉專悅

人。又善筆札。至大辛亥，廬陵文莊侯入京師，載與俱。侯宋忠臣文丞相賢冢嗣，國朝所尊禮，而公為之客。由是重京師。侯南祠海嶽不返，乃更容董忠宣公館中。董氏勲臣世清白多賢者，所薦用率文武才能士，其嘗在館中者，清河元公明善、臨川吳先生澄、蜀虞公集父、清江范先生棣，其道德文藝與所施用，皆暴白當世者。故公在董氏益重。大夫士交薦之。既直舉國子助教，吏部且上其名中書，屬左衛閤校官，遂用薦者言，授公衛教授。始，衛學綿蕞，以祀先聖師弟子無所稟。公至，首葺廟庭，訪得故所賜學田千二百畝之侵于屯者，復之以共祭養，而軍中執經受業者多至百數十人，皆能談仁義，知尊君親上之道矣。無何，丁父艱去官。弟子號泣送者塞營道，服除，任饒之樂平州教授。去積寇，歸侵疆，藝樹浚池，廟學以新。游士有業，樂平故多豪猾，守佐獲終三年代，去十不一二，而公在鄉校攝州事半之，無敢肆欺者。民懷愛惠，士歌其德，秩垂滿湖廣省辟為掾。廉介忠



厚遇事無留難。時平章高昌王雅敬士，見公尤加禮遇。自王以下皆字而不名。比七月辭去，諸相固止之，不肯留。上其年勞，授將仕郎、南安路總管府知事。南安江右之窮遠郡，吏不知檢事，多害政。公至，理凡郡之滯訟及屬邑之不法者數十事，不彌月悉就絕度，獄為之空。上猶虐其民，且亂，吏皆遁逃。公往攝之，即出令復其流通，稍諭以禍福，許之自新。民大喜，相謂曰：「是公更生我也。」乃均賦役，興學勸耕，以富以教。民既樂業，始葺縣署，大修學宮及殿廟之在祀典者，鑿渠疏池，泥塗者甃之，病涉者梁之。大旱，公禱雨，上猶立應，還禱于郡，亦如之。是歲連郡大饑，南安民獨賴以給。天歷初作兵器，南安郡最下，而數反倍他州。令且急，公曰：「民不堪役，宜請于行中書，三分損其二。」僚吏欲因為姦利，皆曰：「請不使。」公力爭之，狀數上行中書，竟是其請。及御史至，僚吏多坐姦利被罰，公獨無所與，且得聲稱。上猶民試其兄，前有司縱弗問，公曰：「是傷人倫之大者。」立按其事，且成獄上之。

南康限有訴里中催租吏誅求殺其父者，縣受賕反收。咄付暴卒苦之，且疾甚。公訪得其姦狀，即日勅縣按所主吏罰之，正其獄。大庾饑，禁土豪之畜負驢以奪民利者，貧人得食，其傭不死。且至今市之賈者恒難沙穀水米以欺細民，自公為政，皆相戒勿欺。三年，部使者取其治。元統初，進承務郎、潮州路總管府經歷。始至，謁于金山之神曰：「潮之民困矣，瘁矣，怨且尤矣，吾何以安之耶？」神其相予，亦竭吾力而已矣。所不以至公者，神實在上。潮人聞之，喜曰：「此仁人之言也。」吾民其有瘳乎？未幾省詞訴薄賦斂，均力役之征，潮果大治。暇日數臨學，集博士弟子員陳說經義，申以孝弟之教。潮故昌黎韓公過化之邦，而文集未列之學官，乃割俸倡郡中有力者，板傳之以惠潮士。潮守將以營中不利士卒，縱部曲雜居民廬，而因奪有之。公在郡，立下令徙還其營，以復民業。潮無松杉，公使人自閩中致二木千餘，栽植之。治後之金山，將與韓木俱不朽焉。先是，仕于潮者會吏多虐取，

當使者行部、懼事覺、恒進厚賄求免去、則又取償於民、以為凡而以禍敗者亦先後相望。獨公在幕府時、郡無留獄、部使者至深異之。盡屏私謁、毫髮無所受。郡有石刻、具載其事云。既年老、不樂居海隅、秩未滿、遽解印去、府僚及郡之士民強留之、不可得、爭持錢追數十里、大設祖帳餞之。雖去、民猶思之不忘。遇東西行者、時時候起居、冀其或來也。既出嶺、遂告老於朝。居久之、加奉訓大夫、以臨江路總管府判官致仕、命下而公卒一年矣。公兄弟五人、曰惟宜、希逢者最少。母孔氏且歿、以希逢屬伯兄九萬、而惟宜屬公子之。既室、且皆有子孫矣。乃復為昆弟如初。公既退休、悉以其先廬居惟宜、而分田以給之。別自築室于峽之柚木嶺、並闢地為園池、環室前後植脩竹嘉樹、藝花卉果、麻蔬日課童僕治生產。賓客往還、時相與賦詩酌酒、極笑談登臨之樂、坐則引其孫授以詩書。卒時年六十有九。後至元己卯十一月廿六日也。夫人孔氏生子惟德、雅善幹蠱、有所植立、不

廢其家學。女適胡適宗。孫男二、鐵頭、麟兒。女二。將以至正改元辛巳九月十有一日乙酉葬里之都督嶺楓林之原、距峽七里許。嗚呼、公始以一布衣士趨京師、取知卿相、身致顯榮、以及其親、用雖未大、而所至能脩其政、使豪猾不得肆、而善良者感化。既去、人猶歌頌其德、是可有稱於後世者已。若金與公同郡、在京師既辱與游、處家居時又亟相見、故嘗得其行事、列叙始末如右、庶執筆紀述者有取於斯焉。謹狀。

校記

①糧科院：當作「糧料院」。

②誠：當爲衍文。

③早淮：當爲「早准」。

④政：疑當作「攻」。

⑤盡：當爲衍文。見四庫本《文獻集》卷一〇。



藏 儒

元儒碑傳集卷九十一

張恕 儲能謙 楊載 嚴侶

程端禮 孫會叔

故處州路慶元縣儒學教諭張公墓誌銘

濂當弱齡嘗游學郡城中時王教授雲卿方之官嚴陵忽持錢行卷示濂中有浦陽張公詩音律清麗而字體莊勁得八分之正心竊慕之。後七年始獲拜公於月泉里第公風神峻潔眉目聳秀。還而望之若玉井冰壺絕無一毫塵土意。及聆其論議則纔然如貫珠。退因私念前輩沈涵深固故其見於辭氣者有不及未嘗不自歎鄙吝粗穢而莫克攻勵之也。方將為問道致德之圖居亡何而公亡矣。又後十年公之子端臣件繫羣行為狀來金華山居請濂為之銘。濂誠後死不可謂不知公者銘何敢辭。公諱恕字如心姓張氏為婺之浦江人曾祖貴宋宣議郎祖祚承信郎父森湖南潭州路教公幼

而穎悟取家中遺書晝夜研磨之雖暑燠金寒折膠不易其恒度。迨長聲名籍籍起士林間遠近來學者戶外之屨常滿已而用薦者教授常德之武陵遷婺之東陽處之慶元公所至皆以興學為已任招集弟子員危坐堂上列羣聖人之書為之敷釋大義皆充然有得士風為之丕變。尋以母夫人春秋高歎曰孝者百行之冠冕吾母鰥髮垂領尚可宦遊而弗之止邪。自是夷猶里閭日侍夫人之側當風日清美或杖藜行佳山水間如嗜飲食或勝友時集輒商略古今上下數千年事及藝文淪茗賦詩自娛有不知老之將至也。公素患脾疾至是發覆劇遺命治喪勿用浮屠氏法當依朱子家禮從事遂瞑。公生於咸淳辛未十一月乙亥卒於至正癸未六月乙卯壽七十三娶方氏有婦德克配君子生子男六人虎臣端臣鼎臣稷臣純臣敬臣子女二于貞方元亨其壻也孫男五人僧家奴道童留孫復生憶祖僧家奴復生早卒孫女三人其年十月己亥寔公於縣東五里





原先塋之側其所著書有詩集若干卷藏于家云。夫自師道不立後生小子失其所依憑無以承藉其所休社而甄陶其性情故蒞事制物動與理違深為識者之所慨歎。有如公者湛湛以斯道淑諸人所以為世防而昭民能者實於是乎賴而公竟死矣。雖然公之子皆業儒端臣博學而能文辭尤號最良者也。橫經邑庠中俊秀子弟皆環聽之。公雖亡其不殁矣夫。銘曰：孰武其先公則式之。孰瞻其後公則迪之。累世之儒聲華燦而况公之施三為校師。杕珮遠佗左矩右規。鑽石幽墟以昭以貽。里中子宋濂謹撰。

宋濂撰 四庫本《文憲集》卷一九

宜興儲先生墓志銘

宜興儲先生既沒其子鄉貢進士惟賢請於吏部侍郎偁公書其事復以書抵京師屬素銘之。惟吏部蚤擢進士為時名臣其文足以傳世矣何假於素之銘哉。然向客金陵託交惟賢有不可辭者。吏部敘先生之事曰先生諱能謙字有大姓儲氏其先居潤之金壇其地曰莊城唐蔡母潛有送儲十二歸莊城詩謂監察御史光羲也。御史十三世孫鄴繇莊城徙宜興之賊林至先生十世矣今賊林之族聚百餘家散處旁近者又百餘家。御史有詩名迄今子孫猶不失世業。曾祖進之祖時昇宋承信郎監鎮江稅父文璧咸淳六年鄉貢進士宋末以八韻賦取士先生父行數十人爭勝一時及內附之後學校課試猶仍舊習先生屢試輒與首選延祐初設科目取士或勉先生為仕進計先生喟然歎曰誠不欲與後進爭聲利顧吾自有世業自是大肆其力於詩而口未嘗及干祿事嘗即先廬之東築室一區雜植竹樹扁曰構巢暇日散步田間勸勞耕者或遺之飲食先生幼學六經子史靡不窮極手自寫書不閒寒暑尤好黃太史庭堅詩天未曙輒默誦百餘篇而後起其父喜曰吾世業賴是子可繼開門授徒從學者眾族人之質美者必善誘而陶成之性至孝母薛氏晚病臂累年憂勞如一日冬溫夏清飭妻子不敢暫去左右喪親哀毀盡禮

葬祭遵朱文公家禮。族父某感其孝誠，至闢蔬圃以廣送葬之道，鄉人化之。有不作佛事者，忌日時祭必前一月治事，縞巾深衣，哀泣終日。先生天資剛毅，若不可犯，而在親側，必婉容愉色，接賓友必盡歡。治家甚嚴，車者有過，督責無恕。夫人蔣氏寬解之，則曰：君儒家女，不聞易曰家人有嚴君耶？乃課子孫讀書，非家事不令須臾廢學。鄉人以貧乏疾病告者，視其力之可及而食之，藥之。所著書有本論上下篇，有楮錢論，皆力詆釋氏之說。其詩文號樗巢集若干卷。先生生於宋咸平六年正月，卒於元至正四年六月□□，得年七十有四。夫人先七月以卒。子男四人，長惟賢也，方待試禮部而科目輟，監察御史以著書立言薦之。惟志、惟仁、惟德，皆業儒。女三人，長適蔣立本，先卒。次適趙濟，次適潘杲。孫男十人，抑□、揆、播、揖、撫、拓、掾、梧、授、女五人。曾孫男一人。先生臨終戒諸孤曰：吾生而不以才用世，死必樹吾墓以樗，使亦不材爲世取可也。以是年七月□□□合葬於里之淡竹原先塋之側，先生命也。銘曰：

義興之墟，有墳渠渠。其植惟樗，卷懷弗舒。與天爲徒，後有徵者，在其書。

危素撰 《危太樸文續集》卷五

楊仲弘墓誌銘

仲弘既卒之明年，潛往哭焉。其友壻蔣堂代致八歲孤選之言曰：先人之葬，非先生莫宜爲銘。此先人治命也。敢奉以請，惟先生哀而許之。潛不敢不諾也。初，潛與仲弘不相識，輒以書締文字，交凡五年，始識仲弘。後十有一年，乃與仲弘同舉進士。又八年而仲弘死矣。嗚呼！其忍執筆而銘諸？仲弘諱載，姓楊氏。其先建州浦城人，上距宋翰林學士文公凡十一世。曾祖有雍，祖祐之，皆有隱德。父起潛，補京學諸生，因家於杭，故又爲杭州人。仲弘少孤，事母季氏盡孝而有禮。年幾四十不仕，田理間用之，得其文薦之行中書，舉茂材異等，不行。周御史景遠強之至京師，俄以母喪去。賈戶部國英數言其材能于朝，遂以布衣召入，擢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與修武宗實錄。書成，褒賜甚厚。居亡何，調管領係官海船萬戶府照磨，兼提控案牘。於是仁宗在御，方以科目取天下士，仲弘首應詔，登延祐二年進士乙科，用有官恩例視第



儒藏

元儒碑傳集 卷九一

一人授承務郎、饒州路同知、浮梁州事。秩滿、遷儒林郎、寧國路總管府推官。未上、以至治三年八月十五日卒。得年五十有三。泰定某年某月某日、葬杭州錢塘縣某鄉某原。娶瞿氏。子男三人、長即選也、次遵、次迪、俱幼。仲弘平居性和易、然於論議臧否、未嘗有所假借。其游從皆當世偉人、吳興趙公在翰林、尤愛重之、亟稱其所為文、由是仲弘名益聞諸公間。蓋仲弘於書無所不讀、而其文益以氣為主、毫端疊疊、縱橫鉅細、無不如其意之所欲出。譬如長風怒颿、一瞬千里、至於崎嶇之繁折、艱欹枕側、亦未始有所留礙也。凡所譔著、未及詮次以行、而人多傳誦之。潛嘗評其文博而敏、直而不肆。仲弘亦謂潛曰、子之文氣有未充也、然已密矣。潛每歎服其言。今已矣、無與共論斯事矣。嗚呼、而尚忍銘諸。姑述其槩、以慰吾亡友於地下云爾。銘曰、

嗚呼仲弘、而止於斯。孰昌其氣、之死不衰。優優其辭、不屈不枝。有寧一宮、文冢在茲。過者必式、考予銘詩。

黃潛撰 《文獻集》卷八上

### 高節先生墓銘

先生諱侶、字君友、姓嚴氏、子陵三十五世孫也。嚴本莊姓、以漢明帝諱見之。子陵以高名著史冊、耕富春山、釣桐水、年八十終。娶梅氏、西京壽春尉福女、生茂。茂生隆、隆生卓。由是而降、踰唐歷宋、衍為四家、中家傳格為先生。曾大父潤、王大父、自中考也。俱不仕。先生生而有奇氣、讀書不為覓舉計、從學鄉先生漢英賈公。賈公得於復齋趙公。趙公得於潛室陳公。陳公親授於晦菴朱子。此其淵源也。貴官至釣臺、必訪先生勸之仕、則曰、漢雲臺諸將、仕非不赫赫、今子姓無聞、吾鼻祖去之一千三百有餘年、而高風遠韻、與富山桐水相為峙流、士奚必以仕而貴哉。某不敏、願為嚴子陵賢子孫足矣。居家教授生徒、有裹糧自隨、越來者。宋相文山氏客謝翱、奇士也。雪夜與之登西臺、絕頂祭酒慟哭、以鐵如意擊石、復作楚客歌、聲振林木、人莫能測其意也。暮年建沙社為

會取晚而有信。謝卒無子，與社中友買地臺南葬之，築許劍亭。憲使盧公摯高其義為之書。嘗遊錢唐，偕石塘胡公山村仇公過孤山，酌林處士岳鄂王墓，卒有動於中，告二人曰：「某常時如此，親必不安。」亟歸及門，遽有終天之別。擗踊氣絕者數四，治喪祭一用朱子禮。廬墓三年，不稅衰絰，不見賓客。有白燕巢墳木，事母益虔。母卒，哀毀成疾，幾不起。每至生旦，服墨絰哀慟踰它時。所居堂名以高遠，取郡守王祕已釣臺書院語。至順辛未冬十月晦，疾革，呼其子淵曰：「吾年已踰六十，不稱天奉祖祠四十年，復土田牧養無忝，吾死何憾。」平疇西地，吾已買諸官，死必葬是。遂逝。越若干年，為至正丁亥，始克葬。賢者故事有易名，門人黃廷玉等私謚曰高節，復請諸郡守祠於祖祠西小室。娶黃氏，宋榜眼進士黃蛟曾孫女。子一淵也。越十年丁酉，余以建德理官過釣臺，淵從余謁祖祠，遂登雙臺，訪子陵釣跡，因酌高節君墓，又訪臺南謝奇士塚。余為奇士立阡表，明年淵持廷玉所為

狀來請曰：「謝奇士表於吾子，若有待，先子之行應銘法其待如奇士，幸吾子銘之。」遂銘曰：

於古風淒乎胡可追，千有百祀不盡厥岐，不肯厥馳，瞠乎不知其後時。我銘其人，維高有堪，維高有堪，維遠有遺。

楊維禎撰 《東維子集》卷二六

將仕佐郎台州路儒學教授致仕程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端禮，字敬叔，姓程氏。其先遠有世序，而譜牒莫詳，所可見者漢有海西令曾，唐有太子左衛率府曹曹參軍某。其自鄱陽徙家於鄞，則由曹曹之大父珍始。故今為慶元之鄞縣人。歷五代至宋，仕者恒弗絕。曾祖振父，承務郎，平江府百萬倉司門。祖在孫，通直郎，知平江府常熟縣事。父立，鄉貢進士。入皇朝，贈從仕郎，郊祀署丞。母王氏，徐氏，並封宜人。先生徐氏出也。初用舉者為廣德之建平，池之建德兩縣儒學教諭，歷信之稼軒，建康之江東兩書院山長。用累考及格，上名中書，授鉛山

州儒學教授。秩滿，遂以特仕佐郎、台州路儒學教授致仕。其在建平，興舉廢墜，諸生之貧者必周給之。縣尹王君起宗日率僚友聽其論說，且築室赤巖上，命其子楚整受業焉。楚整後出入臺閣，卒為時之名人。繼王君為其縣者，復倡好事之家為買書萬卷，覆以傑閣。永康胡先生長孺記之。其在建德，增學舍以居其徒，盡復民所占田。其始至也，有田三百畝，比受代而去，有田一千畝。稼軒前賢遺迹多為人所據，悉按其籍奪而歸之。江東新界院額有司奉臺府之命，選辟先生以闡教事。學者翕然知所宗仰。文宗在潛邸，遣近侍子弟來學，賜以金幣牢醴，禮遇甚至。於鉛山則新其廟學，豪家築室侵入似牆內地，久莫能正。先生白於部使者，命毀其室，乃懼而請以腴田二十畝易之。鵲湖書院之旁有道觀，先生偶至其處，有驢跑觀前隙地，驅去復來，默卜之曰：「地下果有物，驢當復至。」已而驢果來跑益力，乃訪觀主求發之，得石碣十餘，刻群賢像，因為作群賢堂。先是，平章政

事趙涼公及王御史理嘗舉先生可教國子。趙御史承禧舉先生可提舉儒學，俱不報。先生歸後，郡守王侯元恭踵門禮請先生為學者師，師閫及旁郡廣行鄉飲酒禮，皆俟先生討論而後定。郡故有宋丞相史越王所置義廩，以助仕族儒家昏喪之不給，自先生為之督視，貧者始實受其惠。先生素所厚一二達官，胥士相繼凋謝，先生若有所不樂。一日挈舟游東湖，諸生載酒追及之，飲於中流。酒半酣，指所卜葬地曰：「若豈知我之歸於斯不久也耶？」學問之道具在聖經賢傳，吾嘗述之矣。真知實踐，則存乎其人，尚懋之哉！諸生為之默然，各奉觴為壽而歸。自是多以病不出。久之，病加劇，客有將上京師者，過而言別，相與論求季事，娓娓不倦。既正冠送客，顏色忽變，痰氣作，醫者以丹劑進，先生却之曰：「不敢服也。」目已瞑而頭微偏。門人樂良進曰：「先生頭容稍偏矣。」復張目端坐而逝。至正五年夏六月甲子也，享年七十有五。以六年某月某日甲子葬陽堂鄉之陶與。娶潘氏。潘



為建平望族。先生主教事時。慕其才。以女歸之。卒。因葬於建平。至是奉遷而合附焉。子男一人。行。女四人。孫男一人。循理。女三人。蓋宋季之士。率務以記誦辭章為資身取寵之具。而言道學者。亦莫盛於此時。四明之學。祖陸氏而宗楊袁。其言朱子之學者。自黃氏震。史氏蒙卿始。朱子之傳。則晏氏淵。大陽先生某。小陽先生某。以至於史氏而先生承之。黃氏主於躬行。而史氏務明體以達用。先生素有志於當世。惜其仕不大顯。故平生蘊蓄未克究於設施。而私淑諸人者。不為無功於名教也。故禮部郎中韓公居仁。嘗學於小陽先生。其仕於先生之鄉。與先生論議。無不脗合。行省屢聘先生。較文鄉闈。先生以為國朝設科初意。專取朱子貢舉私議。今多違之。吾往宜不合。力辭不往。其源流本末。可槩見也。先生色莊而氣夷。善誘學者。使之日改月化。而仲氏太史公端。學克謹師法。學者尤嚴憚之。人以此河南程氏兩夫子云。先生所著有進學規程若干卷。國子監以頒於郡縣。學使以

為學法。有畏齋文集若干卷。藏於家。先生葬後二年。門人徐仁等若干人。相與謀。俾樂良奉宣文閣授經郎危素之狀。來謁銘。某幸嘗辱交於先生。徵於狀。無不合。乃併以平昔所知者。論次而銘之。銘曰。

大道孔夷。聖賢同趨。政靡俗裂。師異指殊。真儒有作。乃發其藪。先生之傳。遠有端緒。左規右矩。蹈夫大中。居之以寬。休休有容。道之將行。夫豈弗仕。委蛇進退。時行時止。志局於位。厥施未豐。惟其教施。垂於無窮。門人謁辭。論誤遺德。昇於方來。永有矜式。

黃潛撰 《文獻集》卷九下

### 孫君行實

君諱會叔。字友仁。姓孫氏。世居鄆之東吳。宋龍圖閣學士沔之十一世孫。曾祖諱涇。鄉貢進士。妣李氏。祖諱棹。宣教郎。妣畢氏。父諱夢釜。鄉貢進士。妣韓氏。繼高氏。君生於宋咸淳壬申九月十有一日亥時。幼岐嶷不嗜弄。既就學。師訓不煩。記書不過二遍。五六歲即解大義。有



客訪鄉貢君。不遇。君迎送盡禮。客驚曰。孫氏有子若此乎。九歲喪母。哭泣盡哀。市里迎神。或攜觀之。君應曰。聞禮不聽樂。讀書自若。十餘歲。事親不少愆。宗族鄉黨皆稱異人焉。師行義韓君元。韓君見其篤志。慨然嘆曰。廣子學者子也。本堂陳公著贈以言曰。挹其氣清以凝叩。其言正以暢。不以時好遷。不以毀譽動。一以孔孟爲證。他日學成。見之者如景星鳳凰矣。君讀書有序。終日一書。沉潛玩索。必驗諸已。以致實用。尤考三禮。著四書演義。凡程朱引而不發者。悉闡其旨。辭不求甚工。常謂心體虛明。自當有言。發於詩。往往天趣遠出。旁通天文地理。度數之學。義利之辨。胸次介然。閒居端坐。肩背竦直。望之若神。即之則和氣怡怡。暴慢者廢然自失。晨興謁先祠。適父母所。溫顏色。問所欲。以進。或不安。即憂形於色。幼依庶祖母李氏。李病。目寒不爐。君以身溫被者八年。及卒。爲心喪三年。雖遇總服。亦不飲酒。聽樂必憂容。遭繼母喪。苦塊不達。後事庶弟母顧氏。若事所生。顧亦

愛之過於已子。家庭訢訢焉。君待朋友必敬必信。獎掖後進。有不悅者。歎慨不已。隱惡揚善。人乎其衷。識者謂君天質粹美。問學充實。孝弟行于家。信義著于鄉里。得一命舉此措之。宜無難者。君獨退然爲未足。將以終身者。以大德癸卯九月二十一日酉時卒。得年三十有二。死之日。鄉隣無少長莫不垂涕。至今猶有道其事者。葬于青山之原。聘史氏未迎。以弟俞叔次子儀伯嗣。端學後君生六年。自總角交遊。故知君爲。嘗北面事之。君終辭焉。其嘉言善行。懼歲久而弗彰也。敢錄見聞于大雅君子。幸擇而銘之。

程端學撰 《積齋集》卷五



校記

①此：當作「比」。見四部叢刊本《金華黃先生文集》。

元儒碑傳集卷九十二

郝伯魯 夏友蘭 葉謹翁

應本 王肖翁 曹知白 范椿

萬億綺源庫知事郝君墓誌銘

君姓郝氏諱伯魯字希曾其父道寧以詩書教授鄉里學者常至百人今吏部侍郎郭公戶部主事左君尤著名者也君少傳父學起家樂城縣教諭遷固安州學正爲守令者重之爲諸生者敬之閒居京師持酒自娛卓越豪縱或以奇士目之會朝廷崇儒術興吏獎詔學官未調者悉補百司吏君以才擢戶部史轉太醫院出官將仕佐郎萬億綺源庫知事年五十三泰定元年十一月某日卒妻李氏無子君操守嚴謹戶部綺源掌天下錢穀簿書出納一毫無所私其卒也郭公經紀其喪合諸友之賻授其弟某以是月某日歸葬君真定縣常山里先塋銘曰

時須其材而命不偶又將誰咎

蘇天爵撰《滋溪文稿》卷一九

元將仕佐郎賴州路同知會昌州事夏侯墓誌銘

夏友蘭字幼安初名九鼎撫樂安曾田人後徙蘭原世以材武長軍籍幼安亦弓馬便習讀書不及卒業夙慧自能爲詩逮其父時任家督精簿書稽錢穀出入欺弊無所容父卒家力適大凡事提綱衆目各界所司謙厚文雅聲譽四達聞風締交者自遠而至每歎儒流識早言陋遇方外人傾心嚮慕邑尉明安達爾志同意合俱造吾門受學獲聞往聖先賢所言性命道德之懿濯去舊見自是假真屬偽者不能惑當父忌日哭泣盡哀事母婉順致養唯謹家居之儀時祭之禮一遵司馬氏朱氏所定邑東門外創建書院施田贍給敦請名儒詹貢士掌教其事聞上官爲設官家有內塾教子又有外塾普及親鄰諸幼之可教者月朔弦望遠近賓朋內外子弟深衣會講以身率先升降進退威儀整肅如學校規詩文自出胸臆無一語塵腐星數算法風鑑占驗等術



儒藏

元儒碑傳集

卷九二

靡不探討。或勸之仕。則曰。是有命焉。不可倖致也。予在國子監。幼安白慈親。願觀國光。親許。遂趨京師。又趨上都。覲日表於潛邸。得旨。從集賢大學士李公游。出入禁闥。必從。明年。龍飛御極。李公秉政。奏授將仕佐郎。同知會昌州事。皇慶元年春。南歸。秋。至官一月。聞恩旨。下護持所創書院。亟歸迎拜。至家。感疾。再閱月而終。十月廿四日也。二年十二月廿七日。葬於宅東之園。幼安生長將家。衣被儒術。深潛端重。山立時行。中州外域。顯官貴戚。一見共談。起敬起愛。不信其為楚產也。平居處事。詳審。年四十三始仕。廉仁外著。士民悅服。比聞其喪。悵快缺望。父諱雄。管軍百戶。鎮撫樂安縣三翼。母劉氏。慈喜好施。綜理內外事。秩然。娶前吏部侍郎李公曾孫女。男志學。以七品官之子。充國學弟子員。子於幼安之不得壽也。痛之惜之。志而銘之曰。

家有百井。身則三命。雖番於年。順受其正。

吳澄撰 《吳文正集》卷七四

葉審言墓誌銘

至元貞間。部使者振奉學校。悉延致前代遺老。以主教事。一時英俊之士。咸立下。惟審言夙負村望。以弱冠之年。與之並登于師席。衆皆羨慕焉。審言頽獨恬於進取。筮仕垂四十年。猶俛首常調。隨牒遠方。後來居上者。不知其幾。及審言以六品官致其事。而竟不得從容享一日之安。嗚呼悲夫。審言姓葉氏。諱謹翁。審言字也。世為婺之金華人。曾大父大治。縣主簿。卸受業。呂成公之門。以所得於成公者。授徐文清公僑文清。後為朱文公門人。高第。而於大治君執弟子禮。沒身不衰。大父榮發。深自韜晦。罕與物接。父霖。始復以家。李私泚其里人。故端明殿學士王公。楚知南康軍。葉公閻。咸敬札焉。仕皇朝。卒官將仕佐郎。婺州路蘭溪州儒學教授。致仕。母曹氏。有賢行。審言性明達。而蚤有知於書。無不讀。由家傳之。端緒。泝儒先之源委。卓然自立。諸老無不樂與之遊。舉教官。歷浦江。義烏。兩縣教諭。升儒之明正書院山長。丁外艱。服除。上銓。部借授處之縉雲縣官。政鄉。檢。丁內艱。服除。遷吉安之吉水州學教授。秩滿。調泉之晉江縣主簿。階將仕郎。同僚有與之不合者。力構陷之。部使者雖莫能察。而心竊疑焉。不及竟其事而去。後使者得審言受詔狀。而不欲自為異同。乃贊其罪。而解其職。頃之。仍旧階。改調婺州路司獄。在官五年。以老請謝事。授承務郎。温州路同知瑞安州事。致仕。命下。審言已以疾不起。審言事親孝。父子自為師友。念母老。不可一日去左右。所至必侍奉以行。仲弟無依。贍之終身。平居寡欲。治家有法。吉。凶慶吊。一遵成公家範。曰。吾有所受之也。貧產素薄。而室廬再厄於災。至無一椽以庇風雨。僑寓說齋精舍。



儒藏

元儒碑傳集

卷九二

父之乃得老屋數楹僻在東郭外教子之暇日以種蒔為事暮  
年徙居城西北隅間得微祿不足自給慶之晏如時從明舊飲  
酒賦詩陶然自適易簪之日有書數卷田數畝而已審言所居  
齋室扁曰四勿自號贅翁歸自京南又自號曲全道人所為詩  
文和易平實無纖麗之態有四勿齋集若干卷曲全集若干卷  
藏於家審言生於宋咸淳八年四月十六日卒於今至正六年  
十月十日年七十有五娶蘇氏文定公世孫女後三年卒以  
某年某月某日合葬於金華縣赤松鄉羅家橋之原子男三人  
長敬之慶州路慶元縣崇慶鄉建檢前卒次復之未任次泰之  
慶補江州行中書省廣濟庫子女七人其五適同郡嚴弘道趙  
嗣滋杜宏喻德順潘繼善其二以疾在室孫男一人因女二人  
其一適浦江張樵其一尚幼審言所交皆四方名士里居之日  
最所友善者許文懿公謙翰林待制柳公賁太常博士胡君助  
禮部郎中吳君師道翰林脩撰張君樞而潛亦幸獲陪諸公之  
末至是諸公多已凋謝惟胡君與潛獨存故泰之求胡君為之  
狀而屬潛以銘嗚呼悲夫載念潛之少也從先生長者詠歌  
先王之道於寬閑寂寞之鄉將以是終其身審言力挽之出而  
宦遊不遂晚通朝籍以親老請外遂納祿而歸審言適已掛冠  
往見之雙溪上握手道舊故殊欵洽別去甫一月而審言逝矣  
又一月而潛蒙恩錫召欲伸德帷之一慟而不可得銘固不敢  
以諉於它人也嗚呼悲夫審言分教兩縣所至以教養為務興  
壞起廢之功尤多其在明正書院復道流冒占之田二百餘畝  
吉水號多士教官良不易為審言處之有道由是士論厭服審  
言為巡官則能使盜息而民安為獄官則能使囚徒不失其所

誠可謂得其職而審言之所以不朽者不專在是也茲不詳述  
焉銘曰

有作而興載揚其英胡不奮飛徐徐吾行匪勉從事靡愛其力  
孰虛若盈戰兢夕惕不疑於人蹈天危機困而能亨罔間險夷  
皇仁在上天日照臨朱紱之來于光有耀鼓缶而歌式全吾歸  
孰昭其昧曰有刻辭

黃潛撰（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三

應中南墓誌銘

中南應氏諱本中南其字也宋南渡時六世祖確由汴徙錢塘  
因家焉父普受知淮閩李公庭芝補進武校尉宋亡李公死遂  
歸晦不復出中南生而秀異稍長能自植立治家務勤儉與朋  
友交以信好為人排難解紛而軼世孤寡人以此稱之始中南  
與子同年進士前史官揚公載共學明於禮春秋喜為歌詩頗  
有志於宦遊而弗遂年甫三十趙魏公以集賢直學士提舉江  
浙儒學辟主教仁和縣辭不就後游京師集賢大學士王文安  
公力薦于朝年已六十無意於仕進歸隱西湖上日與高人勝  
士徜徉山水間遇奇書必厚其直而取之所積甚富平居能自  
攝養筋力至老不衰手未嘗釋卷每秉燭至夜分乃寐間有所  
得手抄成帙善鑒定古書畫一時名人咸服其精旁通數術方  
技而最深於醫晚遂混迹於藥市至正九年七月二十八日卒  
于海昌之寓舍享年七十有八以其年閏七月二十五日返柩  
葬于錢塘縣水月鄉葛嶺之原先是中南在海昌俄一日泛小  
舟至錢塘編謁親故携其甥某登葛嶺指示以所卜樂丘之向  
背僅逾旬決而竟不起屬續之際神思不亂屏去婦人惟留諸

子侍側告以平生俯仰無愧即死汝輩慎勿徇俚俗追薦之說也。語畢而逝。娶朱氏。子男四。才兩。預鄉貢。用特恩授嘉興路儒學正。偉嘉興路總管府司吏。貢。晉陵縣儒學教諭。凝。仁和縣醫學教諭。女二人。適張天麟。俞仁榮。孫男五人。女四人。中甫所著有三家禮範辨一卷。注春秋世紀一卷。五七言律詩五卷。集驗方一卷。人多傳之。蓋中甫素峭直寡合。不屑苟售。然篤於教子。及見其成而身食其報。祿雖未豐。所養者志既壽而康。遂以考終。亦可無憾矣。子獲締交於中甫甚久。才也。又辱從子游。中甫之歿也。子方告老將退休于田里。使者以召還之命追及子於錢塘。敦迫就道。無從申總帷之一慟。而才也跣走造子傳舍。奉中甫治命以銘為請。哀朽荒疎。不足任付託。願義不得辭。銘曰。生也直。疇於人。積也厚。燕及於子孫。無悔無尤。卒歲優游。銘以焯於幽。

黃潛撰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三四

故松江府判官致仕王公墓誌銘

公諱肖翁。字傳朋。姓王氏。世為婺之金華人。宋太師左丞相魯國文定公諱淮之玄孫。中大夫太府卿贈少師。東陽郡開國公諱揀之曾孫。中奉大夫直敷文閣。福建路轉運計度副使金華縣開國男諱似之孫。朝奉郎。將作監主簿諱琦之子也。公自幼即知問學。既長。才業兼茂。為宗部所欽仰。又其姿表明秀。風猷醞藉。雖運去物改之餘。望而知其為相門子弟矣。起家衢婺二郡儒學錄。大德中陞婺郡儒學正。考滿。當得教授一郡。而國制教授必年艾以上始得為之。公名上天官。未四十也。是時奎章閣侍書學士蜀郡虞公集與公生同歲。亦以儒學正考滿。同在選中。而年皆不及格。有司以常制持之。廷臣言虞集雍忠肅公孫。王肖翁魯文定公孫。皆前代名宰相家子。且學藝不羣。不得拘於常制。於是虞公得教授京畿。而公為靜江教授。南方歆慕多瘳。公到官。居亡何。即移病而歸家。食十年。延祐末。復起教授南康。會



白鹿洞書院山長缺。郡守請公攝山長事。書院久廢。公為復興之。新其屋宇。廣其田租。而來學者滋衆。士譽翕然。至治初。辟江西行中書省掾史。賴人有因覈田虛增糧額萬餘石而生變者。事數年不決。公以為民變雖靖。而糧之虛額宜在所必除。儒學官待選者以千數。先是持選衡者皆顧憚不敢理。日致壅滯。公閱選簿為之銓注。數日而畢。由是宰臣器重之。惟其言是用。休聞以彰。泰定四年。積年勞除將仕郎。海道都漕運萬戶府知事。海道歲漕東南百萬之粟。供億京師。以事興法。從事其任至重。自漕帥主僚吏。率以選居。公居幕中三年。上下克協。漕事訖辦。僉以為能。仍紀至元二年。轉從仕郎。嘉興錄事。適歲祲。部使者檄公行視田。公為具實以聞。得免荒租數萬石。它州郡有奸利事。部使者悉以諉公決。公決之無或不當者。惠利及人甚衆。政績益著。未幾屬疾。請致其事。遂以承務郎。松江府判官致仕。命未下而公卒。其年十月癸巳也。享年六十有五。以五年二月壬

寅葬於金華縣葵女鄉施家塘之原。公娶唐氏。子男六人。萱某官。藻。杭州路海寧州判官。蘭。鎮江路錄事判官。荃。藝。約。高節書院山長。女三人。適劉文同。申。莫。吳某。孫男十人。女八人。公天性孝友。事親無違禮。養寡姊弱甥無失所者。教諸子必由於禮法。家庭之內肅然有儀。所得祿秩多以周親黨。賑貧乏。內顧不足。不以為累。高懷雅興。一寓於詩。而尤善筆札。論者謂其酷似吳傳朋。短章醉墨。人爭寶愛之。初。魯公在淳熙間。久居相位。是時南北講解。中外無事。一用柔道佐時。絀尚利喜功之說。以休養其民人。以故南渡以還。論相業者咸稱王氏。魯公之從子。是為文憲公。公實學於何文定公基。以傳考亭朱子之道。而敷文又受業於文憲。以及撫堂劉先生炎。雙峰饒先生魯。其學皆本於朱子。於是言道統者。復推王氏為源流之適傳矣。維公之生。憑藉世德相業之隆。道統之重。萃於一門者。累世承傳。逮於其身。不可謂無所託也。惜乎不大顯融。不足以究其志之所就。然論

天道者謂王氏宜有後而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後之來者尚有徵焉。銘曰、

大山穹林、良材所生。世家名閥、是生峻英。娶衣冠家、孰盛王氏。相業道統、聯徽襲軌。奕業載德、委祉於公。公繼承之、文憲在躬。際今昭代、仍有祿仕。明世其家、克濟厥美。君子之澤、維衍益延。蓋觀水木、期有本原。斷石刻辭、爰誌陵谷。尚其嗣人、是似是續。

王禕撰 《王忠文集》卷二三

### 貞素先生墓誌銘

至正十五年春二月五日壬戌、貞素先生曹氏卒。踰月已酉、葬于脩竹鄉千山之原。從子慶孫狀先生世系行實來請曰、慶孫甚幸、承教叔父、叔父死、墓未得銘、敢以其孫於菟請。師泰游具楚間久、高先生之行、遂不復辭。按狀、先生諱知白、字又玄、號雲西。先世有諱雷者、在唐中葉自閩之霍童山徙居溫之許峰、沒而為神、有驅厲捍患之功、祀久不絕。其族益蕃衍、若文肅公叔遠、文恭

公幽皆其後也。宋宣和中、十八世孫景脩始遷華亭長谷之西。景脩生某、某生從龍、從仕郎監行在省倉。從龍生潤之、承信郎、幹辦平江府糧料院。潤之生德遠、德遠生先生。先生生於咸淳壬申三月廿八日丙戌、蚤孤鞠于母謝氏、教之成人、則從祖教授君澤之也。先生身長七尺、美鬚髯、性機悟、善識事。至元甲午、詔遣中書左丞某公鑒吳淞江、先生以策從行、功居多。大德戊戌、庸田使柳公行水、復獻填閘成隄之法、公甚德之。己亥、丁母艱、哀毀盡禮。服除、以大府薦教諭崑山、意甚不樂、遂辭去。嘗游京師、王侯鉅公多折節與之交、章辟屢上、先生悉辭謝曰、吾聞燕趙多奇士、庶幾見之、豈齟齬求官者比耶。即日南歸長谷中、隱居讀易、終日不出庭戶。尤喜黃老氏之學、扁其居曰常清淨、曰窪盈、曰厚堂、曰古齊。蓋於是超然有所得矣。晚益治圃種花竹、日與賓客故人以詩酒相娛樂、醉即漫歌江左諸賢詩詞、或放筆為圖畫、掀髯長嘯、人莫窺其際也。四方士大夫聞其風者





爭內屢應交。平居於姻族鄉黨調恤惟恐後。尤篤於友義。若文士許應元、李冲、劉世賢、詩僧崇古、生則飲食之死則為治喪。莖罔不由盡其情焉。學者尊之曰貞素先生。有歌詩凡若干卷。浦城楊公仲弘為之序。先生外和內剛。寡嗜慾。年八十有四。風日清美。猶杖屨閭里間。鄉人士愛敬之。皆迎謁環擁。欣欣有喜色。卒公成甫嘗稱其志尚清素。有司馬子長之風。侍書學士虞公記厚堂亦謂其尚氣義樂閑退。皆足以知先生矣。夫人河內李氏。宋觀文殿大學士贈少保諱曾伯之曾孫。先二十年卒。子南永。柳州路馬平縣都博鎮巡檢。女五人。長適上海。瞿天祐。早卒。繼室以季女。次適嘉定高巴延。次通常德路達魯噶齊哈喇哈達。封大興縣君。次適同里陸泳。孫男三人。長駒虞。早世。次於菟。幼彪。曾孫二人俱幼。銘曰。

振鐸之封。氏別為宗。曰閩曰甌。自南徂東。有偉先生。漂馬高風。遐觀闊步。玄館儒宮。既介而通。亦嗇而豐。不倚

於立。不詭於從。翼翼其心。冲冲其容。采山薇蕨。涉水芙蓉。菱歌忽斷。五湖三江。有次其歲。琢石穹窿。謚私而公。靖節文中。

貢師泰撰 《玩齋集》卷一〇

故承務郎湖南嶺北道肅政廉訪司經歷范亨

### 父墓誌銘

士之汎濫于虛文。而忽略于實行也久矣。波流茅靡之中。有特立獨力者焉。余惡乎不以東漢諸君子例之哉。清江范稿。亨父。一字德機。家貧早孤。母熊守義。長而教之。天資穎敏。所讀誦輒記憶。年未三十。予識之于其鄉里富者之門。雖介然清寒。然孤獨而察其微。有樹立志。無苟賤意。越數年。漸漸著聲稱。其處也。苦節困窮。竭力奉母。其出也。假陰陽之伎以給旅食。其耽嗜于書。鑽研于文。用功數十倍于人。人鮮或知也。年三十六。始客京師。勲舊故家延致教其子。藝能操趣。綢中彪外。流光浸浸以達。中朝薦舉充翰林編修官。官滿。部注建昌路

照磨。憲臺有聞名者，改擢將仕佐郎、海南海北道廉訪司知事。不憚波濤之險、瘴癘之毒，巡歷遐僻，每務興學明教。民之抱冤、官之受誣者，一一存活申雪。政舉上徹，仍其所職，遷江西湖東憲長嚴明，于僚屬中獨異目視。選充翰林應奉，憲臺又改擢福建閩海道知事。閩俗本汚，而文繡局取良家子為閩工，無別莫甚。城之閩之作歌詩一篇，具述其弊。憲長采之以聞于朝，緣是其弊遂革。居十閱月，會江浙行省禮請校進士文卷，行至建寧移疾竟歸，託于外族，而家在新喻之百丈山。天歷二年，授湖南嶺北道肅政廉訪司經歷，以養親辭，不赴其秩。自湖廣行省校文而還，逾月有母喪，明年十月以疾終，年五十九。娶易先卒，晚有子二人，庶出也。持身廉正，涖官不可干以私，疏食水飲泊如也。為文雄健，追慕先漢，古近體詩尤工。鵠然忠臣孝子之情，如杜子美。又善大小篆、漢晉隸書。金谿士危素慕其風，數從遊處。未終前兩月，往哭其母，時疾已劇，危羸骨立，謂素曰：「世道之卑，

士氣之陋甚矣。予其勉諸，吾殆將死，已而果然。素哀其卓犖大節，浮沉下僚，又不獲中壽。其子長者甫七歲，幼者甫四歲，懼其湮沒無傳，乃據其事行，徵予撰銘，將與龍虎山道士薛玄義買石勒諸其墓。嗚呼，亭父誠特立獨行人也，而素之高義，亦薄俗所稀。范之詩文有燕然稿、東方稿、海康稿、豫章稿、候官稿、江夏稿、百文稿，總十二卷。銘曰：

介潔之行，瑰瑋之文，而止于斯也。來世倘有聞乎，噫。

吳澄撰 《吳文正集》卷八五

元儒碑傳集卷九十三

虞集

邵菴先生虞公行狀

曾祖剛簡、宋朝請大夫、利州路提點刑獄、贈中大夫、妣趙氏、贈宜人。

祖廷、宋奉直大夫、知連州、仁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國朝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追封雍郡侯。妣氏、追封雍郡夫人。

父汲、故國史院編修、致仕、贈中奉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雍郡公。妣楊氏、追封雍郡夫人。

虞氏系出虞仲、世家會稽。唐永興、文懿公世南、事太宗、陪葬昭陵、子孫為雍人。事見本傳。永興生工部侍郎昭、工部生江陰令陟、江陰生盱眙丞知待、盱眙生長城令禮、長城生金吾衛長史明、金吾四子、叔曰殷、中和間守

蜀仁壽郡、因家焉、遂為蜀人。仁壽九子、伯曰賞、賞五子、次四曰琚、琚二子、幼曰庾、庾四子、次二曰承詢、承詢二子、幼曰繼崇、繼崇三子、李曰昭白、宋銀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贈太師、周國公、周公五子、李曰軒、贈太師、魏國公、三子、李曰祺、及進士第、歷官左中大夫、贈太師、秦國公、秦公生左丞相雍國公允文、贈太師、諡忠肅、功烈具宋史。丞相三子、伯曰公亮、性高簡、不樂仕進、晚以奉議直秘閣、贈開府儀同三司。仲曰公著、知渠州、官至中奉大夫、仁壽縣開國男、累贈光祿大夫。李曰杭孫、大理寺丞、至中奉大夫、贈通議大夫、開國六子、次二提刑也、與臨邛魏華父、成都范文叔、李微之輩、講學蜀東門外、非洙泗伊洛之道、不言。著易詩書論語說、以發明其義。由是蜀士盡知周程張朱傳授之旨。所居官輒舉其職、從四川置司羣為參議官、自請行邊、却強敵數十萬、知簡州、擢夔州路提刑、遷利路、立保伍之法、三年民歸之者三十九萬餘人、為屯田、聽民自耕、邊實人足、敵不敢犯。



學者稱為滄江先生。滄江二子，伯尚書也，以文學著稱。知永州，興學校，靖寇暴，更以簡易治之，去而民不忘。遷連州。六子，伯曰普，兵部侍郎，直寶文閣。兵部三子，仲曰從龍，朝請郎，通判惠州。子三人，伯為通直郎，黃岡尉。尚書無子，以黃岡繼宗事，即參政也。宋亡，自海上還，隱於臨川之崇仁，禮義忠厚，鄉里信之。與翰林學士臨川吳公伯清為友，吳公稱其文清而醇。晚稍起家教授，有知人之鑒，於諸生中識故江浙行省參政魯公子翬，今翰林承旨歐陽公原功，而深期之。夫人楊氏，故工部侍郎國子祭酒文仲之女。楊公世以春秋名家，而從弟參知政事平舟先生棟，以濬洛之道自任。夫人未笄時，即盡通其說。至近代典故，亦貫穿不遺。平舟以慧變上書，夫人侍側進曰：「叔當去位久矣。」平舟嘆曰：「汝曷不為男子，生我家乎？」及歸參政，事舅姑以孝聞。雖在患難，動不忘禮，族姻嚴憚之。生三子，伯諱集，字伯生，即公也。仲曰槃，進士及第，官至承事郎，武昌路嘉魚縣尹。季曰葉，咸淳

間楊公守衡州，以參政從未，有子，楊公為禱於南嶽。俄夢客將啓曰：「南嶽主者來謁。」既覺，而公生於館。壬申歲二月二十二日也。乙亥，楊公守漳州，明年赴嶺外，參政亦在行。公三歲即知讀書，干戈中無書冊可攜，母大人口授論語、孟子、左傳、歐蘇文，聞輒成誦。九歲北還，至長沙就外傳，始得書之刻本，則已盡誦諸經，通其大義矣。又五歲始來崇仁，吳公伯清見其所為文，謂參政曰：「賢郎後當有大名於世。」時江左學者猶守舊業，郡邑學校有用前代科目法出題講課，以程其藝者，所取輒百數十人。公與嘉魚令以所業應之，咸考中，出諸老儒上，時猶未冠也。故國名卿學士多寓是邦，公入則受教家庭，出則從諸公游。於經傳百氏之說，帝王之制，有國家者興衰得失之由，與其為之之術，無不學焉。而典故沿革，世家爵里考覈，於近代者尤精詳矣。楊夫人嘗曰：「吳伯清，今世大儒，可為師表。故公與嘉魚令從吳公游，吳公亟於先儒之言有所辨釋，公恣能推類以達其意。吳公亟



稱之。宋之將亡，蜀先被兵，其世家大族狼狽奔走，僅保遺息於東南。內附以來，日以衰微，忘其所自者衆矣。尚書之解組永州也，道過臨川，寓公邕管安撫陳公元晉之夫人，其女弟也，率諸子迎伯兄以歸，因得前郡守江陵項公別第於崇仁邑南門外，故叅政自長沙來居之，稍收養其族人於傷殘驅迫之餘。蜀既不可返，而家益貧，無以為生，益不勝遺緒之憂也。公生有異質，長益自奮於學，叅政少慰意焉。手植紫薇於庭，以期之，嘗與嘉魚令屏居一室，日講所學，因讀邵子書有契，題其字曰邵菴。故四方稱為邵菴先生。大德六年，以大臣薦，擢大都路儒學教授。十一年，除國子助教。明年，丁內艱。至大二年，再除國子助教。四年，授將仕郎、國子博士。延祐元年，除從仕郎、太常博士。三年，奉詔西祀名山、大川。四年，除承仕郎、集賢修撰，考大都路鄉試。五年，被旨以集賢直學士召吳公伯清於家。六年，除翰林待制、儒林郎，兼國史院編脩官。丁外艱服除，以舊官召。泰定元年，考試

禮部進士，除承德郎、國子司業。二年，除奉訓大夫、秘書少監。四年，考禮部進士，拜翰林直學士，奉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陞奉政大夫，兼經筵官。明年，兼國子祭酒。天曆二年，陞中順大夫，未幾，拜奎章閣侍書學士，陞亞中大夫，仍前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經筵官，兼國子祭酒。歲中進階中奉大夫。至順元年，為御試進士讀卷官。奉旨修皇朝經世大典，任總裁。二年，拜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餘如故。今上皇帝入纂大統，被旨赴上都，秋以病謁告歸田里。元統二年，有旨召還禁林，從使者至，即疾作，不能行而歸。至正八年五月二十三日，終於崇仁私第，年七十有七。初，藁城董忠宣公以左丞相鎮江右，延叅政與吳公而賓禮之，因以知公之賢，及拜行臺中丞，請於叅政，以公俱行，命其子受學焉。俄入朝，公始來京師，方海內承平，中朝無事，四方名勝萃焉，為文章相尚，以雄嚴新奇，不必盡合於古。柳城姚公在翰林，廣平程公、吳興趙公繼之，與公言俱大悅，即以

異日斯文之柄歸之。涿郡盧公處道清河元公復初素相善。有所述作。輒即公論定。元公嘗謂公曰。子文無雷霆之震嚇。無鬼神之靈變。將何以稱於世乎。公謝曰。誠不能也。後元公卒。以公所為為善業。祇翰者稍為改弦易調矣。時元老大臣為中書魯國文貞公。翰林承旨唐公。多國初侍從舊人。因董氏識公者。輒見親厚。於先代文獻有所徵焉。公亦得以盡知國家之舊典。西北之遺事。臺臣言公材堪御史。雖不果擢用。而公名高一時矣。始教授京庠。平陽王文憲公以相臣尹京。賢公之為。待以客禮。故公得盡心訓迪。益自致於所願學者。時前代故家子孫仕於朝者不數人。公與四明袁公伯長最厚。盡交友之義。嘗追考故國士大夫德業之盛。各述其鄉邑之舊而論著之。大史院教授洛陽楊茂弘者。知置律候氣之事。嘗與太史郭公試用之。而應以為律歷不可偏廢。將為書上之。自恨其文繁失宜。不足達意。以公素討論斯事。求為之潤色。公既為整飭其書。又以告諸有

位者。會茂弘以病死。不得達其所著書。猶藏大史發院齊公伯亨家。成均之士數百人。多宗戚子弟。施教者每不安厥職。公為助教。即以師道自任。中國學之成法。以嚴正大之規。本聖賢之遺書。以發精微之蘊。明事理之非二。通雅俗於性情。脩辭辭者陳義必精。辨惑者無微不顯。學者資質不齊。俱獲其益。有志者待公之退。多挾策趨門下。以卒其業。他館之士靡然宗尚。多相率詣館下。請益為之師者。一無間言。為博士。言於祭酒曰。惟學務修德。誘以利祿使之進。雖勉弗喜也。聖天子嘉惠監學。使得歲貢士。以次授官。盍求其足以為勸者而激勵之。李秦公時領學士。聞而是之。趣以名士當言之於上。乃於諸生中得端靜有守。嘗試以事者二人。併牘上之。委於吏議。不得達。而秦公已歸翰林矣。大成殿新賜登歌樂。其師世居江南。樂生皆河北田里之人。性情不相能。不能成音。公為親教之。然後成曲。復請設司樂一人。掌之。將有所考正焉。仁宗方責成監學。拜臺臣為祭酒。以



重其事、屢起名儒為之師、皆欲有所更張、以副上意。公力助其說、有為異論以沮之者、執政為之動、好進者乘間媒孽其間、謗議沸騰、前後兩司業或稱病、或投檄去、公亦以病免。在太常時、暉忠憲王為使、盛年不飲酒、好靜默、間獨從公問禮器祭義甚悉。及至家、必留坐款曲、或盡日無倦色。公為言先王制作之本、天理人情之實、以及古今因革治亂之迹、忠憲屢為嘉嘆、益信儒者有用。公以去蜀久、乞充使、幸得一視墳墓、遂被<sub>用</sub>。

趙汭撰 《東山存稿》卷六

元故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虞雍公神道碑

自漢魏六朝以來、經生文士判為兩塗。唐昌黎韓公、宋廬陵歐陽公、力能一之、而故習未盡變也。漁洛諸君子出其所著作、表裏六經、言或似之、於是文極文之典與道極道之精微、一趨於至善而後止。其歿也、門人錄其語以相授受、其為書雖出一時之紀聞、然蔡之聖人脩辭立誠之旨、未盡合也。昧者準之以立言、世之文士共起而病之、然文士知病其為文、而未必知文外非別有道、道外非別有文也。二者胥失焉。宋末病滋甚、皇元混一天下三十餘年、虞雍公赫然以文鳴於朝著之間、天下之士翕然謂公之文當代之巨擘也、而不知公之立言無一不本於道也。既而退居山林、垂二十載、乃得昌言於斯道、一志於斯文、而遂老矣。惜哉！易簣之再暮、子安民奉狀踵門、謁玄銘其履、牲之石。玄辭不獲、則先發其所深慨、而請繼以言焉。叙曰：公諱集、字伯生、姓虞氏、系出虞仲、世家會稽。唐永興、文懿公世南為唐初名臣、子孫始遷雍。永興生戶部侍郎昭，昭生江陰令陟，陟生盱眙丞智，長城令禮，金吾衛長史明。傳五世至仁壽太守敦人，從僖宗幸蜀。子孫為蜀人。仁壽九子，伯曰賞，五子，次曰琚。琚生庾，庾生承，承生詢，詢生繼，繼生崇。崇三子，季曰昭白，宋銀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贈太師、周國



公。五子。季曰軒。贈太師魏國公。三子。季曰棋。進士及第。歷官左中大夫。贈太師秦國公。生左丞相雍國公允文。贈太師謚忠肅。三子。伯曰公亮。早年高尚不仕。晚以奉議郎直秘閣。贈開府儀同三司。仲曰公著。知渠州。官至中奉大夫。仁壽縣開國男。累贈光祿大夫。季曰抗。孫大理寺丞。官至中奉大夫。開府六子。次曰剛簡。是為蒼江先生。官至朝請大夫。利州路提點刑獄。二子。伯圭。官至奉直大夫。歷知永連兩州。自永移連。道臨川。其女弟適邕管安撫陳公元普。先寓屬邑崇仁。聞其至。使人迎之。得前郡守江陵項公別第於南門外以居之。自是家崇仁。皇贈中奉大夫。禮部尚書。追封雍郡侯。妣張氏。雍郡夫人。無子。而從祖渠州有子六人。長兵部直寶文閣晉三子。仲子朝請郎。通判惠州。從龍子汲。長而賢。乃以為後。是為并齋先生。公之先考也。皇贈通奉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上護軍。追封雍國公。妣眉山楊氏。追封雍郡夫人。夫人給事中。工部侍郎。國子祭酒。見山先生文仲之子。參知政事。平州先生棟之孫子也。所出三子。長即公。次槃。進士及第。卒官嘉魚縣尹。次榮。參政公初授承直郎。黃岡縣尉。見山守衡州。夫人從參政。方需次與偕。時未有子。見山憐子而藏已。而有娠。及將產。見山一日晨興出治事。時尚蚤。公服坐中堂。以坐久假寐。夢一牙兵刺持劍入白。南嶽主者來謁。起肅之。

而寤。聞兒啼聲。公生焉。故命公小字衡。公對客嘗自言。未嘗宦時。屢夢遊南嶽。能言其勝處。乙亥。見山移守潭州。參政抗儼同行。丙子。宋亡。公五齡。夙慧。避地無書籍。楊夫人能倍誦論。孟及春秋左傳。歐蘇文之常誦者。口授輒成誦。九歲。還長沙。始得墨本。而公已悉通大義。又五年。居崇仁。故寓已善屬文。草廬先生吳公請見其所作。謂參政公曰。賢郎他日當有文名於當世。邑庠循舊式。月出詞賦。經義題課。士公與嘉魚令以書義試。皆中前列。老儒為之歎服。兵後。勝國名公卿家多深寓是邦。公游諸公間。備聞前脩格言。考覈前代典故。舊家世系。源委。言若指掌。楊夫人素高吳公伯清之學。贊參政公遣二子從之遊。吳公方著書有所論辨。公能推類達意。吳公每獲助焉。大德六年。用大臣薦。授大都路儒學教授。平陽王文憲公尹京。待以客禮。十一年。擢國子助教。丁內艱。至大二年。服闋。以舊官復用。四年。轉將仕郎。國子博士。延祐元年。改從仕郎。太常博士。奉詔西祠岳瀆。四年。遷承事郎。集賢脩撰。考大都鄉試。五年。被旨召集賢直學士吳公伯清於家。尋除翰林待制。儒林郎。兼國史院編脩官。丁外艱。服闋。以舊官召還。泰定元年。考試禮部。陞承德郎。國子司業。三年。進奉訓大夫。秘書少監。四年。再考試禮部。拜翰林直學士。奉議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俄以前職兼經筵官。進階奉政大夫。明年。又兼



國子祭酒。天曆三年，特授中順大夫。未幾，拜奎章閣侍書學士，陞亞中大夫，依前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兼經筵官。國子祭酒。會有令諸兼職不過三，辭祭酒得請。兩月進階中奉大夫，餘如故。至順元年，御試選請卷官。被旨脩皇朝經世大典，為總裁官。三年，拜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餘如故。今上皇帝入正大統，用至大故事，召諸老赴上京議事。公在召列，及還大都，以病謁告歸家。元統二年，遣使賜上尊酒金帛，召還朝。使者至郡，疾作不能行而歸。至正三年，勅修遼金宋三史，欲用公總裁，或陳其病狀，毋苦其遠行。奏請將上而止。朝使有自江右來者，廷中大臣遂詢起居。八年五月二十三日，以疾薨于私第，年七十又七。大風飄瓦，拔屋前後巨木數十株。治命以漂衣，歛，毋用浮屠。明年己丑八月二十一日乙酉，葬邑之長安鄉道德里天寶山西之潭源。娶度儀趙氏，系出宋秦邸。前公四十二年卒，累封雍郡夫人。子安民，趙夫人出也。隆奉訓大夫，廣州路東莞縣尹。轉奉直大夫，惠州路總管府判官，陞奉議大夫，吉安路安福州知州。徐氏生男二人，維摩奴七十，女一人，俱早夭。劉氏生男一人，憲孫，女一人，樂樂，適譚紱。郭氏生男二人，長延年，以廣東帥府差授武緣縣博合砦巡檢。次翁歸業進士。馬氏生男一人，高門，南弱冠。孫男五人。某蓋嘗論公家世勲績，文懿事唐文皇，博學洽聞，偉

節讓論，忠賦魏徵，而始終無疵。葬陪昭陵，像圖凌烟。忠肅當今，海陵南侵，至江以儒者一戰而却之。思陵在江上，歸輝位阜陵，金易其國書，南北勢始定。阜陵遂相之，功烈不卑矣。及公之身，遇聖代，事九朝，鋪張皇猷，位列法從，典文懿，忠肅後先七百年，昭映史冊，嗚呼盛哉！又嘗論公家學，禮部公與臨邛魏華甫，成都范文敬，李微之，講學蜀東門外，為西南道學之倡。他日以學為政，參蜀制間，自請行邊，却敵兵數十萬人，守簡州，憲要路，立保置屯，田得流民三十九萬餘，以實邊鄙，敵不敢犯。參政公克振滄江先生之文學，吳公稱其為文清醇，典教江右湖南，簡拔俊乂，如南陽李本魯，神子聲後多顯融，號稱知人。吳氏學未盛行，首與蕞城董公表章之，使大有名於時。時楊夫人早得見山先生春秋之旨，從父平舟先生以道學自任，當時夫人未笄，盡聞其說。景定甲子，葬出平州，草封事於家。夫人侍側，進曰：「從父當辭位久矣。」平舟嘆曰：「汝曷不為男子，生我家耶？」及歸，虞氏以家庭所親得者教其子。公資質之粹，學識之正，豈獨得之父兄師友而已。公在成均，思正化本，以熾士習，上丁監禮殿上，伴讀劉生被酒失儀，公命扶之出。明日，聲其罪削之。貴近有為生謝過者，公持不可。蒙古生欺者，傳仁皇東宮諭旨，姑薄其罪。公以吏牘列生罪狀，咨詹事院以啓仁皇，更是公所為。由是益知公賢。踐昨後，以中

書平章李道復領曾監事公與李公議歲貢法謂舊法以制祿立程誘諸生以進學如是則雖勉弗善請於衆中擇靜重有識嘗試以事者歲薦二人上親擢而用之以爲勸李公亟言於上行之會李公去位不果已而拜臺臣爲祭酒召四方名儒爲司業銳然有責成之志公與同列講求以副上意有好爲異同者撓之司業投劾去公亦以病免諸生之賢者卒業私歎居數歲不絕其在集賢上議極陳學校之弊其畧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學校者士所受教以至於成德達才者也今天下學官猥以資叙強加諸生之上名之曰師有司弗信之諸生亦弗信之於學校無益也如此而望斯道之立可乎偏州下邑之士無所見聞父兄遣子弟入學初無必爲學問之意師友之從游也莫辨其邪正然則所謂賢才者非天降地出有可望之理哉今既莫若求經明行脩之成德者身師尊之求以至誠庶幾德化之及斯民有所觀感其次則求操履之近古而不爲詭異者經義守正說而不尚奇論者爲衆推服而非鄉愿者延致之使教學者他日當有所發也又其次則取鄉貢之退者其議論文藝猶賢於汎汎莫知根柢者也朝臣聽其論而憚改作初考會試議曰國家科目之法諸經傳註合有所主將以一道德同風俗者非使學者專門擅業如近代五經學究之固陋也聖經深遠恐非一人之見可盡試

藝之人惟其高者取之不必先有主意使求賢之意狹而差自此始也又嘗經筵講罷上言東南海運勞險因謂京師瀕海以東至於遼碭皆桂棹之地朔汐日至水爲沃壤宜用吳人圩田法築隄捍水爲田募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請耕官授以地而定其畔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版萬夫長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而視成情者易之勤者物地力之高下定額於有司以漸而征之五年有積蓄真授以命就其儲給之祿十年然後佩以符信如軍官法世襲之庶可寬東南歲餉之役可得民丁數萬衛京師制島夷又因使富民役仕之志遂而紅海求食民有所歸凶歲不至爲盜今海口萬戶之立頗宗其說而未盡用其法云關中大饑公建言大災之後土曠民稀可因之以行田制擇一二有仁術知民事者爲牧守寬其禁令使得有爲因舊民所在之城郭間里治溝洫畝畝之法招其流亡勸以樹藝數年之間復其田租力役春耕秋斂量有所助久之遠者漸歸封域漸正吏望相瞻風俗日成法度日備則三代遺規得復見於虛空之野矣天子稱善群臣未有相其謀者太史院教授雒陽楊茂先知造律候氣之法試用於郭太史有徵晚合律曆爲一書謀以進而遷其辭煩簡失當知公研究是學屬潤色之公慨然整治其書且告當道異其見用茂先病死不見進今歲太史齊伯高家皇朝



經世大典之為書公任其勞居多其目則周禮之六典其制則近代之會要其事則今樞密院御史臺六部總治中外百有司之事務而其續藏於政府者不足則采四方之來上者參之祖宗之成憲功臣之閱閱具存凡八百帙既進謂同列曰他日國史諸志表傳舉此措彼耳考公制作之志使究所長其為聖治裨益能使一代之風軌藹然先王之遺烈焉則其事業宣下於先世兩公之在唐宋我仁皇末年謂近臣曰今儒者盡用惟虞伯生未顯擢耳俄晏駕而止英皇既居儲宮議實冊禮有司講前代典故無所於考鄭忠憲王拜住在太常雅器重公亟召公入議公曰世祖初年即命裕皇東宮後授王冊金寶詔告萬方此我朝典章也何以前代為王以公言入奏上大說輒行之及相英皇力薦公可大用時居憂方省墓姑蘇遣使求之江西不得求之蜀又不得比返命而事變作晉邸御講進見公氣貌溫和不數對劉切賜中統緒幣五十錠今上皇帝召公不至時賜臣下碑銘則諭旨於家撰述公侍巡英閣求去者屢因言陝西田制得俞晉徐進曰願假臣一郡試以此法行之左右曰虞伯生託此為歸計耳曲阜新廟成求使代祀允而復寢面請補外則諭旨若曰卿才何所不堪願今未可去耳中丞趙伯寧乘間為之請怒曰一虞伯生後輩不能容耶閣中日承顧問或應制作文皆寓規諫或

遇事諫止出不語人諫弗能止歸家悵悵數日家人察知之不能詰其故也為讀卷官擬進士策問二篇倣中庸九經之目問所以宜於今之道次篇問九聖之學上覽嘉歎用其次篇一日受命草一勅舊封王制詞於內庭同列二人嘗為上所親信者密謂公曰上意姑與國公如其言有頃丞相來自榻前趣進草甚遽公以草視之愕然公悟同列始已亟易其詞以進終無所言又一日受命記一古寺稱陳前代遺蹟有構飾於上者謂公前代相臣子孫適美前事爾他日入見上以是語之對曰前代已遠臣庶子孫思其父祖固不忘其所事此可為忠孝臣愚不足以及此但臣以疎庸遭遇聖代致位通顯他日臣之子孫以臣遺過世世毋忘本朝厚恩亦忠孝之勸也故臣謂能為此言於上前者亦必忠孝之人也上目近臣數與之公坦易質直揚推人品質正文字纖否惟是之從無所顧忌故朝論屢以御史才薦之然亦以是賈怨動以危事中之賴人主察其無他以免惟篤孝友少與嘉魚令共學於家父子兄弟自為知己人以假眉山三蘇嘉魚歿撫其孤遺如己子孟兄棄以亮庫解送官物至京道途折閱直數千緡公悉代償無難色過庶弟渠及其孤妹皆盡恩禮常以祿養不及其親遇珍膳不敢盡器盛暑不命童子揮扇曰勞人以佚已君子不為也生平知己大臣葉城董宣公保定張

蔡公、龐西趙魯公皆國元老。趙之復相，嘗面請召柳城姚公。涿郡盧公廣平程公吳興趙公每與公論文，輒以方來文柄屬之。當世文士嘗經論薦，後皆知名。諸公受業為所推許，今多公輔之器，不可悉數。公之為學，非託空言，每言先王建事立功，必本於天理民情之實。故教學者務欲盡事理於一致，同雅俗於至情，以是為國治之本。其於經則曰：易之為書，首尾完具，於三聖人之手，生乎千載之下，仰觀千載之上，以凡下之資而欲窺見天與聖人之道，不可下此而他求也。得江東謝君直之說，以先天八卦圖為河圖，九數而九位者為洛書，十數而五位者為五位相得之圖，心雅善之。或請著說，則辭曰：易道廣大，苟得其自然之數，何往不合？先儒有成言焉，存以俟知者。於禮則曰：學知先務，莫切是經。惟二載襍以後人所記變禮，不可盡信，其餘則二帝三王之遺文。天子諸侯大夫士之成制，粲然可考，不可以凌近言也。屢欲通古今為一書，以為後來考禮之助，以官業不克就。濬洛新安諸君子之書，就其所存以極其至，而慨夫吾黨之士知之者微矣。於吳氏書亦然。二氏之學，往往窮其指歸，即其徒叩其負挾有所見，則為之太息曰：學者不能潛心聖人之微言，以明下學上達之要，而欲切究性命之源，死生之說，其能不引而歸之者難矣。其為文自其外而觀之，汪洋澹泊，不見涯涘，剡乎其中心，

靚簡潔，庶制俱泯，造乎混成。與四明袁公伯長、清河元公復初、友厚二人有著，作必即公論之。元初謂公文無雷霆之震驚鬼神之靈異，將何以稱於世？公謝曰：誠不能也。曉乃大服其言。至大延祐以來，昭告冊文、四方碑板多出乎手。其撰次論建，與其陶冶性情，黼黻庶品之作，標之古名賢之編，卓然自成一家言。客未嘗見其學書，錄隸行楷題榜下筆，便覺超詣，以書名於世者，憚之少讀邵子書，領悟其妙，題其室曰：邵菴。學者因號之曰：邵菴先生。然廷陞都俞，朝野稱謂率多以字行。其存業自題曰：道園學古錄。門人彙而錄之，得應制十二卷，在朝二十四卷，歸田三十六卷，方外八卷。其散逸尚多。間居雖久，歸美報上之心，仁民澤物之志，未嘗一日忘之。邑有平糶倉田，淪於方外，力言於當道，復之。邑大夫陳有容率同志作邵菴書院，迎公講道其中，以惠學子。公欣然諾之。落成而公薨。在法，公當進爵賜諡。既葬而命未下，玄於公有奕世之契，最先受知參政公，博士之召公寔薦之。朝同朝十年，獎借非一。故於是銘雖重於作而不致辭。銘曰：

吁嗟先生，衡山之高，岷江之長，磅礴深廣，何可量也。山英川靈，合為天章，變化倏忽，何可常也。君子用世，斯文耿光，鳳凰鳴矣，于朝陽也。善人云亡，士氣弗昌。趙魏先鳴，百草為之不芳也。王良善御，騏驎上驥，孰能實之周



行也。范冠蟬綾繡續蟹簪孰能措之範防也。載彼管輅  
返乎混茫朱鳥之舍離明之鄉也。於粲遺文布濩四方  
琬琰之列名山之藏也。吁嗟先生古有先哲焉知德知  
言知德不易知言尤難先生繼作焉誰謂九京九京可  
作焉百世弗謏大化幽默焉孰控孰搏芝草三秀醴泉  
有源天將以斯文子厚公之子孫

歐陽玄撰《圭齋文集》卷九

校記

①羣：當爲「辟」。

②今：當作「金」。

③勅：當作「効」。《元史》卷一八一《虞集傳》作

「檄」。

④「有」字上，右引書有「安」字。

⑤昭：當作「詔」。

元儒碑傳集卷九十四

蕭瑞 張圖南 曾順 胡助

將仕郎韶州路知事蕭府君墓誌銘

禹鼎諱瑞，姓蕭氏，世家吉水虎溪嵩華山之下。蕭氏世科故家，至禹鼎始遷廬陵之馬塘，距忠簡胡公丞相文公故第為近，蓋擇而處之，遂為馬塘蕭氏。鄉先生須溪劉公扁其室曰嵩崖，示不忘。禹鼎嘗遊京師，集賢以其名聞，省部定從江西水補江西，復從憲司試選，始用為學正封州，興學歸田。一日必葺封州，還教授梧州如封州。梧州還授將仕郎賓州行用庫，尋除韶州路總管府知事。見知宣憲兩司，方被遇而以病卒于官。至順辛未五月二十二日也。始死，郡長戴率僚屬往哭之。比喪還，賻奠有加。其子達觀以其喪歸，而請銘於余，其詞甚悲。余少客其族里，時科院蕭公獻可以風流厚薦為鄉丈人，一門群從多知名者。禹鼎二父際南北初混，方遊秦淮，北闕中原，始盡更其故所居，以科院領客而落之，屢

造焉。科院即世，群從相繼淪沒，盛年以主簿死曲江者，余友周遠也。今又哭禹鼎焉。禹鼎以別業起廬陵為豐家，以三仕死曲江為中壽，余銘禹鼎，孰知余悲。祖仲貴從事郎，淮東轉運使，詔議父曰敬，張氏子男五，達觀、達胡、達章、達玄，止敬女一，壻文案丞相諸孫也。孫男女九，葬某所，以某年月日。余聞禹鼎早孤，事季父如父，昏嫁庶弟妹如一，分財利必均，二弟安裕至今日者，禹鼎力也。銘曰：

嗚呼曲江，奪我良友。嗚呼禹鼎，竟隕中壽。嗚呼此碑，亦墮吾淚。嵩華戢戢，歸來無棄。

劉岳申撰 《申齋集》卷二

元故太常禮儀院奉禮郎致仕張君墓誌銘

宋名臣趙忠肅公有玄孫曰巖能，狀其師張奉常行誼以求銘。蜀劉傳之名御史以授其友劉岳申曰：奉常楚材之良者也，宜得君銘。君宜銘。余感忠肅家教，又嘉傳之莖評，不敢固陋辭。奉常諱圖南，字則復，息堂其自號。





儒藏

也。其先世家廬陵安成。自其父徙長沙。遂為長沙。自宋季已知名。見知故相江文忠公。至元辛卯。徐公琰起公為嶽麓書院。自是為濂溪。為紫陽。宣慰趙公淮。賁公教其子若孫。翰林盧公鷺薦公可翰院。可提學。又移書時宰。極道其才美。至大戊申。授辰路儒學教授。辰學始知有教養。新學歸田。為校官。嘗策群蠻反覆。條上便宜於郡。皆如公策。延祐甲寅。詔下興賢。湖廣起公主文。丁巳。再起公如甲寅。當時江南三省獨稱湖廣得人。庚申。江西起公如湖廣。江西一二名士實出名門生。海北湖南兩憲交割上其名實。至治壬戌。以將仕郎。太常禮儀院奉禮郎致仕。其冬十有一月十四日。以疾終於家。嗚呼。國家有科目。而海內無經師。欲為士者。不患業之不可得也。余聞公講學於鄉校。於及門。湖湘士人。人自以如得所歸。公亡。悵悵無所如往。如有所失。嗚呼。如公不尚奮邪。曾祖元章。宋登仕郎。祖光祖。宋漕公武羽。妣鄭。繼劉氏。江氏。公江出也。蚤孤而壹其孝於母。父事

叔父而讓其弟以其資。娶嚴氏。繼歐陽氏。子男四。崇。嶼。品。幽。女二。孫男二。葬長沙大賢鄉金龜阡。以某月日。銘曰。  
嗚呼先生。如此而已。其存者長如彼。湘水欲往求之。門生兒子。

劉岳申撰 《申齋集》卷八

故韶州路儒學教授曾府君墓銘

府君諱順。字至順。姓曾氏。邠國公四十九代孫。邠國家於魯。十四傳至都鄉侯據。始避新室之亂。徙豫章。子孫日盛。大江之南。言曾氏者。皆宗焉。又六傳至畧。遷於臨川。又十二傳至唐沂州刺史司徒。司空洪立。司空生散騎常侍延鐸。常侍又遷于南豐。生四子。長曰仁。景。生志及文照。南唐時。又同遷臨江新淦縣之吉陽里。文照舉童子科。生乾度。宋淳化三年進士。仕至大常少卿。贈刑部尚書。志生易用。易用生侃。侃生高安丞斧。擢元祐六年進士第。又遷縣之高元里屏山之下。生用先。用先

生歟。歟生愿正。愿正生翊。翊生汝舟。汝舟生兼善。能傳黃文肅公幹之學。為時名儒。生軍器監簿天麒。天麒個儻有大志。常居文信公天祥幕府。又從賈丞相餘慶等奉使於元。竟全節而歸。則府君之父也。府君性警敏。自幼輒有聞。時信公之弟文惠公壁來為郡。招府君與其子文莊侯陞共學。陞既秀穎。府君能與之競爽。其師胡君端一亟目之為二俊。當宋初改物。遺黎故老猶有存者。監簿君日開尊共飲。劇談先代文獻。府君從旁聽之。有疑則問。唯恐其不傾盡。諸老為之嘖嘖愛賞。元至正中。程文憲公鉅夫奉詔求賢江南。欲薦府君才可用。監簿君止之。會未幾何。部使者趙君孟迎以茂才舉。署饒州路儒學錄。改袁州。陞南雄州儒學正。士皆服其化。而為率德勵行之歸。會科目詔行。府君欣然應書。不利。退而歎曰。吾能損所學以徇時好哉。因不復踐場屋。鄉友范文白公棹清脩之士也。極慎許與。憫府君官不充其才。會御史銓選廣中。力薦之。於是板授韶州路儒學教

授。未及上。吏部已別選。遂止。賢公卿多給府君行。欲強起之。府君辭已而長子受辟為校官。季子以春秋舉于鄉。取第五名文解。府君喜曰。吾何以仕為。乃陶然自放。清泉白石間。與高人逸士相遊樂。府君被服儼雅。揮麈談笑。皦然如霞外人。世間塵土不可得而侵也。善鑑定古器物暨法書名畫。每傳玩以為適。或取琴鼓一再行。焚香默坐。超然與造物者游。一旦遘疾。預告終期。召婚友入榻前與之言。別意甚悲。介婦方歸寧。命趣之還。既至。正衣冠起坐。撫幼孫頂曰。吾遲汝久矣。復東首而卧。儼然而逝。實至正七年春三月某甲子也。壽七十有五。斂之日。風雨晦冥。室廬之後大木俱拔。君子異之。九年春正月壬寅。奉柩葬于屏山麓。堪輿家謂不利。以其年月日改葬同里夏方之原。府君孝友天至。監簿君得瘡疾甚劇。府君泣禱上下神祇。夜夢三士告之曰。服二附湯當瘳。已而果然。歷十餘年方沒。監簿君沒。大母陳夫人年垂九十。府君懼夫人之哀。夙夜祇奉。唯恐少弗



其意。夫人安之曰。吾子雖亡。不沒矣。季弟甫亂。出為伯氏後。仲姊生四子而夫亡。子絕幼。茫不知所為計。從父兄孤子凡三。張張無所依。府君皆鞠養教訓之。使至成立。且歸其產所入。毫毛不以私。其與人交。一裁之以義。郡守李章肅公。個聞府君為佳士。禮下之。李公後以誣免官。其門可羅雀。府君事之益勤。別駕高翔。其知府君不下於李公。及改守浮梁。欲一見府君。走書達之。府君即日命駕。既相見。勞苦甚勤。未幾徑上馬出城去。翔聞之大驚。追餞十數里。且曰。公能遠來。何遽往如是邪。府君曰。既見君子。不遠將焉求。翔歎息而去。性尤仁慈。振貧卹匱。每不遺餘力。臨川姜肅。長沙譚志仁。時江王旭皆顛沛流離。數瀕於危亡。府君能振之。是三人者。德之謂殺身亦不能報云。府君容貌魁梧。須髯如戟。為文辭不務鈎章棘句。而壹以理勝。當是時。若吳文正公澄。虞文靖公集。皆海內師表。每稱府君之賢不少置。則府君信賢矣。初。監簿君著史學統紀一卷。未及成而沒。府君

補完之。府君所著詩文若干卷。因自號唯庵。遂以名。兼吳公為序作者之意。今藏於家。府君娶義門劉氏。克盡婦道。前三十一年卒。子男子三人。長曰紹唯。平陽州儒學教授。次曰斯。季曰魯。承事郎。祠部主事。博極羣書。而文辭龐蔚。學者師之。子女子一人。分宜縣儒學教諭。最景堂。其壻也。孫男七人。曰壘。曰基。曰崑。曰均。曰埴。曰塾。曰圭。女六人。長歸某。餘未行。曾孫男六人。曰某。曰某。曰某。曰某。曰某。曰某。女四人。在幼。嗚呼。聖賢之裔。自北而南者。若孔氏之於衛。顏氏之於蘇。於閩。曾氏之於豫章。皆多子孫。而曾氏為尤盛。紆朱拖紫。以顯融于時。在在而是。常侍五傳至文定公。羣兄弟者出。遂以辭章名天下。何曾氏之多賢邪。府君之先蓋與文定公同出于常侍。奕世以詩書九其宗。府君雖不獲大用。屢司教鐸。蔚為經師。達賢大官。亟稱交薦。可謂無負於家學者矣。府君之葬。翰林侍制杜公本。國子司業曾君堅。既為前後撰銘。刻諸幽室。而魯嘗與濂同脩元史。實緣交誼。復來求

隧上之文。瀛間較德焯勤。在古者不厭其詳。故為表其行而益之以銘。銘曰。

邨園傳道自孔門。遺澤滂濺苗裔蕃。有如大江從西奔。支流雖千會一原。重珪疊組光燉燉。著勲昭德裕後昆。夫君繼之如王溫。斬然頭角譽彌敦。目為二俊起續緒。三為人師教道尊。書詩俎豆習禮文。鄒魯其俗澆為淳。自內而外本則存。大木斯拔風建掀。人琴俱亡海氣昏。學子攬涕為招魂。刻文墓石揚清芬。

宋濂撰 四庫本《文憲集》卷二〇

純白先生自傳

純白先生姓胡氏。名昉。字履信。一字古愚。婺之東陽人。上世來自雲川。有諱神者。為仙居令。始南湖居焉。高祖諱翱。為寧都尹。捨西山宅建寺。乃遷東湖。曾祖諱居仁。任學諭。從東萊呂成公學。與葛端獻公為友。祖諱中行。隱居行義。鄉稱善士。父諱祐之。宋鄉貢進士。用薦者授迪功郎。辟史館寶錄院主管文字。今贈承事郎。秘書監

秘書郎。從子請也。先生幼穎悟。性淳朴恬靜。無機心。弱不好弄。稍長。唯善讀書。自以早失怙恃。孤苦。立志樹立。所居山野。去城府稍遠。獨學無友。里人咸笑其迂。凡經史諸子百家之言。悉究其大旨。而不屑屑為章句。舉。嘗讀論語。至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矣。及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喟然有省。遂致遊遠。求天下之奇文壯觀。平居酷好韓文。未嘗一日不觀。詩好淵明。山谷之詩。怡然自得於心。聞子昂趙公以書名世。故亦習晉唐人書。得其法。年踰三十。郡舉茂才為教官。行中書授建康路儒學學錄。建康六朝故都之地。今行臺治為監察御史。日至泮宮。勉勵諸生。先生之為學官也。實兼太學齋訓導。凡御史臺郎子弟。悉從授書。去後登科入仕者眾。其最顯者前中書左丞呂仲實。江西監憲劉伯溫。遼省叅政廉公亮。今禮部尚書趙伯器是也。治書侍御史趙公子英。監察御史周公景遠。禮部尚書曹公克明。



皆一時明德最相知。周御史薦江浙士之博學通經能古文宜居館閣者七人。首胡石塘方谷。而先生與焉。故侍御史劉公甫之時為臺郎。贈詩有曰。作者七人爾。君才十倍加。士大夫欣豔之。會司業吳草廬先生南歸過金陵。見先生所為詩。大加稱賞。列在上品。由是名振一時。寶皇慶初元也。明年科舉開。臺章例格不行。復就行。省調美化書院山長。考滿赴禮部選。再遊京師。見知於翰林學士元公復。初中書叅政王公繼學。翰林侍講袁公伯長。虞公伯生。集賢學士貢公仲彰。御史中丞馬公伯庸。國子祭酒宋公誠甫。皆待以奇士。而於繼學公尤深知。日相唱和。俾二季從遊。既授温州路儒學教授。需次差遠。用諸公薦。改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至順初元。從虞學士分院清暑。上京虞公為表先君之墓而銘焉。今刻諸石。秩滿。久之。又以例格保舉。調右都威衛儒學教授。衛文廟在涿州新城白溝之許。昔者宋金之界。其地荒涼。蒼莽。皆屯田士伍羽林老兵之居。無所事教也。秩滿。再

任國史院編修。會修遼宋金三史。議者謂先生宜秉筆。而一時後生奔競圖進。挾勢求為之。中書總史事者往往視人情。選擇非才。貽笑當世。同僚有不平者。率先生上言辭職。先生因曉之曰。修舊史固史官職也。然用否在朝廷。昔之為史者。不有人禍。必有天刑。甚可懼也。且以昌黎公職在史官。而不肯為史。況我輩耶。是宜退避。何庸較。同僚服其言。識者韙之。秩滿。授承事郎。太常博士。年幾七十。竟告老於朝。致仕以歸。實至正二年也。先生凡兩任史官。適遇大比之歲。三行中書選。為河南山東燕南鄉試官。所取多得人。於河南得余廷心。進士第二。為希說。張約中。為時聞人。燕南得張仕堅。進士第一。先生貌清古。氣稟雖弱。而善自調理。少疾病。絕嗜慾。平生誠實無偽。見人有善。亟稱之。與人交淡而久。人益敬之。素薄世利。故於人無怨惡。若釋老二氏之學。亦知其微而不惑焉。嘗著大拙先生小傳。寓言以自況。又取莊子漢陰抱甕語。自號純白道人。初在山中所作曰巢雲

稿至建康曰白下稿。往來京師幾三十年。有京華雜興、上京紀、北遊前後續稿。命子編集。合三十卷。名之曰純白齋類稿。觀其文。可以知其人。或譏先生好文辭而懶著書。先生聞之曰。道六經而文不六經者有之。未有文六經而道不六經者也。道其體也。文其用也。體用一原。所以明乎道者也。斯道也。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孟既沒。而不得其傳。至宋濂洛諸大儒起。唱鳴道學。以續其傳。南渡朱張呂三先生繼起。私淑其徒。相與講貫。斯道復明。而朱子晚年又集諸儒之大成。然後聖人之道昭揭日星。諸子百家之言折中歸一。如水赴海。學者惟當服行而已。若夫近世著書之士。徒剽竊古人糠粃。或執已見。穿鑿其說。是書之蠹也。何補斯道耶。先生既歸數年。兩霑賜幣。顧鄉里舊友無在者。若文懿先生許益之。翰林柳道傳。禮部吳正傳。修撰張子長。皆繼死。不能不為之興懷傷感。獨侍講黃公晉卿巍然靈光。又不能時相會聚。可勝歎哉。今先生年七十三。康健如少

壯耳目聰明。能寫細字。手不釋卷。可謂老而好學者也。先生凡兩娶。皆陳氏。贈封宜人。俱先卒。子二。長璋。遼陽儒學學正。輒棄去。隱居治田園。次瑜。應賀州通判。女一。適温州陰陽學正陳樵。孫男六。長應文。習進士業。次朋。衢州路學正。學博。修齡。本縣訓導。科傳。妻壽。女孫五。長適許繼祖。次適何陶民。次天。次許適陳。次幼。二子爭欲迎養奉甘旨。而先生反不樂。獨居故廬。冰雪一榻。自奉如深山道人。茲所以壽未艾也。術者或謂可望八十。雖有命。詎可必哉。於是輒先命戒二子曰。我死。斂以時服。不得用浮圖氏作佛事。營墓地。或附先隴。不拘陰陽。若違吾言。是為不孝。亦不必求人作行狀墓銘。故吾自為之傳。以遺後之人云。

校記

①江西水補江西：此句疑有訛誤。

②「張氏」上當脫「毋」字。





元儒碑傳集卷九十五

黃叔英 汪澤民 蔣吉相

黃彥實墓誌銘

彥實諱叔英明慈溪黃氏年五十有五以泰定四年九月某日卒于鄞明年九月庚申葬餘姚之竹山潛異時與彥實游彥實言今天下文章鉅工知我者惟伯長伯長必先我死我死子其銘我伯長故翰林侍講學士袁文清公也潛窺焉晚出於文清無能為役彥實乃欲以之承其乏耶而孰知潛之天文清僅踰月又哭彥實邪潛雖不敏彥實之言詎可忘耶初

朝廷既新貢舉法而場屋事久廢老生宿學多已物故後進之士無所依承則相率之彥實受弟子業凡彥實所指授取科名預薦書者相望否者亦且去而補儒學官人皆為彥實喜而彥實顧不能少自貶以就有司之繩尺訖無所遇合以死人又莫不深悲之其知彥實者若是而已至於彥實之所存知之者未必盡也彥實之先大夫文潔先生宋寶祐丙辰文天祥榜進士負材能尚氣節而甚邃於經術所著書世多有之蓋先生之學壹以躬行為本故其在朝著見謂忠鯁而分符握節所主舉其職業風采凜然先生三子俱克紹其家季而彥實最少介然特立不務為苟同尤酷肖焉文清稱彥實少游故都見世所知名人率脂膏自保秘悅恨無可與語酒酣氣雄謂海宇方宴安休明宜取天下事置念慮以入計畫否則搜抉險幽浩然為万里游遇不遇命也未幾泝采石上漢江西游荆襄歷觀用武閭要荒榛廢壘猶有能言昔時得失益慷慨自振而所見公卿大夫與夫布衣之士則皆與昔交游者無大異於是治其居曰懸

庵閉門讀書益不妄交嗟乎彥實之於天下獨以文清為知己而文清之言如此彥實所存固可槩見矣彼以是瑣二者為彥實置欣戚焉何哉彥實嘗為晉陵宣城蕪湖三宰教諭又為和靖采石兩院山長間以茂異遺詣中書弗果行彥實殊不以小試為辱亦不以不大用為訕也彥實於經史百氏之書過目輒成誦為文雋拔偉麗意氣奔放若不可禦而要其歸弗畔於道有慧庵暇筆三卷詩文雜著總二十卷藏于家彥實之曾大父曰世堯大父曰奉議即一鶚父曰朝奉大夫宗正少卿震文潔蓋門人私謚云母趙氏封安人而彥實沈出也娶岑氏先卒再娶王氏子男一曰祖德女二長嫁岑可父而天次未行銘曰物之不齊雜糅錯出惡妍喜媿千古一律德人天游不物於物尚無有已孰為得失惟是浩然之死不沒磊落崢嶸軒昂突兀茲其遺編猶見髣髴寫以石章用告幽室

黃潛撰《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三三

元故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贈資善大夫江  
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燕郡公諡  
文節汪先生澤民神道碑 宋 濂

濂奉勅總修元史。凡忠義循吏之事。天下郡縣悉上送  
官。而宛陵汪先生獨闕。既而先生族子克寬與纂修。始  
以其門人汪文炳所撫事狀相示。濂既命史官刪削立  
傳。克寬以為史乃一代成書。其法當略。墓文乃私所撰。  
其紀宜詳。復致其孫德厚之言。請濂揭銘于碑上。嗚呼。  
先生之德之盛。海內孰不知。而所錄錢珍之獄。泰定實  
錄中嘗言之。其可不備載。以昭示方來乎。先生諱澤民。  
字叔志。姓汪氏。其先新安歙縣人。自唐以來為官族。五  
季之初。兵馬使都虞候道安始自歙遷婺源之還珠里。  
又歷八世。至宋天禧己未進士。秘書丞。贈光祿少卿震。  
生慶歷癸未進士。都官員外郎。贈中大夫宗顏。都官生  
皇祐壬辰進士。左奉議郎。知漢陽縣。贈少傅毅。又自婺源  
遷饒州德興之龍溪。少傅生贈通奉大夫桀。崇寧癸

未進士。正議大夫。端明殿學士。諱。諱。以文學政事。為時  
名臣。通奉生紹聖丁丑進士。朝散大夫。江西轉運使。愷。  
知合肥縣。贈中散大夫愷。又自德興遷宣州之宣城。子  
孫遂為宣城人。中散生紹興庚辰進士。通判隆興府。鴻  
舉。鴻舉之弟修舉。則先生高祖也。曾祖諱宰臣。贈朝奉  
郎。祖諱夢雷。淳祐辛丑進士。累官知靖州。元贈翰林直  
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新安郡侯。父諱鼎新。用  
父廕補將仕郎。元贈嘉議大夫。工部尚書。上輕車都尉。  
追封新安郡侯。工部之兄鼎亨。景定壬戌進士。官池州  
大軍酒庫。然自少卿至先生。奕世科名。蟬聯不絕。先生  
自幼博通經史。亦銳然思繼承之。會科目之法行。遂領  
延祐甲寅江浙鄉薦。上南宮不利。有司用恩例署寧國  
路儒學正。暨再舉。遂擢戊午進士第。授岳州路同知。平  
江州事。階承事郎。時先生之母譙郡夫人王氏春秋已  
高。先生以平江道遠。不可迎養。上書丞相府。乞降一二  
階。就銓鄰州。不報。竟奉太夫人之官。州有健民曰張。以



利餌長吏持其陰私使不敢問遂視閭井民若蟻虱顧指氣使輒奔走不暇稍逆其意即繫送于官人懼爭為張雷公先生曰弗治我民將無生即發其姦屏諸蠻貊不使與良民齒李氏有兄弟者三素豐于貲季弟未有子而沒其婦傷季之夭也誓終身不再適孟仲利其財數設計撼之婦堅不動乃嗾亡賴男子誣以姦私婦不禁撈掠自引伏先生見其色有冤間行廉察之悉得其情白而出焉轉承務郎南安路總管府推官戍將多爾濟跋扈自用搯有司之擊俾不得訕信其姦家王某為郡府史藉其威尤鳴張無忌擅築大使縣令訴諸府同官懼戍將之威相視以目無人發一辭先生毅然捕王下獄會監察御史行郡戍將厚賂御史召先生於庭詰其獄狀聲色俱厲先生徐曰王之姦路人所知也御史欲屈法耶御史慙夜半馳馬去王卒伏罪居亡何戍將以賊敗部使者知其故檄先生推讞杖罪之廣州歲侵民大饑疫癘洊臻死亡相枕藉其毒氣所薰蒸鮮有能生者

江西行中書屬先生行振荒之政先生絕無所畏懼命大姓發廩以哺飢羸其病痛方熾者召醫用善藥親走其廬給之活者數萬先生暨從者亦無他虞將還送者謹曰我父母也奈何去之馬擁不能前潮州判官錢珍桃推官梁楫妻劉氏不從誣楫冒糴官中米殺之獄中事連海北廉訪副使劉安仁逮繫者二百人中書移問者凡六各懷顧忌事終不白先生獄之獄立具時珍飲藥死詔戮其屍安仁坐受珍賂除名時朝廷遣奉使宣撫江西聞先生名命巡南安章貢二郡事得專決聲績尤著擢承直郎信州路總管府推官丁內艱不赴服除遷平江路總管推官階承德郎初浮屠甲與鄰僧乙有隙久不相周旋衆約其輸平乙因邀甲飲酒至醉遂寢其室甲弟子沈安素苦甲鞭笞且期速紹其業幸甲宿于讎夜持刀往殺之明日訴諸縣乙虐於考訊輒誣服獄上先生閱其刀有鐵工氏名召工驗焉曰此沈安刀也逮安一訊即承脫乙械械之嘉定地瀕海朱管二姓



為姦利海中致貨鉅萬及以他事敗上下受其賂莫敢捕獄久不決先生與總管多通公適至徑縛以來竟籍其家及徵其帳歷備列省憲郡邑受賂之數惟先生及總管名下疏曰不受陞奉議大夫知濟寧路之兗州兼管本州諸軍鄂勒勸農事滋陽負郭之縣也孔子廟學久不建先生以風教所繫買地作之殿堂門廡及齋序之屬無不具飾縣封行聖公職正三品先生以宣尼之胄不可以弗崇上疏請增其秩廷議難之奏陞品為第二錫以銀章居一年政化大行絃誦之聲周旋乎西東園扉之間可設爵羅嘉禾生於縣郊瑞麥秀於洸水君子謂有漢吏之風焉廉訪使者行部將歷境還曰汪充州在吾可無往矣至正癸未詔修遼金宋三史拜先生朝列大夫國子司業俾分修兵志及宋理宗本紀史成有上尊東帛之賜已而除集賢直學士大中大夫未數月亟上納祿之請以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其事先生既歸僦屋以居門生弟子援洛中諸賢故事為築室宛

水之濱先生日督諸孫讀書以自娛不知其貧歲壬辰靳黃帑彭黨祖構亂其餘孽自微寇宣州江東部使者多通問策于先生先生語以收人心振士氣築城浚濠儲糧簡卒凡數十事寇再至再擊退乙未夏六月長鎰叛帥索諾木巴勒等挾兵渡江欲犯宣城城中兵不滿數百或勸先生去之民曰先生忠孝人也天必相之當相與城守若果去之吾屬亦隨之爾部使者必巴實周伯琦二公復申民言以為請先生曰昔江萬里寓鄱陽大軍逼城衆皆走散猶坐守以為民望况宣民離合視吾去留吾何忍棄父母之邦乎時軍費不給加以嚴刑弗之集先生從容一言獲鈔一萬錠米三千斛民心翕然欲為固守計屢戰輒屢勝八月丁丑江浙行省叅政奇濟奇爾遣兵來援城內恃援至戍守頗懈是夜三鼓長鎰軍攀堞上城遂陷戊寅偽萬戶丁堅使前鋒葛義執先生逼降不屈遂遇害將死罵不絕口索諾木巴勒等雅敬先生名為具冠衾葬于某山之原得壽八十有三

事上于朝、贈資善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熊郡公。下太常定諡曰文節。云先生娶戴氏、累封熊郡夫人。先八年卒。子男二人、用敬、以子貴封敦武校尉、常州路宜興州判官。用和、國子生、辟充侍儀司舍人、不赴。兄弟痛憤不食、相繼卒。女一人、適劉士禮。孫男五人、惠宣、以門資補官、敦武校尉、善盈庫副使。惠屋、國子生、曲阜宣聖林廟司樂。惠崇、癸巳鄉貢進士、湖州路德清縣學教諭。惠正、惠進、孫女一人、適吳愈。曾孫男五人、禧源、溥源、鳳源、書源、清源。先生軀幹脩偉、高準疎髯、風裁峻如也。其為學、本諸六經、真知實踐、無一不本於道義。其奉親也、丁工部公之憂、則三年獨處於外、弗御酒肉、每遇諱日、悲慟不自勝。至老不變。事母夫人、則板輿方舟、迎侍之官。然熙承顏、惟恐少違其意。婺源三大墓、為強家所侵、辨理于有司、經四十年、必復之乃已。其事君也、一飯不敢忘懷。保小民甚於赤子、革弊除姦、有知殆無不為。然於律已、則玉潔冰清、毫髮之私、又無自

而入。故其至也、民戀愛之、其去也、民慕思之、至有為生立祠者。嘗重構美章亭於宛、賊至不忍焚之。且曰、此汪公遺澤也。嗚呼、不知先生何以能致於斯哉。由其立心之正、不為勢利所誘、擇術之精、不為不義所屈、忠孝大節、所以暴白於天下。揆古無讓於今、無媿可謂不負於科目者矣。先生為文、不事綺章繪句、而義理自足。詩亦清婉、有魏晉風。尤以善書名家。單削片牘、人咸藏弁為榮。所著書有巢深、燕山、宛陵三藁、傳之於學者。當賓興之歲、江南三行省屢聘先生司其文衡、士論尤服其精允。至今人道之不忘也。夫自壬辰之亂、四方瓦解、其能執節不回者、往往於學士大夫見之。如余闕之死於舒、李黼之死於江、台哈布哈之死於台、尤號傑然者也。有如先生、無城郭封疆之守、或保身於山澤、君子亦未必深議之。先生不以仕止為間、孜孜汲汲、思衛斯民於危亡之際、遂及於難、非事君無二心者能之乎。使人人皆先生若、國家豈有敗亡之禍乎。悲夫、系之以銘曰、



儒藏

元儒碑傳集

卷九五

仁皇建科、墨書四布、濟濟多士、雲集川赴。猗歟汪公、清舉於鄉、對揚大庭、乃第奉常。筮仕退邦、不違將母、上疏廟堂、願從近授。孝聲載昭、如水東馳。公聞曰噫、吾分之宜。鋤強擊貪、鷹隼橫驚、去之弗亟、我民之靈。疊為理官、為獄立平、起彼朽骨、化為生。魯有名邦、待公為政、瑞麥嘉禾、發為祥應。策書載登、金匱留封、東斧之寄、有詔倚公。尋教成均、六館咸悅、復直集賢、進班通列。公曰止哉、吾懸我車、秩宗之加、以華其歸。挂笏看山、宛水之溪。遘時艱屯、四郊多壘、氓之蚩蚩、非公疇依。公曷我留、執戟以隨、一鼓作氣、爭相奮躍。刈寇如麻、血污秋鏑、孰援我兵、夜柝不鳴。彼乘吾懈、遂無堅城、毒霧四塞、殺戮以逞。執公使降、白刃磨頸、時齒大罵、我實王官。咄哉賊奴、敢正之于公。公雖遇害、之死弗屈、孤忠凜然、皎如日出。事聞中朝、當宁嘆嗟、節惠易名、恩寵有加。所貴君子、行為民望。薄俗瀾奔、障之東向。生孝於親、死忠於君。凡百髦士、視公為人。

《新安文獻志》卷六六

穀城縣尉將君墓誌銘

故將仕佐郎襄陽路穀城縣尉蔣君諱吉相字迪卿。其先以國為氏、代有聞人。系序可見者、唐吏部員外郎曰則、則之子曰勳、仕吳越為其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始家于婺之東陽。勳三子、其仲曰承郢、承郢之子曰駟、由駟八世至君、曾大父諱穎、又卜居縣南之橫城。大父諱天廩、宋紹熙中補迪功郎、父諱沐、特達多材、智推先志、立義塾、延時之鉅儒、尚書侍讀方公達、辰以為之師、後進賴其淑艾、率為佳士。里人孫秘、承德之時、宰貴親公、倡道客也、嫉其得士譽、譖於賈、復使人怵以禍福、俾獻其所蓄珍玩之物、弗為動。則中以飛語、坐徙廬陵、賈以誤國獲罪、去乃得自便、速。

世祖皇帝統一海內、簡拔南士、可官使者、江東宣慰使左丞廉公以其名聞、授進義副尉、南原路建昌縣主簿。年已踰六十、謝病而歸、終身不復出。君幼警敏、年十一罹寇難、能以計免、宗黨咸奇之。暨成人、循循雅飭、晦迹林泉間、以溪逸自號、示無仕進意。會廉公之婿平章政事孔公宣慰浙東、廉公念主簿公不置、屬之訪其子若孫。孔公一見君、深加器重。居館下未幾、而孔公拜湖廣行中書省左丞、尋被召、遂與俱北上。時廉公已捐館舍、孔公以見。

成宗皇帝有旨、令備宿衛。君驅馳兩京侍上起居、服御以恭謹數被稱獎。孔公欲命以官、而廷議有不合、弗果。用君將南歸、值

仁宗皇帝入定內難、正位東宮、因留事焉。時初置利用監、擢君為其知事、特下令昇承事階、而執政疑非舊法、乃已。亡何以使



事乘傳至閩中感瘴癘成疾還過蘭溪去家僅二百里移疾而歸疾稍間將遂退休以就閑適上既登極眷坊寮屬並以恩超遷有單校者君為知事時所任佐史也亦得儀封尉君已陞朝官品在第八乃止調君縣城尉階不過初品人皆以銓曹朱其平謂君蓋自陳君曰此上命也敢計其崇庫耶即日就道其縣長官故給事於省闈未嘗獲與君齒一旦為寮而君顧位其下恒不自安事無大小必咨於君兵燹後民多非土著往往輕生而喜鬪其不能自業起而為盜者尤衆舊以主簿兼警曹政既不專人益以慢至是設尉君首為之鎮之以靜糾之以嚴俗為變而盜亦衰息民有訴仇家縱火者君呼其鄰訊之曰火自內出乎抑自外入也皆曰自外入耳乃逮其仇屏藩楚以情詰之則惶恐具服其察理之明感物之誠又如此部使者聞之欲辟置幕下君語人曰尉雖卑官猶得以伸吾志奈何持文書俯仰偵伺為其所不欲哉固辭弗就君讀書不屑屑於章句而能通其大義處事之中節殆非偶然主簿公夫人曰劉氏而君戴氏出也以咸淳十年十一月辛巳生君於廬陵寓舍故主簿公以州名命君甫閱月而戴氏死旅殯廬陵餘四十年君每語及之輒泣然泣下穀城書滿代者不至謀於故人金同曰奉遷改葬是有著令吾將由漢入江泥湖以達廬陵子其護吾家公江東下同曰舟行千里風濤不測我不能獨任斯責其俱歸而陸走衢信以往可也君如其言民聞其去皆遮道請留委曲勞遣久之乃羅拜而別君既抵家將治行而前所患瘴癘之疾復作情愈迫切飲食寢處場焉靡寧疾竟不可為以至治元年正月丁酉卒於家享年四十有八臨終無他語惟戒其子玄曰

汝能返葬吾生母吾死瞑目矣君先娶施氏宋國子博士郁之孫女逾年而出再娶朱氏故上虞縣尹文魁之女子男一人玄也女四人長適道州路總管府推官李裕次適同邑胡珣浦江趙友厚金華許元孫男四人允同允興允亨允昇女四人先是玄以泰定四年正月丙辰葬君仁壽鄉戴初里水齏其墓乃以至元二年十有二月乙酉改葬于乘聰鄉御史里夏山之陽蓋其右以為朱夫人之壽藏作祠堂於墓前百步以生母戴氏慈母曹氏附食其別室仍卜地墓旁造窆穴俟戴氏之柩既返而並瘞焉其改葬後七年玄始奉君孀李裕所為狀以銘來屬稿觀君服勤先朝遭逢之際亦盛矣而不得在顯位及隨牒外補俛首下僚尋常資級猶可序進而遽止於是小試之効雖班班可觀蓋未足展其平生素蘊之萬一也歿又無以振之於幽可乎庸弗讓而為之銘俾刻焉銘曰

士之用舍恒係其逢乘時捷出或取顯融疑將君麟攀翼附不自奮飛獨行其素雨露所濡蔚乎良材孰尸繩墨奪為桷椽有隕自天豈不謂命高不使年莫俟其定夏山鬱紆清淑所鍾兆茲新卜以寧君躬尚俾嗣人飲其福澤龍光是承賁于松柏

黃潛撰《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三七



元儒碑傳集卷九十六

揭傒斯

元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同知經筵事豫章揭公墓誌銘

至正四年七月壬辰翰林侍講學士揭公曼碩以總裁宿史館得寒疾歸寓舍戊戌薨時京師大雨彌月朝縉大夫聞者不避泥濘馳往哭之人人盡哀明日中書出公用鈔二千五百緡率先為賻於是樞密院御史臺六部以下咸致賻儀有差車駕在上京遣遣使賜諸撫按及史官燕勞以公故咸獲禮辭中書為改燕之日使者歸上京白宰相宰相以聞有旨賜中統萬緡給喪事有司議以驛舟送其柩歸江南孤泣奉史官劉閔所狀行誥玄謁公墓銘玄與公三為同寅相知為深公死為之哀痛踰月不能忘故不銘有所不忍銘有所不忍九月公將扶護登舟延勉叙而銘易碩諱侯斯姓揭氏生而穎悟年十二三讀書屬文即知古人蹊徑家貧不能具束脩從學惟垂莫刻苦父子兄弟自為師友稍長豁然貫通日有增益未弱冠里大家延之授業諸生年或相等皆以師道嚴憚之二十餘負僦學游江漢間司徒程楚公為湖北憲使奇其才妻以從妹皇慶初程公入朝公館其門時國初諸老尚存聞程公有佳客咸願識之及與之言薦恐後延祐元年用薦為翰林國史院編脩

官三年陞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四年遷國子助教學士承旨復奏留之五年謁告歸奉定元年復授應奉翰林文字丁內艱去職天曆二年秋文宗開奎章閣置授經郎教勳舊大臣子孫於官中公首被選至順元年預脩經世大典三年書成授藝文監丞兼檢校書籍事元統遷翰林侍制後至元四年擢集賢直學士五年奉旨代祀北嶽北海濟瀋兩鎮竣事引疾便道由浙左歸豫章六年以奎章供奉學士召未至改授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至正改元兼經筵官二年陞翰林侍講學士且命同知經筵事三年年及七十請致仕歸上聞亟遣使追及鄱南拜表力辭再遣使奉上尊諭旨還撰明宗皇帝神御殿碑文成求去不聽夏四月詔脩遼金宋三史命右丞相為都總裁中書平章政事錢陸兩達以下凡六人為總裁官公預其選遂不得辭明年遼史既進金史垂成公薨壽七十有一揭姓相傳出楚司馬氏世遠姓稱譜逸或云出漢功臣陽信侯或云出安道侯漢以後揭氏居高平居汝居鄆唐乾寧中有諱鎮者以左僕射持節袁州刺史揭氏仕東南者昉見於此今江右諸揭居豫章居旴廣昌皆大族豫章族始祖積旴廣昌始祖填推其訓名蓋積填伯仲易碩居豫章豐城今為富州會祖光朝妣黃氏祖性聰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豫章郡侯妣黃氏繼何



元儒碑傳集

卷九十六

元儒碑傳集

氏並追封豫章郡夫人。父來成以遂學篤行見推前輩。先賜謚貞文先生。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豫章郡公。妣黃氏。追封豫章郡夫人。皆以公貴。推恩。初娶李氏。繼程氏。荆湖北道宣尉同知。嚴卿之女。先公卒。並追封豫章郡夫人。子男二。長。法國學上舍生。克世。父業。李氏出也。幼廣陽生。始四歲。女一人。適秀才楊湘。孫男一。敬祖。孫女一。公職子弟未嘗有纖芥貽其親。憂昆弟有無相通。始終無間言。少自處約。立身泊有祿入。服食稍踰於前。輒慨然思其親曰。吾親未嘗享此。故平生清苦儉素。老而不渝。在京師三紀。官至五品。出入始乘馬。為授經郎。諸貴游子弟見其徒步。每蚤作。宮門辨色。輒先諸侍臣至。謀為之賞馬。公聞之。自置一騎。尋復罷之。示非所欲。初遊湖南。見前宣尉文惠公趙淇。趙素號知人。謂公曰。君他日翰苑名流。憲使涿郡。盧公摯見。輒稱許其端朝。竟以翰屬薦之。薦。憤今在掌故。至京師。受知太保李文忠公孟。樞密王文定公約。承旨趙文敏公孟。顯學士元文敏公明善。先是東南士衆輩下。如四明公楠。巴西公文原。雍郡公集。有盛名公卿間。既而貢集賢奎章。周待制應極薦之。皆馳騁清途。公與清江范梈。德機。滅城楊載。仲弘。繼至。翰墨往復。更為倡酬。公文章在諸賢中正。大簡潔。體制嚴整。作詩長於古樂府。選體律詩。長句。偉然有盛唐風。措法精健。

間雅行書尤工。國家典冊及功臣家傳賜碑。遇其當事。往往傳誦於人。四方釋老氏碑板。購其文若字。表及殊域。門人集其所著。已板行於世。在國史時。李文忠公見所脩功臣列傳。撫卷歎曰。他人謄史牘耳。若此方謂之傳。在奎章時。上覽所撰秋官憲典。驚曰。茲非唐律乎。又覽所進太平政要四十九章。喜而呼其字以示臺臣曰。此朕授經郎揭曼碩所進。卿等試觀之。其本常置御榻側。為經筵官。今上聽其講篇。深嘉其忠懇。故其際遇累朝。皆非踈遠。儒臣所敢望者。延祐末。朝廷條罷群臣。贈典公之父獨得賜號貞文。又賜之碑。天曆至順中。大臣有薦文士人主必問之曰。其才比揭曼碩如何。累稱其才可用。欲器使以政。今上初即位。一日使衛士召公至。則以內府所賜諸王段表裏賜之。將賜躬自辨識。然後以授。講經退。又賜金織紋段。至正改選格諸超陞不越二等。公由中順大夫進中順大夫。獨不為例。超授四等。轉八階。進神御殿碑。持賜諸幣中統萬緡白金五十兩。中官亦賜白金如其數。又為之賜貞文書院額。仍許置學官。若此異數。公受之踧踖。不見幾微自衒之色。而許國之志益自奮厲。故處散地。論政薦士。以古人自期。王文定公嘗言與揭公談治道。大起人意。對大臣言其辭不及他第。言其廢穴傷未賑卹。某政獎未除。某人賢在下位未擢用。自邵南召還。丞相與候見便殿。因問方今



治政何先。公曰：養人。養人何先。公曰：人才。當舉望未隆之時，養之在朝廷，使周知庶務，一旦用之，自識治體。及置史局，又問：脩史之道何先。曰：收書用人。又問：用人何先。曰：用人先論心術。心術者，脩史之本也。心術不正，其雖長不可用。公求去之意未釋，上使丞相及諸執政面諭留公。公曰：使揭其有一得之獻，而諸公能用其言，天下遂獲其利，雖老死於此，不恨。不然，何益之有。他日集議東內，公倡言鈔法大弊，合用新舊銅錢，權以救之。政府不樂，論議辨駁，示以顏色。公辨不少變，丞相心深敬之。故人才因公言知名。善政因公言張本，公出不以告人，人亦鮮知之。惟豐城地不產金，而金課益倍，為害歷年。公上言罷之。集賢校諸路學官所業，下胄監移博士吏文淹滯。儒者公請改其制，以其事付本屬官，竟得奏見。御史言下第舉人以充學正，山長鄉舉放次榜，以充教諭學錄。廟堂以咨公，公力贊成之。此世所知者。考鄉試會試一廷試，為請養官二，國子監公試七，多得名士，後居要路。所教勸儒子孫後多為重臣，公待之泊然不矜，謂以為聲援。於租公禮若賓客，人弗知其為師。肅親性耿介，易直好善惡惡表裏如一。聞郡縣有一廉吏，他日臨文必旁引曲論，以極其稱道，或恐其過聽失實，公則曰：如是猶不足以勸善，況敢億不信乎。至聞吏有貪墨病民，論之曾不少恕。嘗有郡侯以勢諷其部民

奉金為公壽，求文記其德政，公頗知其人，斥之曰：汝郡侯所行如何，吾敢有以飾辭為諛乎。其人未幾以賂敗。朝中名臣意趣或不與之合，終身不一造其門。雖嘗以是為執，公曰：吾之進退用舍，一聽諸天，人何能為。世路齟齬，時或不平，心有所感，形諸詩文，傍觀謂其太甚。公曰：言當如是，不必慮也。其遇善類及新進諸生，乃復恂恂汲引。莫年求文者多，寢食為廢，子弟數以為言，公殊無厭苦意。有客為人求文而私其金，公既予文，他客發其事，公曰：已受之矣。終無所言。聞者稱其長厚。藏獲有過，徐以理責之，人問之曰：長上遇下稍見下急，後生便習暴戾，當以身教。秉性堅壯，動作簡便，群下易事。公集必蚤官事，尤勤進，遼史後有旨獎諭史官，早成金宋二史。公奉命龜勉，朝夕匪懈。先代故事，臧否，奮筆書之，身任勞責，不以委人。屢言今人徒知求作史法，不知求作史意。古人善言雖微必詳，惡事雖隱必書，其意主於勸戒耳。當暑濕感作，移居館中，頗自恃其精力，踈於攝生，遂致疾不起。昔玄與公共脩憲典，公素習律儀，又勤於玄，其書大半成於公。今又共史事，公之勤不減昔時，乃遽失援。公未病前數日，謂玄曰：某平生愛公文，恨無因獲一言，早晚史事成，求公作貞文書院記，記成而刻，吾志畢矣。玄敬諾之。悲夫斯言，詎意未記書院，而先銘公之墓乎。公卜葬某鄉某原，期以其年月日預為之銘。銘

曰古稱良史造物忌于敘是非擅萬世。嗟公直筆無不  
劇獎善懲惡義之比。惡書不貸善書垂寒暑晝夜勒形  
思公起南服抱腹笥布衣徒步品第二。尚方召見呼以  
字。致君惓惓効獻替。講經作文出一意。陳規進戒為已  
事。惜我負扶勤少試。徒抒精忠載言議。感慨論列時出  
涕。唐之甫也漢之誼。以文發身卒以節。豐城故墟干將  
歷。夜占斗牛有文氣。將徵遺篇錄後裔。

歐陽玄撰《圭齋文集》卷一〇

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

知經筵事追封豫章郡公諡文安揭公神道碑

至正七年夏四月辛卯。皇帝時巡上京。秋七月丙戌。御  
慈仁殿。文學侍從之臣咸就列。以備顧問。當宁憫焉。興  
念舊人。以故翰林侍講學士揭傒斯神道之碑未立。俾  
同知樞密院事臣世傑。班傳詔于學士承旨臣岳柱。命  
直學士臣潛為之文。仍勅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  
丞臣守誠。禮部尚書臣期順。書篆以賜焉。臣潛蒙恩起

自休退。懼志慮之凋落。無能發揚聖天子敬故尊賢之  
意。承命震惕。莫知所為。然竊自念。忝以詞臣。執筆隸太  
史氏。不敢控辭。謹按前脩。撰劉開所上容臺之狀。及前  
學士承旨歐陽玄所為幽堂之銘。公諱侯斯。字曼碩。揭  
之得姓。出於楚司馬氏。者以官。出於漢安道侯揭陽定  
者以邑。出於漢陽信侯劉揭者以名。唐末有為掄校尚  
書左僕射。使持節。兼州諸軍事。守袁州刺史者。曰鎮。始  
家于乘。與居盱江者。曰瑱。居豫章者。曰瑱。同祖司馬。而  
言姓氏者。或謂當祖安道侯。汝寧之族。則又別祖陽信。  
世遠譜軼。莫得而詳。公於瑱為次。世孫占籍豫章之豐  
城。豐城。今富州也。自曾祖光朝而下。三世俱弗仕。以公  
貴。故祖惟聰。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  
封豫章郡侯。考來成。累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  
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豫章郡公。初。朝廷罷羣臣贈典。  
特賜公號貞文先生。至是。又奉旨為建書院。因所賜號  
以為額。祖妣黃氏。何氏。妣黃氏。並追封豫章郡夫人。公



生而穎悟年十二三讀書已能窺見古人為學大意家貧不能負笈遠游父子自為師友刻苦奮厲窮晝夜不少懈涵濡既久經史百氏無不貫通發為文辭咸中矩度同里年相埒者多敬畏而師事焉年二十餘稍出游湘漢間湖南帥趙文惠公洪素號知人一見輒驚異曰他日翰苑名流也程楚公鉅夫涿郡盧公摯前後持湖北使者節程公竒其才妻以從妹仁宗踐阼之初程公在翰林公至京師因館於其門執賓主之禮甚謹人不知為肺腑之親也盧公尤愛其文亟表薦之方是時東南文章鉅工若鄧文肅公文原袁文清公桷蜀郡虞公集咸萃于輦下公與臨江范梈浦城楊載繼至以文墨議論與相頡頏而公名最為最著受知中書李韓公孟集賢王文定公約翰林趙文敏公孟頫元文敏公明善而全平章岳柱禮遇尤至相為推輓不遺餘力延祐元年由布衣入翰林為國史院編脩官李公以政府兼史館觀公所撰功臣列傳撫卷歎曰此方謂之史筆他人

真勝史牘耳三年陞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仍兼編脩四年遷國子助教用本院奏留居舊職五年謁告南歸泰定元年以元官召俄丁內艱公十年間三應奉翰林於翰林朝廷之事臺閣之儀靡不閑習王公每謂與公談治道大起人意授之以政無施不可也天歷二年文宗始聚勳戚大臣之子孫于奎章閣而教之命學士院擇可為之師者得十餘人而無以易公乃擢公授經郎閣在興聖殿西公蚤作必徒步先詣侍臣而至諸貴游來受業者謀合錢為贄馬公微聞之輒自置一馬尋復幣之示不欲以己為人累而已其後去公座下而入侍帷幄者皆為國之重臣公未嘗假以為聲援視之泊如也上時坐閣中有所咨訪奏對稱旨恒以字呼之而不名中書薦用儒臣必問之曰其才何如揭曼碩間出公所上太平政要四十九章示臺臣曰此朕授經郎揭曼碩所進卿等試觀之其見親重如此豐城地不產金官府惑於姦民之言為募淘金戶三百家而以其人總



之散往他郡采金以獻。歲課自四兩累增至四十九兩有奇。其人既死而三百戶者所存無什一。又貧不能聊生。有司責民之役於官者代輸其金。民多以是破產。因公所上政要及之。遂蠲其征。人賴以甦。至順元年預修皇朝經世大典。上覽公所撰憲典。顧謂近臣曰。此非唐律乎。超授藝文監丞。叅檢校書籍事。且屢稱公純實。欲器使之。而竟不果用。元統元年。今皇帝入正大統。召對便殿。慰諭良久。命賜以諸王所服表裏各一。躬自辨識。乃以授焉。一日入直奎章閣。上適至。左右奉法書名畫珍玩器物以進。公歷陳其制作之年世。與其人之氏名。為之坐閱移時。至元元年。遷翰林侍制。兼國史院編脩官。四年。拜集賢直學士。先是。儒學官赴吏部銓。必移集賢考較其所業。院下於國子監。監下於博士。吏文稽滯。動經累月。公請奏更其法。以事付本院屬官。人以為便。五年。奉旨詣香祠北嶽濟濟南鎮竣事可。便道西還。丞相太師秦王令集賢促公亟回。以疾固辭。六年。上親

摧公奎章閣供奉學士。聞命即日就道。未至。改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至正元年。肇開經筵。首以公兼經筵官。二年。陞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公階自郎。遷至中順大夫。其為侍講階當與品對。而新格超陞不越二等。獨公不為例。四等轉九階。為中奉大夫。實異數也。經筵無專官。曰。知多宰執大臣微辭與義。率屬公訂定。然後以進。所言往往寓獻替之誠。務以裨益治道。上嘉其忠懇。數出金織紋段以賜之。三年。以年七十致其事而去。詔遣使追及於濟南。上表力辭。尋復遣使奉上樽諭旨。還撰明宗皇帝神御殿碑文。成。賜楮幣萬緡。白金五十兩。中官所賜白金數亦如之。求去不許。命脫脫右丞相及諸執政面諭公毋行。公曰。使揭傒斯有一得之獻。諸公用其言而天下蒙其利。雖死於此。不恨。不然。何益之有。丞相因問方今政治何先。公曰。儲才為先。養之於位。望未隆之時。而用之於周密庶務之後。則無乏財廢事之患矣。他日集議



於朝堂公抗言當無行新舊銅錢以救鈔法之弊執政持不可公言之益力事雖不行丞相以公不阿獨心敬之有詔修遼金宋三史以平章政事而下暨公等六人為總裁官而以右丞相為都總裁丞相問修史以何為本公曰用人為本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用人之道又當以心術為本也公既領史事每與僚屬言欲求作史之法須求作史之意古人作史善雖小必錄惡雖小必記不然何以示勸戒乎自是毅然以筆削自任凡政事之得失人材之賢否一切律以是非之公至於物論之不齊必力與之辯求歸於至當而止四年遼史成以進有旨獎諭仍俾早成金宋二史公感激知遇惟恐無以稱塞展入西出憊不敢休會盛夏雨潦襆被宿館中得寒疾返寓舍甫七日而遽不起公卿大夫士聞者無不馳往哭之盡哀省院臺部寺監而下咸致賻有差時方有使者至自上京燕勞史局以公故為改燕日使者

以聞上為之嗟悼以楮幣一萬緡賜其家仍給驛券具官舸送其柩歸江南公少處窮約事親救水粗具而能得其歡心曰有祿入服食稍踰於前輒愀然曰吾親未嘗享此也故其平生清儉至老不渝與兄弟有無相通始終無間言子弟有過不加顯責奴僕得罪亦寬容之人問之曰長上遇下稍見苛急後生習暴戾不得不以身教也公立朝雖居散地而恒急於得士考鄉試者二考會試者一為廷試讀卷官者二考國子公試者七所甄拔後多知名御史建白用會試終場鄉試次榜舉人為教官廟堂以咨於公力贊成之由是士無遺才之憾公喜汲引後進而不能俯徇時流郡縣有一廉吏稱之寧過其實聞吏之貪墨病民亦不曲為之掩覆達官大人意有不合終身不造其門雖見軋而不悔間寓其不平於文字間人或疑泰甚公曰言當如是不必慮也公為文叙事嚴整而精覈持論一主於理語簡而潔詩長於古樂府選體清婉麗密而不失乎情性之正律詩



偉然有盛唐風。善楷書而尤工於行草。國家大典冊及元勳茂德當得銘者必以命公。人子欲顯其親者莫不假公文以為重。仙翁釋子殊邦絕域慕公名而得其片言隻字者皆寶而傳之。暮年求文者衆寢食為廢殊不以為厭然亦不苟作。有郡守謁其民奉金為壽求紀政績公頗知其人斥而去之。未幾其人果以賄敗。客有為人謁文而私其金者他客發其事公曰已受之矣。人尤服公雅量。有文集若干卷行於世。公薨於至正四年秋七月戊戌享年七十有一。以六年秋九月甲子葬富州富城鄉富陂之原。制贈護軍追封豫章郡公諡文安。有勲爵而無官階有司失之也。元配李氏繼即程氏大中大。夫同知湖北道宣慰司事嚴卿之女。並追封豫章郡夫人。子男二長法李氏出國學上舍生今用公廕當補官。未命次廣陽生七年矣。女一人適楊湘。蓋人才之生必於興運其以文事與時而奮恒在乎重熙累洽之餘惟養之厚而用之不亟故其望實彌久而益著非僥倖於

一旦坐致顯融者可同日而語也。公以庶士起遠方而徊翔於清途三十年晚乃蔚為儒宗文師。荐膺春遇勤事以死大明在上照臨所及故舊不遺播之聲詩垂於無極不亦生榮死哀矣乎。銘曰、

於穆世皇遐不作人豈芭之澤燕及後昆。在仁廟時即獻俱俱出入左右經文緯武公居其間佩玉長裾載筆以從其行徐徐歷事四朝乃登延閣乃司論說乃掌述作清問所及字而不名公滋益恭不挾不矜逮今昌辰峻躋通列廟其遠引萬夫莫過天子有命式邁公歸重煩以事俾職訓辭明明天子不自神聖廣厦細瓊公言是聽稽古圖治監觀後王公能敬承大啓厥藏發潛闡幽驗諸成敗斟酌典謨用存勸戒奇聞異見參錯優并公所折衷信而有徵稽夫衆功訖于絕筆克成公志公死不沒人孰不仕孰完於公始卒無疵而以豐終故故尊賢天子之德詞臣奉詔薦于樂石。

校記

①中順：當作「中奉」。見《元史》卷一八一《揭傒斯傳》。

②玄其：四庫本《圭齋文集》作「考訂」。

③上樽：當作「上尊」。見歐陽玄撰《墓誌銘》及《元史》卷一八一本傳。

④財：當作「才」。見《元史》卷一八一《揭傒斯傳》。



藏 儒

元儒碑傳集卷九十七

郭思恭 趙榮 虞槃 趙時勉

邵彌遠

故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祭酒郭公墓誌銘

有士索居鄉里求友惟切皆在中臺中執法同年馬伯庸稱安陽郭公之賢不絕口蓋伯庸居光山公嘗主簿其縣予雖鄉人奔走四方乃不一識至正癸未夏公自淮西歸稻田里第惠然過予洹阡徵伯庸之言益信遂內交焉予亦時至稻田蔭喬木登崇臺談讌樂甚尋赴國子祭酒未幾即引年歸徙居于城過從益數乙酉夏大病方起乘車如稻田予謂氣體未盡復忌車馬馳簡止之公自度無虞竟去病果復作幾殆既愈入城又病痢遂不起予皦奉狀請銘予其可辭吾鄉巨室不乏儒而教授至三世者無有也大父諱文禮金鄉貢進士淦陽平章安公兄弟皆其徒也以公貴贈亞中大夫彰德路總管輕車都尉汾陽郡侯配魏氏追封汾陽郡夫人

父諱維禎承家學教授鄉里後學以儒名者多出其門試儒中選復其家因得占籍太廟為禮樂戶贈嘉議大夫祕書卿上輕車都尉汾陽郡侯配宋氏汾陽郡夫人公諱思恭字子敬南冠已為里社師聞成均作人負笈趨焉故事陪堂生輸錢乃食祭酒耶律公閔公貧苦免其輸補伴讀及格乃教徒于京其徒有以儒至達官者為汝寧教授六年教育有成除光山縣主簿有惠政丁太夫人憂服除移汝陽主簿辟據河南行省調晉寧錄事刺繁有聲既代郡人請主晉山書院遷猗氏縣尹民有爭田久不決者至即決之訟由是簡興學勸農有古良吏風召為國子助教學官素號難為公凡為四十月講課誨導諸生安焉陞博士拜監察御史出僉燕南河南兩道廉訪司事歷雲南漢中淮西三道副使務持大體吏畏而民安之在淮西歲餘即歸中途有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祭酒之召在師席三月諸生方仰以大其成而請老疏出不可留矣既歸葺先廬治城居構亭曰斯



可以娛暮年。稻里有世塋，樹築充拓，不自知其遽附也。壽七十有二，卒以七月二十三日，葬以九月二十六日丙午。配王氏，累封太原郡夫人。先公卒，子二，長曰鞏，以蔭在選籍。次皞也。女七，五有家，二未笄。公歷官十四轉，積階正議大夫，六在風紀，得行道焉。惟大司成之職，彤伯荀卿而下可考也。唐以宰相兼判，重可知已。我朝許文正公始正一位元長之席，師嚴而道尊，厥後掄擢，每難其人。予在政府，衆議嘗及公而不果，乃卒為之儒而至為祭酒，師席之隆無以復加。而又考終鄉里，在公無憾矣。予識公才二年，契闊居半，城居方密，邇又永別，倡而執予和也，言而執予聽也。嗚呼惜哉！銘曰：

三世縫掖，恒業佔畢。淑人孔多，善慶斯積。澤流有源，子孫其逢。種學而稔，濟道而克。世有淺夫，苟紹一綬，棄其素業，若視芻狗。仕優則學，克踐斯言。不刑而教，朱墨自研。持憲作威，患狙于隨。我不爾仇，爾盡我師。幼為諸生，鼓篋于予。老正臯比，五百其徒。法容休致，人貴知止。鄭

穆精強，留亦行矣。山林市廛，或往或來。有倡必酬，有酒必陪。田娛里嬉，方幸得朋。若堂之封，乃渡子銘。既貴而壽，獲正丘首。藏石播辭，偕是悠久。

許有壬撰 《至正集》卷五九

### 趙公衛道墓誌銘

公趙氏諱榮，字衛道，號素軒。居越之姚江。宋燕懿王德昭之十二世孫。曾祖希泰，宋朝議大夫，知衢州軍州事，贈大理寺丞。祖與宜，宋朝散郎，溧水縣尉。父孟伯，宋朝散郎，慶元路沿海制參，贈太府寺簿。母恭人董氏，先係五世祖太師諱師龍長孫孟尊之第三子也。寺簿無子，螟之。公博學，於書無不讀，讀必有論，裁學成無所於試。大德己亥，江淞儒司舉為昌化教諭，轉桐廬教諭。由年勞陞饒之長蘄書院長，復長溫之宗晦書院。元統甲戌，受牒命教授溫州。越五年，教授常州。在處學校有濫給廩給者，必首汰之，以其膳膳儒之老病殘疾及貧無依者。早年散家貲，結交先達，凡工文與琴畫律歷醫藥陰

陽者家皆館食西廡。不以歲月計。士友告急。度家即盡。如所請與之。致空囊不問。酒灌量能倍斗。酣次為古歌。詩。聃章沓韻。對客可待。嘗與友飲。大醉梅花樹下。曰。梅花獨不能飲乎。急呼酒用。大白海流其根。且為問梅詞。又為代答詞。平生所為詩。無慮數百什。名素軒集若干卷。公生於某年。卒於至正四年六月五日。享年七十有一。明年葬於姚江雙雁鄉之原。孤子懋持其叔叙狀詣門。泣道遺命。求予銘。予以早歲託公忘年交。義不得辭。遂銘曰。

王之孫降皂闥。君為孫而文。詩英酒聖。交有神。大樹勸汝海白樽。歸大樹羅之村。

楊維禎撰 《東維子集》卷二四

亡弟嘉魚大夫仲常墓誌銘

元故嘉魚大夫虞樂仲常甫。以泰定丁卯六月七日卒。明年其孤宣墓之撫州崇仁縣禮賢鄉廿六都之圓湖石鍾山後十五年。其兄集歸休而老。始克叙先世。列行事。著銘刻石於其墓云。虞氏系出虞仲。世家會稽。唐永興文懿公諱世南。陪葬昭陵。為雍人。後十一世諱開。從僖宗入蜀。守仁壽郡。囚家焉。八傳為五世祖。故宋乾道丞相贈太師雍國忠肅公諱允文。四世祖直秘閣贈開府儀同三司。曾大父利州路提刑。贈朝請大夫諱開。大父故仁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國朝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雍郡侯。諱開。考故國史院編脩官。累贈中奉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雍郡公諱汲。妣雍郡夫人楊氏。仲常以故宋咸淳甲戌六月十一日生於臨安。先夫人之父故宋給事中工部侍郎國子祭酒眉山楊公文仲。方拜太常卿。而仲常生於館。故小字曰常。明年楊公出守海上。我先人從之。既而宋亡。國

朝至元戊寅之歲內附先君出海北還仲常已五歲。于  
戈中日暮不相保無書冊可携先夫人置我兄弟於膝  
下口授論語孟子詩書等。又二年庚辰至長沙始得書  
之摹本而仲常已盡誦諸經畧通其義矣。益與集同學  
而勤苦尤過之。又七年至撫之崇仁先君有友曰吳公  
澄幼清氏先夫人曰此大儒非常人比。故我兄弟雖學  
於家庭而仲常深究力考已為吳公所知。二十娶潮州  
治中宜黃譚氏則姑氏之女也。姑氏遣女資裝頗治仲  
常不以動其心。予家甚貧而其婦安之仲常之身教也。  
其幼時常讀柳子厚非國語以為國語誠可非而柳子  
之說亦非也。著非非國語時人已歎其識。民間傳聞朝  
廷得李斯傳國璽者御史中丞崔或使秘書丞楊桓辨  
而上之乃著頌極其所欲言而未始進也。時人美其才。  
稍從諸侯為賓客畧湖廣行省龍陽州儒學正全州清  
湘書院山長除辰州路儒學教授其斗升以為養。然所  
至論學設教饒粥初不給也。辰州未上而延祐科詔行。

歲丁巳以蜀遠就試江西明年廷試賜同進士出身除  
吉安永豐丞。丁郡公憂不及上。仲常之家居也無晝夜  
手不釋卷事親之暇內接親戚外交友朋酬酢人事有  
方有節井井不紊。於詩於書考諸傳註常病其傳襲為  
說而無以知古昔之意皆定著其說凡數十篇。其學尤  
粹於春秋以為諸傳不足以得聖人之旨亦別著為書。  
尤病左氏之夸於辭而謬於實也。逮并史漢之謬而論  
之其書具存惜其平日慎重不發故知之者鮮而及其  
門者不足以究其學之所至未有以傳之。每與吳公論  
其所學必為所許可。讀吳公所著諸經說他人或未足  
盡知之而仲常輒得其旨趣所在。蓋其用力精深而有  
以得之非泛然也。後之君子有得其書而讀之始慨其  
人之不可得而哀其所見於世者僅此而已。先君之服  
除集復召歸次對而仲常除湘鄉州判官。吾二人者雖  
志不在仕宦而貧無以為家慟哭為別。仲常之治湘鄉  
也同官多自進士出敏於為官而仲常信所學頗稱癖。



古。有富人殺人而使受役於已者坐之、上下莫不阿從、而坐者亦無他辭矣。仲常獨不署、而死者坐者卒皆不寃。有巫至其州、稱神降告其人曰、明日某方火。即火。又曰、某方火。又即火。民以火告者、仲常皆赴拯、至達晝夜、告者數十、寢食盡廢、而縣長吏以下皆迎巫至家而厚禮之。又曰、將有水與兵且至。州大家皆盡室以逃、幾不成州。巫大言惟虞公不信我、仲常聞之、謂其吏曰、吾未暇耳、行當召問之。明日得劫火卒一人、訊之盡得巫之黨所為狀、坐捕盜司、召巫至、鞠之無敢施鞭筆者、仲常命可告語者二人謂之曰、此將為大亂、此安有神乎。急治之、盡得其奸狀、與其黨數十人、羅絡內外、果將為變者。以告諸長官同僚、皆無敢出治、曰、君自為之。仲常乃斷巫如法、并其黨各歸諸其鄉、而官府民家以安。始服儒者之為政如此。秩滿、如京師、將與集相見、而道中暑卒。幼子豈從行、殯諸桃源縣之北、而奔告于集、叔弟葉同在京師、乃營其費、使葉與豈歸其喪、未行而豈已自

臨川奉樞而歸諸崇仁嘉魚、令之命下、仲常不及見矣。嗟夫、故宋衣冠之世家、百年以來幾已盡矣、而遺經道學之傳尤鮮焉。先君先夫人抱先世遺教於萬死一生之餘、忍貧茹疏、使我兄弟得以就學、集之不肖、雖竊祿食、無以顯揚其親、以仲常之積學立志、著書立論、有可傳者、而所至止此。此皆集不誠不明、上負祖考、下負賢弟者也。是以歸來數年之間、宣等屢以斯文為請、每一執筆興思、輒流涕而不能成章。今年已七十、疾日加甚、恐終無以盡吾情者、乃叙而銘之。子宣、次旦、次豈、皆國學生。孫裕、玘、埴、椿、桂、埴、女適賈熙、次適袁州路錄事判官袁正。有諸經說若干卷、文集若干卷、藏于家。銘曰、忠厚之心、純明之教、我親孔艱、保我視做、學而自信、行而自持、乃克有為、我親之思、同習異成、不敏在予、來先去後、我哀弗除、精神何之、託翳丘土、明復為人、孰待來古。



故曹州定陶縣尹趙君墓碣銘

泰定四年八月乙未，承直郎曹州定陶縣尹兼諸軍部  
囑勸農事趙君年五十四，以官卒。其年十月庚申，葬中  
山安善縣堯坊原。又三年，其子藝來京師，疏君行事，徵  
文以表其墓。藝與天爵嘗同門學，相友善，爲序而銘焉。  
序曰：君諱時勉，字致堂，世家蔚州張孤。曾大父璠，國初  
倡鄉民來歸，累官提刑按察使，贈儀同三司、太保，上柱  
國、定國襄穆公。因官中山，徙家焉。大父秉溫，左右世祖  
四十餘年，管兩都作朝儀，制歷象，悉與其議。卒，官昭文  
館大學士，知太史院侍儀事，贈金紫光祿大夫、司徒、定  
國文昭公。父春，生具美質而不克壽，以君故，贈承直郎。  
真定路總管府判官。君幼聰慧絕人，及長，事師故國子  
司業滕公安，上滕公門人多文雅端謹之士。君以貴游  
子及其門，磨礱浸灌之久，問學料精，治身修潔，而無驕  
矜浮靡之習。其事長以恭，接友以信，齋居終日晏如也。  
君初後承直，卒五月而生，母氏尋亦卒，鞠於伯母莫氏。

及莫氏卒，服喪三年，以報其德。文昭公既薨，諸父多官  
於外，君始經紀其家，御下肅然。趙氏族大而盛，歲時伏  
臘昏喪，君承之皆有法，嘗憐近世之士貴爲公卿而享  
祀其祖，禮同庶人，乃稽司馬氏、朱氏祭儀家禮爲祠堂  
於正寢之側，凡喪祭昏冠議而行之，鄉郡聞家或從而  
化。建學家塾，延師以訓其宗族子弟之無依者。里人亦  
多來學焉。名既著，朝廷者舊聞而薦之，起爲承事郎，侍  
儀通事舍人，供職未幾，會有佞幸除爲侍儀官者，君曰：  
是豈可與共事耶？即移病去。先世別墅在郡城東新河  
之陽，君益修治爲堂爲亭爲臺爲池，清泉奇石，嘉禾脩  
竹，映帶左右。君偕好友日鳴琴觴酒，婆娑詠歌以自娛。  
脩然若與世相忘者。久之，起爲承務郎，右門作司同提  
舉。君曰：吾學儒者也，豈能各出納以爲有司之事乎？又  
移病去。居數年，出尹定陶。是邑土沃而民庶，君下車既  
驗民力，差爲九等，悉著於籍，凡賦役調發按籍而行，於  
是姦吏不得暴斂侵其民矣。先是俗頗健訟，富室子弟



或珥筆習吏、覲免後役、君興學宮、禮師儒、悉使就學、執弟子業、躬爲訓督、日新月化、而習俗亦或少變焉。民有親死欲火之者、君以理論之而止。無何政清訟簡、流尸來歸、惟恐君滿代而去。其卒也、咸悲惜之。君曾祖妣楊氏、祖妣張氏、俱追封定國夫人。妣劉氏、贈恭人。配李氏、封恭人。陝西都轉運鹽使汝明之女。子男藝、由國學弟子員補侍儀舍人、調靖海尉。女適同知安肅州事崔繼宗。孫男勝寧。銘曰：

維志之勵、克善其繼。維學之修、克篤於誼。彼昏赫赫、我則舒舒。玉佩長裾、進退裕如。壽考孔延、施不盡有。尚復其初、以燕爾後。

蘇天爵撰 《滋溪文稿》卷一八

雪溪處士邵公墓誌銘

予嘗客雲間、雲間陸先生嘗稱胥水之南多世家、邵呂陳陸其尤也。先生自其先館邵氏幾七世、歷凡一百五十年。又云邵氏家老侍僮亦自高曾、曾玄皆世其職業、祿養爲一家之世臣。予求世家於近代、三葉而不替者、尠矣。矧六葉七葉乎。客有持先生狀雪溪公者抵予次舍、爲雪溪之壻倪琦也。以墓文爲請、即胥水邵也。予欣鹽其世澤、爲之叙而銘。公諱彌遠、字子猷、自號雪溪、有譜爲康節公十世孫也。高祖宗穆、流避兵火、渡江至華亭、遂家焉。曾大父德隆、父思聰、皆儒業、教子以經術。父天驥、以易經中宋待補。國朝崇學、選士就試、入郡庠、升寒序弗居。公待補君冢子也。通父經、博涉羣子史、爲文取辭達、不喜雕繪。身服朴素、亦不喜騎乘。絕志仕宦、有勸之仕者、則曰：仕不在吾、在吾子若孫耳。嘗戒其孫之仕曰：古之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今之遇者大抵尸未腐而名已滅。若輩其戒哉。暮年、假佛老學洗慮、輕

財急施。至飯沙門。賑飢民無算。民依而聚。廬者無慮百十家。所居四面大渠。悉達石梁。治園地第宅之東。風日

佳時。必移觴豆以燕悅其親。守義終於先軌。年雖飢。師生廩餼不輒廢也。壯年喪偶。懲閔子之寒。弗繼室。付妾御之慈愛者。保育諸幼。預營生域。建精舍。守以浮屠。而尊吾聖人。像設其中。嘗慕漢東平王蒼。以為善最樂。又喜唐張公藝。忍字為家法。迺輯經傳言善與忍者為百善。百忍圖。州里多傳之為勸。性不嗜酒。客至必與飲。飲輒醉。醉輒放歌。客亦無不樂者。喪明者十年。家事傳于冢子南。時燕月會。必至花竹間。其衣冠濟濟然。傳儀亦潦潦然。如常時。至正己亥夏。病癰。閱月餘。悉召子若孫曰。吾逝矣。永訣不少亂。或謂公直知寂滅為樂者。儒而悟理者。獨不然乎。生宋德祐甲戌。殆今至正己亥七月。享年八十有六。娶馮氏。先卒。男一。南也。庶三。應奎。應參。應元。女三。孫五。煥。炳。燁。經。綸。女孫八。曾孫五。垠。堦。垓。炳。子也。麟。煥。子也。是年九月六日。葬某丘。生域銘曰。畢

言有文行有馴。蒼藝之教。倣後昆。歷年百五十。而家有世臣。引壽及老。終弗亂神。君子謂善之澤。吉之人。

楊維禎撰 《東維子集》卷二六



儒藏

校記

①鹽：疑當作「覽」。四部叢刊本《東維子集》作空格。

②父：當作「大父」。右引書亦誤作「父」。

元儒碑傳集卷九十八

張在 王忠 許熹 婁志冲

王結 吳直方

濮州儒學教授張君墓誌銘

吾鄉有博洽豈弟之士曰張君。諱在。字文在。其學自六經。百家太史之籍。先儒箋疏傳注之書。兵家譜方言。地志。與夫萬里海外蠻夷異域荒怪之說。靡所不覽。既久而能不忘。屏居閭里。環堵蕭然。聚書萬卷。誦習校讎。風暑雨寒不輟也。賓客弟子經過從游。有問輒應。愈叩而愈無窮。然亦未嘗以自矜也。其為人和平樂易。孝於宗親。蚤失其父。獨奉母氏。家雖固窮。自奉清約。養生送死。必稱于禮。與朋友交。克盡誠款。氣和色溫。怡然不忍相違也。人或犯之。置而不問。聞人之善。稱道不已。人苟有過。未始一語及之。嗚呼。可謂博洽豈弟之士矣。君世真定稿城人。幼時嘗侍諸父。宦游他邦。聞見益廣。年二

十餘始還真定。又從鄉先生侯君受業。大叅王文恭公休政家居。君恒往來聽言論于左右。所學益大以肆。延祐初元。詔郡縣賓興多士。有司以君應詔。遂以春秋中其科。明年春。試禮部下第。時貢舉初興。試者銳于一得。既而被黜者。譁言不止。至作詩歌譏詆主司。君即日束書而歸曰。是吾所學未至也。朝廷方崇尚斯文。作興士氣。凡與計者。偕授以校官。有差。君得真定儒學正。具訓諸生。懇懇不倦。初。成均制登歌樂以祀孔子。至是。郡國悉倣為之。古樂廢已久。憲司求能通制度音律者。共議屬君。君乘傳詣餘杭。稽圖制器。審協音律。數月完歸。春秋釋奠。必奏其樂。鏗鏘之音。升降之節。觀者悚然。思見隆古之盛矣。國家既以文藝取士。士之進也不雜。於是人人思奮于學。而中州老師存者無幾。後生或無從質問。聞君善教。來學者日盛。經其指授。多中科名。君既明習春秋。以貢舉唯許用左氏。公羊氏。穀梁氏。胡氏之傳。然四家言義互有異同。君比輯其合于經者為四傳歸



經以授學徒。江南三行省每大比，士多至數千人，而考官必得碩儒，士方厭服。至治癸亥，御史中丞曹公伯啟監試浙省，以書幣延君，遂偕宣城貢公奎、江寧楊公剛中、長沙歐陽公元考試其文。及禮部取士，浙省得人居多。泰定間，故翰林待制彭公寅亮屢薦君多識故事，宜居史館，不報。乃循資調濮州教授，泊然赴官，振舉學職。山東學子遠近至者常百餘人，君晝則分經講貫，夜則課習程文。久之疾作，或勸君宜少休，則曰：「教吾職也，敢以疾辭乎？」猶講說如平時，而疾益劇矣。以至順二年四月廿八日卒于官舍，年五十六。濮之官吏及諸儒生共割俸出財，為治棺槨，僦車載之歸葬其鄉。君曾大父某，不仕。父玉，承事郎，永年縣尹。父君鐸，上都留守司掾。妣顏氏，娶羅氏，子男二人，務本治進士業，立本尚幼。是歲六月十日，葬君稿城縣張家原。里人國史院編修官俊民以狀徵銘其墓。天爵自總角時從親來京師，間歸鄉里，輒與君游，每獲多聞之益，嘗嘉君之賢，而竟不果顯。

聞于時，悲夫。故為之銘。銘曰：

維古于學貴多識，匪術才華繼為德。猗與張君資挺特，篤師古訓廢寢食。典學校文臨郡國，多士鼓笥樂矜式。神于君子壽何嗇，石著銘章示無極。

蘇天爵撰 《滋溪文稿》卷一四一

教諭王孝卿墓誌銘

武鄉王誠從余游。一日出行。實致其兄進之言曰。進兄弟不肖而得泰。願士類。以自異於鄉民。市商肆工者。觀之教也。先人德善不可誣。恐久遂泯。重進不孝。教以為請。按王氏家沁州武鄉縣長樂里。曰現當。金末從軍。有官。數子與承元帥杜公舉次。曰信。善治生。家以不窶。信娶元氏。生忠。字孝卿。進父也。孝卿早失父。元氏誓志。秉節督家人。力田桑。躬治絲枲。平居毫釐不輕出。至延師待賓。則豁然不復靳。儀範姻族。孝卿性穎悟。力學不倦。土俗當冬。隙羣居。終夜斷麻。取膚。孝卿以膏火不繼。焚麻取光。且斷且讀。自餘手不廢卷。經史百家。靡不研究。下逮陰陽方技。佛老之言。亦致通焉。事母盡子職。族無遠近。歲時交歡。物禮俱至。隱居教授。執業滿堂。即博士知其賢。辟為邑教諭。令邑民皆得聆式。雖孝卿亦自喜持幣。是以發其光也。大德辛丑。元氏年六十七以病終。孝卿克致其哀。明年。妻焦氏亦殞。上無恃。下無欺。又二十年。適卒。得歲四十有八。莫西山先塋。子三人。進其長也。初。孝卿之喪母也。莫祭。一準文公禮。不用浮屠。不恤旁議。進之喪父也。恪遵遺訓。有嚴無替。治家儉勤。遂致饒益。視昔倍百。立祠華不遠制。而時祭盡禮。曰。德曰善。皆孝弟克家。祭統為銘者。一稱而上下皆得焉。進之知此學力也。人可不知教其子乎。是可銘也。銘曰。

王氏右族。翕開替隆。有居沁鄉。樹德惟崇。帝降而祥。匪金匪珠。俾生子為儒。以華以耿。翁也早殖。但聞其嘯。母也拮据。竟玉于成。嗚呼孝卿。生得母以為賢。子死有子以為賢父。雖死猶生。

許有壬撰（至正集）卷五五

饒州路儒學教授許君墓誌銘

君諱熹。字華甫。婺之東陽人。宋宣和中。睦寇竊發。八世祖瓊。聚民丁衛鄉井。被州將命赴援。有功。得官。尋以城中兵食不繼。力戰而死。里人至今廟祭焉。大父諱文思。號空雲處士。無子。弟文奎。實生君。年十五。育以為己子。處士兄弟素嚴張。若左右侍養。各盡其道。先意承志。咸得其懷心。於同產弟兩人。友愛尤篤。先世之田廬。一無所較。公上徵求百役之須。皆身任其費。子姪化之。靡有間言。異時處士兄弟從鄉先生石公游。有高聲。後二十一年。復遭君兄弟受業石公之門。君幼警敏。既長。務以靜專自持。同門中推為高弟。用舉者。試憲府。例當補縣教官。隨牒赴儒臺。初筮得浦江。會朝廷欲重師儒之選。俾職官一縣者。悉改調於外省。君解職。以名列上。俄又命更其法。從宣闔署置。同時捧檄而去者一百四十人。皆以次補授序遷。間以舉子業自奮。君獨恬于進取。有司強充賦試。不合。輒棄場屋。家食者久之。始分教于武



儒



義再調處之麗水。丁本生親憂服除。或謂稍增加所歷月日則當陞君不可。遂復調台之天台。用累考充湖之東湖書院山長。在武義取豪民所據山塘歸于學。在天台預鄉薦者三人。輟官俸斥私錢禮遣之。募好事者捐田以助養士。東湖創於里之大家。事多艱難。亦勸之割田附益焉。秩滿調饒州路儒學教授。拜命而卒。臨終戒其子曰。爾等入當善事而毋出當善事。而叔父扶植吾門戶。使勿墜。它則平日誨爾熟矣。言訖而逝。重紀至元之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也。享年六十有一。六年十月四日葬所居西北二里某鄉某原。娶劉氏。子男二人。曰怡曰愉。女二人。婿曰王濟川。蔣世安。孫男四人。女四人。君貌癯而志倜儻。自奉殊儉薄。而客至館穀必豐。鹽必厚。產不踰中人。而輕財急義。族姻里黨老而無依。幼而孤者衣食之。未嫁者擇士族歸之。歲饑鄰里不能自活者賑恤之。故其善日積而家日耗。歿後囊無餘蓄。久

乃克葬。諸孤既誌歲月。求子填諱納壙中。仍踏門請子銘。以揭于墓道。子幸獲執弟子禮於石公。與君為同門。知君為深。庸撫誌所述。參以子所知。序而銘之。按東陽許氏出晉孝子孜。孝子史有列傳。其子孫至近世愈蕃衍。居邑中者為西南兩族。而君之先別居近郊之梅峴。邑居之族擬世科踐朝著。若以延賞入官者數十百年相望不絕。而君之先獨不大顯。雖能捍大患以死勤事。後之人未有食其報者。君生今聖時。而以文學起家。人謂其將致身華要。又遭迴而不進。甫需一命。竟不及祿。其不可哀也夫。銘以慰君。亦以告于嗣人。庶有知其委社之自。而思亢其宗者。銘曰。

九軌之塗。衆方疾驅。長裾佩玉。行之徐徐。與物委蛇。世或謂迂。鉢稱寸量。月計有餘。成之匪亟。得而莫居。載其榮光。歸資幽墟。善積于家。纍纍所儲。有謹其承。其發必舒。鸞翔鶴翥。亢其門閭。惟銘有徵。永世不渝。



故臨川隱士妻君太和墓誌銘

妻君志冲字太和其四世祖諱郝宋嘉定縣政忠簡公機之從兄弟也始自嘉興分居臨川生忠州文學必中文學生建以詩經貢郡晚以特科對策歷官至監福州閩安鎮受知於三衢徐公霖廣信徐公直方而與章貢曹原一浚儀趙崇擇同郡林實夫段信友六人者皆一時之名士閩安有四子伯南良與其父同年舉進士第官至從政郎吉州司法參軍而宋亡仲起南齊祐乙卯舉鄉貢進士叔文輔咸淳庚午舉鄉貢進士季起莘四子者各有子一人今信豐縣尹志淳司法之子而君則實祐貢士之子也故翰林承旨楚國公程公鉅夫銘咸淳進士之墓而數曰予過臨川登青雲之峰而永嘆焉昔嘗見其渠三煌三者今亡有矣亭樹花木巋然百年之舊惟妻氏而已與其兄弟游行若也坐若遺書若不與世相類而能保先世之業者信乎忠厚之可長也夫信豐前主石城簿時故翰林學士吳公澄贈之以言曰予以庚午舉鄉貢與其叔父偕視簿猶提子也是時司法已歿見其仲叔李氏積聚能白儀觀其偉如高山老人畫像正至朔望深衣冠領群子弟序列家庭接見賓友一如司馬文正公家範士大夫家能存承平時禮法之餘風妻氏稱鄉邦第一噫何其盛也元統癸酉冬予自禁林告歸僑居臨川之外邑明年有旨復召還從使者至臨川而疾作留居城府再月詢故家遺族得妻氏焉是時信豐猶官石城獨得見君與其弟君子之庭肅然其中堂曰斑衣之堂者妻氏之先祠在焉相禮者道予過堂下肅揖東行北折升君之新堂鴈豆在列子弟序立執事君時已得末疾且愈猶從容相為禮尚如吳公所言其

諸父時趨前出其中軒左圖右書竹葉森爽觀其安於文雅不覺悅然而自失也去之三年君以仍改至元丙子之歲五月甲戌晦卒距其生之歲乙酉得年五十二其孤孽等將以明年丁丑之歲九月辛酉葬于臨川縣招賢鄉增芳之原信豐以其孤西行百里至予舍求予作其墓銘予從程氏二公之文知妻氏家世懿行又知信豐之治民真有當第君子之意且親嘗視君於其堂也而嘗歎曰其諸子同高祖之兄弟也而同居無別籍循然奉承扶持略不見其有間鄉里州閭之間文獻故物漸盡安得不為君銘之而若予之深感者乎郡有耆德君子吳君定翁長君二十年而還君之行其詳蓋以為君幼知孝敬生四年而母張氏卒已知哀泣事繼母楊氏又九年而卒能治其葬郡人憐神童王克勤之諸孫登龍者娶於余賢而無子有女一人擇婿得君君尚幼女猶待年而王氏之夫婦歿繼立子不能喪君以弱冠往治其喪無遺闕又因王氏之室立祠使王氏子得以奉之君有姊嘗許適湯氏之子張元哲遠遊歲久不能自還君遣客資裝以之歸厚遺而妻之及姊氏歿視其柩囊略無存者衣衾棺槨君悉為之具蓋君之資貨謹敏而持重幼而學之不煩程督稍長能棄幼志遇事如前所云者皆能舍棄於父而行之有成入之道焉其間居儼然若思不妄言笑家庭之間敬睦嚴整居無它好坐無機賓服無華靡室無妄勝凜然畏慎如恐失之以順以安以終其身以遺子孫究而言之抑亦可以為完德嘉德者矣子三人桀桢棣女三人孫男一人女一人其銘曰

令德之門始維為賢隱君有能者自登年五十而棄其用弗宣身脩於家如玉在淵我懷一人論德立言邦人信徵刻石在阡

元故資政大夫中書左丞相知經筵事王公行狀

公諱結字儀伯。易州定興人。徙家中山。少聰穎異常。讀書數行俱下。能終身不忘。嘗從董太史朴受經。講解出人意義。間為歌詩。如魏晉人語。故憲使王公仁見而異之。曰。公輔器也。年二十餘。來游京師。一時名公開公拔論。皆辟聽畏服。常以時政八事陳列廟堂。曰。立經筵以養君德。行仁政以結民心。育英材以備貢舉。擇守令以正銓選。拔賢士以厲名節。革冗官以正職制。辨章程以定民志。務農桑以厚民生。其言剴切純正。皆治國大經大法。惜乎時相不能用也。仁宗皇帝初未出閣。已喜接納儒士。或以公薦。得備宿衛。乃集歷代君臣行事善惡。可為監者。日陳于前。上樂聞之不倦也。武宗皇帝即位。仁宗為皇太子。命公為典牧太監。官太中大夫。仁宗清燕。屢召見馬。近侍以俳優進。公言。昔唐莊宗好此。卒致禍亂。殿下方育德春宮。視聽尤宜防慎。仁宗登極。公遷集賢直學士。出為順德路總管。郡久不治。公下車教民。

務農興學。孝親弟長。輯姦禁暴。悲登於書。俾民朝夕聞習。久之。郡政大治。屬邑鉅鹿沙河。唐宰相魏徵家塚墓存焉。乃祠二公子。學表其論風旨。風勵多士。再遷揚州。郡當水陸要衝。舟車不絕。公曰。吾為郡守。務在理民。送往迎來。非所先也。又遷寧國。以從弟紳僉憲江東。辭不赴。遂改東昌。郡境有黃河故道。而會通堤遏其下流。夏月潦水盈積。壞民麥禾。公命疏為斗門。以走潦水。民始得良田佃作。又新學宮。以延士子願學者。公所至惠政多類此。民迄今思之。至治二年。丞相拜珠獨秉國鈞。徵用舊人。作新庶政。召公參議中書省事。公言。為相之道。當正己以正君。正君以正天下。除惡不可猶豫。猶豫恐生他變。服用不可奢僭。奢僭則害及於身。丞相是其言。未幾除吏部尚書。薦名士宋本、韓輔、吳炳等十餘人。除吏平允。衆論悉伏。僥倖請求。一切不與。選人當遷官者。寬其文法。吏皆不能為姦。泰定元年春。廷試進士。公充讀卷官。考第多合士論。遂遷集賢侍讀學士。中奉大夫。

會有月蝕地震烈風之異。天子微懼。為下手詔。命儒臣集議中書。公昌言曰。今朝廷君子小人混淆。刑政不明。官賞太濫。以故陰陽錯謬。咎徵薦臻。宜修政事以彌天變。是夏。詔公領經筵。扈從上都。公援引古訓。證以時政之失。反覆詳盡。親上有所感悟。中宮聞之。亦召公等進講。以故事解。明年。除浙西道廉訪使。行至中途。以疾還。歲餘。拜遼陽行省參知政事。遼東大水。殺貴民飢。公請于朝。得米若干萬石以活之。召拜刑部尚書。天歷元年。文宗皇帝入正大統。公以疾在告。出拜陝西行省參知政事。改同知儲慶使司事。二年春正月。拜中書參知政事。入謝光天殿。以親老辭。上曰。忠孝能兩全乎。是月。明宗皇帝立于朔方。命文宗居皇太子宮。於是遣大臣奉寶璽北還。近侍復有求除拜賞者。公曰。俟天子至議之。近侍不悅。皇太子寶以上都變擾。莫知所在。至是更鑄新寶。近侍請大其製。公曰。此寶當傳儲嗣。不敢踰舊制也。初。陝西省臺請命上都。而四川行省隔在西南。平

章異嘉特因緝兵自守。廷議調兵誅之。公曰。蜀遠恐不能知。可遣使諭之。如果方命。兵之未晚。異嘉特果來朝。時近侍爭求籍沒妻孥貨產。公曰。古者罪人不孥。沒入家貨者。所以彰有罪也。未有利人妻孥貨產而併殺其人者也。近侍聞之。益怒。譖詆日甚。八月。明宗上仙。文宗海正宸極。公遂罷政。尋又命為集賢侍讀。丁內艱不起。今上皇帝元統元年。復除浙西廉訪使。未行。召拜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勅史官修泰定天歷兩朝實錄。公與張公起巖。歐陽公玄共領其事。二年冬十月。拜中書左丞相。與今參知政事許公有主並命。士大夫相慶于朝。是月。太皇太后初受尊號。詔天下蠲省租賦。慎恤刑罰。優禮耆舊。懷柔遠人。洪恩實惠。天下便之。公與許公數陳之力居多。公在政府。遇事輒言。無所顧避。中宮命僧尼作佛事於慈福殿。已而殿災。公言僧尼當坐。左相疾革。家人請釋重囚禳之。公極陳其不可。又言選調官吏。錫貴金帛。當與同官僚屬議而後聞。一二



宰執不可獨請其事。先時有罪移鄉者，北人則居廣海，南人居遼東，去家萬里，涉瘴癘寒苦，往往傾於道路。公曰：「流囚尚止三千，遂更其法，移鄉者止千里外，改過聽還其鄉，因著于令。」近歲職官坐罪，多從重科，公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今貪墨者雖多，然士之廉恥不可以不養也。」聞者謂公得宰相體。至元元年春，命公知經筵事。夏疾作，九月去位，詔公復入翰林養疾，不能應詔。中外方倚公為重，日冀其再用，以福元元年不幸疾竟不起。二年春正月廿九日薨于中山私第，春秋六十有二。卜聞公卿言于朝，士弔于家，咸曰：「正人亡矣。」公行義如古人，務正學以言，未嘗市恩於人，人怨誑之亦不恤也。喜薦拔士，登其門者多知名於時。少通經學，晚尤邃易，有易說若干言，臨川吳公澄讀而善之，故相張公珪初薦公入經筵，有曰：「王某非聖賢之書不讀，非仁義之言不談，識者以為名言。」當文宗讓位，公所進說蓋欲消弭境間，為國遠慮，而小人不便，謗公無所不至，賴天子慈仁愛

士，第罷其政而已。嗚呼！國家自世祖皇帝始一中夏，仁宗時天下治平，獨鄉文學興禮樂貢舉之事，海內儒士翕然向風，列聖承之，益修文治。公於其時一用儒術，輔相國家，必欲俗吏之務不至於朝廷，其功豈不茂哉！公伯祖某，國初帥鄉民來歸，其後管領中山人匠，因留家焉。祖遜勳<sup>②</sup>，以質子軍從太祖皇帝西征，娶婦譚爾根氏，以公貴，贈通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太原郡侯。譚爾根氏贈太原郡夫人。父德信，治縣有聲，擢拜陝西行臺監察御史，與臺臣議不合，年四十餘即棄官不復仕，累封中奉大夫、河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太原郡公。母張氏，封太原郡夫人。娶蒙古氏，封太原郡夫人。子男二人，敏修，從仕郎、社稷署丞，敏存，未仕。女適太常太祝馬遂良。是歲二月某日，葬公中山安喜縣解虞鄉宣村原。天爵晚學，荷公深知，謹具公官勳行實卒葬壽年為行狀一通，請謹奉常，徵銘太史，以詔後世。謹狀。至元三年夏六月甲午，太中大夫禮部侍郎蘇某狀。

集賢大學士吳公記

先公諱直方字行可姓吳氏其先毗陵人一遷于鄱再遷于睦三遷浦陽之新田唐乾寧初有諱公養者又遷縣西尊仁里至先公十五世曾祖諱聞贈中奉大夫福建道宣慰使護軍追封渤海郡公妣盛氏追封渤海郡夫人祖諱蕃累贈資善大夫太常禮儀院使上護軍追封渤海郡公妣沈氏追封渤海郡夫人父諱伯紹累贈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柱國追封渤海國公妣金氏追封渤海國夫人先公自幼有大志篤意儒學及壯游京師主留守曼濟台台家教其子托克托及額森特穆爾元統間托克托為御史中丞以先公嘗用說書事明宗于潛邸奏除江浙等處儒學提舉中書易為副提舉階將仕佐郎先公年已六十一矣未上御史臺改授將仕郎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司管勾承發架閣庫兼照磨遷中政院管勾承發架閣庫復陞長史階威如故重記至元

末廟堂用事者頗擅威福上與大臣謀罷其政柄先公實協贊之上念其功召至便殿錫以黃金繫帶起拜集賢直學士就轉侍講學士未幾陞學士歷亞中中奉資善三階大夫會托克托入相中書國有大政令多咨先公而後行先公每引古義告之言無不聽民被其澤為多先公以年及致仕上章乞骸骨遂以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食俸賜終身俄又賜田一千九百餘畝尋謝不受先公前娶盛氏先十七年卒後娶金李二氏金氏封渤海國夫人子男二長萊字立夫延祐庚申以春秋經預鄉薦後用御史祭舉為饒州路長蘄書院山長博學能文為世聞人亦先十七年卒次即志道崇文監丞奉訓大夫孫男三長士惇婺州路金華縣儒學教諭次士謚次存仁曾孫男三長中次平次弁曾孫女一申先公生于宋德祐乙亥十一月二十四日庚寅薨于今至正丙申七月十二日庚寅享年八十有二卜以是年八月十二日庚申葬德政鄉後吳山徐塢之原距承旨公墓



左五十步而近。嗚呼、褒叙令德、是在世之立言君子、非不肖歟所敢僭。姑序世系及歷官次第、納諸玄堂、別錄其副、以藏于家、庶幾後人知所攷焉。嗚呼痛哉。孤子志道泣血謹記。

宋濂撰 四庫本《文憲集》卷二

校記

① 福元：當作「至元」。見《元史》卷一七八《王結傳》。

② 邀勳：右引書作「邀勤」。



元儒碑傳集卷九十九

孔文彬 曾嚴卿 杜本

干文傳

故元吳江州儒學教授孔公墓誌銘

昔有元致崇極於先聖凡厥子孫例得以布衣補州縣學官以故平陽孔氏于時有祿位成功名者相隨屬矧公材德之優學問之邃文章之工出乎羣從而出身又特用曲阜子孫例補州郡教授孰不以遠大期之及起教授吳江年四十六矣又二年竟卒于官於乎豈非命也夫公卒于至治癸亥十月二十四日而以重紀至元丙子十月某日葬于新隴逮至正乙未十一月廿一日乃改葬管輅之源後二十有九年為洪武十六年伯衡客遊平陽其子克烈以其季克勛嘗同朝奉事狀乞銘誼不得辭乃為之記公諱文彬字周卿孔子五十四代孫後唐同光二年諱檜者自關里避亂來居平陽歷十世而至宣義郎漕舉進士伯奮無子以從兄贈承事郎

在之第三子曾舉進士承信郎淮北提刑幹辦官貴明為子生釋褐進士迪功郎淮北路帥幹淇孫公之父也母夫人周氏公生而宋亡未成童刻意為學迪功府君器之使受經于鄉先生林公霽山學詩于安國張公湛江時兵燹後家無遺書諸經史露抄雪纂口誦心惟至忘寢食比冠名已起矣杭為宋故都向之宿儒遺老猶有存者乃以至大間辭親出游若紫陽方公回淮陰龔公開南陽仇公遠句章戴公表元永康胡公長孺公遍游其門而見聞益充造詣益深諸公亦喜為之延譽名聞于一時省憲二府若大明高公昉東平王公侯爭引拔之未及授官丁迪公府君憂未除丁太夫人憂服除署義烏縣學教諭以師道自任士論翕然歸之縣達魯噶齊瑪蘇緒為下誣構公言之分憲得釋其為上官敬信如此秩滿黃公潛贈以言屬望甚至改池州路學正貴池縣學與豪民爭魚陂郡久不能決司憲乃檄公與楊主簿者按視豪民以公學官易之而倚重簿公詰之



曰據文界淺水爾。烏得梁中流。立奪侵地歸諸學。郡守以公先聖人後親信之。而貳車與守不相能。以公黨于守。至詆以言。公曰。立于爭地不去。尚得為知機乎。拂袖竟歸。治園亭。時花木。日求四方賢士與鄉人之老者。觴詠俎豆之間。儼然與世相忘。郭公賁在吏部。趙公孟頫在兵部。雅知公。相與推挽。會襲封衍聖公。思晦以薦牘上。置前資。特授以吳江之職。階將仕郎。則至治辛酉也。視事伊始。霖潦害稼。贍學田租無從徵者。凡三頃。而閭丘知州必欲取盈。公爭不聽。則請于會府。竟如公言。免徵。由是知州銜公。日夜躡尋其過誤。公樂育之政。修出納之際。慎且兩歲。訖無所得。江浙省臣聞公材名。羅致為掾。方治裝。以暴疾卒。公所至必興學校。以教化為先。諸生具有成績。平生篤恩義。好施與。宗族百餘口。尊其老者以禮。懷其少者以惠。直言正色。舉宗推重之。女兄歸潘氏。女弟歸薛氏。遣使候問。相繼于途。外祖周氏無後。歲時祭掃其墳墓。終身周窮振匱。解衣推食于親故。

鄉鄰懇懇如也。性尤矜嚴。士行或不檢。絕弗與往來。人或敬憚焉。家廟在城西。事多綿蕪。聖像所御。展不稱制。忽謀于伯兄建康錄事貞卿。改作高座。工甫畢。而大風雨挾海潮卷至。平地深水六七尺。而聖像以座高無虞。眾服其先見。娶陳氏。先八年卒。合葬新隴。繼汪氏。後二十七年卒。別墓南湖。子五人。克熙。長。林縣學教諭。陳出也。克烈。克無。克勛。建德路學教授。仕皇朝。歷侍禮郎。清河縣知縣。隴州知州。汪出也。克然。興化路學正。滕陳出也。孫男四人。希城。希疎。希在。希至。女八人。伯衡。悲公有其材。有其時。而無其命。又愛克烈之能孝。乃為銘曰。士之窮亨。係其所遇。乘時捷出。或致富貴。文宣孫子。在元之世。視凡庶士。恩隆數異。繫公之生。式逢盛際。矧宏其中。而彪其外。才孚於人。譽望攸萃。謂宜奮飛。翱翔朝著。四十八齡。遽斃其翅。僅霑一命。卒不大施。雖不大施。文猷克繼。是謂能賢。公乎奚愧。昭明于上。其藏在此。銘闡其幽。用詔來裔。

金谿曾君墓誌銘

撫之金谿有焉行之士曰曾君諱嚴鄉字務光以致和元年六月辛丑卒年五十有三門人相与私謚曰恭貞先生至元某年十月某甲子葬所居陶原里明山之麓其子堅辱交於潛謂先世在異時嘗有同年好以銘來屬潛不得辭按曾氏世譜曾子後十四世當王莽時避地豫章之廬陵凡六世始徙臨川今撫州也又十二世至唐刺史司空洪立乃徙南豐洪立生散騎常侍延鐸延鐸生仁昭仁昭生中書舍人輩尚書左僕射布翰林學士輩皆仁昭之後仁昭生贊堯堯生易祥易祥生千復居撫之金谿千生學季生應臣應臣生仕欽仕欽生潛潛生綱綱生彥明則君之高祖也曾祖諱激隱居弗仕祖諱子良擢咸淳龍飛進士第終於淳安令父諱正吉國子進士並以文孝行義師表其鄉母黃氏澧州司理參軍府蘭之女生居於淳安故名嚴而字光君質厚氣完不安言笑雖宴休必正襟危坐事親至孝父有疾呼天乞以身代父命疾旋愈自祖父以來皆推先世故業與其兄弟居亦以所居屋讓其叔有四姑悉營嫁之逮其有子皆教育使至成人平居不汲汲於生事趨勢利漢如也讀書日有常程務求知聖賢微言大旨而不徒事記覽為文主於理未始與人較其短長而一時負才氣者皆自以為不及同里以士名者無不受業焉君接之色溫而莊恒以經術教授誦說若不能出諸口及有所問難必章別句類數辨名無不究盡隨才誘掖以成其美而不病以其所不能與人交無圭角崖岸不矯矯為異亦不翕翕為同人自不得而親疎之隣里有見侵侮

者未嘗形於言色咸服其長者家人化之雖僮僕不聞有穢惡之聲史稱黃荊度言論風旨無所傳聞而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疵客居庶幾近之然君遺文有南明齋書三十卷傳於學者言論風旨之在人固多矣要何氏後十六年卒合葬焉子男二人長堅鄉貢進士博學有文能世其家次大年早卒女二人適南城歐復同邑黃里孫男五人先儒儒仰佐曾孫男一人立銘曰

嗚呼先生學足以裨身行足以範俗無欲而心自正不言而民自服前人之光是近是續世其德而不世其祿天運有常其周必復惟爾嗣人有壽其休

黃潛撰 金華先生文集卷三二



元故徵君杜公伯原父墓碑

至正十年八月丙戌徵君杜公伯原父卒於武夷山中十月乙酉葬諸崇安縣南郭後一紀廣信舒彬浮海抵京師門人建安藍智等以其同郡蔣易狀來請書墓上之碑素乃與公里中國子博士俞立翰林編修高厚述其所聞而備錄之公諱本字伯原姓杜氏其先京兆人從宋高宗南渡寓台州後遷臨江之清江曾祖某祖某父謙妣鄧氏父在文丞相幕中毀家以佐軍用父蚤孤母攜之鞠於陳氏姑就學而母亡去從隱君子簡先生某遊得皇極之旨時臨江皮氏尊賢禮士若廬陵劉太博會孟鄧禮部中父蜀郡虞公及之豫章熊僉判與可及我吳文正公皆在焉公與同里范供奉德機年最少從諸公講學不倦及壯超然有遺世之意杜真人堅居虎林宗陽宮若吳興趙文敏公四明袁文清公浦城楊推官仲弘錢唐仇儒學仁近辭助教宗海多會館中退則深居靜室盡閱其所藏書江潮丞相忽刺朮問公名願求見時吳越大饑遂上救荒之策米價頓平丞相奇其才還朝欲挽以俱不果行丞相拜御史大夫數言於武宗後二年公始至有旨令入見公適他出物色之不值後旬日候見西宮而公車弗駕公慨然曰吾不獲對德音奉清光非命也夫公在京師獨與逸人昌平何失得之相好既不樂久居思天下名山去游金華與柳待

制貫許處士謙吳禮部師道爲友詹撫州天麟故家武夷延公俱歸得平川一曲衍沃深邃有終焉之意手鈔六經刊傳注作思學齋雍公之子文靖公爲之記作懷友軒而自記之文宗在江南聞其道行及卽位詔甘學士忽都不華齋幣卽山中起公不赴釋書無逸篇附遞進讀文宗嘉納焉至正三年春今賀太傅爲中書右丞祭三朝御容於翰林國史院詢於經筵官承旨康里文憲公學士札刺爾忠肅公蚤作從丞相入朝有敕舉隱士孰可以當之二公舉手曰主上聖明舉此盛典素時爲經筵檢討二公趣爲書薦公與脫寅伯顏張瑾四人夜半取印識之納於賀公明日丞相脫脫入奏或論公雜學欲尼之丞相色變詰之曰人多才藝政國家所須卒奏授翰林待制兼國史編修官又奏對品奉議大夫使者至山中致君相意必欲一出不得已就道僅至虎林以疾留素適以事至江潮丞相趣公行不可素曰先生出處之道非宵人所敢知相國問焉則將何辭以對公書簡見授曰以萬事合爲一理以千載合爲一日以天下合爲一心以四海合爲一家如是則可言制禮作樂而躋三五之盛矣公生至元十三年十二月卒時年七十有五娶彭城孫氏次同里溫氏子男二人公早以宰氏子燧爲之後後乃生煒女一人壻詹潛公爲人湛靜寡欲終日無疾言遽色夜則喏然而坐或達旦不寐



與人交尤篤於義王供奉執謙及楊推官沒爲經紀其家刊其詩文辭助教死子幼扶使之成立閒居書冊不釋手經史天文地理律厯度數名物款識皆探其精微蔣易嘗聞於公曰先天之學伏羲而下有邵子邵子已大段發露明白蔡元定窺見端倪近世吳文正公獨嘗留意聽吳公言不知夜漏之既旦也又曰邵子其亞聖乎故所著四經表義卽皇帝王伯之學也史原厯原卽元會運世之學也律原韻原卽律呂聲音之學也六書通編卽觀物之學也類編同文正聲類韻書成吳公見之曰天下不可無之書也蓋其大欲以參萬化之原細足以推制作之妙此其所得者歟前修淪落素養辱公期待執筆論撰不知其僭踰也銘曰

於乎先生學綜百氏蚤謝浮榮優游山水皇極經世妙理莫窺著書立言人莫我知蜚聲遠聞使詔徵起眾方欣欣公靜而止武夷平川如古桃源思學之齋懷友之軒經籍可珍金玉非寶究極玄微探索突奧邵子之幸生於太平公沒未久兵戈遽興永懷洞天雲月清白載此銘章式昭隱德前史官危素撰

危素撰《危太樸文續集》卷二

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于公神道碑

至正十三年九月己巳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于公終于平江里第享年七十有八以其年十月丁酉葬其縣至德鄉洞涇廟塋之原公諱文傳字壽道姓于氏于之得姓始於春秋時宋大夫樂漢有蜀郡尉獻吳有軍師吉魯有將軍璫著作郎寶史氏所紀代不乏人其後有家于汴而仕于宋至武顯大夫者曰思義於公爲六世祖武顯之子曰信於公爲五世祖建炎初與其弟武節大夫恭惠躍南渡僑居平江子孫因占籍焉高祖諱振曾祖諱拱辰皆弗仕祖諱宗顯承信郎今贈亞中大夫鎮江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顯川郡侯祖妣吳氏追封顯川郡夫人考諱雷龍鄉貢進士入 皇朝終於饒之慈湖書院山長今贈嘉議大夫兵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顯川郡侯妣吳氏顯氏所生母陸氏並追封顯川郡夫人其詳具如公同年翰林學士承旨歐陽公玄所爲贈封之碑初承信府君雖仍先世以武弁入官而力教其子以文易武故兵部府君一薦于漕再薦于鄉最後遂與長子湯同上春官鄉人榮之未幾塲屋事廢湯亦卒而陸夫人生公兵部府君名以今諱蓋深有望焉公少嗜學十歲能屬文年未弱冠而聲譽籍甚用舉者爲吳及金壇兩縣學教諭饒之慈湖書院山長浙右憲府辟入幕未赴而丁兵部府君憂

仁宗臨御之始有 詔著取士令公首以江浙鄉貢會試京師登延祐二年乙科被 旨賜進士出身故事布衣入官殿階當二等主選吏以舉人亦起於布衣疑未決 上特命蒙古人與正六品階後勿用爲例餘皆與對品階授承事郎慶元



路同知昌國州事。昌國一海島耳。民頑犷。不易治。其尤無良者。往往群行剽掠於鉅海中。若化外然。公柔之以恩信。俗爲之變。長官有強愎自恣者。公不與校。而推誠以待之。父乃自屈服。瀕海有三塩場。司其事者帖轉運使之勢。虐使州民。身服重役。而家業破蕩。公語同寮曰。吾屬受天子命以牧此民。可坐視而弗之救乎。乃亟爲之陳理。辭嚴義正。上官莫能奪。民賴以免。在官五年。去之日。如始至。遷承務郎。平江路長洲縣尹。長洲公鄉邑。地廣人稠。牒訴輻輳。歲輸秋租至四十餘萬石。公於開決。趕辦具有條理。使徭徠來。將迎無虛日。亦靡憚其勤。徙揭公署。無事未嘗輒出。而親舊莫敢通私語。會創行助役法。凡民田百畝。令以三畝入于官。爲受役者之助。行中書省檄公專任長洲之事。既又連以華亭。上海兩縣。無錫一州之事。諉焉。公之號令。素孚於長洲之民間。公諭以善言。無敢爲詭寄。所得皆腴田。旬日而事集。華亭上海之事。戶不絕於有司。而無錫多豪家大姓。非長洲比。公委曲化導。人皆悅從。詭寄之弊。既絕。亦以腴田來歸。中人之家。自是不病於役。以陸夫人喪。去官。服闋。還承德郎。湖州路烏程縣尹。富民張某之妻王無子。張陰納一妾於外。生子未周歲。王誘之來。逐其妾。而留其兒。以器貯水沈之。不死。以帛勒其頸。乃死。夜以醬塗死兒而焚之。張知而無如之何。公聞之。乃發其事。死兒餘骨已至官。王厚賄妾之父母。買鄰家兒以爲妾。所生兒初不死。公令妾抱而乳之。兒啼不就抱。亦不肯食。妾之父母辭窮吐實。乃呼鄰婦至庭下。見兒親母。躍入其懷。乳之即食。王遂伏殺兒之辜。人以其神明。升徒縣民。周某有一女二子。而二子共殺其女。獄久不決。浙西憲司俾公往鞠之。公於

片時間。悉得其情。而周有母乞其二子命。以養其老。公謂二子所承有輕重。合以首從論。乃議以爲首者。當殺。姊之罪。爲從者。免其死。使養之。憲司如公言。人稱明允。安定胡先生葬何山寺。僧壞其墓。而據其地。數十年來。郡守之清強有風力者。與之爭。皆莫能得。公白于大府。始還其舊。而表樹焉。陞奉議大夫。徽州路婺源州知州。婺源依山爲州。民素淳朴。而世降風移。俗習變遷。男女婚聘。後富則渝其約。有育其女至老死。不嫁者。親喪貧。則不舉。有停其柩。累數世不葬者。公下車。即呼其耆老。使以禮訓告之。閱三月。而婚嫁喪葬之事。俱畢。朱文公上世居婺源。故業爲豪民所并。子孫訴于有司。莫能直。公呼豪民折之以理。不煩窮治。而悉歸之。募好義者。即宅建祠。令其家世守焉。富民江某出游京師。娶倡女張爲婦。江既客死。張間關數千里。返其柩。以葬。前妻之子。遇之不以禮。而重困苦之。日給貮粟二升。使自舂羹以食。張不能堪。子恐生它變。乃與其弟共殺之。瘞其尸山谷間。官府知之。而利其賄。不問也。公曰。爲人子而戕其庶母。人道滅矣。可違其誅乎。乃發其事。而論如法。陞朝列大夫。平江路吳江州知州。吳江去公家僅數十里。猶長洲也。公綜理裁決。小大庶務。觀之以公。而行之以恕。親舊訖無間言。公廕仕所至。必以均賦役爲先。惟科追逮。一用信牌。度其緩急。而嚴爲程限。民亦不敢違。村落之間。不識有悍吏之叫罵。隱突也。至於明要束。以正官常。謹防閑。以清吏弊。厚拊養。以紓民力。精勸勵。以淑士心。有古循吏之風焉。人始而憚。久而安。終而愛。且慕。既去而又思之也。在

世祖時。王文康公鵬當請脩遼金史。至

仁宗時李文忠公孟又嘗請脩宋史久未成書。

今天子至正三年始命首相總其事凡文學侍從之臣布在列位並令入館分任述作其效官于四方及山林之遺逸咸加搜訪俾預討論於是公自吳江召入居宋史前局公恪恭其職雖懋不少休南適再暮而三史咸以次告成燕鵲錫賚寵數優渥仍有旨四品以下各進一官擢公集賢待制朝請大夫居無何遂致仕先是朝廷為官擇人以公才長於治劇而數煩以州縣之事公以治行為一道最而舉於憲府者四韓公鑄乘使者車按行屬部至觀作烏程詔以紀其政績惜乎所試者小未能盡展其經綸之蘊晚逢盛際峻躋通列人皆期公致位通要有大設施而公雅志廉退齒髮未衰輒請納祿優游里閭垂將十年而以壽終縉紳先生及于是者其幾何人公氣貌充偉識度凝遠遇事皆不苟平居衣服無華飾食無珍味而於親庭之養家廟之祭必致其豐腆無他玩好而獨耽於書手自校讎至老不倦喜接引後進來者必與均禮而諄諄誘掖之江浙江西鄉閭聘公同考試者三主其文衡者四所取士後多知名為文務雅正不事浮藻有來謁者亦不厭於應酬公以仁里自號暮年又自號止齋有仁里漫叟若干卷藏於家娶顧氏適年而卒繼時氏累贈穎川郡夫人繼朱氏亦皆前卒時夫人執婦道尤謹有子男三人長旗用公致仕澤為忠翊校尉河南府路同知陝州事次旌建寧路醫學正次城國子生女五人長適張思誠早卒次適管瑾丹徒縣儒學教諭次適葉元英次適章祥次適陶思敬嘉興倉監支納庶女二人一許嫁表養福一尚幼孫男八人德潤德淵德源德洵德溫德浚德滋惟德淵為國子

學生餘皆業儒女四人曾孫男一人女二人公之歿也遺命塋葬旗方在官下旌及城弗敢遽逾月而葬焉與時夫人同塋域遼寧之事甫畢旗適以秩滿受代而還攀轡靡及乃奉公錫吳洪之狀逾濤江走金華山中問銘於潛以作公碑始公入東史筆潛實同被召命適遭內艱弗果赴逮公書成受賞得謝而歸潛乃起自休致承乏太史屬預聞脩本朝后妃功臣傳幸從諸公之後執筆具草而竟未獲裁定上進潛之不敏媿公多矣安足以任不朽之託乎然以江浙之士與公為同年者十人潛獨後死義不得辭也銘曰

氣運合一人材乃完公生其時弗後弗先

皇仁在上豐水有苞長之育之逮夫強仕乃拔其萃乃揚其英寢然前列於於天廷踐踐退讓守官外服進也不亟鴻漸于陸執遄公歸俾居帝旁蘭臺石室大啓秘藏歷觀後王推求故實用禪乙覽考其得失疇功冊府遙迹仙班上方眷公公遽引年東門祖餞光華載路八座之崇熙朝異數九原莫作一鑑未亡疏封錫謚嗣舉彝章顧慙不敏汗青無日猶及銘公曰筆則筆

黃潛撰（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二十七





校記

①四妨：當作「四妹」。見四庫本《文獻集》卷九。

#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

黃潛

## 金華黃先生行狀

先生諱潛字魯卿姓黃氏黃為婺名族至宋太史公庭堅族望尤著太史之後父昉生景珪俱來浦江景珪生琳娶忠簡宗公澤之女弟始遷於義烏琳生中輔力學尚氣節當秦檜柄國士有議已者輒捕殺猶奮然題樂府太平樓上有確劍欲斬佞臣頭之語人至今誦之晚以轉運使薦當得官命垂下而卒中輔生紹祖紹祖生伯信於先生為高祖廸功郎累贈朝散大夫妣宗氏忠簡公四世諸孫女累封安人曾祖夢炎高祐十年進士仕至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仕妣陳氏累贈宜人繼方氏祖塢方出也以進納恩補承節郎入國朝弗仕今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江夏郡侯妣徐氏高祐七年進士奉議郎兩淮宣撫大使司幹辦公事彬之女今追封江夏郡夫人父鑄以朝請府君遺澤補將仕郎今累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妣董氏承信郎監嘉興府鮑郎鹽場伯永女今追封江夏郡夫人夫人姓先生時夢大星煜煜然墜於懷歷二十四月以至元十四年冬十月一日始生甫晬即自免乳徐夫人抱而育之比成童不妄踰戶閤授之以詩書不一月皆成誦迨學為文下筆頃刻數百言常著平諸葛武侯辭前大學內舍劉君應龜朝請府君之外孫也見而嘆曰吾鄉以文辭鳴者喻叔奇兄弟爾是子稍加工不其與之抗衡乎因留受業弱冠西遊錢塘前代遺老與鉅公宿學先生咸得見之於是益

聞近世文獻之澤暨還故居從仙華山隱者方君鳳游為歌詩相唱和絕無仕進意其友葉君謹翁力挽之出大德五年舉教官七年舉憲更就試皆中其選已而復退隱於家延祐元年貢舉之法行縣大夫又強起先生充貢鄉闈時古賦以太極命題場中作者往往不脫陳言獨先生詞致淵永綽然有古風特實前列二年上春官復在選中及奉大對倦倦以用真儒行仁義為言辭甚剴切讀卷者以其頗涉於激綴之末第奉上旨賜同進士出身生選吏以為白身補官散階當下二等上命特與對品階授將仕郎台州路寧海縣丞僅踰再期會有詔改鹽法江浙行中書承制還兩浙都轉運鹽鐵使司石堰西場監運事聞命仍舊階居其職閱四載以功超一資陞從事郎紹興路諸暨州判官至順二年用故御史中丞馬公祖常之薦入為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進階儒林郎丁外憂去官服闋轉承直郎國子博士經六年之久請補外換奉政大夫江浙等處儒學提舉至正三年春先生始六十有七不俟引年亟上納祿侍親之請絕江徑歸俄有旨命預修遼金宋三史丁內憂不赴除服以中順大夫秘書少監致仕居四歲故湖廣行省平章公朵爾直班今中書左丞相太平開府公力交薦之被上旨著致仕仍舊階除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進階中奉大夫九年夏四月府上章求歸田里不俟報而行上聞之遣使者追及武林驛敦迫還京復供前職十年夏四月始得謝南還行中書為言於朝給以半俸終身公憤已具而未及上十七年秋七月今江浙左丞相金紫公達世貼睦通方承制司黜陟之柄移書起先生咨議省事以疾力辭閏九月五日薨



於繡湖之私第享年八十有一。學士大夫聞之俱流涕曰黃公亡矣。一代文章盡矣。門弟子劉涓、王禕、宋濂、傅藻等咸來相治後事。以是月十八日塋於縣東北三里崇德鄉東塋之原。距嘉議府君之墓僅十步。娶王氏。嘉熙二年甲科進士。從事郎昭慶軍節度掌書記。因金之曾孫。文林郎監沿江制置副使司造船塲沂之孫。將仕郎桂之女。今累封江夏郡夫人。先一年卒。及是始合塋焉。子男一人。梓用。蔭入官。初授忠顯校尉。紹興路同知餘姚州事。女一人。適惠州學正陳克讓。俱先卒。孫男四人。瑄、琛、璵、珣。所著書有日損齋初集三卷、續集三十卷、義烏志七卷、筆記一卷。傳學者。先生在寧海時。縣地瀕于鹽塲。而亭戶恃其不統於有司。肆毒害民。民不敢正視。編氓之隸。漕司泊財賦府者。亦謂各有所憑。橫暴尤甚。先生皆痛絕。以法吏懼以利害。白弗顧也。有後母與僧通。而醜殺其夫者。反誣夫前子所殺。獄將成。先生變衣冠。陰察之。具知其姦。為卒直其寃。遠近以為神明。巡兵捕鹽販者急。遂僦鹽於河。帥眾以拒。巡兵怒。乃取他私販事以實之。民有在盜籍者。謀為劫。欲未行。邑大姓執之以圖中賞。格初無獲財之左驗。事皆久不決。先生為之疏剔。以其獄上。各論如本條。免死者三十餘人。部使者董君士恒行縣。廉知先生有治狀。事悉諉焉。先生為黜其以賄敗者上百戶一人。縣吏二人在官無祿者四十餘人。愚民以婚田鬪競。往訴。咸下其狀。多至數十百。先生錄其當問者。即不當問者遣之。先生明習律令。世以法家自專者有弗如也。凡經其論定。翕然畏服。不敢重有辭。歲大旱。禱於靈湫。有白龍蜿蜒見湫中。已而黑雲四興。大雨如注。縣以有年。在石堰視亭場為尤躋。居是官者常以秤盤

折閱及不能檢防。私幣被譴。先生規措有法。無毫分入於吏議。在諸暨。其俗素號難治。先生不加鄙棄。壹導以善政。民多從化。捕盜司屋壞。撤而改作。無敢後期。巡海官舸例以三載一新。費出於官。而責足於民。有餘則總其事者私焉。先生適蒞。是役擄節浮蠹。以餘錢還之。爭驩呼而去。奸民以偽鈔鈎結黨與。擄民財。官若吏聽其詐。挾之以往新昌。嵯縣天台寧海東陽諸縣株連所及百餘家。民受禍至慘。郡府俾先生鞠治。一問皆引伏。獄具。官吏除名。同謀者各杖之百。捕盜卒陰竄偽鈔板於良民家。乃白於官。往索之。惡少年持梃從者近百人。先生過於野。詰從吏曰。弓卒額止三十。安得此曹耶。可縛送於州。聞者遁走。有盜繫錢塘縣獄。游民賂獄吏私縱之。假署文牒發兵來為向導。逮捕餘二十餘家。先生疑而訊焉。悉得其情。以正盜。宜從重議。持偽文書來者。又非州民。俱械還錢塘。証者自明。奉省檄監稅杭州。先生御之以寬。商旅四集。僅閱三月。增錢十二萬緡。有奇。在成均視弟子如朋友。未始以師道自居。輕納人拜。而人來受學者。滋益恭。業成而仕。皆有聞於世。時人欲增設禮殿配位。四配位合東坐而西向。學官或議分置於左右。同列不敢爭。先生獨面折之。其人恚甚。日坐堂上。以危語相加。御史惡其無禮。遂去之。乃克如先生言。在禁林。會修本朝后妃功臣傳。先生為條陳義例。多所建明。士類服其精允。進講經筵者三十有二。經筵無專官。曰領曰知。咸宰執近臣。講文之述。率屬先生訂定。非有關於治道之大者。不敢上陳。其啓沃之功為多。上嘉其忠。數出金織紋段賜之。始先生嘗預考江浙江西上都鄉試。江浙則三往而一主其文衡。至是被上旨考試禮部。尋又為廷試讀卷。



官前後所甄拔者盡知名之士。先生天資介直，絕不事造請達。單官者一減資者五銓，費或失於收叙，亦不自言。在州縣間，唯以清白為治，一錢不受於民。所至無圭田，月俸弗給，每驚產以佐其費。及升朝行，擬立無所附足，不妄登鉅公勢家之門。君子稱其清風高節，如水壺玉鑑，纖塵不污。先生性篤孝，於親親殁，營塚於三釜山，有乳虎馴狎之異。山去所廬十里，月旦望必展省，大暑寒不易。先世遺文，歲久或有殘缺，極力搜訪，補綴成編。家居不談米鹽細務，與公府短長。邑長吏來謁，鄉鄰有急，覲得片言為援，輒峻却之。尤不輕於薦引，或識其絕物，先生諭曰：「公朝爵祿將以待賢者，豈為吾私親設哉？」先生貴而能貧，雖位至法從，蕭然不異布衣時。又寡嗜慾，南臨強仕之年，即獨榻於外，給侍於左右者二蒼頭而已。遇佳山水，則鴈詠其間，終日忘去。其冲曠簡遠之情，使人挹之，鄙吝頓消。與人交任真，無鈎距，不事矯飾以為容悅，而誠意獨懇至。然剛中少容，觸物或弦急霆震，若未易涯涘，不旋踵間，煦如陽春，曾不少留礙焉。先生之學博極天下之書，而歸於至精，有問經史疑難，古今因革與夫制度名物之屬，旁引曲證，語蟬聯不能休。至於剖析異同，斷決是非，多先儒之所未發。見諸論著，一本乎六藝，而以羽翼聖道為先務。然其為體，布置謹嚴，援據精切，俯仰雍容，不太聲色，譬之澄湖不波，一碧萬頃，魚鱉蛟龍潛伏而不動，淵然之色，自不可犯。中統至元以來，如先生者，二三人而已。故凡國家典冊詔令及勲賢當得銘者，必命先生為之。海內之士與浮屠老子之流，以文為請者，日集於庭，力麾之而弗去。一篇之出，家傳人誦，雖絕域殊邦，亦皆知所寶愛。雅善真草書，人有得其片幅者，必

藏弄之以為榮。世之評議者謂先生為人高介，類陳履常，文辭溫醇，類歐陽永叔，筆札峻逸，類薛嗣通，識與不識，愈無間言。嗚呼！先生生當六合混一之時，鍾河嶽英靈之氣，積之既厚，所用亦弘。仁皇肇開科舉之初，即以儒學自奮，歷仕五朝，晚乃入侍。今天子掌誥，帝制勸講經帷，毅然獨任斯文之重，天下學士咸所師法，遂使有元之文章炳耀，鏗鉤直與漢唐侔，盛先生之功固不細矣。至於出處大節，尤人所難能者。年未七表而謝事，暨群公力薦起之，俄復控辭，上方眷待之深，再召還朝，未幾又辭。其難進易退之風，真足以廉頑而立懦，揆之古聖賢之道，蓋無媿也。若先生之所自立者，豈不綽綽可傳於後哉？先生之薨，在法當賜諡立傳。某從先生游垂二十年，知先生為最深，因輯任官行事為書一通，上於太常國史，然巨細詳記，不敢效古書法為簡嚴者，欲其事之白以俟芟掖也。謹狀。至正十七年十月一日，門人金華宋濂狀。

黃潛撰（金華黃先生文集附錄）

故翰林侍講學士余華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績字晉卿姓黃氏其先自宋太史庭堅之後父坊  
縣雙井家浦江後遷嘉興遂占籍焉曰伯姓者先生之高  
祖也曰夢炎淳祐進士仕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樞密編  
脩官者曾祖也曰騄以進細思補承郎郎今以惟思贈嘉  
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進封江夏郡侯者大父也  
曰鐸今贈中奉大夫江州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進封  
江夏郡公者父也中奉公元出朝散公外孫女王氏歸丁  
應復之後嘉議公疾廢育之為子也此童氏進封江夏郡  
夫人夫人任先生時鰥湖承清歷世有四日夜夢大星墜  
煜然墜于懷公始生至元十四年之冬十月一日也此成  
童不妄踰戶閤授以書矢口即成誦年十三屬文作吊諸  
葛武侯文為鄉先生劉公應是所奇因留受業大德五年  
舉教官舉高第已而復棄之多忤上官去延祐元年貢舉  
法行縣大火以生先賦古賦以太極命題古賦以極命題  
場屋士不能為獨先生以楚辭為之遂冠場明年奉大對  
授任郎寧海縣丞江浙省臣欲制選石堰場監運事秋  
滿陞從仕郎諸暨州判官至順初用薦入為翰林應奉進  
階儒林郎丁外憂去秋服闋轉承直郎國子博士閏六月  
請補外換奉直大夫江浙儒學提舉時先生年始六十有  
七不俟引年以侍親疾絕江徑歸俄有旨預備遺金宋三  
史丁內憂不赴服除以中順大夫秘書少監致仕久之又

被上旨落致仕仍歸隱除翰林直學士里京中書侍旨權  
兼經筵官召見慈仁殿薦為中奉大夫侍講學士同知經  
筵事明年歸田里不俟報而行上聞遣使者追復前職又  
明年始獲南還閏七年而薨享年八十有一其縣東北三  
里東望之原與王氏將仕郎桂之女封江夏郡夫人未一  
年卒男粹用廢入官忠顯校尉同知餘姚州事女清適忠  
州學正陳克讓先生位至法從蕭然不異布衣時又寡嗜  
飲年四十即獨掃于外給侍左右者兩黃頭而已遇佳山  
水竟日忘去形于篇什多冲淡簡遠之情然性剛中觸物  
或強急不可犯少時即泮然無復悍礙與同鄉柳太常實  
為文友感節文章在柳上人呼黃柳其論著依據義例攷  
授的切在某林三史惜以憂輟其修后妃功臣傳士類服  
其精審經筵處講文皆切于治道之大者晚年喜為浮屠  
亦研極其間諷之說請者盈門厥亦度之去其為文求實  
書序傳記贊說銘銘凡若干篇曰摘齋藁若干卷義烏志  
若干卷賦若干首於予我朝文章雄唱推魯公再變雅  
蜀虞公三變而為金華兩先生也五舉孝孝先嘗與予為  
兩先生評余曰柳太常如東晉杜翁深閑闊子弟言有  
遺事黃太史如獨爾遺然初不謂眾譽至趣往然激絕  
之音出於天成者非非眾音可謂也孝先以吾言為然太  
史故文江浙時余辱與連房卷有不可遺落者必決于予  
在杭提學時謁文者填至必取予筆代應且又不掩于人

曰吾文有豪縱不為格律囚者此非吾文乃楊康夫文也。自東南歸時予見于天竺山謂予曰吾老且休矣。子公純耕已白於禁林宋三百年綱目屬之子矣。嗚呼。今亡矣。吾終不得為公文目徒長悲夫。因其鄉生浙西道康訪司會事鄭公深出具徒宋濂狀求予銘。遂忍而銘。且渾喪亂未得詣于朝。與吳統私語曰文貞先生。銘之辭曰。大之星殞。兮。麟之水移。兮。文之號兮。大星殞兮。麟水殞兮。文之逝兮。惟文之鳴兮。大音在廷。爾鐫爾鐫兮。我慕我望。斯之學兮。會之咸兮。氣一升兮。有元氏之聲兮。吁嗟兮。今。兮。孰見古人之風。兮。浮警以工。號兮。吾車其易從。

楊維禎撰《東維子文集》卷二四

大元故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諡文獻黃公神道碑

至正十七年閏月丙午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金華黃公年八十有一薨於家。是月己未其孤梓與門人劉涓王禕朱世濂傅藻等葬於所居義烏縣東北三里崇德鄉東塋之原。明年以門人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同郡朱濂之狀至京師屬臨川危素銘其神道之碑。素宦學京師辱公為知己。公入直翰林素為供奉。同日命下。及遷宣文閣授經郎從公於經筵。有詔修后妃功臣傳素復為供奉。從公於史館。居則同巷嘗舉酒相屬曰我死子其銘吾墓。嗚呼孰知卒承公千載之託哉。公諱潛字晉卿姓黃氏世居婺至集賢校理文節公著於分寧集賢之從父防生景珪家浦江景珪生琳娶宗忠簡公之女弟始徙義烏琳生中輔力學尚氣節泰丞相檜枋國殺議己者獨奮然題樂府太平樓上有礮劍欲斬佞臣頭之語人至今誦之。晚以轉運使薦當官命垂下而卒。中輔生紹祖紹祖生伯信迪功郎累贈朝散郎於公為高祖曾祖夢炎淳祐十年進士仕至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仕祖塋以進納恩補承節



儒藏



耶以公貴贈嘉議大夫禮部尙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江夏郡侯父鑄以朝請府君遺澤補將仕郎累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初朝請之外孫女王氏歸浙西提舉常平茶鹽司幹辦公事丁公應復實生參政府君及禮部府君以疾廢故朝請以爲其後妣童氏公之在妊二十四月始生母夢大星煜煜然墜於懷生甫辟卽自免乳祖妣徐氏撫之比成童不妄出門能背誦詩書迨學爲文下筆頃刻數百言著平諸葛忠武侯辭前太學內舍劉君應龜太常公之外孫也見而歎曰吾鄉以文鳴者喻叔奇兄弟耳稍加工其不與之抗衡乎因留受業弱冠遊虎林故都之文獻具在咸得徵焉大理卿牟公燾期公甚遠歸從僊華山隱者方君鳳遊爲歌詩相倡和絕無仕進意其友葉君謹翁力輓之出大德五年春舉校官七年舉憲史皆中其選已而復退隱於家延祐元年貢舉法行縣長吏強起就試作太極賦傳於世明年殿試對策以用其儒行仁義爲言賜同進士出身授將仕郎台州路寧海縣丞縣地瀕於鹽場而亭戶恃其不統於有司厲民爲甚編氓之隸漕司泊財賦府者尤爲橫暴公皆痛繩以法吏因以利害白弗顧也有後母與僧通而酖殺其夫者反誣夫前妻子所爲獄將成公變衣冠陰察之具知其姦僞卒直其冤遠近以爲神明巡兵捕盜販者急

遂沈鹽於河帥眾以拒巡兵怒爲取它私販事以質之民有在盜籍者謀乃劫殺未行邑大姓執之以圖中賞格初無獲財之左驗事皆久不決公爲之疏剔以其獄上各論如本條免死者三十餘人部使者董公士恆行縣廉知治狀事悉委焉公爲黜其以賄敗者軍百戶一人縣吏二人在官無祿者四十餘人愚民愬昏田園訟下其狀多至數十百公錄其當問者一經論定翕然畏服不敢重有詞世以法家自名者有弗如也歲大旱禱於龍湫大雨境內有年踰再期會有詔改鹽法江浙行省丞制遷石堰西場監運命仍舊階石堰視諸場爲尤難居是官者常以稱盤折閱及不能檢防私鬻被譴公規指有法無毫分入於吏議閱四載以功超一資升從仕郎紹興路諸暨州判官新作捕盜司巡海官船例以三載一新費出於官而責足於民有餘則總其事者私焉公莅是役撙節浮蠹還其餘錢爭驩呼而去姦民以僞鈔鉤結黨與脇擄人財官若吏聽其謀挾之以往鄰境諸縣株連所及民之破產者數百家府俾公鞠治官吏除名同謀者各杖之百捕盜卒陰實僞鈔板於良民家乃白於官往索之惡少年持挺從者幾百人公遇諸野詰儼人曰弓卒額止三十安得此曹耶可縛送於州皆相率遁去有盜繫錢塘縣獄遊民賂獄吏私縱之假署文牒發來爲之鄉導逮捕二十餘家公疑而訊焉悉





得其情、以正盜宜從重議、持僞文書來、又非州民、俱械送錢塘、誣者自明。奉省檄監稅杭州、僅三閱月、增羨錢十二萬緡。至順二年、用馬文貞公之薦、召爲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進階儒林郎。扈從至開平、作紀行詩十有二篇、世盛傳之。丁外憂去官、服闋、轉承直郎、國子博士。未始以師道自居、輕納人拜、所親厚者、業成而仕、皆有開於時。時欲移禮殿四配位、東坐西嚮、學官或議分置於左右、同列不敢爭、公獨面折之。其人悲甚、日坐堂上、以危言相加。御史斥其無禮、乃竟如公言。居六年、請補外、換奉政大夫、江潮等處儒學提舉。年六十有七、不俟引年、亟上納祿之請。俄有旨纂修遼金宋史、丁內憂、不赴。服除、以中順大夫、祕書少監致仕。居四年、中書右丞朵爾直班公、今中書左丞相太平公力薦之、命落致仕、仍舊階、拜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至正七年六月、至上京、中書傳旨兼經筵官、召見慈仁殿、上語朵爾直班曰、文臣年老、正宜在朕左右。八年夏、升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修后妃功臣傳、數被金幣之賜。上章求歸舊里、不俟報而行。上聞之、遣使者追及武林驛、敦迫還職。十年夏、始得謝南還江潮。丞相達世貼睦通公承制起、公商議中書省事、以疾力辭、其薨也、士林爲之傷悼。所著文集三十三卷、義烏志七卷、筆記一卷。公娶王氏、累封

江夏郡夫人、先一年卒。子男一人、梓也。杭州路同知海鹽州事。女一人、適惠州儒學正陳克讓。孫男四人、瑄、琛、瑋、珣。公天資介直、博極羣書、而約之於至精、有問經史疑難、古今因革、與夫制度名物之屬、旁引曲證、臺臺不能休。至於剖析異同、識決是非、多儒先之所未發、見諸論著、一根本乎六藝、而以羽翼聖道爲先務。然其爲禮、布置謹嚴、援據精切、抑抑雍容、不大聲色、譬之澄湖不波、一碧萬頃、龍蛟潛伏而不動、淵然之色、自不可犯。凡典冊詔令、銘述功德、多以命公。它求文者、日盈於門、力麾之而弗去。雖絕域殊邦、亦皆知所寶愛。性篤孝、親沒、營冢域於三釜山、有乳虎馴狎之異。月旦望必展省、大暑寒不易。先世遺文、歲久頗有殘缺、極力搜訪、補綴成編。在州縣清白自將、所祭無圭田、鬻產以佐其費。在朝不事造請、逢覃官者一、減資者五、銓曹或失於收敘、亦不自言。與人交、無鉤距、不事矯飾、以爲容悅、而誠意獨懇至。然剛中少容、觸物或弦急霆震、一旋踵開煦如陽春、曾不少留礙焉。素寡嗜欲、甫四十卽獨榻處外、及登法從、蕭然不異布衣時。遇佳山水、則觴詠終日、忘去世之議者。謂公操行孤潔、類陳履常、文辭嚴簡、類王介甫。筆札俊逸、類薛嗣通。第非眞知者、未數數然也。銘曰、

黃出春申、著於金華、或徙豫章、蔚乎名家。定居烏傷、當

宋中世故笏有傳在其來裔。仁宗御極拔擢俊英。公起南土對策明廷。精敏之才。小試州縣。供奉詞林。陶鑄時彥。迺振文鐸。蚤懸其車。召還經幄。載筆石渠。皇眷甚隆。宦情彌薄。掛冠歸休。翱翔寥廓。維昔文節。學行允臧。代序雖遠。聲華相望。老成淪亡。公則著蔡。文獻之承。來者攸賴。八十考終。是爲歸全。述銘著德。東塾之阡。中奉大夫。參議中書省事。兼經筵官。臨川危素撰。

危素撰 《危太樸文續集》卷二

校記

①伯姓：當作「伯信」。見危素撰《神道碑》。

②任：當作「妊」。

③「生」字上當脫「先」字。

④古賦以極命題：按此句與上文重，當爲衍文。見宋

濂撰《行狀》。

⑤未：當作「先」。見《行狀》及《神道碑》。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一

程端學 倪天澤 吳益懋

項訥

積齋程君端學墓誌銘

歐陽玄

程君時叔既卒之二十年，子徐來請其墓銘。君端學，其諱時叔，其字號積齋。程氏系出廣平。唐以來家鄱陽。君先世有府君諱珍，自鄱陽遷四明之鄞。其孫仕為唐文林郎，衛率府曹參軍，杜工部有詩送程率府歸四明是也。至宋代有聞人。曾祖振父，承務郎，平江府百萬倉司門。妣余氏。祖在孫，通直郎，知平江府常熟縣事。妣卓氏。父立，年十八為鄉貢五經都魁，內附後當道累薦入仕，不就。今以子貴，贈從仕郎，郊祀署丞。妣王氏、曹氏，並封宜人。至治癸亥，予以鳩茲宰淞省，聘為秋闈試官，第二場四靈賦，本房得一卷，愛其詞氣高迥，擬真選中，覆考官謂非賦體，欲黜之。予爭之力，且曰：其人賦場如此，經義必高手，豈三不成字號？督學卷官對號索取其

本經觀之，至則偉然老成筆也。主司是予言，乃與選。予默識是卷，及拆號，同列秦郵龔璠子敬素知君姓名，謂予曰：此四明處士程敬叔先生之弟時叔也。微君言，幾失此佳士。明年，君會試中高等，榜名傳至江南，予自嘉鄉者之識，鑒不冬烘矣。此予始得吾時叔於程文者也。泰定乙丑，予以武攸宰，被召為國子博士，時叔已推為國子助教。上日與同僚史駒孫車角以門生禮見，駒亦予所得士也。予辭之不獲，禮畢，然後同升教席，旁觀者題之。予自是託交時叔，見其心與貌俱古，文與行俱卓。會國學改積分例為升齋等第，助予議甚多，諸生講授稍暇，即以所作春秋本義就予討論，蓋君之精神心術盡萃是書，朝夕刪改不已，寢食為廢。嘗語之曰：昔者杜元凱有左傳癖，君有春秋癖耶？未幾，車甫以幼書致疾卒。君亦頗頗癯瘠多病，予每以是諷之，其勤勵自若。此予繼得吾時叔於學行者也。後至元丙子，予以國子祭酒謁告南歸，假道於筠，君為筠州幕長，卒已二年矣。筠



儒藏

州之長貳僚佐及邦之士友來見予者，予必詢時叔咸謂君為政廉靜而明達。初至，吏以為儒者，恐不習吏事，君熟於章程，暢於事宜。已而老吏健胥拱手以服。太守僧嘉訥甚賢，凡事取決於君。及沒，素服哭之慟，仰天呼曰：「正人云亡，吾何恃乎？」即日移文告老而去。夫能使長官眎其存亡為去留，君之能官亦可知矣。此予未得吾時叔於吏治者也。宋乾淳間，朱陸之學並出，四明學者多宗陸氏。唯黃氏震、史氏蒙卿獨宗朱氏。君與伯氏端禮、敬叔師史先生，盡得朱子明體達用之指。於是二難自為師友，平居一舉動必合禮法。時人以其方嚴剛正，以二程目之。敬叔發明朱子之法，有讀書工程若干卷，國子監取其書，頒示四方。郡縣教官以式學者，後中書以聞，復申飭之。君先與里中同志孫君友仁，慨念春秋在諸經中獨未有歸一之說，徧索前代說春秋者凡百三十家，折衷異同，續作春秋記。由是沈潛紬繹二十餘年，乃作春秋本義三十卷、三傳辨疑二十卷，或問十卷，

以經筵官中請有司，取其書鈔梓傳世。君早歲不屑為舉子業，朋友力勸之就試，及再戰再捷，素習者不能過之。會試經義策冠場，試官為驚歎，曰：「於宰相曰此卷非三十年學問不能成，使舉子得挾書入場屋，寸晷之下未必能作，請置通榜第一。」後格於舊制，以冠南士，置第二。名。初調僊居縣丞，未行，尋改授國子助教。時隱士張臨慎與為司業，君與助教王璣在中，與張論文不合，當道入張言君與璣未及考，即注代。平章烏公素聞二公有學，傳諭天官，特視考論升轉。君與璣偕予從仕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君在翰林論撰，每為學士雍郡虞公伯生所推服。中書選考隨處鄉試，號稱得人。國子生賀據德、李哲嘗親受經於君，後皆為南宮第一人。君長筠幕未久，朝廷擬為太常博士，命將下，終於位。今以子貴，贈奉訓大夫、禮部郎中、飛騎尉，追封鄞縣男。娶余氏，宋叅政珍之曾孫，先卒，贈宜人。進封鄞縣君。繼周氏，宋進士應龍之孫女，封恭人。進封縣君。子男四人，復以廕數



《新安文獻志》卷七一

調為江淞行省理問所知事。次徐由翰林從事發身太史院校書郎、遷奉禮郎、選為中書東曹掾、從太師丞相軍。徐擢禮部主事、改刑部戶部主事、升中書檢校官、拜監察御史、升本臺都事、以才諳稱於時。次資國子生、能文章、曾館有聲、蚤世。次銜、林州書院山長。女一、適同里樂旭。孫男四人、孚、國、學生、式、郵、縣教諭。謙、誠、曾、孫二人。祖、伊、俱幼。君生以前至元十五年戊寅五月丁未卒。以元統二年甲戌十一月癸卯年五十有七。以次年閏十二月乙酉葬於邑之陽堂鄉太白里之原。余氏自青山遷合葬焉。君壽不滿德、位不酬能、餘慶所被、在其後人為宜然。予兩知貢舉、兩考會試、又嘗屢考國學公試、及大都各行省鄉試、得士亡慮數百人、其間為名公卿立事功者不少、然求通經學古之士、如吾時叔者、甚難其人焉。得之難、故察之審、言之詳也。歟。銘曰：生於鄆、沒於筠、儒之醇、吏之循、抱魯麟、至終身、嗚呼、我元之獻民、百世之端人、素王氏之忠臣。

### 倪隱君傳

隱君倪氏名天澤、濟亨其字也。鄞郡人。當唐昭宗時、其先有脩武君者、以避亂自永嘉徙郡之象山。迨茲居郡城之西偏、則自君之父徙也。姿性蕭散、絕煩縻、敬老慈幼、振窮恤匱、遇義事輒勇為、事親讀書尤力、暇則從一童乘款段、就先生長者講習禮貌、恂恂誠濁世中佳士也。一時貴游折節願與交、且謂君充乎內者必優乎外、足乎己者必裕乎人、蓋仕諸君弗應。既而曰：古之仕也以道、今之仕也以名、居今而違古、吾其為名乎？吾惟志於道而已、為名非吾志也。卒能以孝友之政施於家。君伯仲三人、質產素豐殖、悉推與之、無復問曰：吾茲幸以祖宗之祚、苟致完美、又敢以分所得而取諸兄弟哉？購高氏竹塹、極夷曠、引流種樹、雜叢篁、瑰石、加築闢茨屋、其間置琴一張、聚書萬卷、畜盤彝名畫、古器物。歲時合鄉曲耆艾坐堂上、率諸子趨走拜伏侍左右、爵酣豆飯愉愉如也。然筆牀茶竈、賓友宴集、酬酢唱和無虛日。顧其費皆已出、一不藉先業。嗚呼、君之卓犖不羈、高尙其事、雖龍祿之富、名位之貴、曾莫足以動其心、或者其可

及。至於疏財慕義、躬勤儉、驟樹立而不撓於利欲之私、以敗倫類之公、此其器局可及歟。今夫豪商雄賈之家、質朽粟腐、且猶權輕重、度長短、毫髮無遺漏、視骨肉至凍餓、略不省恤、夷俟其死而已。此固庸眾之常態、蔑之責可也。若乃呻吟呖畢、服逢掖、冠章甫、坐皋比、以倡道淑世之職、自任者是、宜敦棠棣之恩、篤鵲鵲之愛、猶每以分財召怨、析居起爭、甚者日尋干戈、相讎戮、聞君之風、其庶幾以懲往而勸來也。丈夫子七人、可明、可伯、可與、可觀、可行、可言、可端、皆謹飭好問學、克承其家、益以見其遺德之茂衍云。君常讀易、至履、歎曰：健行乎上而悅處乎下、斯則君子之道焉。吾知免於戾矣。乃復扁齋居之室、以自厲、儕輩至今以履齋稱之、而不敢名。

烏斯道撰 《春草齋集》卷七

元故處士倪君墓誌銘

倪君濟亭卒、以至元二年八月甲申葬。其孤可明請銘。君諱天澤、其先齊、顯漢、若水、在唐有聞。曾大父居正、大父文珣、父敬之、俱隱德不仕。君少歲侍父、自慶元定海之清泉徙居於路之子城西。君天資清淑、幼受父兄教、知自飭勵、長益溫恭、重厚、處善循理、以孝弟稱。人以急難求焉者、視義所宜、奮然捐財力援之、一不自惜。重然諾、踐言不後時刻。讀書有才畧、路府屢舉薦、輒謝不就曰：吾慕仲長統、卜居清曠、以自娛爾。仕非所急也。北城有竹墅、高公遺址、久蕪廢、公竭已資得之、因浚池築室、手植花竹、靚深鬱茂、魚鳥翔泳、如在林壑。居成、延高人勝士講誦觴詠、日以為常。篤於教子、家事不以經意。清溪江公宣慰浙東、廉介不妄交、聞君之賢、為書齋扁以輔其志。元統二年四月乙丑、以疾卒於正寢。卒之日、其兄哭之曰：孰敦手足之愛。宗族鄉黨曰：孰恤吾急。士之往來者曰：孰與遊而久益敬。生於至元十四年六月癸酉、

年五十有八。娶俞氏。克以道相其夫。內外無間言。子男七。可明、可伯、可與、可觀、可行、可元、可端。可觀為兄。溢後女二。幸、憐。孫男仁翁。孫女順改迴保。遺命葬勿遠父墓。得卜於鄞縣清道鄉清灣之原。在父墓左一百一十步。可明、可伯持家教撫幼弟。能繼其志。余辱君與遊。宜銘。銘曰：濯清追涼釣遊鯉。有志舉知慕公理。去幹就或異終始。出者難工古皆是。逍遙一世此其軌。心迹不違誰與比。

程端禮撰 《畏齋集》卷六

### 故石門書院山長吳君墓誌銘

君諱益懋。字仲謙。吳姓。處州龍泉縣人也。父妙莊。贈忠顯校尉。松江府判官。母章氏。封宜人。君性閎敏。自幼力學。攻辭章。方是時。為士者未有科舉之累。君所為學。務有諸己。不資為進取計也。大德丁未。歲大祲。忠顯府君傾餘粟以賑餓者。君左右其志。鄉閭之民多賴以存活。里民將甲為貧故。以其妻詭為所買婢。鬻之君。既而知

其為妻也。遽遣還之。不復責其直。吳乙以田來售。已庚其價矣。而其弟私以半田畀浮屠氏。訟於官。悉以歸君。君尋知為其家祭田。則曰：吾安用有此而廢人之祀乎。即以還吳氏。有張丙者。貸君陶器。貨於長沙。其價不訖。而舟車艱難。耗折大半。君聞其情。凡子本合徵者。盡丐之。陶戶假貸於君。有久而不能償者。則聚其券焚之一置不問。浙右大饑。民流移徙他郡。而大府下令拘流民反元貫。在君邑者。君為具舟楫。備糗糧。遣送之。咸得無恙。而他邑所遣。物故者多矣。人有產子不舉。而祗約置路傍者。君見之。惻然。募人有之。而重與之貲。其為人仁厚而儻。緩財急義。若此類甚衆。鄉邦用是多之。君嘗以舉者辟松江府文學。不應。復用宰臣薦。署石門書院山長。石門在青田。去君家為近。且山水最奇勝。則欣然就之。居久之。乃歸。既歸。遂不復以家事經意。每良辰佳節。從賓友尋林泉幽絕處。寄興詩酒。意有所適。輒悠然忘返。友愛其弟。產業一以付之。及分析。唯其弟所取。不



儒藏



與計薄厚。母舅不能自存、養之終身、如事其母。其孝之至又如此。君年三十有七、以延祐元年正月九日卒。元配陳氏、宋朝奉大夫沂之孫女。生二子、曰天澤、曰天濟。女一人、適李良。繼室何氏、宋丞相正獻王執中之裔孫。女生一子、曰清。孫男四人、檀、楫、拱、柱。女五人。曾孫男二人、熊、罷。女二人。君卒後八年、當至治二年九月某日、葬龍泉鄉金沙里槎牌之原、以陳氏祔葬。且四十年、而楫由武功授龍泉尉、乃奉其父天澤之命、以里人葉子奇所為狀來請銘。嗚呼、孝子慈孫之欲顯揚其父祖、固何間於久近。况君勇於為義、行應銘法、宜書以範後人。余曷敢曰不可、因為序而銘之。銘曰：

年不中壽、仕不厚祿。胡性之祥、而命之不穀。維餘慶所施、益縣以篤。尚後之人、是似是續。

王禕撰 《王忠文集》卷二四

項可立墓誌銘

予為項君可立銘其大父墓後六年、而君卒、又九年而葬、又三年而君之子師周始以狀走京師、問銘於予。會予方有史事、及得謝而歸、又三年、乃克為之。君姓項氏、諱訓、可立字也。其先自台之仙居徙溫之永嘉、後復自永嘉徙台之臨海。臨海故為章安縣、今所居章安即舊縣所治也。五世祖璣、高祖惠、曾祖顯、當宋南渡初、遭時多故、並隱弗仕。大父良材、鄉貢進士、予所為作銘者也。妣翟氏、張氏、父鼎、迪功郎、蜀郡虞公集銘其墓。妣王氏、由迪功而上、考諸前銘可見已。初、君之大父有德於里中人、至今思之。國兵南伐、偶為卒所得、將刺刃焉、忽撓而曲、易以他刃、復然、卒駭曰：「此天所保護、必有積德、後當生好人。」遂舍之而去。及君之生、質貌魁偉、自少儷尚氣、皆與大父類。人以為好人之驗。稍長、卓然有志於古、不妄與人交、所造詣必一時名人。嘗為詩、持以謁天游陳先生、一見稱其善學。李長吉、君蓋未之學、特暗與之合耳。時君甫弱冠、天游謂曰：「子固他日之善鳴者、觀其丰茸間、若明金翠羽、流麗雲屏、能稍加鞭辟、入於義理、則其緣飾萬物之情、當變而為鏗鏘清廟之音矣。」遂介之。見此廬翁先生森、又介此廬見右堂陳先生天瑞、而卒業焉。既而歸、讀書於嵩隱、嵩隱者五世祖德處也。去家僅一里、所由山麓緣綫路上絕磴、穿石扉而入、群峰環合、中更平衍、清池方竹、超然如在世外。四方士友及里中子弟、負笈而至者、傾所儲以給之、無少厭。歲饑、人多採草根木皮以食、有虎出為害、君移文請山神而逐之。是夕虎至舍外、據地大吼、林風震撼、崖石迸落、少選聲漸悲、俄悄然無聞。開戶視之、屏迹去矣。君藏情息游於其



聞者十年於書無不讀而為好經學謂聖人修六經始以明人倫於道之常終以扶世教於道之變易首乾坤先陽後陰君臣之常道正矣終於未濟則陰陽失位非變乎書始於二典堯之遜位于舜君道之正也終以秦誓繼王者之誓非變乎詩始於二南周之以服事殷臣道之正也終以魯頌繼天子之頌非變乎至於禮壞樂崩則春秋不得不作首書元年春王正月正始也末書西狩獲麟示變也聖人之示變於其終所以俟後聖復常道於已變也又以為六經之有春秋脩道立教之義斷始明尤致意焉延祐初有詔著取士令郡縣起居就試於鄉闈而君雅不喜效新進之士作科場語以求合有司之繩尺故屢試而屢却未始以得失為欣戚也君素為吳越間學者所敬服爭奉禮幣迎致而師事之父客于外行橐所有悉送于家以具甘旨一豪不敢私達官大人有欲薦之於朝者辭以母老不可遠遊而上季弟某從君游久既壯為之授室其費一以身任之永康胡先生長孺號庶介休官而家益貧寓杭之青蓮佛舍以養君夙為兩獎重經紀其表事甚力親輯其遺文將刻梓以行而未果也中歲不踐塲屋歸侍親庭杜門不出遇風日清甚開輿一二勝流盤礴金麓峰上而寄情於漁釣人或繪為金麓釣隱圖其款慕之如此嘗患渴竟以其疾至於大故君生於前至元戊寅某月某甲子卒於後至九戊寅五月丙午享年六十有一臨終屬續神色不亂語師周曰吾與爾永訣矣吾母垂白在堂而不得盡終養之孝爾年甫及成童而不得盡撫育之恩吾既為明時棄物以就磨滅爾當竭力奉吾母以及爾母屬志於學以無忝前人勉乎哉傷乎哉言訖而逝母哭之慟絕而復

蘇市者皆哭盡氣俟殮畢乃退娶王氏後十年卒子男一人即師周陳氏出也女二人適王光讓黃應驥師周卜宅兆於臨海保樂鄉安仁里鳳山五世祖墓之側以至正七年冬十一月己卯奉君柩葬焉君所著有春秋纂義二十卷詩文若干卷藏於家君歿師周年纔十五九狀所述多質於君仲弟某而得之也予與君為文字交非一日君生後於予而先予死予之庸謏詩筆固不足任吾友不朽之託然以師周不遠四千里奉君治命而來有請業已心許之安可無以存掛劍之義乎銘以慰君亦以慰其嗣人云爾銘曰天之生物其成實難胡底于成而卒棄捐有木於斯植彼中野由其萌芽至于拱把沐浴時雨膏液也豐行柯布葉于雲蔽空人指其材可梁可棟工師睨焉乃不有中委而弗取老于丘園斧斤所赦山林之尊不侈其達寧不謂命保茲歲寒順受其正于嗟乎君不幸類之全夫天年何成何處鳳山之原墓草既宿輟哭書辭用慰幽魂

黃潛撰《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三四

校記

①可元：《倪隱君傳》作「可言」。

②居：當作「君」。

③禮弊：當作「禮幣」。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二

王廷珍 錢良右 王都中

處士王君墓誌銘

王氏故為祁門官族。方其盛時，宗親子屬聯名仕版，三十人。其最顯者曰某，官至江西提刑，直寶謨閣。往年先大夫作尉祈門，王獲過王氏之居，曰：「平里。」在縣南五十里。其山川舒平，地多沃壤，繞屋植禾黍，老者耕田，種樹以肥遯為心。少者好學，工文詞，用意科舉，期復先祖之烈。處士名廷珍，字子真，則老而尤賢者也。讀書見大意，謂聖賢作經，意在言表，豈拘拘註腳者所得其本旨？要當真體實認，見之日用常行間耳。性嗜茶，與客對奕，終日忘倦。曰：「吾嘗慕諸葛忠武侯之為人，今世承平，無以表見，胸中八陣圖法，聊以助吾手戰而已。」延祐四年，歲適大稔，先是有司出社倉粟貸民，至是秋成，責民償官，民無以應，令皆將逃散。處士盡出所有粟代里中

輸官，民乃安業。後二年，處士改築室，里中人曰：「王君嘗代我輸粟，德不可忘，爭趨之。」處士復厚其餽勞，人感之益篤，稱為長者。年甫五袞，即以家事付其子存善，日惟抱孫祖吉戲弄花下，與賓客飲酒賦詩，時事不一語挂口。元統三年三月甲午，病且死，謂存善曰：「尤昌下里之兆，吾所自卜也，死必以葬我。惟禮制之大不可違，自始死至祥禫，其一遵朱子所定家禮。存善既用治命，以五月庚寅終大事，走書請銘墓上。」按處士生至元十有五年閏月癸酉，享年五十有八。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娶同邑胡姓。銘曰：

祁山之南，閭水之上，奕奕王氏，為民之望。吁嗟處士，遭世中微，碩果之食，家政用施。修身以德，裕後以學，德學之報，伊農之穫。樂哉斯丘，惟君之阡，手所自築，魂氣睴焉。刻此銘詩，昭于來世，潛德之光，永永無墜。

鄭玉撰 《師山集》卷七



藏

錢翼之墓誌銘

翼之姓錢氏諱良石世為平江人曾大父世昌大父格父宗慶俱弗仕而大父用其仲子台州路總管府判官宗顯恩贈承事郎鎮江路丹陽縣尹翼之生而不凡長益聞敏徐文貞公持浙西部使者節台州君處其幕下翼之因得侍公左右公見其言談舉止謹節有禮大奇之台州君同幕多名流公語之曰錢生濟濟有儒者意度令親簡編必成令器翼之亦感勵自力於學公所為詩文必出以示翼之其取重如此翼之既游文貞之門至於前代遺老若并陽周先生淮陰龔先生當世宗工若剡源戴先生隆山牟先生永康胡先生翼之無不接其緒論其餘中州雅望若剡丘李公漁陽鮮于公暨一時賢雋之士亦皆折行輩與翼之交故其間見最為詳博而吳興趙公巴西鄧公遇翼之尤厚數引拔之翼之殊無仕進意至大中行中書省署翼之吳縣儒學教諭翼之欣然就職已代去軌不復出閒居三十年安貧守

約未始有求於人一室蕭然坐客常滿詠歌酣嬉無虛日里中子弟來就學亦弗拒也御史聊城周公舉翼之宜在館閣未報而中書連被上旨擇工於書者俾書農桑輯要大學衍義有司悉起翼之以應令竣事鴈章交上亦不報浮光王公與翼之生同歲居同里公由戶部尚書參領河南江北行省事念故人之存者獨翼之將力援之於朝而翼之素志丘壑至是亦既老矣翼之性夷曠與人交無町畦篤於故舊往來尺牘哀輯裝治惟謹時出以示人曰吾非以此街其識人之多特以其間有情辭諄切關於世教者不可廢耳然不喜於苟同人有不善或面斥之以其行孚於人不以為異也大叅金源天公嘗問翼之曰錢氏起五季有吳越子孫多在東南且世有顯人君宜其商耶翼之曰此無從稽也蓋某之先有甌墟沽酒者每見故書紙輒手拾聚而焚之曰吾子孫其有興於文學者乎公聞翼之言深服其質直翼之晚自號江村氏人因以江村先生稱之至正四年

五月八日、以疾卒於家、享年六十有七。疾已革、猶正巾危坐、秉筆作弟姪書、頃之而逝。初室徐氏、廣德縣尉逢

吉之女、無子。繼室丘氏、宋龍圖閣學士贈特進岳之曾

孫、承奉郎授之女。子男一人曰逢。女二人、長適張元善、

前卒。次適吳某。孫男某、女三人、皆幼。逢既以其月十有

八日奉柩葬吳縣靈岩鄉黃山徐涇先墓之次、而刻石

誌其歲月、且遵治命以狀來徵銘。予辱游於翼之父子

間甚久、別去十年、而翼之述不可作、其以銘見屬、望子

厚矣。逢又好學、有文、能嗣其世業、而汲汲焉用意於不

朽事、予何敢辭。翼之有詩文、雜著若干卷、奎章閣侍書

學士虞公已為之序、以故弗論。翼之於古篆隸、真行小

草、無不精絕、豪家貴人往往傳藏、以為珍玩、或有所挾

而強使為之、雖奉以百金弗顧也。人多以是敬服之、而

罕有論其出處之大致者。序而銘之、庶幾來世有以知

其人也。銘曰、

由學而升、不近乎名。既仕而止、不失乎己。藏之若虛、以

浮湛於里閭。優游卒歲、匪依憑而玩世、惟以求夫志。欲知其人、視此刻文。

黃潛撰 《文獻集》卷九上

正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王公墓誌銘

至正元年十有一月某日、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王

公薨于平江里第、諸孤以二年正月某日、襄大事於吳縣長

洲鄉陽山金井塢、奉知宿州某大中之狀、以授潛曰、墓宜有銘、

君其執筆毋讓。謹按、公諱都中、字元俞、姓氏其先河東人、始居

江左者曰顯、四世至晉丞相導、又十二世至隋溫麻、今懷鐸、唐

廢溫麻、置長溪、其子務瓊襲官長溪令、回家焉、遂為其縣人。長

溪、今福寧州也。又十三世至宋、贈太子太保、太保生贈太子

太傅椿、於公為高祖。曾祖諱萬全、以進士起、未及改官而卒、累

贈太師、追封魏國公。曾祖妣於氏、信衛國夫人。祖諱方大、贈少

保、今以公貴、贈大夫。上輕車都尉、追封太原郡

侯。祖妣穎川郡夫人陳氏、今追封郡夫人。府君魏公

第四子。其第五子忠文公伯大、勉齋黃氏高第第子、以直道事

宋理宗、至參知政事、為時名臣。才諱積翁、用忠文公奏補官累

遷知南劍州、加兵部尚書、除寶章閣學士、福建制置使、知州如

故。於是宋主已奉表納土、而福寧猶未下、乃夜抵福州、以八郡

圖籍上于行省。至元十三年十二月也。行省承制、易以新官、既

入覲

世祖皇帝於上京、乃降金虎符、授中奉大夫、刑部尚書、福建道

宣慰使、兼提刑按察使、尋真除、部尚書、拜正奉大夫、參知政



儒藏

事行中書省事。將之官江西。俄又為國信使宣諭日本。初抵其境。郊迎甚設。請遂以詔書。未至而遇害于海上。事聞。賜謚敬愍侯。後二十八年。

仁宗皇帝以公有請。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閩國公。改謚忠愍。妣安人陳氏。林氏。皆前卒。葉氏。今封閩國太夫人。張氏。實公之母。痛忠愍歿于國事。哀毀如不欲生。斷髮為比丘尼。公生三歲。即以恩授仕郎。南劍路順昌縣尹。至是。甫七歲。從集大夫跪哭赴訴于闕下。

世祖皇帝為之震悼。給驛券。俾南還。勅行省為窮治其事。仍賜以平江田八千畝。宅一區。因定居于平江。而著籍焉。上念忠愍不置有。皆視故所居官下二等。錄用其子忠愍之子七人。惟公獨存。乃授公少中大夫。平江路總管府治中。公時年十有七。僚吏見其年少。頗易之。公持之以靜。遇事剖析。洞中肯綮。皆聘貽不敢欺。崑山有詭易官田事。覺而八年不決者。公被故橫而洞見底裏。其人乃伏辜。吳江有違拒有司築隄護田之令。而歸過於衆人者。公詢知其故。皆置不問。其人乃無所逃罪。舊稅官酒錢多取於下戶。而富家或不與。公始建議。悉以田之多寡為則。人服其公。學舍久壞不治。而郡守缺。公曰。聖人之道。人所共由。何獨守得為乎。乃首募大家。合錢新其禮殿。士論美之。秩滿。除浙東道宣慰副使。發之金華。有歐殺人者。吏受賕以為病死。公摘屬吏覆按。得其情。獄具。縣長吏而下皆以賊敗。張省四者居餘姚海濱。恣為不法。擅制一方。吏無敢涉其地。公痛繩以法。衆皆大驚。且稱快焉。昌國在東南鉅海中。颶風激海水。漂人

民廬舍。公不憚其險。親往賑救之。先是。官府應辦率賦民以錢。使以子本相生。謂之規畫。所賦錢不過數緡。而取其起至數百斤。豬羊至數十頭。公命入其息。而用市估償其直。以紓民力。是時經制未立。公患吏易於舞文。彙集條畫。斷例為八十帙。俾有所遵守。而無以容其姦。部者與公政績。列薦于朝。未報而遷荆湖北道宣慰副使。歲遣大侵。公躬履山欄。以極其饑。靡憚勤苦。江陵沔陽荊門之民。賴以全活者數十萬。江出三峽。至江陵。勢益舒緩。水環城而流。自宣慰使劉。陘南湖而舟楫不通。民去城十里。始得粟米薪芻。公為濬之。使復其故。仍鑿新河。與之接。人以為便。

武宗皇帝詔更鈔法。行銅錢。而鼓鑄之法廢已久。宰相以公今之通才。宜無所不知。乃奏除公江淮泉貨監。公以銅不足為憂。詢知鑄之德興。有膽水可浸鐵為泥。以火鍊之。悉成美銅。如其法行之。得銅數十萬斤。凡天下為監者六。惟江淮所鑄錢號最精。未幾而錢復廢不用。改郴州路總管。柳居楚上流。洞蠻徑獠。往來民間。人憚其強橫。莫敢與相貿易。公煦之以恩。懾之以威。乃皆悅服。而相安焉。患夫依阻山林。乘時陸梁。則芟雜其草樹。使無所蔽障。出沒民漸染其俗。而喜羊。一不憚意。輒起而相讎。公大治學舍。作講齋。簾簌琴瑟之屬。俾其人識先王禮樂之器。命立鄉校。而使受業。其間者以月之旦望來會。宿儒以義理開曉之。俗習為之丕變。山郡可耕之土。殊少。民多艱食。時方貯贖田米于官倉。缺官支請者數千石。公悉糶以濟其乏。同列利於賤糶。或為異議。公不為動。民賴以生。先是。受納秋糧石加五斗。公始平其機量。民皆負餘米謳歌而去。征商之制。有住





稅而無過稅。公命務官取之必法而行。旅皆欲出於其途。使客往來。貪飲所須。官有規畫之名。歲所賦錢。不過百五十緡。公以北湖龍泉塘。流孟池。俱官產。募民藝稻蓄魚。且即其下。流造水磨。屑麥為麪。歲所得百倍於官所賦錢。厨傳既豐。民亦少蘇。三川貴郡。城中古語云。三川塞關。郡舊公觀。其壘於客土。謀疏導之。而作陂於其西。障水使勿泄。人不勸而自奮。橋梁壞則繕葺。今一新。民不病於役。有訴其祖父之墳為豪家所掘者。吏莫敢問。公至乃直其事而歸其墳。有訟其繼子為盜者。已傳致成獄。公愀然曰。父於子而論為盜。既已虧恩。況未必有其實乎。乃親鞠之。果得真盜。而其父子如初。鄰州茶陵富民。羣時中死。無子。惟一小妻及其贅壻。妻誣其婿拜屍成婚。藏隱玉杯夜明珠等。株連八百餘人。奉使宣撫。移其獄以誣公。窮探而得其情。乃正其罪。州長吏而下計其贓。至十一萬五千餘緡。人以神明遷正議大夫。饒州路總管。年饑。米價翔踊。公以官倉之米。定其價為三等。言於行省。以為須糶以下等價。民乃可得食。未報。又於下等價減十之二。使民就糶。時宰怒。公專擅。公曰。饒去杭幾二千里。比議定。注還。非半月不可。人七日不食。則死。安能忍死以待乎。其民亦相與言曰。公為我輩而減米價。果加罪於公。我輩當粥妻子代公償。時宰聞而為之釋然。郡以土產貢金。視人戶資產為高下。歲久。貧富不常。貧者多仍舊額。富者一無所增。公鉤考得其實。而不使人知之。獨以已意為文書。令德興丞彭慶王徑達于行省。宰執都司成訝。公不用公文。庭王曰。然管寧不知此。願其事涉眾議。難於齊一。故爾。乃報如公言。而金課以均。包銀之法。戶不過二兩。同僚瞰公之出。立為籍民數多。或徵其十

倍少。亦倍於元科。公既還。命一以詔書從事。民所輸無過二者。未幾。包銀罷。中書責有司奉行太峻。而謂公能卹其民。特以名聞。鄱陽官蕩。舊聽農家取草以糞田。豪戶擅其利。必納錢乃得之。河泊之課。歲為錢五萬餘緡。朝廷既捐以予貧民。聽其採捕。而豪戶亦擬為己有。使不得被上賜。公痛懲而禁絕之。人懷公惠。共立石以頌義焉。里正主首同役於官。第物力有高下之不同。其屬俗事悉具於主首。而里正坐視其成。公始命驗田之多寡。而均其役。郡所統州縣地大且遠。民以所差吏卒為苦。公為立印簿。令社長書其乞取之物。與凡所為之事。月一上之。由是鄉落間無復叫囂。突之患。餘干州以經理田糧。官吏相與為欺。吏懼公燭其姦。首賊至十餘萬緡。州長吏而下皆以罪免。東湖者。鄱君將梅鉞故壘所在也。學官僧寺爭欲得之。公謂此官地。俾歸于官。而捐俸贖買。焚魚幣之屬。納其中。取孽息以給使客之厨傳。公之為郡。所至政平訟理。而於米鹽碎務。靡不周盡。類如此。父老或以兩岐之麥。六穗之禾為獻。公曰。此聖世之嘉瑞。非臣下所敢當。遂以聞于朝。都使者方交章舉之。而公以內憂去。郡民生為立祠。而以麥禾之瑞饒于祠。記之石。服闕。除兩浙都轉運鹽使。未上。擢海北海南道肅政廉訪使。中書以國計莫重於鹽筴。後奏如前。除鹽亭竈戶三年一比。附推排世祖皇帝舊制也。任事者恐歛怨。久不舉行。公曰。為臣子者。使皆避謫。何以集事。乃請于行省。徧歷三十四場。驗其物力之高。以損益之。役既平。而課亦足。公私便之。

朝廷給降工本錢遺貪官汙吏措克之餘人戶所獲無幾公始  
達白擇有司官詣場給散以絕其蠹弊取草於沙塗以為薪者  
舊例責以輸租公力言而薄其征常時遣吏卒下場視令丞如  
奴隸公以信牌代差人而人亦無敢違者私黃盜販之益本出  
於官場公謂不宜獨加軍民官以透漏之罪乃嚴為之禁督責  
所屬官吏事至立決不逞之徒攀援以構陷平民者無所用其  
姦行省左丞相脫歡答刺罕薦公材任閩帥未報而臺臣奏  
擢公福建閩海道肅廉訪使公方以激濁揚清為已任俄陞中  
奉大夫就除福建道宣慰使都九帥福州三湖之水溉民田萬  
五千畝闢壤而豪民擅其利公首修復而還其舊汀漳與谿洞  
接壤故立屯種田死徙既多因廢不理公建言乞如舊制且耕  
且戍以緩靜一方改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天曆初被省檄整  
點七路軍馬境內晏然徙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凡三易鎮皆  
佩元降金虎符廣海之間民夷雜處反側不常公為文以諭之  
使勿回事以結仇繼毒以報怨苟能謹租賦以奉公上畏法令  
以保室家然後與爾輩相安相樂共處此土公恩威素著聞者  
皆敬畏莫敢犯兩淮鹽法久而益壞

今上皇帝即位之其年謀擇人極其弊而無以易公乃命公以  
正奉大夫行戶部尚書兩淮都轉運鹽使遣中書省掾齎衣  
法酒至吳中諭上旨起公於家公泣事伊始參酌前所於兩  
浙者次第施行為創通州狼山嶧引海水入揚州漕河以通江  
淮築句容陳公雷塘三河漕真州硃金沙以行運船請每歲住  
煎鹽十萬引而以流管羨鹽足其數鹽法既修特旨賜以名酒  
精繖白金五十兩寵數彌渥尋拜公河南江北等處中書省參

知政事行次宿遷以疾作南歸於是

天子亦聞公之老詔即其家拜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  
事公感上眷力疾就道日親藥餌猶觀少蘇以圖補報夫何  
疾勢日甚還吳下未幾而以訃聞公元配周氏參知政事文英  
之女先二十三年卒追封太原郡夫人繼室氏子男八人長  
曰珍以公歷當補官未命次曰暉已卒曰哇以國學生為江浙  
等處行中書省宣慰使曰昀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奏差曰  
昉曰昉曰昉亦卒曰昉女三人適周 殷 鄧 孫男  
七人栢棋栢棧栢權栢椅女五人公天性純篤夙負大志每念未  
及成童已登仕籍常思自效無負國恩既失所怙羈孤萬里  
第才力先衰燕右丞公拂一見知為令器深加獎掖而策勵之  
年幾弱冠為郡別駕若老於政事者暨倅大閩典名藩承宣撫  
字籍甚能稱古之良吏莫能過也若夫理財之事固非所素習  
而公才諸通敏不局一器恢恢餘刃無迹可窺至於文武二極  
風紀一司凡

國家所倚重公三佩兵符兩持憲節雖在職日淺未究於設施  
而大綱小紀皆已備具晚參大政預遇益隆人方溪公盡撫宿  
蘊入陪廟論以大庇乎斯人天胡奪之遽耶公居官謙沖退託  
若無一能於小夫下吏接之恒歉然若不及而處事剛決意之  
所向子弟至親公卿至貴莫能回也公事親孝忠愍之夫人凡  
公所逮事者皆為執三年之喪張夫人寢疾躬治粥藥衣不解  
帶者十旬及其既沒偶以山丹花置几筵間花謝結實如桃而  
色正白蓋孝感所致祭工魁彥咸為賦白華之篇公清白之操  
得於家傳數歷四十餘年故所賜田宅不增一墮不易一橡廩



黃潛撰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三

校記

- ①「姓」字下當脫「王」字。
- ②先生：當作「先王」。
- ③成：當作「咸」。
- ④賊：當作「賦」。
- ⑤「高」字下，《元史》卷一八四《王都中傳》有「下」字。
- ⑥岡：當作「岡」。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三

劉傳 蕭夢得 陳師可 陳樵

故靜觀處士劉君墓碣銘

劉氏世家上饒。唐季有諱迪者仕于都。徙居都之清溪。六傳曰宇宗。慶歷二年登進士第。官至秘書丞。其弟曰定。皇祐五年舉進士。官至尚書吏部侍郎。皆有譽聞于世。為郡望族。君諱傳。字芳伯。秘丞六世孫也。曾大父咸。大父元芝。宋迪功郎。父孔昭。母胡氏。君少學于家庭。迪功府君教誨甚嚴。君讀書清苦。日記千言。前至元時。江東部使者柳城姚公燉按行至都。都之名士黎君廷瑞、吳君存偕迪功府君同往造謁。君操几杖以從。姚公愛其穎慧。命題賦詩。君援筆立成。姚公嘉嘆。期以速大。迪功府君常訓子孫曰。吾家歷世習詩書禮三百餘年。汝曹勉旃。無墜先業。君感勵奮發。遂窮五經。尤深于易。推明程朱之傳。復輯諸儒之言。以輔翼之。又輯大學、中庸要語以教學者。名既著聞。江浙湖廣兩行省提學官各

以校官起之。俱不就。延祐天子賓興多士。都之郡守首以君名應詔。君曰。吾之所學。各能合于主司之好乎。自是深居不出。聚書數千卷。討論皆造其極。郡人爭具禮幣延致於家塾而師法焉。君有弟曰仁。曰儀。可。各以所學分教鄉邑。朔望來歸。深衣巍冠。諸子侍列。一家父子兄弟以道義相規切。若師友然。視聲利泊如也。君晚年獨喜為詩。雍容沖雅。五言諸作。深得陶韋之體。佳時令節。杖履徜徉清溪之上。蕭然若與世相忘者。中臺御史薦列其行實。集賢院臣表以靜觀處士之號焉。君室程氏。前三十年卒。終不復娶。或問其故。則曰。獨不聞曹參之事乎。後至元六年二月某甲子。君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三。子男曰貞。孫女尚幼。某年月日卜筮。君于都之和風南鄉苦塘原。以程氏祔。既葬。門人程與權來請銘。其言曰。鄙自昔為文物之邦。邇年鄉之老成若黎君、吳君皆相繼淪謝。今君又亡。吾黨後學小子將何所考德而問業焉。余感其言。為之銘曰。

清溪漣漪。可以樂饑。劉氏來居。世讀詩書。遭時易代。歷年三百。詩書之傳。獨有遺澤。溪水之清。可以濯纓。咨爾雲仍。尚保幽貞。

蘇天爵撰《滋溪文稿》卷一四

### 故太和蕭府君墓表

大江之西。蕭為著姓。而居太和之後街者。為尤盛。唐開元間。有從浙水東來。為縣。遂家焉。譜圖闕逸。不知其名。而相傳且二十九世矣。自時厥後。擢進士第於奉常者。後先相望。宋氏南渡。有為國子祭酒諱某者。實生秘書監清伯。秘書生南甫。某年進士。進士生四子。長宗聖。次宗陽。皆以儒學入仕。宗聖則臨江府教授。宗陽則太和縣校官也。次宗孟。漕貢進士。次則宗元。府君。然自秘書而下。名皆忘。今以其字書。府君諱夢得。元齋其自號也。生四歲而孤。鞠於母夫人倪氏。年七歲。夫人使之從師。即知樂學。九歲善屬文。同肄業者皆畏而愛之。已而與翰林侍制楊君景行師事鄉先生達觀楊氏。於是益潛

心諸經。而於易學尤精。至元庚寅。詔定江南版籍。通部使者李公行縣。李集多士於庭。試以經義。中者始得預士籍。獨其科縣。府君遂升首選。時倪夫人已老。府君不復有出仕意。科目法行。雖舊日同門之友。多躋膺仕。府君澹然若無營。或問之。則曰。吾母日薄西山。吾尚欲遠游乎。郡二千石及縣大夫數。欲刻薦之。皆不聽。尋與漕貢。君於縣西二十里。創甘竹別業。奉夫人居焉。夫人性好施。遇內外族嫻之急者。必思周之。府君家雖貧。能一如夫人之志。女弟及甥女。未有所歸。府君備資裝配于名族。夫人悅而安之。及夫人病。府君不解衣者數月。死則廬墓左。三年然後返。遠近學者慕府君文行。咸願執經為弟子。學成而去。若同里楊升雲。若永新吳從彥。若吉水周通。若嘉禾俞鎮。皆為名進士。其饒饒於北方者尤多。不能悉舉也。府君雖不及仕。其仁民愛物之心。旦旦不忘。縣之賦役無藝。強有力者脫籍。而使寡夫弱子承焉。府君毅然曰。是奚可哉。乃走白上官。稽其物產而



儒藏

甲乙之編為義役三年。人以為允。川梁有做壞者。勉有力葺治之。鄉鄰有訟者及相關者。是非方糾紛。能以片言決之。不幸以至正甲午八月十一日卒于家。壽七十又七。以乙未十二月某日葬於家東某山之原。妻邱氏。子男一人。飛。女一人。歸廬陵易子韶。孫男三人。曰執。曰安。曰鳳。執鄉貢進士。今選為國子錄。孫女一人。同里吳所與其壻也。曾孫男四人。曰珠。曰韶。曰規。曰忠。府君所著書有易學旁通若干卷。燬于兵。無復有者。府君之葬。周通集羣行為狀。進士顏成子據之撰銘納玄堂中。禮略備矣。執復來請曰。願有以表諸墓道。嗚呼。爵位可致也。貨泉可有也。聲聞可長也。唯世傳書詩不可必也。蕭氏自祭酒世傳經于家。至於府君。尤能繼其志而不墜。其靜也。于子其動也。徐徐不銜鬻而進趨。每深藏而自腴。殘膏賸馥。霑丐於人者。亦足以獲多士之譽。斯不亦君子之儒也歟。是為表。

宋濂撰 四庫本《文憲集》卷二四

故處士存心陳公行狀

曾祖諱文表。宋蕪州司戶。餘缺。祖諱霆轟。宋從政郎。行國子錄。餘缺。考諱聖澤。字容軒。宋承節郎。提刑。提舉司。奔牛酒庫提幹。陞提刑司簽幕。兵馬鈐轄。朝奉郎。常州通判。賜緋銀魚袋。帶行都督府機宜文字。先生諱師可。字伯大。自號存心老人。通判公之第三子也。宋末父居官常州武進縣奔牛鎮。宋亡而元。遂為武進人。母某氏。先生生至元十五年戊寅。不數歲。能通孝經論孟大義。父常問之。應對如流。然天資醇朴。不尚文藻。既長。當路者多薦辟之。皆不就。孝奉二親。於喪事葵祭。罔不如禮。其弟振可。父命為同邑張總把後。蒙可贊盧莊金氏後。振可頗豪俠。先生數勸止之。然其好賓客。接後進。飲食教誨。送往迎來。亦不減乎其弟也。平居坐蒲石軒。觀盆池小魚。洋洋自得。曰。魚之樂猶吾之樂也。或小飲微醉。歌安富先生之詩。擊節嘆賞。晚年家居為童子師。無賢愚貴賤。但內拜則進而教之。束脯之禮。不計其孰有而



孰無也。元末草竊蜂起，鄉里有不可得而居者，挈家依無錫東膠山安氏，食指數百，恬不為憂。蓋人多知先生為有德之士，供具不絕。既而鼠革旁午，乃轉徙蘇州城西。先生及妻康氏相繼以病而歿。先生享年八十有一，妻年若干。卒，木幾拱，遇世變，環城數十里，河隍變遷，而大明開天矣。先生初娶陶氏，生子曰以仁，先卒。繼室康氏，子男四人，長曰某，次曰某，娶某氏，孫男三人，長曰融。娶丹陽陳氏，次某，俱幼。洪武己巳冬，葬二親衣冠於唐原祖塋之側。嗚呼！先生生死始終，兩遭兵變，不以艱危虧事親之禮，不以困乏失守身之節，存心之說不誣也。某自早歲游從，且忝姻戚，知先生為詳，故狀其梗槩如右。

謝應芳撰 《龜巢稿》卷二三

元隱君子東陽陳公先生虎皮子墓誌銘

娶之東陽有隱君子，戴華陽巾，裁鹿皮為衣，種藥銀谷澗中。當春陽正殷，翫落紅於飛花亭上，亭下有流泉，花

飛墜泉中，與其相迴旋，良久而去。君子樂之，日往觀弗厭。既而入太霞洞，著書，其書縱橫辯博，孟軻氏而下皆未免於論議。元統間，濂嘗候君子洞中，君子步履出，連坐之海紅花底，戒侍史治酒，數瓊醢，親執觴獻酬，歌古詞以為驪酒已。君子慨然曰：秦漢而下，說經而善者不傳，傳者多不得其宗。淳熙以來，羣儒之說尤與洙泗伊洛不類。余悉屏去，傳注獨取遺經，精思至四十春秋，一旦神會心融，灼見聖賢之大旨。譬猶明月之珠，失之二千年，上自王公，下至賤隸，無不依俛日索之，終不可致。牧豎乃獲於大澤之濱，豈可以人賤而并珠弗貴乎？吾今持此以解六經，決然自謂當斷來說於吾後云。濂乃避席而問曰：其意云何？君子曰：吾以九疇為六府三事，而圖書為易象者不可誣，以片言統萬論，而天下古今無疑義，以庸言釋經子，而野人君子無異辭，謂神所知之謂智，知天下殊分之謂禮，知分之宜之謂義，知天地萬物一體之謂仁，禮復則和之謂樂，謂天地萬物一體



儒藏



經子之會要一視萬物則萬殊之分正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源未達請復問其詳。君子曰：國家天下一枳也。枳一兩而稂十焉。枳有稂而一視之其於人則仁也。發而視之稂有十則等有十其於人則君臣父子長幼之等夷刑賞予奪之殊分所謂禮也。視十為十者禮之異視十為一者仁之同。分愈異則志愈同禮愈嚴則仁愈篤者先王之道也。分愈異者志愈同故合枳之稂反求其故地枚舉而銓次焉者差之黍銖則人已無別犬牙錯而不齊斂之不合而一不可一見禮愈嚴者仁愈篤故治國家天下者不以禮則彝倫斁禮樂廢而仁亡是故洙泗伊洛朝夕之所陳者天下萬殊之分視聽言行之宜所操者禮之柄耳。故學聖人者必始於禮焉。故一體萬殊者孔子之一貫於洙泗伊洛之言無不統者也。理一分殊之義廢則操其枝葉而舍其本根洙泗伊洛之會要不可見章句析而附會興遺經不可識矣。源受其說以歸問當質之明經者或者曰：近時學經者如三

尺之童觀優於臺下但聞臺上語笑聲而弗獲見其形所以不知妍媸。唯人言是信君子之論偉矣。或者曰：伊洛之學大明於淳熙未易遽取舍之也。自時厥後為實游仕奔走於四方不及再候君子以畢其說聞君子益以斯道為己任汲汲焉惟恐不傳靡晷靡夜操觚著所見於書書成即刻梓示人復貽書於源曰：予瀕死吾道苦無所授子聰明絕倫何不一來片言可盡也。憂患相仍亦未及往而天下日趨於亂君子之室廬亦燬於兵寓子婿王為家留六年之久遭微疾默坐於一室不食飲者踰月縣令遣醫來視疾君子麾去曰：吾年八十又八其死宜矣何藥之為。未幾脩然而逝實至正己巳十月戊申也。君子姓陳氏諱樵其字為君采人因其衣鹿皮故又號為鹿皮子表隱趣也。其先居睦之富春宋之中葉來徙東陽太平里世為衣冠巨族曾祖居仁祖嘉登仕郎父取青國學進士從鄉先生石公一鰲與聞考亭之學有志節當抗章詆權臣賈似道誤國及宋亡元



丞相已延見其章、欲用之。辭。君子幼學於家庭、繼受易、書、詩、春秋大義於李公直方。其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讀無不解、學成而隱、邈然不與世接。唯寤寐羣經、思一洗支離穿鑿之陋、形於談辨、見於文辭、恒懇懇為人道之。文辭於狀物寫情尤精、然亦自出機軸、不蹈襲古今遺轍、讀之者以其新逸超麗、喻為挺立孤松、羣葩俯仰下風而莫之敢抗。或就之學、則斥曰、後世之辭章、乃士之脂澤、時之清玩耳。舍六經弗講而事浮辭綺語、何哉。少作古賦十餘篇、傳至成均、生徒競相勝寫、謂絕似魏晉人所撰。君子則諱之不復肯為也。君子足跡未嘗出里門、而名聞遠達、朝著知名之士若虞文靖公集、黃文獻公潛、歐陽文公玄、皆慕之、以為不可及。移書諮訪、如恐失之。性復至孝、父患風嵐、君子扶之以行、歲久益勤。後為風痰所侵、氣弱不能吐、君子截竹為筒、時吸而出之。母郭夫人歿、君子不見、見其遺衣、輒奉之鳴嗚而泣。生平未嘗言利、苟非其義、千駟萬鍾弗為動。家雖素饒、於

貨、痛懲膏粱之習、惡衣菲食以終其身。遇歲饑、輒竭粟賑里閭、自取來牟以續其食。嘗發所藏錫為器、工人持歸、乃白金也。悉易之。或以告君子、君子一笑而已。嗚呼、君子已矣、世豈復有斯人哉。君子所著書曰易象數新說、曰洪範傳、曰經解經、曰四書本旨、曰孝經新說、曰太極圖解、曰通書解、曰聖賢大意、曰性理大明、曰答客問、曰石室新語、曰淳熙糾繆、曰鹿皮子、曰飛花觀小葉、合數百卷。君子正配朱氏、先若干年卒。生延年、大年、耆年、喬年、昌年。大年至正庚寅中鄉闈乙榜第一、署徽州路歙縣教諭。側室某氏、生逢年。君子歿時、諸子唯喬年在、餘皆先卒。女三人、其婦即王為、次則俞某、張紹先、孫男九人、庭玉、庭珪、庭筠、庭鸞、庭鳳、庭堅、庭誨、庭某、庭某。女四人、適徐信、俞本、虞某、閻某。曾孫男五人、紹宗、超宗、林宗、某宗、某宗。女三人、在幼。喬年、庭堅等泊王為、以是年十一月某甲子奉柩葬於縣西南四十里懷德鄉斗潭山之原。縣長貳及學士大夫門弟子咸會、莫不洒泣。葬

後五年其高弟子楊君希乃為撰列行狀一通而喬年同王為持示金華宋源再拜請為銘嗚呼君子以超絕之資曠視千古若一旦暮期以孔子為師而折衷羣言之是非不徇偏曲不高詭隨必欲暢其已說而後已可謂特立獨行而無畏懼者也非人豪其能之乎雖然淳熙二三大儒其志將以明道也初亦何心於固必使君子生於其時與之上下其論未必無起予之歎而君子之衆說亦或藉其損益以就厥中則所造詣者愈光輝渾融而卓冠於後先矣天之生材相違而不相值每如此竟何如哉然君子措慮之深望道之切其所傳者確然自成一家言殆無疑者世之人弗察伐異黨同常指君子為過高是豈窺見其衡氣機者哉濂也不敏竊有慕洙泗伊洛之學有志弗強日就卑近不足以測君子所至之淺深而君子則欲進而教之今因請銘故備著昔日問答之辭於其首後之傳儒林者尚有所稽焉其稱為君子者君子益有德之通稱尊之可謂至矣銘曰

洙泗傳聖髓兮伊洛發遺精。天人既渾兮陽陰悉苞并。無聞不開闢兮金石奏和平。自茲益演繹兮白日中天行。如彼藝黍稷兮搗去莠與莠。春實成白粲兮詔使來者嘗。有夫起東海兮吐言一如鑄。喟呱達幽隱兮務使聲遠揚。宜欲異塗轍兮理致無終窮。著書動盈車兮片言類括囊。中有萬寶玉兮包絡無遺亡。解之溢衆目兮環異吁可驚。似茲海外珍兮神光燦如虹。苟施琢刻工兮定可獻明廷。下可奉公侯兮上可冀方明。胡為墜空山兮枯槁埋光晶。鹿皮剪為裘兮戕冠勝垂纓。臨流翫飛花兮心與烟霞冥。清風與逸氣兮橫絕宇宙中。食道身自腴兮疇計祿位豐。婆娑太霞洞兮卒以上壽終。斗潭向東流兮內有八尺塋。鬼神必訶衛兮靈氣結華英。永為文字祥兮千祀垂休聲。

校記

①宗：當作「宋」。

②之之：當衍一「之」字。

③「安窩」當作「安樂窩」。按，安樂窩先生即宋代邵雍。邵氏嘗自名其居曰安樂窩。



元儒碑傳集

卷一〇三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四

馬祖常

勅賜故資德大夫御史中丞贈據忠宣憲協正

功臣河南行省右丞上護軍魏郡馬文貞公神

道碑銘

并序

至正七年七月丁丑集賢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燕國子祭酒臣天爵言故資德大夫御史中丞贈據忠宣憲協正功臣河南行省右丞上護軍追封魏郡公諡文貞馬祖常早擢高第歷踐要途始終五朝有文有政宜賜碑紀德庸示報功集賢院以聞制可命臣有士為文臣立為書臣起巖叢其額三人皆文貞公同年進士而有士託知尤厚始以學士被命繼冒承旨皆職紀述其敢辭公字伯庸世永古特郡居靜州天山有錫喇濟蘇者高祖也金季為鳳翔兵馬判官死節贈桓州刺史廟賜褒忠子孫因官以馬為氏曾祖烏呼訥從世皇征宋留汴掌饋餼累官禮部尚書贈推忠宣力翊運功臣食樞密院

事謚忠懿祖世昌行尚書省左右司郎中贈嘉議大夫吏部尚書父潤朝列大夫同知漳州路總管府事贈中奉大夫河南行省參知政事追封梁郡公妣楊氏追封梁郡夫人梁公官浮光因家焉公七歲知學得錢即以市書十歲見燭鼓燒屋解衣沃水滅之入嘆其異蜀儒張公順講經儀真公未冠質以疑義數十張公奇之科舉詔下鄉會試皆第一廷試第二蓋以國人冠也授應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同知制誥燕國史院編修官拜監察御史仁皇久正宸極猶居東宮近侍利燕飲得請公抗言當御正衙立朝儀御史執簡太史執筆雖有懷姙利己乞官賞者亦不敢出諸口承天地祖宗之重當極調攝至於酒醴近侍進御當思一獻百拜之義英廟為皇太子請慎簡師傅下至臣僕亦宜精擇時大姦當國公首知其盜觀國史洎同列疏其十罪仁廟震怒罷之黨與之布要地者皆論列黜之端人昔與牴牾而擯斥者請拔用之泰州山移公言山不動之物而今動之豈



在野有當用不用之賢、在官有當言不言之佞。大臣皆家居待罪、薦賢拔滯、知無不言。改宣政院經歷、月餘辭歸、起為社稷署令。罷離事于泉南、大姦復相、左遷開平縣尹、欲中傷之。退居浮光、大姦死、除翰林侍制。泰定建儲、擢典寶少監、太子左贊善、尋兼翰林直學士。成均釋奠、陳太子視學之禮、內出禮幣、命公助祭。除禮部尚書。祖母張夫人卒、護喪歸、起為右贊善、復禮部、尋辭歸。天歷初、再使召為燕王內尉、仍入禮部、兩知貢舉。一為讀卷官、時號得人。參議中書省事、參定親郊典禮、允讀祝冊官。禮成、奏金幣拜治書侍御史、賜犀帶、及御書奎章閣記、內庭宴服七襲、金玉腰帶各一。改徽政副使、拜南臺中丞。今上即位、召議新政、奏白金為兩二百、楮幣為貫萬、金織綺為端四、改同知徽政院事、拜御史中丞。以公疾、特免朝禮、命先祿日給上尊、知經筵進說、必陳經史大義、參以祖宗故實、持憲務存大體。西臺御史劾其條禁酷、時面有酒色、以苛細黜之。山東憲以孔氏訟聞、

以事聞名、教不行、按者亦引去。司憲有以貪墨敗沒、入其田廬、請歸曲阜林廟、從之。拜樞密副使、居無幾辭歸、復南臺中丞、遷西臺、疾不赴。積階自承事郎至資德大夫。至元四年三月丙午、薨于光州之第、得年六十。是年四月壬申、葬州北平原鄉西樊里、有司以聞、有令贈諡。配索氏、封梁郡夫人。子男二、武子、承事郎、湖廣行省檢校官。文子、徵事郎、秘書監著作郎。孫男三、女二。公言事剴切、嘗言國人暨諸部既誦周孔書、當導諸母以厚彝倫。兵家子驕脆、有孤任使、庶人挽強、張老死草野、當建武學、舉儲材、以備非常。時雖不用、識者韙之。至於論刑、一本哀矜、嘗言死罪遇赦、且原、減死流徙、未蒙殊渥、當驗情過、恩內徙。漢人滿百、執弓矢獵者、不及百者、流、條格已有禁弓矢、聚眾之條、又復為此、是錯綜網羅之、誠恐愚民舉足蹈罪。至論建德民妻之不首夫死者、則當以必死、其得用法之意乎。國家涵濡百年、鬻髮斯士、公先世已事華學、至公始大以肆。為文精核、務去陳

言師先秦兩漢。尤致力於詩。凌轢古作。大篇短章。無不可傳者。與修英廟實錄。譯潤皇圖大訓。承華事略。編集列后金鑑。千秋記若干卷。至順間。龍虎臺應制賦詩。有玉食之賜。嘗進擬樂為之歎曰。孰謂中原無碩儒乎。文集若干卷。臺檄刺之揚州郡庠。仁皇始行貢舉。國人而下。列為四色。國人洎諸部為右榜試目。視左榜差優。公雖右榜。左列及之者指未易屈焉。且其為學。初不為貢舉也。以挺特之資。丁大明之會。褒為舉首。馴至達官。咸重足以鎮薄俗。文章足以追古作。議論足以正風教。設科得士。不得不以延祐之時為盛也。不幸壽僅六十。未究其用。悲夫。銘曰。

元大一統。六合同風。南臺北葉。先生其中。部族有儒。文貞伊始。文貞之世。翼翼廟祀。後承事修。講學諸夏。延昇至公。有大無欺。嶄然異稟。幼不事弄。濡衣撲燎。智劍辟虎。益習以進。益混以澹。不溺于流。而整于岸。先秦兩漢。華咀寶擷。天籟冷厲。石湍激冽。天子有詔。乃興乃賓。寶

三其魁。一推國人。甫試館職。條我勇冠。以涵枌鑿。安我考槃。遐心浮雲。東帛空谷。春坊翊贊。經筵啓沃。皇格于天。公司其度。俊造鑑衡。風紀砥柱。庀思異數。川委充溢。云胡修途。六十而柅。既易其名。亦大其封。予先之原。賜碑崇崇。賜碑崇崇。於赫厥銘。同年之紀。考信匪誣。惟爾部族。大貞有躅。敘倫敦典。並介戢戢。

許有壬撰《圭塘小稿》卷一〇

元故資德大夫御史中丞贈懿忠宣憲協正功臣  
魏郡馬文貞公墓誌銘

至元四年戊寅三月丙午。資德大夫。御史中丞。知經筵事馬公薨於光州居第正寢。有司以聞。制贈懿忠宣憲協正功臣。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魏郡公。諡文貞。其年四月壬申。葬郡城之北平原鄉西樊里。公諱祖常。字伯庸。世本永吉特部族。居靜州之天山。四世祖寶喇濟蘇。金季為鳳翔兵馬判官。死節。贈恒州刺史。祀褒忠廟。官名司馬。子孫因以立氏。曾祖伊克紐圖。





從世祖皇帝伐宋、出汴饋餽六師、卒官禮部尚書、贈推忠宣力翊運功臣、僉樞密院事、謚忠懿侯。祖世昌、行尚書省左右司郎中、贈嘉議大夫、吏部尚書。父潤、朝列大夫、同知漳州路事、贈中奉大夫、河南行中書省叅知政事、封梁郡公。母梁郡夫人楊氏。公幼有異秉、年六七歲、即知讀書、歲時拜賀長者以錢賜之、他日行過市中、悉以買書。十歲、侍梁公宦游儀真、月朔列燭於庭、燭歌側延燒屋壁、公解衣沃水撲滅。梁公走視、火已救止、問其故、對曰、恐驚長者。蜀儒張公頴講學儀真、公時未冠、曾以經史疑義數十張公奇之。公少慕古學、非三代兩漢之書弗好也。梁公嘗語公曰、吾祖有德、未盡發、吾官州郡、不克施、汝其能大吾門乎。公愈力學。仁宗皇帝深厭吏弊、思致真儒、丕變治化。延祐元年、詔開貢舉、網羅賢才、公偕其弟祖孝俱薦於鄉、公推第一。明年會試禮部、又俱中選、公仍第一。廷試則以國人居其首、公居第二甲第一人、隱然名動京師。授應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同

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日與會稽袁公桷、東平王公士熙以文章相淬礪。三年冬、擢拜監察御史。時天子臨御已久、猶居東宮、而羣下每因燕飲、輒有奏請。公上疏曰、大內正衙、古帝王視朝之所、今大明殿是也。陛下聖德謙恭、尚居東宮之舊、願御大明正衙、鎮服華夏。夫陛下承天地祖宗之重、奉養當極精美、調攝宜進玉食、至於酒醴、固穀麥所為、然近侍進御之際、可思一獻百拜之義。且百官奏事、古有朝儀。今承平百年、文物宜備、或三日二日一御朝聽政、宰相羣臣以次奏對、御史執簡、史官執筆、縉紳佩玉、儼立左右、雖有懷姙利已、乞官賞者、亦不敢出諸口矣。初立英廟為皇太子、公請慎選師傅、朝夕輔養、下至臣僕、亦宜精擇。天下休戚實原乎此。丞相特們德爾專權擅勢、大作威福、公率同列論奏其惡、又撫其貪縱不法十餘事劾之。仁宗震怒、命罷其政事、將治以罪、賴太后救解得免。公又言、贊畫省務、允宜得人、而叅議博囉剌吉為丞相腹心、交通賄賂、左右

司都事馮翌霄、劉允忠、依憑權勢、僥倖圖進、遂皆黜退。又言、秦州山移、實惟大變、非遣使祈謝賑恤一方而可弭也。大臣各宜辭官讓能、畏懼修省。史載平公石言之語、世世為監。今山移之譴、豈在野有當用不用之賢、在官有當言不言之佞、所以感召不動之物而動也。於是宰臣皆家居待罪。河西廉訪使杜某以赦後殺人者作赦前原之、肆意廢法。大都路總管范某以盜竊家貨、自至兵馬司督問、侵官失體、並劾罷之。又薦前中書平章蕭拜珠、左丞王毅、曩在政府、數與丞相抗論是非、當實機要、勿令外補。朝廷緩急有所賴焉。前監察御史徹爾特穆爾、中書叅議韓若愚、皆被丞相誣罔排擯、早賜錄用。翰林承旨劉敏中精力尚強、欲身高蹈、可賜半俸以厲廉隅。國子司業吳澄、通經博古、海內名儒、可進兩院、以備訪問。翰林修撰陳觀、刑部主事史惟良、其材方嚴、宜居諫職。公論刑獄尤本哀矜、嘗請量移流罪。及論禁挾弓矢曰、國家不嗜殺人、仁覆生齒、過年屢發德音、未

嘗量移流徒、竊慮推恩或有未悉。夫大辟死罪反被赦原、而減死流徒獨不蒙澤、豈法之平允哉。今後果應長流、請別定制、否則驗情重輕、度地善惡、遇恩內徙、幸甚。又曰、近制漢人百人以上執弓矢獵者處極刑、百人以上流遠方、微及一免之獲、亦各有罪。方今條格已有禁弓矢之科、及聚眾之制、又復為此、錯綜而網羅之、誠恐愚氓舉足蹈罪、實可憐憫。蓋公建白剴切、故多見於施行。五年、改宣政院經歷、月餘辭歸、起為社稷署令、被命罷雜事於泉南。七年正月、仁宗賓天、特們德爾復居相位、睡毗必報、屢欲害公未得、左遷公開平縣尹。開平治行都、供億浩繁、訟獄繁多、蓋欲因事深中傷之。公退居浮光之野、詠歌詩書、漠然不以介意。久之、丞相不得專政、憂憤而死、鄧忠獻王栢柱獨相、旌別邪正而陞黜之、召公為翰林待制。泰定元年三月、詔建儲宮、尋開經筵、公拜典寶少監、階奉直大夫。四月、天子清暑上京、以講官多老臣、乃命集賢侍讀王公結、秘書少監虞公集及



公執經從行。明年，拜太子左贊善，尋遷翰林直學士，仍兼贊善。方儲宮之建也，一時賓贊之選，責成輔導之意，蓋甚重焉。公述古昔調護輔翼之事上之，又因成均釋奠，陳太子視學之禮，內廷出禮幣，命公助祭。三年，考試大都鄉貢進士。明年，同知禮部貢舉，取士八十五人，又充廷試讀卷官。是秋，拜禮部尚書。會祖母梁郡夫人張氏卒，護喪南歸持服。公事夫人克盡孝養，初階官五品，請於朝曰：「祖常幼亡母氏，賴祖母鞠育有成，願以封妻恩，讓封祖母。」於是夫人封慶都縣太君，著於今。至是公移文曰：「禮有為祖後者，祖卒為祖母齊衰三年。我朝典制雖不登載，然某誤推禮官，理宜從厚。無何，使者起復，轉右贊善，尋命兼經筵官。又明年，公始至京，復入禮部，階朝散大夫，旋又辭歸。天曆二年，文宗凡兩遣使召之，方起。至順初元，知禮部貢舉，復取士九十七人。改燕王內尉，又拜禮部，階大中大夫。公擇士務求實學，空言浮詞悉棄不取，中選者多知名於時。拜叅議中書省事。是

歲十月，文宗舉百年曠典，親祀南郊，公充讀祝冊官，叅定典儀。禮成，大賚四海，侍祠官賜金及幣，致仕官一品月給全俸，二品半之，三品及九品賜幣有差。民年八十以上者，表號高年耆德，並免其家徭役。公議事廟堂，言簡而理明。勅衛士飼馳馬者，聽借民穴舍以居。公曰：「衛士飼馳馬已有定居，今不遵舊制，徒使細民橫被驚擾。且祖常官列三品，尚無穴舍，況細民乎？」奏復其舊。建德之民遠避被殺，莫詰誰何，歲餘妻以貧改嫁之後，夫者曰：「知汝夫之死乎？我以汝故殺之。」未幾事覺，法司以不肯坐之。公曰：「綱常所係，當以重論，以責天下之為人婦者。制可其請。」二年，拜治書侍御史，遷侍御史，進中奉大夫，特賜犀帶及御書奎章閣記，內宴服七襲，金玉腰帶各一。三年，轉徽政院副使。明年，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六月，今上皇帝即位，召公及翰林承旨許公師敬等赴上都，共議新政，賜公白金二百兩，中統楮幣二百疋，金織文綺四端，遷同知徽政院事。是月，復命儒臣進講，公

兼知經筵事。公每進說必以祖宗故實經史大誼切於時政者為上陳之。冀有所感悟焉。是冬進拜御史中丞。階資政大夫。公風神秀異。威嚴端重。起居皆有禮法。人亦望而畏之。三為臺臣。務以肅。或撓憲度輒屏棄之。西臺御史高坦劾同僚時禁酤酒而面有醉容。公以風憲當存禮體。糾劾務有其實。今以酒容罪人。苛細不持大體。奏熙罷坦。山東僉憲白元米按行曲阜。以李經自陳不當賂行。聖公求為官屬。及孔氏訟行聖公不法數事。以聞。公署其牘曰。李經所首。在赦令前。宗人相姦。事關名教。元米聞之亦去。江西僉憲任忙古帶以貪墨敗。田廬奴僕在東阿者當沒入官。公請以田廬供曲阜林廟祭享。奴僕充洒埽戶。從之。公喜鑒拔後進。及官中臺。薦士尤衆。故禮部尚書宋公本初至京師。人無識者。公掄揚其學。遂大有名。嘗擬進汴處士吳炳。官風紀。上曰。朕新擢炳為執文簿。汝俟其至。用之未晚。二年。拜樞密副使。公言。軍將子弟驕脆。不勝任使。當立武學。教習兵法。

庶人挽強蹶張。徒老草野。當建武舉。儲材以備非常。不報。公遂辭歸。復拜南臺中丞。階資德大夫。又遷西臺。疾不赴。薨年六十。公娶索氏。常州錄事判官某之女。次奇味氏。河南鎮守千戶和尚之女。索氏封梁郡夫人。婦德母儀。宗黨範之。子男二人。武子。太常太祝。中書省掾。奎章閣典籤。兼經筵叅贊官。今承務郎。湖廣行中書省檢校官。文子。徵事郎。祕書監著作郎。孫男三人。女二人。俱幼。公自先世皆事華學。號稱衣冠閥族。至公位益光顯。文學政術。為時名臣。尤篤友義。昆季子孫及宗族孤寒者。悉收而教養之。舉進士。釋褐。上庠者。凡數十人。公上言。本朝及諸國人。既肄業國學。講誦孔孟遺書。當革易故俗。敬事諸母。以厚彝倫。天下高其議。公自少至老。好學彌篤。雖在扈從。手亦未嘗釋卷。喜為歌詩。每嘆魏晉以降。文氣卑弱。故修辭立言。追古作者。其為訓誥。富麗典雅。既出詞林。遷他官。而黜閑貴冑。褒贈父祖。猶請公為之辭。文宗最喜公文。嘗擬稿進。上曰。孰謂中原無碩



儒乎。文宗北幸還駐龍虎臺。公奏事惺殿。勅近侍給筆札。命公榻前賦詩。卒章言兩京巡幸非以避豫。蓋為民爾。因詩以寓規諫。上覽之甚悅。適太官進食。乃輟尚食以賜。今上聞公痼疾。特免朝會行禮。命光祿日給尚醢二尊服藥療治。近世儒臣恩遇無以踰公矣。始梁公監光州有惠政。公亦愛其風土。因買田築室家焉。嘗贊郡守修孔子廟。倡秀民興於學。接光人嫌避以和。光人益敬愛公。或有訟者。聞公一言即解去。不復詣府。公薨。光人老幼咸悲思之。公有文集若干卷。奉詔修英廟實錄。譚潤皇圖大訓。承華事略。編集列後。金鑑。千秋記略。共若干卷。昔者公以御史監試國子。天爵偶忝科名。殆還應奉。間以所作就正於公。公曰。勉之。當負斯文之任於十年後也。嗚呼。天爵學日荒落。不克副公所教。公之厚德其能忘歟。謹考次其世族官封。薨葬歲月。與其始終之大節。合而誌於其墓。且銘之。銘曰。

維天生才。無間中外。封殖樂育。治世攸賴。皇有中國。萬

方會同。征伐謀猷。屬諸羣雄。維公之先。奮興西北。佐官前朝。矢死靡忒。忠懿父子。種德百年。世載衣冠。至公益宣。黼黻皇猷。文華有爛。邀視魏晉。上本周漢。帝命褒嘉。中原碩儒。汝執憲度。往肅姦諛。正色立朝。百僚震懾。小臣以康。大臣以法。公論刑獄。平恕不苛。念彼華人。日陷網羅。公於人才。惟祇惟慎。薦揚碩學。裁抑躁進。公在廟廊。侃侃進言。以厚倫紀。以安黎元。寶帶對衣。賜資繁辭。儒臣遭逢。孰步公武。贈官贈諡。爵以魏公。恆典孔昭。維以勸忠。瞻彼行潦。朝盈夕涸。江漢滔滔。源遠流復。維馬有氏。七世於茲。忠懿啟之。魏公大之。百爾子孫。思慎其守。詩書之傳。允克悠久。

蘇天爵撰 《滋溪文稿》卷九

校記

①列後：當作「列后」。見許有壬撰《神道碑銘》。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五

李术魯翀（富珠哩翀）

張明卿

饒泰來

元故中奉大夫江浙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追封南

陽郡公諡文靖富珠哩公神道碑銘並序

公姓富珠哩氏諱翀字子翬年出二十號稱鉅儒由憲府薦授襄城學官行省右丞廉公恂辟掾辭推汴學正朝廷聞其名召為國史院編修官未幾御史臺辟掾又辭臺臣高之奏為河東道廉訪司經歷遷陝西行臺御史階將仕佐郎入拜監察御史延祐五年擢中書右司都事會權相用事公退居齊之新鎮改翰林修撰鄭忠獻王栢桂為相復薦公左司都事轉從仕郎尋陞右司員外郎泰定初充會試考官選國子司業歲餘除河南行省左右司郎中遷燕南道廉訪副使入為太常禮儀院事尋陞奉訓大夫兼經筵官至順元年同知禮部貢舉拜漢中道廉訪使久之會太禧宗禋院事兼祇承神

御殿事改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祭酒應召赴上都議事又兼經筵官進中順大夫禮部尚書元統二年進中奉大夫拜江浙行省參知政事以疾親北歸復號至元元年召拜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以未蒞辭明年復命編修官成遵召之而疾不能行矣公之先女真貴族泰和中章宗命定氏族為百富珠哩氏其一望著廣平公曾祖阿納爾金符離令妣舒穆魯氏祖德國初官忠顯校尉南京路漢軍總把累贈昭勇大將軍前衛親軍都指揮使上輕車都尉追封南陽郡侯妣南陽郡夫人成氏考居謙累贈中奉大夫河南行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南陽郡公妣南陽郡夫人王氏公世居上京之隆安昭勇公初從憲廟南徙以保甲射生軍壯總把戍鄧之順陽川因家焉初至元己卯郡公從故相賈公居貞據江西宣間公生賴江舟中於時釜鳴家人驚異昭勇愛公穎悟嘗曰是兒必興吾家稍長請書一覽即記郡公以順陽解左徙居於鄧貞隱李先生鄧名士也公





從學詩賦同門莫及。郡公卒家益貧窶進修愈力。翰林閔宏曰觀子之才後必名世曷速遊以廣見聞。公往江西謁克齋蕭君某蕭君故宋大家夜夢大鳥集所居屋翌履院外疾出視之冲天而去。明日公至蕭君異之公始名思溫字伯和為製今名及字。歸復走京兆拜集賢蕭貞敏公貞敏隱終南為學精勤夜以繼晷。公寓其旁僧舍攻苦食淡人不能堪公裕如也。歸復遊漢上從翰林姚文公學古文公奇之以書抵真隱曰子輩談論鋒出其踐履一以仁義為準文章不待師傳而能後進無是倫比。於是真隱以女妻公。公之為學務博而約自六經諸史傳註下至天文地理聲音厯律水利算數皆考其說聽其言論滾滾不窮故聲聞大振。自官汴學士之從者日衆及師成均與鄧公文原虞公集謝公端為同時教人不倦發明經旨援引訓說累數百言極於至當而後已。學者恐不卒得聞故經公指授者多知名。公佐河東或訟冀寧監郡不法其憲長曰監郡貴胄宜詳獻

之。蓋欲緩其事公曰我第知有憲法焉知為貴胄乎。卒正其罪。關陝有警郡民驚惶蒙古萬戶提兵赴河中道出冀寧公白憲長曰是郡要衝當留兵鎮守萬戶難之。公曰有責在吾不汝累也。郡賴以安。應州大興土木之工公言兵後宜蘇民力朝廷為罷其役土番之民以饑來告天子憐憫命出內帑銀賑之公以西臺郡史承命而往民賴其惠及還內臺適英王初正儲位公言當選正人朝夕輔導制可。公分行淮東體察憲人能否准憲尚嚴刑庭列獄具甚衆公曰國家置風紀本以肅清貪污興行治化初不專尚刑也。取獄具焚之。南陽設六屯田各樹官屬朘削其民民不能堪故多流亡。公請罷去官屬俾有司董其佃作。公在省闈左相鄆忠獻王以公端重博洽甚加敬禮。王嘗謂公曰汝能作宰相否。公對曰宰相之位固不敢當然平昔所學皆宰相事蓋聞有福德才量者乃能為之。因為王陳其說王曰微公我不聞是言。權相既死王進右相君臣親密無間慨然欲復

祖宗之治。上改易州。聞王之曾祖魯忠獻王安圖賜田賜碑在近。乃往觀焉。勅設燕享。王稱觴獻壽。上大悅。明日公進駐蹕頌。數言忠獻王輔相世廟。統一六合。修舉百度。治底雍熙。以箴規焉。上覽之。命以駐蹕表其里。英王崩。王亦遇害。逆黨列據津要。公移疾不出。晉邸遣使誅其逆黨。公即起視事。泰定間。數有大變。地震水旱之異。時相多西域人。西域富商以異石為寶。誣取國帑。又其私人多以貪墨奪官。至是託言累朝忠獻諸物直不時給。臺憲所罪官吏弗克叙用。皆有怨言。故致災變若此。天子信之。因肆大赦。播告多方。蓋彼內以私結其黨。與外以取悅於姦貪。公時為燕南憲副。力陳其不可。他憲雖亦有言。皆依違回護。不若公言明白剴切。已而事果不行。公獄囚保定河間。民犯私鹽。法當運司治罪。公以民羅饑寒。誤觸刑禁。皆隨事治之。佐吏以為難。公弗恤也。囚有在獄久不決者。公察其情。可杖杖之。可釋釋之。眾皆以為平允。岐山周公廟。道士據之。公曰。周孔名

教炳如日月。豈宜列於異端。請設書院。令學官主之。文宗入京。省謁太廟。既即位。又行祫饗大禮。公攝禮儀使。咫尺天顏。上有所問。執禮以對。上悅。上建太禧宗禋院。宗奉祖宗神御。若家人禮。又建奎章閣學士院。陳列圖書。日覽觀焉。兩院官屬學士皆上所自擇。熟舊文學。親書其姓名。付中書以行文書。銓曹不敢進擬。公既選會太禧。而奎章偶闕大學士員。近臣來問以某官為言。上怒曰。汝何不薦用子輦馬伯庸。而以斯人為言乎。公之見知類如此。武宗廟室未有配位大臣。請用並附之文。公曰。宣慈惠聖皇后昔受寶冊。母儀天下。禮當合食於廟。其後卒從公議。皇上以聖子神孫入繼大統。當令臣民視聽一新。不可斂怨於國。遂赦天下。賜公白金百兩。金綺一端。楮幣萬緡。初。國子生以入學名次為先後。歲貢補官。殊無勸懲。故太史齊公履謙為司業。請以學業為陞等第。試文詞優者為中選。由是諸生咸思奮勵。而人才興矣。後值天歷多故。其法中輟。公為祭酒。始試諸



生於崇文閣下，中選者凡若干人。先時學官多僦民舍以居，監有隙地在居賢里，公曰：「古者教有業，退有居，乃積弟子入學，贍禮得楮緡二萬有奇，為宅數區，築室完美，以居師生。帝師至自西方，勅百官郊迎，公卿拜進觴，師坐受之，公立以觴進曰：「師釋迎徒，天下僧之師也。余孔子徒，天下士之師也。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觀者凜然。時相將封秦王，事下禮部議，公曰：「秦大國也，非宗王不可。今丞相食邑高郵，高郵驛名，秦淮非地，秦也，宜以淮易之。眾伺相意不悅，因共請曰：「詔已命封於秦，不當別議。有官平章者卒，其妻盡以田施僧寺，云為平章祈福。妻子求訴於公，其妻曰：「平章名爵，子蔭之矣，所施家貲幾何。公曰：「汝既無嗣，而反蕩其家資，異日何顏見汝夫於地下。命以田還其子，廷議是之。江浙地大事劇，而省臣煩苛，事多壅積，民以為病。公曰：「職居大藩，而欲吹毛求疵，居下者無所措手足矣。事至即決，民大稱頌。公為文章，嚴重質實，不為浮靡其詞，悉本諸經，如米粟布帛，

皆有補於世教。有菊潭集六十卷。太常典禮因革不同，每遇禘享，輒稽史牘，故多牴牾。公請於朝，賜筆劄，原摺倡禮官彙集，為書七十五卷。公欲於順陽建博山書院，以淑其人，分置六齋，治禮、治事、經學、史學、書學、數學，方經營之而疾已革。遺言喪祭一本於禮，勿徇流俗。以至元四年二月某甲子薨於順陽味經堂，享年六十。計聞制贈通奉大夫、陝西行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南陽郡公，諡文靖。是歲四月庚寅，葬鄧之永昌鄉西樊里四望山下。配李氏，貞隱先生之女，儼雅勤儉，治家有法，親供醬醢而無富貴之習。累封南陽郡夫人。以至正元年五月某甲子卒於順陽稼穡堂，享年五十有三。是歲閏五月甲申，合葬公墓。子男曰遠，力學有聞，令秘書監祕書郎。嗚呼！士之於世也，愿謹者人多以為迂，個儼者人則以為狂，砥厲名號者反以為矜，通達時變者或以為矯，甚矣為士之難也。公學識卓異，不隨流俗，俯仰論議，設施多有可述，而淺見狹聞者或未能盡識也。然士之特



儒藏

立獨行。豈以求合時好為賢乎。臨川吳文正公嘗曰。富珠哩公學博而正。獨立無朋。聞者以為知言。銘曰。

金有中原。治安百年。設為貢舉。網羅才賢。聖元方隆。遺士接踵。臺閣彬彬。尚賴其用。故老寢亡。惟公挺生。淵淵其蓄。涵涵而停。江漢之間。河華之右。爰有碩師。為世領袖。公從問學。堅苦不渝。華聞日昭。衣冠偉如。洙泗遺經。伊洛訓傳。講說精深。義理融貫。踐教臺閣。盡贊相臣。言論之卓。風動縉紳。翌翌成均。公正師席。敷教以寬。多士作則。中朝典禮。外省自宣。有倫有要。惟經惟權。士之立朝。貴有學識。議事以制。匪學何式。瞻彼東土。金人肇興。既定危亂。遂登治平。文物韋彰。人材斯出。惟公之先。喜事儒術。積善儲慶。益大以振。公學有源。力相斯文。繼世克承。箕裘是業。表公儒行。允配前哲。

蘇天爵撰 《滋溪文稿》卷八

致務光先生張公墓碣銘

公諱明卿。字子晦。姓張氏。其先出於晉公族解張。因其字張侯。故後人以字為氏。譜家謂軒轅之裔。為子正而賜姓為張者。殆非也。子孫家於臨濮。世有聞人。至宋龍圖閣直學士燾。位望尤顯。元豐中。退居於洛。時年七十。同太尉文潞公。司徒富鄭公。為耆英之會。洛中相傳。以為盛事。龍圖之弟正議大夫煜。建炎初。扈蹕南渡。還為天台人。煜生武節大夫挺。挺生竹山尉鉅。鉅生某官懋。懋生某官述。述生某官伯熾。雖三世仕不甚顯。而皆與有祿食。伯熾生某。某生某。字某。隱約田里間。能以詩書自振。逮入元朝。用薦者為鄉郡儒學正。則公之父也。公始成童。而學正君卒。即知家學是荷。朝磨夕淬。期以自立。弦齋林氏。素心邵氏。皆鄉先生行。公執經往從之。反覆詰難。愈出愈新。二氏方歿。斯推與。咸曰。張氏有子矣。至大間。有詔求直言。公慨然為政事書一卷。將渡大江。凌黃河。以獻於朝。既而嘆曰。吾為生民計耳。不知我

者以其為干祿乎。盡止之。於是南還而教授里中。終日儼坐不窺戶庭。鄉之人士至有父子執經於門者。傍縣慕其為人。聘致為子弟師。公亦不辭。然天性嚴重。有挾貴而驕及習鄙褻事者。公叱之。或不能悛。輒令束書以歸。人曰。先生不已甚乎。公曰。我之道蓋如是也。鄧文肅公嘗受業於學正君。及為廉訪使者。屢遣使致書起公。公謝不往。公好施與。會銅錢法廢。有人行哭甚哀。公問之。則曰。父喪在淺土。吾銖兩而積得錢若干。欲藉之以襄事。今不用。奈何。公曰。爾勿憂也。出楮幣八十緡易之。不問其姓名而去。甲寅歲惡。道殣相望。公歲暮自黃巖還。逢飢者輒予錢。至家則其囊枵枵空矣。公恬然不以為意。唯見官政有病於民。每憤形於色。走公府具白之。雖不見聽。士君子稱焉。生平不嗜榮名。築幽齋於智山。列圖書左右。又甃石為山。時花藝竹。遇嘉賓之至。抵掌劇談。醺酒賦詩。望之者猶世外人。纖毫塵土蓋不足浼也。作為文章。珠貫玉聯。有臺閣之風。時遊戲翰墨。筆法

穠逸可玩。兼善畫竹石。韻度清洒。頗近文湖州。此皆公之餘事。至論其學術。則一以考亭朱子為宗。毫分縷析。洞見其肯綮。著之事為。不易心於賤貧。不屈節於名勢。綽然能任人師之重。是以登其門者皆彬彬雅飭。諒而不頗。其兄聖卿。識見夙異。以辭章自豪。雖與公友。恭無間。獨於論辨稍不相合。必面頸發赤。不明不措。公長身䟽鬣。衣冠整嚴。昂然如出林之鶴。見者畏而愛之。因公所自號務光。而稱之為務光先生云。其所著有言志藁四卷。六藝編六卷。存養錄十二卷。尚友編五卷。世運畧八卷。家傳一卷。政事書一卷。皆藏於家。公娶謝氏。後公若干年卒。子男四人。曰公昌。大寧路儒學正。曰公顯。滁州儒學正。博學而能文辭。曰公福。曰公良。女三人。皆適官族。王良佐。王環。趙永其壻也。公壽五十有四。至順壬申七月某甲子卒之日也。公卒時。諸孤尚幼。逮至正某甲子十月某甲子。始克奉二柩合窆於臨海磻嶺之原。既已成禮。公顯乃奉公同門友于君演之狀來乞銘。予



間天台為靈越真區。所謂金庭玉室、瑤樓瑤臺咸在焉。故其下多清修隱居之士。若任次龍、庾子真是已。九原莫作。有如公者。其殆任庾之流亞歟。雖然。彼長往山林。藐人世如紈糠。視公著書立言。以衣被於來世者。又為何如也。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銘曰。

既有以麗之。曷從而蔽之。既有以致之。曷從而避之。胡熙辰之過。而大耋是遺。詘仲雖人。顯晦則時。乃浚洛伊。乃達泗沂。乃牖夫民彝。碩嶺崔白石如脂。太史勒辭。尚知為務光先生之碑。

宋濂撰 四庫本《文憲集》卷三三

故臨川處士饒君大可甫墓碣銘

余少則聞造郡城。必見鄉先生吳仲谷氏。登清潤堂。因識其婿饒君。久之。君視余尤厚。至元再紀元之二年。與君別。後八年。君卒。又八年。君之門人李衡王晉以薦春官。請銘其墓。迺求其家世學行之詳於君之從弟某州儒學教授熙則。狀君之行者。信豐縣尹婁君志澤也。君諱泰來。字大可。世居撫之臨川。曾大父景年。大父鏗。無子。以族人神童釜之子人龍為之後。實生君。未冠而孤。時內附未久。先業蕩盡。而獨存所藏書數千卷。君日優游其間。然於詩春秋尤致意焉。鄉之先達若程文憲公。徐公奇伯。趙公孟蜚。孫公轍咸禮重之。蜀郡虞公汲校君所為經義。書其後曰。比事引證。深得聖人書法。謂所擬制誥。它日當潤色皇猷。吳文正公亦稱其淹貫四書。深得經旨。龔公孟夔跋其文槧曰。根著理道。鑿鑿精實。是數公者。樂引重後進。而慎許可。觀其言。足以知君之學矣。太史金華柳公貫提舉江西儒學。部使者河間張公榮爭欲致君於學校。為諸生矜式。皆辭不就。至順間。吳公仲子京為郡教授。以禮延聘。乃行。會吳公就養。知其學。延致家塾。君日親炙。而所造益深。延祐初。科目法行。君即以春秋授。一再試。有司不偶。乃歎曰。命也。遂退隱。不求聞達。至是州里之學者日歸之。君生至元十六年四月。卒之時。至正三年七月丙子也。享年六十有五。

其文若干卷、藏於家。子男二人、士立、士益。女二人、長適李衡、次適鄭某。孫女一人。是年八月己未葬所居積善鄉葉方之原。嗚呼、吾鄉文獻之傳、號爲尤盛。近歲老成淪落殆盡、而君之沒、且一紀矣。可勝悼哉。銘曰、士有不遇、視其可傳。有歸文冢、饒君之阡。維德之樹、維學之顓。紀述終古、視諸銘鏤。

危素撰 《危太樸文續集》卷四

校記

① 翌：當作「翼」。見《元史》卷一八三《李術魯翀傳》。

② 此句前疑有脫文。《元史》卷一八三《李術魯翀傳》云「帝既即位，大臣以爲赦不可頻行，翀曰」云云。細揣文意，《元史》所述爲是。

③ 李氏：《元史》之《李術魯翀傳》云蕭翀以女妻之，則其妻當爲蕭氏。按，《元史》所載誤。貞隱先生即李友端，鄧州鄉先生，翀所娶即其女。見《大明一統志》卷三〇。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六

謝端 張樺 馬瑩 吳福孫

林寬

元故翰林直學士贈國子祭酒謚文安謝公神道

碑銘并序

翰林直學士、大中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贈國子祭酒、輕車都尉、陳留郡侯謚文安謝公諱端，字敬德，號武昌，江夏縣洪山之陽。至正二年冬，天爵來官鄂省，其子請銘公碑。昔我祖宗既撫方夏，盡收豪傑耆俊，尊禮而任用之，考定憲度，襄贊隆平，至大德末，故老日漸淪逝，後學之士隱伏於山林州閭而弗克奮。仁宗皇帝獨出睿斷，肇興貢舉，網羅賢能，於是人材輩出，以文學政事著名於世。若公者，蓋亦表表可述者歟。延祐元年八月，公中河南鄉貢，尋丁內艱，五年，賜進士出身，授承事郎，同知湘陰州事。秩滿，赴調京師，由故相張公珪薦，擢國子

博士，進儒林郎，改太常博士，階奉訓大夫，轉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三官就遷，待制、官朝列大夫，凡再任，階中順大夫，遷為國子司業，陞亞中大夫，復入翰林為直學士。公之先，遂州青石人。宋季避兵出蜀，居江陵，至公始家武昌。曾祖繼先，祖元貴，考雄。曾祖妣黃氏，祖妣妣皆牟氏。祖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陳留郡伯。妣封陳留郡君。考贈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陳留郡侯。妣封陳留郡夫人。公卒以至元六年夏五月庚午，享年六十有二，葬以是歲秋八月丙申。元配陳留郡夫人史氏，附。子播，補國子員，以公廕為石門丞。公世儒家，侍郎深通玄象，發言驚人。江陵制置使孟公珙敬禮之，居數年，忽中夜叩牙門，謂孟公曰：「流星出下階，沒西方一刻，所息占為天士亡，其實當之。明年荆楚大將死，公是也。」其後所言皆驗。公資穎異，年十歲時，讀書江陵郡學，習為科舉之文，援筆立就，屢出同舍生上，其師異之。弱冠，偕故禮部尚書廣陽宋公本從



儒藏

王公奎文遊講明性理之學俱有才名郡人以謝宋稱之翰林姚文公燧以雄文擅當代讀者或不能句公一見並與其用意所在發之姚公大喜即以茂才薦之初仕湘陰時年尚少然發摘奸伏已能使老吏有所憚驚焉國朝宗廟之制範金為主泰定四年夏四月某甲子有盜入第八室竊之明日當時享衆議為位祀之公言四時之祭皆用孟月有故即用仲月今盜入柝室震驚神靈時享當用仲月奏可其請公教胥子嚴毅方正諸生凜凜畏服講說經義能明聖賢之旨諸生質疑請問無倦夜則引燭課試程文亦使漸趨平實不為浮華淺薄之說凡士子鄉舉會試廷對及國子積分公數與考第之列所取者多博學有聞而初學小生往往被黜士論咸服其公公為文辭簡而有法序事核實言無溢美累朝信史典冊制詔當代公卿祠墓碑版多出公手嘗憤近世士習卑陋故修辭專務高古以不同俗為主有遺文若干卷其於前代君臣得失古今文章美惡歷歷

能道其詳遼宋金國興廢人物賢否亦皆精熟嘗以不克纂述三史為憾天厯至順以來郊廟祠享禮儀討論裁訂公多與焉蓋世之於公第知其文學而已不知公政事之材為可稱也湘陰學宮故敝公始新之暇則考其所業而學則帥知興起西鄉有隄護民田千餘頃隄壞官歲修之以為利民因捕魚發掘以納夏潦至秋徵租雖鞭笞無從得遂及鄰鄉公私病之公計其工若干諭民黃恭出粟若干石身督其民築之堅完迄今不墮先是賦役不均豪宗大姓數免貧者不勝其苦公命具書民田於籍差其多寡役之田元貴者嘗被省檄為巡徼武斷鄉曲締構路府持州長史短長官不能誰何公至或訟元貴據其妻不還公取狀閱之同列顧左右起公獨敕吏作符召之曰否則吾就縛之元貴不得已而出公示以狀即服杖而遣之亡何又犯法杖而赭其門書惡焉元貴徙傍郡終公任不敢歸盜有殺賈人及從者三而攘其財棄屍井中其家累訟於州及府皆以無



佐驗不為理。公微服宿盜里中、庶得其實、躬往捕之、盜不伏、并收其妻鞠之。妻時時仰視其屋、公曰、異在此矣。屋蓋新葺、大竹為椽、公使人發視之、財悉藏竹中。盜遂吐實、出四人屍井中、乃訖獄、州人神之。部使者聞公之名、或他州訟獄弗能決者、亦檄公治之。公去湘陰二十餘年、民猶頌其遺愛。公在朝著、以文字為職業、從容多暇。廣陽宋公時已登第、歷官省曹、事或有所疑、輒從公論決、悉中肯綮。眾皆推公材識、惜其不果於從政也。當宋之亡、士之有材名者、朝廷皆被徵用、初無南北之間。若程公鉅夫、燕公楠、陸公厚是也。公湘陰之政所試者小、而人已受其惠。若見諸大用、當何如哉。歐陽公玄誌公之墓、謂公材器宜居言官、處政途、世不用、不極為恨。蓋猶愈於既用而缺人望者也。嗚呼、士有抱負藝能而不克盡施於用者、豈獨公乎。銘曰、

於皇世宗、景運天開、肇興貢舉、網羅異才。如風驅雲、如山有臺。博帶褒衣、群賢鼎來。帝始思賢、當寧興嘆。公應

明詔、奮起江漢。射策王廷、才華有爛。其儀委蛇、其言侃侃。其仕外郡、造茲民庸。相國薦賢、敷教璧雍。璧雍皇皇、多士景從。講古述今、文治昭融。乃入禁外、掌帝之制。潤色之工、辭典而麗。論著信史、具有凡例。簡冊尊嚴、垂範來世。豈弟君子、邦家之基。公於從政、有缺有為。治化既同、海宇一時。維楚有材、晉猶用之。公用弗極、言足行遠。洪山之陽、有墳有行。樹以栢松、勿伐勿剪。列銘貞石、繼壽而顯。

蘇天爵撰 《滋溪文稿》卷一三

廬陵張君材墓志銘

廬陵張君材、名樸。先世唐曲江公之苗裔。官徽所到、留家吉之吉水。後分置永豐、劉其所居之鄉、隸焉。大父宋進士、易名元佐。仕大元至承直郎、婺源縣尹。清謹慈愛、民懷其惠。然已意不愜、官滿而止。世父伯澄、父伯濟、聯中宋進士第。一授分寧尉、一授南康尉。代革、輟將不仕。南康年七十二而壽而康。君材其五子也。資稟英特、博

綜羣書、吐辭成章、敏健卓偉、慷慨惆悵、負濟世略、儒業時務外、文字聲音之形、象寄譚駁之語、亦克旁究。年十六、郡守舉充歲貢。年二十、行省檄充樂安縣蒙古官學教官、皆非所樂。延祐甲寅科目取士、出其素所長以應試、一不偶、即不肯再、益志趣弗與流俗卑卑屑屑者同。治生殖貨等事、絲毫不塵襟抱。前後郡邑正貳凡原能公正之賢、聞名起敬、輒不以民伍視、俯就問政、必剖析曲直、可否以對、聽者心服。多所匡救、嘗過余、及見其詩、余謂君材豈但以能詩名、當以用世顯。危于命、危于時、尺寸莫展。年五十一而終、憐才者憫之。雖然、猶令得一官、未必可以舒其志、則又孰若全所守之為愈。終之日、至順庚午九月丙戌、死生之際、凝定從容、有高人達士之風。娶南城尉羅致女。子男四、文豹、文彪、文虎、文虎。文虎奉尊者命為同宗後。女四、長適王、前三年卒。次適陳。餘未行。孫男女各一。其年十一月乙巳、葬石井箬塘之原。弟棣狀兄行、畀文豹來徵銘。銘曰、

才氣軼羣、既博且文。俾引而伸、不謀卒陳。惜也隱淪、翳天匪人。

吳澄撰 《吳文正集》卷八五

馬仲珍墓誌銘并序

睦州詩在唐中季有章惲律方震士李建州在宋渡江後有高師魯滕元秀皆清峻簡遠各自名家仲珍繼其芳華、味其膏潤、問詩法於耆老成人、盡得肯綮、惜意遺辭、初猶稍尚葩藻、晚更脫略過幅、直窺微妙、往往年自為卷、而製名述序要有深意、號曰藏遺、凡四十卷。蓋其學本之經、驗之人事、而舉發之於言、故能致多如是。然反而求之、見其約不見其博、嗚呼、仲珍死矣。詩當得傳如前數公無疑、爵位功業孰久孰近、何足計哉。仲珍姓馬氏、諱瑩、其字仲珍。世家建德縣之新亭鄉、族故大也。乾道淳熙間有與徽文公仕學相上下、官至禮部尚書、諱大同者、於仲珍為七世孫。祖美、曾祖諱治鳳、祖諱之文、父諱維桂、皆舊德不試。母濮氏亦里中望宗。仲珍少而穎發、長益潛深、精研經史、旁連諸子百家、下逮山經地志、謠俗方言、朝披夕攬、寧華齊英、中雖曠郁、而外實夷澹。鄉鄰子弟來學、往教、就其矩度、莫不卓見端緒。一時名人勝士景向聲求、郵詩頌交、爭取力挽。延祐科興、議者品量人材、咸謂仲珍有以自効。而有司苟知仲珍亦咸望其出奇一勝、以售其明、始用奉秋舉上、不利、後更用

禮記亦不利。人意仲珍患矣。方益厲氣。實勇為其文不少。載久之。彙次所著五經大義。四書答疑。及自問自答。彙合若干篇。題曰困天集。而其志孤矣。仲珍嘗做漢魏樂府。唐柳柳州新體製。

皇元饒歌鼓吹曲十有二章。將棄之走京師。莫塵乙夜之覽。而未及脫葉。又嘗手選唐五百家詩五卷。宋南渡諸家詩一卷。別有講義。讀書記各二卷。藏于家。其學橫發。捷出如車。適御矢破的也。仲珍娶翁氏生子男二。曰鈞曰鉉。孫男一。仲珍病時始生。命其名。仲珍生至元庚辰。卒元統甲戌。得年五十五。閑居喜自脩飾。或佳客時至。情景俱勝。促觴命。取琴鼓一再行。自吹洞簫。倚歌和之。一毫不以貧窶累其心。自署號雪夢居士。天趣自得。可涯。侯我元統元年。子客吳下。購得畫仲珍扁舟。疑門語夜。恭奉請曰。夫子知我文。莫為有司。為則有以振我。度歲別。歸神也。揚子方張之期。其脫達。是冬子東還。次睦。則聞仲珍十一月十五日。以疾卒家。先一日。力疾語子鈞曰。我死。必求柳先生銘。不得銘。則無以葬。鈞既卜藏域。馮塢祖塋之次。惟食將以明年某月某甲子。寔運具行。治為狀。表經。踵吾廬。泣拜道遺命。請辭。嗚呼。子尚忍不銘吾友也耶。銘曰。孰昌其詩。不售于藝。亦壽其年。而卒珍瘁。得深行遠。要以永世。我銘斯刊。質之無媿。

柳貫撰 柳待制文集卷二

### 上海縣主簿吳君墓誌銘

君諱福孫。字子善。姓吳氏。其先有為宋執政者曰正肅公。育自建之浦城。徙汴之新鄭。南渡初。有自汴之新鄭徙武義者曰克立。逮君。世矣。父東。又自婺徙家於杭。故今為杭州人。母施氏。君生而俊爽。稍長。強學好脩。元貞元年。君猶未冠。用浙西憲使東平徐公察舉。補嘉興路儒學錄。遷寧國路儒學正。江東憲司治寧國。涿郡盧公按臨之。暇。略其勢分。而與之游。數以詩篇相倡答。君既書再考。例當序進。絕口不言。前代名流及時之雅望。若戴先生率初。仇先生仁近。胡先生汲仲。鄧先生善之。咸加愛重。莫不折行輩與之均禮。魏國趙文敏公待之尤親密。文敏以善書名天下。慕而效之者。往往逼真。然罕有若君能得其早年楷法之妙者。君兼工於篆籀。文敏極稱許之。皇慶二年。詔起文敏入侍講於集賢。輒君俱行。中朝賢士大夫。禮遇甚至。君泊然未嘗有所造請。至治二年。乃以教官借授湖州路潮陽縣青洋山巡。



檢。遐荒之地。縣長貳久闕。君攝縣事。獲強盜之逋誅者八人。脫平民被誣於盜者若干人。而獲其真盜者若干人。廣東憲府有疑獄。多以諉焉。未幾移疾而歸。至順二年。赴選集於京師。某月某日。天子坐奎章閣。阿榮大學士以其所作小楷書數萬字上進。因得召見。庫庫學士方侍書於閣中。前奏曰。臣盍得能書名。如吳福孫所書。雖臣亦有所不及。上領之。命侍臣引金鍾酌酒以賜。將用為閣職。有沮之者而止。今上皇帝至元元年。調常州路儒學教授。君氣岸素高。又在師儒之位。不肯為諂曲。以事上官。竟坐是去。改調嘉興路澈浦務稅課大使。君承命欣然就職。殊不以為歡也。晚益務恬退。足迹不涉達官貴人之門。日與方外大老玄覽。王真人及名公之歸休弗仕者。湖南帥于公有卿。道州守徐公叔清。翰林次對劉公時中。徜徉湖山間。不復以仕祿為意。至正六年。銓曹考其資歷。當升授將仕佐郎。松江府上海縣主簿。到官之始。歲適大旱。有禱立應。遂為豐年。理民田為

豪強所據。久而不歸者。諭止婚姻之訟。積數歲不決者。它利害有當興除。方次第舉行。俄奉省檄詣溫台兩郡。臨給鹽場工本。七年秋。執事於鄉關。甫畢。復俾馳傳督閩中稅賦。以疾還上海。八年正月十三日。卒於所居之廨舍。享年六十有九。以某年某月某日還葬錢塘縣欽賢鄉西溪花塢先墓之西。娶唐氏。宋朝請大夫天麟之孫女。前五年卒。合葬焉。子男一人。肅。女一人。適宜。與岳榜早卒。孫男繼善。君明敏出於天性。豪邁不羈。談辯絕人。娓娓不倦。好客之名聞於四方。自儒釋老氏至於岐黃。記勝之書。無不讀。嗜古彝器法書名畫。其書筆施於金石為尤宜。奉贄幣求之者無虛日。禮部尚書台哈布哈嘗為扁其所居曰清容軒。因自號清容野叟。所著有清容軒手鈔若干卷。樂善齋集若干卷。古文韻選若干卷。古印史一卷。藏於家。君入仕時年甫十有六。至四十有三始被初命。及出佐一縣。已六十有七矣。間一歲遂不起。士患不過君。可謂有所遇否乎。後來者居上。而君僅止



於斯天乎人乎。肅以狀來謁銘。謹披其所述。附以平昔所知者。序而銘之。銘曰。

先發而後至。進難而退易。不汲汲於富貴。類依隱以玩世。鬱鬱而不衰者。浩然之氣。俯無怍兮。仰無愧。不贏於躬兮。來者之界。

黃潛撰 《文獻集》卷九下

### 林彥栗墓誌銘

延祐五年冬。林君彥栗。手書其所爲文十餘篇以示子。予讀之。見其奇峻刻厲。三歎而起曰。世固有致力深苦至是者乎。意謂子之知其用心。求爲識之。逡巡未能。而彥栗遽以氣羸而卒。予雖欲有言於彥栗而無及矣。悲夫。彥栗年七歲能屬文。十歲盡記誦六經。十二歲以書干東平徐公子方。徐公有大名。當時方按察浙西。以人材爲已任。問經義。皆條對如響。目彥栗爲神童。期之深遠。然彥栗不自足也。爲學益力。其父恐其勤苦致疾。嘗禁其夜讀。使休息。彥栗密藏火候。夜分親睡。潛起微誦。

或至旦不敢令親知。年十七喪父。哀毀過節。盛夏衰絰不去身。家素清貧。能自立。不隨其所守。教其弟坦宏。堅守理以學。如父在。居吳中二十年。開門授徒。以爲業。從游者皆自遠至。成業乃去。然性好山水之樂。游錢塘靈隱天竺諸山。動或經旬月。乃一歸。聞四明雪竇尤奇特。即冒暑往游。其山中多高僧隱人。見彥栗風神高潔。愛而從之者甚衆。凡其觀覽賦詠談論。皆錄而傳之。比去猶不忍別。往往送過浙江乃還。卒之歲年三十九。其爲人可知者如此。悲夫。而其爲文亦從可知矣。宇曰。兄之來京師。非有仕進之事也。徒以宇在此。來撫之爾。今不幸客死。宇致之也。嗚呼痛哉。於是坦亦在京師。奉其柩以歸葬吳興。宇知其之哀彥栗也。故來求叙其世次。而恐遂湮沒云。彥栗諱寬。姓林氏。其先資州人。曾祖某。祖某。温州樂清令。因家樂清。考某。從仕郎。某處判官。至元中。鹽官君初仕爲湖州錄事。又居吳興。妣羅氏。娶盛氏。子男三人。宗亮。宗衍。宗闕。以其年月日葬于某里。銘曰。



儒藏



善乎歸全、從其先人。死生往來、友愛則均。復安幽居、包山之虛。其精者文子孫傳諸。

虞集撰 《道園學古錄》卷一八

校記

①人室：當作「八室」。見《元史》卷一八二《謝端傳》。

#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七

胡彝 朱震亨

元故中奉大夫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使胡公墓志銘

安陽胡公，里人也。始在京相從，而不相知。有壬權第歸江南，先太夫人語其狀，後問之，乃驚喜曰：吾親亦令求訪，而不謂得於今也。遂左司員外郎，公為右司都事，為右司郎中，公代為員外郎。先夫夫人，今附安陽武官墓，公亦居魏郡夫人墓，倚廬相去二里許，時相慰也。公入朝，居中臺，有壬奏議中書省事，依為治書侍御史，又同事焉。未幾，公以病歸，除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不行。改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使，一至即歸。有壬待罪中書者五年，始得請。至鄉里，相見甚歡，公嘗力疾為其方，念秋益涼，病日退，當日相從游，而不意天之賦我故人，遂至於不起也。孤敬伯泣而請曰：先子德善，區公推屬，嗚呼！契闊之久，始得合併，而遽銘其墓耶。公諱彝，字安常，姓胡氏，雪堂其自號也。世居郢陵，貞祐之亂，遷安陽，遂占籍焉。祖諱珣，累贈嘉議大夫、吏部尚書、上柱國都尉，追封魏郡侯。祖妣祝氏，累封魏郡夫人。父諱景先，累贈中奉大夫、江州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魏郡公。妣王氏，追封魏郡夫人。墓安陽孝明原。二子：長則公也，夙稟穎悟，起家鄉校官，轉大都路儒學錄。中書參議累其才，辟掾府中，歷後曹府，為中書右司掾，除工部司程，工部主事，除河南行省員外郎。省有小人，欲以糧傾其僚，公抗據之力居多。歲飢，贊省臣擅發廩活飢者。會河西隴右道肅政廉訪司事，行部涼州，辨盜牛之寃，而正職吏之罪。拜

監察御史，遷右司都事，計事行在所。張憲者，陳言伏路左，乘輿之馬為驚，將誅之，抗議得免。上都獄有殺人之夫者，賂西僧將用佛法曲救之，公力陳其非，卒正其罪。升左司員外郎，尋除工部侍郎。鄒州倉為水所犯，作票分其勢，公所董萬人，夜忽舉火燔潰，同僚惶懼，公但靜坐，至旦視其首，求獲安役。魏郡公赴至，奔赴，還裏事，羸瘦骨立。服除，拜陝西諸道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太夫人薨，公使行，當闕中大飢之餘，甫事經畫，而太夫人訃至。既葬，遂廬墓側，手樹松柏，大作塋門。甫大祥，除江西湖廣道肅政廉訪使，未行，改戶部尚書，請使交至，鄉里榮之。戶部兩遇朝廷有大故，領諸王費，鉅萬計，公建議以益易銀，賜用以足。拜治書侍御史，陞侍御史，既除河南，不行。至淮東，即歸。疾革，或服扶坐，教弟子家人觀終，明盡。請郡侯杜公宏道與之訣，又作詩留別其友五人，有壬其一也。治命拒以論語殉，勿飲華羹，勿用綢緞，言畢而逝。公生至元十八年，辛巳十二月二十五日丙辰，以疾至元四年戊寅閏八月二十七日薨於正寢，享年五十有八。以是年十一月十二日壬申，附魏郡公墓。娶楊氏，封魏郡夫人。一子，敬伯也。國子生補侍儀舍人。一女，適侯思禮。平生刻意字學，憂樂不廢。其薨也，鄉人皆以為歷階二品，年及六十，身居鄉里，若若子皆在側，以疾終於家，在公為無憾。予獨以為生之易成之難，世既失才，予復失友，其能不為之痛哉。銘曰：

公昔入京，蜚英妙年。我從之游，莫知其先。尚論世契，悔言之遲。天復遂之，聯班鳳池。憂患歸來，創鉅盡瘁。一線涸水，涸血相視。臺閣路遠，公閑我來。鵬詠未竟，松柏遽摧。琅琅耳言，巖巖目存。遠其貴



元儒碑傳集

卷一〇七

知子予所傳。霜鶚騰秋。俊邁無前。人有菜色。以腹以解。小人犯蹊。斧將及吭。何以生之。力陳其狂。坐鎮衆喙。力障狂流。時名即我。我豈名求。分藩既重。顧憲亦劇。匪病匪老。敢忘帝力。歸未里閭。詩酒自娛。誰謂一旦。古今異途。遺辭及子。字仍飛動。墓雖宿草。哭猶為恻。孝明之原。祖考是從。我銘不佞。永志幽宮。

許有壬撰 《至正集》卷五三

故丹谿先生朱公石表辭

丹谿先生既卒。宗屬失其所倚藉。井邑失其所依憑。嗜學之士。失其所承事。莫不方皇遙慕。至於灑涕。瀟聞之。中心尤摧咽不自勝。蓋自加布于首。輒相親於几杖間。訂義質疑。而求古人精神心術之所寓。先生不以瀟為不肖。以忘年交遇之。必極言而無所隱。故知先生之深者。無踰於瀟也。方欲聚厥事行為書。以傳來世。而先生之子玉汝。從子嗣祀。忽躋瀟門。以先生從弟無忌所為

狀請為表以勒諸墓上。瀟何敢辭。先生諱震亨。字彥修。姓朱氏。其先出於漢槐里令雲之後。居平陵。至晉永興中。臨海太守汎始遷今婺之義烏。子孫蟬聯。多發聞於世。郡志家乘載之為詳。當宋之季。有東堂府君者。諱良祐。懿然君子人也。蓋以六經為教。以弘其宗。府君生某。某生迪。功郎桂。迪功生鄉貢進士環。先生之大父也。父諱元。母某氏。先生受資與朗。讀書即了大義。為聲律之賦。刻燭而成。長老咸器之。已而棄去。尚俠氣。不肯出山下。鄉之右族或陵之。必風怒電激。求直于有司。上下握手相戒。莫或輕犯。時鄉先生文懿許公講道東陽八華山中。公上承考亭朱子四傳之學。授受分明。契證真切。擔簦而從之者。亡慮數百人。先生歎曰。丈夫所學不務聞道。而唯俠是尚。不亦惑乎。迺振衣往事焉。先生之年蓋已三十六矣。公為開明天命人心之秘。內聖外王之微。先生聞之。自悔昔之沈冥顛隳。汗下如雨。由是日有所悟。心為融廓。體膚如覺增長。每宵挾冊坐至四鼓。潛

驗默察必欲見諸實踐抑其疎豪歸於粹夷理欲之間誠偽之限嚴辨確守不以一毫苟且自恕如是者數年而其學堅定矣歲當賓興先生應試秋闈幸沾一命以驗其所施再往再不利復歎曰不仕固無義然得失則有命焉苟推一家之政以達於鄉黨州閭寧非仕乎先是府君置祭田三十餘畝合為一區嗣人逃司穡事以陳時薦然有恒祭而無恒所先生適即適意亭遺址建祠堂若干楹以奉先世神主歲時行事復考朱子家禮而損益其儀文少長咸在執事有恪深衣大帶以序就列宴私洽比不愆於禮適意亭者府君所造以延徐文清公之地先生弗忍其廢改創祠堂之南俾諸子姓肄習其中包銀之令下州縣承之急如星火一里之間不下數十姓氏莫敢與辨先生所居里僅上富誤二人郡守召先生自臨之曰此非常法君不愛頭乎先生笑曰守為官頭固當惜民不愛也此害將毒子孫必欲多及民願倍輸吾產當之守雖怒竟不能屈縣有暴丞好誚

濟鬼神欲修岱宗祠以徵福懼先生莫已與以言嘗之曰人之死生祇神實司之欲治其官孰敢干令先生曰吾受命于天何庸媚土偶為生死計耶且祇神無知則已使其有知當此儉歲民食糠覈不飽能振吾民者然後降之福耳卒罷其事賦役無藝胥吏高下其手以為民奸先生集同里之人謂曰有田則科徭隨之君等入胥吏餌而互相顧非策之上也宜相率以義繫其力之腋肅而敷之衆翕然從每官書下相依如父子議事必先集若苛斂之至先生即以身前辭氣懇款上官多聽為之損裁縣大夫勸耕于鄉將有要於民先生懼其臨境邪幅靡履往迎于道左大夫驚曰先生何事適爾邪先生曰民有役于官禮固應爾大夫曰勸耕善乎先生曰私田不煩官勸第公田生青芻耳是時圭田賦重種戶多逃亡故先生以此為風大夫一笑而去鄉有蜀壘塘周圍凡三千六百步溉田至六十畝而贏堤壞而水竭數以早告先生倡民興築置坊庸鑿為三竇時其淺



深而舒洩之。民食其利。後十年山水暴至。堤又壞。先生命再從子漳力任其事。以副其成。縣令長或問決獄得失。先生必盡心為之開導。東陽郭氏父子三人。虐毆小民幾斃。又賈鉞鰓腹。逼使吞之。事移義烏鞠問。當其子父皆死。先生曰。原其故殺之情。亦一人可償爾。二子從父之令。宜從末減。若皆殺之。無乃已重乎。事上從先生議。張甲行小徑中。適李乙荷任器來。幾中甲目。甲怒拳其耳而死。甲乙皆貧人。甲又有九十之親。先生曰。賈甲罪則廢法。徇法甲必疚死。親無以養亦死。乙屍暴於道。孰為藏之。不若使竟其葬。且慰其親。徐來歸獄服中刑耳。或曰。甲或逃。奈何。先生曰。若以誠待之。必不爾也。縣如先生言。後會赦免。細民有斬先生丘木者。先生訊之。民弗服。先生聞于縣將逮之。人文讓民曰。汝奈何犯仁人邪。民曰。計將安出。人曰。先生長者也。急昇木還之。當爾貸。民從之。先生果真而不問。先生客吳妙湛院。尼刻木作人形。以為厭蠱。館客陳庚得之。欲發其事。尼懼

甚。先生知之。以計始陳出。碎其木刻。陳歸。怒且詈先生。徐曰。君乃士人。獲此聲於吳楚間。甚非君利。儻乏金。吾財可通用。勿憂也。尼後輦金帛為謝。先生吻而去。方獄重臣及廉訪使者聞先生名。無不顧見。既見無不欲交。章薦之。先生皆力辭。唯民瘼吏弊必再三處類告之。不啻親受其病者。覃懷鄭公持節浙東。尤敬先生。以尊客禮禮之。眾或不樂。競短其行於公。公笑曰。朱聘君盛舉。諸公之長。而諸公顧反短之。何其量之懸隔邪。皆慙不能退。初。先生壯齡時。以母夫人病脾。頗習醫。後益研礪之。且曰。吾既窮而在下。澤不能至遠。其可速者。非醫將安務乎。時方盛行陳師文。裴宗元所定大觀二百九十方。先生獨疑之曰。用藥如持衡。隨物重輕。而為前却。古方新證。安能相值乎。於是尋師而訂其說。渡海江走吳。又走宛陵。走建業。皆不能得。復回武林。有以羅司徒知悌為告者。知悌字子敬。宋寶祐中寺人。精於醫。得金士劉完素之學。而旁參於李果。張從正二家。然性倨甚。



元儒碑集

卷一〇七

先生謁馬十往還不能通先生志益堅日拱立於其門大風雨不易或告羅曰此朱彥修也君居江南而失此士人將議君後矣羅遂修容見之一見如故文為言學醫之要必本於素問難經而濕熱相火為病最多人罕有知其秘者兼之長沙之書詳於外感東垣之書詳於內傷必兩盡之治疾方無所憾區區陳裴之學泥之且殺人先生聞之夙疑為之釋然學成而歸鄉之諸醫始皆大驚中而笑且排卒乃大服相推尊願為弟子四方以疾迎候者無虛日先生無不即往雖雨雪載途亦不為止僕夫告痛先生諭之曰疾者度刻如歲而欲自逸耶寡人求藥無不與不求其償其困阨無告者不待其招注藥往起之雖百里之遠弗憚也江浙省臣往討閔寇深入瘴地遂以病還錢塘將北歸先生脉之曰二十日死使道經三衢時台吾可使還燕然亦不能生之也如期卒於姑蘇驛權貴人以微疾來召危坐中庭列三品儀衛於左右先生脉已不言而出或追問之先生曰

三月後當為鬼猶有驕氣耶及死其家神先生之醫載栗為壽先生辭之一少年病熱兩額火赤不能自禁躁走于庭將蹈河先生曰此陰證也製附子湯飲之衆為之吐舌飲已其疾如失先生治療其神中若此甚多門人類證有書茲不詳載先生孤高如鶴挺然不羣雙目有大小輪日出明雖毅然之色不可凌犯而清明坦夷不事表襮精神充滿接物和粹人皆樂觀笑之語言有精魄金鑄鐵鏗使人側耳聳聽有蹶然興起之意而於天人感應殃慶類至之說尤竭力戒厲反覆不厭故其教人也人既易知昏明強弱皆獲其心老者則愛慈祥幼者則樂恭順莫不皆知忠信之為美固未能一變至道去泰去甚有足觀者或有小過深掩密覆唯恐先生之知凡先生杖履所臨人隨而化浦陽鄭大猷十世同居先生為之喜動顏面其家所講冠昏喪祭之禮每浴於先生而後定蓋先生之學稽諸載籍壹以躬行為本以一心同天地之大以耳目為禮樂之原積養之久內

外一致。夜寐即平晝之為。暗室即康衢之見。汲汲孜孜。老而彌篤。每見誇多鬪靡之士。輒語之曰。聖賢一言。終身行之弗盡。奚以多為。至於拈英摘豔之辭。尤不樂顧。且以吾道。惡賊目之。及自為文。率以理為宗。非有關於網常治化。不輕詒也。居室垣牆。敦尚儉朴。服御唯大布。寬衣。僅取蔽體。蒸羹飯。安之如八珍。或在豪姓大家。當其肆筵設席。水陸之羞。交錯於前。先生正襟默坐。未嘗下箸。其清修苦節。能為人之所不能為。而於世上所悅者。澹然無所嗜。惟欲聞人之善。如恐失之。隨聞隨錄。用為世勸。遇有不順軌則者。必誨其改。事有難處者。又導之以其方。晚年識見尤卓。嘗自括蒼還道過永康。謂人曰。青田之民。嚮悍。值此法弛。今平之時。必依險阻。嘯聚為亂。已而果然。又嘗告親友曰。吾足跡所及。廣矣。風俗澆漓甚。垂簪之童。亦能操狡謀罔上。天怒已極。必假手殲之。盡力善以延其肩乎。時方承平。聞者咸笑先生之迂言。未幾天下大亂。空村無烟火。動百餘里。先生所

著書有宋論一卷。格致餘論若干卷。局方發揮若干卷。傷寒論辨若干卷。外科精要發揮若干卷。本草衍義補遺若干卷。風水問答若干卷。凡七種。微文典義。多發前人之所未發。先生嘗曰。義禮精微。禮樂制度。吾門師友論著已悉。吾可以無言矣。故其所述。獨志於醫為多。先生生於至元辛巳十一月二十八日。卒于至正戊戌六月二十四日。瀕卒無他言。獨呼嗣汜謂曰。醫學亦難矣。汝謹識之。言訖端坐而逝。享年七十有八。娶戚氏。道一書院山長象祖之女。先三十五年卒。子男二。嗣衍。王汝。嗣衍亦先三年卒。女四。適傅似翁。蔣長源。呂文忠。張思忠。孫男一。文梧。女二。一適丁榆。一尚幼。其年十一月日。始塋先生于某山之原。卒後之五月也。先生所居曰丹溪。學者尊之。而不敢字。故因其地稱之曰丹溪先生云。夫自學術不明于天下。凡聖賢防範人心。維持世道之書。往往割裂掇拾。組織成章。流為詳世取寵之具。間有注意遺經。似若可尚。又膠於訓詁之間。異同紛拏。有如





聚訟其視身心皆藐然若不相關此其知識反出於不學庸人之下。於戲秦漢以來則或然矣。然而靈骨不鳴孽狐之妖弗息黃鍾不奏瓦缶之音日甚。天開文運瀛洛奮興遠明九聖之緒流者遏而止之膠者釋而通之一期闡廓其昏翳挽回其精明而後已。至其相傳唯考亭集厥大成而考亭之傳又唯金華之四賢續其世脩之正如印印泥不差毫末此所以輝連景接而芳猷允著也。先生少負任俠之氣不少撓屈及聞道德性命之說遂變之而為剛毅所以局量弘而任載重寤寐先哲唯日不足民吾同胞之念須臾莫忘雖其力或弗支苟遇惠利少足以濡物必委蛇周旋求盡其心應接之際又因人心感發之機而施仁義之訓觸類而長開物成化所謂風雨霜露無非君子之教者要亦不可誣也。致思於醫亦能搜隱挾秘倡明南方之絕學嬰疾之家倚以為命先生一布衣耳其澤物有如此者使其得位于朝以行其道則大明効大驗又將何如哉。嗚呼先生已

矣其山峙淵澄之色并潔石貞之操與其不可傳者弗能即矣。徒因其遺行而誦言之見聞不博惡能得十一於千百之間哉。雖然舍是又無足以求先生者敢摭狀之概叙而為之銘曰。瀛洛有作性學復明考亭承之集厥大成化覃荆揚以及閩粵時雨方行區萌畢達世脩之正實歸金華。繇延四葉益煜其葩辟諸上尊真彼遠路隨其志公不爽其度有美君子欲振其奇血氣方剛疇能侮予。七尺之軀忍令顛越壯齡已踰亟更其轍更之伊何我笈有書員而東遊以祛所疑非刻非厲易圖易究豈止惜陰夜亦為晝昔離其量今廓其襟始知人心與宇宙同出將用世時有不利乎惠家邦庶享厥志勤我祠事以叩其宗況有書詩以陶以礪以暢其施期壽夫物苟躬可捐我豈遑恤仁義之言繩繩勿休昭朗道真釋除欲仇上帝有赫日注吾目天人之交間不容粟聽者聳然如聞巨錦有聲鏗鉤無耳不聰旁溢于醫亦紹絕躅開闡玄微功

利尤博。斂其豪英、變為穀弘。所以百為、度越于人。咕咕  
世儒、出入口耳。競操闕華、祈門殊軌。以經為戲、此孰甚  
焉。不有躬行、其失曷錫。世塗方冥、正資揚燎。夢夢者天  
使埋其耀。精神上征、定為長庚。與造化遊、白光燁燁。表  
德幽墟、遵古之義。僉曰允哉、是祠無愧。

宋濂撰 四庫本《文憲集》卷二四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八

宋本

故集賢直學士大中大夫經筵官兼國子祭酒

宋公行狀

曾祖逸其諱。

祖珪贈中順大夫秘書太監輕車都尉追封范

陽郡侯。

父楨忠翊校尉衡州路安仁縣尹兼勸農事贈

嘉議大夫戶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范陽

郡侯。

公諱本字誠夫初諱克信世燕人至元十八年辛巳生大都為美坊二十年戶部公出為杭州東南隅錄事判官公受句讀於杭士石崖何天麟即聰悟可喜二十六年年戶部公遷歸州興山縣主簿公隨侍之官縣荒僻民頑陋僅百戶無師友公閉戶讀書學皆自得大德三年

戶部公秩滿出寓武昌貧不能謁選五年改江陵路平準行用庫提領須次未上公始終其間聚徒復來修以養六年侍戶部公赴官平準俸薄公聚徒養親如武昌時無教其弟息州都監克敏及襲傳性命理義之學於慎獨先生王奎文昌甫以後秀子弟補江陵路儒學弟子員學業精熟才器通敏為憲使陵川郝米麟文徵所知將推為憲掾會亮公不能求知他人遂輟薦或勸從事學宮階是復職教一縣公亦不答十一年戶部公薨景續江陵母范陽夫人年且老戶部公歷仕南土雖二十餘年小心謹畏家素乏蓄積公至是孤益貧苦殆無以衣食喪祭哀戚之餘教童子七八十人講授紛沓親理衣鹽雜務苦心力學不以寒暑晝夜作輟當食亦置書其傍披覽研究不覺匕箸之及口飯羹數冷溫而後進始得終餐夜分乃寐幾廢寢食至大二年故易水何公瑋仲蘊平章河南行省經理屯田至江陵公聞何賢且故太子贊善靜修劉先生之友上書請見何才之憐



其貧、親未歸葬、謂郡守趙嘉郁文卿曰、璋不才、備位大  
臣、素志求賢報國、茲行得郡二三人、今復得宋、乃貧若  
是、汝盍資之奉父喪、寧家易水上、讀吾所蓄書、苦諸子  
學、然後薦而用之、感德事也。趙諾而助遣之。三年服除、  
單騎北上、至南陽聞何亮公曰、吾所以行者、將謀葵興  
養為存殁計爾、今所依者亡、吾盍浪將安之。復歸江陵、  
教授不輟、貧益不自振、處之益安、學益富而德譽日益  
隆矣。皇慶元年、憲使李處從周熱公才諧薦為河北河  
南道肅政廉訪司掌書、客汴久不樂、去省母。時仁廟詔  
以科舉取士、公曰、朝廷待士如此、吾志決矣。河南司憲  
凡四檄辟之、竟不赴。延祐三年、范陽夫人棄養、權合葬  
江陵。六年、寧家北還、名動京師、故西臺中丞張文忠公  
希孟文章德業負一代重望、時為禮部尚書、見公著述  
大奇之、日與議論、如故。用舊命子惟健從之游。錄公  
著述、移文吏部、乃騰章上中書、薦試館閣之職。吏部以  
科舉方興、不肯官儒士之由、他道進者為辭、張復三移

文曰、科舉所取皆時文、宋某所述乃科舉所未有。乞移  
文翰林考覈用之。竟不許。張怒曰、何天官泥法之如是。  
宋某豈終不用者邪。七年、英宗即位、大魁大都鄉試、至  
治元年廷對為天下第一、賜進士及第。宰相命京尹給  
儀衛驅從、導至所居、實自公始。授翰林修撰、承務郎、同  
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預修仁廟實錄、辭直而不俚。  
時英廟製國簿、舉親祀禮、翰苑製撰紛冗、公初由甲科  
入館職、雅為學士元文敏公復初、侍講表文清公伯長  
所知、命公當筆者十七八。公平昔記問該洽、才情精敏、  
行詞務溫雅宏麗、不敢苟簡毫髮。加以都人士及同年  
爭欲公文章、公答應筆翰如流、故是歲時文極多。自是  
士論翕然愈歸之。明年冬、安南國遣陪臣賴輔主等朝  
貢、回以本職充館伴使。至武昌、適重修晉庾亮南樓落  
成、行省平章某欲公文記之、然素不號尊賢禮士、挾貴  
而重於致辭、微使人諷公、以潤筆錢若干、公艷然怒  
曰、彼縱妄自尊大、獨不能遣一僚佐請邪。遂不記。公時



雖居散地、然靜動云為、嚴毅方正、有識、覘其器局、非淺淺者。泰定元年春、拜監察御史、階承德郎。公念布衣叨恩、驟進六品秩、恒以報効自期。至是、盡忠論列、不事苛細、按劾所言、皆王綱團體、逆賊特克實等、雖伏誅、其黨樞密副使阿薩爾身先、弑逆後、乃告變、朝廷以功掩過、恬不加罪。公上疏言、其罪絕滅倫理、後雖有莫大之功、舉不足贖乞早正天討。太廟失仁宗神主、盜久不獲、公上疏言、在法、民間失盜、應捕人等、違限不獲、猶且治罪、乞重罰在京應捕官員及太常禮儀院官。中書軍執視事、不常聚散無度、日趨禁中、有無旬不至中堂者、僚佐曹掾恒不得同堂議政。公上疏言、其偷安苟容、壅滯機務、刑政差池、紀綱紊弛、乞戒飭臣僚、自非入直宿衛日、期須今日聚公府、以決庶政、俱未報。在位僅閱月、改國子監丞。時晉王初即位、從來者皆推埋無知、獷悍豪橫、無所於歸、或百十為羣、剽劫殺人、恒州道中、事覺、逮捕、右相旭滅傑奏釋之、戍北邊。蒙古千夫長使在京邸、朱尚醫

妻女偶道過邸門外、千夫長及從者自車中白晝奪入、朱泣訴、宰相曲庇置不問。民間憤怨、會風烈地震、有旨集百官雜議弭災之道。公卿枚舉他事、公獨言特克實餘黨未盡誅、及仁宗神主未得、恒州盜不治、朱尚醫冤苦莫伸、刑政失度、昏弱之甚、災異之見、職此之由。辭激氣憤、涕淚橫集、眾俯不能答。獨中書平章政事公撫按亟稱之。今朝行間有及見之者。是年冬、進兵部員外郎、奉議大夫、國家幅員視古為廣、要荒州縣赴京師動涉萬里、因定制四川、雲南、福建、廣南西五道三歲一遣官廉慎、有幹局者詣所隸行省、偕行臺監察御史、注擬三品以下官。比奏聞、降制勅先遣赴上。是歲適當銓朝堂久才公、俾分典福建銓。福建八路瘴癘少、地富庶、善關什六七、或可以賄取、公一以公道處之。向任惡闕、今優之善闕、今補以中下、稱提銓擇、遏絕姦弊、人法並用、得黜陟宜。二年、還朝、轉中書左司都司、奉政大夫。今湖廣行省叅知政事、段轉由為太常禮儀院判官、奉堂帖發粟

賑河間飢。飢民多粟少。段擅發歲餉。官馬馳易粟鈔五百餘錠以足之。宰相怒欲加罪。公力言曰。某向由江浙還都。道經河間。民被榆樹膚以食。今猶可驗。且民七日不食則死。河間去都往近八百餘里。比得請無及矣。段能如此。是可覆者。何罪之有。眾善其說。迺罷。三年。當大比之歲。同考試大都鄉貢舉人。取士精當。汴處士吳炳彥輝有德業才學。望譽甚彰。行省奉使司憲雖嘗俱以名聞。至是公力薦。奏以翰林編修徵之。時天下州郡荐歲水旱。行省及守臣往往不暇稟命於朝。擅發廩粟。先賑後聞。宰相患之。奏自今天下雖飢。遠方州郡果見餓莩。方許權宜擅發。其他雖飢而未死者。不許。勅準議。移咨行省。主章據李彥國英署牘至。公初不知。愕然曰。安得有是。如此則人皆懼擅發罪。過飢須稟命始賑。民盡死矣。不可。入覆中堂。宰相曰。已得旨。奈何。公震怒。慮久退。謂彥曰。茲事必不可行。欲覆奏。則宰相不肯。無已。則有策。汝能從乎。彥曰。謂何。公曰。母白宰相。但尼是牘。

彥徐曰。公官彥吏。果罪廢格。公重彥輕。公能負罪活天下民。彥獨不能從乎。但堂帖已錄。是勅付御史臺。臺必已檄各道廉訪司。如此則事必彰露。且無益。公曰。吾思有以處之。退詣治書侍御史王士熙。繼學陳其事。王曰。吾猶能省臺檄。各道廉訪司公牘已署未用印。若論甚善。吾亦為若尼之。遂果共尼其牘。未幾有赦。彥賀公曰。可以免矣。公一念忠厚。有陰德。天其祐之耶。公之為民不避禍也如此。先是。鬱林州蠻寇作亂。嘗命故將家子李某假兵部尚書從諸主帥兵討之。李在道納妾。逗遛不進。兵敗歸。宰相猶欲巧庇為之改官。公力爭止之。冬十二月十九日昏時。俄中書遣人召公議事。至則已燭。宰相以下皆在。公不知何為。平章政事諤卜都拉謂左司員外郎胡某曰。適所奉詔。可令宋都事觀。公始知明日欲降詔赦。蓋左相都爾蘇當國得君。及右相達實特穆爾是日同入朝。而奉旨作藁。命中書奉行。者大率謂自朕即位以來。法祖畏天。故北藩叛王輯睦通好。南



荒苗長。諸蠻夷苗長多降附入覲。皆天眷也。然邇者星  
孛地震。列郡水潦。將由愛民之心未普。致上天垂戒耶。  
抑或獄濫而淹延不決。或累朝人嘗中獻諸物而未酬  
直。或諸嘗有過。為憲臺奪官。欲復求錄用而不得。是二  
者憤怨致然耶。其大赦天下。酬累朝獻物之直。命中書  
省錄用自英廟至今為憲臺奪官者。其餘前後得罪者。  
非臺臣不得詰治。其實皆都爾蘇姦邪罔上。納賄要譽  
之計。及巧卜都拉私議而共成之者。公色變。復於宰執  
曰。舊制草詔須翰林。曾遣召否。巧卜都拉曰。無事翰林。  
茲蓋兩相親草。已經御覽。有旨勿令眾知。吾黨不敢文。  
又不敢增損。不過譯為華言而已。毋復他論。一夜譯成。  
宰執將起罷。公前立抗論曰。本雖漢人居末僚。然享爵  
食祿。恒思報効。有所管見。不敢不陳。嘗聞醫者曰。人病  
脉不病易治。脉病人不病難治。以人譬國。紀綱法度脉  
也。安有朝廷降詔。大臣不知之理。此繫紀綱法度。紀綱  
法度一亂。是脉病也。失今不治。後不可療。且即赦文言

之。尤有不可。今警災異而畏獻物未酬。直者憤怨。此有  
司細故。不宜上撓宸衷。是乃王言宣布。則必貽笑天下。  
又云。諸嘗有過。為憲臺奪官者。命中書錄用。後復有姦  
邪賊穢者。朝廷將治之耶。置不問耶。且自即位以來。屢  
以仰遵世祖皇帝成憲。形於詔旨。不知世祖朝嘗錄用  
奪官者否。豈非自悖前詔耶。又云。止錄用英廟至今奪  
官者。既畏憤怨。當均蒙錄用。其在前後者何故不與。本  
言果可采。乞大人詳議。明旦同白。兩相猶可及也。公再  
三陳請。辭情懇切。諸相不能聽。起罷。明日竟降詔赦。數  
日公稱疾不出。四年春。將滿告。當會試天下進士。中書  
強起公為考試官。勉從之。未踰月。改禮部郎中。朝列大  
夫條上文獻事宜凡七。曰。國史院倣前代制度。增撰志  
傳。曰。改試國子生。曰。選試國子正錄等職。曰。國子助教  
各治一經。曰。各路設儒學博士。用進士為之。曰。用會試  
終場下第進士為儒學教官。曰。采錄天下士人所著之  
書。分等第而用其人。法度周密。條目備具。時雖未暇舉



行衆莫不歎其言之善。天厯元年，文宗即位。冬十二月，陞吏部侍郎，中憲大夫，職掌銓選錄用薦擢封陞等事。比者胥吏弊滋，公素所聞知，視事月餘，條舉十餘弊，嚴禁約之，衆稍爲肅。二年秋，當大比，而禮部闕官，堂帖以科舉事重，不敢失期，命公攝禮部事。閱月，真授禮部侍郎，中議大夫。不旬日，天子初置藝文監，拜太監，兼檢校書籍事。東海鮑運舟至，選三品清望官祀海神天妃，南方命公函香幣，偕翰林直學士布延實哩往使，嘗歲多憚遠涉，往往中途歸。公徧歷閩浙，往返半歲。三年，恭上欽天統聖至德成功大文孝皇帝尊號，奉旨同奎章閣學士院承旨學士李洵書篆玉冊寶文。禮成，改元至順，進奎章閣學士院供奉學士，亞中大夫。時方修經世大典，撰分書局，公纂述夏官政典，凡若干卷，編摩綴密，事備辭嚴。孔子父母已封啓聖王，王夫人，獨鄆國夫人，升官氏猶仍舊號，由公建言降制，加封爲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二年冬，憲臺以公忠諫，向居言路不久，且無圭田之養，俸薄清苦，奏爲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司副使，中大夫，方治行，改拜禮部尚書。公嘗一爲其部郎中，一攝行部事，仍留爲侍郎。凡制度典禮之事，援引經史條例，揆度事理物情，剖決精允，無復滯礙。命下僚佐胥吏皆喜。其來三年，復當大比，行省及各處主試官俱致書幣京師，禮請館閣之職，爲鄉試考文官。公隆厚其禮節，敕請錢遣濟寧路總管徐某，曲阜孔氏家長元祚，攝撫襲封衍聖公微過，上諸禮部。公怒，躬操符文責之曰：衍聖公國家所重，聖者子孫縱有過差，亦當百世蒙宥。元祚者正當修己齊家，以德率下，自然外內睦姻，大小從化。且所言之過，假有實跡，亦係赦前。本路輒聽其訟，實傷風教。未幾，衍聖公薨，公告諸省臺館閣，咸遣使致賻奠禮。四年正旦，時大行皇帝上仙，今天子未至，將循故事舉行朝賀禮。公曰：朝賀爲誰然？天下不可一日無主，止宜上表皇太后，不可朝大明殿。朝廷從而廢禮。二月，當會試天下進士，中書命權停以俟新君即位。四



方士多貧不能久客以待。咸欲舍去。公力請曰。會試乃常事。不奏題。不廷對。何以俟為。且進士一舍去。四方將以為廢科舉矣。遂追用三月一日開試。公實知貢舉。初科舉條制有云。天下選合格者三百人。赴會試。內取中選者百人。累言之也。由前知舉官泥條制之人。止憑赴會試數中三取一。故累舉中選者恒不及百。沿襲至是。舉會試進士亦不及三百。公持論堅請。取中選者百人。實自公舉始。六月。今上即位上都。八月還京。九月廷試進士。公又奉命充讀卷官。自科舉之興。兩榜第一甲只放一人。公舉前代典故。白宰相。放三人。亦自公陳請始。會試廷試罷。皇太后及上聞之。皆喜。各兩賜金幣。寵勞。亡何復降制。兼經筵官。元統改元。拜陝西諸道行御史臺治書御史。疾未赴。復留為奎章閣學士院承制學士。仍兼經筵。月凡三進講。公講解明坦。且陳告懇切。上嘉納。時降寵賚。三年夏。改集賢直學士。大中大夫。經筵官。兼國子祭酒。時公氣體已羸弱。力疾視事。稍閒。猶至

監。大槩一遵至元所定學規。薦補貢試教養之法。間有微他。輒勉繩飭之。冬。疾有加。浸不可救。竟以十月二十五日薨。享年五十四歲。中書省御史臺率六曹各寺署及國子監致贈禮給喪葬。朋舊同年泊兩舉門生國子諸生哭祭柩前者十餘輩。執紼者將二千人。以次年四月十九日壬申葬宛平縣香山鄉樛山原新卜之兆。祖妣張妣李。配王。俱封范陽郡夫人。子男一人。誘。女二壻杜儉。尚軌。皆國子生。惟公性高亢孤介。尚氣不屈。不與人苟合。安交。遇事機警。識見超卓。幼負甘苦。讀書綴文。務為古學。致心悸氣。海寒疾。事父母孝。弱冠以來。凡為童子師者垂二十年。獲束脩以養。三十猶不能娶。不卹也。操修端潔。奪權輿科。數歷華顯。致位三品。使天下稱願。不啻不貽羞辱。且累奉制書。褒贈二代。恒以考妣權葬南土為念。幼侍諸兄。同筆硯。怡怡膝下。讓弟克敏席戶部公世賞為征官。教養有成。薦補兄子頌為國子生。由侍儀舍人調安慶路桐城縣尉。京官俸薄。猶時割祿

米遺親族貧者。交朋友厚。或有干請。既諾必誠。篤周致。不違必以誠告之。不敢欺誑。事不可為。則徑情答之。當官處事。守止不徇。故亦有不悅者。人有一節善。則極口稱道。居要路。汲汲援引同年及名士。尤善延用後生才俊。素不善飲。然遇燕會。能談笑歌咏。與衆歡洽。人多親慕。願天臨事。嘗思謹守法度。不敢踰越。視吏臚往往親改竄。若嘗練習。然法外意。間有世俗所不能識者。慮事周密。務當理而可行。視所當為。則勇往。不知有推避巧術。左司吏部實權要之地。歛怨獲譴。甚不易處。公廉貧自守。防閑有道。家人恒告不足。公處之淡然。疾惡之心重。頗好直言正色。當公府議大政事。及私居朋友辨論。雖勢軋軋其上。情牽於左右。公嚴厲抗辭。略不少休避。衛道之心甚切。凡以儒立身。或細行有未至。公規戒彌縫。不使世俗非笑。孔氏顏孟氏子孫。凡為教官。隸禮部銓擬。或他事在所司曹局中。公見姓名。既撫諭成就。不使淹困連蹇。一預鄉試。一為會試考官。一知貢舉。一充

廷試讀卷官。考校精覈。不事雷同。始終維持。勝處家事。恒恐斯文之不崇重也。性好著述。會粹凡四十卷。以登科之年。號至治集。文章以氣為主。貴立論。尚微辭。辭語典麗豐碩。溫厚峭健。各得其宜。尤嗜駢儷樂府。嘗患二者絕學。規規然必以中繩墨。諧律度為念。而不失雄渾。寓南中時。自號江漢薪僮。性樂水及漁。又號垂綸亭主人。嗚呼。公氣稟清淑。學得心傳。成立艱辛。蘊抱不淺。夫何位沮於壽。設施不終。奚止私憾於一門。實士大夫所共惜。顧其操行。履歷立功立言。賴同朝公卿所共聞見。然裝在同胞中。從之久而知之詳。誠不敢溢美竊譽。獲罪公論。謹狀公行述。率孤哀子。誘再拜乞銘。惟大手筆。矜念情誼。勉副懇託。辱賜之文。以光幽潛。則存歿不勝哀感。元統三年正月日。弟翰林修撰裴謹狀。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九

鮑魯卿 任格 李存 曾巽申

陸德原 張元禮

鮑景曾墓誌銘

景曾諱魯卿，姓鮑氏。幼負奇才，讀書三行並下，日記數千百言。天文地理、歷律、度數，無不研究，尤精於兵法與神僊修養之說。遭世承平，無以自效，又無相知有勢力在位者相推挽，以致其能。喟然嘆曰：「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吾將行之於家，又何必天下乎？」乃治產積居，曰：「他日苟有贏餘，亦足以仁吾三族，贖吾鄉里。況子孫衣食給足，可以安心於學，讀書致用，以自效於世，猶吾得效也，不猶愈於已乎？」其理財也，以任人為先，不計其輸贏得失，而卒享其利。其買田也，望原隰之高下，知田畝之肥瘠。嘗有瘠田，人棄不治，景曾厚價取之，曰：「異時必為良田。」又有厭土上上人爭欲得之者，景曾棄不取，曰：「數十年後遂為硤确矣。」已而皆然。其自病也，知脈絡之受病，

曰：「某經病矣。」其飲藥也，識藥性之寒溫，曰：「藥至某經矣。」明日病愈，至期而愈。嗜書如飴，雖家務叢襍，手不釋卷。其夜讀也，每至雞鳴，方就枕席，曙色才分，書聲又聞於隣壁矣。其為學也，專以講明心法為主，而以修飾行義為先。其論人也，則以識見高下為格，而不泥其成敗之迹。田過千畝，即誡其子元康曰：「田不可復買矣。賦重役繁，反為子孫之累。供給在官，日夕不暇，又奚暇讀書明理以修其身乎？吾將效鴟夷子皮之為矣。」景曾世居歙之唐越里，與子居相望咫尺，中有蒲亭之山，常使跛奴載酒，與子坐蒲亭山上，論天下形勢、山川險易。若身履其地者，幅員之大，如指諸掌耳。及言古今治亂，自三代已下至於今日，無不提其要領，而中其肯綮，使其見用於世，其所立詎可量哉？景曾生以至元十八年二月八日，卒以後至元元年七月二十日，葬以至正九年八月八日。卒時年五十有五。曾祖諱衡，祖諱宗巖，世號長者。父諱壽孫，嘗為徽寶慶兩郡儒學教授。方至元之變，盜



起里中、教授君與其父皆為賊所執、父子願相代死、賊猶豫未敢殺、會風起林薄間、賊疑官軍至、皆走散、父子俱得免、人以為慈孝之報、至今稱慈孝鮑家、娶同里程氏、丞相吉國文清公孫女、男一人、元康也、先是、景曾無恙時、嘗愛平原山川之勝、歲一過之、謀卜葬所、而莫宜其兆、後予與元康按行其處、指而異之、元康拜曰、此先君子之志也、遂舉以葬焉、且以銘請、予素善景曾、不忍使景曾無聞於世、乃使元康買石太湖之上、刻予辭以銘其墓、後有式車下馬而過者、曰此鮑景曾之墓也、其或由吾銘也夫、銘曰、

平原之山、公所盤旋、平原之水、公嘗濯馬、山水之間、遂為公阡、我作銘詩、庶或有傳於千萬年。

鄭玉撰 《師山集》卷七

元故朝列大夫禮部員外郎任君墓誌銘 并序

昔歐陽子善為銘章、論次賢士大夫功行、至於朋友故舊、握手言笑、方從其遊、遽哭其死、遂銘其藏、未嘗不感歎致意焉、今於任君之卒、而儕流為之痛悼者也、天爵與君三為同官、相從最久、暇則杯酒論文、繼以談笑風議、君儀容偉然、若古松柏、豈意遽哭其喪而銘其墓歟、君初為翰林從事、及見諸老儒者舊、接其餘緒、為編修官、應奉文字、凡記載之體、祈禳秘祝之文、亦皆有法、丁皇考尚書憂、服除、調省汴檢校官、會文皇帝入立、乘輿經汴、擢河南憲司經歷、明年改江西、進南行臺御史、盛暑乘傳詣廣州、按問省臣盜海舶罪、又分行閩浙、而浙憲官相訐、持奪印章、失風憲體、皆劾去、召拜中臺御史、偕同列糾省省丞相貪墨、杖而奪其官、風節之後、還禮部員外郎、稽訂禮文、省節浮費尤多、詔選官錄因郡國、天爵時佐右曹、以君薦、宰臣或曰、彼儒者、可乎、某曰、正唯儒者能治獄也、陝之諸州西南極金、洋、褒、鳳、北則綏、

墓志銘

麟、菴、丹、山川險遠荒寒。君親歷之歲，餘始還。果能活冤獄若干人，未始有一濫死者。君為人廉靜簡默，不妄進取其為憲僚，簿書出納，纖悉有方。吏畏服莫敢欺詆。然臨事則忠厚，識大體。性至孝，自尚書卒，獨奉其母，有弟五人，貧不能家，君屢請補外官以養親及其諸弟，不克如其志。卒之日，家無餘貲，搥無新衣，弔者莫不悲之。中書宥密而下，各賻鈔若干貫，始買棺槨治其喪。君諱格，字大正，河南洛陽人，享年五十有八。其曾祖考贈亞中大夫、輕車都尉、樂安郡公次公。妣樂安郡夫人梁氏。祖考贈嘉議大夫、上輕車都尉、樂安郡侯用。妣樂安郡夫人楊氏。皇考亞中大夫、戶部尚書秉直。母樂安郡夫人朱氏。君娶樂安郡君某氏，有男五歲曰典牛，女十歲曰漳。其葬在洛陽水南原，其卒至元四年戊寅二月十三日也。銘曰：

中尊而終，匪夭而凶。郎官御史，匪否而窮。何厚其材，不俾其隆。歸咎無所，納銘幽宮。

至正十四年七月，當易李先生仲公甫卒於撫之臨川縣大山寓舍。明年冬，素使至京口，始聞喪，哭于清忠亭。又明年春，玄教子宗師有興為位以祭，授事狀曰：子宜銘。顧方縻於事役，未遑論著。後十年，其孤卓謀奉喪還菴，致廣信夏章之狀來請銘。嗚呼！素尚忍銘先生之墓也耶？先生諱存，字明遠，仲公其所更字也。李氏其先汴人，八世祖居饒之安仁縣。六世祖三居士積善無競，曾大父昌言，宋贈朝奉郎。大父楠，鄉貢進士。父萬頃曰進士，制置司叅議官之極，從大夫也。先生生至元十八年四月一<sup>②</sup>生，四歲而母吳歿。幼穎敏莊重，如成人。弱冠過求奇書及陰陽名法，神仙浮圖百家言，為古文章。事親稱孝，父多疾，因通醫術。有疾者雖甚寔，必奔走視之，未始圖報。兄申伯死，撫其孤嫁娶之，逾己子。其後三以所析產來鬻，三還其券，并讓其屋室器物。鄔氏妹早寡，資



其衣食幾三十年。育其孤至成長。故早有州里之譽。里中友舒氏行宅日謂曰。疇昔慕子之多才藝。今游于陳先生立大。獲聞聖賢之學。子之所能。學末也。何為哉。未之遽信。久則又謂。相者謂子不年。苟無聞以死。良可閔惜。乃大感悔。遂偕造陳氏。陳氏曰。無多言。心虛而口實耳。未有所契。復造焉曰。無多言。心恒虛而口恒實耳。夙夜省察。始信力行之難。於是惟日孜孜。究明本心。焚自己所著書內外十一篇。曰。無使誤天下後世。同門執友四五人相與切礪。期以大明正學。時人多訾笑之。毅然不為之動。科舉制下。一試不偶。即為隱居計。來學者衆。邑令禮為經師。訪以民事。郡守堂試諸生。聘為主文。三以高蹈邱園薦。王文獻公為南臺中丞。烏古孫右丞為監察御史。交章論薦。秘書著作郎李君孝光舉以自代。相國京兆公將上聞。處于翰苑。會去國不果。葺書室曰竹莊。題曰俟菴。恒語學者曰。聖賢之言垂訓。以先覺覺後覺。此豈口耳句讀之事。正學不明。人心日入於偷。甚可

悲也。徵陳子某。其終為小人之歸。或請學文。先生曰。唐虞所有之言。三代可以不言。三代所有之言。漢唐可以不言。未有六經。此理無隱。前古聖賢直形容之而已。惡能有所增損。昧於理道而聲光是炫。尚得謂之文哉。虞文靖公歸老臨川。著文集序。和竹莊之詠。致羨山林之日多。道德之造厚。先生顏古神清。衣冠整肅。不妄言笑。憂世之意見諸眉睫。謙恭而和易。與物無競。雖武夫悍卒。稚童牧豎。皆望而起敬云。俄兵興。門人何琛迎養于臨川。居二年而卒。年七十四。葬崇祿鄉竹莊。娶趙氏。宋宗室金紫光祿大夫與檉之孫。子男三人。車、章、多。多今存者。卓女二人。壻曰某。孫男一人。樞。曾孫一人。復觀。素少以文一編見先生雲錦山。書其後曰。子言言如古人。苟求之前乎開闢。而未嘗古也。後乎開闢。而未嘗今也。嘗問。思曰庸。心官則思。何思也。先生曰。思其本無俟於思者爾。素不敏。始稍窺所得而歸事焉。及遠遊。數貽書教戒。不敢忘也。銘曰。世道交喪。正學晦冥。屹屹江東。師



友勃興。於惟先生高蹈林壑。才可濟時。甘於寂寞。言論風旨。淵粹高明。昭昭終古。雖死猶生。歸其故丘。蒙銘于穴。式尊所聞。敢告來哲。

危素撰《後庵集》卷首

曾與初墓誌銘

國家龍飛朔方。南定中原。中統至元間。始建國都。立宗廟。朝廷脩祭祀。朝會之事。而禮樂興矣。至大。天子出獨見親祠太室。而祠官儒生言制度考文者。彬々然而來。時則有若廬陵曾君與初者。國澤圖五卷。書五卷。郊祀禮樂圖五卷。書三十卷。上之江西行省丞相。相執書之。二年。以其書上聞中書。宣下其事。大常禮部會議。皆以其書為然。大常禮儀使田忠良等以告中書丞相。丞相以告太子。太子有詔。太常以圖書與書人入見。而與初對玉德殿。上曰。禮樂之盛如此。皇帝之所以尊也。而儒士之用心亦勞矣。太常其令以官於是。太常奏為大樂署丞。未幾。議立圓立方澤事。太祖皇帝以配天。凡從祀壇壝。玉帛犧牲樂與博士雜議。與初引援攷據。沛然有餘。有司習於禮者咸推讓焉。是年。郊於圓立天大寒。雪勢甚多。不勝。而與初在壇上。頌畢。工登歌作樂。音節諧亮。世其藝者不能及也。明年。武宗皇帝賓天。而太常緩禮樂之議。會其兄德裕告病歸。同

遷西江之上。延祐元年。典瑞曹勛光祿薦為典瑞知事。弗就。中書用御史詹賢薦。除遼陽等處儒學副提舉。未上。史館留為編修官。編摩多暇。尤得悉心文事。嘗周易治鑑及充廣郊祀圖澤書說。繪中道外仗等圖。備極精贍。而幹亦丞相入為翰林承旨。因入見。以其名聞。有旨召見。幹亦丞相。命與初以其書待於膝前。閣下。上方聖果御膳。幹亦丞相言。臣所薦進圖書人候進止。廷中傳。旨召入。備問其圖。問人馬物色。其書曰。後當有用。勅秘府藏之。而命幹亦丞相傳旨命與初為學士。與初不敢當。力辭。遂循進奏為翰林應奉文字。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七年。

英宗皇帝大駕自上都還。則親祠太室。始服衮冕。大駕之至廟也。有司倉卒。凡旌幢繖蓋之屬。就以立仗行。皆重大率數人持一物。天子製通天冠。絳紗袍服之。而輅弗素具。遂易常服。御馬而往。弗稱。上意丞相拜住。大常八昔吉思奏取秘書所藏與初圖書。而國澤大興矣。於是改作太廟。凡川蜀江南大木之美。悉致之。凡旌幟之繡繪者。作於閩浙人。馬鑑甲被米飾者。作於江西。庠序嚴遠。務極華好。方是時。治平既久。生息繁阜。一時民力畢用於此。而平文物之盛。然與與初同事者。或冒其功。得大官。而與初亦不以介意。識者多之。有詔留守造五輅。留守召眾工謀之。皆曰。自是都于茲。凡宮殿城池園囿。與車服。戈甲。弓矢。金木。玉石。齒革。羽毛之工。靡不精巧。老於事者。或至年七八十。皆無不更歷。獨以為輅古禮器。誠不知其法。奈何。皆官考工。殊憂之。題曰。必欲為之。無如曾應奉者。命與初專其業。按圖指授。動中繩墨。工人咸悅。將成。又請習馬以備駕。朝廷尤重其先慮。未幾。國有大故。事遂已。而與初亦歸居數年。為天曆一至。以集賢照磨召。



儒藏

天子大興文治，龔初因其長官以圖書進見于奎章閣，未報。予言于朝，薦為太常博士，亦未報。三年閏七月二十九日，龔初遽以疾歿。哀哉！予以故人往哭之，而慨然孤子之在側者，號曰歸且葬，無誌敢請。予不忍聞也，因為次第其家世云：龔氏本武城人，鄭公之裔也。據生漢末，恥事新室，始遷江左。唐御史大夫偉始分廬陵散騎常侍，轉居吉水，宋至和中割吉水置永豐而帶之。氏占永豐，載陽舉進士，鹹平八行。又五世排融水縣簿尉，轉尉生元老，迪功郎，浙西常平主官，文字贈朝請郎。朝請生晞，補仕宋為御史，為兵部侍郎，為江西安撫，積官朝奉大夫，歸國朝授承務郎，湖南儒學提舉，以子德裕貴，贈某官，追封武城郡伯，母蕭氏，贈武城郡君。繼母沈氏，贈永豐縣君。龔初既貴，得贈所生母丁氏，宜人，娶某氏，封宜人。子三人，如璋如玉，國子生如瑄，女如璫如瑗如環，婿周祖何。龔肅斗生，龔初諱龔申，以至元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距卒之歲得年四十九，將以其年月日葬於某處，龔初所自卜也。龔初少敏於學，事親孝，待兄弟宗族有禮，慈而愛物，兢兢然惟恐傷之，好讀書，手不釋卷，著書滿家，尤好內典，體其清藏終歲之間，齋居之日十九，夜半即起，讀誦至旦，無廢廢。愛古器物，名書畫，購之不計其貲，嘗作武城書院於鄉，聚族黨子弟而教之。平生所著述，自上述之外，有致美集，成二卷，心姓論理氣辨經解正訛，合諸子雜錄，集諸子卷十卷，明辨諸子卷補註元遺山詩一卷，過園錄二卷，藏於家。兵部初登進士第，為連州教授，而我大父尚書實字連嘗薦之。龔初為撫州儒學錄時，我先公參政富崇仁道過必來見，某也與其兄弟先後皆同朝，而龔初尤友善，故宜銘之。曰：維廬陵曾氏，系本武城，分居江南，日以茂德，恒以美德出見。

於代歲月官封家有記載。在永豐者，昔重文聲，遠于我朝，父子迭榮，肅、兵部宋名儒史，風裁整峻，荷蒙有輝。天命維新，濟々來朝，適使事，戡于燕，肅才名孔揚，將召將用，而不少留，寧木云拱，伯氏之來，今譽四職，連時制作，試於百為，入直翰苑，出掌考功，曾未幾時，以退為恭，文事之委，人曰李氏。李氏舒々弗亟弗靡，舉體清虛，泰盈弗勝，問學沛然，如川方增，治平百年，禮樂斯備，有圖有書，咨詢攸在，至治之歲，稍行其言，於常載塗，法駕軒々，方行而尼，天意有待，於赫今皇，文治方大，集賢之長文，惠是司，以其書聞，天子用咨，于時在廷，咸薦其美，庶聞多儀，光於前紀，辭之松弗茂，而摧洋之淵，弗暢以回，故山之唐，藏此遺志，藏氣傳澤，在孫子。

虞集撰 《道園學古錄》卷一九

元故徽州路儒學教授陸君墓志銘

君諱德原，字靜遠，姓陸氏，平江長洲之甫里人。甫里實唐處士天隨子故居，君蓋其後也。曾大父邁，大父文明，父應祥，母周氏。君少知學，治別室，延宿儒與居，與進左右書數千卷，常乘間披閱之。自視欬然，惴惴焉以不克保前人之遺業為懼。然能尚義而好禮，館賓客無虛日。訃音所及，或不遠千里往賻之。永嘉林寬以文學知名，君與之年相若，以兄事之。時從問古今體詩，寬死無以斂，厚卹其家而為嫁其女。寬弟宏死，復為買棺以葬。君每見浮屠老子之居金碧亂人目，而儒宮往往就摧毀，慨念世俗怵於福報之說，而不知聖人道德仁義之澤被於無窮也。故於學校之事尤致意焉。族有田千畝，當歸君，君曰：「吾衣食幸有餘，又私此田不可。」初義塾，以田歸之。遺重幣迎儒先生為時所信重。如陸君文圭、龔君璠、柳君貫者，以為之師。戶屢至無所容，筆札飲膳之物，惟所須而具。列古靈陳公製錦管見及四明程君端禮

進學工程。凡交游與來學者，人予一帙，曰：「觀此亦足為仕學之法矣。」郡守趙公鳳儀為請于行中書省，畀甫里書院額祠天隨子為先賢，而署君為山長。初，有司舉君茂異，不赴。至是乃起就職。既有以其處湫隘近市，更營亢爽之地，徙置而增廣之。學道書院殿屋將壓，君攝事不閱月，為之植什支，傾輪奐之美，悉還其舊。長洲縣學廢已久，君市材僦工，屋於故墟。於是縣復有學。甫里秩滿，上名中書，調徽州路儒學教授。徽學亦久廢，禮殿缺圯最甚。君以徽為儒數澤，朱子闕里在焉，不宜坐視其壞，謀改作而財用不足，乃大發私橐，以資土木之費，仍身任其役。沿郡檄來平江購良材，募善工，閏先諏日興事。君方行而遽屬疾，遂卒於家里。至元之六年九月三日也。享年五十有九。其年十一月二日，葬吳縣東橫山先塋之次。一子，順孫，始八歲。長女仲崇，贅徐元震。幼女用保，生甫至月。君天性恭謹，平居無惰容，雖盛夏冠帶自若。絕去圭角，循循下人，有以非禮相加者，忍弗



辯久而未躋門。待之不異常時。人以為難。君有別業在吳淞江之上。築室曰笠澤漁隱。作續杞菊賦自況。將以暮年歸老其間。復散人故事。不逮也。臨終。子若壻問後事。君曰。人受命于天。事之方來。非人所能必。一聽於天而已。聞者稱其達云。君歿後。諸生由君之力。得成其學者。咸相與為文以祭。檢校官王君良與君友善。誄之曰。居家庭為孝子。處州里為善人。官學校為良師。人謂其無愧辭。君既葬之明年。元震代順孫奉先友陳方之狀。來謁銘。乃志而銘之。銘曰。

緊君之先。遷於甫里。弗襲其迹。乃出而仕。弗佚其躬。乃瘁以死。孰開其施。而止於此。名乎我道。猶曰善士。笠澤之腹。吳淞之尾。烟波蒼蒼。君則已矣。覽茲法華。君尚有子。至正四年閏二月十八日。黃潛撰。

黃潛 《珊瑚木難》卷五

福建等處鹽運使司判官張君墓誌銘

浙東宣慰司都事舒莊狀其友張君元禮世次履歷。謁于於甬東慈濟寺之舍館曰。莊與張君居同郡。學同師。而又情相好。而不幸死且塋矣。墓未有銘。敢以其子椿請。按狀。君字仲和。竹居其別號也。世為越州人。宋寶祐間。六世祖某徙明之奉化。再遷而城居。曾大父暉。大父均。父文勝。俱隱不仕。君幼而敏悟。長好讀書。從鄉先生許山心授尚書。累薦不第。因授徒昌國之翁洲書院。至順初。陝西饑。令民有能入粟者。以次受賞。君聞之慨然曰。古之人嘗有入粟致位公卿者矣。吾何嫌。顧吾行何如耳。遂傾所貯入之官。得蘆花場鹽司管勾。既視事。知豪亭專務。拮据貸私錢。不數月輒沒入人工本。而場官又用大量收民鹽。取其羨抵大家租。小戶殊不聊生。君嚴為令禁止之。課嘗最于諸場。嘗遇旱。有司禱不應。君齋潔祀神海上。雨立至。秩滿。調江西萬安縣灘頭巡檢。先是。寨兵豪猾不用令。稍忤即相率為紿狀。排去之。君居



數歲帖然化服。大獠蕭八反番禺。君以調從征多克捷。大府上其功。未報會有遣解馬赴京師。當大暑行數千里。無一死損。歸代授進義副尉。大高場鹽司丞。君至則政益脩。民用悅服。乃出錢建嵩江書院。聘名師訓其里人。朔望舍菜。後升堂。會諸生講論道德。士民至今思之。歷兩考。授保義副尉。江浙省富藏庫使。處心廉平。其課自裕。至正己丑春。丁母夫人范氏憂。居喪三年。未嘗出門戶。晚築別墅于月湖之濱。未幾改教武校尉。温州路都稅課司大使。不赴。歲癸巳。以昭信校尉。福建等處都轉運鹽使司判官致其仕。一日。顧諸子孫曰。吾仕雖不顯。幸無大過。今老矣。將闢義塾。以教鄉人子弟。創教廩以食宗族之貧者。汝能成吾志。則庶其無憾矣。明年甲午正月十五日。以疾卒。又明年正月甲申。塋于鄞縣陽堂鄉官橋之原。君生于某年某月某日。至是壽七十三矣。君天性孝。輕財好施。居鄉黨恂恂有禮。於諸子百家書無不博覽。尤精于管郭氏之學。塋地其生時所自營。

也。娶高氏。繼姚氏。子男二人。長即椿。次桂。先卒。女二人。長舜英。適郡人高傳。次舜華。適上虞縣儒學教諭朱矩。孫男四人。熙慶。元路。儒學錄。次黨。次薦。次勲。為桂後。嗚呼。君子懷抱才器。猥居下寮。不得一展所學。以終其身。而無怨言。固已難矣。況能黽勉力行。以求無愧于其職哉。若張君者。謂之不賢可乎。是宜銘。銘曰。績學砥行。維士選也。陸沈委吏。亦何負也。不愧其心。職之踐也。雖嗇而豐。嗣方衍也。築宮于嵩。文教闡也。慶流遠。涌昭厥善也。徵詞垂休。視斯琢也。

貢師泰撰 《玩齋集》卷一〇

校記

①此句疑有訛誤。

②一生：當作「一日」。

③倬卒：當作「悍卒」。

④太子：當作「天子」。

⑤鹿：當作「麓」。

⑥「自視」上，《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三七《墓誌銘》

有「家在民數中稱多貲」一句。

⑦「惴惴」上，右引書有「不敢有力者爭其奢侈」一

句。

⑧「訃音」上，右引書有「莫不滿意而去」一句。

⑨列：當作「刻」。見右引書。

#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十

吳師道

元故禮部郎中吳君墓表

元有文學政事之士曰禮部郎中吳君諱師道字正傳。受性剛方，蹈道貞固，以仁為經，以義為用，以規為珥，以禮為輿。學則探其奧旨，見聖賢之心行，則踐其嘉言，合君子之度。非大公至正，不接于心術。非忠篤，豈弟不見于猷為。所謂時之龜龍，邦之利器，士之標準，民之懿則，不疚不貽，初中終皆可舉也。君婺州蘭溪人，吳太伯之後也。而減于越，子孫以國為氏。播植華裔，代有名德。若河南守之治行，大司馬之功閱，廣州牧之廉清，左庶子之文學，皆載在方冊，裕于後昆。君承是履，露蔚有矩儀。四世祖祀，自信安來徙。曾祖輝，配陳氏。祖儒宗，宋國子監進士。配湯氏、張氏。進士君生四子：長子辛，贈應奉翰林文學，從仕郎，配龔氏，贈宜人；季子杲，配柴氏。君寔季之子。父在，以大父命為伯父。後幼而穎悟，長而不羣，問

學疾力，瞻視審定，大父尤所鍾愛，期于有成。年十九，觀西山真先生讀書記，慨然嘆曰：義理之學，聖賢之道，豈不在于此乎？吾前日之自以為適者，今則深可悔爾。至大初，聞白雲許先生諱從仁，山金先生履祥，得何王三公之文學，而上泝朱子之傳，乃述所得于已者，以持敬致知之說質之先生。先生味釋其言，深加敬嘆。以延平李先生所以告朱子理一分殊之言為復，遂定交焉。心志益廣，名譽日聞。至治元年辛酉歲，登進士第，解巾褐為高郵縣丞，階將仕郎。至官之日，疏剔壅滯，咸有條理。明達文法，吏不能欺。漕渠決壞，水泄入湖，平地泛濫，而運道不通。君躬董其役，築大堤以捍漕渠，規偃潞以瀉湖水，既成，往來頌之。三年秋，水大淹，民以苗告。君行水所至，悉得其寔。未幾，丁外艱，服除，改寧國錄事，以覃恩陟從仕郎。宣城自昔為雄富之邦，在今為兼事所蒞，地大民豪，政充事繁。君載覽氓俗，周爰令圖，絕其尤違，布其條教。當師旅之興，丁飢饉之歲，事為之制，官修其方，



儒藏



吏士豫附。夫家寬息。始而人以為煩。久之民安其政。天歷元年戊辰歲。徵兵江淮以遏賊師。掌兵者統馭無狀。軍士肆為攘奪。鋒刀出戰。羣行入市。脅市人取財物。人憾或不與。則縱火殺傷人。城人震慄。府縣吏皆閉門自守。無敢誰何。君嘆曰。食人之食者。憂人之憂。倘人人辟匿為自完計。如一城生衆何。乃單騎按行。捕殺傷人。縱火者。榜掠市門外。衆兵譟呼。揚言吾屬等死耳。錄事待我急。我必殺錄事。君聞之。使號于衆曰。錄事在此。敢害錄事者前。衆不敢動。會諸路兵涉道為暴。君晝則綜理官事。夜則巡視營落。兵衆警服。城人以寧。二年而已。歲大旱。黎民阻飢。宣城一縣仰食于官者三十三萬口。廉訪使者議賑民。以君攝縣事。措置荒政。先是城人缺食。君禮勸大姓得粟三百餘石。平估而糶者一萬餘石。四塘之內無飢人。至是悉召縣民。禮勸如初。衆皆聽命。籍其戶為九等。得粟三萬七千六百石。以均賑飢人。明年春。二麥猶在田。君白廉訪使者。轉以聞中書御史。得官

粟四萬石。贖罰錢七百三十定。廉訪使者掾出勸分。旁郡得鈔三萬七千七百定。選郡府公能使以等第分與民。君獨任其三之二。與飢民為約束。號令嚴整。番更而受分者。日數千百人。無敢譁者。有偽易服來受分。居衆中。指其人顧吏曰。取彼吏擒之。數問得其情。衆大驚。以為神明。所以賑其民。無不盡其理。三十餘萬人皆賴以不困。廉訪使者列其治行薦于朝。至順元年庚午歲。以疾予告。明年遂歸。在官幾五載。去之日。自始至今。宣城之民誦樂而歌思之。元統元年乙亥歲。遣池州建德縣尹階文林郎建德依山以為縣。君能因其俗。以清省得其民。明年旱。其備禦之法如宣城時事。學宮庠陋。君始至。撤而新之。以勸衆士。郡學有田七百畝。為豪右所侵。久之不能治。郡學以言郡。郡下其事建德。俾君究治之。君按其圖籍。悉以歸郡縣學。後有泉曰清白。宋縣令梅聖俞作亭其上。歲久堙廢。君修而復以厲僚。列盜起漳州。朝廷出侍衛軍討之。次于建德。君拊慰得宜。民不知



軍在其境。建德素少茶，而榷稅尤重，邑人苦之，乃移文所司，極言其敝，榷稅為減，民以少蘇。三年之間，桴鼓不鳴，細民得職，供賦稅給公上而已。至元末，朝廷更化，妙東名儒以教國子，令中書右丞呂公思誠侍御史孔公思立雅知君，時皆在中書，提衡稱薦，遂自常選中擢國子助教，階承務郎。明年春，升博士，換儒林郎。六館諸生無不敬憚，人自以為得師。君在京師，未嘗事造請，惟晨夕坐館中，課諸生講明經義，表章正學，惟恐不及。或以為太嚴者，君聞之曰：「為人師而可以寬自處乎？吾盡吾職而已。」逮及其他，嘗語諸生曰：「聖人之道至朱子而大明，朱子之學至許文正公而後定，向非許公見之之確守之之固，其不為異論所遷者幾希。故在館三年，一遵朱子之訓，而守許公之法，未嘗以私意臆說參錯其間。有持異論而來者，君辭而聞之，曾不少假。諸公言于朝，請以劉文靖公因從祀孔子廟廷，事下國子監。君以為劉公以益世之才而為朱子之學，其學術之正固無愧

于從祀，然事大體重，非學官所專決，必廷中集議而後可施行。始疑其持兩端，不肯即下議，未幾咸以為是。翰林學士承旨庫庫公翰林學士多爾濟巴勒公薦君堪任翰林國史，以為道德性命之明達，禮樂刑政之該通，操行清白而不愧于古人，志節剛方而不徇于流俗。未報而君以生母之憂南還矣。時至正三年癸未歲春三月也。君素強無疾，是年冬忽患痞，猶端坐終日，講學不輟。嘗校文江西，甄別有序。廉訪使者耿公渙深相器遇，舉以為儒學提舉官。事上不報。後校文江浙，士尤服其精允。四年甲申歲，江浙行中書大比取士。夏五月，遣幣聘致君，議欲以主文。君以疾辭。使者以丞相意堅，遂委幣而去。秋八月，疾有加，乃反幣，且上休致之請，遂近聞之。莫不失望。十七日癸酉，遂以疾卒。內外易之際，精爽不亂。君生于至元二十年癸未歲二月七日壬辰，壽六十有二。娶徐氏，封宜人。子男二人，長深，先三年卒。次沉，女一人，適同郡趙虎臣。孫男一人，池，女二人。以至正五年

乙酉歲九月十有七日丁酉葬于銅山鄉中徐之原。初休請既上朝論惜其去久之乃得請以奉議大夫禮部郎中致仕命下而君之卒已久矣。所著書蘭陰山房類藁二十卷、易雜說二卷、書雜說六卷、詩雜說二卷、春秋胡氏傳附正十二卷、戰國策校註十卷、絳守居園池記校註一卷、敬鄉錄二十三卷。君子書無不觀亦無所不通。為文章清勁善持論。晚益踴絕。有史漢風。經說明辨。剴綽補其所未備。啟其所未喻。非苟為同異事攷守而已。戰國策一匡高絕之論。而長短之說遂為成書。園池記暇豫所屬亦足以正名物。事淹該。敬鄉錄質而不俚。詳而不穢。去先賢耆舊傳遠甚。君之喪始訃。予奔哭之。慟將即寔。門人徐元以狀來請。以揭其墓。烏乎。予尚忍言子友耶。昔三代之時。道術既一。風俗既同。士生其間。學藝修明。而德行純備。其出而見于世。皆可以為大夫士君。公上賴其成。而下被其澤。歷世浸久而風聲不泯者。由習之于豫。而用之得宜故也。後世論人之方不

能如古。而士以未成之才。輕試于用。往往習之非豫。而用之不得其宜。是以政不堅凝。而民受其敗。君方泥蟠里閭。已負衆多之望。一旦起自諸生。而受民之寄。人皆以為習之于豫。而用之為得其宜矣。其出而從政也。布政厚下。為世吏師。其教于國子也。均已成人。為時明法。朝士拭目。大僚引重。使得寵永年。充遠量。東帶立朝。何適不可。昔賈誼董仲舒有王佐之才。值好文之主。而迴翔下國。中道而沒有志之士。于今為慨。君以董賈之資。而處休明之世。抱已成之才。而操可用之勢。齒位未極。怛化俄及。可勝痛哉。烏乎。人誰不死。而不忘者存。君行修于身。澤施于人。而言著于後。他日祠于賢宗。立于學宮。俾遐聽遐觀。而後來者勸。亦可以不朽矣。予投分于君三十有五年。班才不渝。而始終如一。其知之也深。則序之也備。愛之也道。則言之也公。雖死者復生。而生者不愧。吁嗟乎。吳君。去白日之昭昭。襲厚夜之冥冥。邈儀刑兮既遠。尚有考于斯文。吁嗟乎。吳友人。

東陽張樞文 京山杜本書 河南陳思謙篆額

墓志銘

浙之東州有數君子為海內所師表。蓋自朱子之學一再傳。而何王、金、許、定能自外利榮。蹈履純固。反身克己。體驗精切。故其有德成仁。顯有端緒。若白雲許先生烏蜀柳先生皆已後先亡沒。獨正傳吳君則同郡而合志以正誼明道。扶樹世教而已任者也。朝廷方用之。咸均庶其興起正學。以作新斯人。而今又亡矣。茲謝病空山。臥念斯文契好。涕泗時零。而君之子沉乃千里致辭。請書長史張君之文表揭墓上。又以門人徐元所述事狀。欲與銘其玄室。且謂整海內之交。相知尤深。而敢以淺陋辭乎。故緝次而序之曰。君諱師道。字正傳。姓吳氏。太伯之裔也。高祖諱杞。自三衢徙蘭溪。曾祖諱輝。配陳氏。祖諱儒宗。故宋國子監進士。配湯氏。張氏。生四子。長諱辛。贈應奉翰林文學。從仕郎。配龔氏。贈宜人。季諱果。配柴氏。君乃季之子。應奉公無子。以大父命君為後。大

父愛其穎異。欲以續家嗣。大父臥起飲食與俱。期以有成。稍長。課之詩賦經義。即詞明理順。年始十九。觀真西山先生諸書記。慨然嘆曰。聖賢之道。豈不在此乎。前日自以為適者。深可悔爾。至大初。聞白雲許先生諱從仁。山金先生履祥得文定何公文憲王公之學。上訴朱子之傳。乃述已所得持敬致知之說。撰書質于許公。深加敬嘆。即以延平李先生所以告朱子理一分殊之言為復。自是凡一辭之未瑩。一義之未安。輒往復詰問。訂定方已。于是造詣日深。譽望日隆。至治元年辛酉。登進士第。授將仕郎。高郵府高郵縣丞。至官之日。條理紀綱。若素履其事者。至于南泄渠漕。拯救民傷。民蒙惠利。未幾丁外艱。服除。改寧國錄事。升從仕郎。寧國為江左大郡。而憲府臨之。君不亟不徐。剴繁掣衆。賑荒聽獄。一以忠信行之。凡屬境冤滯。憲府委之處決。咸稱平。凡居官五載。以疾予告而歸。民歌訟追思。久而不忘。廉訪使者具其治行列薦于朝。至元元年乙亥。遷池州路建德縣尹。



儒藏

官文林郎。與民約以清心省事。新其學宮。專意于教養。凡有埋廢。考圖按志。悉復其舊。宋梅聖俞嘗宰斯邑。有泉號清白。重建亭其上。以激勵僚屬。地產茶少。而征課重。則力言于所司。以減免之。時值漳寇兵興。朝廷遣侍衛親軍討之。屯次境內者兩月。君撫慰得宜。民賴以安。三年之間。田里清謐。二稅之外。無餘事矣。朝廷更化之初。選用名儒。今中書左丞呂公思誠。侍御史孔公思立。知君學行。時在中書。薦擢君為國子助教。階承務郎。明年升博士。階儒林郎。六館諸生素聞君名。無不悅服。在京不事請謁。晨夕坐館中。講明經義。表章正學。且請立何文定公書院。嘗謂諸生曰。聖人之道。至朱子而大明。朱子之學。至我朝許文正公而論定。向非許公見之。明而守之之固。未必不為異論所惑矣。誠宜一遵朱子之訓。許公之法。私意臆說。無庸參錯其間。搗文之士。有持異論者。辭而闕之。或請以劉文靖因從祀孔子廟。廷事下國子監。君以為必廷中集議。乃可施行。始疑其持

兩端。不即下議。既而是之。翰林學士承旨庫庫公。翰林學士多爾濟巴勒公。尤重儒。推薦君明于道德性命。通于禮樂政刑。操行清白。志節剛方。可任翰林國史。未報。而君以生母之憂南還。遂移疾上休致之請。朝廷授君奉議大夫。禮部郎中。命下而君已卒矣。先是。嘗校文江西。甄別有序。又校文江浙。士服精允。至正四年。浙省以幣聘君主文。君弗及往。士論尤痛惜之。君生于至元二十年癸未二月七日壬辰。享年六十有二。娶徐氏。封宜人。子男二人。長深。先三年卒。次沉。承其家學。女一人。適同郡趙虎臣。孫男一人。孫女二人。以至正五年乙酉。歲九月十有七日丁酉。葬于銅山鄉中徐之原。以深祔焉。烏乎。君之學行。傳之門人弟子。信于朝廷。功有所立德有所成。著書續文各若干卷。長史張君既論述而表顯于墓矣。乃本其師友端緒而為之銘曰。聖賢之道。具是成式。世迷其宗。乃鮮知德。賈情運珠。蔓延荆塞。愿恭色莊。誇危欺默。不有先知。孰祛尤忒。偉矣

吳君剛明易直。探端泝源。正其學植。理一分殊。擴充意極。高仰堅鑽。淵窺海測。日省時維。躬行心得。敷教成均。寔宣乃職。克振綱紀。凡為規則。胡不百年。康民華國。幹摧儒林。罔不傷盡。金華我我。泉源湜湜。來溉來瞻。致斯貞勒。

京兆杜本撰并書篆

吳先生碑

元國之博士吳先生既卒三十有七年。其子今翰林待制沉告于太史宋濂曰。先君學行。海內靡不聞。然知而尤詳者。莫如鄉人。鄉人知者衆矣。好道而諒直者。宜莫如子。圖其傳。俾久弗忘。非子之屬而誰與。濂于先生固弟子行。幸執筆從士列。咸餘教所暨。且與沉友。雖老矣。寧敢卒辭。先生吳氏諱師道。字正傳。婺之蘭溪人。少勇于學。不督而勤。始為文辭。輒驚駭長老。未冠。讀真文忠公書。大悔初所為非。是以聖賢自師。時許文懿公以朱子之學淑學者。先生持所悟識。造門質難。許公甚敬。

禮之授以所受。心領意繹。日開歲化。敏戢充橫。克剛就規矩。然有聞于時。至治元年。舉進士登科。授高郵縣丞。階將仕郎。漕渠決。泛原陸。漕不通。先生集工隄之。三年。以外艱歸服。除改寧國錄事。轉從仕郎。天歷元年。徵江淮兵過郡。將弗簡下兵。白晝拂刀戟走怖市人。取資貨。不與輒縱火焚廬舍橫甚。自郡守以下。皆畏禁不敢治。視民威若不知。先生曰。兵無狀。賊天子民。不治且不可制。遂從數平行市捕得縛市門。榜掠示衆。衆譁噪大呼曰。何錄事乃敢爾。吾曹死耳。不忍為人辱。必殺錄事。先生聞之。獨出謂其衆曰。錄事儒者。易殺敢殺者來。錄事不汝禦也。衆睨眙不敢有言。退相戒曰。他人易凌。慎勿犯吳錄事。明年飢。先生平價勸分。得粟萬餘石。食城中民。既而宣城民仰縣官食者三十三萬口。廉訪使者以先生能吏。檄攝縣賑飢。悉召大姓第其家為九等。出粟有差。得三萬七千六百石。飢者以不殍死。又明年春。未麥。先生白廉訪使。請諸朝。發官粟十萬計。使者亦遣。





掾使出貸旁郡。復獲鈔數萬定。選廉察吏賑民。先生任三之二。籍民為曹伍。以次呼名受錢粟。襁負充庭中。若無一人。然既有受而易服重至者。先生目吏取其人于衆中。詰之具伏。左右相顧。疑為神明。居五載。條教修完。事治奸息。廉訪使者薦于朝。以疾引歸。重紀至元之初。遷文林郎。池州建德縣尹。新孔子廟堂。廣學舍。豪氓侵郡學田七百畝。郡下先生問狀。按圖絕豪氓。歸諸學。建德非茶區。民苦茶稅。先生言不便報減稅。民賴之。中書右丞呂公思誠。侍御史孔公思立。薦先生經明行高。宜為人師。召為國子助教。階承務郎。踰年升博士。進儒林郎。先生聲著中朝者久。士子聞先生至。喜曰。是娶吳先生耶。相率持所疑指問。開以機鑰。皆嘆服去。先生因所聞陳說。誨誘端簡嚴肅。經義一本朱子。排斥異端。有詆朱子者。惡絕弗與言。初。許文正公衡在成均時。宗朱子以為教。其法具在。先生守不變。學者信向如文正時。禁林近臣。復薦先生才任修史。未報。至正三年。先生以內

艱歸。明年。江浙行中書省當大比。聘先生取士。疾作不能行。上書請致其仕。八月十七日卒于家。壽六十二。既卒。命書下。以奉議大夫禮部郎中致仕。五年九月十七日。葬銅山鄉中徐之原。先生之先居信安。四世祖杞。徙蘭溪。曾祖輝。祖儒宗。宋國子進士。考泉。世父辛。無子。以考命後之。辛贈應奉翰林文學。從仕郎。妣龔氏。贈宜人。先生娶徐氏。封如龔氏。二男子。長深。先卒。次沉也。一女。適趙虎臣。孫男若干人。先生于書無所不觀。故無所不熟。涵蓄淵邃。不可涯涘。為文務自理出。暢而不繁。崇而不矯。有蘭陰山房類藁二十卷。易書詩春秋皆有雜說。近十卷。戰國策校註十卷。絳守居園池記校註一卷。綴鄉錄二十三卷。自聖賢之學不傳。篤信者失之拘。而不適于用。喜功者失之詭。而不合乎義。二千年間。非無豪傑之士。而功烈不少見于世者。不以斯耶。宋之君子後先繼出。推明闡扶。疏闊扶樹。理無不章。事無不備。雖聖賢復生。為後世計。無以加矣。然卒未有由其說而大有



為于天下者。豈非有志者鮮矣。先生早有所聞。尊而行之。守道而不遺乎事。致用而必本于道。施其緒餘于郡邑。已足以震耀當世。使假之以高位而獲大行。被其潤澤者。夫豈細哉。卒止于斯。謂之天也。非耶。雖然。觀其所自立。不既偉矣夫。銘曰。

聖學之傳。猶日麗天。光華赫如。炤被彼垠。有足者行。有目者觀。致力成功。咸以日故。使日自明。明不照物。雖曰行天。何取于日。其或善燭。而不能遐。如膏與薪。厥功幾何。道積于躬。用見乎世。微之一毫大之無外。在聖有作。佐適造周。天包地舍。岳立川流。區區霸功。寔悖于道。卑曲偏岐。膏薪之耀。歷世二十。濫洛橫之。有文而南。考亭拓之。夷其榛荒。亦有車馬。有駕而行。可盡天下。彼昏不由。狃徑是趨。殫其智能。陷于泥塗。惟娶有傳。考亭之過。先生是承。孔武且力。涵而俾深。植而俾成。濯其光晶。有燁其明。始奮而仕。不辭下位。道無摘精。崇卑一致。絕豪鋤強。煦其弱羸。父嚴母慈。亦作之師。廷臣咸言。其道可

數。帝曰。女來。掌我邦教。有肅威儀。有秩詩書。大帶玄端。開陳聖謨。使陟而升。可釋四海。世方仰之。曷為不待。不顯者身。道則不亡。遺書滿家。百世彌章。世觀其書。將考于為。勿謂易知。斯道在斯。

宋濂撰 《禮部集》附錄



儒藏

校記

①而已：當作「己己」。按，此述天曆二年事，是年即己巳。

②右丞：杜本撰《墓誌銘》及《元史》卷一九〇本傳均作「左丞」。

③國之：當作「國子」。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十一

歐陽玄 陳憬

大元故翰林學士承旨光祿大夫知制誥兼修

國史主齋先生歐陽公行狀

曾祖新贈中奉大夫嶺北湖南道宣慰使護

軍追封冀郡公

祖逢泰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善大夫上護軍

追封冀郡公

父龍生宋太學上舍生累贈集賢大學士榮

祿大夫上柱國追封冀國公

公諱立字原功姓歐陽氏其先出於夏禹之苗裔漢涿郡太守子孫有居冀州之渤海從晉南渡居長沙唐率更令詢四世孫曰琮爲吉州刺史因家廬陵琮八世孫曰萬爲安福令故有居安福者安福而下四世曰效三子謨託遠託徙居吉水析置永豐傳三世曰觀是宋太師楚國文忠公之父崇國公遠留安福子孫散處境內宋割安福置分宜縣隸宜春郡故居安福永豐者籍廬陵居分宜防里者籍宜春而安福分宜地相去不滿五十里公爲防里族宣慰公試湖南轉運司愛瀏陽山水之勝遂卜居焉潭祐末荆谿吳公子良將漕湖南辟廬陵歐陽公異齋守道爲岳麓書院山長又聘宣慰公爲講書歐陽公聆其講說爲之驚歎昭文公經術行業師

表一方若集賢公之行事始終則有今上所賜碑備載云集賢公子四人長貞孫次定孫次卽公季彭年公生於至元二十年五月母冀國夫人李氏賀州簽書判官廳公事某之女讀書能文親授孝經論語小學諸書公八歲已能成誦始從鄉先生張貫之授學日記數千言卽知屬文十歲有黃冠師至里塾坐定周視諸生注目視公久之曰是兒骨格不凡神氣凝遠耳白過面目光射人惜本朝未興科目有則狀元何疑然異日亦當文章冠世聲名滿天下廊廟器也言既而去亟追與語己失所之集賢公爲文靖書院山長邵使者某至州謁之書院公與諸生講誦使者異之就坐命賦梅詩立成十首晚歸增至百首使者謂集賢公曰令子奇才也年十四從宋進士方山李公某受業下筆輒千言年十六歲從宋進士吾山鄧公某每試庠序必占高等老師宿儒將公詞賦制科之文戒其子弟傳習焉弱冠下帷數年人莫見其面經史百家靡不研究伊洛諸儒源委尤所淹貫閒至郡城憲使孫郡盧公摯見公儀表及觀所爲文大器重之相與倡和留連不遣去薦爲憲史力辭不就大德元年母李氏太夫人卒居喪哀毀致疾十一年公生之日集賢公爲詞以壽之期待之意甚遠集賢公遷道州路儒學教授公實侍行道爲周元公鄉里儒風尤盛公日從諸先生遊學力銳進境內勝概題藻殆徧



儒藏

集賢公卒居喪毀瘠扶匭以還築舍基側居廬三年然後歸復還郡城江東憲使蒙古孫公澤省親長沙一見大奇之留諸舍館爲忘年友薦公文學堪居翰苑牒郡府以達朝廷雍郡虞公井齋汲分教於潭每見公所爲文爲之擊節時其子集爲國子助教繕寫成帙親題以寄於是公蹤跡未至京師而聲名已彰著於朝矣皇慶二年州之霞陽山宣慰公墓在焉前有方池水流清泚仲春之月西偏有泉潄沸其色正綠初出如縑凝結漸大如層雲疊翠浮泛水面日出生於西亭午至池心日入沈於東者三日汲而書於紙經久而色不變延祐元年季春之月芝草一莖七葉生於舍東桃樹犬口相乳哺綠泉復見作三瑞堂以志其事會下詔設科取士公始尙書與貢廬陵龍公仁夫爲考試官公夢神馬見於雲霄書公姓名大旗上果以天馬賦中第一明年賜同進士及第授承事郎岳州路同知平江州事四年丁繼母李氏憂六年調太平路蕪湖縣尹疑獄數起累年不能決公得其情皆爲平反豪右非法虐其驅奴公伸之從良貢賦徵發及時民樂趨事民有所爲皆曰縣尹問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行事飛蝗獨不入境嘉禾生野蠶熟成繭教化大行道不拾遺父老相率上其狀公力止之乃刻石吉祥僧舍行臺憲司交章薦揚泰定元年改承直郎武岡縣尹縣控制谿洞蠻獠雜

居俗尙勇好鬪撫字少乖事毀不測公視事踰月赤水大清兩洞聚眾相攻殺鄰境告變官曹悉眙失色計無從出公曰彼亦人耳欲弭其變惟以德化感之吾將躬行撫諭即日單騎從二人徑抵其地至則死傷盈道戰鬪未已徭人素知公德望及至皆愕然相視棄兵仗羅拜馬首請罪曰吾曹非不畏法而擅興兵緣訴其事於縣縣不爲直而吏更需求無已緣役橫斂措克百端使終歲勞苦無以爲生情有不堪發憤就死耳不意煩我清官自來罪不可逃公乃宣布德威明示信義歸理其訟其人感激遂安召爲國子博士四年考試進士於禮部升國子監丞致和元年授翰林待制奉議大夫兼國史院編修官會賓興承旨學士或有事役或留上京一二同屬皆稱疾不出公領印攝院事日直內廷參決機務凡遠近調發制詔書檄既而改元天祿郊廟建后立儲肆赦之文皆經撰述且條時政數十事實封以聞多推行之二年考大都鄉試初置奎章閣學士院又置藝文監隸焉選清望之官中書擬翰林修撰某爲少監文宗不允羣臣莫測其故久之乃問修撰品級對曰六品又問擬蕪湖歐陽縣尹有廉聲今安在對曰爲翰林待制又問待制品級對曰五品曰何爲不擬待制而擬修撰耶即取奏目御書歐陽立可授藝文少監特命左丞相伯顏參政阿榮傳旨公聞命入謝文宗大悅復問公



曰汝爲廬陵族長沙族耶。應對稱旨。問古今書譜。或以宸翰賜羣臣。必命爲敘贊。至順元年。考試進士於禮部。奉詔纂修皇朝經世大典。明年春。書成奏御。夏。謁告南歸。秋。升藝文大監。檢校書籍事。階朝奉大夫。是日中書奏遷不愜上意者。去其大半。既而特筆藝文少監歐陽立可升大監。除目今藏近臣家。卽遣使召還。今上卽位。改中順大夫。僉太常禮儀院事。元統二年。拜翰林直學士。中憲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奉敕編修四朝實錄。撰太皇太后玉冊文。賜白金五十兩。詔修先師究國公廟成奉敕撰碑文。明年春。兼國子祭酒。進階中奉大夫。召赴中都議事。詔侍講學士張起巖撰公先塋碑。至元二年。得請還家樹碑。三年。升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遺編修郭嘉檢校張元先後各齋內醜。趣召撰太皇太后玉冊文。四年。復兼國子祭酒。進奉大夫。撰皇后玉冊文。賜白金五十兩。五年。足患風痺。乞南歸。便醫。有旨不允。修曲阜宣聖廟成。奉敕撰碑文。初。公有子皆早卒。復以弟彭年之子達老爲嗣。六年二月卒。公哭之過哀。舊疾復作。乞還鄉里。攜厝返葬。近臣以聞。上深念之。卽日遣奎章閣典籤全普巷撤里賜內醜二尊。追至臨清。勉諭諄切。不克辭。復還。拜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命馬札兒台右丞相草詔。懇辭去位。降旨不允。止免朝賀行禮。至正改元。更張朝政。事有

不便者。集議廷中。極言無隱。科目之復。沮者尤眾。公力爭之。命脫脫右丞相草詔。九月南歸。明年遣使賜白金五十兩。金幣表裏段各一。內醜二尊。復起爲翰林學士。以疾未行。有敕撰故相和寧忠獻王脫脫神道碑。三年。詔修遼金宋三史。遣使賜內醜二尊。召爲總裁官。使者迫促。力疾就道。至則廟堂問修史之要。公曰。是猶作室在於聚材擇匠。聚材則先當購書。擇匠則必遴選史官。於是用公言。遣使購書。增設史官。立三史凡例。又爲便宜數十條。俾論撰者有所據依。史官中有悻悻露才。議論不公者。公不以口舌爭。俟其呈藁。援筆竄正。其論自定。至於論贊表奏。皆公屬筆。南郊禮成。冊文肆赦。賜白金百兩。居庸關過街塔成。奉敕撰碑。賜白金三十兩。四年。奏敕撰成宗御殿碑。賜白金五十兩。五年。知貢舉。進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初。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在宿衛。上問在廷儒臣。乃以公姓名對。上曰。斯人愿事累朝。制作甚多。朕素知之。今修三史。尤任勞勩。汝其諭旨丞相。超授爵秩。用勸賢能。明日大夫出。遣丞相於延春閣下。傳旨既畢。立具奏牘。上大悅。稱快者再三。命左丞相董守簡賜宴史館。明日入謝。平章納麟謂曰。吾久在省臺。未見昨日天顏如是之喜也。張公起巖先爲承旨。位第六。公所代第四。公曰。張公吾榜首。又先拜命。今位次反居末。雖曰君命。諠有未安。乃固

讓之。及宋史後進，上喜書成，賜白金百兩，金幣表裏段四。乞致仕還鄉，不允。六年，御史臺奏除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使，行次浙西，疾復作，因請致仕。九年夏，遣使賜白金五十兩，內醢二尊，敕撰故相冀寧忠宣王帖木達實神道碑文。公自休致，作南山隱居，優遊山水之間，謝絕世務，日與昆弟故舊觴詠自適，有終焉之志。十年秋，復授承旨，遣使賜內醢二尊，以老病力辭不獲。湖廣省臣知朝廷注意於公，屬養疾武昌道宮，日往問候，勸公北行。控辭之文屢上，不允。又遣使賜內醢二尊，趣行。適車駕還自開平，迎謁行殿，復有旨，行禮朝賀，眾會皆免。冬，奉敕撰定國律撰選格序。河決白茆口，大興工役，敕公撰河平之碑。十二年春，宣赴延春閣，集議肆赦草詔。夏，乞致仕，陳情誠懇，乃特授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右丞相致仕，賜楮幣萬貫，玉帶一條，仍給全俸。從子遜老授本省檢校官，孫佑持授湖廣道宣慰使司照磨，俾得便養。將行，降旨不允，依前承旨。進階光祿大夫，辭不獲。十三年，上如開平，中途賜楮幣萬五千貫，尋奉敕撰金字藏經序，新建壽元忠國寺碑文。十四年，知貢舉，又充廷試讀卷官。至是始知家罹寇禍，二兄一弟相繼去世，親屬四百指死亡大半。配冀國夫人謝氏避難郡城，亦沒。公聞變哀甚，上深閔念，賜楮幣萬五千貫，傳旨慰勞。復命遜老以資成庫副使給驛還鄉，收聚所餘骨肉，遷寓

武陵。奉敕撰三皇廟新置雅樂記，大赦天下草詔。時又以病不能出外，命就家具藥。秋，皇太子遣宮臣齋親書經訓二大字，內醢二尊，以賜。上箋稱謝。皇太子命世臣解說藏諸端本堂。十五年，撰皇太子玉冊文，賜金帛表裏段楮幣萬五千貫。十六年，上遣近臣賜楮幣萬五千貫，無論高句驪草詔。十七年春，乞致仕，欲由蜀還鄉，不允。大赦天下，宣赴內府草詔。時久病不能步履，丞相傳旨肩輿至延春閣下。上問丞相斯人在朝最久，製述益富，年壽今幾何。丞相悉以對。賜楮幣二萬五千貫，遣執政存勞。皇太子千秋節，賜楮幣萬貫。十二月戊戌，薨於崇教里寓舍。中書以聞，上賻以楮幣二萬五千貫。皇太子賻以楮幣五千貫。明年三月壬寅，權葬京西宛平縣香山鄉石井村。公既喪，其長子達老後請於朝，以長兄之孫佑持為孫。今授從仕郎，侍儀司通事舍人。壻卜士駿靖州安撫司經歷，教授李崇志。有圭齋文集若干卷。惟公學於未有科第之先，沈潛經傳，所親承多故宋耆碩，而性度雍容，含弘縝密。出宰二縣，寬仁恭愛，處己儉約，為政廉平，不苛視民如子，舉善以勸，未嘗笞辱。故歷官四十餘年，在朝之日居四之三。三任成均，兩為祭酒，六入翰林，而三拜承旨，修實錄大典三史，皆大制作。屢主文衡，兩知貢舉及讀卷官。凡宗廟朝廷雄文大冊，播告萬方，國所用制詔，多出公手。海內名山大川，釋老之

宮王宮貴人墓隧碑銘得公文詞爲榮。片文隻字流傳人間。咸知貴重。文章道德卓然名世。引拔善類。贊化衛道。黼黻治具。與有功焉。於是中外莫不敬服。及大盜之起。相國徂征。公嘗陳論事宜。謂當請命太廟而後行。招捕竝行。則脅從誅誤者可生。六部諸司分官從行。糜費供給。歲月稍久。必致公私匱乏。嚴禁州縣科斂不公。一軍失利。他軍不援。罪在主將。蒙古漢軍民義一體論賞。不可分別輕重。徐州既平。當順流東下。耀武揚州。遣將分勁軍一支北助濠州軍討平淮西。一支南助池州軍討平江州。圖湖廣江西道。遣使督南陽圖襄陽。四川軍圖湖廣。督河南軍急攻汝南。約諸軍以十月夷黃州賊巢。明立賞格。正賊降者蠲其罪。仍與相副官職。土豪能殺賊來降者亦官之。大軍所至。傳諭脅從者別置一所。則賊勢自孤。有殺降俘男女者殺。士之通曉軍務。立加旌擢。至於謹烽燧。精閒謀。皆不可缺。其後政府求疏時事。公首言。京師天下根本。車駕行幸。宜於侍衛親軍中遴選射藝絕倫。方略出眾者。教練守禦要害。陝西四川宜擇德望重臣。素習武備。深曉民事。令其久任。責以保障一方。不宜數數遷除。併力克復山東。以制河南兩淮。選猛將。擇精兵萬餘人。山賊不意。以取武昌。邊官省掾。

宜擇公平廉謹之人。俾專兵事。右司選官一員。專一巡檢。克復州郡。覈其無籍戶若干。今有若干。總兵官與監臨上司結罪申報。則公經濟之術。卽是可窺其萬一矣。素宦學京師。嘗從公於史館。晚辱與進。尤至。謂可以承斯文之遺緒。然素之行不佞。無能爲役。佑持請序述公之世家。出仕行實。上之太常史官。以俟采擇。謹狀。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危素狀。圭齋集

危素撰《危太僕文續集》卷七



儒藏



學海陳君墓誌銘

鄉貢進士前杭郡掌教東陽胡瑜手狀踵門拜請曰瑜先外舅陳府君長吳學道書院蚤退休迄終於家蓋慕漢邨更容宋蘓相國訓子孫守家法傳家學恬進士者惟先太常公婿于陳府君寔先宜人再從弟瑜陳出也恭甥館又世親若潘楊氏古稱草木吾臭味也先生好我先君願施及陳氏惠賜之銘庶存殁有耀焉辭不克謹按狀序而銘諸序曰君諱懌字希賢世居婺陽東之長塘曾祖某祖某考壽號可山世濟其學稱鄉善人可山公教於嚴君生而夙慧讀書一再過輒成誦入超庭外就傳穎然出常兒表既熟語孟六經則慨然有求道志未幾以弱冠繼主家政不茹吐能樹立凡俗尚衣服輿馬舉不以屑意用能拓先業而大之婿同縣蔣氏家蔣故多貲君亦介然不為動去家三十里而近歲時月朔必歸省母唯謹蔣翁老未有嗣君為持門戶翁喜之書券分田宅三之一以遺君君毅不取祇受先所與查

田二頃邑士多之年三十用薦為平江學道書院山長時文科未興故翰林侍講學士鄧文肅公文原在儒臺村君故也延祐丁巳春始上教養有法吳學者稱焉數月丁內艱尋喪內助還舊居慨然曰古者仕以為養今祿不逮吾親復未能從政以致君澤民幸有獎廬薄田舊書以自樂足矣而奚屑屑往來為因家居不復仕以未疾卒於至正乙未十二月十四日君生至元癸未正月朔旦至是年七十又三歲二年丁酉三月壬申葬所居後山之原惟君門地儒雅異間左委巷者才敏志剛直氣不屈而博信急義周窮恤患於宗族尤篤天稟儉素寡慾薄奉而輕貲重禮為酒食治具接賓客朋友甚腆性復倜儻善論談來者見如舊識於瑜之考太常君同志業既親且友蚤情好最篤中契濶深相念晚而太常致其事君居間數相過從命酒賦詩至累日綢繆不忍別同里樓隱君道山學博行方少則友善晚歲延之家日夜語相切磨益就恬淡平實樓卒無嗣祠之別室



命子孫歲祀之。君子有以識君之所存矣。生平喜為詩文多無留業。沒後其子輯放失得若干篇為二卷。曰學海遺藁。學海其齋名也。蓋君慕靜存動察之學。將由博以至約。又旁求所謂出世間法者。別號了心居士。配蔣氏。以婦則稱先三十六年卒。今葬其墓次。男子子二人。宗孟。宗可。女子子三人。長適許恂。次瑜也。次胡為霖。孫男六。女孫三。曾孫男三。於乎。曩者宋社既屋。江左大家巨室。率與之俱替。而長塘陳氏獨綿然。比年兵禍盈海。內縉紳顛路不可勝數。獨君與太常君同享壽康。繼沒一年中。考終承平日。一不聞金革聲。天固匪私於君也。易之云。積善餘慶。豈虛語哉。狀又稱君材德不為世用。天將大其後。宗可有文。能繼志不墜。必其有徵也。予謂其信然乎。銘曰。逝者法法。不往者存。孰培其根。枝葉弗蕃。吁嗟陳君。惟善之敦。我銘斯文。以俟其後昆。

張以寧撰《翠屏集》卷四

校記

①奏敕：當作「奉敕」。

②間左：當作「間左」。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十二

張雨 黃許 王吉才 于欽

王士毅 劉庚金 葛聞孫

句曲外史張伯雨墓誌銘

句曲外史雨者錢唐人也。姓張氏，字伯雨。六世祖九成，以狀元擢第於宋。傳四世至逢源，仕宋為奉議郎、通判漳州。逢源生肖孫，肖孫生雨。雨，舊名澤之，後改名雨。雨兄弟三人，獨雨好學，工文章。娶某氏，生子男一人，女二人。雨性狷介，常恥視世俗，悒悒思古道，知弗能與人俯仰，遂挺身入普福觀，戴黃冠為道士。年三十，登茅山，受大洞經籙，豁若有所悟，遂復出羣道士表。道士見雨顏色皆斂，而雨神益完，貌益固。雖其師亦莫能測也。雨獨與翰林學士吳興趙文敏公善。趙每以陶弘景方雨，謂雨曰：「昔陶弘景得道華陽，是為華陽外史。今子得道於句曲，其必繼陶後，乃號雨句曲外史。」雨遂自居曰句曲

外史。四方人稱之曰句曲外史。明年開元宮王真人入覲京師，引外史自副。時清江范德機方教授左衛，以能詩播於朝。外史造范，范適出，有詩集在几上。外史輒取，筆書其後，為詩四韻。守者見則大怒。趙白范，范驚曰：「吾聞若人不得見，今來天界我友也。」即自詣外史，結交而去。由是外史名震京城。一時賢士大夫若浦城楊仲宏、四明袁伯長、蜀郡虞伯生，皆爭與為友，願留之京師。外史雖為道士，恒以親老為憂，乃固辭歸錢唐。置書賜號清客主一丈度法師，住持西湖福真觀。父卒，廬於墓三年。喪畢，為道士如初。延祐庚申，謝觀居開元宮。明年，杭灾宮燬，外史適華陽劉宗師。劉素奇其才，使主領崇壽觀。及劉卒，外史又奉璽書提舉元符宮。仍紀至元之丙子，以上塚告歸，遂不復去。築室北郭，著書於其間，命曰幽文主史。又建紫虛閣於葛嶺，會主教吳宗師命外史為道德經注，注成，加教門修撰。西太乙宮高士仍提點開元宮。時年已六十矣。乃先葬其冠劍於南山，而辭宮

事但飲酒賦詩或焚香終日坐密室不以世事接耳目。後八年卒於宮之齋居篋笥無遺物也。外史素不與俗人交。有不善輒面折。而有善亦未嘗不力揚之。故遠近之有才學者無不願踵其門。雖不見許可。退亦不敢憾。非其識見精敏。操履端直。何能使人畏服若是哉。至正乙丑。基以提舉儒學脩員江浙。始獲識外史。一見即如平生懽。明年七月而外史卒。嗚乎。世之拔流俗而獨行者鮮矣。得斯人焉。而弗獲久與之游。寧不深可惜哉。外史既卒。於是宮之掌事及其弟濟之奉其棺葬於冠劍之所。而基適迫棘闈事。弗能與執紼。及出。欲訪其遺蹟而為之銘。而外史之徒若子弟無能承外史志者。踰年始得濮陽吳處為道外史始末。嗟夫。外史已矣。有友而弗銘。咎將誰歸。於是乎銘。銘曰。孰為之與。軀以為吾。拘式還其虛。杳乎冥乎。吁嗟乎幽墟。杜若劉基

劉基撰 《珊瑚木難》卷五

### 黃南岫先生墓誌銘

在昔元之季世。國家日就陵夷。紀綱不振。方遣大臣宣撫各道。時括蒼奇士黃南岫先生以策謁見。其目有十。曰嚴選舉。革貪污。除吏弊。抑無并。省冗官。汰僧道。覈田賦。興武舉。作士氣。結人心。磊落數千言。明白剴切。可以救亂於未形。興治於將來。而大臣暗不能用。及蒙傑並起。海內分裂。中書省參知政事布延特穆爾希古。內臺治書侍御史李國鳳。景儀奉詔經略江南。得先生十策。觀之歎曰。世未嘗無經濟才。上之人顧棄而弗求耳。欲薦而起之。則已病矣。初。先生與懷玉鄭原善。同里葉峴林定老相為師友。三先生皆擢進士第。而先生性剛直。不可犯。疾惡如讐。見善輒稱之不已。故與時落落不合。獨隱居教授。老關僉浙東廉訪司事時。舉為麗水儒學教諭。不就。中州李彥方持部使者節至郡。因見先生儀觀甚偉。美髯過膝。議論慷慨。自謂行天下未見有如此輩人。竟不仕。家卒。識者恨之。生於某年某月某日。卒於



儒藏

壬寅四月二十八日享年八十。以丁未歲某月某日葬於宅東之葉衙。閏十二年其孫今泰府紀善夢池來中都求國子助教貝瓊為銘。勒諸墓石。按狀先生諱許字與可。先由閩徙處州之麗水。九世祖某。宋承直郎大理評事。評事生輝。迪功郎南康司理。司理生師恩。師恩生某。其生某。大父諱國華。以好義稱。父諱祖。先生生而穎悟。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易。所著有四書聚要。讀易大意。詩書類編要語。天文地志官制皆有類要。及古今人詩文四六駢儷類選。先居先府君墓側石壁山下。有石壁晚薰若干卷。為文一本於理。不事華麗。前沒之時。擬陶靖節作輓詩二解。娶魏氏屠氏。皆先卒。子二人。長文彬。次文奎。孫男四人。夢池。夢康。夢斐。夢某。夢池好學。工古文。孫女一。曾孫四。綸。維。綱。闕所居弱溪。又曰南原。讀書之堂前直南山。因稱南岫先生而不字也。嗚呼。王業之衰也。必有知微之君子先事而憂。此先生當至正間將獻大計。使能行之。則可中興。以復至元之盛。而莫之

察焉。訖至於亡。豈非天邪。銘曰。

御之善也。王良是求。奕之工也。必師夫秋。舍之而敗。吾將安尤。方亂之初生。先生獨見於未形。而弗咨弗謀。宣人之惡。直而悅彼佞柔。抑廢興有時。將壞爛而莫收。葉衙之原。有土一邱。惟積之既封。子孫百世之後。式延其休。

貝瓊撰 《清江文集》卷三〇

### 益齋王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吉才。字伯謙。號益齋。其先為光州人。唐季徙剡。史王緒入閩。宋建炎中。五世祖始遷于漳。祖德元而上。皆居龍溪之施浦。父國子教授諱東之。再徙郡城。是生先生。醇謹方質。篤志古道。尤明典禮。甫冠。由諸生試直郡庠。太守張公知其有身心之學。延為弟子員師。日端坐齋舍。衿佩侍側。屏息不敢游。目眎帶履。執經質疑。則俯就樂誨。和氣見容色。尋以省注教寧德。安溪二邑。邑陋學廢。至輒廣宮宇。嚴奠祀。揖讓音忌。兩膝起。音忌。兩膝起。



敬之學垂于後而不泯者歟。

林弼撰  
《林登州集》卷二〇

于思容墓誌銘

邗為姬姓之國、後遷去邑而氏。漢廷尉定國族望東海、子孫或即居、或稍徙、支餘庶衍、尚為盛德之世。朝列大夫、益都般陽等處田賦、總管于君思容之先、亦自東海徙文登、譜足徵也。初、金季、李全據山東、以叛其弟二太尉略地至文登。君之祖諱祥、隱里中、方坐塾教諸生、兵暴入、為所掠、見其儀狀偉岸、挾刃臨之、偪與俱行。至益都、稍即問計、則亂以他語荅之。若聞於事機者、然當其濫殺、亦強諫止之、所全活甚多。全受擒、其妻楊舉衆歸。

朝開行省山東、因得署為其從事、未久棄去。娶臨朐蘇氏、而家臨朐。生君之父諱世傑、讀書知學、性高潔、不与俗溷。中年自放於酒、聞亦平、浩然南遊、擊節自擔曰、自晉失其御、衣冠播遷、中華禮樂萃于南土。子將觀善於是、而且以淵吾之子孫焉。因僑家吳中三十年、年七十四、無疾卒。是生思容、思容諱欽、少學於吳、持其苦力、自進弗懈、宿儒老生皆折節與交、集賢

大學士郭公貫，浙省平章高公昉，尤深知之。方以才  
辟為淮西廉訪使者書吏，未數月而國子助教之命  
下矣。海擢山東廉訪司照磨。在官三年，再以國子助  
教起君。會君服母喪，喪除，以為翰林國史院編修官。  
辟御史臺掾，進御史臺照磨官，拜南臺御史。未行，詹  
事院奏為其院長史，就拜監察御史，遷中書左司都  
事。又遷詹事院經歷，中書左司員外郎，御史臺都事。  
太禧院奏除其屬壽福提管府同知，中書省復以為  
兵部侍郎。方出試田賦，府到官未踰月，卒。官下得年  
五十。至順四年七月十一日，卒之日也。君器資宏  
達，而文法敏明。官山東時，屬歲大饑，嘗行縣至濱棧，  
濱棧傍海，民尤艱窶。君為之發廩勸分，計口以哺之，  
禁防周密，民實受惠，而免於死徙。泰定初元，燕黨未  
盡誅，君為書數百言，極陳逆順從違之故，請早正其  
罪。所繫者皆顯臣要官，聞者為之縮頸。在左司參決  
機務，在臺端振肅風紀，諱皆據經守律，不務刻深，而  
忌者往往因其銳進，構為誣語以譏沮之。其出為提  
管也，二籍是進秩之名，而陰以抑退之耳。雖不幸遽  
至大故，然使人有不盡用之嗟，則君亦為無所見於  
時而死也。昔君之父死吳中，葬其廬于吳。自曾祖妣  
祖妣及其母高氏，六喪皆在淺土。君解山東照磨，持  
母喪時，始卜地于益都城南十里聖城，早之原，而序  
葬焉。今君之子將奉君柩其死次，迺為書具其世出  
歷官行治，請某識諸其幽。某嘗辱與君友，其再為助

教，其實薦起之。洎某補外，而君始顯用。未及十年，已  
有幽明之間。銘固不可以不之予也。君之父以君貴，  
贈至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河內郡伯。  
妣高氏、周氏，並封河內郡君。而君周氏出也。君娶金  
氏，亦封河內郡君。子男二，曰潛，曰溥。女三，其二已行。  
其一尚幼。君官京師，嘗題其齋曰君空而記之，其所  
自得可知已。銘曰：  
學焉而仕，行其所知。我安以徐，彼競於馳。方其猷猷，  
有或張之。謂天匪私，亦駁于隨。貴而不年，則將尤誰。  
有子承家，貽爾慶基。不朽者存，琢此銘詩。

柳貫撰《柳待制文集》卷一一



王先生墓誌銘

王先生諱士毅字子英其先秀州人宋天聖間始遷紹興之餘姚累世讀書篤行為士大夫家渡江以來官王宮及太學者相望曾大父諱獻臣大父諱奎父諱齊皆蓄德不仕而獻臣有文彙行於時先生天質秀敏自幼出遊學輒與凡子殊長益挺然欲以才諳自見稍試蘆花場典史既而不樂為即拂衣棄去向南山而臥於是縱學無不觀為詞章務出於己不肯襲陳蹈故以隨人之後聞慧菴黃公講道慈溪之杜洲遂往從之益知道德性命之奧自是學愈粹而行愈高權貴人有欲強起為祿仕者先生確乎不少動隱居鄉之上林環堵蕭然充若自得雖簞瓢屢空妻子清坐相看亦未嘗有憂色鄉之人咸徘徊顧慕凜然異其為人以之革心易貌者至衆鄰有榜峯岑君先生友也素以氣節相高每當月夕風晨必為之握手歔歔行遊湖山間或臨流飲酒或登高賦詩有負塵乏思焉先生晚益嗜酒與所過逢醉

飲竟日夕不厭家以匱乏告則笑曰我道固爾也平居好誦陶靖節詩愛其風致絕人有陶潛千載友相望老東臯之句而自署其號曰東臯處士云娶晏氏宋元獻公之七世孫生子男三曰在曰珪曰坦在有學女一嫁為士人妻先生以至正丙申九月十五日卒年七十二卒之年某月日葬於梅川鄉石人里先塋之次予東遊海上在來徵墓銘為閣狀而歎曰詩云衡門之下可以棲遲國朝之盛也文武並用人才輩出可謂野無遺賢矣猶有隱處衡門如王先生者乎乃為其銘曰辭必已出陋剽賊也學根道要愧葩飾也化洽乎鄉閭行之積也舉世涸涸獨予激也之死不易心有隱德也刻銘墓門徒者趨而車者轍也

戴良撰（九靈山房集）卷二三



故永豐劉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庚金字奇相姓劉氏世家廬陵之永豐劉為江右簪纓之貴自唐迄宋擢進士第者後先相望入則登臺省出則蒞郡邑人稱為名門曾大父某大父某雖不與仕版而皆能繼書詩之業父某宋季嘗舉于鄉試南宮輒不利用特恩授新淦丞母周氏府君八歲善屬文未加冠中五經誦之甚習年既長執經來從者戶外之屨常滿多有去為名進士唯府君累踐場屋卒就擯斥時學校多私試府君漫起應之即在前列元至治癸亥又臨試期府君試以上古之書既而獲在選升名春官陳論過高知貢舉者疑不敢取繼以龍飛恩例中書署為吉州路儒學正丁內艱而歸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雖祥琴斯御諱日之至必反袂拭淚不已府君性忠厚遇異母兄奇可尤盡和孺之樂每聞將授衣問周夫人曰兄之衣何如夫人曰已先授之矣及夫人歿墓祭之禮獨盡瘁為之不忍毫髮煩其兄銓嘗稽其年勞轉臨江路儒學教授命既下而府君病且革矣遼陽等處儒學提舉劉君岳中名重當世與府君交二十年如一日其稱府君有曰溫柔而慎密明辨而近恕優優乎有士君子之風識者未為實錄府君為文無宿構下筆滔滔頃刻龍蛇滿紙間似欲飛動郡縣大夫士慕其聲光踵門求見者無虛日平生嗜酒飲至數斗不亂拱手端坐而為禮益恭此皆人所難者生於乙酉二月十三日歿於元統甲戌九月十五日享年五十以至正丙戌十二月二十二日墓于折桂鄉烏江金牛臺之左禮也府君配某氏子男子四宜立宜明俱早世宜謹元江西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宜正入仕

國朝為起居注轉餘淵江提刑按察司事子女子二柔嘉適傳若曾柔恭暉彭宗徐孫男五服孫恩紹見珠海珠輝珠孫女三徐元表同其婿也一幼未行宜正字貴道今以字行其

為左史也余方司業成均相與論文甚驩迨出使荆部諸余拜且泣曰昔者先大父嘗自念言自十三世祖司空府君以來多決策發身而獨愧以特恩入官所以戒飭先君子者尤力先君子不承前訓唯寐少忘之卒以儒而成名及其終也而呼宜正兄弟戒之曰吾才非不如今人而至於此命也爾嘗當自勵以文學九厥宗即九厥宗吾死目亦瞑貧賤不足論也宜正時始十齡已深知其言之悲幸夙夜戰兢不致顛隲獲從士君子之後恭被官使至今二十九年而墓木且拱懸綽之碑未有所刻豈非至闕歟願先生文之予憐其志而不敢辭銘曰

家有世科子才又多胡負志而婦望命也奈何命也奈何

宋濂撰 四庫全書本宋學士文集卷三十三

萬徵君墓表

君諱開孫字景先姓葛氏累世皆隱合肥巢湖之上有少田力耕以為學至君祖嗣武始補太學生遷桐城縣主簿宋亡遂歸隱淮安忠武王錄宋官襲泉縣丞辭不受而自放於詩酒以終父天民亦隱德弗耀君生十九年而孤能自策厲為學天性警敏日誦數千言輒終身不忘居家孝友待朋友有信義每旦冠衣詣母東夫人問起居躬服食飲惟夫人色所欲即趨為之凡物夫人未食即弗御也親舊知其然每食親以先以餽君使奉夫人嘗以貧出為傭文學既而曰此非養志之道也尋不復仕其後宰相薦君文行可用擢翰林國史院編脩官復辭不赴召而教授於其家諸生不遠齊楚之路皆來從之余嘗謁君湖上升堂

拜束夫人君侍側。須髮皓然。進几捧觴。進退旋辟。惟謹爲好言溫藉之。母夫人年八十餘。耳目聰明。泚泚然樂也。食下始出坐館中。爲諸生談先生之道。諸生環列。情態皆若有得焉者。間以親故入城中。城中人無少長。爭候迎謁。以不至其家爲耻。君與人言。無賢不肖。率依於忠孝。其語切直。初若不可親。及徐就之。乃甚有味。久而不厭也。里中有開訟官府所不能折者。君以一言決之。其見重於鄉如此。以故鄉大夫有大政與大獄。多以詢君。亦通練誠懇。問無不言。諸大夫陰用之。鄉人多蒙其利。此余之所知而鄉人未盡知也。至正五年。母夫人以壽終於家。子陞吊之。君衰經癯然。衆以爲君者不勝喪如此。是年冬。余還京師。而君遂以死矣。嗚呼。聖人之道。猶夫然而一本於卑近精粗本末無二致也。而世或矯於高虛。若德合一官。行庇一鄉者。往薄之。以爲不足爲。君平生不事大言高論。而先生行事皆聖賢之實用。其用以教人。亦必以此。雖不肯出仕。以盡其所學。而其學之可用。蓋不待出而後見也。其文章平實。稱其爲人。有文集若干卷。藏於家。配倪氏子男一人。植黃岡縣學教諭。女六人。皆適士族。君之歿。以至正五年九月癸巳。其塋在十二月癸酉。年六十一。明年。其友余闕表其墓曰。昔予登第還里中。里中長老言。朝廷召君。特合肥之學。甘露降於松。明年又降於栢。占者曰。國家養老之祥也。君得於人者如此。而得於天者又如彼。非薦於孝友。積誠而不已。其能然乎。鄉人之士。過君墓者。式之。

徐闕撰《青陽先生集》卷七

校記

①未：當作「謂」。

②奮：當作「舊」。



儒藏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十三

朱隱老 祝蕃 貫雲石

朱隱老傳

朱隱老字子方南昌豐城人。幼穎敏嗜學。晝夜誦讀不輟。母楊氏恐其成疾也。少與膏燭。至對月拾薪以繼。父應岳奇之。嘗語客曰。是兒他日有身心之學。甫長。克自淬礪。宋遺老姚江村洪泳齋趙烈泉皆以經學稱。隱老迭從之游。學益進。廣州倖涂應雷嘉其清苦。妻以女孫。兄鎮孫以其不事作業也。白母析財異居。既不能禁。即以田廬之良治者讓兄。已日就貧窘。弗恤也。弱冠試藝。有司弗售。即屏去。杜門絕世事。潛心道德性命之蘊。思有以羽翼道學。嘗曰。元興周程張朱之學。表章於世。固以大明邵子先天之學。出於心傳。未能聞其微旨。吾于橫圖而有得于始復焉。於圓圖而有得于乾姤坤復之間焉。於方圖而有得於震巽恒益之間焉。皆從中起。斯其心傳之所存乎。又以經世書備物理性命之說。而人

莫之講。於是著經世書說。太極圖通書西銘朱子皆有注。惟正蒙未備。於是著正蒙書說。易道無窮。隨索隨有。於是有易說儀禮經傳朱子以命勉齋黃幹。幹以屬信齋楊復。記錄雖詳。而去取未當。於是有禮說。別著道德經註與歷書二卷。及門之士凡若干人。其始見也。畏其端嚴簡默。比至執經授業。則俯就樂誨。於理義密微。毫分縷析。莫不心醉焉。蓋其教人以忠信為主。明體以適用。本內以達外。一以聖賢為師。故人於身心知所用力。非徒口耳而已。先是淮兵渡江。所在盜起。焚掠鄉落。隱老猶左右圖書著述不廢。盜初至。則曰。財物任自取之。書非所用也。屢至。則曰。吾財已盡。無以給汝矣。盜素聞其名。皆謝去。里賴以全。山岩方相雄長。詭隨者衆。則戒子弟曰。吾家世清白。汝輩寧寒餓死。毋汙不道也。至正丁酉十二月。遘疾。八日。呼子善謂曰。吾疾無甚苦。但覺氣漸微。以至於盡。吾以數推之。明年江西有大變。汝善防以免難。所著書多未脫稿。編緝芟補。皆汝責矣。語竟。



而逝。年七十有四。學者號曰滿峰先生。善字備萬。遂於經學。能文章。嘗構堂以祀隱老。推其祖應岳。伯祖應闕。名之曰滿峰精舍。蓋世其儒業為鄉先生云。外史氏曰。義文周孔之心法。易書具矣。後世學易之士。論數者昧理。泥象者遺辭。邵雍氏出。即圖為書。得理數之源。象辭兼舉不遺矣。橫圖與圓方二圖。皆自易繁而推演其奧。經世一書。亦以四象而起者也。張子正蒙雖本諸易。然其明正道以正人心。用意深而措詞嚴。所謂無子厚筆力者。隱老乃能會而通之。可謂忠於諸子而有功於易也。元世道學之士。北有魯齋許衡。靜修劉因。南有仁山金履祥。草廬吳澄。白雲許謙。退齋熊禾。若隱老者。夫豈可少也哉。

林弼撰 《林登州集》卷二一

故滿峯先生府君墓誌銘

大江之西南昌名郡有滿峯先生。其學以聖賢為宗。其文以理氣為主。其行以忠信為本。其接人以明體適用為教。其生也人尊之師之。其歿也人又哀之慕之。歿後二十一年。而門人弟子與其孤翰林修撰善國其不朽者甚悉。乃集羣行成書。而以銘文屬筆於滌。滌竊聞先生多著書。大抵研精易禮之學。而及於邵子先天。橫渠正蒙諸書。共若干萬言。先生之言曰。先天之學。心學也。其圖皆從中起。其前無古。而後無今。大之為天地。小之為民物。顯之為禮樂。幽之為鬼神。遠之為閭閻之初終。近之為瞬息之起止。莫不具焉。邵子以命世人豪。乃探是圖。著為皇極經世書。性命物理之說。重明於世。學者往往厭其難。棄而弗講。予於是。有經世書說。張子正蒙書實與太極圖通書。西銘並傳。而未有為之註釋者。余於是。有正蒙書說。禮經殘缺已久。朱子雖定為儀禮經傳。而其輯錄多出於門人。勉齋黃氏與信齋楊氏。其中

予奪多有未定。余於是有禮說。易之爲書廣大悉備。伊洛大儒雖嘗論著。而其義皆愈索而愈無窮。予於是有易說。吾道不行於時。而其見于言者不過如此而已。嗚呼。觀先生之言。則其心之所存者從可知也。淵雖不文。敢不大書揭於墓道。以爲後進之觀。云。按狀。先生諱隱老。字子方。姓朱氏。南昌之豐城人。曾祖某。祖三德。父應岳。母楊氏。先生自幼輒勸書。須臾不少息。母若兄頗以爲迂。靳膏油不多給。秋宵月朗。每挾冊映讀之。冬則拾枯薪及藝松明以繼。欣然若忘其憂。時江村姚公某。泳齋洪公某。洌泉趙公某。皆宋之遺老。淹通六藝之故。而桂莊涂公應雷又遠承考亭朱子遺緒。先生咸執經叩請。莫不交與之。且曰。朱生令器也。他日所成當無讓古人。負笈而歸。兄以先生不事生產作業。力求析爨。先生不得已。悉以美田與之。自取不毛者。由是家寢貧。或憐之。勸其俯就科目。庶得祿爲親養。踐塲屋不中。益潛心於聖賢之秘。窮索於經。驗諸身心。唯恐有不合者。久

之心與理涵。瞭然如辨黑白。遂倡鳴道學於荷山之陽。四方學子悉從之遊。先生顏貌嚴毅。若不可親近。設有疑問。如撞巨鐘。小大隨應。無虛發者。初。先生伯父曰應五。曰應祥。曰應成。與其父皆足以師表州里。龐眉白髮。大布寬衣。金碎玉撞。頃鳴篳協。使人望之。苦窳之意消。至是先生又能繼承之不墜。士論多之。至正壬辰春三月。江淮兵動。鄉之惡少年。爲變殺戮。至雞犬老倪皆竄匿。先生猶操觚正冠衣而坐。從容語鈔掠者曰。貨財任取之。書籍非爾所好也。及其再至。四三至。先生復曰。吾家已罄矣。爾幸他之。盜素聞其名。笑而去。無敢縱火者。西東憐數十家皆藉是獲完。先生遭時多艱。君族姍子弟戒之曰。吾宗素以清白相傳。寧寒餓而死。不可爲不義而生。終無敢犯教者。不幸以至正丁酉十月八日卒于家。未歿。語善曰。吾著書多未脫藁。艾繁補闕之責。盡在於汝。吾以數推。明年江西當大變。汝當謹避。以免難。吾今無所苦。精神如常時。但覺氣息漸微爾。已而遂亡。

戊戌夏四月，偽漢陳友諒陷南昌，果如先生言。後七年癸卯十二月初一日，始葬於滿峯之下。娶徐李二氏，男一人，即善克紹其家學者也。女二人，歸縣人虞淵、邵誼。孫二人，象環、逢掖。象環通五經大義，年十九前卒。孫女一人，適羅壽，亦里之良族。曾孫一人，興祖。曾孫女二人，尚幼。濂聞君之立心在乎遠且大者，干祿以行志，其澤可被於當時，著書以明理，其功實垂於後世。孰短孰長，人必有辨之者。雖然，人心滿矣，士習陋矣，翻經取題而媒仕進者有矣，求髣髴如先生者，尚可得耶？銘以昭之，亦發濂之深慨云爾。銘曰：

古之聖哲，何為作經？牖人天明，使反諸誠。世衰道微，耽廢口耳，寧英撫華，以經為戲。繽紛外馳，奚補身心？實用瓦礫，棄其南金。考亭奮興，上繼伊洛，完經翼傳，日星照灼。豐城之墟，天產碩儒，豔其流光，漱其芳腴。堂虛露涼，膏油莫續，挾冊于庭，借月而燭。優之柔之，茫然遐思，磨之既之，如啖甘肥。内存于心，外著于目，明命有赫，吾敢

不肅。出而倡道，荷山之陽，有聲泱泱，達于四方。執經之徒，雲合川赴，若飲衢尊，充足而去。俗易風移，博我民彝。天不憖遺，孰不涕洟？玄堂沈沈，妥厥靈爽，尚畀後人，胡福是享。

宋濂撰 四庫本《文憲集》卷二二

### 祝蕃遠墓誌銘

公諱蕃，字蕃遠，姓祝氏。上世有諱毫者，自衢來，今信之玉山縣，因家焉。其後又徙貴溪縣西昂里。曾大父諱宗周，大父諱汝煥。父諱起嚴，宋某年間鄉貢進士。公幼而警敏，縣人有陳先生某者，獨得陸文安公本心之學。蕃遠從之游，稍長，頗不羈。他日感悔，復求從先生，痛自刻厲。久而有省，大信大喜曰：「論語曰：吾無隱乎爾。」記曰：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自是斯須不廢內觀。因購求當時陸氏師友遺書，特抄廣傳，期以大明。比朋友知慕鄉者，輒明日張膽為言親之，猶同根援之，與其進得一善，躍然如出諸已。氣質之偏，愚攻辨之不遺餘力，故



儒藏



一時登先生之門者皆推先焉。其事師之禮尤謹。苟宜費而乏。雖質粥田宅無所靳也。久之。郡縣以茂才異等薦之行省。授某州高節書院山長。歲適大比。以易經中鄉舉。會試不利。文安公舊講學象山祠宇久廢。言郡縣率同志復構祠。其上秋仲丁。遠近與舍菜者嘗不下百人。文安之後。僅有文美者。甚貧。五十而鰥。求而資之娶。未幾。改授饒州南溪書院山長。學者輻湊。調集慶路儒學正。南臺都事。奏公某聽其講經明暢。即命子受學。滿壘饒州路儒學教授。遺書幣致秀郡知名之士。訓導各齋。又未幾。前信守敏珠兩平章湖廣行省。辟為掾史。忝政。蘇公天爵一見。甚器重之。海北憲使巴咱爾以賊敗法徙努爾。以厚賄求近。不可。播州宣慰楊公某率酋長請驛以朝。或難其非述職之常。且故事上下皆有贄。公却不受曰。非所以懷遠人也。遂白平章給驛馬。既而授將仕郎。潯州路總管府經歷。先是。屬司報徭賊數百入境。同知布通勒兵迎敵。及境賊已去。他界平民一人被掠。

脫身走。卒遇官軍竄草中。布通執而賊之。曰。我本他郡農。與兄弟來耕某氏田。居近郊。非盜也。擄掠死獄中。布通因偽辭連繫其兄弟親戚七人以絕言者。公至。疑不署牘。聞帥府移南容州推問。布通賄不就辨。四人又死獄中。適朝廷遣使巡行天下。尚書巴克實歷廣東西。聞其冤。命更擇廉明。由是靜江路同知巴延布哈。慶遠府安撫司知事李剛。會梧州推問。事白。曹吏二人伏罪。未死三人者拘于外。布通復不就辨。且教曹吏家人訴帥府。復移滕州。會赦皆免。公竟死滕州客舍。時至正丁亥十月也。生至元丙戌。春秋六十有二。夫人徐氏。先二年卒。子二人。長文中。次文剛。文中扶觀踰五嶺以歸。至豫章亦病死舟中。文剛以明年十有一月甲辰葬饒橋。公嘗與故司業鄧公文原辨格物。凡數千言。及平生所為雜詩文若干卷。其才思如河流。其論事率激切。無所回忌。四方多傳誦。前事。文剛來乞銘。願雖與公為同門。為下不逮遠甚。而切偲之義甚深也。敢辭。因起敬言曰。公



質直而氣剛。信道而明義。或謂溥之辨。滕之死。殆不善為身謀。應之曰。非而遂之。蕃遠不為也。居其位。坐視無辜死。蕃遠肯為之乎。前乎吾事。撥而不與。則偷勢有不可。故以去之。益偷。然則。蔓且緩若何。曰。其心必謂是非之公。不可一日不明於天下。無乃用於其細。曰。蠻夷之俗。慙而忿。睚眦輒殺傷。二十年間。嘯聚而逆命者。往往而有多。由吏於其土。貪者魚肉之。忍若草芥之。刑罰不中。使其無所措手足。今蕃遠之為小人。則笑君子。則愧正一事。或可安邊鄙數千里。然用不盡其才。死不在牖下。羈窮瘁毒。其志亦可悲也。夫是為銘。

李存撰 《侯庵集》卷二五

元故翰林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黃公神道碑

至治三年歲癸亥秋。玄校藝浙省。既竣事出。而徜徉湖山之間。故人內翰賈公與玄周旋者半月餘。及將去。抗薄暮携酒來別。謂玄曰。少年於朋友知契。每別輒纏綿數日。近年讀釋氏書。乃知釋子著有是心。謂之記生根焉。吾因以是為戒。今於君之別。獨不能禁。且奈何哉。言已悽然而別。明年甲子夏。公捐館於杭。數月計至。哭之盡哀。自是凡至杭。過公舊遊遺憶。臨別之後。未嘗不為之愴然出涕。呼酒相酹也。公薨廿又五年。其子阿思蘭海涯展省于燕。顧公神道未銘。願屬筆焉。其忍銘乎。公家世北庭。雲石其名。酸齋其號也。故湖廣行省右丞相。贈宣威服遠輔德。運功臣。大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江陵王。謚武定。阿里海涯之孫。故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贈光祿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楚國公。謚忠惠。貫只哥之子。母趙國夫人廉氏。故平章政事希閔之女。公之初生。趙國夜夢神人。取天星為明珠。以授趙國。掌玩而吞之。已而有身。公生。神采迥異。年十二三。膂力絕人。善騎射。工馬槊。嘗使壯士驅三惡馬疾馳。公持稍前立而逆之。馬至騰上。越而蹕之。運稍風生。觀者辟易。挽强射生。逐猛獸上下。初襲父爵。為兩淮廉戶府達魯花赤。鎮永州。在軍氣候分明。賞罰必信。初忠

惠公寬仁，麾下翫之，公至嚴令，行伍肅然，軍務整暇，雅歌投壺，意欲自適，不為形勢禁格，然其超擢塵外之志，夙定于斯時。一日呼弟忽都海涯語之曰：吾生宦情素薄，然祖父之爵不敢不襲，今已數年，法當讓汝，即日以書告于忠惠公，署公積移有司，解所給黃金虎符，欣然授之。退與文士徜徉佳山水，康倡和終日，浩然忘歸。北從承旨姚文公學，公見其古文峭厲有法，及歌行古樂府，慷慨激烈，大奇其才。仁宗皇帝在春坊，聞其以爵位讓弟，謂其宮臣曰：將相家子弟有如是賢者，誠不易得。姚公入侍，又數薦之，未幾進直解孝經稱旨，進為典宗潛邸說書秀才，宿衛御位下。仁宗正位，宸極特旨拜翰林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一時館閣之士素聞公名，為之爭先快觀。會國家議行科舉，姚公已去國，與承旨程文憲公侍講元文敏公數人定條格，贊助居多。今著于令。未幾，公上書條六事，一曰釋邊戍以備文德，二曰教太子以正國本，三曰立諫官以輔聖德，四曰表姓氏以旌勲胄，五曰定服色以變風俗，六曰舉賢才以恢至道。凡萬餘言，往往切中時弊，上覽嘉歎，未報。公自謫曰：昔賢舜尊居卑，今翰苑侍從之職，高於所讓，軍實人將謂我沽美譽而貪美官也，是可去矣。移疾辭歸江南，十餘年間，歷覽勝蹟，著述滿家。所至縉紳之士，逢掖之子，方外奇人，從之若雲，得其詞翰，片言尺牘，如獲

珙璧。公曰：我志逃名而名隨我，是將見害。江浙物繁地大，可以晦迹，乃東遊錢塘，賣藥市肆，詭姓名易冠服，混於居人。嘗過梁山，際見漁父織蘆花絮為被，愛之以紬，易被，漁父見其貴易賤，異其為人，陽曰：君欲吾被當更賦詩。公援筆立成，竟持被往。詩傳人間，號蘆花道人。公至錢塘，因以自號。入天目山，見本中峯禪師，劇談大道，箭鋒相當。每夏坐禪包山，暑退始入城，自是為學日博，為文日邃。詩亦冲澹簡遠，書法稍取法古人，而變化自成一家。其論世務，精覈平實，識者喜公，謂將復為世用。而公之踪跡與世接漸疎，日過午，擁被堅卧，賓客多不得見，僮僕化之以晝為夜，道味日濃，世味日淡，去而遠之，不翅解帶。嘉定改元五月八日，薨于錢塘寓舍，年三十有九。自士大夫至兒童賤隸，莫不悼惜。某年月日，諸孤奉柩塋于析津之祖塋。娶石氏，北京名家，江陵總管天麟之女，有婦德，追封京兆郡夫人。子二人，長阿思蘭，海涯，歷南溪州達魯花赤，權茶提舉，應利州達魯花赤，所至以清白吏著聞。次八思海涯，孫四人，長南山，次寧山，次德山，皆業進士，應舉。女一人，適懷慶路總管段謙，有學識，能文章。玄嘗評公：武有截定之條，文有經濟之才，以武易文，職掌帝制，固為斯世難得。然承平之代，世祿之家，勢宜有之，至如鉢視軒冕，高蹈物表，居之弗疑，行之若素，泊然以終身，此山林之士所難能，斯其人品



元儒碑集

卷一 一三

之高豈可淺近量哉。有碑銘記叙標著詩詞若干卷及  
 所進孝經行于世。銘曰。嗚呼貴公。麒麟鳳凰。其往不可  
 詰。其來不可期者乎。嗚呼貴公。神龍天馬。其變不可測。  
 其常不可窺者乎。抑宇宙英氣。合柱為雲。漲布為雲。感  
 物神化。文武動靜。無施而不宜者乎。將飛僊應真。出入  
 機用。涉世為戲。一旦解悟。倏然而舉。散若然而合。離者  
 乎。死生幽明之際。焉知公之所甚樂。乃世之所為悲者  
 乎。嗚呼。噫嘻。事有可知。有不可知。所可知者。燕塋之歲。  
 體魄在茲。我為銘詩。詎能為公之輕重。姑以慰公後入  
 之思。

歐陽公撰《圭齋文集》卷九

校記

①上下：《元史》卷一四三《小雲石海涯傳》作「上下

峻阪如飛」，文意似勝。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十四

孔濤 羅振文 陶煜

承直郎潮州路總管府知事孔君墓誌銘

君諱濤、字世平、姓孔氏。先聖之四十三世曰後周曲阜令、襲封文宣公、贈兵部尚書仁玉。又二世曰宋給事中、贈太尉道輔。又二世曰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贈中奉大夫傅。南渡初、自曲阜徙衢州。又二世曰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贈少傅行可、則君之高祖也。曾祖諱從隆、迪功郎。祖諱應祥、從政郎、主管尚書刑工部架閣文字、入呈朝隱居弗仕。考諱純、西安縣儒學教諭。以君貴、贈承事郎、濟寧路同知充州事。妣陳氏、贈宜人。君幼有異質、五歲知讀書、八歲能屬文。架閣公愛其警敏、俾受業然齋。留先生、間出游郡庠、別駕陳公剛中大奇之。年二十舉茂才異等、一時名士大夫如永康胡先生、吳興趙公、巴西鄧公、無不器重焉。婦翁徐聖子從事江東

憲府、携君以行。涿郡盧公、柳城姚公前後持使者節、君皆為之執弟子禮。由是學益進、聲譽益起。用舉署寧國路儒學錄。遷朝廷著取士令、延祐元年曲阜首以君充賦。東平曹公子貞得君所為古文、歎賞不已。是歲以鄉薦上春官、所對傷太直、且微譏切、主司竟不合。用特恩補溧陽州儒學教授。君既新其廟學、而士多苦於徒役、為白諸臺府悉蠲之。七年、再貢于東平、未行。江浙行中書省辟為掾史、曹務雖劇、君隨事緩急、關白以行。訖無所壅。抗之商稅比歲不登、俾君趨辦、旬月而集。時宰以為能、而風紀之司頗欲躡尋其過誤、後乃察其無他事、遂釋。至治三年、復試東平第一、以泰定元年賜同進士出身、用有官超授從仕郎、平江路崑山州判官。未上、丁內艱、服除、改吳江州判官。用車恩轉承事郎、被省檄點浙東諸倉庫。餘姚因仍前弊、糧不宿倉、官吏惶駭、莫知所為。君知而不發、使自為之所、糧既充而官吏亦得自遣、乃皆感服。君始視州事、因有張甲以擅殺盜錢乙

坐遷獄已具。君謂所殺非平民，卒貸其死。歲饑，民多事剽掠，君設計捕致數十人，謂此皆迫於凍餒而然，不可以強盜論，杖而遣之。州瀕太湖，故築埭以禦水，埭修無時，病民特甚。君為改作，使可支久，民力以紓。水嘗暴溢，君跣禱于市橋，移時水降，人恃以無恐。而四郊之外有溺死者，君親收瘞焉。鄒州飢，憲府俾君往賑之，全活甚衆。御史蓋公耘夫率同院舉君治績為諸州最，未報會霖潦害稼，君所檢視常免輸田租者衆，使者覆按左右，承風指証君私庇之，居無何，証君者以賄賂投遠方，而君得調桂陽州判官。天大旱，禱于神弗答，君探獄有冤，出其無罪者三人，乃雨。廣寇竊發，君獨任軍旅，供億民不擾，而軍食亦無乏絕。州民與蠻獠雜處，素號難治，知州方思廣以貪虐啓其爭，殺人寘弗問，反加告者罪，君與之辨，莫能直，即日解印綬去。韓公德新，來康車按是州，勅罷思廣，勉君復留。君單騎直抵獠穴，諭以禍福，皆嚮伏聽命，人賴以安。秩滿，遷潮州路總管府知事。用入

廣，陞承直郎。先是君在桂陽，感永<sup>①</sup>疾而歸，疾稍間，潮州吏至，乘傳行次武林驛，疾復作，移寓龍山保和僧舍。一夕卒。至正二年四月十七日也。年五十有七。妻徐氏，封宜人。子男一人，思構。女三人，適張日新、陳煥、盛驥。君易簀之夕，惟思構及季女在側，發書箙得遺訓數十百言，凡身後事區處甚具。思構遵治命，奉柩涉江還衛州，以其年七月四日葬。西安鄉孝悌里先墓之次。初，太尉世父既襲文宣之封，五世至端友，與中奉公同南遷，由端友至洙，襲衍聖之封者又五世至杭。十九年秋七月，有詔令洙赴闕，梁開公以族長被命與俱，中道而返，洙獨入對廷議，俾仍嗣襲。洙力辭，乃以為國子祭酒，提舉浙東學校。洙所居室扁曰存齋，君惜其以存自號，而不能欽承德意，存其封爵，因自稱存存齋云。君所為詩尚俊邁，文渾厚，不事纖巧，有存存齋集，未及詮次。惟闕里譜系一卷為成書。君九歲時，祖母黃氏有疾，露香密禱，乞減壽一紀以延祖母之年，疾遂愈。後十年乃終。



人謂君得年不永，所禱殆有徵焉。祭閣公及兗州府君相繼下世，弟清方孱弱，君獨治葬祭，貨產皆委而不較，且援近比，請授以官。存齋之子崇安尹楷卒于杭，君輟錢營護歸葬。其子公溥暨兩女淪落民間，咸訪求得之。今公溥已強而仕，兩女亦各有家。公溥兄割地為報，却弗受。其孝友出于天性然也。郡文學孔某系出永嘉，族人以其疎遠而弗之親，適以事置對憲府，時君甫八歲，力為求直而出之。同里徐伯潤託其息女子君而沒，君鞠之如己子，既長為嫁于士人，術士頗知幾來謁，遂以疾亡。君為具衣衾以斂，而緘其行素，惟謹。妻子聞訃而至，悉以授之，皆感泣，請以其術為獻，拒弗納。有同與計偕者，見黜于有司，貧不能歸，君為貸錢一計緡於富人而代償之。其人後亦取進士，有祿秩，或謂可責償矣，君不聽而焚其券。其急于人之患難窮厄多此類。胡先生沒，君集同志之士弔祭而上私謚焉。然齋之喪，主辦甚力。涑水州判官朱性初與君聯事于省，尹到官未

幾而卒，喪過杭，君迎致於其家，而為位以嚴，親舊皆感動，爭來歸葬。其篤於師友之誼又如此。君與人交，雖然無間，然尚氣不阿，有過必面折之，聞者若不能堪，久乃服其識量。平生無苟取，嘗預書大藏經，有旨賜幣，亦辭弗拜。家不事生業，有書五千卷而已。君之葬也，思構已記歲月，納諸壙，復以狀來謁銘。予締交於君最久，且親，自謂知君莫予若，而狀之所述，多予未及知者。予固不得而略也，庸備著以為序，而銘以系之。銘曰：古有六行，以教萬民。比屋可封，孰非全人。矯矯孔君，生今之世。無待而興，六行兼修。直道以行，視險若夷。出其緒餘，卒不大施。爰擇斯藏，里曰孝悌。銘彰其存，用誌未商。

黃潛撰 《文獻集》卷九上



羅浮翁墓誌銘

嗚呼、浮翁先生不可作矣。復欲求典刑如浮翁、淳篤如浮翁、敏不倦如浮翁、胡可得也。初、延祐甲寅、科興一時、海內之士爭自濯磨以効用。郡以先生通春秋大義、起應詔、戰藝失利、歸而學易。丁巳在選中、時吳文正公典舉、讀其經義、歎曰：「深於易者。」子禹鼎賦則云：「學遠而詞騷、氣逸而義正、馳騁乎屈宋班揚間、賦中高手也。」至時務策則云：「學有體用、治有本末、識時務之俊傑也。」悉批于卷。自是聲譽騰鬱。靜山翁晚節末路、賴以怡悅。明年會試于京師、志未遂、當道援例、以下第舉人保充江西憲掾。先生不就、惟思授業以淑後進、為養親計而已。其誨門弟子也、必孝弟謹信、志學慎獨也、必格物修身、親賢信友也、必正誼後利、崇德修惠也、問辨講切、豈徒詞藻之末哉。故今年之塾館甫定、而嗣歲之聘幣又交至矣。至正辛卯、淮甸弄兵、郡守丁中、憲梁亞中、猶聘先生職教郡庠、以正人心。越明年、警報日切、自書臺移家泮

之詩人堂。後二年甲午、患虛弱之症、以卒。二月四日也。享年六十有九。卒之後二十一年、代遷世遠、其子尚觀始克狀先生懿行、授禮、俾志其墓而銘之。竊惟弱冠嘗拜先生、知其平生一二、既又與尚觀同舉於鄉、好猶兄弟、誼不得辭。按狀、先生諱振、文字弘毅、姓羅氏、晚字羅浮、人稱為浮翁。世為安成儒族。曾祖某、祖某、父士琥、字西玉、號靜山。俱有隱德。先生性孝、父母有疾、必置小床侍親側、以硯寒煖、饑飫而順適之、卧不解帶。母彭夫人嗜果與餅、歲得脩奉、當易以奉之。迨二親之歿也、姻交會葬者率數百人。娶李氏、有婦德。朋田著姓也。先其君子廿三年卒、後合葬於章塘。面辰背戌。子男三人、長尚觀、贛州龍南教諭。次民觀、縣庠訓導。次正觀。女二人、俱蚤世。孫男七人、繼修、繼魁、皆襲儒業。餘幼。所著有大易擬議十卷、四書集大成四十卷、詩文雜著五卷。嗚呼、大化之推遷、雖參差不可究然、近世以來、勢力之翕赫者、往往隨時變滅、而詩書之澤、綿綿延延、將替而復振、豈

天於善類終開惜而賤顧之耶。觀之羅氏可驗已。抑禮  
嘗聞靜山翁年高德邵。雖怨家子弟亦深教之。有寄以  
銀酒爵。久而忘取。歲晚歸之。寄者反驚愕。歎服其誠。一  
日憩漢江橋。有遺而蓋紵絲囊盛楮幣六十千者。輒命  
小僮荷而俟。遺者至而德之。其忠厚類此。子孫之食其  
報。豈可涯哉。銘曰。  
積之豐發之約。尚裕其後人。星其斗。山其嶽。

王禮撰 《麟原前集》卷二

### 白雪漫士陶君墓碣

君姓陶氏。其得姓始于堯。至晉長沙公與靖節處士皆  
以垂名無窮。更江左五朝。歷唐沿五代。以入于宋。衣冠  
蟬聯。世不乏人。有諱榘者。台州司戶叅軍。遂家于台。八  
世孫諱若晦。始居之地。乃以姓顯。生子諱辰。史館校勘。  
校勘生太常寺簿。諱居安。原闕二字生太學錄諱應雷。至元  
丙子。淮安忠武王統兵平宋。偏師至。原闕一字學錄為鄉里  
請命。將授以官。則曰。吾欲全父母之邦。豈知有一字已

而築室清陽溪上。藥病者。槥死者。賑飢者。煦寒者。其配  
繆。原闕一字靜慈而克賢。故志得伸。及生君。有異質。未髫髻  
即異常兒。原闕一字從周仁榮先生學。遽于易。逮百家九  
流。皆曉達。學成。乃出遊。原闕一字跡幾徧天下。上京師。王公  
貴人。聞君言論。莫不驚喜傾下。然所持者。連城之璧。照  
乘之珠。襍之砥砢。魚目為病。于是翩然南歸。每曰。燕趙  
古稱多奇士。今所見。何不逮所聞耶。既歸。齒髮方壯。而  
家貧。鄉里諸儒。先力勸君宜少屈。以就祿。遂試吏蘭溪。  
州民盜驚。連逮一十三人。當刺臂。君念其貧。輕焉直得  
除免。浙省檄補江陰州。州民劉鐵。欲強姦趙屠妻。趙訟  
鐵。鐵抵罪。一日縛其妻犯之。痛箠趙。幾至殞。趙乘急捉  
刀刺劉。斃。君謂事出俄頃。非有意故殺也。趙得減死。州  
重建治所。君主辦。社稷壇。歷久寢壞。每春秋社祭。之道  
氏院門外。君白于尹。社稷復建壇壝。調松江。創聽事後  
燕堂六楹。君才優長。能使民不知役而事集。屬邑上海  
民徐德。訟戴千戶強劫。二人瘐死。十九人獄具。民皆以



為寬、君平反之。時部使者韓公審獄，一如君所言，移文陞賞而辭。縣豪民朱管坐戮死，籍其家，悉以兩家田賜丞相托克托。丞相威權震海內，差官高成劉錫副以惡少年為爪牙，南下肆虐，設計陷民，倍財無辜，被掠死者無算。府縣曲承風指，莫敢誰何。王兼善以母老被詬辱，奪不顧死，言于官。官吏悉驚避，獨知府楊侯伸憤痛之意，未決。君進曰：「朝廷命公守是邦，寧忍坐視赤子啖餓虎頭耶？」侯喜，遂與謀，傾諸惡少，勢稍減。所差官乃轉委憲省，遣使至府，考立官猶震懼。君獨抱案條折理，明詞直，悉依律斷遣。事聞，丞相賞鈔幣。以年勞省除杭州東北隅錄事司典史，輝和爾人拜布哈與其妻呼喇章自昔同艱苦，生女已十歲，一朝為省宣使，乃娶呼都克女，觀音努為小妻，貌美，資豐，善迎合，至抑正妻，正妻不勝憤，布哈擲刃以刺，弗斃，閉一室囚之。及其女曰：「少子食，欲俾餓死。」婢引兒訴主母枉于官。錄事揮使去，君曰：「此婢去，三人必俱死。」于是叩頭白憲府，使得伸理，獲全。拜布哈

雖遇赦釋免，猶坐黜矣。至正壬辰春，除信州弋陽縣，以病不赴。秋，再除湖州歸安縣。時方兵興，長興州已陷，浙省叅政托克托檄君與烏程縣各原闕萬斛給餽餉。君募巨艘二十以載，君未至，半道潰，即指原闕使各有定處。甫二日，湖州陷，君白叅政畫計策，迺復湖州。原闕無見糧，君走一介召諸艘，其至無時刻，遽遂加賞賚，錄功原闕不報。方事變時，守土大吏望風奔潰，槌埋竊發，至有火人原闕淫殺縱恣。君稟命叅政，按其罪不少貸，良民始復蘇。丙申原闕紹興上虞縣，歎息言曰：「吾懷抱利器，出將為家國天下用，原闕浮沈下僚，今年七十，其所蘊會不得少試，以沒尚何言哉？」原闕月廿日卒于府城都昌坊之寓舍，享壽七十有三。配趙氏原闕真，故宋宗室孟本女也。有淑德，先君十二年卒，葬黃巖州原闕鄉道與之原。今侍講張公為應奉時，銘其墓。子男三人，原闕字儀，娶都漕運萬戶松江費雄女元珍。次宗傳，娶錢唐原闕字從，原闕淑英。次宗儒，未娶。女三人，長宗媛，適同郡杜

思綱次宗端

原開二字

國楊至次宗婉尚幼孫女沒時艱路

梗寓殯會稽玉笥山

原開二字

其為人個儻磊落于為義若

飢渴居父母喪哀毀骨立四

原開二字

享感愴怛悼待人以

誠律已以廉蓋天稟然也君諱煜字

原開二字

自號逍與山

人又號白雲漫士喜吟詠善樂章夫其游歷

原開二字

交友

及所抱負當大有為可也乃老死簿書期會間然觀

原開

二字吏牘不怵于勢不溺于利享尊爵厚祿者愧于君

多矣

原開二字

其履歷之際以副其子之請庸揭諸墓以俟

銘傳者采焉

鄭元祐撰

《僑吳集》卷一二

### 白雲漫士陶君墓碣銘

天台陶孝子宗儀死其親已三年制闋猶哀哀來拜予

雲間次舍泣而曰今日奮起風雲附王公大臣者其聲

光赫矣然有身沒名著者必託之名能文家否則與腐

草同盡先子官卑志則大粗見於歷官者無名能文書

之儀坐不孝先生名能文言又足信萬古敢以墓辭不

獲按遂昌鄭元祐狀君姓陶氏諱煜字明遠自號逍與

山人又更號白雲漫士從鄉先生周公榮學學成遊京

邑王公貴人奇其狀貌言議傾下之已而翩然來歸曰

燕趙多奇士今所見仍爾家貧親且老遂屈身就祿試

吏蘭溪州陞補江陰州州民有劉鐵者欲犯屠人妻屠

訟鐵抵罪怒縛其妻卒犯之屠捉刀刺鐵君議奸殺

非故比屠免之君平反部使者害鐵一如君所言又豪

民朱管坐戮死籍沒兩家田歸丞相府相以無賴少年

為爪牙縱暴陷民財民被榜掠死者無算有訴於府者

府從風指莫孰何君進白府曰朝廷命公尹是邦忍坐

視赤子殞命於餓虎之吭耶無賴者覆詭文移省為遣

使至府府賞以幣以年勞除杭州東北錄典史有畏吾

人與其妻生女已十歲一朝為省行人即別娶抑賤正

妻且瑾一室囚之婢引女訴主母枉錄長不敢受詞君

曰此婢去三人俱死矣遂受詞伸理行人坐黜退果遷

湖州歸安時湖州已陷賊君從主兵者劃計策還復湖

州乏糧。君為檄文走一介。召諸艘具至。無時刻違。鉅功中書不報。調紹興上虞縣。嘆曰。吾懷抱利器。不後於今之人。而浮沈六察。不得與今之攬權力者比。年已莫。死期將至矣。尚何言哉。遂卒於郡都昌坊之寓舍。享年七十有三。戊戌九月二十七日也。配趙氏。故宗室諱孟本女也。子三人。長宗儀。宗傳。宗儒。女三人。銘曰。其貌魁如。其論魁如。考功千吏。秩乎不可誣。用不能大。卒老死。簿書噫嘻乎。自古才而仕。仕而漫者。豈惟是夫。

楊維禎撰 《東維子集》卷二四

校記

- ①永：當作「末」。見四部叢刊本《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三四。
- ②奪：當作「奮」。
- ③此句疑有脫文。
- ④此句疑有脫文。
- ⑤果：疑誤或衍。鄭元祐撰《墓碣》作「再」，從下讀。



儒藏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十五

曹慶孫 朱嗣壽 鍾柔 彭炳

元故建德路淳安縣儒學教諭曹公行狀

公諱慶孫，字繼善，姓曹氏。上世溫之許峯右族，世稱三王，以神明顯。唐宋間者，鼻祖也。八世祖諱景修，分派秀之華亭文欽里，代為文家。曾祖諱澤之，宋秉義郎，戶部犒賞所差監破石酒庫。祖諱應符，宋迪功郎，衢州司戶叅軍。父諱榮老，宋宣教郎。公之系實嚴陵邵氏子，本生父宋文林郎，處州州學教授諱桂子。處州娶司戶公女曹氏而生公。公益曹氏出也。宣教公早世，秉義府君命公後其舅氏。公雖外繼，而幼養於處州。公克世家學，明書經。生於至元二十三年丙戌七月二十四日。初仕平江路吳縣儒學教諭。再調建德路淳安縣儒學教諭，皆得士論。年甫四十，輒無仕進意。日以經史諸書陶情悅志，得古人嘉言善行，輒書之片楮，揭坐右，踰月則滿壁。

又微而更之，躬自踐履，至熟之乃已。公田廬不迫中人，家取給伏臘，不求贏餘。惟於祭祀必考求古禮，躬自營修，務為精潔，不以豐凶而有所過不及。誠敬嚴肅，衆人所難。公既為人後，為繼高祖之小宗，益自闕虔恪以宗祧為重。上世墳營之可考者，尤加封樹。先世銘表之未刻者，悉求名筆以識不朽。復著墓祭禮沿革之以為常式，力教子弟，訓以先世遺法，俾毋墜家業。於魏晉書法，素所嗜學，早歲即擅書名。未中年屏絕聲色，若物外人。築堂曰安雅，居群書其間，日夕莊誦，嘯歌忘倦。嘗曰：吾平生無過於人者，惟守吾聖門之學，以行吾儒分內事。雖不能紹先儒道統萬一，然不以世俗名利為身累。豈非陶靖節所謂不以心為形役，韓退之所謂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者，或可冀其遺意邪？故翰林學士鄧公善之，張公西巖、虞公邵菴皆公所常考德問業。安雅堂榜，虞公書也。奎章博士柯公敬仲、國子丞陳公衆仲，儒學提舉楊公廉夫皆嘗為之記。晚年人皆以安雅先生稱之。



公亦喜曰此吾平生所以自任若未死而人以謚我也。踵門求文者無虛月。公所為文必造理義盡人情無誇誕虛遠態不作鉤戟喉舌語一語一字必有來歷而意度皆從已出故遠近咸願得之其所著古詩近體騷辭記序銘狀箴訓雜文曰副墨者若干卷年益老而力學益不衰晚年耳聰目明夜書細字又信意作小山水畫幅殊有佳趣老而彌健蓋有所養也嘗曰吾居華亭九峰谷水間是邦之望惟陸士衡兄弟為晉代文宗今其遺跡皆不可見能不感慨於千載之下暇日窮其讀書聽鶴之地遂買谷水東崑山陰構堂于上像二子以奠且築室其下興到即命扁舟徜徉其間有司嘉其志嘗以聞於江浙行省馬公於宗族間尤善周旋奉上字下能竭智力少年事處州公克盡孝道中年奉叔雲西居竹二翁又能委曲承順事苟有不當者則犯顏直言必揆諸理乃已公平生繼外氏而不以其家貧為心人或以為迂勸公使求之公曰上世所以俾我為後者豈

不以吾本宗世有賢人而利吾道義之澤為扶植計哉。吾豈較是瑣瑣以違上世初志。今族人所以沾丐文風向慕忠厚者豈非處州公有大造於茲耶。由是鄉黨咸則之。至若處兄弟子姪則導以詩書禮義教以恭敬輯睦歲時恒集鄉族長幼於家塾會講經義淑諸人者殆不少矣。及其或以徭役為公累公雖知其無預亦弗違其請。至於家貧蕩析亦無幾微出於言面。家無饒餘歲又輟米以周貧族其有死者乃身先率眾以營其喪葬尤篤於交道心常薄世俗以貧富為重輕遇事必尚古人意氣乃已。故江湖間清議罔不加敬向慕咸以得識公為足。性至好客客至則觴咏歌笑竟日不厭解榻留連不忍其去。鄉里間每有論議莫適處者賴公始決人得其歡心親朋燕集皆力致公得公始樂。晚年嘗曰吾本邵氏子利賴之者不為不多矣因考字書復名曰繁以志不忘本也。編修蘇公昌齡相知既久至正二十一年二月廿又五日至公之鄉始獲晤對如舊相識方



接盃酒敘殷勤論議南洽而公乃疾作矣二十六日質明命二子曰吾弗可為矣汝曹能遵吾平日之行則吾為不死矣言竟乃逝公娶樛李唐氏承務郎新州同知諱世延之女先十歲卒子男二宗儒娶新安汪氏郎武路總管諱從善之女宗臣娶龍江章氏蘭溪州知州諱夢賢孫女四適仙山施德溥嘉禾徐麟樛李唐環會稽趙琪皆儒家子孫男一子鎮女三皆幼是年三月廿有二日宗儒等卜葬於華亭縣修竹鄉文欽里先塋之側其佛廬曰集福公所履歷之跡此其大畧也然皆眾所能道信聞遠邇者故書之而不佞

邵亨貞撰《野處集》卷三

故天台朱府君震揚府表

孝子之於親屬嘗有紀極哉唯恐其嘉謨越行不暴白於後世也件繁辭事既有狀矣足以昭于人人又有玄堂之銘銘此狀者矣又有阡上之表焉蓋辭之重複者事必看其孝子之心其有所慎乎仙居朱府君之卒多歷年所其子公立既請縣大夫前進士魏俊民為之銘其二孫木棠猶以為未足復來徵于文表於墓門按於古義合矣予乃按狀而書之曰府君諱嗣壽字得仁姓朱氏世居台之臨海宋殿中侍御史希述其遠祖也殿中君六世祖友直仕為宣撫司某官始遷仙居之東門至府君又六世矣府君之生岐嶷而深沈豐厚而敏惠自為童子時風岸孤鶩昂然野鶴之在鷄群見者莫不異之及將鄉校擗齋群經食芳而教腴充然若有所得且曰古者為學精神心術一寓之於事為或慮其有不正也必資體驗擴充之功所以結首窮經不敢輕賓之若括華摘豔鉢心廟賢於辭章間陋之陋者也自是撫世酬物一出於正而異端無實之說了若不經意事父母輒盡其孝奉異母之兄甚於同母者凡事必咨稟而後行遇弟有恩及其奉捐館舍諸孤貧喪不得入土府君泣曰兄弟同氣也死而不差吾心其安乎即命塋與家卜地而歲焉夫妻相敬如賓自委禽至髮白無反目之失教諸子力田孝弟不許事紛華靡麗遂名堂曰順德且賦詩以示意待族姻廬井曲盡人情不以貴富賤貧而為薄厚踴躍數春秋祭其先儀文並循家禮升降跪拜如將見聞其容聲人取以為法治家甚嚴子孫朝夕冠帶承候顏色拱聽訓飭不命之退不敢退也晚年築室東園藝鞠花數十本當秋高氣清金錢粟然布柔條間府君熟玩不忍去或對之酣觴清詠終日且謂人曰鞠誠吾良友吾殆托之以逃名乎達忠介公無恙時出鎮于台聞府君有賢行將刻薦于朝府君謝曰仕將以得祿養親也親亡以仕



何爲哉。達公亦不放。疆未幾。達疾。府君度不能起。召子若孫。訓之曰。吾晝夜兢兢業業。以克至于今日。非爲仰不愧。俯不作。抑且可以見祖宗於地下。汝等守爾孝弟。篤爾忠信。蹈爾禮義。厲爾廉恥。庶幾不陷於有過之域。吾雖死。將含笑入地矣。已而遂卒。時至正乙未十月二十一日也。享年六十又九。府君曾祖懋。宋鄉貢進士。祖智。父元豪。補武學生。妣應氏。金氏。府君金出也。娶同縣呂氏。先十三年卒。子男子二。公立。公。成。公成先四年卒。子女子一。適楊弘祖。孫男六。木。松。棠。棣。榘。木。榘。即未。謁文者。孫女一。歸呂志尹。卒後。當某年月日。葬于縣東一里馬鞍山。霞陽之原。禮也。嗚呼。士君子之立身也。其功名烜赫於世。則登名於國史。其次焉。則書諸郡志。又其次焉。則藉薦紳之立言者。以傳及其久也。未嘗不與史志相爲頡頏。有若府君之行。斥乎流俗。僚子醇熙。一本乎真誠。而弗事乎詭隨。此所謂一鄉之善士。非歟。是宜揭之崇軒。以爲簞簞扶世之計。而所愧者。予非其人也。雖然。予久居禁林。海內名公卿及賢士大夫。所銘者多矣。鮮有徵文於十九年之後者。而木與榘有焉。則其久不忘乎親可知矣。予雖欲辭之。而烏乎辭之。若木與榘者。亦可謂之孝孫矣乎。是爲表。

宋濂撰四部叢刊本宋學士文集卷一八

故龍南一峰先生鍾府君墓碣銘 有序

府君諱泰。字元剛。姓鍾氏。其系出於魏侍中繇。繇之十代孫紹京。字可大。事親孝。自爲童時。凡得瓜果。必先進最。工書。人號爲小鍾。蓋以繇爲大鍾也。嘗直鳳閣。後從唐玄宗平內難。拜中書侍郎。始居贛。其諸孫曰某。游宦龍南。復爲龍南人。傳至諱佃。字少游者。擢元豐五年進士第。歷二廣轉運使。以功烈聞。性尤至孝。父歿。哀慟擗踊聲不絕於口。羣鳥助之哀鳴。人爲建感鳥堂。府君則其裔孫也。曾祖淳。祖德賢。皆抱道潛耀以自樂。父克俊。在宋之季。補國學上舍生。聞三宮北遷。糾集義旅。爲勤王之舉。勢既不可爲。乃登賴之馬祖岩。遙望中原。白雲渺瀰。而翠華不可復見。悲歌激烈。聞者涕下。已而痛憤益深。誓不食元之粟。賦詩壹章。有自許有身埋漢土。終憐無淚哭秦庭之句。遂赴龍頭江而死。其忠義之志。蓋皦然云。府君生甫一歲。宋初改物。兵燹猶未息。祖母吳氏與其母劉夫人挾之走南雄。艱難險阻。莫不備歷。府

君幸既長，俾歸從鄉先達雷州推官劉公震游。夫人日自程督之。府君性既穎拔，復知以紹述為事，昧與即興，挾冊映簷光而讀，至夜漏下二十刻亦弗休。由是融貫於經子史，集諸家握筆為決科之文，頃刻千餘言。長風驅濤而雷電與之相後先也。夫人喜曰：吾有子如是，吾夫子為不亡矣。夫人或與府君語及龍頭江事，府君輒長號弗輟，幾欲無生。及祖母與夫人相繼而逝，府君竭誠於奠祭之禮，觀者咸曰：鍾氏世有孝子，感烏堂之作，不得專美於前矣。府君初娶田州判官凌君昌任之女，生一子而卒。興闕尹馬君良奇府君之為人，復以女妻之，遂同之官。凡馬君之善政，所以鋤姦扶懦，滌冤疏滯者，皆府君有以發之。廣東帥閩及海北廉訪使者聞府君學行之懿，交薦之。署為雷州路學正。府君以海濱非久處之地，力辭而歸。下簾講授，從者數百人，咸共推尊之。號曰一峯先生云。府君儀觀偉然，終日正襟危坐，人莫能窺其際。晚益刊落英華，窮極根柢，所居僅蔽風雨，

所入僅足饘粥，而處之怡然。至於赴人之急，雖蹈水火，有不暇顧者。君子尤稱之。府君生於至元丁亥正月某甲子，歿於重紀至元辛巳十月某甲子，得壽僅五十又五。瀕卒無佞言，唯屬子力學厲行，毋墜家聲而已。所著書有諸經纂說、易書詩衍義、樊帚集若干卷，藏於家。府君凡三娶。初凌氏生一子，即恕，字以行。至正癸巳鄉貢進士，署濂溪書院山長，不赴。次馮氏，無子。次凌氏生二女，一早世，一適凌德。曾孫男三人，曰肅，曰緝，曰熙。女一人，適某。曾孫女二人，尚幼。府君之卒也，葬於龍山之南。洪武庚戌秋八月某甲子，再遷於仙女湖之西。與凌氏合葬焉。實縣南之五里也。惟府君生於忠孝之門，耳濡目染，已能立乎具大者。及求諸六經，驗諸躬行，所見益真切，所獲益粹凝，雖不見用於時，而弟子從之者皆知所謂孝悌忠信，其有功名教甚多，是亦為政也。中州君子恒言虔南為遐荒之地，賢才鮮少，有若府君者，其裔胄之悠久，家學之盛著，文行之隆蔚，初亦何減於中州人。

之好論議往往如是。是重可嘆也。因按都陽董先生之狀大書以銘府君之墓。庶幾白府君潛德於遠。過虔南之士讀余文者。亦當有所奮勵而興起焉。銘曰。

嫩人之班班乎而忠信以為冠乎而佩純知而聳華文乎而光彩之如璫乎而長才詘而弗信乎而激政令而屏奸乎而柔之立而強之剋乎而臯比誤而師道尊乎而反澆涼而為龐惇乎而一鄉之善士質其玉溫乎而岐有鳴鳳魯有祥麟乎而天之生賢無方何曠復何屯乎而勒銘墓門乎而庶昭昭其永聞乎而。

宋濂撰 四庫本文憲集卷三

### 彭氏新塋石表

嘉定二年秋八月建士彭炳元亮不遠六千里再來訪予。素冠素衣形悴色慘。予驚問其故。元亮拜且泣曰。往歲炳受命先君求學闕輔。先生不鄙其愚收而教之。及歸覲省時先君棄養已三年矣。遺言示炳計蓋離膝下纔兩月耳。惡逆如此。天地所不容。然不敢即死。猶忍毒

須臾者。兵亂以來。四世之喪未葬。炳實受其責。僂俛謀地崇安縣南十里龍岡之南麓。用至治三年秋九月丙午舉曾大父武夷翁。妣江氏。大父好古先生。妣徐氏。世父柳溪先生。父里仁府君。從兄弟柳溪之伯子。季子。八喪六封左昭右穆。如中州法族葬之。蓋先君治命也。賴祖考之靈。僅畢營奉。則又惟念獲罪於前。既不可贖。我祖考積仁累義。澤覆子孫者。使泯泯無聞於後。豈不重有罪邪。是用歷時涉月。冒昧來此。幸先生哀憐。賜以石表之辭。俾展省斯塋者。永以為勸。即出家世履行之狀授之。予以元亮修潔善學。孝思無窮。固知先德垂統之令。可標示久遠。託諸老詩。得非誤乎。然不敢終辭也。為擬其語而序之。按彭氏五代時自光州徙居建寧之崇安。家牒燬于兵。莫詳所始。武夷翁諱康叟。生好古先生。好古諱九萬。字子遠。文學氣節。偉望一時。有子五人。長柳溪先生。諱桂子。字達觀。聰敏絕人。幼時從其父在太學。讀書強記。一過輒不忘。文行名庠序。忠信稱鄉黨。次



儒藏

里仁府君諱似孫字子如炳之考也。天性孝友事其兄柳溪如事好古推仁擴義無間險夷宋亡之變人爭逃死山谷間鄰母屢墜險里仁屢負出之母曰子無以我故受禍終不忍棄去歲大疫至親猶不相過問巷有盡室呻吟者里仁日至其家視粥藥所宜人得免死疾亦不相及蓋惻隱之發根乎純心其遇事而見者類皆衆人所不肯爲嗚呼異哉享年六十有四以延祐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卒初娶吳氏有子善善甫三歲俱失兵間再娶嚴氏生三男長即炳也次祥讀書力家次天女三人嚴氏勤明莊整里仁再家內職居多嘗戒其子曰而家世爲士號稱盛族淪謝之餘獨汝兄弟與兄公之孫三人者在而不種學樹德以振起而家吾何汝望哉斯亦可謂能母矣且彭氏有家崇安歷數百年先世往往以賢德著鄉評讀書力學踐修人倫日用之實而蓄休儲美以敷遺後人者至矣遭罹兵變里仁脫身百死克還舊貫收亡合散使彭氏之祀再傳教子義方使彭

氏之學不墜非所謂原之深者其流長耶元亮佩服範于前服慈訓于後松楸事大既已成先志矣立身行道以顯其親不在此其將焉在于故論次之使表其墓如此好古最少子名立孫往後族祖氏里仁同母弟也三子名昌四子名安皆自變亂中淪跡異教里仁異母弟也柳溪二子曰煊曰同今惟煊之子堅與元亮兄弟同居云三年二月清明日述

同恕撰 《渠菴集》卷五

校記

①馮氏：當作「馬氏」。見前文所述。

②曾孫男：據文意疑當作「孫男」。



藏 齋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十六

羅文節 許晉孫 熊本

元故文林郎同知重慶路瀘州事羅君墓誌銘

序有

嗚呼士君子立志孰不欲建功名垂竹帛哉或不能逢其時時逢矣或剛正忤物坎壈至死卒無以達其志志弗達矣使其名復寂寂無聞其鬼不靈則已脫稍有知未必不鬱悒於九泉之下操觚任紀載之責者寧不為一動心耶此余於廬陵羅君殊惻然也嗚呼君諱文節字仲正姓羅氏羅為江西右族唐肅宗時自洪都遷廬陵之秀川入宋以來家談仁義而人悅詩書以通經上南宮對大廷者幾無虛歲朱紫相承照耀州里起館郡章者四人而邑之令佐尤夥焉曾祖時誠祖宗權卿貢進士父復泰字以通為元之鉅儒著書滿家春秋禮記周禮三經皆為之集解復衍河洛圖書之義列圖三十多前脩所未發出其餘力補正戰國策舛誤數百條且

為年表以次其先後行丞相府聞其名著東湖書院山長蓋世號道齋先生者也君始能言其父抱就書室抽一卷授之祝其疾讀君指插架牙籤曰吾齒稍長雖盡通之未憚也其父驚喜暨肄小學輒以氣雄諸生莫敢與其齒後從宦東湖賢士大夫咸折輩行為忘年交問學日進水湧而山出撫州判官燕君某辟為郡吏郡有獄疑不决守貳爭以為問君歷階而升摘其案語曰如此則為直如此則為枉儕類大慙出奇計沮君會朝廷有詔造鹵簿器仗遣君至屬縣督其成君至樂安憩縣廨中羣吏更謁互諫以為鬼物所馮不宜居君笑曰惡有是乃酣飲而寢夜漏下十刻月色微明見丈夫長而青立與擔簦君奮起執之曰爾來矣爾來矣應時而滅黎明視之並解有豫章字隆而數腴縣人祀以為神君曰其怪在爾矣歷數其罪用竹楔釘之未幾豫章枯死怪遂息郡有織錦工嘗籍于官竟適入武昌出入辨章溫公門溫勢倏熏灼莫敢誰何復嗾君捕之縣知之不





敢受君牒。君直訴辨章。辨章曰。爾胡不求之府公乎。君如言而往。府公握手相戒。亦不復出一語。君怒。奔走辨章門。辨章厲色斥之曰。業已屬爾矣。復來何邪。君曰。工合應官。錄府若縣。謂其為社鼠城狐。不能詰。區區小人。固不知何所指。明公乃方徵大臣。不助半指之力。如廢王法何。辨章語塞。即下令捕與之。衆益譁曰。是尚不畏溫辨章。其有我輩乎。謀出之。益急。君懼禍及。裏糧馳燕都。燕都貴人亦忌君峭直。高門縣簿。無可投足者。遂入成均為弟子員。一日方挾冊詠。有相者謂君曰。君兩顴入鬚。當邊徵建功。無以久淹為也。君遂用國子助教姚公登孫之薦。上於集賢。集賢移文雲南行中書。署君昆明州學正。秩滿。陞授孟傑府。君列蠻夷子弟。曉之以君臣父子之懿。辭氣激烈。聽者聳然。轉普定府知事。廉行彌厲。大理金齒宣慰司辟為令史。豪酋侵人疆畝。持黃金數鎰為君壽。乞君勿右怨者。君麾之去。酋怒曰。君賽天赤邪。乃不納吾金也。賽天赤。鎮雲南之名相云。君

卒奪田歸怨者。乾崖洒里當賦金。使者至。蠻人納賂。往往過所賦之數。而金又不可免。君至。憫其愚。反復開導之。蠻人鼓舞于庭曰。微使者之廉。孰能恤我至是。亟輸金而還。俄入掾雲南行中書。雲南駟騎皆官中給直。官吏乾沒之。以市馬賣土酋。君曰。為天子牧元元者。顧若是邪。痛懲其弊。朝廷以雲南在萬里外。下吏部準循舊比行銓選之法。使者至。選君承其事。君知積弊未去。且曰。王者無外。敢不靈承上命。以正其法乎。獻五策於使者。吏受民賄者。官不稱職者。廉藏不會者。月日不登者。居制未終者。皆不調。使者大悅。悉從之。倖門遂塞。滇池有神蛇能興雲雨。會大旱。民屢走池上。若無聞者。君為檄責之。片雲歛然。興雨。因霑足。南詔海中積葑成淤。而浮游水上。夷獠耕稼之。號曰葑田。田如不繫舟。西東無定。人交相為盜。君命紀字為號。疏其步畝。及四畔所屬。上于官。官為給券。使有所憑。復植木於海岸。嚴其畛域。不相淆亂。或海潮漂蕩。有藉以為奸者。俾出券環證之。

竟歸其田。夷獠指示子姓曰：此羅據所賜也，否則人盜之久矣。監察御史至，每召君于庭，事難定者必待君言而後決。雲南王亦熟君行，命陞為提控探史。提控掌六房之政，人多畏縮不前，君益淬礪弗少怠。適中朝大臣喜意以失宰相意出參省事，銳意更張，庶事悉心任君。君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名聲翕然動蠻夷中。先是，蠻夷有鐵甲郎者，負固不服，至是驩曰：天子遣賢輔臣至矣，奈何不降？帥未附者皆來歸，君之功為多。鎮戍萬夫長伯胡行事多不法，憲府繩之急，伯胡擁兵以叛，累歲不能討。曲靖宣慰使鬼宗亦蠻酋也，助兵一萬夾攻之，伯胡就縛，幕府上功，擢鬼宗參知政事。將上，省臣上下莫不與之，君力爭曰：雲南親王臨蒞之地，辨章而下，多八座大臣，何得有蠻酋位邪？苟錄其功，使以參政之名自鎮其土，足矣。不然，國體其謂何？空一府。咸曰：微羅據，幾失之矣。鬼宗懼，託君鄉人囊金以獻，君怒曰：腕可斷，案不可署。鬼宗恚而止。君疾惡如仇讎，聞部使者德佳，貪

暴賦虎神詩以為風，德佳銜之，賂西行臺御史以專權自恣，劾君。君走憩中臺，遂擊德佳去之，夷人大快。君以常調除承事郎，同知彌勒州事。政成，謁選吏部，遇鄉友羅王於逆旅，乃勸君曰：君以剛毅取嫉于人，致齟齬一世，秋髮已縵，紛被有，何不謝事以佚老乎？君慨然曰：子言誠是也。乃上乞骸骨之請，以文林郎同知重慶府瀘州事致仕，年僅六十三耳。居數年，中原道澀，乃犯鯨波之險，由海道至閩中，而江西兵燹方亟，遂不可還。以至正二十六年十二月壬戌，終于福州之民舍。君未終，謂其友曰：此正吾死所也，夫何憾？時閩猶奉元正朔云。其壽八十。洪武五年冬，君之喪始還。明年某月日，始附葬先兆龜山之原。君長身而瘠，胸襟磊落，如青天白日，喜面折人過，雖王公貴人無所避，故有過者常畏君知，亦有幸其知以自改者。民事有屈而不伸，君廉得其實，忿忿見乎色，必以告司法吏，因得白者甚衆。知識尤絕人，每言某地當有兵變，時承平，人競指笑之，其後果然，始



服其先見。生平急患難，重倫義。族叔繼賢久居燕，頗饒於貲，與妻柳皆老而無子嗣，乃迎羣從子觀遠為後。觀遠至甫七日，而繼賢夫婦死，其服役者羅參出而呼曰：我嘗為子矣，觀遠何人？乃欲與吾事邪？觀遠弱，不能對。君亟告公府，遂參，盡囊括其貲，授觀遠，且具舟車，使扶二喪還江南。不特此也，凡遭疾疫貧窶及死喪無依，流離不能歸者，君必捐金，倡義士周之。初不知其為何如人也。君娶劉氏，子男二人，長大紀，有文學而剛介，酷肖君。次次炳，贈番禺縣主簿。初次炳為奏差，廣東宣慰府宣慰使釋迦班嘗招峒丁三千，即遣征連州。峒丁怒，至清遠將為變，衆憚弗敢往。次炳請前，峒丁寧弓相向，次炳紿之曰：宣慰命我來賞汝，寧弓何為也？峒丁退，與清遠令敘，縉帛散之，乃率以往，至連為寇所敗。次炳被擒，備極慘酷，竟不屈而死，致有今贈。女三人，長適郭滋蘭，先卒。次復為其繼室。孫男一人，徹。曾孫男一人，某。君葬後二年，大紀汲汲圖君於不朽，以國史編脩趙君堯

所為狀，請謚墓門之銘。嗚呼！予昔總脩元史，每求剛正之士在下位而不伸者，載焉，並以謂雖不能拔之於當時，聊使其暴白於後世，庶幾死者無憾而生者不愧。惜乎有司不上君之事也。於是徇大紀之請，執筆而具書之。百世之下，必有因子文而知君者。雖然，予何人哉？文之傳不傳固不可必也，所可恃者，世人豔君之行頗多，多必則傲之，則傲之必相與謹視之，文其有不傳者乎？信有人如君，終至湮沒無聞，則夫天理人心，皦如出日者，果為何說也。嗚呼！銘曰：

堪輿之間，正氣烈烈。在人為剛，在物為鐵。鐵尚可銘，剛則弗屈。挺然常伸，欲不可涅。一惟君之生，能以志雄。遵養以時，日擴以充。百壬所忌，吾惟正從。譬彼川流，萬折必東。其古惟正人，妖不敢干。茫茫豫章，變為枯管。誰鎮大藩，乃復蔽奸。我往折之，聞者膽寒。其夷人何知，推結卉服。宣厥彝經，丕變其俗。爾金我辭，我直爾曲。凡施惠利，惟日不足。其威靈既震，叛民來歸。鐵甲旣旣，棄戈而

嬉有聲洗洗有澤輝輝有知即為不識位卑。其五繡衣孔揚其貪若狼我斧我斨莫不如其亢形之聲歌庶懲而養覆謂我狂管我以涼。其六持此而行何適不艱坎墮其躬恬夷其顏胡不爾庸以勇為冠鷹隼一出狐鼠盡跽。其七賢否易位曷以為政君亦何傷人為嗟咏木黍離矣涼颺棘矣吉士亡矣何嗟及矣。其八

宋濂撰 四庫本文憲集卷一九

茶陵州判官許君墓誌銘

茶陵州判官許君既卒其友危君素曾君堅奉書若狀來徵銘以葬嗚呼潛於君同年生也安敢以不敏辭君諱晉孫字伯昭其先汲人宋南渡後徙建昌曾祖通某州團練使祖開進義校尉父炎仕國朝為鬱林州儒學教授母車氏君弱冠遊京師或介以謁趙文敬公又因文敬徧游大人先生之門以為者被旨補國子學生一時名師儒皆大奇之博士姚公尤器重焉會有詔設科取士君首以諸生擢延祐二年進士第上方好儒進士

當得官者志命昇便近地以寵榮其初遇君用是得建昌之南城縣丞天燈寺僧甲與乙有私怨欲殺之既操刀入其室值乙將爨捧所炊米而出驚仆於地奴走救得脫甲即以刀自刺連呼殺人且訴於縣獄已具君聞其牘曰捧米復能手殺人耶卒直之太平山中有竊浮圖氏四果之名以為教者文衣高座日臨其徒泉南廣東慕而趨之金帛填委所聚男女恒數百千人不法之狀暴聞於官而吏置弗問君謂是將誣誤吾民為大姦亟列上於郡杖其首百其風遂衰凡君之處事精敏而剛果多此類藍田鄉民訟爭屋新城縣民訟爭山皆久不決郡併以新城事委君聞君決事平或以屋歸其主或以山交相讓其能使民化服又如此郡守初怒君不阿救摧沮之君奉所受命書詣府曰上下相承以禮而已某不甚事上官則有罪乞免去府僚既諭止君守亦愧悔而加禮焉尋以南城例不得置丞改賴州錄事其治如在南城時包銀令下君鈎校物力之薄厚以應令



民用不擾。紋錦局吏竄毀匠籍，而牽連追呼，濫及民伍。君白於郡，發帑開舊籍證之，其弊以絕。豪民憚君之政，不便於己，詣部使者誣以他事。郡長貳素知君，率其屬以去，就明之。部使者大驚，訊之，果誣也。秩滿，調湖州路長興州判官。未上，丁車夫人憂，居喪壹用古禮。服除，殊無仕進意。有司以聞，乃以茶陵州判官起君於家。行及境，病暈，歸居久之，復以病歿而卒。至順三年三月六日，墓也。得年四十有五，階止承事郎。葬以某年某月某日。墓在南城某鄉某原。君性介特，而羣居踐踐，卑讓待僑，輩如父兄。與人言不苟為容悅，然亦不以計為直。其在南城官廨，去家近，日步出視事，後雖居它官，因不畜馬。市新築自烹飪而食，畧無難色。權貴人有遺以美衣數襲者，受而弗服也。君筮仕後，始學于內翰臨川吳公，母以及門晚為憾。其為文無曼辭詭辨，而多骨鯁之言。詩尚蘊藉，未病前一日夢為詩云：至道難聞歲年晚，聖賢不作後世亂。詰旦語人曰：吾詩解意甚悲，殆不類平生作。

及曾君求遺藁，其家所夢詩在焉。嗚呼，其可哀也已。君妻南豐趙氏，有子一人曰章。初君之季弟鼎孫卒後一歲，趙夫人卒，又一歲君遂卒，甫四日仲弟益孫亦卒，不兩月，爵林府君卒，今存者惟一子。嗚呼，是不又可哀也。夫銘曰：

將聖之門，政學殊科。兼取其長，君材則多。殃慶非類，報施何以未定者天。君尚有子。

黃潛撰 《文獻集》卷八上

故熊府君墓志銘

熊以王父字為氏，蓋本於楚。鬻熊之後，至曾孫繹，成王封於丹陽，丹陽今之江陵枝江也。其後徙於南昌，若太常卿遠，臨江尉曜，戶部郎中執易，皆南昌人。執易為右補闕，與陽城同上疏極論裴延齡之姦，君子多之。其裔孫某復徙居於臨川，某生繹，好施與，貧病無告者賴焉。性嗜浮屠氏說，嘗捐田七千三百畝畀其徒，其徒以居士誦之。三傳至宋迪，功郎公琦，迪功生待問，亦迪功郎。待問生鄉貢進士紹祖，進士實生府君諱本，字萬卿，一字萬初。幼穎悟，經史一覽輒成誦。父子自為師友。時家已寒，無藏書可觀，每假於薦紳家，懸燈夜讀，至夜分弗自休。年十五入鄉校，習科目之文，私試數占前列。十八即下帷講授，郡之俊人多從之。一時名士如潘軒孫公轍、天庸熊公朋來、麟洲龍公仁夫、文安揭公侯斯，皆交相推譽，或析輩行為忘年交。翰林學士承旨張公翥方為郡學錄，尤

與府君意氣相傾。會輟派連竟日。唯恐其別去。已而以尚書貢子鄉。再不利。乃歎曰。塲屋失得。是有命焉。我不敢必也。尚窮經以飾諸躬。其有不在我者乎。吳文正公澄倡道於崇仁山中。南北學者翕然景附。府君遂負笈徒步往從。摘經中所疑七十二條。反覆詰難。吳公一一答之。中其肯綮。府君為之喜而不寐。間論古文尚書。臺數千言。援據精切。辭意超卓。吳公器之。謂非特輩所能及。宋季時須溪劉先生辰翁以文辭名一代。人爭慕效。瀾倒波隨。府君獨疑其怪僻。非文章大家。因究極原委。著之簡編。質于虞文靖公集。虞公以與已意。合亦器之。如吳公。且以涵養問辨為學文之源。是易。府君自此以講學。搗大為務。視世之榮利如烟霞變滅。絕不足以潤之。向之俊又來學者。至是益衆。府君舉聖賢之大指。諄諄誨誘。咸卓然有所立。雖其後更名他師。而篤實有實行者。則府君之所啓也。其遇子弟。嚴威儼格。終月不見其有笑容。夜則危坐。今其誦書。雞初鳴。則起之。起風雨不少衰。府君之伯仲。凡三折財。別業已久。及父母歿。喪祭之費。頗鉅。府君悉力自任。不以煩之。女弟一人。未有所歸。亦擇名族而資遣之。然天性仁厚。或以虛偽相加。壹接之以誠。而人自不忍欺。至於嚴義利之間。絲毫不苟也。生平不屑理家政。優游肥遯。不知戶外有山川之險。舟車之勞。每夕命觴徐酌。哦古詩數章。陶然自適。如鴻飛冥冥。了無繫累。會四方兵亂。長子鼎為校官。廬陵音問不通。府君憂之。往往形諸咏歌。一日。徧過故人門。薄莫言還。復張燈而飲。飲微醺。以鼎不在左右。悵然就寢。是夜大雷電。以風鼓撼樓牖。作伊軋聲。府君披衣而起。命蒼頭奴負階親升而闔之。既降。忽呼曰。子足輒矣。奴以有翼之至地。府君右手倚肩。左據階之齒。而終時至正。癸巳歲二月四日也。享年六十有六。娶黎氏。鄉貢進士天桂之孫女。能齊家。內外整飭。府君得脩業而無費者。黎氏力也。後十有一年卒。

生三男子。長即鼎入。國朝累官山東道提刑按察副使。今遷中奉大夫。晉王相府王傅。次曰渙。將仕佐郎。開封府長津縣主簿。季曰晉。女二人。適趙敬。一適龐舉。早卒。孫男四。曰綿。曰起。曰繼。曰昂。孫女一。未行。府君歿後三年。丙申之歲七月六日。始卜塋於金溪縣苦竹鄉之富塘原。其所著書有讀書記二十五卷。經問四十卷。讀史衍義若干卷。舊雨集五十卷。虞公為之序。謂其雜著本理而敷暢。典雅而不阿。人以為實錄。外有朝野詩集五百餘卷。吳山錄三十卷。仁壽錄一百卷。吳山即記吳門問辨之所得者。仁壽則手錄虞公之文也。今年春。子與鼎會京師。乃奉祠部主事張君孟兼所造事狀。徵子銘。夫自吳公續承伊洛之緒。於將墜之餘。完經翼傳。扶秘闡幽。所以化導其徒者。多成德達財。出而用世。固顯融于時。其有隱于川里。橫經陳義。使人厲士君子之行者。亦往往有焉。若府君者是已。嗚呼。師道立則善人多。源於吳公微之。銘曰。

咸口之里。紫氣蜿蜒。篤生偉人。大道日降。一綫之傳。崇乎將煙。勇撤其蔽。所覩者全。行知尊聞。問聞南北。疊跡重肩。從者如雲。君鼓其篋。樞衣而前。無疑弗別。雅與難測。孰鈎其玄。百篇之文。矧於羣經。孔疏鄭箋。曷其續紛。蒙蘇斯揭。曰星乃懸。有光燉燉。屏斥詭誕。以絕蕩延。以表孤存。化行里州。太和羊綿。郁其成紋。其養也史。秉化而旋。奚啻誦信。有子而今。珪組蟬聯。遺澤之新。仰睇飛雲。俯臨逝川。誰不擊叩。惟行之粹。惟石之堅。勒文墓門。

校記

①「適」字上當脫「一」字。



元儒

碑傳集 卷一一六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十七

吳方 倪居敬 陳良能 鄭昂

柳鹵 程文 黃清老

江陰吳君墓誌銘

君諱方字季仁姓吳氏世為江陰人七世祖範大觀政和間累舉八行皆不起後以慈寧慶壽恩封承務郎人不稱其官而稱之必曰八行先生云嘗出私錢治郡學而授弟子業沒回祠之至今不廢六世祖仲基宣和甲辰進士五世祖閱之紹興壬子進士高祖諱某曾祖諱序祖諱珪考諱世英並晦弗耀母曹氏有子三人君其季也少受經于鄉先生陸子方而於諸子百氏暨素小茲數術之書靡所不知作詩尚理致不事雕飾然未始自以為高教其子率能有所成立其獎飾後進雖小善弗遺有過輒面斥之亦無少怒里中子有獲罪於其父將遁而去之者詣君別君諭之曰生育之恩昊天同極天可逃乎其人大悔還下拜請歸侍養於是父子如初鄉民有兄弟三人生五子而析居者已三十年君觀其墟落整比長幼有序語之曰吾觀汝家雍睦如此曷不萃而為一乎其人感悟曰仁人之言倍之不祥遂復同居君之啓迪人多此類有盜屢殺君所蔵一日卒然遇之隣家子也左右欲聞于官君曰吾不能薰之為善良暴其事則辱在我耳彼豈樂為盜哉迫於貧耳竟縱遣之後果自媿而改行其能使人化服又如此君家非甚豐於財而樂振人之窮居者行者咸有以資之病與藥餌死與棺槨較費則下其直償錢而弗能償則折其券歲饑有司勸分君自度力不足周一郡乃罄餘粟以食其鄉之人蔡港務官所屬稅錢一千三百緡計

無所出携其女粥於市君聞之悉為代輸因請以女備給使君拒弗納州官有受代貧莫能歸者死無地以塋君方自治壽藏輟其地以畀之此尤為人所稱道者也君自奉食無蕪味而烹天佳月明簪雜集觴豆甚設雅歌投壺盡歡而止延祐中故人知君者薦為處州儒學錄辭不就自號懶菴居士以示絕意於仕進晚築室于家東南將徙居之俄得風痺疾稍愈而復作臨終顧其子曰人孰無死古人重於得正而斃吾殆庶幾乎其毋以侈靡之物歛且毋以緇黃濁吾家法汝等能守其身而不墜詩禮之傳則吾所望也言訖而逝君生於前至元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三日卒於後至元五年正月二十五日享年五十有二其年三月二十六日塋順化鄉黃山先墓之側娶朱氏子男八人長惟誠次惟諒為伯父後次惟訓惟頤惟謹惟謨惟詵惟評女三人長適常州蔣氏餘在室孫男二人女二人君塋後三年惟誠介趙君季文賈君彥高納謁而言曰先人不幸至於大故惟誠等遵治命遠莖未及跣走於先生長者之門以告不朽懼父且墜逸益重不孝之罪願矜而賜之銘按事狀所述君平生大槩多可書而惟誠之請又勤懇若是不敢以不文為辭惟君之先以八行徵再世文科茂恩是承君主盛時不榮以祿惟行與文是似是續動人者義澤物者仁詠歌道德為時逸民有子說二幹父用譽載其休聲永表封奇

黃潛撰《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二九

倪行簡墓誌銘

成均弟子有常五百六十人。江南之士在列者數人耳。倪君敬字行簡。永豐人。循：退讓而人弗敢與之狎。兢：自持而人不得病其固。言：若不出諸其口。而為貴游講說論議。則明乎學術之辨。至地理名物。人姓氏皆究。知無所敢忽。不矜以取。儻不佞。以求合氣。平色溫。自其師友不敢以其生之遠而鄙夷之也。不幸才及仕而死於道路。同館之士聞而哀之。况其親乎。其同舍生時江朱禮悌。以其親之意來求墓銘。君敬生至元己丑。延祐戊午游京師。又三年始得入國學。又數年補國子伴讀。天曆己巳。貢其名於吏部。於比。又二年始得注官。乃以其間歸省親。至順辛未。還京師。行至滄洲之長蘆。病舟中。同邑曾仲謙醫者出。宴同舟療之五日而卒。年五十八。是年除中興路儒學教授。明年始克歸葬其里之某。父曰曾。母某氏。妻某氏。噫。其父母妻子方待其得官來歸。而以喪至。哀哉。銘曰：離別極遲。垂十餘年。長子之成。甚苦且難。得官身後。棄殯道間。傷其親心。子所為歎。我為墓銘。表其能賢。以慰其親。俾後有傳。

虞集撰 《道園學古錄》卷一九

元故陳處士墓誌銘

吳興吳淑異公嘗以座主禮事余。過余錢唐次舍。談其徒之好學者。陳君善曰。吳人師余數學於文。獨君為義理學。又曰。陳氏代以貨殖其鄉。君始興學。鑒鑒乎期輩古之人。端木生不學孔子。終貨殖耳。此余稱其好學也。敢以見先生。後余二十年。過吳興。而君與吳公俱已隔世。無幾趙伯陽氏將君之子嗣亨來謁銘。因為之感。而銘諸。君名良能。字善之。其先自陳武皇生湖之長興白石里。子孫至今蕃衍。為君望姓。郡城之南曰六老堂。故地。君之考德新號恒齋者。始徙居焉。曾祖世昌。祖日裕。皆奕世有德行。君自幼機警。恒齋公意有屬。輒能先事承之。公喜而撫之曰。大吾門者。必是子也。長習國子學。干祿于執政者。不合。即退閉門讀書。務求聖賢旨趣。皆思吳公以躬行之要。其言曰。在正心。心正則上合天理。近當人情。盡此之謂忠。推此之謂恕。時時誦習其語。以自儆。莫年治生。資業益裕。復拓居之北偏。初宅一區。時



儒藏

花竹設器玩奉恒齋公以老壽九袞乃終君居喪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喪紀一遵朱氏家禮歲時祀事極於精誠親所嗜好必具薦之緇黃淫祀皆屏去不惑伯兄早世奉伯嫂以禮事仲兄情好怡如撫孤姪恩摯如子交友以信遇宗族以仁厚與同閭諸老月為鄉飲以相樂扁所居堂曰庸齋士友至者必款留觴詠久益不勅君為人識高量弘兼善論裁不苟同不說激鄉之人受其言視其行以為則惟恐過差聞於君即有聞必陳誠勸止故其卒也咸思其人而哭之生於至元二十六年己丑閏十月二十日歿於至正十年庚寅八月十八日得年六十有二娶施氏子男一人嗣身孫男二人惟一習舉子業惟讓尚幼是年十二月十五日葬於烏程縣三碑鄉陳寧子塢先塋之次用治命也嗚呼君孝友儀於家忠信行於州黨學不為詞章而究名理行不為異而趨平常是無愧於名齋且名處士者宜得書而銘之銘曰

學以遵所聞孝行於厥家言確而人久行果而人趨祿則不足慶有餘我銘其人後不誣

楊維禎撰 東維子集卷二六

鄭處柳先生行狀

先生諱昂字處柳一字崇陽其先自高密遷蘭之長溪赤岸石晉時徙溫之平陽寧清鄉世為望族曾祖諱時祖諱符父諱公顯先生警敏詳密清慎獨介貌莊毅若不可近而即之甚平易少豪俠於富貴子弟田獵馳騁為娛及長乃痛自激勵刮磨悉棄舊習讀書為文尤長於歌詩年四十九始遊郡城一時諸公莫不欽推服而願與之交教授趙榮時為郡學師前後居庠序且十年所薰陶甚衆凡四方之來遊宦者有知先生必造謁聽受言論惟謹苟非其人先生未嘗與接而亦無敢尤先生者至正十年冬寇盜竊發犯州郡明年山獠起先生攜幼稚往來避難崎嶇山澤間備極困苦而未嘗憂戚顧謂家人曰吾命盡爾其安之十三年冬溫之戍卒



戕主帥據城以叛。氣談張甚。先生臆其首當知吾。必且  
浼已。遂逃之山中。既而求者果至。已失先生矣。居久始  
回城。首款門求見。先生卒辭。或謂先生曰。聞其人且者  
過。授爵矣。何拒之深。先生曰。彼若縱克僥倖獲免。寧可  
以污我哉。及叛卒誅。人始服先生之為高也。十六年春。  
僉浙東廉訪司事。宋巴延布哈分司至溫。復請先生師  
郡學。先生固辭不獲。留歲餘。一旦翻然歸家。堅臥不出。  
衣寬衣。岸幘巾。獨行孤坐。徜徉自適。絕不與時貴人往  
來。見者或以為古逸民之流。適年以疾卒。先生晚年始  
為學。而篤於自信。所守確然。不為外物奪。性疾惡。不能  
容人。故於世俗人寡合。惟遇賢才士。則敬愛之。若不及  
家至貧。饘粥不能自給。妻子常至寒餓。他人所不堪。而  
先生處之晏然。哦詩誦書。接應賓友。終日言笑怡怡如  
也。非其義所當得。一介不取。雖顛沛流離。未嘗放肆。故  
其守至老愈堅。嘗謂人曰。吾幸處世為人。使明日所為  
或有媿於心。不若今日之死。為愈也。其自力不怠如

此。所為詩老益工。非得驚人語。不苟操筆。有藁若干藏  
於家。先生生於至元己丑九月。卒於至正戊戌二月。享  
年七十。娶林氏。先二十五年卒。繼余氏。生三男。果。異。集。  
蚤卒。高厚與先生遊且久。而知先生深。用述其行之梗  
概。以求名於當世。立言之君子而傳之。不朽焉。謹狀。

陳高撰（不繫舟漁集）卷一二

故紹慶路儒學正柳府君墓誌銘

浦陽柳府君諱。字致明。宋迪功郎。嘉興府崇德縣主  
簿。諱補之之曾孫。忠翊郎。高郵軍高郵縣令。元贈奉訓  
大夫。淮安路泗州知州。飛騎尉。追封浦江縣男。諱金之  
孫。翰林待制。承務郎。兼國史院編修官。諱貴之子。府君  
為兒時。重遲不戲。潛心於問學。及壯。益孳孳自治。端凝  
簡靜。若對嚴賓師。待制公宦游中外者久。家政悉寄府  
君。能新斬不素。撫世酬物。即始而慮終。一歸于誠。內翰  
杜公本。修撰張公樞。極相推許。且謂其不艷榮利。有古  
逸民風。浙西部使者聞其賢。辟為書吏。辭。繼以薦者署

紹慶路學正亦辭。大布寬衣，徜徉烟霞泉石間，超然自得。武威余忠宣公關來食浙東憲府，行縣過其家，深加敬畏，退語人曰：「待制公有子矣。」元季兵亂，府君抱先世遺文，潛伏岩穴，餘恣不問。未幾家貨既于盜，府君絕無憂色，人慰之，輒曰：「此亦命也，徒憂將何為？」壽七十一，以至正己亥十月甲子卒。十二月甲申葬通化桐栢橋之東，配東陽潘氏，有賢行。子<sup>③</sup>長桓，天次，穎信之，永豐尉，贅居興賢女氏，後七年卒。次穆，循循雅飭，能繼家學者。孫四：士唯、士忠、士恕、士魯。孫女二：適葛信、方文烜。曾孫男一：本濂，也不敏，受業待制公門，與府君交甚洽，而濂兄之孫女晏又歸府君從子穆。今穆來徵銘，乃造銘曰：翁以文鳴，發其和平。化孚于家庭，象賢惟明。以繼以承，以振其休聲。

宋濂撰 四庫本《文憲集》卷二一

程禮部文傳

汪師泰

程禮部文，字以大，婺源人。自幼事父母以孝聞，家貧，勤苦自勵。比壯，束書遊學，四閱寒暑，研窮六經，博考諸子，百氏，學業日進。遂挾策入京師，一時王公貴人如平章庫公、翰林虞公、歐公，皆相推許。然安分恬退，不務進取，受知虞揭尤深。會修經世大典，虞揭為總裁，而文隸揭館書成，朝廷以例授各路儒學教授，以無關借注黃竹嶺巡檢。任滿，調懷孟教授。丁內艱，廬于墓側，服闋，辛巳科舉復興，浙省以掌卷官召。比還，丁外艱，復廬墓側，終喪未嘗御酒肉。服闋，再為臨清漕運萬戶教授。考滿，御史臺翰林院交舉任編修官云。家學得程朱之旨，文章有史漢之風，再授助教，拜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貴。與待制余公關為忘年友，丞相賀公欲不次用之，以年老乞身于朝，授禮部員外郎，奉命賡賜江浙省丞相達公。時浙東所屬郡邑半歸方氏，浙省屬張氏，微饒衛信江西咸非國家土宇，遂寓居紹興錢清僧舍。一日張氏遣使致禮，堅臥不顧。既而兵四集，乃之杭，主貢憲使師泰所，遂臥疾。張氏之為平章者，就謁，擁衾面內，以不

回視、復遷寓西山僧舍。疾遂篤、謂師泰曰、吾以死累子。終年七十一。師泰主喪事、殯於西山之麓。有蚊雷小稿、師意集、點南生集、刊之西湖書院云。

《新安文獻志》卷六六

元故奉訓大夫湖廣等處儒學提舉黃公墓碑

銘并序

閩有名士黃公諱清老、字子肅。由進士起家、累遷奉訓大夫、湖廣等處儒學提舉。至正八年八月庚寅、以疾卒官舍、享年五十有九。明年五月己酉、葬邵武縣龍岡津之原。諸孤模、樞遣其弟梓請銘墓道。昔者天爵與公同官詞林、又同奉詔撰次國史、故不忍辭。按黃氏光之固始人、諱惟浹者徙閩、五子各明一經、世號黃五經家。貴溪令知良第三子也、居邵武之和平鄉。及子侑生、植樹於門曰、汝大則吾宗蕃衍、既久樹乃暢茂、侑有子二十一人。宋元豐間、其孫德裕官少保、又再世通、為右司郎中。母弟景從與其弟安之屢試南宮不偶、曰、吾家累世

登第、今造物獨於吾父子畜之、豈將豐其後乎。至公果中科名、安之生寄孫、是為公考、以公貴贈奉訓大夫、知福清州、騎騎尉、邵武縣男。母夫人詹氏、封邵武縣太君。公資穎悟、眉目如畫、五歲日記數千言。七歲學屬文、鄉先生李玉林見之、嘆曰、是可繼黃童矣。號閩多士、內附之初、前修碩儒猶有存者、而文獻之傳、性理之學、往往專門名家。公日從諸老講求其說、聞見彌廣、聲聞彌著、同舍生或趨世所尚、為吏以事進取、獨公篤志勵學、不變如初。久之、部使者薦為建陽學官、年始踰冠、士已推服。邑之儒先嚴斗巖者、至元季年有詔徵之不起、公師事之。斗巖曰、吾昔受學於嚴滄浪、今得子相從、吾無恨矣。公自是於六經四書之旨、悅若有得。進三山書院山長弗就、挾書入深山之中、益究其所未至。於是國家設貢舉十餘年矣、泰定丙寅之秋、郡守舉公應詔、浙省之士試者恒數千人、是歲公以春秋擢居第一。明年會試中選、廷對賜同進士出身。中朝搢紳多知公名、而禮部





尚書曹公毛用翰林直學士馬公祖常請留公居館間。遂除翰林國史院典籍官。未幾陞檢閱官。又遷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英宗一朝大典撰述未終。國有大故。命公與天爵修為成書四十卷。又奉旨分纂明廟實錄。皆藏史館。又嘗執筆扈行上京。凡朝廷有大議論。除拜祠享。詔令祝用。應用之文。公偕學士虞公集。歐陽公玄。謝公端義與討論。是時文皇崇尚儒術。左右侍從有以公姓名上聞者。元統初。時宰請罷貢舉。已而詔復行之。乃命中外作興學校。以經術造士。行省提學皆慎其選。公是以有湖廣提舉之命。湖湘之間。士尚文辭。公申嚴課試。經訓遠近知勸。吏白廣海學官或有冒濫。當覈實之。公曰。三苗久阻聲教。今方會同中國。士夫衝犯瘴癘。往為之師。甚可矜念。吾何忍於逆詐乎。提舉月俸。於學廩給之。比歲擬郡縣公田。多取其直。公不許。每賓興之歲。藩省大臣屢請公校文。去取精詳。士論推服。公善教誘後進。初在朝著。宰執王公懋德。史

公惟良及一時名公卿各遣子弟執經受業。四方之人亦有不遠千里而至者。作成人位居多。若今四川行省叅政歸賜。僉燕南廉訪司事王儀。監察御史篤堅不花。中書左司都事田復。太常奉禮郎程益。應奉翰林文字李繡。則尤知名者也。風紀之官列薦。公可教國子。廷臣方議召公。而公卒矣。故聞其訃者咸為之盡傷焉。公風度凝重。庶靜鎮密。一室蕭然。圖書自樂。居京師不妄造謁。世以是重其學。守文字雅馴。詩飄逸有盛唐。存於稿者三千五百餘篇。又著春秋經旨若干卷。四書一貫若干卷。學者爭傳習之。公元配蔣氏先卒。贈邵武縣君。繼室吳氏封邵武縣君。亦卒。子男六。近仁早逝。次模。樞。梓。杞。櫟。皆業進士。女三。長適上官文本。次吳國瑞。幼在室。公事唐夫人盡孝養。每欲輦母之官。夫人不忍離鄉里。公數以省母在告。世稱其孝焉。嘗訪得嚴滄浪故居。將築室共斗岩祠之。弗果。今卜墓密邇其地。諸子尚能成公之志歟。銘曰。





儒藏

閩居東南山川綿邈。士處隱約如玉璫璞。海宇為一文  
教。蜩興鄉有碩儒。來師來承。歲月其徂。耆舊日替。國無  
仁賢。孰與共治。設為貢舉。網羅羣才。無間邇遐。崛起草  
萊。英英黃公。博雅溫厚。和氣所鍾。惟閩之秀。冠衣楚楚。  
入對大廷。周旋雍容。蔚有典型。歷游清華。編入信史。公於  
春秋。深究厥旨。總齊郡學。振興皇風。祁祁多士。禮義惟  
恭。世皆謂公宜教胄子。年踰知命。遽止於此。士思公學。  
心其好而嗟爾閩人。室豈遠而。

蘇天爵撰 《滋溪文稿》卷一三

校記

①比：當作「此」。

②君：當作「郡」。四部叢刊本《東維子集》亦誤作

「君」。

③二：下文實述三人行實，當作「三」。

④騎騎尉：當作「騎都尉」。

⑤號閩：當作「閩號」。

⑥盡傷：當作「盡傷」。「盡傷」，見《尚書·酒誥》。

⑦「盛唐」下當有脫字。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十八

劉鶚 洪蹟 王以道 王良玉

元故中順大夫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副使劉公

墓誌銘

公諱鶚字楚奇世為吉永豐顯親里人曾祖思才祖士表壽百三歲父天祐皆隱德弗耀公幼穎悟知勤學稍進益能求師初學聲律科興習舉業屢試不第尤專意詩文有英俊聲年弱冠出遊四方時大父年九十有五寄詩曰不知孫去身何地深慮舟行浪拍天公得詩即歸省因念祖若父皆高年不復出皇慶壬子遊淮東宣慰通聞其賢舉充揚州儒學錄泰定乙丑受汴省檄掌教齊安河南三書院新書院以立教麟州龍先生撰碑文郡守房公明德刻於石考滿歸建浮雲道院為藏修之所學士虞公題詩曰浮雲何處來與天為文章揭文安公記之承旨歐陽玄賦之天歷己巳改授泰州儒學教授未赴京師庶府交辟初據繕工司繼據太醫院

以才幹稱至元丙子授將仕佐郎京畿漕運司照磨京漕三百萬出納重繁前任是職者鮮終公一無所私抗貪吏都運赫格盡革舊弊以廉能著秩滿至正元年擢從仕郎湖廣儒學副提舉時學田若干畝為有力者所據垂三十年而不能復前任是職者往往不敢舉正公至首建言省憲以身任之盡復其田居未幾擢秘書監祕書郎日覲清光與虞文靖公揭文安公承旨歐陽元公中書左丞許有壬諸先生往還唱和四年轉承事郎海門縣尹未赴六年遷承直郎南雄路經歷南雄當道廣要途送迎供億不勞民而給贊襄平恕政舉揭然十年陞翰林修撰奉訓大夫丁內艱家居十二年壬辰紅巾盜起州郡望風瓦解六月朝廷遣選守令赴試江州路總管江州丞李侯黼死節後荆棘莽然十五年乃屯楊家湖日晝策為恢復計兵威甚張於是寇不敢犯者凡三年十六年正月改除奉議大夫瑞州路總管未赴十七年九月陞中順大夫廉訪副使十八年戊戌二月

命始下、公去楊家湖、道隆興、適營國公和尼齊自瑞州回省、留公議城守、公以君命不敢違、四月登舟、赴廣東、憲副任、五月、公持節度關、六月朔日、開司南雄、九月、駐車於韶、調度無虛日、十九年春二月、至廣東、欽受宣命、入司禮上、夏五月、分司募兵屯韶、修城池、繕兵甲、勉勵將士、恢辦軍儲、奉命守韶、二十年九月、授中憲大夫、廣東間帥、二十二年二月、拜嘉議大夫、江西參政、凡六年、寇至屢擊卻之、民賴以寧、二十四年甲辰九月、韶洞獠作亂、公分兵討之、而賴寇乘間猝至、公自將乘城、命軍將李如璋率兵力戰、一月餘、竟以兵少無援而城陷、公被執、拘囚至賴、賊將義公所為、幽於慈雲寺、惟仲子述侍側、公曰、吾平生志在忠孝、不幸遇執、不能報國、死不瞑目、公書曰、生為元朝臣、死作元朝鬼、忠節既無愆、清風自千古、公不食六日而卒、時十月二十日庚戌也、嗚呼、公以文學際遇明時、膺顯名、以行所志、及遭世亂、備嘗艱險、而報國之心死而不渝、斯可謂始終克

全矣、公生至元庚寅七月六日、享年七十有五、學者宗之、稱為淳雲先生、其文章有惟實集若干卷、傳於世、公性孝友、事祖父母、父母竭其誠、撫弟姪慈而義、待宗族以睦、接鄉人以恩、見世嬖子弟輒勸之學、由公而成材者甚衆、從伯父李雲得疾、體虛憊、其子貧、公捐資為制、剛劑、服三日愈、後以他疾終、公具衾棺以葬、宗黨義之、邑黃文明等死於燕、無所歸、公能殯之、吉大蘭溪曹氏子燕京驢隨侍父玉輝宦連山、其父沒於寇、母子流落、公重購求得之以歸、公於親友無不盡其情、嘗捐資鑿石築陂溉田、凡力可為者、知無不為、父天祐、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彭城郡伯、母黃氏、贈彭城郡君、妻戴氏、贈彭城郡君、繼鄧氏、封同上、子男四、遂、育、兄鼎翁、子、冀州儒學正、述國學上舍、進為第一、翁後早卒、遂繼之、侍公於韶、以出戰死、女一、婿臨川饒伯振、孫男六、昌符、昌喬、昌復、昌餘、昌壽、昌泰、女三、曾孫男一、廣孫、女二、明年乙巳、遂述奉公柩歸自賴、十二月二十癸酉、葬



吉水仁壽鄉東山天柱峯之原。公所自卜也。先葬。徵子誌。予於公為母婣家。予少公五歲。自童稚為兄弟。長以斯文見厚。如同氣。至老常相聞也。宜為誌。銘曰。其間學該乎六經。其行實貫乎日星。觀絕筆之數語。表忠義於平生。前鄉貢進士。吉安路永新州儒學正劉玉女撰。前鄉貢進士。吉安路泰和州儒學正劉于書丹。豫章田貴卿鐫石。

銘

余讀書山中。觀揭文安公浮雲道院記。已知劉公為名士。暨舉第八翰林。時楚奇在祕監。木天玉署相密遇。每出入必相見。楚奇佐郡南雄。值士辰兵變。不相聞知。歲終已。江西貢士上春官。始知楚奇動靜。廷論奏為修撰。改江州守。廣東憲。赫赫在人耳目。噫。以楚奇文行之美。何施不可。乃遭迴嶺海以終。亦可哀。為之詞曰。思江之山兮。崢嶸。思江之水兮。泓澄。久鬱積兮磅礴。厚奇秀兮士挺生。猗先生兮。人中之傑。泛學海兮。士林之英。朝發

朝兮津宮。夕弭節兮蓬瀛。典中秋兮木天。陪顧問兮彤庭。或分符兮統郡。或攬轡兮澄清。聲華溢兮藩府。名姓列于御屏。咸期公兮還朝。將贊化兮鈞衡。修龍蛇兮起陸。紛豺虎兮縱橫。張關河兮修阻。獨持斧兮南征。鯨鮪奮兮漳江沸。頽波激兮砥柱傾。望故鄉兮邀恩。聊鷄棲兮頓城。嗟舍生兮取義。庶不負於忠貞。前進士渝陽胡行簡泣銘。

《惟實集》附錄

洪本一先生墓誌銘

昔先君子作尉淳安。余在侍傍。得游淳安諸先生間。吳瞰先生則所師也。洪震老先生。夏溥先生則所事而資之也。洪贖先生則所友也。贖初字君實。名贖。後更今名字本一。本一日所為詩文古雅雋永。余甚愛而慕之。本一入邑。必過余留宿止。余或思本一。輒上馬夜半扣門。相與論議。連日夜忘歸。時本一家尚裕。延師開義學。以教鄉人子弟。先世占籍水站。中疲於差役。有所需。本一



輒售田園以供應。自是日就貧困。人不堪其憂。本一處之泊如也。余既侍親歸新安。益讀朱子之書。求朱子之道。若有所得者。本一亦盡棄其舊所為。而從事於古人為己之學。淳安自融堂錢氏從慈湖楊氏游。而本一之族祖衢州府君夢炎亦登其門。淳安之士皆明陸氏之學。及再會於錢塘。則議論多不合。然交情益篤。後數年。余以便舟過其家。本一幅巾野服。相送錦沙之上。至今猶往來於懷也。亂後忽得其門人俞溥書。則以本一訃矣。且狀其言行。俾為之誄。以識其墓。按本一之先。自尊睦府君任始居養材里。至本一十有一世矣。曾祖諱延宗。祖諱堅。考諱希說。本一幼穎異。精敏。讀書日數千言。聲名隱然。出行輩上。弱冠杜門。肆力於羣書。延祐中。慕太史公之為。將北遊幽薊。以求中原文獻之盛。涉江抵維揚。有感而尼。越人陳以道聞之。聘為義塾師。自是稍往來杭越之間。與之游者周公仁榮。杜公本。柯公九思。張公翥。皆一時知名士。天歷中。柯公遇知文宗皇帝。駁

駁向用。以書來招本一曰。行成而名不彰。朋友之罪也。先生苟能此來。從兩院舉國子助教。可得也。本一不為往。且曰。嚴陵山水以子陵而顯。今數百年未有繼其躅者。吾將置扁舟。戴青披綠。釣於煙波之上。使人呼我蓑笠翁。不亦可乎。蓋其材長於剽繁治劇。而不屑小用。至正十有二年秋。平章政事伊嚙特穆爾總兵討紅巾賊于新安。道由淳安。將校多欲自淳安以西。即屠戮以樹威聲。本一迎拜道左。面陳脅從罔治之典。行師制勝之法。言辭慷慨。平章為之感動。命坐與之語。且欲留以自助。會本一有疾。不果從。行數十里。猶遣人促之。不得已。往營中留一日。竟歸。是年冬。元帥沙布鼎退軍淳安。本一以書干之。謂自徽城抵淳安。以北二百里。非古人退無疾走之謂。今日之駐此。幸寇不我追。爾彼若乘勝而追。則我之退何時而已乎。又說以單車克復徽城之策。奇而中理。聞者惟怯不能用。識者恨之。其為學也。必要於本領端厚。不使支離曲碎。破壞其心術。嘗語學者曰。

為學當以求仁為先。聖門言仁雖多，然皆因門弟子之問，隨其淺深高下而答之。獨里仁篇自首章至第七章，皆夫子之所自言，門人以其序而記之。今知記言之有序，則知求仁之有方矣。章分句析，其說甚詳，辭多不錄。又嘗哀集先世遺文，自尊睦而下謂之內集，尊睦而上及旁出者謂之外集，復叙其出處，人為小傳冠卷端，號洪氏一家言。其所自著曰庸言、藁，凡若干卷。四書、易、書詩則有考釋，藁皆燬於盜。十有三年五月二日，以疾卒。享年六十有四。娶同邑徐氏。子男一人，輩曾。女二人，長適何坦，次適邵英。輩曾將以某年某月日葬本一某山之原。玉惟鵲湖之會，卒不能合。朱陸之異同，而陸子猶曰：江東也，無朱元晦；江西也，無陸子靜。蓋不以其學之不同而廢天下之公言也。玉於本一託交三十餘年，其所學雖有不苟同者，銘墓之責，又安得以此而廢彼哉？姑叙其所以為學之槩，以俟後世之知者，而為之銘曰：

道喪千載，乃生周程。又百餘年，朱陸並興。長江之西，大

闡陸學。行不由知，理以心覺。淳安先哲，多游鵲湖。先生承之，是訓是模。源高流深，若與衆異。天慳其逢，百不一試。潛德幽光，永闕茲土。我作銘詩，用詔終古。

鄭玉撰（師山集）卷七

故三槐隱士王府君墓志銘

予以總脩元史被召來京，與浙江都使者劉君承直會。劉君曰：承直嘗受經於太和王先生。先生之歿，今七年矣，而埋銘未有所刻。其子佑將奉狀以請，幸為文之。既而佑復申劉君之言，涕泗而再拜。予既答拜，與之成禮，遂按狀而評。隱成章其辭曰：君諱以道，字則臣，姓王氏。系出周司徒敬宗，傳於奉武成侯離。生二子：元威、元遷。琅琊，威徙太原。二族甚盛，晉丞相導出琅琊之裔。南渡時，家于江左。至趙宋時，有諱崇文者，來知吉州。其從子殿中侍御史贊，贊從之，復遷居吉之太和。太和之有王氏，自贊始。殿中君之後，名圭，開禧三年鄉貢進士。君之高祖也。進士君生叔可，諱業，成均，以辭章稱。叔可生本初，本初生性夫，皆為名儒。則君之曾祖、祖父也。妣劉氏，宋知澤州事。天定之孫女。君資稟絕異，自幼學詞賦，組織華縟，見者翕然譽之。已而棄去，曰：此非所以為學也。欲求聖賢之道，其在遺經乎？於是潛心窮研，晝夜弗之倦。時從祖父遂初自國學上舍生還第，所交多宋季名士，日集其門，相與談前朝文。



歟。繼繼如貫珠。君從傍聽之。心領神會。至忘寢食。其學遂大進。大德末。君出游中州。主張伯剛家。仁宗出居於懷。李泰公孟侍焉。伯剛往言於泰公。以君為薦。君獻詩一章。仁宗覽之。大悅。君遂極論天下事。曾未幾。何武宗即位。立仁宗為皇太子。伯剛邀君同至無都。君毅然辭之。伯剛寵幸盛于一時。及仁宗踐祚。遂累官至汴梁路總管。復趣君曰。上頗憶君。君若往。爵祿可致也。君辭之如前。君嘗佳山水間。一出將輒留連不忍去。一日至洞庭之君山。遇異人。長鬚碧瞳。如古仙人。授以龍席金碧丹經。君受而行之。氣益壯。自稱為三槐隱士。乃於所居種竹鑿池。池上橫以石林。角巾鶴氅。日息其上。子姓環侍之。談吐餘音。出於水光。簾影中。其隱趣益備。時或賦詩以為樂。韻度閒曠。一如其人云。君性至孝。父母皆高年。君率羣從奉觴稱壽。唯恐稍違其歡。暨歿。哀痛慙慙。幾欲無生。且悖於友義。族兄弟姊妹未婚姻者。畢之。伯叔之未娶者。藏之。君子多稱焉。至正末。天下大亂。太和禍尤慘。殺戮到鷄犬。羣寇聞府君名。指君廬相戒曰。此王隱君家也。慎勿毀之。至今獲存。君所著書有詩集若干卷。丹經新注若干卷。其生以至元庚寅十一月一日。卒以至正甲辰六月二十二日。壽七十有五。以洪武戊申六月十一日。塋于縣之千秋鄉新山大嶺之原。禮也。君娶彭氏。能盡婦道。前君一年卒。子二人。沂。前鄉貢進士。佐授州縣。舉試校官京師。上以其才可用。拜監察御史。轉遷廣東提刑按察司事。即來速銘者。女二人。彭道長。劉以和其婿也。孫男一人。泰。孫女二人。尚幼。嗚呼。世之有功業者。易於言。而潛德積於躬。而未及試者。則雖竭其形容。或不足以盡之。蓋有跡者可窺。而無跡者難知也。以君言之。際可仕之機。而超然絕去。托於神仙家言。以自潤。則韞

於內者。為何如。使出而用世。其勞烈未必不豐碩而焜煌也。抑予聞君之弟。以莊博學而善文。君與其教諸子。以詩書植家聲。光燁然。起播紳間。是亦為政之大者矣。奚以必仕為哉。銘以昭之。聊以白君之志云尔。銘曰。孰不知舉之。而我則已之。孰不欲彰之。而我則蔽之。有崔者山。我心樂之。我書我詩。我子數之。若人之行。君子以之。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宋濂撰 四部叢刊本宋學士文集卷四

### 常山教諭王府君行狀

府君諱良玉。字懷璞。姓王氏。其先太原祁人。五季時。節度使彥超由會稽徙婺之義烏。所居鄉曰鳳林。世號鳳林王氏。其後有諱固者。登皇祐五年進士第。奉官恩陽令。縣人在宋舉進士。自恩陽始。傳三世曰說。贈宣奉大夫。生二子曰。末年。喬年。喬年生承奉。郎濟。承奉生江東。轉運司幹辦某。幹辦生誠。誠生衛道。衛道生濟。景定二年。應薦為國子免解進士。府君之祖也。考諱炎澤。元石峽書院山長。有學術。學者稱之曰南樓先生。黃文獻公師之。後為銘其墓。妣傅氏。府君



性高介。容貌偉然。讀書善辨說。尤深於春秋。與浦陽吳公萊交。移書論析疑義。甚至縉紳之士皆伏之。爭迎爲弟子師。府君據中座。談孝悌之道。燦然可紀。聽者駭然相顧。舉邑之秀民。賢大夫之子弟。爭執經拜門下。願託名弟子籍中。揖拜進退。森森如度。視府君顏色。俯仰不敢譁笑。其後成材者相繼。府君屢試有司。不利。至正辛酉。江浙行中書當試士。府君曰。吾豈終窮者耶。就之試。占副榜前名。儒學提舉司因用爲塾學訓導。府君曰。善。可以及人足矣。何必官爲。日未出。冠帶坐堂上。召諸生兩序立。授其程範。而督勸之一發端。反覆數百言。人人競列府君前。以聽他師所居。戶外無一跡。廉訪使者至郡。羣儒迎謁。爲禮畢。俯首曲躬趨出。惟恐其發問不能答。府君每留坐。與之言事。數千載治亂。人善惡成敗。政當否。俗淳漓。隨問隨答。使者未嘗不稱善。拜送。不敢以布衣待府君。張君士弘。善士也。以廉訪使按部。見府君才。歎曰。吾分得舉士。而王先生老於布衣。吾愧多矣。卽上其名。俄授常山儒學教諭。府君至常山。視妻孥加功。常山人稱之。時府君春秋高。三子裕。祿。補。皆業儒。而祿從黃文獻公學。頡頏儔輩間。尤有名。待制浦陽柳公貫。名

士金華胡公翰。交爲府君賀。府君亦私喜有子。怡怡亡。其老之將至。年七十五。以甲辰歲五月五日卒於家。六月某日。葬崇德鄉青巖里金村之原。夫人陳氏諱貞。處士家之女。好學知義理。通醫藥。星曆之書。其舅患臂痺。夫人奉湯藥。躬沃洗。久而不倦。莊家御子孫。嚴而能教。詩書皆口授之。晚好浮屠老子書。時焚香習禪。疾病不廢。年七十猶治絲枲。不暫閑。以今洪武壬子九月十一日卒。得壽七十三。丙辰十二月某日。穿府君之葬。附焉。孫男六人。綬。綸。綱。紀。紹。紳。孫女二人。適傅完。傅霖。曾孫男十一人。曰稠。曰秩。曰穆。曰稷。曰程。曰穰。曰稭。曰稭。曰稭。曰稭。女五人。禔。入國朝。以文學致官翰林待制。文顯天下。而諸孫又皆能守父業。府君之德。於是乎益可見矣。孝孺辱與綬交。讀待制公文辭。思其所自出。因問諸綬。而狀府君群行俾。藏焉以備其家乘之閱。

校記

①奉：據宋濂《文憲集》卷三、解縉《文毅集》卷一

○，當作「秦」字。

②亡：當作「忘」。



元儒

碑傳集 卷一一八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十九

孫元蒙 蕭文孫

四明孫先生行狀

先生姓孫氏諱元蒙字正甫。孫氏系出河朔名全熙者有功澶州其仲子某當補牙校以讓其季南遊吳越遂為明之鄞人。曾祖諱願質宋朝散大夫國子司業工部侍郎。祖諱琦宗通直郎知臨海縣父諱嗣明宗將仕郎。曾祖妣黃氏祖妣莊氏妣周氏先生生而靜重寡默自幼穎悟有志于學歲在戊申先生年十有八遭家多艱父母連喪與其長兄元厚次兄元佐拮据喪事哀踊如禮既葬服闋潛心經史家事一不經意值國家新學校法有司選故家俊秀補郡庠弟子員先生振衣以往適鄉先生魯公月卿杜公孟傳皆以老成重望訓導太學一見問其家牒以先世同官于朝有通家之契喜而謂之曰文獻之真傳其惟有人乎蓋先生之四世祖枝與其子起子同登宋嘉定七年進士第以迪功郎監漳州

南岳廟累贈朝散大夫嘗師事宜獻樓公鑰端憲沈公煥正獻袁公燮及見徽國文公證其所受學正文粹辭為儒宗所著海上縈人多傳誦先生既得諸家學之懿又有魯杜二先生以為依歸且以東南詩學莫萃于明曾先生既得其源委于是先生請授詩經諸家之說旁通曲暢學遂以成胡松石奉禮幣招致為師館穀之禮十年如一日郡庠延聘為訓導從者雲集逾年以一言不合拂衣去太守丁公某與教授張遵道留之不能得陵陽牟公應復景陽都司宣閫屈諸賓席俾二子執弟子禮且請攝教鄞學而兼其原祿先生力辭不能葉先生恒敬常以國學生擇褐為餘姚倅奉書走百里延居館下州守劉公某文大同知宇文先生公諒子貞咸致敬禮遣子就學四明自宋紹興以來有鄉飲酒禮先生以其禮行之姚庠揖讓進退衣冠文物彬彬焉宋童杜州先生得楊文元公慈湖之傳其孫子舟請于朝創書院奉其祠事司教者自黃彥實以後雖其人先生以童

氏致請之勤，勉就東歸，申明朱子教條，季考月試，具有成式。朔望請呂氏鄉約，書善記過，以示勸懲，遠近裹糧而至者凡數十人。太守楚堂阿殷圖公問先生名，復以訓導屈致郡學，當時與同其事者若先教授鄭先生，以道蔣先生、景武、伯威、桂先生、德稱、彥良協力作興，士習為變。廣平董公搏霄孟起，食帥浙東，于先生推愛重。至正八年，河南兵起，公以復剡省功陞參知政事，駐師三關，辟先生為餘杭縣儒學教諭。或謂先生宜謝不往，先生曰：董公吾知己也，況教職為斯文世教所關者耶？既至，公為欣喜慰藉，傾蓋如平時。時兵甲之餘，舊染汚俗，誦絃絕響，先生延請師儒講明忠孝，聞者興起，殿廷齋廡煥然一新。監郡李頤公繼總制三關，平章左答納失禮公駐劄餘杭，尤相禮遇，訪以世務，先生條畫以對，皆中事情。二公雖避之而不及於用，有以見先生經濟之學蘊蓄之素如此。在任二考，調松府清忠書院山長。於是先生已老矣，喟然嘆曰：吾何復仕哉？得為晚節完人。

斯可矣。歸隱于家，為就終計。然當時名公巨卿、四方士大夫學者咸以先生鄉之耆碩，典故因革，就而取證焉。先生高下隨時，不矯不屈，各得其所欲。大明洪武六年，朝廷以六科取士，有司以先生仲子章應詔，先生語之曰：吾就木不遠，賴汝等扶掖以盡餘日，今與汝訣。吾念汝從政未之能也，以吾老故得以告還幸矣。脫不汝聽，其以清白勿墮家聲哉。因嗚咽不自勝。逾二年得末疾，日猶夙興盥御，有來問謁者，必冠帶以見，舉手謝焉。屬續前一日，始就枕席，不食飲，次日四鼓怡然而逝，神色不變。生于元至元二十八年辛卯十月二十六日，卒于大明洪武八年乙卯五月二十二日，享年八十有五。娶莊氏，沈靜寡默，不事華飾。年二十有七來歸，治家勤儉，先生之得安于教育者，其力也。生有元至元二十九年壬辰六月六日，卒于至正二十五年丙午十月三十日，享年七十五。葬以至正二十七年丁未十月十七日。子男三：長弘，次章，河南府永城縣稅課局副使。次傳，女一。



人、適同郡金華府義烏縣儒學教諭鄭駒。孫男六人、復生、端生、震生、謙生、道生、陽生。孫女四人、長適同里楊啓明、餘幼在室。弘等以明年又九月初三日、奉柩葬于鄞縣豐樂鄉黃山之原、與莊氏合兆。蓋先生所自辨定云。先生姿稟純粹、紺顏白髮、起居視聽、康寧不衰、而沖淡夷坦、得諸內養、始終不為勢利聲色所惑。待人接物、和氣可掬、酒飯享具、豐約隨宜、而久交愈敬、信不渝、有善極口稱揚、有惡未嘗出諸口、恐不為人所齒。天性孝友、歲時昭穆祀享、思慕終其身、不羣于鬼神巫祝。幼子傳嘗病、巫有勸禱於祖祠者、先生曰、禱之誠是也、然祖宗豈不欲嗣續之盛耶。且壽夭有定、禱祀微福、非時與禮、奚可哉。傳竟得差、人咸歎服。先世產業、以讓二兄、一無所預、已鬻質而用資復還者、亦不為己。僦居城中、從容自給、不以貧窶為戚。二兄年幾八十、常延致于家、委曲承順、竭力周濟、不為吝。疾病躬調藥餌、憂形于色、愈則觴咏、務盡其歡。比其歿、尤盡殯送之禮。其篤于倫理若

此。平生書無不讀、至老不倦、而以性命道德為根柢。文章出入今古、嘗兩造剡聞、不售、遂不復踐場屋、盡出以傳學者。且曰、聖賢之學、知行體用、盡之在己而已。爵祿有命焉。誨諭諄切、不以富貴貧賤禮意厚薄為輕重、情急不振者、深加責讓、不假詞色。故從游多底成立、以科第登顯途任州縣者、前後五六十人。所著序記碑銘贊頌書疏題識詩歌典重溫厚、成一家言。縉紳君子若柳公貴道傳、黃公潛晉卿、危公素太朴、咸相推獎。剡東僉憲史公銓、季衡亦以先生可登館閣、草刻以薦、而勿果。早號映雪子、有映雪齋集若干卷、藏于家。其亡也、呼其子弘等戒之曰、吾家自河朔府君以來、歷十二世、幾四百年、詩禮相承、吾幸嗣遺緒、今死矣、引而勿替、實在爾等、勉之哉。先世著述、吾祖知縣欲刻以傳、在官每以自隨、以臨海兵難同歿焉。殘編斷簡之僅存者、吾欲繼志、勿及竟、汝其勉之、茲固先澤所係也。嗚呼、先生于死生之際、可謂克致其重者矣。惟吾四明自宋以來、衣冠之



家棟宇相望百餘年來。清祚凋落。文學節行。求如先生者。幾何人哉。若稽郡史。屢歷諸老。模範後進。淳熙大儒。關明正學。仰止高山。永言前烈。先生老成。開望師表。一鄉碩果。不食官止於儒。而身居兩朝。年逾八秩。深衣大帶。蹻然如魯之靈光。庶幾于儒先君子哉。真慨念先處州教授在時。與先生齊名。兄駒又為先生子壻。累世親契。過從周旋。而久客中都。忽焉聞訃。飲不及憑棺。寔不得臨穴。負塊九原矣。然念卅角以來。號知先生。乃為泣哭弔序。其出處及生歿歲月大畧。求當世立言之士。銘其墓。使後世君子知斯世而有斯人焉。謹狀。洪武九年十一月初二日南至。鄉貢進士同郡春生鄭真狀。

鄭真撰 《榮陽外史集》卷四二

故孫正甫先生墓誌銘

四明孫正甫先生。以累世家學之懿。起於百有餘年之後。雖不及顯融。而望重一時。年八十有五卒。既葬。其子弘以鄉貢進士。臨淮縣儒學教諭。鄭真狀來謁。銘刻諸石。按狀。先生諱元蒙。字正甫。姓孫氏。系出河朔。有名全照者。立功澶州。仲子當補牙校。以讓其季。而南遊吳越間。遂家於鄞。詳見元翰林待制柳貫所志。臨海君墓碣。曾祖願質。宋朝散大夫。國子司業。工部侍郎。祖諱璠。通直郎。知臨海縣。父諱嗣明。將仕郎。曾祖妣黃氏。祖妣莊氏。妣周氏。嗣明三子。長元厚。次元佐。先生其季也。外密內明。異於常兒。年十八。父母相繼歿。相其二兄。自卒至葬。無違禮。服闋。益肆志讀書。不問風雨寒暑。有司選故家俊秀。補學宮弟子員。遂請往。時鄉先生魯公月卿。杜公孟傳。居上庠。以先世嘗同官於朝。有通家之好。喜曰。文獻之傳。固自有大手。因受詩魯公。出入諸家之說。訛者正之。疑者辨之。一時同門皆出其下。既歸。陵陽牟公

景陽官四明，為遣二子從之。而紹興葉公敬常倅餘姚，走書百里，延之館下。同知劉公文大，宇文公子貞，方行鄉飲酒禮，先生為定揖讓進退之儀，觀者以為合於古。後歸杜洲書院，申明朱子月試季考法，朔望讀呂氏鄉約，書善紀過，以示勸懲。遠近裹糧而至者數百人。至正八年，有寇自徽逼杭，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董公孟起總兵守三關，辟為餘杭儒學教諭。先是，孟起僉浙東宣慰司都元帥府事，下交布衣之士，謂先生有古人風，而其子亦師而受業焉。故先生以孟起謂知己。檄至，亟就道。孟起去，郡侯布延平章尊達實哩繼至，數訪以世務，畫一以對，切中利病。二公韙之而不及用，然皆知有經世大略，信非章句儒矣。閱二考，調松江清忠書院山長，則年已七十，遂老不赴。越十餘年，病風痺，猶日風興盥櫛，有造者必束帶見之。前死之一日，始就枕，翼日四鼓卒，神色不變。生於有元至正二十八年辛卯十二月六日，卒於大明洪武八年己卯五月二十五日。娶莊氏，與先

生協德，勤於治家，先卒，年七十有五。子男三人，弘、章、傳。章為河南府永城縣稅課局副使，女一人，適金華義烏縣儒學教諭同郡鄭駒。孫男六人，復生、端生、震生、謙生、道生、陽生。孫女四人，長適同里楊啓明，餘幼在室。弘等以明年閏九月初三日葬於鄞之豐樂鄉黃山之原，以莊氏合兆。蓋先生所自辨定云。先生性坦夷，不尚異同，而介然有守。初為四明儒學訓導，或一言少忤，遽引去。太守丁某謝而留之，不能得。年公景陽俾攝鄞學事而食其廩祿，亦辭不受。其見於氣節如此。先生之產，悉讓二兄，其質而用資復之者，亦不預也。僦屋城中，居講學自給。二兄年幾八十，數致於家，奉之如父焉。疾病必親嘗藥，既愈乃喜，沒復治其葬。又篤於倫理如此。與人交久而益敬，有善稱之極口，有不善輒掩之而不言。歲時謹於祭祀，而不惑鬼神。幼子傳遇疾，或勸其禱者，曰：「大壽命也，烏可禱祀徵福哉？」傳竟差，咸服其明。平生於書無不讀，為文婉而有法，嘗舉有司，不售，遂不復踐場屋。





盡出所業以授學者戒之曰學在我爵祿系之天柳公道傳黃公晉卿危公太朴尤推重之浙東僉憲史公季衡亦以其才可登館閣欲薦弗果早號暎雪子有暎雪葉若干卷藏於家初國家以六科取士有司以先生仲子章應詔謂之曰吾賴女等以終餘日今與女訣矣獨念女未知從政也或以吾老丐歸幸矣脫不女聽其以清白自持因嗚咽泣下由是得疾臨沒呼弘等戒曰吾自河朔府君以來傳十二世歷四百年幸不墜遺緒今死矣爾尚勉之哉嗚呼宋之南渡衣冠大族萃於東南及乎革命而凋落殆盡求其益遠益振如先生幾何人耶是宜銘銘曰

稼也不必其有秋學也匪祿之是謀出處以時奚悔奚尤高厲千仞砥撐衆流黃山之原有封一邱石泐泉涸清風莫儔

貝瓊撰《清江文集》卷三〇

蕭修撰傳

蕭文孫字煥有一字從周吉安人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泰登之子也年十三喪其父服除遊京師上救荒策於御史臺一日官自濟二日鬻爵三日禁酒多采用之著爲令或欲引是以薦乃慨然曰吾豈以救荒書媒仕進哉後三年集賢學士王德淵薦起爲桃源州儒學教授桃源故縣也至是升州始設教授學政修舉未及代謝去遷臨江路總管府提控案牘兼照磨承發架閣會屬州新淦民李殺人驗者受賕蓋以疾乃移書撻其伏請改職上下囊橐不省遂自署疏於江西省及廉訪司適監察御史行部至又白之受賕者始自首屬他官剖棺察之見其肋斷者四李伏罪罷官六人吏七人清江縣民雷避殺人罪賂愚民誣服代死爲具言其狀於部使者雷吐實受罪僧以姦私傷人命焚尸以滅迹富者挾怨誣貧者以盜咸燭其情辨之豪民奪孤兒地構屋其上則撤而歸其主商覆舟訟岸居者償其失則斥不問從子傷叔父足而反抵叔父以罪子與父縊尸誣平民皆有以破屬縣之惑同列惡之在官十八月去以前官遷興國路呂元帥死豪奴奪所施道士祠宇地訟累年片言折之行省符下增白銀常賦十倍力爭之不得明日遂行在官僅踰年而已遷廣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照磨發私易故櫬以冒求仕者杖竄府牒以亂戍役

者。韶州戍卒以給鹽蔬。直後期關。元帥俾馳鞠之。杖其渠三人。笞從者二十人。罰萬戶而下有差。擢池州路總管。府經歷。祠宋死節臣趙卯發。義士桂正孫。振饑禦盜。有方略。居十有四月。會權臣枋國。不用漢人爲幙長。令下卽行。久之。朝廷愼選守令。調武岡新寧尹。民歐陽許二家皆據兒子田。訟久不決。卒諭以義而平之。嫠婦蔣子幼。見逐於夫之兄。且鬻其產。追詰服罪。責族之良掌其田以俟兒長。民陳夜姦人婦。遇他人先至。殺之。恐及賄胥曹誣以盜。其母愬之。廉問得其稍爲白之。郡民唐訟仇家擅殺家奴毛。棄之江。屬它尸自上流漂至。察其無殺傷痕。不驗。密令人生得毛於永州之境。乃抵唐罪。莫不駭服以爲神。綏寧尹頓使酒殺人。郡檄新寧按之。有以郡官意風使全其人。奮然曰。若然。則初覆驗官若俱抵罪。活一凶如死者何。吾不敢爲也。卽推驗具獄。武岡民黃鞭其婦。婦自斃。驗者惑於賄不得實。婦家愬於郡。郡識之。啟棺驗其首脅俱傷。事遂直。至元閒尹黃順翁有遺愛在民。號稱循吏。其生祠曰種竹堂。爲修治之。作義倉縣門之西。營治公宇橋梁。無秋毫擾。省憲考爲湖南最。嘗作忠孝二史。經筵檢討危素言於朝。以其書可備勸誡。會修宋史。行省上其書。史官稱爲纂述有體。未及擢用而卒。後四年。史官復言所著有裨世教。宜追錄之以勸來者。贈翰林修撰。子烜有學識。

贊曰。余邂逅蕭修撰於金陵。握手議論。牛將軍廟下。使人磊落有生氣。使其仕至元閒。御史府用之。如用其父。必能揚清激濁。克世其家。書其州縣之政。所以悲其志之未就云。

危素撰 《危太樸文續集》卷八

校記

①同知劉公：《行狀》作「州守劉公」。



元儒

碑傳集 卷一一九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二十

鄭元祐 張樞 秦玉 呂權

遂昌先生鄭君墓誌銘 蘇大年

處州鄭氏遂昌鉅族也。君世以儒顯。曾祖克故宋西川經畧使。祖開先朝奉郎。知道州永明縣。考石門高士諱希遠。高尚不仕。國初徙家錢唐。結屋湖上。以耕釣自樂。妣蔣氏。二子。君其仲也。君諱元祐。字明德。天資穎悟。過人。垂髫入鄉校。日能盡記。同生諸生所授書。鄉先生大異之。年十五。輒弄筆墨作詩賦。往往出奇語驚人。石門君篤意教君。樹樓聚書。恣其披閱。君不出戶庭者十年。于書無所不讀。作為文章。滂沛豪宕。有古作者風。時咸淳諸遺老猶在。君遍遊其門。質疑稽隱。其見聞充然。有得。侃侃以奇氣自負。諸老皆折節下之。江浙行中書省郎中汴人趙天錫。剛正謹嚴。慎于交際。獨延君于家。與其子期頤講學。期頤後中甲科。即中書叅知政事。子期公也。君既得友。益自刻勵于學。晝夜不倦。由是克底厥

成。足以名世。時鄉林平章廉公以朝廷宿望。退居錢唐。與君為忘年友。君由是徧交當世之士。聲名籍甚。四方慕君者。識與不識。皆稱為明德先生。君既以儒業起家。仰承石門君夙志。而奉養之禮無所不至。石門君卒。君偕其兄介甫先生移居姑蘇。兄歿。喪之如父。從君學者。戶外之履常滿。浙省御史府宣間。憲臺交章以潛德薦君于朝。君自以臂疾。不願仕。在廷諸公知君之志。亦弗甚相屈也。優游吳中者三十四年。富貴聲利一不動其心。素不喜著書。嘗謂學者曰。經則經也。史則緯也。義理淵藪在焉。學者能盡得古人之意。鮮矣。況敢私有所論述乎。識者稱其有見于道。性平易真率。不為矯激之行。與人交亦然。汲引後進。常如不及。頭童齒豁。壯氣不衰。應酬餘暇。手不釋卷。吳人欽仰風裁。罔弗敬禮之者。雖小夫賤隸。亦必知君姓名。人有患難。拯拔之如救水火。士友或貧不能自存。無有以相給。則徧告諸有力者。調其困阨。君兒時乳媪提攜。右臂脫骹。左手寫楷書。規矩

備盡世稱一絕。又自名為尚左生。至正十七年，大府授將仕郎、平江路儒學教授。君欣然不辭曰：「講學我素志也。」居一歲，即移疾去。後七年，陞江淞儒學提舉。君亦不辭曰：「文臺也，儒者之職也。」居九月，感微疾而卒。朝官仕友遠近聞者，莫不奔赴。君生于至元二十九年壬辰閏六月六日午時，卒于至正二十四年甲辰十一月二十九日未時，壽七十有三。娶錢叔王十二世孫女。三男一女。長曰吉，次曰起，曰貞。吉娶陳氏，生十年卒。貞未娶，先君十二年卒。起娶陳氏女寧，贅蘇人湯惟新。女孫二，尚幼。以明年乙巳正月二十六日葬于平江路吳縣太平鄉橫山之原。君所為詩文若干卷，藏于家。孤起以狀來請銘。僕泣而撫之曰：「君天地之全人也，生長承平，晚涉世變，骨肉竟相保無虞，又且安享十年之福而後逝，蓋君明哲保身，行業素無愧于造物，而造物之報君者亦厚矣。君之學淹貫而博洽，君之行純誠而篤實，君之見高明而正大，君之文雄深而雅健，君之詩清峻而蒼古，

君之書嚴勁而端麗。其見諸緒餘，如清談雅韻，依稀晉人。如君者，蓋一代不數人也。君已矣，世不復有斯人矣。君未疾前五日，與僕會飲，檢閱曹新民家，歷歷自敘其平生出處語。僕竊疑其強聒不已，無幾而卒，乃知君有託于僕也。將屬續，又呼僕面焉，固宜為之銘。銘曰：世之人全于人者，未必全于天。全于天，斯可謂之歸全。君雄文與學，碩德高年，著名當世，追蹤昔賢。生榮死哀，有德有言，謂之全歸，孰曰不然。勒銘貞珉，後有稽焉。知其為遂昌先生，有道鄭君之原。

《僑吳集》附錄

張子長墓表

上即位之十一年，分命儒臣纂修遼金宋三史。今師相以監修國史領都總裁，既進擬收擢遺逸之士四人，以兩院次對之職，俾參筆削。仍奏辟子長為本府長史。使者奉驛券行四千里，求得子長於金華山中，力辭不拜。四方之士莫不高其風。後五年，申命史臣纂修本朝后



妃功臣傳。於是山林特起之招皆正除入館。俾預討論。子長名在五人之列。以翰林修撰。儒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召。復避不就。使指有嚴。不得已為之起。行至武林驛。卒辭而歸。士益以是高之。子長之才之美。過絕人遠甚。其無媿於前修。可傳於來世者。則不在彼而在此也。子長姓張氏。樞其名。子長其字。幼聰慧。與朗受教於父屏巖先生。而外家潘氏蓄書數萬卷。金石遺文千餘卷。子長盡取而讀之。過目輒不忘。且能通其大意。年十四五。肆筆成章。頃刻數千言。嘗作小臣策。譏宋高宗忘親事。讐。而退為之定復兩宮之計。以為當時枉於宴安。莫有知出此者。時前代遺老多尚存。無不降歎。弱齡益自愛重。杜門不妄出。頗易視當世。直欲方駕於古人。同郡之士與之交者。可以俚數。暇日寓情危酒。意氣豁然。視餘子蔑如也。海內賢士及名卿才大夫。至於是邦。皆以得見為幸。或問以古今沿革。政治得失。咸樂告之。宇宙之分合。禮樂之廢興。以至帝號官名。歲月後

先皆無所脫誤。每及一人。則其世系閥閱與才質之良窳。歷歷如指諸掌。論事後當。成敗不旋踵皆驗。初。東萊呂成公偁道於婺。不幸天不假以年。故婺之言性理。悉本於紫陽朱文公。由文公五傳為白雲許先生。子長少先生二十二歲。先生偶見之。漫叩以漢高帝何以取天下。輒應口而對。出入紀傳。貫穿鉤引。語蟬聯不能休。先生大奇之。閱數日。子長以書上謁。先生答書勗。勉道期之以大成。子長請就弟子列。先生不可。始終以朋友待之。自是子長益敏華蓄銳。趨於平實。學日以粹。其能不失乎進退之正者。學力所至也。凡為文務推明經史。以扶翼教道。不喜作瑣瑣侈靡。詭譎戲豫。放浪無實之言。謂學春秋者必始於三傳。而其義例互有不同。乃辯析其是非。會通其歸趣。參以儒先之說。裁以至當之論。為三傳歸一義三十卷。又謂啖氏於春秋卓然有見於千載之下。而陸氏繼之。所纂春秋微旨。以朱墨別三傳之當否。歲久漫滅。寢失其真。乃重加考訂。為三傳朱

墨本若干卷。言有未周、意有未暢、則出新義以補之。金之鉅儒大寧敬先生有春秋備忘、久未及行於世。暨入國朝、先生之諸孫公儼以憲節來、泣於髮、索其藁、請子長為之校讐、乃因近臣以聞、而刻焉。謂三國之正閏、固不待辯、自古國必有號、史亦從其實而書之。漢之為漢、未嘗稱蜀、陳壽欲帝魏而以晉承其統、遂以蜀易漢、抑此所以伸彼也。壽父獲罪於諸葛武侯、而壽又為武侯子瞻所薄、故於武侯之駿功偉烈、多略弗著、而武侯再挫司馬懿、亦沒而不及。內以報私憾、外以為時諱也。然周壽之所師、乃贊後主、納款於魏、賁降覆國、壽不以為非、反善其策。餘所書往往類是、乃糾其疵謬之害義、正其繁簡之失宜、為判定三國志六十五卷。又別撰漢本紀列傳、附以魏吳載紀、為續後漢書七十三卷。三國之臣有能致節於其君者、舊史或諱不書、或書而失其實、或僅見於異代之史、皆為更定、而於漢事必備載、以詳正統、或一事數說、必參訂使歸于一。是非疑似、抑揚予奪、咸有論著、繫于各篇之後、名曰訓志。經筵檢討危君素言子長是書、立義精密、可資勸講。朝廷為下本郡取而上之、宣文閣藏焉。它所著有林下竊議一卷、曲江張公年譜一卷。謂宋之亡也、將相羣臣、伏節死義者固已有傳在史氏、卑官下士、吏卒女婦之死者多、史所弗錄、乃詢諸故老、旁采稗官、得若干人、為宋季逸事若干卷。平昔所作歌詩、箴銘贊頌碑記序說誌狀之屬、有散帙編若干卷。其言閑深浩博、而峻厲潔清、援據精切、而論議純正、尤長於叙事、而扶善遏惡、率能使人有所感發懲創。至於微辭奧義、又有未易以淺窺者。大抵其文主於氣、氣命於志、志立於學、故言無所苟、出處之際、無不克踐其言。江西鄉閭、嘗奉書幣迎致子長、司其文衡、返其幣而却其請。蓋場屋之文、非子長之所謂文也。子長之先占籍臨海、唐乾寧間、避地來徙、遂為婺之東陽人。宋末稍有出而仕者、曾祖日新、承節郎。祖友諒、迪功郎。父觀光、屏嚴先生也。娶金華潘氏。又自東陽徙家金華。





先生少游太學、德祐納土、從三宮北上、用執政薦授婺州路儒學教授、階將仕郎、仍刻印以給之。婺歸皇朝之後、有學自先生始。在官十年、改調紹興路平準行用庫大使、循新例換將仕佐郎、以母老不赴、遂弗仕家食者。

黃潛撰 《文獻集》卷一〇下

### 孝友先生秦公墓誌銘

孝友先生既沒五年、其嗣子約因其友袁華謁予雲間、而致其辭曰、約不幸、先人學而貧、貧而又不待高年、死又不得名能文者銘、重不孝。先人事業不用亡得稱、行義著述有不得白者已。賴楊東溪氏狀其詳、敢丐吾子屬比之。余始來吳、聞昆太倉為貸居地、不為習屈、挺然以文行自立者二人焉。曰東溪老人楊公謫泊先生也。予皆不及識矣。而獲見東溪所為先生狀、蓋若識於目睫間、故不辭、論次其事而銘之。先生諱王、字德卿、姓秦氏。其先鹽城人、世以儒學顯。宋紹興間、由其祖徙居崇明之東沙。與袁陸謝為望族、而秦氏尤以衣冠文物

稱重其鄉。曾祖棟、祖棣、皆宋太學上舍生。父庚、從蛟峯方先生學、咸淳末、以詩試通州第一人。國朝不仕。清萬戶王溪劉公聞其隱德、延致於館、因又徙昆之太倉、家焉。君四歲即挺然不羣、能屬句對。五歲能暗誦孝經、論語。八歲而喪父、哀慕如成人。母顧氏、日夜躬織紵、資先生亦感奮曰、吾家世有聞人、其可自我斬乎。益刻苦自力。比長、通五經、尤邃於詩。會貢舉法行、州長踵其後舉先生、先告予、學豈為決科計哉。遂辭。性至孝、友事母與兄無違禮。事大小悉秉以行。母有疾、藥食必親嘗、累旬日不解帶。母卒、哀泣至血、執喪過禮。終喪不沐浴、不鹽醢、人以為難。初居喪、隣有火熾不可撲、家人收貲為出走計、獨先生伏櫬慟不去、火且及屋壁、遽自滅。州長上其孝行、將得旌寵、輒謝止之。憲史張公按行部、閱其行義、見其所著文、論薦之、且約偕詣闕、弗行。居常晦默如愚人、見貴人益自閉匿。然衣冠服器必整飭、與弟子講解音吐洒然、而娓娓無倦。教授鄉里二十年、嘗曰、士讀書

將以惠天下。不幸不及仕而教人為文行經術亦惠耳。

里之貧不能學者為給饘粥筆札教之。嘗行道間得遺金訪其主還之封識如故。有盜入室竊布帛去明日復來僕覘執之使縱之去。舊有土田在東沙族人據有之遂不問并以舊書歸之後其人感化皆歸於善類。先生之於孝友於蹈義執禮至此亦可謂之篤行君子者已。先生前歿之歲嘗夢為詩猶記其末句曰五湖四海一閑人。及覺悟曰合五與四一為十五十月疾驗矣。四而虛其一為三明年三月吾疾殆不起矣乎。至期果符其言屬續神色不變時至正四年二月二十四日也得年五十有三。其徒私謚曰孝友先生。君娶顧氏子男二長約次壁壁先卒約能世其學。女二先生讀書之舍自名曰迂濶所著有詩經纂例大學中庸探說宋三朝摘要齋居雜錄并詩文若干卷藏於家葬其所銘曰人之機也我曰愚我之達也人曰迂嗟先生愚不如迂自居四一以虛卒允符誠使枉愚以好用而迂以利趨

道弗信而盡於途孰愈孝與友之謚於徒。

楊維禎撰《東維子集》卷二五

### 秦君墓表

淮南秦君沒塋崑山惠安鄉南岡之原門人私謚曰孝友先生。監察御史張君士堅題其墓曰孝友先生之墓。君諱玉字德卿其先鹽城人四世祖統制府君慶庵送南渡因家崇明東沙曾大父棟大父梁游太學為上舍生父庚咸淳末試通州第一入國朝徙居太倉隱居不仕君八歲孤即知家世本末既長浸淫經史百氏獨不喜為舉子業家居講授二十年事母兄盡子弟道母顧氏沒未塋比卒哭里中失火偪君室君伏柩號泣大為自滅族有侵其田者君弗較且與之券道拾遺金訪還失主僕執盜之竊布帛者縱之使去于是咸稱君為長者所論著有詩纂學庸標說雜錄漫稿若干卷州部使者廉君卓行將疏上褒論荐之君意不屑也至正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卒于家年五十有三配顧氏子男二人



儒藏

曰約有文學曰璧先卒。女二人長適某次先卒。秦氏自統制府君而降皆能世其學。君雖晦弗售然以孝友為鄉先生亦可無憾矣。余雖不及識君辱與其子約游約泣謂余曰先君子之墓未有表莫子為宜遂為書之以告其後人云。

陳基撰 《夷白齋稿》卷三三

呂君墓誌銘

君諱權字子義姓呂氏娶之永康人諱楚者於君為曾大父諱茂者於君為大父至元間嘗宰鄉邑後輒隱弗仕父名汲母朱氏君幼習於札度以簡靜自持不妄言笑服用無華飾然其立志果銳遇事枕警母沒時生甫十三能佐父理其家益練達於世故撫弟妹尤雍睦有恩大父深愛之指以語客曰是兒他日必亢吾宗會貢舉法行君慨然思奮拔以自見而雅不欲溺意俗學聞鄉先生許益之講道八華山中負笈往從之將考質玩覃思或竟夕不寐儻輩推其精勤君娶胡氏有子曰炳蚤夭曰以哀致疾膚鑿投藥過差父弗效奉定三年秋疾少間有司強使就試鄉闈適疾復作而上沈痾在茲閱十四寒暑漫成衰弱以天曆二年八月辛卯卒於家得年三十有八將終告其父曰生不得尽人子之道死又無後請以弟機之子烜嗣父如其言而命之始君自書其夢中之語曰青壁雖万里白雲只三尋莫知何義至是以其年之脩短驗之若有數然君所為詩文皆不

苟而無留素其父卜以元統元年十一月己酉塋君于義烏雙林鄉住山之原哀其有用而不試有作而不傳無以慰前人之望自誌其墳累數百言猶以為未足復俾予即其窆石系以刻辭予雖不及識君而辱與其父有雅故知其言良信乃撮取誌所述序而銘之銘曰

受材之美兮逢時之昌良工範我兮游夫康莊嗚不使年兮過而莫揚訊之故老兮我夢何祥昭回在上兮草木承光隕珠重泉兮幽二其藏父老子幼兮天之蒼二孰紓其哀兮薦此石章

黃潛撰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三九

校記

①顧氏：陳基撰《墓表》作「顏氏」。



儒藏

元儒碑傳集 卷一二〇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二十一

劉輝 吳景奎

奉訓大夫紹興路餘姚州知州劉君墓誌銘

君諱輝字文大本大原人世以武勇顯曾大父宏祖襲爵爲金山西四路都萬戶國家既平河東詔徙太原十大家于河南始爲汴人大父祐峻直不阿略刺洪劉侯嘗請參謀其軍事每指語僚屬曰此山西將家子不可犯也世祖皇帝在藩邸以南征還過汴因得上謁將大用俄遇疾卒父汝舟讀書通周易嘗遇異人授以皇極數學遂決意不仕自號夷門老人以君官餘姚贈文林郎南陽府內鄉縣尹妣羅氏孔氏皆贈宜人君豐儀美髯論議慷慨自幼端重不戲父喪能哭泣踴踊如成人他日昆弟以分財致訟君獨置不取奉太夫人孔氏別居東林之南莊且日就其兄文振與姊婿陳子中學焉久而家益貧念無以爲養因教授其鄉終日危坐顏色

毅然諸生進退悉就規矩時人已謂夷門有子矣河南廉訪司聞之交辟爲吏適廣西檄先至君曰此必有知我者遂就辟會中使至宣詔百官跪拜聽讀畢復出帝師旨令具如儀君曰此人臣事主上禮不可使者拂然怒去人皆悚懼已而聞湖南北皆如君言臺臣嘉之遣酒饌慰勞部使者部使者首舉酒酬君曰微文大幾辱我君嘗以邊事馳白御史臺大夫阿爾斯蘭少許可一見特稱異之未幾轉湖南宣慰司令史復調廣西賊犯臨桂義寧從副元帥結喇實策出師討捕審察形勢綜理兵政大捷以還因手書征徭事宜一編上之明年賊復至君以疾不得行兵遂敗主將皆被殺衆益賢君才辟掾湖廣行中書省尋掾江南行御史臺及格除文林郎紹興路同知餘姚州事君至則東西道涂七十餘里橋梁數十里皆治使完整夷好時州民朱氏子以分地奪於強宗僧善能以侵疆壓於豪民皆數十年不能決者君一旦決之由是他縣獄有疑郡輒移君識山陰陳壽



二私鹽事覺殺其幼子以詆官兵。嵎縣屠禮二妻為外家誘賣而蔽於富人。新昌夏子興恩罪自毒誣有司掠死。案牘參錯歲久無驗。君片言之間莫不引伏。郡中號稱神明。禮部侍郎秦不華來守越首正經界請君計事。君曰寬容慎密民必輸情而盡實。嚴急苛暴人將畏罪而生姦。守大喜曰得之矣。遂以州委君。君領檄即出宿官廨執事者持文書環左右常千餘人。日唯一起居太夫人還坐夜分猶報朱墨稽勾不絕疲精竭神鬚髮皆白。既代二年而後成為田五十五萬三千七百畝田一區印署盈尺紙以給田主謂之烏由凡四十六萬三千有奇畫之為流水冊次之為魚鱗圖類之為飛率簿第其高下而差徭之謂之鼠尾冊。又總凡六千二百五十畝名自陳而得實者六千七百餘畝。站戶既迷商得復者一萬一千二百二十畝。因而息訟者七十餘家。綱舉目張秩然不紊行之數年。庶訪使董公用其法頒之屬郡。於是浙以東人無大小頌劉侯不絕口矣。始君之承

命於守也貧民大悅富者戚戚不樂觀罷其事。君卜之神不吉曰吾知恤民而已焉得聽命於神。乃移植小栢于治事之庭祝曰事成否當於栢榮悴占之。屬時亢旱而栢鬱然以茂後人愛之如甘棠遂名其堂為瑞栢。學士大夫多詠歌以頌美之行省行御史臺謂君才當被顯擢累上其功不報。久之以選授儒林郎松江府上海縣尹。縣在東海之濱其民多豪強輕於犯法所謂三甲五甲嘗再挺為亂尤號難治。歲輸粟三十萬石而宋季公田曹氏湖舊額重租耗民多閉閭中產之家歲一當徭即破蕩無幾姦吏乘之後瀆大壞。君始至嘆曰何以使吾民至此極也。因出藍田呂氏鄉約期望率父老子弟會坐學宮講行之。升降揖拜彬彬禮讓皆樂生自愛交相勸戒莫違君令。而君亦知其民之可使也。迺令自議其力而定其役之下上初役田四十八萬餘畝後逸其半不數月悉復其舊。且長人高昌二鄉土宜豆麥而使輸杭稻民甚苦焉。前丞鄧某力言之雖幸改科而

江淮財賦猶微不已。君具白大府得如請而向之所謂重困吾民者亦會詔免。於是民始無愁苦嗟嘆之聲矣。他如學校課講勸懲之篤常平義倉歛散之宜舍館津梁斥候之治賓燕禱祠迎送之謹凡其職分之當為者莫不盡心而効力焉。居歲餘有太夫人之喪號慟幾絕縣人為之罷市兩甲民嘗以頑獷被罪者亦拜哭來祭却之則更哭曰我小人幸教我得為良民今見拒甚是終絕我也。君察其誠進之復叩頭謝去。君欲奉柩歸河南遇道梗不果邦人士遂相率入錢買地留葬于千山壽安寺之東岡復祠君象於肇嘉浜之普濟寺。踰年除奉訓大夫戶部主事不赴御史臺以江淮盜起且遣使請君問計亦不赴。終喪改知紹興路餘姚州事。命下之日州民喜相告曰我侯復來矣。老幼扶攜絕江迎謁者相屬于道。既視事得末疾民之禱祠候問者日數百人病久不差遂投牒致其仕將歸休太夫人之墓廬州人士流涕持不可逾旬病革且瞑猶瞪目曰吾志未嘗不

在餘姚今若此吾其負吾民矣。言訖奄然而逝。至正十二年九月二十有四日也。享年六十一。明年夏六月廿六日附于太夫人墓左。娶汜水陳氏封宜人。有淑德。子三人長俊民博學能文章。次天民次靖民皆脩謹善學。女三人長適衢州路江山縣尹濟南魏邦凱。次適湖北廣訪司書吏許州左孟澍。次適燕人孫鎮。兩淮轉運鹽使司副使守謙之子也。君平居服食儉素而賓客造謁必盡醉極歡乃已。出入戶庭不失尺寸之度。少暇即屏居默坐意度深遠莫窺其際。每語學者曰朱子小學一書魯齋教人心法也。人能熟讀自足循序而進不爾雖讀萬卷書亦奚益哉。君所至務以德教化民轉譬曲喻不施鞭扑而人自畏服。設有呼召具揭姓名門屏間皆至如期。與同列論政不直輒赭容力爭如仇事已則躬和好不啻兄弟骨肉然。間出在外書問太夫人無恙外未嘗及家事。嗚呼君歷掾臺省不為不遇所至公卿大臣爭相推挽御史部使者章薦累數十人不為無相



知者然卒不能盡君之用以展君之才使回荊州縣陸沈下僚以死獨非命哉昔者某之為紹興理官甚幸與君同事及校文江浙則君職受卷故相好為厚比來吳中又得太常博士危君素所撰餘姚經界圖記翰林應奉張君肅上海德政記讀之知君行事為甚信因俊民之請銘用不復辭銘曰  
墨屏選輟秩何超也魁壘卓犖汨下僚也眾皆踴躍獨儼然也劇忠砥孝玉雪標也規仁矩義化旋焱也往者作則來者教也廉用弗張聞孔昭也匪啻其醅齊之紹也琢石刻文示不泯也

貢師泰撰《玩齋集》卷一〇

### 故處士吳公行述

先君諱景奎字文可姓吳氏世遠譜亡無從考有三府君始業其家宋乾道間名炳者以進士為温州司法三府君逮先君十有七世墳墓具在司法則先君六世祖也先君生而茂疑尊老而慈幼期知名於世七歲力學如成人年十三即以幹蠶自任有司用大家充鄉正鄉周百里戶口數千錢糧獄訟追亡一切以係於公者悉取究於正正又出土產之物以供於上無休時性不喜輿馬春夏炎暑暴風雨秋冬霜雪嚙手足皆身親臨之嘗夜行山徑中遇虎適有持梵具至者先君取鋸若鉞手搥擊之聲震嵯谷虎乃驚逸及歸拜先大父床下平氣和色怡怡如平常且戒左右毋得言恐傷老人心先是嘗德伯祖母黃有幼育恩黃歿逮成服先君當輸糧他郡銜哀致情特請於上官乃與寬五日期俾得成服禮以成先君之志有詔賜老人帛於鄉鄉胥目先君幼弱不能制乃並緣為姦索錢老人先君覺之曰皇上厚



儒藏

恩賜帛而鄉胥索錢老人力白上官痛繩之無敢索錢者。而鄉正多欲拘細民先君為之卒無所徵求樵夫野婦以手加額曰吳公為鄉正歲且得安矣先君雖幼外應王事內理產業糾纏紛羅雖家事益落而未嘗妄取於民。於是先大父年六十三矣足迹未嘗一入公府得優游逸樂以終身者先君幹蠱之力也。弟幼未有室先君教以成人且為謹擇良配卒振其家兄弟相友愛至死無間言。年三十會今海道萬戶劉公貞為粵部憲據辟先君為從事。明年劉公去先君亦歸伏田里。後劉公為南行臺監察御史出按浙東西閩海三道道過里居特詢政瘼先君為言民事之未便公力行之民至今受其惠。同時得有施於時迺大昌於詩竟以窮愁終身嗚呼痛哉。履年四十未嘗得一日之奉以負天地大恩窮泉陷地罪逆莫逃姑叙潛德萬一求立言君子圖不朽焉。至正十六年正月望孤子履泣血謹狀。

故處士吳君墓誌銘并序

同郡吳生履喪其先君子之明年以書來告予曰嗚呼吾父生不有祿位無以自見於世而宅心提身殆無愧於古人然今不可復作矣遺言逸行久且泯滅不朽之託敢以屬於執事願矜而賜之銘謹奉狀以請。予按狀所述得君之為人學務篤實而不自矜衒躬處窮約而無所怨尤庶幾樂天知命之君子歿而無銘何以為勸。顧雖衰退之餘久去筆硯而於履有斯文之雅誼不得不辭乃為序而銘之。君諱景奎字文可姓吳氏婺之蘭溪人。宋有三府君者譜軼其諱於君為十七世祖。有諱炳者乾道間中進士舉温州司法參軍君之六世祖也。曾祖諱應高祖諱治父諱用中世皆不顯。君少力學期所知名見稱佳子弟。年十三即代其父理家務時有司用大家充鄉正奉約束惟謹一毫不妄取細民性不喜與馬日詣公府往數十里雖寒風暑雨不以為倦。嘗夜行遇虎山徑中徑狹勢兩相持適有荷芻具至者取其鏡鼓雜擊之聲震林谷且戒左右毋得言恐傷老人心。於

是其父年已高，足跡未嘗至城府，得優游以終老焉。君幼德伯祖母黃撫育之恩，黃歿，未成服而君嘗輸糧他郡，期限峻迫，不可一日緩，君銜哀以白上官，上官憐之，特與寬五日期，使得成服乃行。弟幼未有立，躬其勞而逸之於學，既長為授室，遂克有成，終身友愛無間言。其孝友天性然也。君年壯時，今海道萬戶劉公貞為浙東憲府掾，辟君典文書。明年劉公去，君亦歸伏田里，絕意於仕進。久之，用部使者薦，署興化路儒學錄，以母老辭不就。後劉公為南行臺監察御史，來按浙東西閩海三道，道過里居，詢以時政，懇懇為劉公言，多見於施行。民至今賴之。御史同行者聽其議論，敬嘆曰：「先生老成人，言言為國，古君子哉。」君和易平實，退然自處，不與犯者較，而義之所在，輒奮然勇為之。有友人以家事託君於錢唐，而宦閩中，不久物故。君為綜理其家，使償贖廬以買田，買廬者求下其價，以百緡私君。君笑曰：「吾豈欺人弱子者哉？且百緡誠予我，我必歸償廬家耳。」錢唐市上

人率輕薄嗜利，聞其言無不嘆服。君平居厚於宗族，個儻好施，濟人之急，雖過若不及。至家不自給，不以為悔，而依隱玩世，遂以終其身。臨終語其子曰：「我病在腎，兩耳俱聾，腎氣絕矣。幸失德之事，吾平生未嘗為，死固無所憾。汝等惟篤於孝友，以承先業，吾目其瞑矣。」言訖奄然而逝。實至正十五年二月五日，享年六十有四。以其年三月四日葬於向家嶺先墓之次。君於書無所不讀，天文、地理、星厯、卜筮、醫藥之術，皆能貫通。嘗摘諸子百氏精語為書曰《諸家雅言》。尤善為詩，有詩集曰《約居樵唱》，藏於家。娶汪氏，子男二人，長即履仙，居縣儒學教諭。次益，孫男四人，穎、穉、穉、穉。女四人。銘曰：不矯其為，不競其馳，不淪乎卑，不抗乎危。居之怡怡，行之熙熙，祇天之役，與道為期。我作銘詩，以揚其輝，以發其微，以永其垂。前翰林學士、侍講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黃潛撰。

吳文可傳

天台張順祖纂



儒藏

吳景奎字文可，婺州蘭谿人。七歲力學如成人，恭謹無與比。縣第其家鄉正，號難為役。景奎年十三，奮曰：吾親在奉公幹盡職也，何難為？所居去縣二十里許，每旦鷄鳴趨縣受約束，莫歸奉甘旨，已即考論經傳六藝，矻矻不少休。嘗獨行，夜遇虎，適有持鉞鉋具來者，急手取擊，虎驚逸歸。拜其親，顏色行行如平常，戒左右勿言虎傷老人心。鄉父老曰：吳君為鄉正，家事益落，而吾里社安矣。嘗受育伯祖母黃，黃歿及斂期，景奎當輸糧外郡，號泣不置。官府義之，為緩輸成服。教其弟景叅底於成，嘉事不失時，終始友愛無間言。初，錢唐友人素與景奎好，將宦閩南，把其臂曰：欲以家事託吳君也。明年友人歿，景奎親往候視，恤其幼孤，為粥糜周食，得廬翁以百金私之曰：我欺人孤寡而私利其身圖，則受而歸諸鬻廬家。歎曰：吾懷知己之言，不以生死背吾心也。聞者感泣，益慕其行。平居樂易，發言恣恣似夫儒者。至於義所在，憤激揚不少讓。衣無完米，出未嘗有騎，意所之，即徒步百里，專趨人之急，甚於己私。鄉之儒先長老亦自以為行弗及也。尤不樂仕進，有以後時開之者，辟為閩學官。景奎不為起，既而曰：草木猶能庇其本根，況人乎？蓋有以庇吾邦也。御史劉公貞素重景奎，適行部至粵，即往言曰：公司邦憲，以式諸侯，敢以均賦勤君之執事。昔先王則壤井野，制民有經，更勞均逸，以待百事，民知義所以奉公上而無有爭心。今庀政者會民無藝，貧受役也，蕉并或不以征，家無蓋藏而用之日新，何以庇民？如履畝平賦而體之，是免吾民於戾而公有大造於東也。劉公悅，屬潮東憲使董公守憲，選有司經保疆，書土田形廣狹，稽隱漏，名甲乙，於是野無游民，官無逸征，民親而事有叙。君子謂景奎於是役也，施而不費。景奎晚歲益務博覽，手抄五經，旁及史傳百氏，靡不研極。尤好論詩，鈎取騷選粹辭，真語為書，名諸家雅言。其所自著曰：葯房樵唱。壽六十四，至正十五年終於家。

張順祖曰：余適荆楚，浮江淮，東歸吳越，數從長老詢民。

間政役、或云發號稱平均。及余觀之信然。彼公卿大夫立經保民、固無可言。猶然無所施。況閭巷之士志行無牽於物、而言言為國義、覃家邦、豈非至難。亦其遇知己然耳。烏乎惜其居下、所被不遇也。且以吳君視之、則凡士懷斯世、不過施設、卒湮滅、弗傳者、何可勝道哉。余具論之、無亦使其久而不傳云。

《藥房樵唱》附錄



儒藏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一十二

陳植 聞人夢吉 倪驤

鮑完澤 陳汝楫 李裕

慎獨陳君墓誌銘

吳有隱君子曰陳君叔方。自其上世皆以讀書績學。服膺儒術。然以隱約終其身。至叔方父三世于茲矣。始子東入吳。識其尊人寧極先生。沈潛問學。淹貫羣經。年已髦。會諸先輩著書立言。咸造底蘊。予與先生有維私之契。而先生長予廿餘年。先生降屈齒德。時相過從。高談疊疊不絕。予于君一年之長。而君能以文行學術結知士林。時方承平。巨室大家欲淑其子弟者。必厚幣延致。有非乘壺牽犬所能致禮也。君尤篤孝。每館授歸。其浣滌不但中裙廁。若夫溫淨室廬。則其上世蔽風日者。至于滌瀝飲食之奉。必躬庖烹。儕固貴有所不計也。以故老先生壽體康寧。無少不如意者。君能力學。其為文以經為準。貫穿諸史百氏。褒其菁華以立言。其為詩尤

刻苦精練。本之于杜而參以唐諸名家。在宋則尤喜陳黃。至于畫思之盤礴鬱積。山林泉石。幽篁怪木。各盡其變態。然貴富以挾而求之者。雖百金不與一筆。兼之襟度洒落。其割三牲以奉客。亦有膳兼豐潔。與人交重然諾。至正壬寅年五月日卒。享年七十。娶費。早世。繼夏生二子。長訥。先歿。次謹。女二。長慧。適俞沂。次清。適曹敬。謹以卒後十五日。葬吳縣靈岩鄉朱墩之原。曾祖考德一。配張祖選。配柳寧極先生諱深。字微靜。配周君諱植。自號慎獨叟。朋舊私謚曰慎獨處士。謹乞銘于予為序。而銘曰。士而處矣。久當舉矣。胡為乎更三世而益偃也。身雖屯而道則純。豈得于天者而畜于人耶。既以有行有言。無緇磷矣。其示不朽。有堅珉矣。尚何痛慟。有弗信者矣。

凝熙先生聞人公墓表

凝熙先生姓聞人氏諱夢吉字應之娶之金華人也。凝熙者門人之所以謚先生謂先生為德執醇而弗變含和而有耀以凝熙易名為稱情也。然先生非隱者也嘗仕於時有官位矣。不見為先生稱而稱以私謚者先生之德不因官以為重故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也。維聞人氏系出漢太子舍人通後居於蜀宋季有諱詔者為金華縣令因家焉。子孫遂為其縣人。縣令生逸孫元初為溫州路儒學教授教授生詵老仍世業儒號挂山翁。翁生三歲而孤母王再適項氏翁鞠於項氏因從其姓。娶劉侍郎諸孫女實生先生乃以先生還氏聞人云。先生幼有異質學知嚮方鄉先達定庵王公某與其魯齋文憲公相崇尚伊洛之學以承朱子之傳翁皆及其門而所學得之定庵為多。於是以其所得者以教先生父子自為師友夙夜磨切所資日深。先生於七經傳疏悉手鈔成帙義理所在必深究而密察雖其微隱剖析靡遺。

凡訓詁家之說有紛拏牴牾者皆為別白是非使歸於一。閉戶討論逾十年不出郊。一日有約游城南者取所藏草履御之履久弗御底腐且穿矣。久之乃開門講授四方學者咸來受業。娶為憲府所治司憲者每禮致先生坐郡庠為學者師。及歷仕教官所至學者爭從之。游先生設教先道德而後文藝有以經傳疑義為問辨者必為敷陳眾議而以己說折衷之使其領解乃已。前後學徒亡慮二千人隨其資而裁補之多為成材。先生信道甚篤持已應物一本於誠涵養既馴內外一致長身山立而退然不勝衣氣貌冲粹如玄文之玉溫潤無瑕而乎尹煥然。平居未嘗有惰容雖祁寒盛暑常正襟危坐淵然若有思令人望之起敬。即之愛慕不能舍以去。蓋識與不識莫不稱為有德之君子者也。泰定丙寅先生舉進士于鄉上禮部不合。繼復連中鄉貢副榜用薦者為校官歷處州學錄衢州西安縣學教諭昌國州學正。以累考及格授泉州學教授。至正戊戌朝廷遣治書





侍御史李君國鳳經略江南得承制封拜君嘗從先生游知位不稱其德除福建等處儒學副提舉而吏部亦以先生年勞當陞調慶元總管府知事皆不上壬寅三月某日卒於永康之寓舍享年七十以其年八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山之原夫人胡氏無子以弟之子復亨後女二人長適唐壽道次適胡裕夫人之姪也先生之殯門人前翰林編修宋濂原道書院山長吳履仁和縣丞唐元嘉等既相與謀私為先生諡又告郡太守祠之學宮而濂復述其行以為狀今國子學錄張丁嘗集先生遺文為六卷且以狀授禕曰子吾郡人知先師為詳冢上之石宜有刻文以惟子也屬先生禕執友也誼不敢辭乃論次如右而復為之言曰嗚呼聖賢之學先生之所為學也觀其立誠以致乎本推善以及於人表裏融通始終純一稱為有道之君子夫何愧焉嗚呼先生為足以不朽矣揭其徽猷著於貞石後之來者尚有考於斯。

王禕撰 《王忠文集》卷二四

故處士倪君墓誌銘

吳興倪處士名驥字子舉沒且葬已九年其嗣子璩猶涕泣於其父之執楊維禎曰璩不幸早孤居喪無已聞先子沒若干年又不遵以名顯而墓道之石又不及求文章家者銘重燦不孝惟先子隱德不仕其事業亡稱於世而人之知者益鮮非吾子以其及知書之何以伸先志且慰藉後人耶維禎為文靜先生門生也先生處士之父某父事先生遂與處士為弟兄處士銘何辭吳興之倪氏始顯於兵馬監押某公至文靜始大處士自幼喜讀書有遠志長與先生自為師友研極名理非世儒所能解嘗走京師以其所學干貴人不合即遂絕仕宦志人勸之仕則曰吾賴先廕免耒耜勞苦得稱處士若中足矣去家之北三里所為岷山有園池花竹之勝先生且治冢舍其中處士時侍先生遊息於此登山臨水或坐盤石竟日無一言忽有所得則寫之於琴琴不

足又寫之於畫。琴最善水雲遠意。無俗師趣。數節族畫。亦有求工於人。識者謂與今高吏部爭拙法於海岳。至正元年。處士之生四十九矣。忽謂家人曰。買臣五十當富貴。吾明年五十當逝矣。於是預為棺斂。整理之具。明年果得疾。告其父曰。驥平生一言一行。毋欺暗室。無負於大人矣。惟溘先於大人。不克報罔極為終天恨。天實為之。奈之何哉。疾亟之日。尚疏喪儀。戒其子爾勿用異教俗樂。問夜何其。二鼓矣。曰。盍秉燭我坐。令家人勿哭。遂瞑。至正壬午九月六日也。父文靜先生淵。母鄭氏。男四。長璵。次肅。次璋。皆習舉子業。女三。長適閻元祿。次許適楊詠。未行。次在幼。孫男一。承孫。是年十一月十七日葬於烏程縣昆山塋之北。銘曰。四十九已知非。又知死生。可知處士不仕。非不時。五十馬用富貴為。長蒼之曲山。之昆。處士之墓藏於斯。視後不朽。吾銘詩。

楊維禎撰 《東維子集》卷二六

### 鮑信卿傳

鮑信卿者。諱完澤。其先汴人也。六世祖瑞。仕宋。靖康間。從南渡。家于杭。故信卿今為杭人。信卿資識粹敏。慎重寡言。善記憶。涉獵經史。過目輒不忘。且好論議。能言人所不能言。方年少時。一時老成人皆自以為不及也。前元元貞初。以蒙古言語文字。天下或不能盡習。詔所在州郡。並建學立師。貴游子弟及民間俊秀。皆令肄業。信卿受業其師蕭氏。悉究其精奧。乃據據史傳中故事。及時務切要者。二百五十餘條。譯以為書。曰都目。反覆應對。曲折論難。最為詳密。又記其師所授之言為書。曰貫通集。又採精粹微妙之言。門分類別為書。曰聯珠集。又取蒙古及輝和爾問答比譬之言為書。曰選玉集。凡其音韻之所自出。字畫之所由通。毫釐之間。具有分別。南北人為蒙古學。未有出信卿右者。方是時。為其學者悉倚為入仕之階。而信卿澹然獨無求進意。隱居教授。戶外之屨至無所容。達官大人至杭者。莫不延見信卿。與



信卿語見其動中肯綮而適於事情未嘗不為之降嘆也。至順初翰林冠學士早從信卿學薦信卿學行于朝力勉之出信卿以養母辭。至正中江浙資格參政及浙西部使者爭辟用信卿欲引以贊決軍事信卿以母老終不從也。參政嘆曰鮑博識純孝若是使其出効官使有不忠於所事者乎。博識猶華言博士也。信卿事親既能以孝聞而處兄弟尤極友愛平居一言一動無不揆乎道義人皆稱其篤行君子。信卿卒以至正癸巳得年若干無大夫子以弟之子並為之子。

野史氏曰國家起朔漢風氣渾厚雖言語可譯而文字未通世祖既通函夏於是帕克斯巴帝師至自西土始因其語言用諧聲之法創造文字以定一代之制作蓋其為母甚簡而曲暢旁通之則聲比字屬有生生不窮之義焉。昔儒有言字書主於母必母權子而行然後能別形中之聲韻書主於子必子權母而行然後能別聲中之形故能明乎母子相權之法則知我元言語文字之

傳百王不能易矣豈特為一代之制作而已乎。粵自百年以來聲教所覃凡人面之域固不同文而欲精其學者猶必賴夫專門之師如信卿者焉。嗚呼若信卿者其可謂有功於其教道者耶。

王禕撰 《王忠文集》卷二

### 陳先生墓碣

前同知景州事陳德星既塋其考踈清先生乃以其僚知州事林顯所撰先生群行來京請文將鐫其墓上之碑。余視其意惻然可念也不可以辭。先生諱汝楨字傳巖踈清其別號陳其氏象山其所居也。其先五代末有仕閩為光祿大夫者避亂自閩長溪航海來遷五傳至顯為生子彥發彥發生雷雷生應魁字君玉登宋季進士第為國子助教有學行。宋亡為元遂匿不起學者尊之。先生其子也。母恭人楊氏。先生資端凝喜學問不為世俗譁教疑誤浮薄之習事親有禮鄉人服其孝。後親沒未塋隣家火勢將及家人爭負篋篋走避先生與其嬪徐氏伏柩號慟誓不獨存。

已而風返火熄，柩獲全，人益駭嘆，以爲篤孝所感。史官王禕傳之，事聞于世。從弟汝舟疾且死，以幼子爲託。先生泣曰：「而子猶吾子也，吾豈敢忘汝舟卒，長其子娶婦，以其遺物畀之。」歲大侵，民飢，先生與徐夫人謀鬻簪珥糴粟以賑飢者，所全活甚衆。平居雅易誠信，即之者慕其賢，聞之者樂稱其善，多從之游。歲時率賓客子姓婆娑燕嬉，被服整飭，論辯雄偉。其鄉之名士蔣景高因取其遠祖大丘事題其居曰嘉賢堂。翰林學士危公素爲書其額，嘗以部使者辟爲郡學錄，旣而引歸。入國朝，德星用薦者出仕，而先生老矣。年八十，以洪武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終于家。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塋縣東延壽與山之原，以徐氏柩。徐氏諱梓，有婦德，德星其長也。次德淵，德定，德性，文衍，女二人，適士族。孫男十七人，孫女五人。德星由同州移景州，所至民安其政，可謂良吏。又能著其親之美而昭暴之，天之於善人，意其在是夫。銘曰：全其貴，不慕乎位，推其存，不靳乎聞。天錫之祉，多孫子，遺澤有徵，將在此。

方孝孺撰《遜志齋集》卷二

故承務郎道州路總管府推官李府君墓誌銘  
東陽李思文從州縣辟舉，試校官吏部，吏部移禁林儀曹，同命題試之。既中選，將歸莅教事，謁源成均，再拜而起，涕下如綆。廉良久乃曰：「先府君之歿三十四年矣，憂患之相仍，金革之紛擾，餬口四方，曾無寧歲。今天地清寧，六合一家，幸重卜宅兆，改葬先府君于高原之上，而縣綽之碑未有刻文，敢奉行狀以請。子知先人者，宜爲銘。漁諾之久，未及爲，思文復貽書見速，情辭懇款，讀之令人感動。王事有嚴，難就，即乘馬出，還日已若懸鼓矣。深慙有孤孝子之意，於是焚燈牖下，按狀而序之曰：府君諱裕，字公饒，姓李氏。其先自洛陽遷桐江，九世祖著，復自桐江遷發之東陽。著之孫悅，字公瑜，當宋宣和庚子方臘叛，其黨來寇縣，悅與兄匿灌莽中，兄爲盜所執，欲兵之，悅即趨出，願以身代，昆弟爭相就死，冠義悅之爲，荷戈而去。及寇平，越帥劉忠顯公統軍至，欲悉誅從亂民，悅時與莫府議諫止之，活人數千。悅生皓，皓有



六子十三孫皆博尚詩書而簪纓蟬聯從此始其事詳載家乘此不書諸孫有諱大同者從朱文公呂成公游登嘉定癸未進士第任至寶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工部尚書君之高祖也曾祖諱自立淳祐辛丑進士通直郎通判慶元軍府事祖諱篋登仕郎監寧國府城下酒稅務父光遠值宋亡為元不屑仕後以府君貴贈承事郎同知汴梁路許州事妣某氏贈宜人府君幼失父母鞠於嫂氏事諸兄有若嚴君既就外傳即知家學相仍之盛確然思以踵其後發於聲詩皆中繩尺甫冠聞許文懿公講道於八華山中躡屐從之推明濂洛關閩之學久之因喟然嘆曰學之所貴者明體適用苟不見諸用猶玉卮而無當未見其可也乃徑別親友杖策遊京師撰至治聖德頌一篇詣丞相府上之丞相以聞英宗召見玉德殿令宿衛禁中居無何翰林羣公以府君才藻清麗不當在持戟之列遂奏為國子生會虞文靖公來為祭酒極器府君每有撰述輒瞑目倡言可書云云

府君執筆次第書云云及文成朗誦於公前公遂指授以制作之故所謂篇章字句四法逐一續釋之府君之學於是大進薦紳之家爭欲府君出其門下天歷己巳國子分監扈從上京歲適當賓有旨命就試府君領開平府薦送至順庚午擢進士上策授承事郎同知汴梁路陳州事上有朱衣象笏之賜初大河南決州民扶挈旄倪走旁郡流離道路俵俵無所歸及河復故道府君適至與民約曰爾亟返安爾妻孥治爾田廬科繇之事吾為爾緩諸民曰眾未敢還者正坐此耳相率而歸至數千人蔡河亘城北舊建橋以利涉者河水暴悍齧橋橋善圯府君重作之檄屬邑五長吏分程集事不日而功成倡優為戲劇以射民利晝夜聚觀皆廢所執業府君患之捕寘于法有挾權貴人勢欲脫去者府君持之愈急一城震悚俗尚鬼當歲時之隙往往斬羊豕為牲使巫現歌舞以樂鬼比屋相倣以為不若是則厲氣將作府君召閭師里胥語以鬼神情狀疊疊數百言遞相



儒藏

奔告其俗遂變市設醺會本以求民平黠者反舞智病民畏其近官茹抑忍苦莫敢走白者府君撻發隱伏撻諸市而易之州有學久廢弗治府君往舍菜已周視後先皆僂穿上漏不足以障雨風慨然曰此教基也使其若是可乎即命更朽腐為堅良治丹堊而飾之復聘賢師儒使坐堂上申飭五倫之教民大悅部使者行郡嘉之舉府君可任臺察之職章上不報府君既滿秩遂謁選京師已而其子彪死于家君傷之鬱鬱成疾荏苒踰二年竟卒於旅邸時重紀至元戊寅正月癸丑也享年四十有五卒後一月中書始改承務郎道州路總管府推官命雖下不見拜矣府君配蔣氏將仕佐郎典用監知事吉相之女封宜人後一年卒子男五人長可道以府君廕任蘄州路黃梅縣稅務大使次貫道至正甲午進士將仕郎饒州路鄱陽縣丞未上辟詹事院掾史後十九年卒次即彪次順道次思文入國朝為東陽縣儒學教諭即來請銘者女二人適趙古臣盧璉孫男七人

思志思孝思恭思悌思禮思祖思儉府君既沒貫道不遠五千里奉柩南還家徒四壁久不克襄事後十年為至正丁亥十二月某甲子始與蔣氏合葬西部鄉之錢塢堪輿家曰不利又二十年乃改葬懷德鄉黃山之原去尚書公墓二里而近所謂重卜宅兆者其時則吳元年丁未十一月之癸巳也源生也復少府君十有六歲初識府君於婺城之南容儀秀潔如玉樹臨風皦然美丈夫也及讀府君之詩曰中行齋藁者姿態閑婉復類其為人心慕豔之願締忘年之交而九原不可作矣幸獲與府君之子貫道游同試藝於鄉閭貫道既先登源竊以謂府君之家科目相繼起貫道是舉足以慰府君於泉下曾未幾何而貫道亦死矣嗚呼三十餘年之間而哭府君父子焉予髮欲頽白其尚可得邪銘曰嗚呼府君可止於斯楚楚其容儀哀哀其修辭其才又足以見諸設施使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嗚呼府君竟止於斯雖五尺之童僉有所知期必躋於膺仕亦不虞

其若斯。豈天道之不齊。抑人事之有參差。自古以來。何莫不由於斯。嗚呼。府君其死孔悲。年不踰於五十。學僅克於一施。則夫突梯而滑稽。如脂而如韋。壽享於耆頤。好爵之是靡者。彼何人斯。彼何人斯。

宋濂撰 四庫本《文憲集》卷二一

校記

①四人：下文所述僅三人，疑當作「三人」。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二十三

宋娶 呂機 楊維翰 孔灝

元故翰林直學士贈國子祭酒范陽郡侯謚文清

宋公墓誌銘 并序

宋氏世家京師、公諱聚、字顯夫、由進士出身、卒官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經筵官、其宛平縣香山鄉極山原、衡州路安仁縣尹、贈戶部尚書楨之子。禮部尚書奎章閣承制學士、謚正獻本之弟。母曰范陽郡夫人李氏。至元甲午、戶部主典山簿、公生、色中。稍長、流落江漢間、綴學勤苦、戶部為小官、祿薄、公兄弟授徒以為養。皇慶初、貢舉詔下、始習經義策問。延祐六年、挾其所作歌詩、從正獻來京師。清河元公明善、濟南張公養浩、東平蔡公文淵、王公士熙、方以文學顯於朝、見公伯仲、驚嘆以為異、人爭尉薦之。會蔡公、王公試大都鄉貢士、正獻名冠第一、公文亦在選中、以解額不足而止。又三年、汝陽曹公元用、蜀郡虞公集、南陽李木魯公

神為考官、公遂擢第、除秘書監校書郎、安南使者朝貢而歸、選公充館伴使、將別、使者以金為贐、公却之。改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詹事院立選為照磨、尋辟御史臺掾、辭、轉太禧宗禋院照磨。元統初、遷翰林修撰、與修天歷實錄、奉詔祀天妃於閩海。登舟風作、舟人皆懼、公曰、吾奉天子命、以香致虔、以海漕為禱、又何懼為。頃之風息、竣事而還。後號至元之三年、拜監察御史、時災異並臻、公言、列聖臨御、治安百年、皇上繼統、未聞過舉。今一歲之內、日月薄蝕、星文垂象、正月元日千步廊火、六月河朔大水、泛溢城郭、八月京師地震、毀落宗廟殿壁、震驚神靈、豈朝政未修、民瘼未愈所致然歟。宜集大臣講求弭災之道、務施實惠、勿尚虛文、庶可上答天譴、下遂民生。臺臣以聞、上命中書集議、獎政、詔天下京畿之東霖雨傷稼、餓殍盈路、公按行見之、倡言其故、朝廷出鈔若干萬貫、命公賑之、生者不致於流亡、公之力也。出會山南廬訪司事、岷州房陵屬邑、在萬山中、公不憚崎嶇、雖



儒藏

盛暑、冒霧露毒、皆身歷之、唯以洗冤澤物為心。宜城民與富家爭刈麥、共毆而死、及貽縣吏、俾一人承之。公得其情、坐吏及共毆者罪。安陸寡婦有罪自頸、或疑其夫兄及妹壻殺之、屍爛已不可驗、遂皆誣伏。始則曰以寡婦私逸、用棠木杖擊死、棄屍溝中、次則曰用山桑及栗木擊之而死。公疑用杖不同、乃曰寡婦之骨得無損乎、命他官發墓驗之、而寡婦尚以繩繫其頸、於是破枷出二人獄。國制、獲盜五人者得官、應山民被劫、巡徼執五人坐之、以冀官賞。獄具、公疑而訊之、果皆良民、而巡徼以罪免、五人者非公之明、死獄中矣。是皆司刑者辭避而不肯為、公一一能直其冤、人大稱之。嗚呼、世以儒者迂濶於事情、濡滯於時務、常鄙薄之、彼則無文法以肆苛刻、專逢迎以為變通、孰有惻怛愛民如公者乎。至正之初、改陝西行臺都事、月餘召拜翰林待制、遷國子司業。勅修遼金宋史、公分纂宋高宗紀及選舉志、書成、超拜翰林直學士、賜白金五十兩、織金文綺四端。尋又命

兼經筵講、說明白、屢承恩賜、搢紳以為榮。公學務博、尤喜為詩、自少敏悟、出語驚人、嘗曰、造語引事、皆當出唐以前、不然則非唐矣。有文號燕石集若干卷。集選本朝歌詩曰妙品上上、曰名家、曰賞音、曰情境超詣、曰才情等集、又若干卷。齊魯號稱多士、公兩被命考其鄉貢。又嘗為廷試讀卷官、選擇精詳、士論推服。其在風紀、薦士尤衆。鄆州孝子段懋、父沒執喪哀苦、廬墓三年不歸、負土築墳、寒暑不懈、公核實其行、遂旌異其門閭。國人託寅者少、侍父官家隨屏居讀書、不事進取、荆襄士多稱之譽之。公表其行於朝、果徵用焉。公性樂易、家雖甚貧、待親友無所靳、當官有守、或上司同列、事不合義、言不中度、雖迫之以聲勢、休之以禍福、公毅然操持不變。是則公伯仲家庭講學之功、抑亦國家庠序之士之所致歟。公享年五十有三、卒以至正六年三月甲午、葬以是月庚子、贈大中大夫、國子祭酒、輕車都尉、范陽郡侯、謚文清。娶劉氏、封京兆郡夫人。二子、顥、顥、補國子員。六女

在室。公先世墳墓在京師故城南宜泉村原。戶部僑葬江陵。正獻始兆極山。公將遷戶部。極北歸。以貧不克。疾革猶以為言。公葬。猶子中書掾續序次行事來請銘。天爵昔官朝著。公及正獻休旬數過吾家。或論文史。或評古今。孰憶二公皆以盛年相繼去世。然則銘公之墓。非故人之責歟。銘曰。

仁皇御極。天下文明。崇儒稽古。多士斯興。惟公伯仲。時稱二宋。出應明時。祥麟威鳳。憲臺秘府。詞林璧雍。優游清華。議論從容。士貴多聞。尤貴絕識。操之有要。斯能不忒。公居官守。事不詭隨。嗚嗚其節。抑抑其儀。天生賢才。惟以治世。胡不百年。為三有事。泊乎委順。歸寧故邱。咨爾後人。尚承公休。

蘇天爵撰 《滋溪文稿》卷一三

### 呂君墓碣

君諱機。字審言。姓呂氏。在嬰之永康為大家。而君之父水西翁。為其鄉之善士。翁兩子。長曰權。次即君。權早卒。翁既為之報服。後十年而君亦卒。翁年垂八袞矣。哭之尤過乎哀。又三年而翁遂卒。權之墓予實銘之。翁之葬也。其家復以銘屬。而君之墓猶未銘。因并以為請。君曾大父諱楚。大父諱懋。父諱汲。水西翁也。其出處之大畧。具如翁墓誌。母朱氏。生君十年而卒。君既失所恃。稍長。刻意於學。通春秋左氏大旨。好讀司馬公資治通鑑。而窺其理亂得失之故。水西翁居家庭。屢族婢里黨。各盡其道。君孝於女。而敬於兄。事必咨而後行。撫育二妹。逮于有家。服食器用。僅無缺而已。有餘貲。輒以買書教子。待賓客。朋友有禮樂振鄉鄰之急。人或懷嶮巇。以相傾。忍弗與較。皆綽有父風。娶何氏。宋直華文閣樞密副都承旨子舉之曾孫女。前卒。葬義烏縣明義鄉之蜀山。後十四年。而君卒。於至正三年十一月十日。得壽五十。卜以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合葬焉。子男四人。長燧。次燾。次烜。以水西翁命為權後。次煥。女一人。適胡必慶。孫男二人。舉。桐。女六人。皆韓退之誌殿中少監馬君墓。謂吾年未老。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孫三世。其言反覆感懷。讀者莫不深悲之。子乃以二十年之間。銘君父子兄弟三人。而予亦既老矣。過君之墓。而讀予銘者。孰知予言之尤有足悲也夫。銘曰。太古之世。父不哭子。嗚呼悲夫。君之兄弟。忍去而翁相踵以死。君則有子。子又有孫。翁沒不亡。昭以刻文。

黃潛撰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四〇



儒藏

亡兄雙溪書院山長墓誌銘

君姓楊氏諱維翰字子固自號方塘越之暨陽人曾大父文脩號佛子子朱子為常平使道楓川聞其名請見與談論竟日及遇異人移所患瘤安易韓先生某為述私傳大父憲父寧皆有隱德鄉里推長者母同里劉氏君生至元甲午正月二十日父嘗目之曰是子生有神氣長必大吾宗時伯父實以倉使歸老於家禮聘名儒若東泉陳先生某桐西馮先生某為之師從父山陰縣封宏叔父賀皆喜讀史君與維禎攻學無寒暑晝夜以漏分為度睡則以水沃面君於經子能以疑難詰其師會其解而後已辨史至繁節連柱兩叔父長作文嗜三蘇字帖喜雙井黃氏每讀上韓太尉書擊節慷慨曰不讀此無以發人浩然之氣朝廷貢舉法行維禎中進士第君以文過高屢為有司枉遂筮仕郡文學初帥府檄為慈溪邑校在職不事瑣屑惟推經術贊縣長為治后遷天台邑校先是維禎尹茲邑稱弟子者安普氏許廣

氏君至尤以作人為任時安許氏皆擢第歸事君猶師焉遣子弟及邑俊彥傳經者百餘人邑士語曰小楊君政不忘大楊君教重光考滿陞饒之雙溪山長郡守韓公鏞素聞其人一見即器重稱其文議論高古有氣談可畏尤愛其詩有大歷體無幾保薦於江東分憲業用而以病卒官舍時至正辛卯正月十三日也君素肆直無表暴衣不事薰剔被服恒如寒儒未嘗少降詞色希悅於人所居州里有公議論裁可否不合申辯不休不為權力屈時人稱曰古之遺直者晚年游戲墨蘭竹石極精妙興至即揮洒侍筆札者給弗之暇人求者無貴賤悉為作時監辦博士柯九思自以為弗及推曰方塘竹云尤好覽天文及天下名山川形勝有所得則述為歌詩人爭誦之號光嶽集攷經有稱稱錄書畫有藝游畧君男一善孫男二樹河女孫一君嘗戒善曰女父玷校官女叔擬上第女母鄉先生虞雷氏之孫也女弗學振吾家聲吾弗子幸今善苦學有志操吾期其有成



克應先訓。君年五十有八死。一千里外。善能不遠水陸。力獲柩歸舍。以是年十二月甲辰克葬於長寧鄉馮山祖塋之次。從先志也。越明年某月日。善至吾錢唐官次。泣且請曰。先君不幸。制奇數年不周六甲。官卑無治狀。其罷業文藝。又不得善文言者為之章顯地下。重不幸。善重不孝。代之善立言者。善未聞。幸叔父勿讓。銘吾先君。維禎為悽然感涕。叙其概而銘之曰。

干將不斷堅。不以稱不利。騏驎不馳遠。不以稱不力。於乎伯也。言為世格。行為世則。不大祿食。以放厥職。於乎伯也。窮居大行。蔑損與益。吾與伯也。講之白矣。吾又何計位卑與崇壽遲與迫耶。

楊維禎撰 《東維子集》卷二四

故遂安縣主簿孔世廣墓誌銘

孟子有言。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蓋為常人言耳。若聖人之澤。雖百世猶未艾也。豈止五世而已哉。今觀孔君之行。尤信。君諱灝。字世廣。去先聖五十有三世。去宋御史中丞諱道輔九世。中丞之孫諱傳。隨高宗渡江。賜居衢州。贈中奉大夫。生端問。奉新縣丞。奉新生瑋。漳州錄事。錄事生據。銅陵縣丞。君之曾祖也。銅陵生應發。武寧知縣。君之祖也。武寧生紹。字成叔。君之父也。少工詞賦。有聲宋末。官從政郎。工刑部架閣。元初革命。以先生為西安縣達嚕噶齊。不任。再辟清節書院山長。又不任。娶徐氏。先沒。再娶王氏。生三男。幼則君也。君早孤。奉母以孝聞。由孔氏恩例得寧國路學正。轉政和縣。苦竹寨巡檢。丁內艱。服闋。海寧州儒學教授。憲司帥閫以掾辟。不就。家居時。四方盜起。江浙叅知蘇天爵。摠兵過衢。選主西安簿。轉餉給軍有功。升江山縣尹。尋勅授將仕佐郎。建德路遂安縣主簿。蒞政數月。治有成績。忽嬰微疾。遂至

大故。思朴自護喪以歸。君幼聰敏嗜學。心事坦夷。外無崖岸。雖有聞不自大。恭儉慈仁。生於至元甲午八月十有二日。終於至正乙未九月三日。年六十二。娶劉氏。安康郡侯之孫。男三人。思朴、思模、思森。女二人。孫男一人。克詰。以明年丙申十二月庚申。葬于西安縣之西溪源銅陵墓側。劉氏生於壬寅七月二十一日。沒於乙亥十二月初八日。年五十八。附葬西溪之源。思朴以君之行實來乞銘。貞與孔氏交三世矣。遂不辭。謹述其事而論之曰。自聖人至君五十有三世矣。而君之兄弟皆彬彬有學。食祿于時。以世其家。所謂聖人之澤。雖萬世猶未艾者也。銘曰。

三衢孔氏。自中奉始。曲阜太末。二宗對峙。代有顯人。不替厥緒。聖人之澤。百世不已。惟遂安君。克紹厥美。設教縣庠。縣庠以舉。轉餉給軍。其績愈偉。由是而升。佐政百里。為治有方。建立綱紀。天命有定。一疾遽死。嗚呼痛哉。九京莫起。西溪之源。厥土剛只。卜葬于茲。

附以劉妣。聖人之澤。譬諸流水。出為溪澗。潄為沼沚。將有潄者。其在孫子。其在孫子。作詩以企。

魯貞《桐山老農集》卷三

校記

①色：當作「邑」。

②女：當作「父」。



儒藏

元儒碑傳集 卷一二三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二十四

雷機 楊俊民 王鑑 王介

元故翰林待制朝散大夫致仕雷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機字子樞姓雷氏其先出萬春之後傳至五代時有諱鷟者由光州固始遷建寧之建安曾大父時宋太學內舍生大父龍濟鄉貢進士當宋之亡帥義師抗元兵遂歿于難父德潤入元為福州路儒學教授積學庾之餘買田三百餘畝以給貧士昏喪老疾者號義士莊人為建祠學宮改將仕郎福州路長樂縣主簿未上卒後以子貴贈朝散大夫秘書少監母游夫人贈建安郡君夫人善書而有文無子默禱于神夢黑熊行天遂有娠及生府君穎悟異恒兒九歲能詩賦十歲九經皆成誦十二著明經解題十七試論郡庠選為第一二十受大官薦為邵武縣學教諭二十五登延祐戊午進士第授福州路古田縣丞自詔行科目閩人擢第者從府

君始未幾丁朝散公憂服除遷延平路總管府知事沙縣陳氏豐于財身沒而子幼族有強暴者欲據其業賄于上下訟久弗能定府君下他廉吏鞠之竟白其事時經歷司獄二司暨照磨所皆闕官府君攝其印印置西樓几上夜有靈龜尾怒鼠潛伏几下不動若護之者決旬始不見或以為瑞應改邵武路總管府經歷郡長官乃西域人恃與憲部有連其猛若虎與守議稍不合遽引杖擊之守俯首遁去府君獨不為屈每曰苟如此天子法將何在獄有不平抱案與之庭辯辭順理直雖怒形于色不敢沮調興化路興化縣尹有豪大姓數家陰持公府短長挾勢以戕民府君曰此猶苗之有騰不去苗將稿矣悉置於法燭見豪髮無適情皆以雷神稱之閭閻之衛甃以如卵小石竿確不可行府君令諸浮屠鑿石為版易之人呼為雷公路先是賦役屢不均府君察知之率吏民焚香祝天曰為民定賦當以公有徇私撓法者神降酷罰無恕言已令民自實田隨其高下為

定日選一吏主其官書。每一鄉畢，具其姓氏揭之，民大悅。仙游莆田二縣民訴於郡曰：民苦賦不平者久，願乞我雷侯錄事司之。民又訴於郡曰：非雷侯不足以平吾民之役。盡假之郡檄，府君行。凡三辭乃往。民皆大悅，舉手加額曰：雷侯其豈弟君子矣乎？游夫人嬰微疾，府君聞之，愀然不寧曰：先君歿不得在左右，致抱終天之恨。母年耄矣，忍廢好爵而不歸養乎？即日抗章辭職，民涕泣留之，不從。羅拜馬前而去。歸僅五月，丁游夫人憂。服闋，轉湖廣等處儒學副提舉。府君招徠弟子員，羅知名之士，相與迪導之。月書季考，具有成法。文風為之一振。擢延平路總管府推官。順昌舟師因利覆舟，取人財，獄成，父子皆坐死。府君以子從父，令白部使者杖遣之。尤溪有死獄株連者二十五人，累歲不得釋。府君推罪之輕重，亦杖遣之。囚至感泣，相聚僧坊誦佛書以為報。沙縣織工子與張甲鬪，鬪散子失足墮澗死。吏入甲故殺罪，府君出之。南平浮屠殺其主寺僧，浮屠之徒方九齡，

官以知情論死。會朝廷遣使者宣撫入閩，府君力言其非辜，竟得釋。府君患民不知教，建義學，鐫津延鄉貢進士陳竑願開之以五倫之學。久之，士有與鄉薦者。羅天凌冠汀州，汀境與屬邑尤溪接。府君立堡柵數區，以扼其險要，招集強丁為禦守，刀斗之聲遠旦不絕。盜聞不敢犯。隆泉州路惠安縣尹，惠安之民嗜勢利而少禮讓。府君究心學校，欲以變其俗，兼立社學十所，俾分教之。縣西登科岩先賢盧瞻故宅也，舊因宅為祠，已廢。府君為新之，使民知所勸。先是，公田之入每斛收錢百緡，民大病。府君既至，減其直之半。居三歲，政通人和，遂為諸邑之最。部使者及良二千石爭賓禮之，或剡薦于朝。及代還，民悵悵若有所失。走大府遮留者日以千數，不可乃為生立祠，樹碑以紀遺愛。碑幾徧鄉井焉。除汀州路總管府推官，汀民强悍，易為變。府君與上官議築城開濠以為保障，且請躬董其役。上官韙之。府君為量功授期，使民爭趨，民不擾而事成。申屠公駟時為閩部僉事，



行郡至汀、稔知府君之賢、凡郡縣有赴愬者悉下之。府君即為決治如律、無不憚乎人心者。已而不俟引年遽上休致之請、朝廷以其廉退、陞翰林待制、階自將仕郎、九轉至朝散大夫。未幾卒于官、實至正辛卯冬十月二十三日也。享年五十有八。府君軀幹魁梧、方面美髯、見者聳然起敬。事親生能盡孝、既死、其葬祭之凡、悉依朱子家禮從事。居官尤盡心於獄事、夜參半、孤燈熒熒、猶繙閱成案不休。且曰、人命至重、吾可不盡心乎。江西鄉闈試多士、省府致書幣請持文衡、府君之所甄拔、皆通經藝者。為人嚴而不苛、和而不流、稍暇、集良朋嘯傲林泉間、命壺觴以徑醉、其視生產作業之事蔑如也。所著文辭、森嚴而演迤、有龍津、龍山、鄞川、環中、黃鶴磯、梅易齋、碧玉環、士業、共若干卷、藏于家。娶樵溪危氏、諱淑馨、字蘭玉、宋禮部侍郎春山先生某之曾孫女、元江西儒學提舉徹之孫女也。贈建安郡君。通書記、作字有楷法、善治家事、不以煩府君、人謂婦道母儀皆可無媿。先十

年卒。男二人、燧、至正癸卯進士、從仕郎、大都路香河縣尹。燦、鄉貢進士、會閩中亂、起兵以助王師、死之、贈汀州路上杭縣主簿。孫男五人、燧之子伯埏、至正丙午進士、從仕郎、福州都轉運鹽使司知事。次仲堦、仲堦之子仲壙、仲堦府君之墓在縣之元祐鄉黃孫里龍山之原。以至正壬辰四月某日葬、危夫人祔、禮也。既葬十餘年、燧自狀其行實、謁瀛為之銘。瀛在弱齡、頗有事科目之學、輒聞閩中雷氏兄弟以易經相傳授、所為經之大義、流布四方、多取之以為法。蓋府君與仲弟抗皆第奉常、而聲譽摩然久矣。雖歆豔之、有志弗強、不及樞衣從府君游、以折衷諸傳之是非。迨今四十春秋、頭毛種種、尚恐執筆以銘府君之墓乎。雖然、聲光之盛、僅著于當時、文辭之藪、可勸于來裔、有如府君道德積於厥躬、政教被於民人、所至是愛、所去見思、揆之于前古、儒宗吏師、似無所讓。理宜大書深刻、表諸墓門、使為士者知所勸、莊官者知所法、不可以瀛之蕪陋而遂廢也。謹序而銘

之曰、

閩有碩士雷作氏、自幼學易探聖髓、亦既決科拾青紫、政行州邑平如砥、鋤擊暴民仁懦起、姦吏聞風潛若鬼、獄命至重心盡爾、一夫銜冤賴有泚、漢之循吏當可擬、玄龜發印曳其尾、穿石序功文燦燦、魂升魄降叶死矣、四民會哭動成市、遺文續紛滿千紙、虹光夜發玄筭裏、孫子繩繩襲休美、不信予言有如水、

宋濂撰 四庫本《文憲集》卷二一

### 楊氏東塋碑銘

楊氏爲著姓舊矣、其家真定由東鹿徙、推本世次鹿城翁某生總管成、總管生嚴齋君義、嚴齋生從仕郎、靈壽縣尹昌榮、縣尹生應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俊民、凡五世、元統二年夏、縣尹遣人持先世事狀謁銘於天爵曰、吾家真定郡城東秦家里、先考不幸客死江淮、先妣無恙時嘗曰、楊氏塋域弗廣、禮當別兆、第祖宗神靈安此殆且百年、未易改卜、汝父

初配已葬兆域、吾老、汝其別爲我營葬郡城西栢堂原、今將卜葬先妣、念先世墳墓尚無文字以表其潛德、敢請、天爵少與俊民同門學、今又同執筆太史、鄉間故家遺事固所喜聞而樂道也、謹按、鹿城翁爲人孝謹慈祥、金季播遷、南踰河、以先隴睽隔歲時、不克展省、過祖考忌辰、悲哭彌日、因號鹿城、以示不忘鄉井、平居無疾言遽色、蓋溫然剛行君子也、年八十餘而卒、總管字道原、早歲嗜學、有志事功、值時多艱、抱器弗售、歲壬辰北渡河、僑家真定、郡新創於兵、民無屋宇、乃寓僧舍、親終、悉力以營家墳、手植松栢、孝聞遠邇、歲丁巳、遂占戶版、隸劉元帥織局、時官制未備、元帥廉君有守、因命董匠家、稱總管、君分功授法、歲獻其程、已而朝廷所設官至、君退就匠列、織組謀畫、家咸咨焉、殖家清儉、童奴年出四十者皆良之、曰、均人也、獨可久役乎、春秋既高、命構崇屋、繪孔子老子像祠之間、集幽人誦說道義、以俠道焉、卒以至元八年三月、年七十三、其配尚氏、李氏、王氏、俱



開封人。尚氏沒於兵。李氏卒年四十一。王氏卒年八十五。生五男子。曰和。曰元。曰義。曰律。曰某。和字和甫。性好簡靜。和樂。世不偶。充然自樂。以終其身。大德八年八月卒。年七十七。配任氏。生子三人。珍。定。用。元字元甫。個儻不羈。開江南佳山水。輒往遊焉。至元二十五年六月。行次江州。卒。年五十五。瘞殯彭蠡湖。側配王氏。義字義甫。嚴齋君也。丰姿雄偉。弱不好弄。寡言笑。長入鄉校。師友異之。母既早世。奉繼母以孝。事兄尤篤。里徭門役。已獨任之。治家嚴栗。閉門肅然。凡與人交。始卒一敬。曰。歡狎者。交絕之媒也。嘗遇相者戒君不可遠出。出則事巨測也。及兄訃至。即日戒行。或以相者言止之。君曰。兄亡不奔赴。可乎。至則兄墓已淪於水。君居踰時。哀慟無已。鄉人見而憐之。援君同歸。過淮易舟。君以舟艤。別僦一舟。而鄉人差在前。訝其後。訊之莫知所在。至元二十六年二月也。年五十五。相者之言果驗。縣尹徒跣奔涉江湖。衝冒風濤。物色百至。竟不能獲。久之作木主。即淮濱

迎神以歸。君初配王氏。前卒。繼室張氏。有賢行。生男四人。全。昌。榮。顯。允。德。秀。孫男十人。逸。民。殷。民。友。民。獻。民。懷。民。中。民。信。民。黎。民。斯。民。其一俊民也。皆讀書業儒。俊民登至順元年進士第。知名於時。銘曰。

燕南趙北。有城我我。上峙恒嶽。下瞰潯沱。山川炳靈。將相馬出。亦有清門。世業儒術。敦行孝友。蘊德於身。身馬弗彰。煮及後昆。有美孝孫。溢於翰墨。射策王廷。思報皇圖。昔在炎漢。揚世顯融。雄爲巨儒。震官三公。天懋其功。克行厥後。衣冠相承。嗣有賢冑。真定之宗。來胤日隆。顧瞻東原。封樹是崇。維古公侯。必復其始。碑以表阡。匪華桑梓。

王處士墓志銘

至正二十六年歲次丙午六月庚辰王處士卒于盤門之寓廬。基蒲服走就位哭平王遣內史諮議某元禮典喪事。越六日元禮以狀授予為銘。維夏五處士寢疾王命基走其門問狀時處士已不能言顧侍旁老婢使億度欲言之意若曰臣幸老王土死無憾矣。基以其言復王哀之即命善醫候疾。今不幸由是不起而基官太史銘固其職不敢辭乃序而銘之。處士諱鑑字明卿姓王氏世為真定晉州之安平人。曾祖用祖彬考瑄台州寧海丞。妣畢氏處士少侍父官江南遂隱居吳門。娶李氏子男一人曰淳先廿五年卒故今無子。處士病且革以畢夫人弟之孫為後名繼善。於是處士年七十有三矣。王命有司買地吳縣靈巖鄉橫山之原葬之時七月丁酉也。初江南內附中原士大夫多不樂仕南方寧海府君以將仕郎任吉安路安遠縣丞獨歎曰臣子豈可以卑小官憚遠涉而使遠人不蒙朝廷之惠乎。即馳至縣縣人爭獻金銀以獻府君謝不受召其入慰遣之。三年遷平江吳縣尹以善理民著稱。未幾會京師以前除州縣官多職等若令咸降二等府君已受七品秩因改授將仕佐郎徽州路休寧縣主簿。遭母喪時丁憂未著令君曰吾於母而不盡吾情何以教民乎。即解官持服去。服闋轉登仕郎台州寧海縣丞。治行如在吳縣時。府君年未五十即謝事居吳時天下承平南服無事四方衣冠皆樂居吳中。處士日侍府君左右入則躬定省職溫清出則從指紳諸老講經義為文詞俊邁機警為同輩所推服。及基游吳時處士年已五十餘議論風采高明僮僕朋友過門無少長皆樂與傾盡。家貧無甌石之儲應門獨一老婢。

客至輒扣鄰家門問酒酒至輒對客劇飲酒盡再謀雅善談論然不及時事亦未始以一毫私已事干人如此者終其身處士少與弟鈞同學於燕至順改元鈞舉進士及第終沈丘縣尹府君以鈞貴追贈從仕郎真定路安平縣尹妣畢氏封宜人處士遊跡江湖隱德弥耀中外論薦前後章皆不報。處士平生博學為文章多不留稿特愛唐人近體詩時有所賦咏皆平實沈毅如其為人。晚年貧益甚節益堅閉門獨居足跡不出門者二十年。晏如也。王初入吳獨求處士之廬而訪之處士與言皆仁義為得民心之本甚嘉納焉。嘗語人曰王處士吾友也故其卒之日用深悼之且曰王處士以節義高天下然貧無以為喪凡送葬邱家有司悲任之嗚呼此處士之所以高天下也是宜銘曰嗚呼處士度材孔良出言允臧遇興廟廊而不庸棟梁懷璧而藏嗚呼其可傷。

陳基撰 吳白齋稿前道

故慶元路儒學正豫齊先生王公墓誌銘

余行四方十有餘年始克來歸則運去物改故老凋落幸而存者若豫齊先生王公尤所愛重公亦折節交之方將從公俯仰天地尚友古人抱遺經而談王道以適其所樂孰謂公遽棄予以逝而嗣子錫圭狀公事實笑且拜以請墓銘嗚呼尚忍銘公之墓也夫然子知公為深不敢固辭乃序而銘之公諱介字萬石號豫齊其先大明人有仕宋知高郵軍者曰定定之子為徐溝知鎮者曰覺覺之子曰宗武者知越州餘姚縣以官卒遂葬雙雁山下其子用之曰家焉用之生二子長涓次鴻免解進士出贅上虞之陳氏入元曰占數上虞無



儒藏



子以兄之子為後曰昌祖慶元路儒學錄配經氏生應龍嘗  
辟會稽縣儒學教諭弗就無書不讀尤邃於史注南宮靖一  
十七史斷序述詳明藁藏于家娶羅氏孫氏生二子公其次  
也公質厚聰敏其所學可見于行嘗自誦曰孰不為學貴乎  
誠之於身孰不從政貴乎有濟於物然政有得施與否而學  
則在我敢不勉乎泰定四年郡守論薦公于浙東宣慰使司  
都元帥府署台州路臨海縣儒學教諭需次至元三年始就  
職五年丁少母憂服除至正元年調諭天台需次七年乃視  
學事秩滿謁選江浙行中書省陞慶元路儒學正及考適廉  
訪命事王公武行部到郡列公學行績勞轉上中書當擢郡  
文學銓曹以闕少借注建寧路浦城縣高泉巡檢實十六年  
也公居官雖卑不肯素食以教以養而且有所為於臨海見  
廟學簡弊白縣令出俸鳩財葺官室治齋館創明倫堂飾繪  
聖賢諸子之像范金以為祭器祀事嚴而弦誦作士推服之  
於天台以學田所入廩士之餘積其贏以脩殿宇門廡下皆  
覽之而士不知集事之為難於慶元聘名儒若天台胡世佐  
後儀王厚孫等為學者師講道肄業以程以贊具有成績間  
又綜校厚齋王尚書玉海板刻刊其誤以流布天下而元帥  
董公搏霄郡守阿殷圖莫不礼遇有加值寇發海上朝廷詔  
中書左丞李羅撫師勦之已而敗績猶肆威福公率郡士胡  
公升等言於部使者曰李羅左丞不能斬獲海寇其軍既為  
所覆乃更侵虐吏民人情震而寇勢張漫不之省而驕恣日  
甚是豈所以弭寇安民哉不急擊去之禍且不測部使者以  
聞請正李羅之罪擇名將代之未報而李羅移他鎮至揚州

被旨伏誅輿情快焉嘗攝巡檢于小溪小溪負山墮海海寇  
非時出沒民方惶惑公至數日或飛語其民有為變者帥府  
命郡治中殷若帖木兒鄞縣尹許廣大率義軍捕之軍壓境  
上民相驚樂亂公諭之曰毋恐吾為汝明之乃單騎詣軍白  
曰本良民何敢為變若以飛語而遂捕之民急且變自有  
司激之無乃不可請還軍設有虞某當萬死軍還公語父老  
以其故且撫綏之眾皆泣拜曰微我公則幾被無辜之戮今  
公活我公真吾父母哉民甚安之惟高泉以道阻于兵不果  
行而大府檄公攝鄉縣之廢山巡檢練邏卒結民丁保衛閭  
井公以无事鎮之而益无私販戶不夜閉又攝巡檢黃家堰  
其地據江海之會風帆浪舶冠鈔不熄公飭隊伍而嚴警備  
民賴無擾于時天下大亂公太息曰吾不能為國出力乃憚  
游徼一隅豈吾志耶即日退歸足不入于城邑者餘十寒暑  
惟以經史訓子孫而已以國朝洪武四年春二月丁丑終  
于家年七十有八有詩文若干卷公平生不事生產遇有鉅  
費無秋毫顧惜以是數乏於貲然其奉親甘肥必備而名酒  
嘉肴以宴樂族姻黨友者无少輟親舊有邀之亦便就飲  
雖露醪不失儀矩而待人接物辭色可親或以貴富加之則  
亦未嘗不折之以氣誼也故其仕宦家居人皆敬憚公焉是  
月癸未塋于縣之永豐鄉王祥里魯嶼山之原夫人劉氏宗  
侍御史忠公諱漢卿之諸孫有賢行子男一人即錫圭女一  
人靜媛嫁同里馬彞孫男三人長蒙方力於學次鼎次復尚  
幼也夫以公之賢仕于前代浮沉庠序餘四十年僅受一命  
而今之士無擇於山林數澤悉微赴京師重爵高位不次起



擢合而較之。豈其才智不相逮哉。亦各遭其時也。然公任師  
儒。則能興學。以造士。攝游徼。則能銷變。以安民。所職惟稱於  
德。不慚以膏考。然而子孫又善繼述。其視夫富貴倖起而倏  
滅者。果孰與邪。公其可無憾矣。銘曰。  
公博于學。懿于德。歷師儒。任游徼。職武文。殊科用參錯。慰安  
山氓。驅海若。我車既懸。時改玉。俯仰堪興中。不忤。所積奚豐。  
施奚約。將啓厥後。受其祿。勒銘貞珉。告幽宅。

謝肅撰 《密庵文稿》王卷



儒藏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二十五

孟泌 陳堂 樓光亨 馬祖謙

朱文選

朝列大夫監察御史孟君墓誌銘

至元五年春正月翰林修撰孟君擢拜監察御史。是春連日大風晝晦君率同列言當修省更化以弭天變章上不報。會臺檄君巡視河防南至汴潁秋七月還過其里即移疾上印綬候屢促之堅辭不行。未幾瘡生於臆以是年冬十一月七日卒踰月余自維揚北還聞之弔於其家。其弟沂曰吾兄之墓尚未有銘按君諱泌字道源世家陵州曾祖祐國初為某官將兵保其鄉邑祖郁不仕父秉彝某郡教授累贈秘書少監平昌郡伯輕財好義喜交當世名公卿士君幼受學於其父志尚華雋與常兒異年十七侍故御史中丞許公師敬游京師補國子員能倍文暗誦經訓師友異之久之以積分中高等生補國學錄又舉至治元年進士除冠州判官政餘

讀書不輟入翰林為編修時天爵為典籍官東平王公壬熙治書中臺辟天爵為掾以病辭尋用君為之果以材稱未幾復入翰林為應奉文字從幸上都還以父憂去官服除調漢中廉訪司經歷憲使與其副不和君贊畫無事歲辭歸召為修撰中書刪訂條格書未及進而遷六察君為人謹厚不妄言笑可任以事自免喪家居數年不事進取及被召士始相賀皆謂君且大用而君亡矣嗚呼豈非其命也夫君享年四十有五葬州西南某原母平原郡太君郭氏娶載氏贈平昌郡君繼李氏奎章閣承制學士洵之女封平昌郡君子男某俱幼女適王某銘曰士方志學期於有為或負其能弗偶於時君仕中朝名聲祁祁端車正轍孰柅其馳我銘玄宅尚識深悲

亡友陳宅之墓銘

嗚呼、吾宅之死矣。銘非濂孰能為之。初、濂讀書浦陽江上、宅之侍其舅氏吳徵君長卿來遊、濂始識之。徵君淵澄山聳、發言不繁、而咸中肯綮。宅之氣象雍容、揖讓合節、鳳和鳴而玉銛如也。濂心異之。進謁徵君、退必與宅之言。問其所從師、則韓莊節公性、黃文獻公潛也。問其所學、則治經為進士之業也。濂時頗有志應舉、相與詰難經義、連日夕弗休。迨別去、猶依依南望、至日落乃止。自時厥後、宅之聲譽日起、大夫士唯恐內交之晚。廉訪使者行部、舉為稽山書院山長、宅之辭。宅之意氣方豪、謂朱紫可以引手致。及試藝有司、數上數不利。乃撫几歎曰、慈親年高矣、予髮亦種種、安能遂三五少年競一日短長耶。即退隱大山中、朝夕親側、不敢少離去。濂聞而悲之。至正戊戌、濂避兵徵君家、已而還宅之之西軒、濂攜室人賈專及仲子璉、長孫慎、三世為四人、爾心膽戰掉、若喪家之犬。宅之煦嫗而軫存之、視濂猶弟兄。遇璉與慎有若子孫。宅之內子蔣夫人亦視專如妯娌然。濂安之、百里之外忘其流離顛沛之苦者、宅之夫婦力也。浦陽既入職方、濂挈妻孥而還。庚子之夏、朝廷遣使者來召濂、趣裝上南京、擢為王官、與宅之別者閱十春秋。其依依之懷、猶浦陽南望時。暨以病予告東歸、思宅之之心、迫切、病間竟騎驢往見宅之大喜。履齒殆將折、留連浹旬、推羊豕以為饗。當夜半酒酣、叙兵火離合、語刺刺不能已。既而掀髯高歌、聲調激烈、一吐壯年不平之氣。濂復悲其壯志雖不衰、然亦頽然老矣。居亡何、濂復起脩元史、進官禁林。又將十年、而璉同慎亦俱竊祿于朝。濂私自念皇明圖任黃髮以開文治、如宅之者、年縱邁、豈丘壑所能淹。將以其文行上聞。璉慎咸爭曰、陳先生老矣、得毋不可於意邪。乃止。洪武丁巳春、濂蒙恩休致于家。始知宅之之歿已五年矣。欲如昔日一見、有不可得矣。追念今古、不覺潸然出涕。專亦思蔣夫人之切、復念宅之固云歿而夫人尚無恙、行當骨會以慰中



心之懸懸。近有自諸暨來者。則又曰。夫人之亡亦已三月。嗚呼悲夫。瀟知宅之之深者。宅之歿矣。銘非瀟孰堪為之。宅之諱堂。宅之其字也。姓陳氏。其先襄陽人。十一世祖宋國子助教旦。始遷于杭。生餘姚。知縣慤。再遷諸暨陶朱里。曾大父某。大父琳。承信郎。提刑司幹辦公事。娶吳氏。吳居縣東之流子里。生子曰燦。宅之之父也。仍娶于吳。遂依女氏以居。為流子里人。宅之壽七十有七。卒之日。乃癸亥十一月六日。閏月二十三日。葬于戈溪之源。娶黃氏。壽六十。前十五年卒。繼配即蔣夫人。有婦德。鄉人稱之。壽七十四。後五年卒。子男四。錢。鏐。鏐。鏐。亦前五年卒。女二。適吳義。吳鏐。鏐。徵君長孫。孫男六。濟。溫。浦。潤。浩。潛。女二。尚幼。曾孫男四。樟。權。梓。橡。宅之性雅飭。行乎患難。能以理自遣。室廬蕩於兵燹。並遷別墅。曾無幾微見於顏色。每逮故人。飲酒賦詩。以自適。其詩韻度深婉。一篇出人競持去。間井之間。恒樂親之。久而不厭。徵君家將合族為義居。宅之左右徵君為定科條。以

齊子姓。至今守之。嗚呼。宅之已矣。而徵君亦作土中人矣。上距避兵之歲。僅二十年。人事變遷。何所不有。未知後二十年。又為何如也。唯有善名著于時。述作傳於人。雖歿猶不歿也。如宅之者是已。銘曰。

五彩弗施。不如赭泥。我哀乎宅之。受才則丕。其數則奇。我哀乎宅之。斂其奮飛。發於聲詩。我哀乎宅之。墓門有碑。太史勒辭。尚足慰多士之思。

宋濂撰 四庫本《文憲集》卷一九

### 故樓景元甫墓碣

禮有之。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是已。嗚呼。古禮不行久矣。今之所謂鄉先生者。得不近之歟。鄉先生謂誰。烏傷竹山里有樓君景元。以書詩教於其鄉。景元日坐皋比。申飭五倫之教。置盥不自休。受其學者。攝其拘蹙。歸於密微。必充然有得而後止。父既師之。其子又繼之。其孫又執經從之。

先後垂六十年、環境之內外率皆其弟子矣。於是相與謀築書齋一區、以為講授之地。暨歿而葬、號泣而執紼者數百人。咸曰：吾先生之矣、何所受業而辨惑哉？觀者歎慕而去。初、景元之父王汝翁習六藝而文、景元幼服家庭之訓、長益自振厲、從淵穎先生吳公立夫為科目之學。未幾棄去、而專攻羣經、間發於詩、亦首尾開闔、皆中矩度、名著遠近。縣大夫或出鄉、咸望問款謁、詢以民間利病、必懇懇縷陳之乃已。景元性淵慤、事親能盡其養、親死經紀喪事、不以煩諸兄。諸兄性方嚴、景元承事惟謹、迨至分田、唯受硯瘠者不辭。其後兄子有黜其業者、為贖而歸之、且曰：烏可使其無食也。過族姻故舊、壹以誠相接、無一毫狎昵態。晚歲頗好神仙家言、杖策游江東、登龍虎名山、騁目遠望、儵儵然獨立物表、意謂古仙人或可見云。洪武七年甲寅十月十一日、以疾卒於家、年七十九。臨啓手足無他言、唯戒諸子以守詩書之澤、使勿墜。九年丙辰正月六日、奉柩葬於梅口山先塋。

之次。景元諱光亨、景元字也、姓樓氏。樓故為宦族、宋嘉定癸未進士、通判吉州元齡、其四世從祖也。曾大父炎、大父建中、父有成、無為路儒學錄、即王汝翁也。娶劉氏、有婦德。瀟嘗為銘其墓。男子四人、女子四人、孫男三人、孫女四人、名皆具前銘中、茲不書。瀟今春蒙恩致政、而還蘿山、景元季子仁壽縣主簿璉、伴繫羣行、而來請曰：先夫人之終、辱先生賜之銘。甫及二載、而先君又卒。先君平日嘗言：知我者唯太史公宋君、我死、若求文錫墓上、吾目瞑矣。用是不避譴呵、重有所請、願先生進之。瀟之先廬與景元密邇、而景元長瀟僅一十四歲、相與論文甚驩。聞景元死、涕落不能收。近雖老病、四方求文者類多峻辭、其於景元可得而忘情乎？若吾景元、生能執詩書之業、以淑諸人、誠無愧於鄉先生者。死雖未及祭之於社、銘以列之、豈過也哉？銘曰：

一卷之書、必立之師、膺民孔易、斯德所歸。懿哉樓君、侃侃令儀、執經據座、析分毫絲。環而聽者、肅其冠衣、聚精



會神臻於泰熙。春融天衷，蟬脫人私，俗變淳龐，寔由於茲。生服明訓，歿寓哀思。有素者冠，溢於中遠。彼位崇階，澤不下施，人孰無舌，不一道之。太史造銘，公歟是非，觀者宜式，知無愧辭。

宋濂撰 四庫本《文憲集》卷二三

元故奉訓大夫昭功萬戶府知事馬君墓碣銘

馬氏本雍古部族，金季有爲鳳翔兵馬判官死節者，子孫因以爲氏。君諱祖謙，字元德，故禮部尚書，贈推忠宣力翊運功臣、正議大夫、僉樞密院事、梁郡忠懿侯諱月合之曾孫。行尚書省左右司郎中，贈嘉議大夫、吏部尚書、梁郡侯諱世昌之孫。朝列大夫、同知漳州路總管府事，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梁郡公諱潤之第六子。資政大夫、御史中丞，贈摠忠宣憲協正功臣、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魏郡文貞公祖常之弟也。君賦質清美，異於常兒，少入鄉校，日記數百言。踰冠，從文貞公來京師，補國子員。是時朝廷方尚

文學，太史齊公履謙入爲司業，請改學制，以積分法試諸生，庶幾士知向學而人材出矣。詔從其請。久之，君試中選授承事郎，同知保德州事。州居萬山之中，事多苟簡，君持身以廉，奉法惟謹，未幾吏始知畏，民亦知勸，而同列共稱其才焉。或謂君官卑祿薄，而能盡心其職，他時必當富貴。君曰：吾聞先儒有言，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豈觀異日之富貴乎？滿考調監保定東鹿縣，君曰：庶可行吾志矣。於是興學訓農，以勵其民。民訟至庭，一言而決，胥吏無故不敢輒入鄉社，民深德之。部使者按臨至邑，民老幼數百爭言其賢，使者以其狀聞，尋召爲昭功萬戶府知事。民聞其去，共請留之，不報。復以財物爲贖，日君在官無毫髮浸漁我民，故以是爲贖。君再三諭而却之。至元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君以疾卒，得年四十有二。積階奉訓大夫，母楊氏，封梁郡夫人。生母李氏，贈開封郡君。娶童氏，封開封縣君。無子，一女適某。以兄祖烈之子惠子爲後。今濠州鍾離尉。君

卒之明年四月二十七日。葬光州桐鄉阡梁公墓北一里。惠子請文以表其墓。維馬氏世著勞烈於國。至文貞公以文學益大其家。宗族子弟悉教育之。俾克有立。積分首舉。連中其科。惜乎君之不壽。弗克顯於世也。銘曰。維馬有氏。肇自先公。捐身國難。慶流於宗。衣冠相承。世濟其美。尚書之孫。梁公之子。佐郡監邑。烈烈有聲。天胡爾害。獨隕其生。詩書之澤。相爾宗族。爰載世官。來者其勗。

蘇天爵撰 《滋溪文稿》卷一九

嘉議大夫泉州路總管朱公墓誌銘

濂少時即見背。士朱公廷試文數篇。已歎其不可及。後二十年。聞公官閩中。所歷有聲。尤慕服之。及今又閱二十餘年。公之孫滿以墓銘為屬。問公之死已十七年。而濂亦老矣。嗚呼。其何忍辭。公諱文建。字原道。姓朱氏。九歲能文。十三從進士林。君周孫學經。每日暮。須諸生出。獨援疑義。難其師。其師驚歎之。元至治癸亥。以尚書舉

進士。丁外艱去。至順壬申。再舉。遂上名南宮。對大廷。名列第十。賜進士出身。擢同知瑞安州事。階承事郎。改汀州路總管府推官。轉承務郎。調甌寧縣尹。進奉訓大夫。御史文薦于朝。除福建宣慰司都事。丁內艱。起知瑞安。以大臣奏授奉議大夫。福建儒學提舉。遷同知泉州路總管府事。陞奉議為奉政。至官引年辭歸。遂以嘉議大夫泉州路總管致仕。命未下。以至正癸卯八月九日卒于家。年六十九。公同知瑞安。大府檄公均瑞安平陽永嘉之役。不為權沮財奪。民服其平。為甌寧行均役法。上官以其舍人為屬。請緩之。公格不奉命。上官怒。誣構公罪。部使者廉其非辜。獲免。且以訟牒三百委公治之。公從容剖答。而退不能言。其知瑞安。盜起旁境。陷陶山。天門諸堡。募壯士攻破之。斬其酋以徇。颶風挾海水漂民廬舍。公發官廩。按行漂所賑之。其提舉學士。逐其苟職者。易以儒。儒悅之。公孝友切至。以父不迨。祿養言輒涕泣。事母惟恐弗其意。撫五弟。教而有恩。居官無廢事。



儒藏



公暇講授不輟。學者因所居稱葵山先生。嘗考閩浙江西三省士所取得美材。為文本於理。不為浮辭曲辨。陳監丞旅稱之。有集若干卷。藏于家。公之先建安人。曾祖德誠。宋漳州駐泊。祖治安。元河南等處醫學提舉。父世英。始遷莆。以公貴。贈奉議大夫。同知興化路事。驍騎尉。追封仙游縣子。母林氏。贈仙游縣君。夫人池氏。封如其姑。年若干。以丁酉某月日卒于瑞安。是年十二月十六日。歸葬常泰里雙牌山之原。及公卒。穿夫人之墓合葬焉。甲辰七月二十一日也。男一人。鏞。古田丞。六女。適校官林敏中。漳州路同知王謹。惠安尉胡顯祖。及黃孔脩。李某。王某。孫男一人。即滿國朝鄉貢進士。能世其家。銘曰。

在元中世。士患無位。持經挾策。就有司試。試者為誰。或指或愚。或以微顙。棄照乘珠。及其既獲。爾州爾邑。有所不通。為吏侮執。有美朱公。存薦而登。左律右經。吏駭且偵。剔蠹平徭。如衡稱物。有執之者。正色不屈。既興方州。

亦司儒臺。黜士之屬。誅盜之魁。曷其致然。維學知要。學以為政。天下猶小。彼何弗思。管儒為迂。刀筆拘拘。視公何如。公政在民。無銘亦存。銘匪銘公。告其後昆。於公是效。公德孔多。尚食其報。

宋濂撰 四庫本《文憲集》卷一九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二十六

楊維禎 皮榮 謝應芳 吳萊 朱柯

元故奉訓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楊君墓誌銘有序  
元之中世有文章鉅公起於浙河之間曰錢崖君聲光殷殷  
摩挲霄漢吳越諸生多歸之殆猶山之宗岱河之走海如是  
者四十餘年乃終頽終召門弟子曰知我文寂深者唯金華  
宋景濂氏我即死非景濂不足銘我爾其識之卒後三月吏  
部主事張學登朱希等七人奉其師之治命來請濂既為位  
哭復繫其爵里行系而造文曰君姓楊氏諱維禎廬夫其字  
也齋出漢太尉震震十八傳至唐分爲四院第二院大師虞  
卿生堪堪生承休承休生嵩五季時錢氏有國嵩仕至丞相  
自譜爲浙院嵩之孫都兵馬使伴從浙水東又分爲浙左院  
伴之子成隱居會稽諸暨之陽後爲諸暨人君之十世祖也  
高祖文振曾祖文脩以善嗜義聞人呼爲楊佛子相敬父宏  
贈奉訓大夫知温州路瑞安州事飛騎尉追封會稽縣男姚  
李氏追封會稽縣君宋丞相宗勉四世孫也當縣君有姪弟  
月中金錢墜懷翼日而君生大夫公摩其頂曰夢之祥徵其  
應於爾乎稍長從師授春秋說講析辨刺幾踰百十家大夫  
公期以重器至弱齡不爲授室俾游學南東窮廩馬以益養  
錢君節縮不妄費購黃氏日鈔諸書以歸大夫公驩曰此顧  
不多於良馬邪躬爲策梳使之周覽泰定丁卯用春秋擢進  
士第署台之天台尹階承事即天台多黠吏憑陵氣勢執官  
中短長先以餌鉤其欲然後拒抗使不得吐一語世號爲八  
鵬君廉其姦中以法民方稱快其黨頗糾結蛇蟠不可解君  
卒用是免官久之改錢清場鹽司今時盜賊病民君爲食不  
下咽屢白其事江浙行中書弗聽君乃頓首涕泣于庭復不  
聽至欲投印去訖獲減引額三十俄相繼下外內艱結廬於

桐原墓族屬有酹墓者植竹竿於前節發墓芽拔葉得如也  
自是不調雖嘗者十年會有詔脩遼金宋三史君作正統辨  
千言大司徒歐陽文公玄讀之歎曰百年後公論定於此矣  
將薦之又有沮之者尋用常類提舉杭之四務四務爲江南  
劇曹素號難治君日夜旰飢不暇騎驢謁大府塵土滿衣襟  
間有識者多憐之而君自如也轉連德總管府推官陞承務  
郎君悉心獄情必使兩造具備鉤擿隱伏務使無冤民居無  
何陞奉訓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未上會四海兵亂君遂  
浪蹟浙西山水間及入國朝天天下大定詔遣逸之士脩纂禮  
樂書頒示郡國君被命至京師僅百日而肺疾作乃  
還雲間九山行寓疾且革移柱頰樓中呼左右謂曰吾欲觀  
化一巡如何乃自起提筆撰歸全堂記頃刻而就擲筆曰九  
華伯潘君招我我當往車馬俟吾且久遂泊然而逝似聞數  
十人從函道登樓其步履之聲相接時  
大明洪武庚

戊夏五月癸丑也年七十五及門之士上書於郡守林君公  
慶以封塋爲屬林君欣然從之擇地華亭縣脩竹鄉干山之  
原以六月癸亥舉柩載焉君初聘錢氏忽遭惡疾錢父母請  
罷昏君卒娶之疾尋愈繼鄭氏陳氏子男一人抗鄭出也孫  
男一某女一未行所著書有四書一貫錄五經鈐鑿春秋透  
天關禮經約君子議歷代史鉞補正三史綱目富春人物志  
羅則遺音古樂府上皇帝書勸忠辭及平鳴鑾臺洞庭雲間  
析上諸集通數百卷藏于家初君爲童子時屬文輒有精魄  
諸老生咸謂咄咄逼人豎出仕與時齟齬君遂大肆其力於  
文辭非先秦兩漢弗之學久與俱化見諸論撰如觀商敦周  
彝雲雷成文而寒芒橫逸奪人目睛其於詩尤號名家震盪  
凌厲駿騁將逼盛唐驟閱之神出鬼沒不可察其端倪其亦  
文中之雄乎名執政與憲司紀者監君之大無不投贊願交  
而薦紳大夫與岩穴之士踵門求文者座無虛席以致崖鵬



儒藏

野刺布列東南間。然其風神爽冲。無一物繫懷。過天與氣清。時彌展登名山。肆情遐眺。感古懷今。直欲起豪傑與將。而不可得。或戴華陽巾。被羽衣。天畫舫於龍潭鳳洲中。橫鐵笛吹之。笛聲穿雲而上。望之者疑其為謫仙人。晚年益曠達。素玄圖蓬臺於松江之上。無日無賓。無賓不沉醉。當酒酣耳熱。呼侍兒出。歌白雪之辭。君自倚鳳琶和之。座客或踴躍起舞。顧君生姿。儼然有晉人高風。或頗加誚議。丞罵曰。昔張籍見韓退之。退之命二姬合彈箏。遂以為樂。爾謂退之非端人耶。蓋君教奇諧寡。故特託此以依隱玩世耳。豈其本情哉。性疎豁。與人交無疑二。賤而賢禮之如師。傳貴而不肖。雖王公亦蔑視之。平生不藏人善。新進小子。或一文之美。一詩之工。必為批點。黏于屋壁。指以歷示客。尤不錄人以小過。縣奴負君金。度無以償。過君書收券。君笑與之。家藏古名畫。為西隣所竊。其僮人追執之。君曰。吾業與之矣。無賴之徒。為君文以冒受。金緒或疑以為問。將發其姦。君曰。此誠予所作也。不論遠近。皆知君為寬厚長者云。教者之論。恒謂名者天所最忌。矧以能文名。則又忌之尤者也。所以文人多崎嶇坎壈。以終其身。視富貴猶風馬牛不相及也。嗚呼。豈其然哉。彼貨殖者。不越朝歌暮絃之樂。爾爾。顧者不過紆朱拖紫之華爾。未百年間。聲銷景沉。不翅飛鳥遺音之過耳。叩其名若字。鄉里小兒。已不能知之矣。至若文人者。挫之而氣彌雄。激之而業愈精。其嶽立若嵩華。其昭回如雲漢。衣被四海而無憾。流布百世而可徵。是殆天之所相。以彌綸文運。豈曰忌之云乎。嗚呼。君真是已然。君不可謂不幸也。使君志遂情安。稍起執熱。績未必專攻於文。縱攻矣。未必磨礪之能精。籍曰。既精矣。亦未必歲積月累。發越如斯之夥也。斯文如元氣。司化權者。每左右焉。翼俾其巡綿而弗絕。則其養育以成君者。豈不甚侈也邪。一世之短。百世之長。如君亦足以不朽矣。或者乃指此為

君病。豈知天哉。漁投分於君者頗久。相與論文。屢極玄奧。聞君之死。反扶杖涕久之。念君之不可再得。不敢有孤所屬。故為具記其事。而又為辭一章。以代勒銘。庶幾招君歸來矣乎。其辭曰。  
颯洲流金。降空青些。結英揚靈。漬干成些。獨騎麒麟。傷遺經些。哀哉。是弄。嚴天刑些。執軋以摧。勢相傾些。清發厥辭。益崇些。芳潤內洽。光精外刑些。離方遊圓。班部自寧些。流連下春。百里震驚些。鸞鶴為瀾。天機呈些。鐵甲瑯戈。百萬宵征些。若趙顯賢。增龍崇些。龍絡萬象。素齋三靈些。彈壓物怪。晝夜床鳴些。九華丈人。召還紫清些。白鹿夾轂。五霞耕些。迴風傳諸雲。經緯些。天人殊軌。誰強摟些。絳府維樂。毋淪洞冥些。盡乎歸來。返故庭些。

宋濂撰 四庫全書本宋學士文集卷二

皮陸字維禎墓誌銘

皮陸字維禎。江陰清江縣學鄉下廬里人也。故宋參知政事龍榮之世家。紹定己丑。進士官教諭。知平江縣事。其之曾孫。鄉貢進士內附。國朝嘉議大夫。南雄路總管府尹兼勸農事一薦之嫡長孫。陸受忠顯校尉。前岳州路平江州判官。潛之子也。母虞夫人。則故丞相忠肅公之五世孫。國朝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雍郡侯陸之孫。中奉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雍郡公汲之女。而集之長女弟也。榮以大德丁酉。閏十二月初十日生。弱冠。以文學稱于鄉。娶河東李氏。故集賢侍讀學士中奉大夫。周之女也。故翰林學士。真善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臨川吳公澄之在朝也。肇開經筵。進讀極一時之選。其告老而歸。猶拳拳以勸講為重。事薦才為己任。特為書達于朝廷。使備檢討之選。未報



故集賢大學士光祿大夫高昌岳柱出為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所部州郡有知名士皆禮而延之而祭為之客其見愛重將署置幕府不胥也蓋其負志甚高而母氏先歿李氏婦又喪其父不樂仕州縣屢遷官不以為意一知已鉅公又先後去世是以未能有所發也再娶同里徐氏蓋東漢隱君孺子之裔孫子男一人西女三人長適同里楊某次女許適同里姓某次幼祭以至元丙子二月七日卒得年二十九後二年戊寅三月十九日其父葬之龍興路富州奉化縣黃原坐未向丑集為紀其家世歲月如此嗚呼前朝故家日遠而微其起而際遇國家之盛者其氏族不必因其舊也多矣蔡內外家文獻庶有足徵者祭又敏學處羣蓋有父風而翰墨幾乎舅氏之似矣吾女弟止有子一人而止於是其可悲也夫其可感也夫銘曰

金利玉輝鼎鉉弗施永瘞于茲噫

虞集撰 《道園學古錄》卷四三

墓誌銘

龜巢老人姓謝氏應芳其名子蘭字早從其親聞譜系世居開封多顯貴六世之祖武進尉東西謝莊族滋熾大父別業烈塘渰生男七人一進士遭宋革命家乃燬煙滅灰飛三百指舊家奕世盡憔悴賴有雙親踣而起四男一女同道體男皆吾兄女吾姊伯兄早歿孤藐爾二仲及甥竟無嗣我生迂踈昧生理妻任井臼畜三子木也左右奉菽水曰林曰森伯為禰七孫惟瑄冠而儼坦坦成童餘幼稚商周興亡陵谷異舉家幸獲全生齒干戈十年浮海避強名龜巢等游戲還鄉無復舊閭里築室橫山墓山址春秋虛度八十二著書數篇而已矣府公遺石誌丘寢聊爾云云叙終始大明洪武十年歲次丁巳七月十一日病中口授友人江陰張端

謝應芳撰 《龜巢稿》卷一三

淵穎先生碑

浦陽江之上有大儒曰淵穎先生吳公。以精深玄懿之學發沉雄奇絕之文。闔陰闢陽。出神入鬼。縱橫變化。其妙難名。生雖弗克顯融。以伸其志。既沒而言立。浩浩穠穠。其書滿家。信一代之偉人。足以播芳猷於弗朽者也。先生諱萊。字立夫。姓吳氏。其先毗陵人。一遷于番。再遷于睦。三遷娶浦江之新田。唐乾寧初有諱公養者。又遷縣西之吳溪。實德政鄉尊仁里也。高祖諱聞。贈中奉大夫。福建道宣慰使。護軍。追封渤海郡公。妣盛氏。追封渤海郡夫人。曾祖諱蕃。累贈資善大夫。太常禮儀院使。上護軍。追封渤海郡公。妣沈氏。追封渤海郡夫人。祖伯紹。累贈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柱國。追封渤海郡公。妣金氏。追封渤海夫人。父諱直方。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致仕。妣盛氏。初盛夫人懷娠始七月。翰林公忽夢西域神人飛空而來。直止夫人之寢心。異之。越翼日。先生遂生。因名曰來。夫人頗知書。年四歲授以孝經論語春秋穀

梁傳。隨口成誦。七歲善屬文。有奴僕命騷之言。崑南先生方公鳳見而奇之。曰。此邦家材也。取南山有臺詩中語更今名。族父幼敏家素多書。先生時出與羣童教。私挾一編以歸。晝夜讀竟。又復往易。或以聞于幼敏。迫而觀之。乃班固漢史也。幼敏指谷永杜鄴傳謂曰。爾竊觀吾書。能記是當不爾責。先生琅然誦之。至終篇一字不遺。幼敏以為偶熟此卷。三易他編。其誦皆如初。乃盡出所藏書畀之讀。崑南益異之。許以孫女妻焉。且授易書詩三經義。暨秦漢而下詩文章大家。先生一覽即悉其指趣。崑南退謂人曰。明睿如吳某。雖汝南應世叔政不足多也。自是以來。先生博極羣書。至於制度沿革陰陽律歷兵謀術數山經地志字學族譜之屬。尤無所不通矣。時朝廷將有事于四夷。即自奮曰。此小醜耳。何必上勤王師。使其持尺書諭之足矣。因撰疏論其事。會病不果上。延祐間貢舉法行。有司以先生名上。豫章熊公朋來。巴西鄧公文原及吾郡胡公長儒主去留士。此三數



公輩行老成學術淹貫自非博古該今明體適用咸懼不得在茲選而先生與焉於是東經齊魯梁楚之郊北抵燕每遇中原奇絕處輒瞪然長視平岡灌莽一望千里昔人歌舞戰爭之地壹皆前迎後却畢在塵沙霜露中遂與常塗李翼餘姚方九思臨川傳斯正貫酒高歌天寒風急毛髮上豎自謂綽有司馬子長遺風尋以論議不合於禮官退歸田里出游海東洲歷蛟門峽過小白華山登盤陀石著觀日賦以見志還寓同縣陳士貞家士貞之居與龍湫五洩鄰榛叢蒙翳似不類人世先生日嘯詠其中暢然自得或至暮忘返游覽之暇不廢纂述重取春秋傳五十餘家各隨言而逆其意一以理折衷之譬猶法家奏讞傳逮爰書既得其情而曲直真偽無所隱至若繁露釋例纂例辨疑微旨折衷權衡意林通旨之類皆有論著復謂孟子乃亞聖之大才司馬遷不當使與鄒衍溥于兒慎到荀卿墨翟尸佼長盧同傳因刪去諸子益以萬章公孫丑之徒作孟子弟子列

傳古今樂府不同郭茂倩不當但取標題無時世先後就其所次辨其時代使各成家名樂府類編古之賦學專尚音律必使宮商相宣徵羽迭變自宋玉而下唯司馬相如揚雄柳宗元能調協之因集四家所著名楚漢正聲其他著述若此者衆不能殫舉也四方學士慕其聲光多負笈從之游先生遇之恒若撫子姓羞服有不給者周之監察御史許君克學行部浙東以茂才薦署饒州路長蘄書院山長未行而疾作裏風挾疹其血交襲顏面壅黑兩脰罷孱不可越戶限重紀至元六年先生年四十四棲遲衽席愈不自振忽夢作童汪跼贊覺謂人曰汪跼殤者也予自嬰疾以來何藥不當而勢革若此今歲殆不起邪夏四月九日竟卒于家遺命治喪不用浮屠法諸生胡邦翰鄭銘等來相治後事二子士諤士謐以至正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柩窆鄉之孟塢去家南五里而近及門之士以其經義玄深而文辭貞敏也私謚曰淵穎先生郡太守縣大夫復各祠之於



學宮云。先生自少有大志。專思澤物。不欲以文士名。每慕張宣公為人。推明義利。雖一毫不苟取。表裏一致。與人游。雖然有恩。愈久愈固。身雖羸弱。若不勝衣。雙瞳碧色。爛爛如岩下電。見者改容。鑑裁精絕。人以古詩文試之。先生察其辭氣。即知其為某代。某人所作。當其賦詠。捷如雨風。一日於故人家。見几上堆剡紙數十番。戲為長歌。頃刻而盡。屬對嚴巧。文采綽麗。觀者驚以為神。謂非人所能及。所著書有尚書標說六卷。春秋世變圖二卷。春秋傳授譜一卷。古職方錄八卷。孟子弟子列傳二卷。楚漢正聲二卷。樂府類編若干卷。唐律刪要若干卷。文蒙六十卷。別如詩傳科條。春秋經說。胡氏傳攷誤未完。夫自文氣日卑。士無真識。往往倚人之論。以為低昂。其惟古之作者則曰。雄渾瞻富。唯有漢之文為然。淳質雅奧。亦唯有漢之文為然。今之從事藝文者。如之何可及也。嗚呼。豈其然哉。苟以先生諸作。真之司馬遷。相如。劉向。王褒之間。吾知其未必有媿也。第以數與時違。弗

沾一命。以至於死。不大顯白于世。所幸雄篇鉅冊。彪炳烜著。有如日星。尚當藏諸名山。以俟後世之知揚子雲者。銘曰。

大火燁燁。司于南辰。重明宣昭。神之伸也。有赫厥靈。郁紛輪囷。敷為至文。降于人也。斧藻交橫。翻轍斯皇。變化凌厲。動無方也。雲沓森行。品彙咸亨。於燃其光。寂無聲也。胡積之朕。不顯其施。迺于混茫。朱鳥之區也。騎箕之精。上為列星。發天之符。合地真也。石室之藏。雄文吐芒。鬼神呵衛。禁不祥也。泰華嶙峋。長河奔注。永世有耀。與之俱存也。



元故朱君拱之墓誌銘

君諱柯字拱之。朱文公四世孫也。曾大父某始自建寧徙居華亭。君幼穎悟。姆抱侍父側。聞人語即解意。與羣兒嬉戲。當莊坐如成人。既冠。益勇於學。日取論語。孟子大學中庸詩禮記各誦數百過。遇有疑。輒從先生長者質問。辨析必得其義。乃已。夜則徧閱諸史百家之書。至忘寢食。飢渴。君外甚樂易。而內實嚴正。雖終日歡洽。未嘗有違禮。故居家庭接賓友。處鄉黨。遇姻族。無大小疏戚。皆畏而愛之。里中事有不直。悉詣君取決。君出片言折之。無不各當其意。間有歎於心者。即退自省曰。某等不才。慎勿令朱君知也。君家無餘財。而好周人之急。甚者罄所與。無吝色。君嘗謂士不通經。不足為學。故其家子弟皆明經篤行。循循有禮節。君性雅曠。嗜閒靜。晚益治園於居之西。鑿池疊石。築堂其上。曰時春。構亭左右。周以花竹。風晨月夕。則巾車畫舫。飲酒賦詩。或緩歌長吟。或投壺彈碁。解衣岸幘。諧笑終日。仰天長吁。人莫窺

其際也。至正三年冬十月。感微疾。飲食卧起如平時。十二月五日。召其所親愛者。語至夜半曰。吾與君等別矣。遂脩然而逝。年四十有七。娶孫氏。子男三人。長靈。次熙。次雙。驢女二人。孫男一人。回孫。以是月廿四日辛酉葬于白嶺之原。既十有五年矣。其子熙以鄉先生沈存狀來請銘。銘曰。

紫陽蒼蒼。道久彌光。葉大枝蕃。散于四方。華亭之裔。適當四世。潛德弗庸。蔚有奇氣。如彼樛栢。弗棟弗梁。如彼栢栢。弗徽弗張。天賦之秀。宜畀之厚。胡嗇其祿。復毓其壽。子孫託託。戰戰爾臻。我銘有徵。視此刻文。

貢師泰撰 《玩齋集》卷一〇



儒藏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二十七

陳邁 陳中 陳徵 張德亨

朱同善

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致任陳君墓誌銘

君諱邁字謹之姓陳氏其先自蔡之東陽徙台之臨海曾祖諱夢簡其官祖諱仍其官父諱孚入國朝以

世祖皇帝由翰林國史院編脩官授禮部郎中副吏部尚書梁公曾使安南

陳日燁以不廷之罪且却其重贄辭直而壯日燁震怒願遣陪臣入貢使還稱旨拜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脩官

上方欲真之要地而公遽請外歷建德衢台三路總管府治中積階奉直大夫政績之詳具如楚國程文憲公鉅夫所為碑銘母碩氏封臨海縣君待制公沒時君年甫十四執喪如成人弱冠用廕補台州錄事判官台實鄉郡人以其年少頗新之君延見父老舊故情文備至或干以私輒不復與之接臨事無微不察吏莫敢侮奸民為之欽避乃皆歎服曰勿齋有子矣勿齋待制公自號也秩滿遷將仕郎常州路總管府知事富家史氏築大圩環小民田其中強委錢貸之觀子本相侔而有其田民不肯受則因治田與之開墾傷其七人縣吏受賕反欲加以罪民訟其冤君白郡長貳召吏責之乃釋被誣者而致史于法民間祖賦許自輸而禁團結舊制也豪民多冒禁而利其贏餘君申明之則相率行賄賂假權勢迫撓焉君不為動禁之愈厲公私

咸以為便居二年以母疾棄官歸養民挽留不能止乃樹碑以頌去思凡為碑者五其遺愛在人多矣君既抵膝下而母竟以疾弗起居哀毀如不欲生服除猶無意於仕家食者十年調集慶路江寧縣主簿不赴改慶元路總管府知事慶元為浙東帥閫治所事至繁夥有自臺端來居帥座者如視司屬人畏其氣馘凡所諭指意多曲法以阿之君檢劾吏橫使無間隙可入有私託則據法以對度不可屈乃為之霽其威嚴郡長貳每事必資君而後決君於民之寃者直之吏當次補而貧無貲者循其資序而用之或來謝輒弗納曰我奉法耳非有恩於汝也郡學有沙田在海島石衡山中土豪擅魚蟹之利歲輸緡錢八千而恒負其半君奉憲府令徵理之盡取其錢以具祭器諸生立石以紀焉所受奉租平其斗角而令民自操槩無他官倍取及左右侵牟之弊莫不負其餘糧而去居四年擢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進階文林郎杭俗素華靡士子習於浮薄君擇宿儒有學行者為之師以作新之省曹書佐多起於閭閻不詳文義俾君試驗君從容對曰此輩若知文義當自為士肯備書耶業已命試取文意不背可也賴君言而獲升者甚眾居無何俄病渴引飲動一二升閱數月病作瘡醫不能為遂移疾請納祿授承直郎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致仕命下而君不及待矣君卒於至正四年八月五日享年四十有九以九年八月十八日葬所居太平鄉後嶺之原娶葉氏尚書右丞南陽郡文簡公季之孫知賀州朝列大夫同之女封恭人子男三人長曰樸其書院山長後君四年卒次曰集衢州路龍濟縣靈山巡檢次曰樸左翼屯田萬戶府儒學教授女三人長適處州路石門



書院山長四明袁舉翰林侍讀學士 郡文清公楠之孫。次

適將仕郎太常禮儀院太祝葉城董守績翰林學士承旨趙國

忠穆公文用之孫。次適建寧錄事判官同郡周士淵集賢待制

仁榮之子。孫男三人。女若干人。君幼聰敏。日誦數百言。非歲能

屬文。中年宦游所至。書接賓客。夜考經史。訖能承其家學。君半

神疑整。外剛方而內和易。每謂居官處事。求中於理。何至過為

深刻耶。故其取吏使不可犯而已。治民則思有以便安之。喜周

人之急。而不自表見。鮮有知之者。待制公有別業。君重加繕葺。

偏其室曰慎獨。而游息其中。歲時集宗人徘徊竟日。以示終身

之慕焉。初奎章諸老交薦君擬 奏辭以為屬。而君適有內艱。

浙東部使者或舉君可居館閣。或舉君堪任風憲。或又以君應

守令之選。朝廷既處君於儒臺。而時宰又雅知君其禮重之。

今天子方妙東儒。臣纂脩三史。遂以君名列上。冀國重忠肅公

守簡時方總裁史事。及為中執法。力官君廉慎而明達。宜署臺

職。旦夕且向用。而君逝矣。識與不識咸悼惜之。曰。近世閣閣子

弟率以縱逸墜其家聲。君少而孤。未壯而仕。乃能卓然自立。如

此。千百人中。一兩人耳。而止是乎。君薨後五年。檇以君甥婿黃

池稅課副使楊孝原之狀來謁銘。載念君與予同時筮仕於台

之司。縣別後音問邈不相遇。及予忝預學政。去官間一歲。而

君繼至。竟莫能叙契闊。詎謂君遽先予死。衰朽餘齡。動增感愴。

何忍執筆而銘諸。專介蹄門。靡容固拒。書辭繁猥。不知所裁。銘

曰。台之陳氏。故為望宗。揚英振華。肇自先公。在

世祖時。朝多俊彥。顯出其間。茂膺 上眷。鋪張

帝業。潤色 皇猷。揉彼蠻方。敬承 天休。功成弗居。盤桓

外服。委社於君。以有世祿。劇曹上幕。固憚其勤。乃矜儒臺。乃柄

斯文。人皆望君。入對召節。發舒素蘊。光昭遺烈。胡齋不年。而遏

其施。尚克有子。圖永其垂。不以子耄。俾專述作。郵言匪臆。聊慰

冥漠。

黃潛撰（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三八

陳子中墓碣

子中涿州陳氏名中。因為字。年三十有六。至順四年六月丙

寅。終於杭州之寓舍。卜以某年月日。附葬于湖州烏城縣菁山

下先墓之側。其友哲理野菴。茲仕為丹徒。適以事如杭。買石屬

予以銘。嗚呼。子固不可無一言以慰子中於地下。抑豈忍言之

哉。初。子中合其同志五十六人。從予南屏山中。丹徒亦在焉。欲相

率。推予為之師。予謝不可。則皆曰。諾。然猶有以父兄之雅故。執

子弟禮者。予視子中。則畏友也。子中每篝燈挾冊而坐。恒至四

鼓。蚤作。殊無憊色。其析理據事。毫髮不苟。間出以為文。皆精深

縝密。可喜。而子中莫敢自謂已足。不肯急於求售。向之五六人

者。或擢奉常第。或以賢書上春官。子中獨未嘗一踐場屋。去年

始走京師。就試於鄉闈。考官得其文。將真之前列。尋復以其說

為疑。竟棄弗錄。子中退自有司。嶠崎四千里。負笈南還。抵家一

月。而有母憂。又兩月。俄以累病。一夕不起。嗚呼。子中而止於斯

耶。天者之難必。而殃慶不以其類。乃若是耶。子中之大父德用

晦跡弗仕。父讓故任連江縣尹。以奉直大夫杭州路總管府判

曾致仕。蓋其先父占籍于涿。由奉直公仕江南。遂家焉。母李氏。張氏。妻亦張氏。外家之女也。子男一人。女一人。皆尚幼。異時翰林侍講學士巴西鄧公。嘗為子中廟所居。書曰。庸齋。子中請于為之銘。予未及為。而遽銘其家上之石。嗚呼。悲夫。銘曰。原田兮沃沃。匪重兮斯穆。樹之同兮。或以弗熟。異天之忍。予兮。胡彼培而此覆。子無靈兮。不復神之聽之。兮。後其式穀。

黃潛撰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四〇

### 廬山陳天倪墓誌銘

天倪諱徵字明善。姓陳氏。蘊懷瑰奇。不屑屑求世用。嘗讀莊周氏書。至曰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漫衍。故以天倪為自號。其先本蜀人。遠祖纂嘗登宋宣和進士第。歷官至左朝散大夫。以蜀險遠。遂徙家廬山之下。其曾大父肅。大父洽。皆宋鄉貢進士。父同。隱居不仕。娶黃氏。生處士。始予在杭。計籌山中。得從黃松溪先生游。先生長不踰四尺。自六藝百家之書。無不讀。而猶清介孤峭然。以侏儒竟自為道士。當時名流如吳興趙文敏公。巴西鄧文肅公。皆欽衽畏敬。其甥陳誠善亦厲志苦學。已而先

生沒。誠善亦蚤夭。而予亦東入吳。顧乃于無錫梁溪之上。始識天倪。聚語已洽。乃知為黃氏甥。而誠善則其兄也。又始知幼嘗從草廬吳先生學。學于先生之門者。蓋夥。然獨稱天倪。既卒業。迺北上燕趙。古所謂悲歌慷慨之士。今所謂公卿大夫之賢。天倪皆得與之握手傾肺腑。論天下事。甚可措之于用。既久之。南歸。若北庭賈君。酸齋。山東李君。澗之。無不稱其才雋。如青城虞公伯生。豫章揭公曼碩。亦甚稱。而形之詩文者。皆可考見。夫士不得志于時。浪遊海宇。以才氣與人相軒輊。觀其所與交。可以知其人矣。矧重之以黃先生之甥耶。已而入吳。知舊有延之取資者。于是遂僑于吳。娶故宋相古心江公孫女。生二男子。曰汝秩。曰汝言。女三人。天倪卒于至正八年戊子歲秋七月廿有六日。得年五十二。而二子能力貧而學。養其母能盡歡。以至正十六年四月四日。葬于吳縣雅宜山大墩之原。夫以天倪懷才負氣。盡措諸用。乃不過而歿。非命也夫。非命也夫。二子以予嘗從

其外氏遊來拜哭乞銘。于是為之銘。銘曰。嗚呼天倪。竟止于是而歸耶。保身全歸。人孰以汝為非耶。歿而有子。九原其泯汝輝耶。

鄭元祐撰 《僑吳集》卷一一

贈奉訓大夫中書兵部郎中飛騎尉天台縣男

張君墓表

至正十九年冬。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張啟。原父贈湖省都事德亨。加贈奉訓大夫。中書兵部郎。飛騎尉。天台縣男。母宜人黃氏。加封天台縣君。啟原以子之過郢也。迎謁泣請曰。昔先君之卒。嘗得銘於江浙行省。參政周公伯琦。時未有贈。今以啟原官。再被光寵。於不肖孤榮幸極矣。惟墓有表。實先生是望。君字伯通。台之黃巖安寧里人。本陳姓。以父命為張。中甫公後。母徐氏。君幼聰敏。動止異常。兒教之書。即能解意。時鄉先生栖筠鄭公。教授馬氏義塾。君從之游。益自力學。及試。為吏。持法平。未幾。即棄去。先公性嚴毅。少不合意。輒瞑目。

不語。君惴惴立左右。候少解。進食已。迺敢食。母夫人疾。晝夜侍粥藥。衣垢生蟻。蟲不解帶。日課僮奴治產業。久而家漸饒厚。遺二妹。無所靳。遇寡姊尤謹。其子女既長。皆為之嫁娶焉。宗戚鄰里有貧者。輒周之。婚葬不給者。輒助之。急人難。雖蹈水火不顧。距城東二十里。飛鳧鄉。有山曰西山。溪谷深秀。水泉甘美。嘉花香草。紛披嵒岬。君過而愛之。及先公先夫人沒。遂卜塋於其下。且別窆其傍。晚更築室居之。教諸孫讀書。溉田治園。優游自適。足跡不入城府者十年。至正十五年十有二月初七日。以疾卒。越十有四日壬申。即其窆。附焉。君生於大德五年閏十二月二十日。春秋五十有九。子二人。長即啟原。負材善謀。方以功名顯。次啟完。台州路儒學錄。女一人。許嫁黃巖州儒學正余閻。孫二人。公侃。山陰縣儒學教諭。公侗。幼女一人。嗚呼。君子之施德於人也。不報于其身。則在其子孫。今兵部君生雖不耀。而以子官。獲承休命。豈偶然也。樹表墓門。以張厥美。宜哉。

貢師泰撰 《玩齋集》卷一〇

故裕軒先生墓碣銘 并序

馬傷之赤岸有望宗曰朱氏。出於漢槐里令雲。槐里七世孫。晉臨海太守汎實。自平陵來遷。臨海之孫東陽太守恒。東陽之孫金威將軍禮。亦皆仕於晉。至金威之曾孫幼。始事齊。歷守高平。平昌。潁陽三郡。轉揚州刺史。揚州十四世孫某。有四丈夫子。生十八孫。知其後必蕃。而患無以為之徵。周廣順間。過治鐵作羅漢像。人授其一。俾散居州境中。若今赤岸則其一族也。七傳至三府君良佑。益以建善。惇業繼其宗。府君生宋鄉貢進士中。鄉貢生元。贈朝列大夫。同知台州路總管府事。騎都尉。追封沛郡伯杓。沛郡之子則朝列大夫。婺州路總管府治中致仕叔麒也。初。縣之先達徐文清公受業於新安朱文公。而鄉貢君乃文清之高弟子。三世父子。遞相傳授。辨析名理。密於牛毛。治中君兼以文辭馳騁於當時。人讀之者。若窺古鼎。鍾雲雷之文。不覺改容易視。公諱同善。字性與。沛郡君之孫。治中君之子也。賦質迥拔。

日涵濡過庭之訓。學識所至。如春芽怒長。月異而歲不同。宿學之士皆讓。莫敢與為敵。時鄉先正文懿許公講道東陽八華山。復執經往從焉。文懿之學。上承文公五傳之緒。味道之腴。尤為饜飫。公質其異同。統宗會元。凡天人性命之本。禮樂刑政之原。古今治亂得失之迹。莫不洞該而悉貫。逮其所自得。神融心悟。不翅酣飲上尊。而行吟春風之中也。會科目法行。有司強起公以應書。不合輒棄去。遂做太史。還為汙漫游。涉大江。沂黃河。東歷齊魯之郊。北抵燕薊。所過古遺跡。必徘徊瞻慕。而不忍去。或發為嘯歌。扣轅為節。以和之。暨至京師。諸公貴人。爭相邀致。而越王聘之益力。遂授經於其府中。久之。思南歸。同邑黃文獻公時為國子博士。留之不可。檄公補廣東憲府掾。弗赴。僉宣徽院事。濟南韓公元器公之才行。辟為兩淮屯府幕屬。赴官未數月。復謝去。還隱丹溪之濱。遠近生徒嚮風奔附。戶外之屨常滿。公隨其齊量。左右翕張。各使之充足而去。既老。涵養之功愈密。





四體不待羈而自協。清明在躬。播為大和。薰蒸所及。物無悖戾。迨將終也。絕無怛化之意味。詩二章。夷然而逝。春秋六十九。寶乙己歲春二月三十日也。夏四月九日。遂窆於鳳林山原。禮也。公篤於倫品。事親從兄。撫姻族。接僚友。皆可以無愧。晚復繕治諸家舍。而刻家乘成書以傳。然其局度凝恰。處事寬舒。而自然中於肯綮。答無窘澁之態。學者因稱之為裕軒先生云。娶卜氏。先二十九年卒。或勸公更娶。公笑而不言。蕭然一榻。人不能堪。公安之。教二子。世澹。世沅。為佳士。世澹。問學蔚茂。文懿。燦燦起東南間。以薦者。授釣臺書院山長。女文楫。適前承務郎。溫州路總管府經歷。浦陽鄭泳。亦以文學鳴。歲時來會。公坐堂上。子若壻旁侍。問答經義。金春玉應。聽者欣欣忘倦。君子歆豔之。孫棟。亦嶄然見頭角。某在幼。先治中君厚。從兄弟宋季。以進士起家者八人。聲名文物。見重於一時。議者以公所蘊方之。蓋甚無忝者。爾獨潛處而弗耀。咸嘖嘖痛惜不少置。殊不知世都重位。天

也。而身載明德。亦天也。位能澤物。固顯矣。德則可以淑人心。可以善來學。庸非顯之尤者耶。天之於公厚矣。仕不仕不足為公憾。漁游公之翁季間者久。何敢讓知。世澹以墓文為屬。乃序次而銘焉。銘曰。  
大道磔裂。士習汙只。尋聲接迹。曲且紆只。考亭之學。聞九衢只。前徐後許。直以趨只。機籥啓秘。敬不誣只。日月行天。耀經宙只。誰其繼者。丹溪有朱只。重微疊照。契德符只。公生其後。類神駒只。振迅千里。流電徂只。視彼蹇乘。徒崎嶇只。終日不越。州與閭只。揚颿大江。涉青徐只。泰山高峙。河流殊只。玄化紛緼。塞八區只。仰觀俯察。理則孚只。歸來故居。恒著書只。直自闢洛。窺泗沂只。下視利祿。乃其粗只。少微星隕。人嘆吁只。著辭較德。勒碣碕只。白石可泐。其名弗渝只。

校記

①非歲：當作「卯歲」。

②力官：當作「力言」。



元儒藏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二十八

蔣玄 陳大倫 盧觀

東陽貞節處士蔣府君墓銘

府君諱玄字子晦別字若晦姓蔣氏初周公庶子伯齡受封于蔣子孫氏其國在漢居杜陵者最著兗州刺史詡尤有名詡四世孫山亭鄉侯澄徙居義興之陽羨澄七世孫樞仕晉為吳郡太守復南徙台之仙居唐末五季之亂樞裔孫勛避地婺之東陽仕吳越錢氏為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遂家焉府君蓋其後也。曾祖諱天虞宋紹定中入粟佐邊授迪功郎祖諱沐元南康路建昌縣主簿父諱吉相少儉負氣嘗事仁宗于東宮擢典用監知事出為襄陽路救城縣尉以卒。府君生于燕都兒時疑疑新穠不妄狎笑八齡就師讀書終日據案端坐未嘗旁顧其師奇之使察諸生怠肆者諸生畏憚斂戢莫敢譁年十六侍教城之官杜門絕賓客不交晝夜攻學母夫人閱其勞節膏油不多與侯

母寢以衣衾蔽牖而誦夜參半乃已。救城後官剛嚴府君因事進諫多所匡補出過其吏民恂恂退抑人不知其為尉子也。既冠而歸時許文懿公謙以道德為學者師府君從而受其說識悟過人辨析精確內涵外飭日超月異先輩皆自謂不及。然府君務見躬行以禮齊其家奉先祠謁拜祀奠取朱子所脩儀文行之。歲時率族人祭始遷祖墓祭畢序長幼列坐告之親睦之道屬之近者朔望必會貧者歲周以兩月之粟脩建昌所創義塾延師教其子姓至於鄉人每歲冬至殺牲置酒會長老俊人行鄉飲禮府君為之講說嘉謨偉行使聽之曰為父兄子弟當如是鄉民莫不化服細民寡者貸以粟不取其贏待以炊者常數十家東陽多宋貴臣族民藝其田者既入粟半復畝徵其絲民頗苦之府君倡其鄉人曰君子以養野人奈何厲之遂罷不徵人用是德府君稱其善不虛口遇事無大小皆立決不形於謀議所為輒出人意表初延祐中惡少結邏卒誣平民為偽鈔



破其家。意府君儒生可侮。以語撼之。冀得賂乃止。府君怒。走白大府。逮惡少。責于法。害遂絕。由是宿豪文吏搖手相戒。不敢過其門。府君益刻苦為條法。使後嗣可守。室虛械器皆預為數。世計各極其精善。人服其才而惜其不獲施于世也。府君饒於貲產。脫去華靡習。聚書萬卷。致力其中。著四書箋。感大學章句。纂要四書述義。通若干卷。治平首策二卷。學則二十卷。韻原六十卷。府君

懲士習。日趨流俗。獨製古冠衣服之。揖讓步趨。必以禮法。人望之。神情夷朗。如逸民高士。及即之。則雍然和。與之語。出仁入義。愈久而愈無窮。年四十有七。以至正四年六月辛酉。終于家。學者私謚貞節先生。十二月壬申。葬縣南乘驄鄉御史里馬塢之原。娶葛氏。宋參知政事端獻公洪之玄孫。子男四人。大同興宗。嘉亨。允升。女四人。適葛實。李觀。及東陽儒學教諭李思文。其一蚤卒。孫男十人。昭。暉。旭。晔。昇。昱。昂。景。杲。孫女二人。適許益亨。鄭裕。曾孫男五人。鈞。鑒。鎰。鎮。某。女三人。允升嘗從黃文

獻公潛遊。有文。用薦者。授慶元路儒學正。早死。而二次子亦繼卒。獨大同存。善承其家學。以故國子祭酒許元狀來請銘。余未壯時。嘗拜府君于家。炙其言語儀貌。儼然成德人也。蓋今四十年。而余亦老矣。銘烏敢辭。銘曰。栢之九九。或朽于山堂之巖巖。或病于顛。天產其良。不需其完。人愠以恣。我恬以安。探聖之源。揚道之瀾。不諧一時。千載之傳。

宋濂撰 四庫本《文憲集》卷二〇

### 故諸暨陳府君墓碣

惟陳氏遠有世序。其先居襄陽之宜城。有諱璿者。生磐。磐生斌。斌生旬。旬生宋。國子助教旦。始自宜城徙杭之萬松嶺。旦生慤。字公寔。有文學。一時名人如范元卿。陸務觀。辛棄疾。咸與之游。論者謂其氣節度量。有郭元振之風。官至承事郎。知餘姚縣。復自杭徙諸暨。陶朱里。慤生樵。樵生載。又自陶朱里徙開元橫山之西。載生國子監主簿瑞。瑞生學。學生清。清生德興。字克明。從子洙。嗜學。

如不及克明資之使受經名師食或告絕躬事枵臼市米以遺之卒成鉅儒克明娶曹氏生府君諱大倫字彥理自幼岐嶷學易於洙既而更春秋年甫踰冠數繹義例揮毫輒雲煙滿紙自度功名易如拾芥屢試藝場屋不能中繩尺恚曰吾文視舉進士者何遠今不與之並驅造物困予矣將何言於是棄絕益攻古文辭浦陽淵穎先生吳公萊以興學雄文知名當代府君從之講學下及秦漢以來諸文章大家章有其法句有其旨青燈夜懸或至達旦不寐府君之學大進遠近歆豔之交聘為家塾師留富春山中者最久富春右族多負氣喜鬪府君周旋其間每以訟終凶為戒言辭悃悃無華聞者皆心醉俗為丕變馮士頤將合族為義食不問產倪一聽府君言府君量其可行者樹規約如干則防範甚密其家賴之狂士吳子中文而好訐敏怨於鄉羅山人集亡賴男子縛致幽室將撲殺之府君徑趨山人家揚言曰爾曹欲殺吳子中邪子中無大罪豈可以嫌隙之細

遽害之具耳目者恐不為也吾當白之於官山人聞之懼解縛與其俱來伏地謝罪府君諭遣之子中因得不死元季兵亂江浙行中書徵兵儲於饒饒之判官方沂實部其凡及押運吏入江為敵人所襲上官將致辟於沂逮捕甚急沂潛往見府君泣訴其故抽刀欲自刎府君奪其刀藏沂山澤間且解之曰兵儲之失罪在押運吏判官何與焉尋獲免沂見府君跪而語曰生死肉骨之恩隕身不足以為報府君張目大言曰方判官乃以市道交我乎沂不敢復言府君知時事不可為遂絕意仕進時江南行御史臺移治會稽中丞吳鐸監察御史督烈國王僊競欲挽府君於州縣文學掾府君力以疾辭且策西師旦夕必大至決不暇安居乃適鄰縣之東陽已而果然諸暨下高郵藥鳳來為州與李叅軍希白謀迎還府君以事師之禮事之州兵為變鳳與希白皆被害府君又避入流子里流子里在州東長谷中府君當兩山夾澗作晚香亭三楹閒日與賓客暢飲為樂酒酣



儒藏

元儒碑傳集 卷一二八

府君捉筆咏詩、脫帽高歌、擊几案為節、座人每為絕倒。或氣候和適、戴華陽巾、服寬博布衣、支筇行古石細路。間遇泉石佳處、游目思視、意若與之相忘。人間其故、府君嘆曰、吾生平無他嗜、唯攻文成癖、孳孳矻矻、垂四十年、昔之人如此者何限、今皆安在哉、每搔首自傷、但得適意時、竟與萬物齊冥、當不計有明日也。識者服其曠達。後三年、以疾卒於家、實吳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享年七十。十二月十八日、葬於其鄉呂塘之原。府君娶樂氏、生二女、適傅某、胡驥。繼配張氏、生一子、睦、善古文辭、能紹家學者。孫男五、可牧、可堯、可漁、可農、可仕。府君長身美髯、性坦夷、吐言露肝膽。雖髮已斑白、手不釋卷、天、地、理、老、釋、氏之書、莫不攬其英華、尤善寫竹樹、蕭蕭有蒼勁之意、寫已競取為清玩。所著書有春秋手鏡、尚雅集、各若干卷。尚雅蓋府君之自號也。府君歿、其友張辰旼狀其行、復慟然謂人曰、府君之才之美、設用於時、當無適不宜、奈何斂財操勢者、錄忝不合度、輒斥而不取、遂

俾甘心丘壑、老死而不悔、甚可為當世有司弔。若府君者、無榮無辱、全其所有、而歸於造化、奚翅足矣。尚復何說哉。睦持狀來徵銘、漁雖素知府君、未必有加於辰旼之言也。謹備識之、而為之銘。銘曰、天之夢夢、孰得而論。賦才孔多、乃卒堙淪。侃侃夫君、縵緹之門。風指孤騫、所疑者神。五彩成章、隨氣吐吞。其光燭然、可燭翳昏。鬱而弗施、結為亂。彼狂者生、取尤於人。將扼殺之、不翅孤豚。奮機一呼、亮徒褫魂。有友阼尼、逮者星奔。將蹈白刃、誰欲命存。匿之山樊、慰言復諄。平脫其生、矢不以恩。少見事為、已復有聞。假使大用、何物不春。惜丁亂離、戎馬紛紛。鸛書雖上、荷衣莫焚。哭咏煙霞、傲睨乾坤。時命所拘、有志弗伸。七尺之墳、呂塘之原。昭懿廓潛、太史有文。

宋濂撰 四庫本文憲集卷三三

故夷孝先生盧君行狀

本貫平江路吳縣鳳凰鄉。曾祖諱仁仲，宋故不仕。妣杜氏。祖諱鑑，宋鄉舉待補進士。妣沈氏。考諱有常，故不仕。妣呂氏。先生諱觀，字彥達。其先龍興武寧人，有稱中房支者，即其族也。五世祖始來平江，占籍為吳縣人。考有常，隱德弗耀，以壽終。先生少端重，及長，刻意讀書，致疾困劇，既差猶篤志不倦。師事鄉先生湯公彌昌、錢公重鼎，傳經受業，悉究原委。隱居教授，里中俊秀多所造就。事親盡禮，酒食衣衾必以忠養。既老，亦不少衰。每過時節，為享雖物不得時具，而滌濯陳設，身必親之，歡飲哀慕，恒終日焉。平居待人貴賤一致，或妄以非禮加之，先生終不較，其人慙謝，待之如初。遇人喪，盡惠難，雖力不能贍，亦為之盡心如已事。燕人石生死於逆旅，先生憫其無歸，為之棺斂，其篤於為義，蓋多類此。歲大疫，妹之夫劉氏死者，逮半。先生日視飲食醫藥，具棺槨，晝夜不去。先生亦病瀕死，家人相繼貼於危殆，久而後已。於是

體力衰耗，病日益侵，生事日益落。先生亦怡然不形於色。身飭子孫讀書，習為禮容，不少懈。晚玩編摩，諷誦終日。凡經史禮樂百氏之書，下至卜筮醫方小說，多細書成帙，蓋樂而不厭。初不以貧病而輟廢也。至正二十一年母卒，先生病不能執喪，悲號泣涕，日夕不輟。至是竟卒。悲夫！先生生于大德二年二月癸卯，卒于二十二年十月庚辰，享年六十有五。所著書有易集圖、詩集說、草翠軒文藁、樂府聲調集，總若干卷。娶同郡王氏，子男二人：伯熊、仲熙。女一人，曰照，嫁傅軒。孫男二人：彭祖、充穎。孫女一人，曰織，將以卒之十有八日，塋于長洲縣武丘鄉先人墓左。其故舊門人相與誅行節惠，私謂之曰夷孝先生。華亭殷奎嘗受教於先生者也，知先生為詳，輒敢叙其行事，以俟當代作銘者采擇焉。謹狀。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二十九

鄭玉 程養全

師山先生鄭公行狀

先生諱玉字子美世居徽州之歙縣棠嶺鄉貞白里。十  
二世祖諱球以貴雄其鄉號雙橋鄭氏曾大父文政大  
父安至元初聞大兵討李世達將屠城即杖策詣軍門  
言動主帥全活郡民遂授徵事郎歙縣尹沒而民思其  
德言於有司請立祠省府嘉歛民之志下其事如請俾  
列之典祀號鄭令君廟。父千齡累官承事郎休寧縣尹  
以操行著稱學者集士友私謚曰貞白先生有司表所  
居為貞白里。大德二年戊戌貞白公調官太平縣之弦  
歌鎮。七月一日母夫人汪氏生先生於弦歌大光照室  
隣里驚駭貞白公心異之嘗指語汪夫人曰吾為吏治  
獄不任苛刻人蒙吾力脫罪畧者不罰天或報施是兒  
其大吾門乎。先生自髫髻不與凡子伍稍長穎敏不治  
細務唯嗜讀書禁無以家政關我才十歲聞人誦朱子

之言則喜其契於吾心也聞人論朱子之道則喜其切  
於吾身也於是日誦四書玩味朱子之說而紬繹之沉  
潛反覆久而融會貫通得其旨趣數從鄉先生學意不  
適輒易師既而載書入黃山祥符寺又遷紫陽南山觀  
處已以澹薄自持立心以誠敬為本攻苦殖學靡替寒  
暑嘗因同郡進士王君儀過之欲烹雞供具僮隸逐雞  
飛鳴踴躍遂不忍烹王君拊其背曰子美長養此心因  
是於惻隱之發體認涵養造詣益深矣再應進士舉不  
利即棄舉子業求聖人之道於六經研精覃思優游涵  
泳漸必至古人之域至順初侍貞白公游京師閱老諸  
公覽其所為古文將交章薦之先生竟奉親南歸不屑  
也貞白公卒于杭先生扶櫬數百里歸殯於家哀毀踰  
禮及葬門人士友相執紼者數百人見先生祖載遺奠  
蹣跚相侑一循古典大敬悅之除喪或勸先生筮仕咲  
而不答築室里之師山將著述以見意學者從先生問  
學紳佩寢盛門人鮑元康等因其地勅師山書院設堂



儒藏

門廡庖福咸具。講肆有齋。登眺有亭。先生日與諸生論說春秋而通其大用。間被短褱。將釣岑山之陽。鄉之人目岑山曰鄭公釣磯。元統初。有司以先生德行文學純備。才識達於治體。滋欲試之以政。上薦章于浙省。若江南行御史臺。先生謝絕不就。至正十二年春。先生聞靳黃紅巾兵陷江州。郡守李公輔死之。西鄉慟哭。三月。聞饒州繼陷。語門人曰。主上未有失德。茲不過烏合之眾。然承平日久。將驕卒惰。莫克禦之耳。四月。靳兵繇婺源破徽城。據之。先生避地南石耳山。五月。靳黃主帥搜求先生。先生欲死之。門人鮑元康語從子深曰。家可再有。今先生世不可得。深與先生弟建冒刃入城內。賄以免。九月。大軍克復時州。里豪俠多禽脅從者以獻。為名爵計。先生嘆曰。殺人以干祿。仁者不為也。是冬。靳黃兵再陷郡。先生竄靈山山中。其徒百計訪先生。將至先生所。先生亟避之。攀磴墮地。折臂氣絕。復甦。明年。浙省平章薩木丹巴勒公率大軍來討。郡邑悉平。平章素知先生名德。

欲舉而用之。先生以手病辭。十四年。遠近寧謐。門人以師山精舍歸然。默存。迎先生講學其中。刪定所註春秋。或往來岑山。手不釋卷。六月。天子以大臣薦。遣使者謝嘉卿齋內府酒帛。以翰林待制奉議大夫召先生于家。使者浮海而達。九月。至郡。監郡阿敦哈雅公率僚屬至山中。先生卧病不起。監郡強起之。乃拜受酒帛。固辭宣命。請以布衣入覲。是冬。偕使者至浙省。而番陽餘孽復陷郡城。丞相塔失鐵木兒公見先生。驩甚。劇論時事。便宜。至暮弗勅。明日。將燕先生。先生語丞相曰。敝邑為江。浙屏翰。生民貽醢。丞相不亟拯救。而寵然燕禮。默何心歟。言既泣數行下。丞相為之改容。即調建德路元帥劉公某會合徽泰翼官軍征討。先生復請給饌饋。十六年三月。進兵克之。輓漕無乏。監運婺源判官曹子學謂軍士曰。此鄭待制之淚所致也。若屬知之不平。四月。先生行至海上。疾作。草謝表授使者而歸。六月。舟過建德之淳安邑之梓桐源。士族徐氏王氏迎先生登覽河山之



勝徐氏將建書堂留先生講道其中。是秋門人鮑深自  
潮來會遂與俱歸隱于郡南孤山之麓。時潮東元帥巴  
爾斯布哈公監郡呼都克岱爾太守鄭公傳翼歛縣尹  
潘君從善旬朔省起居。谷問安民禦寇方略。孤山之傍  
富登渡鉅石屹立溪澗。先生時釣將其所。淮南省平  
章余公闕大書鄭公釣臺。先生自為文記之。里人吳虎  
臣刻諸石。十七年還師山。纂註周易。是時先生竹冠野  
服。一僮抱琴。一僮持綸。相羊山水間。忽憶黃山舊遊。偕  
諸生尋訪故館。浴于丹砂泉。磨崖紀歲月而還。秋七月  
天兵遽至。郡城失守。先生率昆弟子姪復往梓桐源。仍  
館徐氏。十八年淳安建德相繼亦破。先生間道歸隱休  
寧山中。七月朔旦初度。晨起熏沐東向再拜。不自勝。語  
弟璉曰。夜來達旦不寐。何也。明日聞郡中大小人言於  
主帥。欲羅致之。先生曰。吾知死期至矣。二雉飛入吾室。  
此其兆也。弟璉懼傷先生。奮身往。主帥拘之。不得還。令  
以書招先生亟出。先生曰。吾荷國厚恩。偷生苟容。何面

目立於天地間耶。欲亟死而吏卒猝至。急如星火。逼迫  
至郡。主帥引見。命左右拽之跪拜。先生不為禮。問爾何  
不出。先生曰。昔元朝授以隆賜。命之顯秩。尚辭不出。今  
何出耶。又問爾隱山中。曷不為用。先生曰。我前日不仕。  
今復仕耶。抗辭愈厲。主帥命左右拽之出。羈留郡城。先  
生閉戶高卧。不食七日。猶賦詩為文。從容若平時。手為  
書喻諸生曰。人言食人之食則死其事。未食其食奚死。  
然揆之吾心。未獲所安。先哲論殷三仁。胥獲本心。士臨  
事惡可不盡其本心哉。吾初欲怗慨殺身以敦風化。既  
不獲遂志。今將從容就死。以全節義耳。復為書戒弟璉。  
屈志以存宗祀。戒子逢辰與從子拱辰。義居以續孝友  
之風。夫人聞之。使語之曰。君苟死。吾其相從地下矣。八  
月一日沐浴更衣。北鄉再拜。入寓館自經而死。聞者見  
者。賢與不肖。咸喟喟嘆息曰。男子哉。男子哉。弟璉奉柩  
歸殯于家。明年己亥十有二月庚午。葬休寧縣廟嶺上。  
尊治命也。先生娶程氏。有賢行。克相厥德。子男二人。長

祖澤早卒。次逢辰女二人。黃庭堅、吳宗其婿也。惟先生質穎清古。襟度坦夷。卓行特立。應機能斷。天性孝友。自貞白公既歿。終身一聞其諱。或其遺事。輒泣下霑襟。每過貞白里門。泣然流涕。莫能仰視。母夫人汪氏病癰。若石榴然。以沒。終身不食榴實。弟璉蚤失怙恃。先生盡意訓育。底于成人。從兄國英實祖母洪氏之兄子子也。眎如同氣。既卒。撫其遺孤。尤極勤篤。每過先塋。必下車伏謁。自十世祖而下。悉立石大書深刻。以表其墓。復為族譜圖。列始祖以下十五世羣從子姪名字。刻諸徵事公墓碑之陰。敦孝友也。為人質直耿介。重然諾。於人少許可。一介不妄取與。故遠近學士大夫。以孝廉目之。每與名公大夫論及為政。必以樹網常厚風俗為急先務。其為學大槩本朱子。嘗謂學者曰。斯道之懿。不在言語文字之間。而具於性分之内。不在高虛廣遠之際。而行乎日用常行之中。以此窮理。以此淑身。以此治民。以此覺後。庶乎無愧於古之人矣。晚年以師道自任。誘掖後進。

無厭怠意。門人有過。面折之不少貸。有善則獎借而汲引之。成材者居多。其於經則曰。易於諸經為首出。而獨為完書。天地萬物之理。古今萬事之變。易無不具。而吾身心四體出處進退。易無不在。是故不可一日而不講者。於是取文王周公之辭。以為經。列夫子十翼之辭。以為傳。其或十翼辭義簡奧。則附以註說。命曰周易大傳附註。既又折衷程朱二夫子之說。合為一書。命曰程朱易契。謂春秋損益四代之制。為百王不刊之典。所以著聖人之大用。體天地之道。而無遺具。帝王之法。而有徵其功。足以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明之者。帝王之治。可復有易詩書而無春秋。殆皆空言而已。惜夫傳之者。不知經之大用。言人人殊。紛如聚訟。程傳得經本旨。恨無全書。朱子間有論著。未及作傳。於是稽諸經以證傳之謬。因朱子通鑑綱目凡例。以經為綱。以傳為目。凡諸說之合於理者。則取之。其或經有脫誤。無從質證。則寧闕之。以俟知者。命曰春秋傳闕疑。於禮經則屢欲

與友人汪某參互考訂。因朱子師友儀禮通解釐析經傳。因衛氏集義刪定註說。以成一家之言。值干戈騷屑。而志弗克遂。其為文以正大剛直之氣發為雄渾警拔之辭。感慨頓挫。簡潔純粹。然紀事樸實。不為雕鏤鍛鍊。跌宕恠神之作。出入馬遷班固。而根之以六經之至理。大抵主於明正道。扶世教。語子以孝。語臣以忠。初入京師。或傳數篇于奎章閣下。侍書學士虞公集授經郎揭公侯斯。藝文少監歐陽公玄鶯以相晤曰。是蓋工於古文。嚴而有法。晚與平章余公闕。吏部侍郎危公素。南臺監察御史程君文最相知。而公之文名大振於朝野間矣。先生雅好登臨。酷嗜山川泉石佳致。搜奇選勝。極峻窮幽。南游淞左右。北上燕薊。跨齊魯之墟。瞻岱宗。躋嶧碣石。居庸之秀。如石門金華西山南山佳處。嘗一再往焉。登天目山。宿獅子寺。盤桓玉立亭上。睹雲海之奇觀。郡南覆船山。邃深險異。為吾郡之甲。先生甚愛之。每夏攜書避暑山中。門人洪斌為構招隱草堂于眠雲石下。

嘗借程君文。湖南僉憲鄭君潛。前進士胡君南華同游。賦詩以詠歌之。尤且察山水之情性而默識其理。雖未讀郭氏集書。而議論玄妙。與臨川吳先生所著如合符契。嘗喜休寧廟嶺溪山環拱扶輿。清淑之氣凝粹。於是屬弟璉曰。吾沒則葬於是焉。因講道師山。學者尊之曰師山先生。縉紳稱謂率以字行。所著詩文若干卷。自題曰餘力藁。藏于家。嘗論先生平生梗槩。大抵學有本原。而忠義大節處之有素。觀其撰漢高帝素羹論。章孝女雙廟碑。及獻書乞立故宋文丞相祠。以旌節義。則先生涵養志趣。已傲然於胸中矣。故能辭翰林之聘。而不受拘囚之辱。勁氣耿耿。充塞兩間。易於困之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身可危而志不可奪也。繫先生之謂矣。克寬登歲與先生相知。惟深。比年往來師山。劇談要道。不翅異姓兄弟。世故搶攘。遽成契闊。謹以所聞於先生門人弟子者。撫其大槩如此。庶備朝廷太史氏之採擇云。戊戌歲八月望日。祁門汪克寬謹狀。

汪克寬撰 《師山遺文》附錄



儒藏

元鉛山州判程先生金行實 吳維新

先生諱養全字子正其先新安人自唐司徒公平渠冠  
擇鄉里生子勛以金紫光祿大夫行饒州司馬無知銀  
山鎮銀山即今德興縣也因家鳳凰村勛子彥光銀青  
光祿大夫檢校禮部尚書無御史大夫上柱國彥光子  
克璋八南唐遷里之要城再遷南溪克璋子繼侃三世  
縣領鎮事歷五世至庸始卜龍門之下而居焉庸生敷  
敷生輝宋承節郎江東帥幹生子潛潛生克己從仕郎  
真州六合尉嘉熙中北人犯境與沒王事贈朝奉郎即  
先生高祖也克己二子長達可承直郎兩浙運幹痛父  
沒擬帝王統論歷叙宋季之失又編刻河南家譜次附  
鳳興父同沒贈淮西節幹是為先生曾祖達可憫其弟  
附鳳無傳以子天球為之後是為先生之祖天球早世  
而其弟天則次子贊翁繼之是為先生之父母婺源吳  
氏先生自幼知折節讀書中至正辛巳舉登壬午丙科

賜同進士及第授將仕郎寧國錄事先生剛正廉明一  
日抗言忤僉憲命為鵞鳥賦授筆立成僉憲怒釋握手  
如平生惟屢委獄多所平反秋滿需次于家時中書  
叅政韓公鎬出守饒授晏元獻禮范文正主南京學故  
事羅致郡庠典教日與郡教范堯臣同年董宗文陸元  
慶李晉齋郡士楊本六人講論郡庠舊有范文正手植  
松日遊其下好事者繪為圖號曰松庭六客韓公嘉其  
樂育有成以白粥扁其齋叙其事為詩以贈先生因號  
白粥道人既而轉從仕郎龍游丞政聲益著以博學豪  
右忤郡官委以遠役曠其職僉憲余公廷心按部責郡  
官直其事焉庚寅考試洲闈壬辰紅巾倡亂協輔中書  
左丞羅羅及叅政蘇公伯修克復有功授鉛山州判出  
鎮洶口胡坊號令明賞罰信立營柵以防禦設團甲以  
保障人樂為用寇兵蟻附而登先生出義兵力戰俘獲  
凡萬計民賴以安為勒碑張富之右以紀其實居歲餘  
寇復益兵犯境先生親帥眾禦之而為總兵者所拘轄

志不克行、遂罹鋒鏑。臨沒、力疾大書曰：國事不敢言、家事不必言。又曰：腳踏實地、心契蒼穹、死而有知、當廟食乎汭川之東。時至正甲午五月五日也。得年五十有六。夫人王氏、故宗黃岡知縣堅之孫女。是冬、婦榷自鉛山。乙未、葬里之葉家山。以夫人附焉。子男二人、長海宗、工舉業。卒年十七。次岱宗。女一人、適樂平徐氏。孫男三人、長祖德、繼海宗。次祖祐、幼祖澤。曾孫男四人、女一人。噫、先生早有志當世、雖迫由科第、而未嘗以功名富貴為心。故其事上不諂、臨下以公。沮政專持風裁。其於太平、淡古雅而不務險怪。於詩雄渾豪縱而不尚穠冶。有白粥藁藏于家。初、先生自知國祚難復、預為文自祭曰：幼學壯行、剛直自任、非腐儒也。寧國龍游、粗著廉幹、非汙吏也。出身科第、官至七品、非賤夫也。年逾五十、為國而死、非正命猶正命也。嗚呼、先生剛大之氣、見乎志、體用之學、措乎事。遇文治則廉幹有能、足以長民。遇武事則忠義勇決、足以禦寇。土人思其功業、廟食于汭水之上。

水旱疾疫無不禱焉。是雖元祚既終、天命有歸、而先生之勤勞王事、暴白其心、可為後之事君報國者勸矣。維新泰內弟、獲從先生遊、故知先生為詳、懼其久而泯也。因狀其本末于右、使得乞銘于當代立言之君子、以慰先生之靈于地下云。皆洪武二十四年辛未冬十二月望日、學正維新書于監學崇志堂。

《新安文獻志》卷六六



儒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三十

林泉生 楊相孫

故翰林直學士奉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林

公行狀

曾祖炎發。

祖君澤贈承事郎温州路平陽州判官。

父士寔承事郎興化路錄事判官贈中順大夫

浙東道宣慰副使上騎都尉西河郡開國伯。

公諱泉生字清源先生居莆田莆馬洋徙永福章山族

既聚因氏其地曰林嶼至元間公先府君中順公為按

察書佐入居郡城後為泉州山魁巡檢時始得生公與

弟同生公幼穎悟過人書一經目輒誦始為文即奇崛

駭衆初治易後乃更治春秋獨得微旨年二十五與弟

同生偕領鄉薦方試歸道遇友病輒所乘肩輿載之友

得抵家而斃天歷庚午登進士上第賜袍笏授承事郎

同知福清州事有盜號淨海王居海上十八年劫掠不

勝計建大旗舟中殺人以長竿洞胸魚貫而沈之截人髮以為纜官府坐視不問公曰是不除必將為亂后且有大患然自是有訴者悉遣去之盜意其慚怯居半載一日盜悉登陸饗神飲大醉卧祠下偵報至公遣壯士及衙兵乘夜馳往襲盡得之盜曰我始為盜時夢至陰府有神官治我貌正類別駕今誠當死無恨凡誅三百餘人陸盜聚徒衆以二十八宿號別其黨有稱太保者公次第除之境內大安舊時里胥受役官召市人保任保者多非良民與吏為姦公斥不用曰任之孰有適別駕者吏弄文案牘有所出入公詰之曰爾以我為不曉耶吾讀書尚考千古得失而予奪之矣將以目前之事隱情于我哉皆頓首服明年海南獠反率府俾公運糧萬石以餉軍前後運者多折沒不至人為危之公命舟人多與直而約束甚嚴舟即發不得駐時南軍乏食餉至大喜省憲交薦留之不可往還二百餘日賦咏紀述有詩文一卷曰觀瀾集除泉州府經歷民負酒榷不能



元儒

輸械囚竟二三歲有死者。公至即命出之。太守不可。公曰：是終無可償，囚之徒無益。某請任其責，無煩太守也。舶商每歲釀名十石，一日悉召至，謂曰：君曹素釀不權，今貧民負權不能酬，若一為償之，不為當受權。于是舶商即代償前負，權者填門拜泣。中順公沒，公負喪去官。服除，選授承務郎、温州路永嘉縣尹。永嘉號劇邑，公理之若無事。豪猾孟某賭<sub>闕</sub>上下肆毒隣里，煽民訟，因為居間，持吏長短，不敢問，必從其所向。公曰：奸民亂政，不去終不能治。正其罪，竄逐之。邑鹽賦配民最重，往往破產。公求變通之術，取會集衝要地，置局四處，省其半官自鬻之。有隱田二百餘畝，不輸稅，監守影射為職田者，公覈得之，勒石為記，俾里胥遮耕以輸鹽賦之不足。興水利，築新河埭壩，時啟閉以備旱潦。調漳府推官，獄市大治，畚峒不敢為亂。汀寇起，率府以公前督餉有成勞，復命餽運給汀兵，賊遣其衆由間道且出遮之。公謂知曰：是不過多役數人耳。乃使人輕齎夜行，遲明已過阨

所。陞奉訓大夫，知福清州事。民喜曰：林別駕來牧我矣。公行不將家，以姻戚多在福清，戒勿出入，絕書問以防請託。視事三日，謁城隍祠，祝曰：惟神聰明正直，陰隲此邦。衆生不材，叨茲守土，願持公恕之心，以拊凋瘵之民。耳目不逮，神其相之。敢有貪黷害政，神其殛之。洋洋在上，有愆必通，一語不敢自欺。三年當如今日。又書省已愛民于齊，壁以自警。于是持守益堅。海嘗省太夫人，謂海曰：兒作知州，乃食菜飯，餉午嗽荔枝五十顆。言訖泣下。歲屢大旱，公禱輒應，衆以為誠感。無賴自公再至，徙居莆田福清界上，然時出剽劫不已。畧婦女與徒黨雜居。公以事至境，獲其首，其黨伺歸途害公，斫及馬足，公躍馬去，使人竟擒之。又俗喜殺孤幼，誣人取財，公立連逮法，誣者罪及親屬鄰保，由是民不敢犯。有媼與兄訴其僧子為人所斃，投之江中，公拒不受。媼訴大府，取符下，又不受。僚屬請曰：殺人重事，奈何。公曰：以吾觀其情，必自匿之，欲誣仇家。俟受牒即殺之，是我殺一人，又禍

一家也。竟不受數月僧果出衆服其識。立社倉勸富民輸粟一歲以稱貸。吏不得預。里胥掌其出入。後歲凶。貧者得濟。役法久為民病。民多竄籍鹽戶。以冀免追。公政寬通戶。乃復為民新齋宇。定左學右廟之制。江口橋抵苧界。圯積年不能治。公使浮屠衆營之。又營駟馬橋。既代去。民立石道旁。以頌生佛。紅巾寇連江。與長樂福清接境。率府命公鎮過。公立保伍。置屯柵。嚴守禦之方。鹽丁謀作亂。公夜取為首者七人縛之。衆不敢動。長樂民私受賊官爵。約其至為內應。公遣人匿舟中。謀往來者。得其實。誅三十餘人。賊駭曰。林侯儒者。乃能軍若此。不可犯也。竟不敢由水道。而自北嶺攻城。除翰林待制。奉直大夫公。以太夫人年逾九十。重遠去。會福建復置行省。改理問官。平章阿爾烏遜厚相敬。事多所咨訪。紅巾復振。公以城內無備。慮賊易進。請團結民兵。俾自捍鄉里。緩急保妻子不散。否則無以為守。誅鋤盜賊。謹察其變。賊勢遂衰。惟鹽徒聚者上衆盛。稱十二丈。公謀擊逐

而廉訪使郭興祖佑之。以誣語中傷公。公退居于家。未幾果亂。攻破閩侯官。懷安。閩清。永福。長樂諸縣。及福清州。尋有命陞郎中。汀寇負固久不下。公往招拊。得其大醜。夏流元以歸。除漳郡太守。未行。召入為翰林直學士。奉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時公已得末疾。卧章山中。至正二十一年冬十月丙申。以疾終。年六十有三。公配李氏。封西河郡君。長子子環。篤學純懿。皆先公卒。次子子玖。子瑚。子瑤。孫曰榮。孫榮孫。女二人。適史穆。吳觀。豫公以志畧自負。事有人所難為者。公毅然任之。然氣傑岸。不能下人。以此多得謗議。其居官。事有益國利民者。行之力。無所顧忌。以此多與僚案不協。好談論。每接親友及誨諸生。嘗坐至夜分。起行庭中。以水沃面。其精健如此。後稍自晦抑。號謙牧齋。晚益抑節。更號覺是軒。公教育孤姪。與子無異。三校文鄉省。盧琦。彭庭堅。曹道振。皆所取士。晚歲被疾。尚講學不倦。著春秋論斷。從子子琦。克世其學。海先君子與公之先府君友契。公復與海

為忘年交故知公為人特詳。其居官蒞政不能盡知之。十而記其一二耳。姑述梗概。以俟具公之政跡者詳記備錄。告于有司。勿使有善勿彰焉。友人吳海述。

《開通齋集》卷五

元故翰林直學士林公墓誌銘

公諱泉生。字清原。其先濟南人。永嘉之亂。有曰披者。避地來居于莆。是時莆屬清原。至唐有曰攢者。為福唐尉。曰蘊者。西川節度推官。孝烈載唐史。同時一門宗族九人。皆尉刺史。世號九侯林家。由莆分居福清者益顯。居永福林嶼者不顯。迨公乃顯。公之考諱士震。興化錄事判官。以公贈中順大夫。浙東道宣慰副使。上騎都尉。西河郡開國伯。祖君澤。以考贈温州路平陽州判官。曾祖炎發。國初收附。前宋遺民有不安者。罪當死。錄判公在中涓。得民籍焚之。脫數百人。人祠以祀。後生公。公自幼精敏嗜學。強記絕倫。年三十二。登進士第。授同知福清州事。有巨盜橫海上十八年。為州者懼生事。不敢詰。公以

計悉擒殄之。聲譽日起。為泉州經歷。吏悍如嚴府主。吏部大選天下守令。以為温州永嘉縣尹。監郡占無名田。在永嘉界中公奪以畀民。為漳府推官。峒獠相戒。戢勿動。公既素信于人。及知福清。行不將家。始蒞事。謁城隍祠。為章與神誓。三年政加于舊。去之日。民立石頌之。紅巾起。帥府俾公檄守南境。賊不得逞。遂舍去。由北道攻城。除翰林待制。改福建省理問官。紅巾復據。公請團民自守鄉里。勢剪兇惡。賊勢遂衰。廉使郭興祖。訖鹽徒自衛。慮公討乃先謀害公。公退而其徒作亂。殘一州六縣。朝廷復起公郎中。拊寇盜不下者下之。遷漳州路總管。復召入為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公已得末疾。卧家。至正二十一年冬十月丙申。以疾終。年六十有三。有司列公治行于朝。謚文敏。越十有九年。其孤子珣等始克葬公于永福山之原來。請銘曰。先公歿時。子珣兄弟圖葬事。將走京師。乞銘于中書潞國張公。今既不及。敢于吾子焉。請。海辭曰。我無位與名。且既述公行矣。又



銘焉不漬乎。則又請曰：先公朋友存者無幾何人，惟子吾先公所重，且子言不誣，宜信于後。苟使他人銘，懼非先公志也。海不敢辭。公狀貌魁傑，重而有威，惠功名，凡居官所在，擊奸屏盜，省法用，輕徭緩征，補弊舉廢，求民所宜，為文設施，馳騁離合，變化拓而廓之，採而順之，涵而蓄之，閎深雅重，優游與行，而歸于理致。方強壯時，故人朋友居要地，不少咸以公不能毀方為圓，故不能薦引。迨朝廷歸論，而公老矣，故文詞名海內，而治蹟不過其所歷。公邃于春秋，為四方學者所宗，其著述有春秋論斷，從子子琦克傳其業而卒。雜著詩文凡若干卷。公配李氏，封西河郡君。長子子環，孝愛祥順，皆先公卒。次子致，子瑚，子瑒。孫纔一人，曰鉉。孫女三人，適名族。其葬以西河君祔。銘曰：

有休其聲，有耀其光。公之自著，偉已徒識其藏。陵谷有變，人無害傷。

吳海撰 《聞過齋集》卷五

艮翁楊先生墓誌銘

歲戊申閏七月八日，儒學教授艮翁楊先生卒於清漳官所。其孤奉訓大夫廣州治中董度奉柩歸葬溫陵。既有日，來泣拜言曰：先君與屯田經歷公文久好，為某復辱與子游，實世契也。敢以先銘請。辭不獲命，則誌之曰：先生本董姓，諱相孫，字敬在上。世餘杭人。曾大父世興，宋朝諫郎，同安監稅。大父君選，元從事郎，潮陽縣尹。幼孤，從母鞠於楊，既而以楊入官，遂不果復董姓。父伯淵，泉州蒙古字學正。母吳氏，楊氏。先為華陰人，徙泉而益顯。一門登第十有六人，有諱沒者，官至戶部侍郎。四世曰宣教府君諱進德，實鞠潮陽者，其世次之可知者若此。先生始以諸生為泉庠直學，再補石井書院，能公出納斥貪鄙，以嚴正自持。陞仙游教諭，復學田之侵於豪右者凡若干畝。攝縣事，明邑民因爭教女之誣，部使感其言，嘉嘆不已。察甲弟歐嫂墮胎之妄，甲兄受其教，友愛如初。轉教長泰，為子董度行冠禮，升降跪起，肅手恭

遜之容而民知所尚。朔望講義，諄乎身心之學，而士知所趨焉。為莆學正，陳叅政陳文龍死事，請旌于朝。緩尚書劉後村文集，俾傳於世。及考行省便宜，授建寧路教未上。德化縣缺官，韓盧公適在省幕，舉先生攝其乏。時邑在盜，先生躬造其巢，諭降之，卻其裝饋。國子祭酒張公翥仲薦為儒學提舉，而吏部奏授漳州教授。張公為翰林承旨，復申前薦，命未下。先生在漳學三年，郡再被兵，學廟葺為儲香，禮樂之器掠賣于市，至為泣下，屢以老移退，不允，則請于大將移兵於它所，亟補弊苴缺，稍復舊規，而廩入在額外者，亦實其數于籍。其官政之所施者類此。先生自童子時，學名才譽已聞於人，及登釣磯丘先生之門，則盡去凡近，篤志理學，體之於心而誠以立，驗之於身而仁以行。學者宗之，戶屢常滿。每告諸生曰：聖賢之學，高明正大，稍涉於卑污偏駁，則終於小人之歸。為文章平實古雅，務以理勝，不事藻績。嘗以舉子業一試有司，不售即棄去。此先生為學之正也。天性

孝謹質諒，父疾，顧天成年，割股投粥。及卒，哀毀逾禮，負土營墓，廬於塚上三年，然後歸。母喪如父，與人交不以久近異情，窮通易心。初，潮陽公歿，遺命復董姓，先生念其祖之幼孤，成立於楊，恩不可忘，而楊氏無後，願加董姓於楊氏之上，庶俾二祀不絕。移文莆學上郡府，以事干憲部，不行。每於時祭，禮必均焉。此先生行已之懿也。先是嘗得肺疾，久而愈劇，董度問後事曰：吾老逢喪亂，獲保首領而有汝在目下，復何囑乎？言竟而逝。先生生己亥，卒年七十。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夫人顏氏，生子一人，董度也。女二人，長適將仕郎延平路知事林天祿，次適王廷錫，亦仕族。孫男一，謙光；女一，惟先生之學有得於聖賢之要，故行已立身，出於士君子之表，而所歷弗克究其所蘊，惜哉！雖然，生順而無愧，死全而無虧，其不亡者固存矣。銘曰：

學有要德，既邵政有兆，仕弗耀。先克紹，後克肖。人是傲天不吊，遺言囑來者詔。



校記

①孫纔一人曰鉉孫：《行狀》作「孫曰榮孫、繁孫」，

與此異。

②女三人：《行狀》作「女二人」。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三十一

朱升 唐桂芳 李祁 劉燾孫

朱學士<sup>升</sup>傳

朱同

朱升字允升，休寧人。後徙居歙。幼師鄉貢進士陳櫟，剖擊問難，多所發明。櫟深器之。至正癸未，聞資中黃楚望講道涇浦，偕趙汴子常往從游。明年春，歸講學郡城紫陽祠，始作書旁注。是年秋，登鄉進士第。丁內艱，後四年戊子，省授池州路儒學正。庚寅，始之官。學之田歲入富於他學，而官吏蠹食之，弟子員日僅一飯，教養無方，師生解體。升始至，則舉吳文正公澄鼠牛之喻，會出入，整齋厨，去宿弊，晨興講授，以身示法。江南北學者雲集。明年淮甸兵起，又明年壬辰秋，滿南歸，而蕪黃之兵至徽矣。自是連歲勝負相尋，而所居僻在窮山，雖避兵奔竄，往往閉戶著述不輟。越五年丁酉，大兵下徽，被旨召見于潛邸。冬，辭歸。明年，梅花初月樓成，宸翰書字賜焉。嗣

後連歲被徵，受命既就，道不辭。比至見上，有所訪問，後亦不強留也。吳元年丁未，授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次年聖上肇登大寶，改元洪武，車駕幸汴，得告歸省丘墓。冬末再行，尋以年高得請，致政而歸。明年庚戌冬十二月以疾終，年七十二。自幼為學，即以列聖傳心為主，踐履致用為工。上窮道體，幽探元化，謂聖人精義入神之功，或寄於百家衆技之末，是以一事一物，莫不旁搜曲探，沿流溯源。謂濂洛既興，考亭繼作，而道學大明于世。然後學者往往循途守轍，不復致思，其已明者既不求其真知，而未明者遂謂卒不可知。豈前賢所深望於後人者哉！加以詞華浮靡之習，蕩其中，科舉利祿之心，誘於外，是以聖學明而實晦，飄流忘返。慨然思所以救之，於是考六書之源，究制作之始，以得名言之義，味箋注之旨，以暢指趣之歸，而聖賢之心見於方冊者，始可得而見。然後傍參之以傳注之文，究極乎濂洛之說，熟玩乎其所已明，而深究乎其所未明。



儒藏

嘗曰先儒傳注之意，所以求經之明也。而近世舉業往往混誦經注，既不能體味乎傳注，而反斷裂其經文，使之血脉不通，首尾不應。知味樂學，何所自乎？於是始作諸旁注，離而觀之，則逐字為訓，合而誦之，則文義成章，綱提目舉，一覽可知。其有訓而未類，疑而未安者，必窮研極慮，不合乎聖經不止也。嘗曰旁注之作也，知其羸者以為小學訓詁之入門，悟其妙者知為研精造道之要法。平生之所以有得於聖經之蘊者，以此。此學道之大槩也。於易則有以見夫河圖洛書之異也，而原則同。先天後天之殊也，而實則一。序卦之說，則本乎吳澄之卦統以總其綱，表章乎蕭漢中之說以極其趣。他如四卦從中起之故，方圓往來逆順之妙，著七卦八之實迹，用九用六之微機，卦象神奇，卦變之定法，貞悔元吉之大義，三陳九卦之要旨，諸如此類，有得於前聖之心者，旁注不足以盡其蘊，則又列于前圖以表之，而千古不釋之疑於是乎定。於書則蔡沈受命作傳，惜其成於朱

熹既沒之後，門人語錄未萃之前，是以猶有未備者。乃參考諸說以折其衷，成書傳緝，補其缺而正其偽，又直約之曰書傳補正以翼之，而朱蔡之旨於是乎備。他如禮經大祀未審，春秋書法未明，三聖執中之本旨，孔門求仁之要義，中庸知仁勇之統，尊德性道問學之說，孟氏存心養氣之異用，風人詩章之體，音韻之說，諸如此類，皆涵泳玩索，有得乎聖賢之旨者。其具也非立異以要名，其同也非雷同而苟合。今不能悉錄。平生處己以儉，待物以仁，思以濟鄉隣，災以處患難，犯而不校，寬而有容，是以遐邇宗師小大成服。然天性剛直，不肯苟同，以其出自公心，人受其責者亦未嘗怨也。自幼學至于指館六十年間，雖出處不常，未嘗一日釋卷。編錄考索，日益月加，動成卷帙。所注書有易、書、詩、周官、儀禮、禮記、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孝經、小學旁注、讀老子、孫子，亦為旁注。他如小四書、小學、名數、醫家諸書之奧義，葬書之說，皆有紀錄，茲不盡載。其在國朝有所擬議，隨即廢毀無存。

制誥表箋前後文藻若干卷俱藏于家。

《新安文獻志》卷七六

南雄路儒學正白雲先生唐公桂芳行狀

鍾亮

先生姓唐氏諱桂芳字仲寔學者稱白雲先生其先始祖諱承昉京兆人從宋高宗南渡為新安太守子孫因家焉曾祖諱廷萬宋登仕郎祖諱虞治周禮以待補出身由婺源展田李氏繼登仕後配程氏無子側室有子二人長諱元字長孺號筠軒即先生考也博學工古文名重于時徽州路學教授致仕妣徐氏端重柔淑為閨門楷範先生生於戊申正月三十日甫十歲授業於鄉先達杏庭洪公潛夫之門日記經史穎悟絕人每篝燈夜讀吾伊之聲達旦雖隆寒盛暑疾疫不為之輟教授公愛之甚每夜分以杖叩閤戶曰汝休矣勿過於勞也年十五侍教授公游吳庠受毛氏詩於錢公水村龔公子敬卒業而歸期待之甚至弱冠貢于有司不利客金

陵聘明道書院司訓再聘司訓于昇庠一時名公碩儒若李公青山其二子伯羽仲羽楊公志行丁公仲容李公晉仲陶公主敬接識之頃莫不器重之而商確詩文咸加推讓後主句容杜叔良家塾監察御史楊公弘正以文行薦閩南教職御史曾德昭復催舉遂擢建寧路崇安縣教諭始至生徒星散學宇傾圯於是重修孔子廟庭建齋舍秘書彭公炳元亮為紀其緒築杏壇自為文以記之時右丞烏克遜公良貞幹卿僑寓崇安深加器重開東閣以延之而右丞子煜平章吳公可堂姪琰御史王公德美子通御史朝用子巴延不遠千里從游講下師道嚴肅諸生雲集翰林待制杜公清碧擅知人鑑嘗曰內附以來崇安教官當以唐公清才懿德為第一人。以滿代去御史安公止善再舉入廣選銓南雄路儒學正未赴丁內艱先生居二喪哀戚號泣毀瘠若不能為生嘗以報親未足買田附祀於西山庵又買田構祠於藤源以奉祀事未幾壬辰清亂斬黃盜起挈家奔



竄老幼匍匐、僅全性命而已。丁酉秋、我朝龍興、平定海宇、天兵東下、而歛之版圖先入職方氏。戊戌、太祖高皇帝駐蹕於歛、訪問耆儒、而食院鄧公愈以朱升、唐仲實名聞、召對稱旨、有尊酒束帛之賜。事載實錄。鄧公嘗以禮羅之、俾掌儒學、秋丁祀事、牲醴蠲潔、禮儀嚴整。值三獻未終、知府魏公均祥飲福受胙、而悍卒遽攫其肉以出、先生惡其瀆法、盤禮立殿階上、朗讀糾劾之文、左右莫不震懾。為先生危、而鄧公尤加敬焉。退居槐塘上、為宋故相程公元鳳之鄉、按徙家塾、買田築室、廬以為終老計。所居之園前列三峯、乃扁其居曰三峯精舍。提刑按察司僉事三洲陳浩記之。舊友僉事喜山公行部下車、延見相與叙話、嗜昔酒酣、先生大噱起舞。太守李公訥命繪為圖、嘗私誼晉陶淵明為酒聖、陶先生、唐王無功為酒賢、王先生、自稱酒狂。唐先生、凡歲時令節、先生以圖像祭享、設酒漿、陳俎豆、舉觴浮之、不至沉酣不止。或披衣哭泣、歌笑以自放、識者以先生有託而逃、蓋佯

狂云。門人呂旭持著以傳于時。居無何、駙馬都尉王公克恭、太守魏公均祥、俾攝紫陽書院山長。先是、書院在南門外、燬于兵燹。先生謀度地、移建于東關縣學旁。凡士林、中勸相木植瓦石、構正祠三楹、兩廡十楹、門屋三楹、中肖文公、傍肖西山、勉齋以配享焉。宋理宗朝賜紫陽書院四字、其二穹碑龜趺墮城濠中、雖經兵革、堯城垣、而二碑歸然不毀、眾以為復興之兆也。至是、先生與叔果驗。戊申、太守胡公善暨同知何公翔卿禮延於紫陽書舍開講。壬子、千戶唐震、朱興卜築於登瀛坊、尊以師席、訓其諸子。甲寅夏、復築室於烏聊山麓、故居舊址、扁曰文壽堂、日以訓子授徒為念。雖蒼顏白髮、而游心經史、以自娛樂。是年秋七月、忽嬰卜子夏左丘明之疾、然而雄篇巨帙、論議英發、氣不少衰、志不少挫、毅然以道自任、而不以盲疾廢。當時士大夫學者翕然宗之。辛亥夏五月、患腹疽之症、伏枕幾七十日、疾已小愈、七月廿又一日申時、子孫環侍、作贊曰、兩袖清風、千里白



雲蕭然而逝享年七十有三。配江氏先卒三十年。有男一人曰文虎。以明經舉任四川瀘州江安縣丞。秩滿調廣西鬱林州北流縣丞。以疾卒于官。女二人。長順德。適鮑添寧。次愛德。適張仲啓。繼室全氏。有男四人。曰文鳳。欽。庠。司訓。以文學舉。除江西興國縣知縣。改任趙府紀善。曰文麟。曰文奎。以能書徵纂修文淵閣。送吏部。曰文楷。孫男十有二人。家慶。江安。家煜。家興。俊民。永安。保添。民。壽民。信民。祺民。樞保。牧民。女孫十有一人。長慶。適汪慶師。壽慶。適潘某。月德。適程遇。懿德。適汪宗德。淑德。適汪討得。靜德。適程繼祖。添貴。適吳益。閨秀。適鮑某。閨賢。適吳綿遠。曾孫男十有四人。桐孫。官孫。賓孫。慈孫。芷孫。佛蔭。茂支。希孫。佛希。茂端。茂萱。茂美。榮孫。茂英。曾孫女十有二人。以癸酉十二月廿又六日寢于孝悌鄉呂家林。癸山丁向。以全氏祔。先生身長六尺二寸。美髯。雙瞳如點漆。面如紅玉。氣豪邁。老而彌壯。雖遭困蹇。浩如也。每當貴客廣會。酒未酣。清談娓娓。議論風生。座客傾

聽不敢忤視。人人畏服而尊敬之。其為文一以氣為主。辭嚴而理正。及其成也。神驚鬼愕。意態橫出。勃勃如春濤起湧。令人歎賞。其為詩清新流麗。出語驚人。而聲調格律鏗鏘瀏亮。讀之琅然。愜聽。有武夷景。白雲集畧四十卷。藏于家。先生生平澹於利慾。輕財尚義。與人交洞見肺腑。不事邊幅。而性孝友。最隆於教授。公敬愛盡禮。先生留金陵崇安。凡遇生辰嘉會。必刻期而歸。致遠方珍果異味。以為親獻。於諸兄弟怡怡愉愉。克勤友恭。於朋友危苦。則賙卹之。患難則扶掖之。以協於義。此先生履歷行事之大槩也。予忝與先生之次子藩府交。十有七年矣。凡於議論之際。文字之間。得聞先生為詳。而文鳳嘗以先生之行述。未有能紀之者。潛然以請。予以僚友之誼。不敢固辭。文辭蕪陋。固不足以發揚盛德之萬一。而當世宗公鉅儒。顯而述之。則有待也。遂錄次其言為事狀一通。以俟執筆者采擇焉。永樂十二年歲在甲午春正月望日狀。按戊戌年十二月庚辰上自宣至散召故老者儒訪以民事有儒士

唐仲實姚璉者來見上問之曰喪亂以來民多失業其心望治甚于饑渴吾深知之仲實對曰自大軍去後民獲所歸矣又問曰鄧愈蔡城百姓怨乎仲實對曰順志上曰蔡城以衛民何怨之有也愈所為迫促以失人心即命罷之又問爾能博通今古必諳成敗之迹若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此數君者平一天下其道何如仲實對曰此數君者皆以不嗜殺人故定天下於一主公聖明神武衆數君之長驅除禍亂未嘗妄殺出民膏大措之於社席之上開創之功起於前代然以今日觀之民雖得所歸而未遑生息上曰此言是也我精少而費多所給予民甚非得已然皆為軍需所用未嘗以一毫奉己民之勞苦恒思所以休息之曷嘗忘也仲實等曰誠如是民之生息可待矣上曰有不便者盡盡言之仲實等拜謝乃賜諸父老布帛撫慰之而去

（新安文獻志卷八九）

族高祖希遠先生墓表

東陽少時側聞族高祖希遠先生蓋吾李氏近自宋茶陵州同知慶遠府君至先生乃復顯先生之名鄉人不敢斥稱為狀元至于今雖旁邑猶然東陽稍壯乃克稽據家集知為李齊榜進士第二人而鄉以高第故特稱此殆其俗然也及屢見先生書蹟圖印乃知其號希遠又號為危行翁又按諸書知先生始應奉翰林文字以

母老就養江南授婺源州同知遷江洲儒學副提舉今閩本一統志于永新流寓書遠陽提舉者蓋傳刻之誤元江洲所刻宋史有提調官名氏可證也及以母憂解職歸茶陵值元季亂不復出入國朝力孫徵辟隱永新山中為俞統制子懋所館至梓其墓以傳其卒也葬永新雷公峽去茶陵界三十里夫人某氏祔焉其子自立府君之子某始歸茶陵居中州之北坪成化壬辰東陽從先考學士公歸訪其裔孫某者見先生手錄易詩傳及諸族所藏大書數幅獨深嘆慕乃摹其遺像且為文祭于其墓圖有志表之然未敢易也越十有八年弘治己酉在先公墓間先生之裔不安厥居遺蹟蕩逸莫知所在因追念清風大節能大彰于世區區不肖之私亦有未竟者以為私愧竊嘗觀遺文而有得焉先生當元之亂慨然欲效一死而不可得蓋見諸余廷心之序又以為委質事人不可終負蓋見諸王明妃之詩及我國朝混一區宇按諸前代廢興不可律視顧先舜巢

由志各有在。抑亦天下之不可無者。則昭德紀行。以貽來世。豈獨為不肖之私哉。況其墳墓在他邑。而子孫不幸莫得而守之。則凡為吾族蒙聲望沾教澤者。雖欲不惓惓于斯。可得哉。吾友顧侯天錫方守吉安。因以先生墓為託。是實先公遺命。因循玩愒。獨不及其存而圖之。嗚呼痛哉。永新地雖異省。實吾比境。守望相接。姻戚相屬。撫牧之不忍犯者。殆不待于斯言。然不肖之私自不能已于言也。先生諱祁。字一初。固所當諱。而不敢諱者。竊附臨文之義。雖得罪于君子。亦有所不避云。

李東陽撰 四庫本《懷麓堂集》卷四四

### 劉燾孫傳

劉燾孫字長吾。茶陵人。宋丞相沆之十四世孫。器貌瓌宏。有文學。後至元丙子游京師。以民間俊秀。用薦者得自入國子為弟子員。積分及優等。至正戊子會試。下第。以例署常寧州儒學正。壬辰天下兵起。紅巾亂湖南。常寧陷。州長貳皆棄城遁。燾孫獨不去。因集民為兵。有衆

萬計。克復其州治。就以民兵守之。總兵者嘉其功。言燾孫當起陞。知其州事。未報。其年冬武岡洞獠寇常寧。於是常寧以糧匱援絕。城復陷。燾孫乃率其餘衆退保溫江原。結寨以為固。已而紅巾有羅甲者復來攻其寨。燾孫力與戰。以衆寡不敵見執。燾孫有女。甲欲取之。使謂之曰。子吾女者。免若死。且必厚相遇。即不予。死不可免。死後女終為我有。若其圖之。燾孫大罵曰。賊狗奴。我天子諸生。受國名爵。義當死報國。死吾所也。寧得以女子賊求活耶。我死。即我女為賊有。豈復顧哉。賊留之者五日。日以甘言誘之。燾孫不為誑。絕不飲食。而罵聲不絕口。遂遇害。賊黨有義之者。以棺瘞之。州西門沙上。賊既退。發棺重斂之以葬。顏面猶如生。湖廣省臣及部使者皆具其死事以聞。燾孫有同母兄。畊孫。字存吾。至順庚午進士。仕為寧國路總管府推官。至正乙未長搶陷寧國。亦執節死之。

王禕撰 《王忠文集》卷二



儒藏



校記

①保添民：疑衍「添」字。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三十二

齊琦 郭士元 吳復 梅致和

齊琦傳

齊琦者字仲珪饒之德興人也。別號易岩。時人咸稱之曰易岩先生。因不復以字行。曾祖明善。宋端平甲午鄉貢進士。祖潛起。父顯。世以儒學名。初齊從祖有夢龍。貴澄者。皆明易。專心邵子之學。而貴澄嘗註經世觀物等書。琦讀其遺書。自幼即領悟其旨。又廖應淮者。建昌人。精通邵氏學。在宋季言國家運祚禍福如指掌。而琦同郡傳立號初學者。實得其傳。立當至元間。以其學顯。世祖甚敬信之。又祝泌者。亦琦同郡人。其於邵學尤精。與應淮同時出。其學則有子傳焉。琦既承家學。又兼得祝氏傳氏之傳。蓋其為術。由聲色氣味以起數。而推極乎元會運世。即其數之所見。天地氣運之否泰。生人吉凶休咎之徵。無不可以預定。純乎邵氏先天之學。皇極之

理也。故其為人言。凡未至之事。如在目前。無一不驗者。嘗至衢。有周孚者。邀詣其家。問以家事。琦曰。自子造居屋。必歷一紀。乃始生育人。今滿一紀。則歲中當添三子男。今年十二月七日。明年二月九日。及八月。子生之月日也。孚補縣懷職。待次於家。明年三月當上。琦曰。子赴官在今年九月乎。與同適市。指一女子曰。此為子家八月生子者也。孚因納為子妻。未幾其前官有故。九月即至官。十二月七日。其妻果產子。二月九日子婦復育子。至八月所納妻亦生子矣。當琦留孚家有二客扣門者。琦聞其聲。輒曰。二人必皆三品官。然不久且至。坐重罪。二人者一為潭守。別多刺。卜丹。一為衢守。將趙甲。後果俱以罪廢。同郡馬氏者。故相家。琦至其家。隔垣聞婦人聲曰。是婦來歲其舉子乎。其夫曰。吾婦年已四十。是生七女子矣。縱娠亦恐非男耳。琦曰。不然。來歲舉子當在秋中癸酉日。明年八月癸酉。果得子。至休寧。金南庚遠迂之。問曰。今日至吾家。首何見。琦曰。子家首見我者。與我同



儒藏

甲辰生人也。比至果然。琦曰：子家今夜子時後山有不動之物動，明日辰時前山有不動之物動。是夕家後土庫棟橈崩，明日大石墜前山巔。金氏以問，琦曰：土庫崩萬二千時內，損小口，大石墜萬二千時外，有一布衣受宣命者。未三年其孫自經死，既三年其子用大臣薦授武畧將軍。平江萬戶府鎮撫江浙行省平章呼圖克布哈致琦問動靜，琦曰：朝廷今日除公矣。問職為何，琦曰：職三品耳，且當理財賦。後旬日報至，果以其日除大府卿。又曰：然公還半途，必改除入中書，明年當復為平章矣。比至中途，果改除中書右丞，明年果復為平章。中書有進士三人，曰扎拉伊塔台、曰伊納克哈雅、曰布延同，謁琦，各問其今何官。哲曰：我以階五品矣。琦曰：子當作郡推官，而散階仍五品。又曰：子當作郡守，階三品。又曰：皆非也。子當作行省理問官，散階四品也。既而江西行省遷調，除潮州推官，湖廣行省遷調，又除高州總管，而中書皆不准，復除湖廣行省理問官，所得散階亦悉如所言。

易曰：吾亦當及五品階。琦曰：子不能五品也。府判縣尹、縣尹府判、府判縣尹終六品耳。已而中書除興和府判官，而福建遷調，又除崇安縣尹，歷十月，中書不理，俾復任興和。比至興和，而過期不得任，再授延平路判官，又以故不赴，復降浦城縣尹以終。普曰：吾階當至六品。琦曰：子可及五品為漕運官。既而除海道鹽運千戶，果五品也。江浙提學黃晉卿年六十有六，將致仕，琦謂之曰：來年乃可致仕，當帶秘閣職名。七十後於是起位一品。然公性褊少容，止二品耳。於是明年以秘書少監致仕。至七十有三，復召為翰林直學士，陞侍講學士而歸。樞密參議歸賜謁琦，琦謂曰：公旦夕當陞職本府，尋任風紀，為三品。又登政府二品矣。頃之陞樞密判官，即權河西廉訪使，遂拜四川行省參政。中書平章教化致琦，問琦曰：不出旬日，公出中書矣。越九日，除大司農。又問琦曰：當復遠出耳。俄遷平章行省江浙。琦嘗語所知曰：自今以往，天下多故，不十五年，京邑南遷千里矣。未幾

海內大亂，朝廷削弱，而權臣挾皇嗣駐河南，今且十五年。又嘗語人曰：南士行入風憲矣。方是時，省臺擯南人不用已久，不久果有詔用南人，其術精驗類如此。琦遊京師，名貴人非可與語者，雖以禮來致，未嘗往。門外候謁者車馬如市，亦未嘗輕語人，而樂從韋布之士游。琦嘗用薦者，署初庵書院山長。至正己丑，自京師歸，屏居番陽山中，邀焉若與世絕。或勸之出，則曰：時行時止，吾豈固必者哉？歲庚子，乃攜妻子至金陵居焉。琦於經史悉究通大義，雖精於數學，然耻於術數名家，講論易道，剖析理趣，多昔儒所未發。立言建議，必要歸於仁義道德，有關於世教，故士大夫間用是尤尊慕之。

贊曰：先天之學，秦漢而下，唯魏伯陽能知之。至陳圖南乃發其秘，一再傳而邵子出焉。邵子之言曰：先天學心法也，萬化萬事何莫不由心生。心者，理與數之會，而世之言邵氏學者，乃唯論數而舍理，何哉？陰陽五行，有是理，斯有是氣，及其生物，氣聚而有形，則象與數所從出。

理者太虛之實義，數者太虛之定分。治亂禍福不能外於數，而數曷嘗離於理乎？故夫數圓於理，理函乎數者，先天之學也。世傳邵子以其學授王豫天悅，天悅蜀人，死無所授，以所著皇極經世體要一篇，內外觀象數十篇者同葬玉枕中。未百年吳曦叛，盜發塚，出其書，道士杜可大得之，以授廖應淮，而應淮所著又有玄玄集，畫前妙用等書數十萬言，悉以授傅立，而齊琦得之，則其淵源所自來可徵已。余數從琦游，聞其言，未嘗不以理為本，蓋程子所謂加一倍法者。然世之淺於知琦者，徒謂其於數為精，何也？余故取世之稱琦者錄其一二，而特論其學術之大要著于茲。

王棹撰 《王忠文集》卷二

### 郭處士壙誌

先考諱士元，字元之，世居嘉興之北郭。曾祖儀卿，宋朝奉郎，祖晦，擢進士第，授常州無錫尉，七轉為都督府機宜文字官，加贈朝散大夫。父不妄，元饒州路德興縣儒



學教諭。始生而穎悟，既長，力學通尚書經。父沒時甫二十，即教授華亭之楊溪，以奉母趙氏。陸氏既然，子立備歷艱難，常應進士舉，再忤有司意，遂隱不出。自號溪南處士。終楊溪之寓舍，嗚呼痛哉！其生以己亥十二月二十四日，沒以戊申十一月二十二日，春秋七十。娶姜氏，先十五年卒。生子五人：長仁，娶陳氏；次時，娶宋氏；繼娶張氏；次禮，娶周氏；次哲，娶吳氏。次至，未娶。孫男三人：本穎、睿、孫女一人，寧奴。惟是藐諸孤，既卒襄事，屬軍興，未克祔錢唐法華山先塋之側，乃歸骨於嘉興，以妻氏合葬永樂鄉之原，不用浮屠法，遵治命也。謹次其族出鄉里歲月刻石納諸壙，仁等泣血謹識。李黼榜第二甲進士會稽楊維禎填諱。

貝瓊代撰 《清江文集》卷八

吳君見心墓銘

至正八年十月二十六日，余友富春吳君卒。家貧無以葬。閱明年十一月某日，賴同里友馮士順葬某地。其孤毅來求銘，余悲不忍銘，往哭其墓，毅申前請，嗚呼！又何忍不銘？君諱復，字見心。生有異秉，四歲能誦書千餘言。弱冠失怙，刻苦讀書，不以貧難少置。生無偽言行，與人約，雖千里外不失期刻。性喜吟哦，善效白長慶歌謠，詩有諷切貪奸，其人諱者，欲以危法中之，不為屈。予讀書大桐山時，君長通書，願與弟子列。及余寓居錢唐太湖間，遂舍妻子從予遊，學古文歌詩。始君持所作詩來，自夸穢，同列詩屏棄如棄涕唾。余覽詩笑曰：子欲輩季唐伎亦至高，欲追古必焚滅舊語。君變色不敢言，徐取楮筆錄余琴操及春俠辭二十餘首去。越一月，復來謝曰：先生詩法得矣，吾舊詩亦焚矣。弟出語猶吾前日詩也。奈何？余曰：姑歇汝哦事，靜讀古風雅騷及古樂府，幾耳。又退而閱三月來，出所作曰：余舊語忘，新語出矣。賴



元儒

元儒碑傳集

卷一三二

四九九

先生教幸而或馴致於古。遂編次余古詩几十卷。加以評註。能道余所欲言。余詩有逸者。君輒能補之。觀者謂可亂余真。自後下筆必出人意表。嘗雪夜與余遊東西洞庭。徒步登七十二弁之峰。其語益厓拔。皆奇氣所鍾。世人莫之識也。去年約余遊廬山。觀瀑布。馴至岳陽。訪鐵笛亭。未行而以病告。病三月而逝矣。臨終告其友陳倫曰。天乎死我矣。使加我數年。吾詩不後二李。吾文不遜吾師。嗚呼。君死矣。吾愛遊太山長谷。孰余相耶。吾唱古歌詩。孰余和耶。吾性急。卒未能寡過。君執直敢議。又孰余議耶。吾見君之學也。如朱頓積不訾。江河之傾。不可休。其立志如匙。勘鑰。矢破的。為文如大將旗鼓建而三軍所指無不如意。蓋其來日登而未止。迺今止於斯耶。前年夢遊天漢。採天孫支機石。穴為研池。遂自稱雲槎秋客。而所搗研且號機石云。嗚呼。君也。生而食不給。祿不及也。蓋不以外者為憾矣。其不五十而卒也。又豈以為憾哉。大父某。父某。皆貧學而不仕。娶李氏。子毅。穆。女

一人。適同里余驥。世傳其雲槎集几十卷。茅山張外史雨為之序云。銘曰。

嗟吳子。雕龍貴麟賦。天真天所嗔。子之道。宜鬱屯。嗟吾子。忽已淪。文不死。千萬春。

楊維禎撰 《東維子集》卷二五

### 梅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致和。字彥達。姓梅氏。梅本子姓。其先梅伯為殷紂所廢。周武王既伐紂。封伯諸孫黃梅。號曰忠侯。遂以梅為氏。世居楚鄭間。後避新室之亂。散處閩中。其因仕而占籍宣城者。則府君十七世祖諱遠者也。十世從祖詢。仕宋至翰林侍講學士。出知許州。九世祖充臣。字聖俞。以詩名天下。氣完力餘。演肆而老勳。王文康公見之。嘆曰。三百年無此作矣。初從父廢補太廟齋郎。累遷尚書都官。負外郎以終。自是子孫寔盛。咸繅藉乎詩書。多有擢進士第者。文物蓋彬彬云。曾祖某。祖師哲。父德明。妣汪氏。文節公澤民之女弟也。府君生而俊朗。穎異群童。稍長大。父授以上古之書。輒能講其說。操觚屬文。五采翻翻。然可觀。大父歿。復從文節公學春秋。為舉子業。已而無通易與詩。鄉先達張君師曾兄弟。同學雄深。人號為二張。每奇府君。折輩行為。忘年交。過從講索。殆無虛日。府君聞譽四流。僉謂場屋之先登者必府君也。數戰藝數不利。府君歎曰。吾之文非不如今人。彼藉吾殘膏賸馥者。取青紫如拾芥。而吾乃輒軻若是。非命也夫。非命也夫。於是棄去肥遯。

於城南。益取春秋而研精之。辨其世變。要其指歸。著春秋類編十二卷。名門右族。慕其聲光。爭欲聘致為弟子師。府君以親老。謝不往。而問道者。日相踵于門。府君悉攝其精。入於密微。而後已。廉訪使者東平王公士庶。燕南吳公。鐸咸來諮詢治道。府君以風俗盛衰。人心臧否為言。二公深加敬嘆。每有疑難。必下禮質之。元末政亂。烽火相連。方撤重臣。有來鎮是邦者。屢遣使者聘府君入幕府。參贊軍事。府君知其不足輔。辭不赴。初。侍講都官二墓及祭享之祠。皆為豪有力者所侵。宗人屢訴於有司。賂遺旁午。歷十二年。秋。不能決。府君力白部使者。復之。府君家素貧。事親盡禮。及沒三年。不御酒肉。鷄鳴。衣冠坐堂上。秉燭連旦。令子弟奴隸各從其事。無敢惰者。故能克拓其先業。宗族鄉黨皆遇之有道。人有不平。赴懇於庭。府君片言直之。皆心服而退。至正乙未。府君避兵寧川山中。明年丙申四月二十五日。竟以一疾不起。享年五十有七。又明年戊戌某月日。返葬於郡南長安鄉盤石之原。從先妣也。府君娶崔氏。子男子三。長士熙。以學行入仕。知大同軍源州。以政事聞。今陞陝西承宣布政使司正理問。次煥。次鼎慶。皆蚤世。子女子三。長歸同郡劉安義。餘皆先逝。其著書所謂春秋類編者。與耕桑十卷。毀于兵。士熙蚤夜痛心疾首。力欲繼先緒。既於故址堂扁之曰存畊。復持史官朱芾所為狀。拜于禁林。請銘其下棺之碑。子嘗過宣城郡守楊君觀出郊而迎。同登疊嶂樓。眺陵陽敬亭之勝。慨然動景行先哲之思。梅氏為宛陵望宗。因訊其後裔何如。楊君遽以府君為對。欲求見之。已作土中人久矣。今覽狀。知府君羣行鑿鑿可稱。而又能護先冢於三百餘年之後。君子之澤。孰謂其

不深長也哉。是宜銘。銘曰。  
惟宣之梅。族望煒燁。世多顯才。有盛無衰。入講禁垣。出典大藩。大藩言言。繼之惟艱。孰冒於詩。震撼四夷。位則孔卑。名譽交馳。澤流至今。有嗣其音。秉心淵沈。如百鍊金。我胃我經。我文我兵。旗幟精明。莫能先登。命也奈何。芝生巖阿。既采且歌。委委蛇蛇。繡衣焜煌。諮詢憲章。告以否臧。宵燭而亢。苟非其人。掩耳不聞。亂如無禁。誰贊爾軍。厥志未終。遽此閔凶。下有幽宮。馬麓其封。穹碑勒銘。炳若丹青。載揚德馨。來裔是徵。

宋濂撰 四部叢刊本宋學士文集卷三九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三十三

孔瀛 劉演 劉時豫 黃珏

王厚孫

故檢校孔君權厝誌

故奉議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檢校官孔公諱瀛字世表宣聖五十三世孫初家曲阜四十七世曰傳始遷衡故事孔子之後得補文學掾公年二十有司以名上署昌國州學正教授岳州湖北廉訪使者辟為書吏除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階將仕郎間乘馬出道遂宣政使賜從甚都公直前不避使使人讓之公曰我真聖人之裔官乃偽浮屠宣應相避耶政成以入廣例陞尹海陽改浣江二邑民安之湖南亂公供億軍中朝廷錄其勞授以今官尋以使事入蜀議連兵殄寇至蜀蜀亂公間關巴峽間久之復經雲夢汎洞庭回鄂鄂又亂妻張子思熱溺死儻膝散盡唯繼室高昌氏及繫下兩丁姬

存公度鄂不可居航彭蠡直趨豫章尋自豫章下九江九江又亂百具咸沒公被垢衣偃偃走持孔氏南北譜唯恐失之見者或曰迂人哉或曰此知本者也公一弗顧轉徙來金陵依富川族孫克仁居會高昌氏生子顏自慰曰得是亦足矣越三月子死竈姬亦亡公旦暮淚不收衡抵金陵路餘一千耳思還衡未行適衡人至言其家廟蕪不治田若廬為戍兵所據益鬱鬱弗能解血出陰中藥之劇或具牲幣請崇鍾山神公罵曰死生命爾神安能制哉急去毋汙我迨疾革召克仁謂曰克仁克仁吾出千萬死至此意能歸正丘首豈知死於道路以鬼事累汝語已目視霄漢者久之克仁亦凄然不能對夜漏下二十刻卒時壬寅五月二十有一日壽六十三公生紈綺家遇風日佳時必張樂設燕為樂趙歌燕舞交錯乎後先公頽然自放其中適甚末路顛連孑孑作寒窶士然生平俠氣時時見眉宇間識者憐之性頗嚴介子姓侍側終日不交一語多憚不敢近及是旅死



儒藏

無為主後者。唯高昌氏擁鼻號聲不忍聞。克仁雖貧。力為具棺斂。擇不食之地於石子岡。距金陵城南三百步。以卒後三日。昇公柩權厝焉。漁與公皆浙水東人。故數造公。公喜執漁臂曰。吾見子。殆欲忘食也。未卒十五日。與會稽梁君元亨會飲克仁家。公居筵端。劇談至日西下。飲酒雖稍減。精神浮動。猶津津然。不意公之遽亡也。嗚呼。人孰無患難。未有甚如公者。妻子死。欲盡流挫困賂。無所不枉。似可已矣。若俾令終于鄉。藎骨從先人。復何害。亦竟實魄於此。其甚可哀也夫。公生神明之胄。歷仕四十年。又得中壽以死。死且得禮葬。視血染刀劍。身膏草莽者。又何如。在公可以無憾。雖然。後嗣弗續。古人所深悲。公不幸蹈之。人歟。天也。使公有知。目決不瞑於泉下。奈之何。不哀乎。漁聞公死。哭之慟。克仁請志其事。因收淚以書其略。若公羣行之詳。則有俟於撰銘文者。

宋濂撰 四庫本《文憲集》卷二四

劉先生墓誌銘

處有文學之君子曰劉先生演。字浩卿。生於大德庚子九月十日。卒於至正壬辰三月九日。享年五十有四。嗣子師曾。以己亥十月十三日奉柩。葬於麗水縣孝行鄉之桐原。既乃以書抵禕曰。先人所與游者衆矣。然相知之者。宜莫子若。莫必有銘。茲誼為古。銘先人者。非子而誰。以惟子也。請。昔先生之典教義烏也。禕時在諸生列。託斯文雅。故非一日。重以師曾有請。銘安敢辭。劉氏世為處之麗水人。祖桂。父澤。皆不仕。先生生有美質。於書無不讀。自少攻為文章。有聲籍甚。上饒鄭君原善。其學長於經。而明於性理。天歷間。以名進士為處州錄事。先生因從受業焉。磨礱浸灌。所資日深。其於經書。春秋尤精。著其大義。輯為成書。一時學者皆誦習之。其為說務以發前儒所未及。非特利後生小子場屋之業而已。其所為文。皆從容順適。不戾於槩。發講辨論議。咸足以達其意。要其歸。無不本於理者。至於詩歌。則春容大篇。



儒藏

如奔海怒風勢不可遏鏗鏘短句如鳴金戛玉粹然成

音流麗而平實自成一家言嗚呼先生之所自致若此

可謂文學之君子非歟先生姿貌豐整儀度醞藉性倜

儻且和易樂周人之急與人交無間親疏久益相好四

方士大夫至是邦無不款門者先生與之游或談經術

或論政理或以詩章相倡和莫不厭其情乃去餘膏腴

馥霑被於人為多至正初起為義烏儒學教諭又為教

諭龍泉後署明善書院山長未及上而遂卒蓋先生之

志甚遠其材甚周也惜乎不克顯融不及展其材之蘊

而推其志之所欲為故其卒也無不為之嗟悼嗚呼抑

豈知先生之自致於不朽者固不在彼而在此也先生

娶同郡葉氏有婦道前十一年卒至是合葬焉子男三

人長則師曾次師夏皆能世其家業者也次師雍蚤夭

孫男一人煜女二人銘曰

嗚呼先生邦之良也學韞於躬氣又昌也振華舒耀為

文章也儒林文苑肆翺翔也雖過厥施所存者長也亦

既全歸茲其藏也後千百年勿壞傷也

王祿撰 王忠文集卷二三

### 大都路學錄劉生墓誌銘

丞相掾劉君仲憲有子諱時豫生而慧悟既學而師不煩覆誦五經如奔湍駛流無一語滯詩若文清婉能道所欲言父甚異之嘗曰大吾宗者他日將在此兒年十六其父攜游京師晝薪水夜詩書達旦凡父所嗜所需先意靡不集仲憲素介特雖窮極不取一毫非義而時豫密體其心有饋即迎門固謝若有所挽人以能子稱仲憲嘗因誨曰汝學毋事虛文汝仕毋規近效學則必聖必賢治天下必衆衆必學校舍此他圖誤身誤世職由乎此自是所聞所見月異而歲不同駸駸乎成德達才之域矣某年有司以秀異授大都路儒學學錄未上因幹蠱還家不幸以某年月日得疾卒衛輝之里第得年二十有七其父仲憲得訃走余哭曰吾平生厄窮百

至晚而方有此息。且敏學禋行。吾甚有所望焉。吾不知何負于天。遽使我罹此孤苦。若是子如不爲吾兒銘。則生者死者胥如恨無涯矣。余嘗多仲憲廉。又相好甚。遂爲銘曰。

幼焉非常。人以爲祥。天以爲殃。長而才俊。人以爲慶。天以爲病。雖然。在我者必求其備。在天者則不敢責其必全。嗚呼。所謂苗而不秀。秀而不實者。吾今有微夫聖人之言。

張養浩撰 歸田類稿卷一五

黃菊東先生墓誌銘

宋季朱子理學既行于天下。而明士猶守楊文元沈正獻二公之說。及文憲先生慈溪黃公稽經考史。一折衷於朱子。著書滿家。於是士方翕然向風。盡變其所學。始知朱子有以繼周程而接孔孟。實文憲有以倡之。文憲歿。其季顓菴先生彥實當宋之亡。元之興。以家學教授明越間。與韓莊節先生明善。袁文清公伯長相友善。士而受業其門者。或明經脩行。或擢文決科。皆卓然有立。若餘姚菊東先生。其一也。先生諱珏。字玉合。菊東其號。姓黃氏。世居剡。高祖諱某。仕宋官至某州別駕。徙餘姚之四明鄉而家焉。祖諱雷。字震卿。妣翟氏。父諱士儀。字正甫。妣舒氏。先生天資廣靜。朴厚。八歲始能言。已中節於時。後母哀毀如成人。出就外傳。雖大寒大暑。雞鳴必起。盥頰而誦習。至夕則秉燭對卷。不知急雪之打牕。而飛蚊之啞膚也。十二三。祖令說所讀春秋。謬於經旨。祖慨然曰。吾欲介紹儒術。乃若斯耶。遂身親教之。至十五六。從顓菴受蔡氏尚書。以求二帝三王之心。研極根柢。既有所得。而郡邑巨室爭致先生于師席。遂客授者餘四十年。中間屢試江浙鄉闈。不一售。則又歎曰。明經豈專爲決科哉。況得失命也。遂刮絕仕進意。然未嘗一日舍書。觀尤喜翫邵子皇極經世書。指趣精妙。貫徹天人。有以自樂。嘗曰。天人之理微。邵子能推帝王之道大。蔡氏能解。然非朱子訂定而發明之。愚亦何能窺見彷彿耶。其爲學。蓋至老而益勤。先生有同母兄璧。庶母弟璵。璵珪。庶母諱先生。先生失愛於父。而孝友益篤。卒無間言。父令諸子析爨。先生於家貧。悉聽諸弟所欲。無幾微靳色。



儒藏

及父歿，囑先生以後事。先生治父喪，所費皆已出，不取于弟。人或難之，先生曰：「從先人志耳。」尋常中語及母夫人，輒涕泣，不能食。歲時祭祀，必極誠敬。每自誦曰：「父子兄弟天屬也，其可以死生而貳其心乎？」有富人兄弟以嫡庶分貲，產不均，弟欲據他事訟兄，釀致其罪。先生沮之，再四弗聽，則怒之曰：「若即訟，陷兄死地，何面目入祠堂見祖宗乎？」況若子孫相讎，不共戴天，禍可測乎？必若所為，吾絕交矣。」因感泣而止。其兄聞之，驚曰：「微先生，我家幾破。」為置田宅以奉先生。先生曰：「吾言義也，不可以圖利。終不受。」其所行類如此。先生平居衣服飲食，給於學徒，晚益空乏。且未疾所纏，未嘗咨嗟，胸中曠然，唯誨人以善，日益懽。壻劉景祚居上虞白馬湖上，延先生訓其子。既至，與太原王萬石陳郡晏肅數為文字飲，以消遙。海雲山月間，一不聞餘事。凡十閱月而先生之女卒，哭之哀，遂還海濱寓所。國朝洪武三年冬十有一月五日夜三鼓，疾甚，召其子熙命之曰：「吾歸矣，汝善自持其身。」語畢，正衣端坐而逝。年七十一。士大夫哭之曰：「篤學力行，君子亡矣。」熙奉柩以是月甲子附塋于上虞建隆興先塋。北次，遵治命也。先生娶同邑宋氏，宋忠嘉公諱師禹之五世孫諱某之女。有懿範。先生九年卒。子男一人，即熙，能力貧事親。女一人，某即先卒者。孫一曰階，在先生卒後生。有詩文若干卷，其道事理大抵由難菴以沂慈溪者也。又七年，熙具行實踵門而泣請於余曰：「先生親舊唯吾子相知尤深，而墓未有銘，敢請余。」惟先生學有師承，行為鄉表，不及用於世，而安貧守道以終其身。今其子熙知讀書善治生，買田築室以紹先業，族姻朋

友咸稱其能。又能顯揚先德，不使無聞，則先生為有後而天之報施之者，其在斯乎。遂銘之曰：

於學允殖，於行允饒。茲為老成，式孝且友。義信是守，以表宗鄉。帝王治體，天人奧理。探索孔明，厥畜靡施。自求所志，斯趣而寧。最美于石，終古弗泐。後人之慶。

謝肅撰（徵事文稿）王卷

故福建儒學副提舉王公墓志銘

宋之南文獻故家多萃於四明，而世其學者有王公叔載焉。蓋自厚齋尚書倡學者以考亭朱子之說一時從之，而變故今粹然皆出於正，無陸氏偏駁之弊，而叔載又能守之不失。嘗讀其家藏論鄭玄所著述初老人傳其言行，鑒鑒可考。遂初者叔載所自號也。然不獲一識以終，遠近悼之，既葬之明年，其子陸謀立石墓道，而以文詞顯于今而信于後者，莫若國子助教貝璣乃撰狀并書於使者來。

中都為請曰：惟是不肖孤方斬焉在衰經中，不得匍匐走謁，請下惟先生哀而銘之。庶先人死且不朽，而尚書公亦有光焉。余辭不獲，遂次第而為銘。按狀：公諱厚字叔載，姓王氏，其先琅琊人。至宋徙居開封，高祖安道，係信軍承宣使，靖康之變，徙南度。始家于鄞，曾祖煥，吏部郎中，崇政殿說書，祖應麟，中書侍郎，學宏詞科，歷事三朝，官至翰林學士，禮部尚書，統厚齋。父昌世，承務郎，人皆稱承奉公。黃文憲公為志其墓，曾祖妣某氏，祖妣舒氏，戴氏，皆贈碩人。母楊氏，公幼而知學，八歲能賦詩，讀書日記數百言。十歲已克論孟詩書，博覽群經，深究義理。經義詞賦，概筆立就。鄉先生王介判叔無趙太杜孟何戴教授表元，聞而異之，因就見焉。元延祐初，科制行，改治詩經。初，李國博元白撰詩於舒文靖公碑，王與舒李世親，盡得其原委，又益充積博洽。凡性命治道，性理法則，及臺閣典故，世習譜牒，靡里多咨問之。表文清公楠自翰林歸里，策蹇問所學，對曰：「近於漁樵，關輔建安西蜀諸書，稍已通習，惟讀書記行義，正宗意有所得，以其明察縝密，有成法，易知而可守也。因言世之學者，稍涉朱子

數書、輯錄、淳熙諸老與朱子同時，其言論雖不盡合，而博聞實  
錄為所推許。今人耳目所不及，乃藉口理學以文其陋，高談闊  
視，漸成虛誕之風。先生宜懲其弊，以新士習。文清著四明志，命  
公分撰二考，且言子家世太史亦嘗究心否。曰：經史同出，異  
名自有編年，司馬氏為記傳，隋志始稱正史，非古也。作史必曰  
三長，年代協、體統之會、人物華、品題之歸，叙事貴詳，不為繁。  
詞有要，不為簡，彼彼開卷見雜出衆手，什說遺漏，欲以傳信，又  
速，豈不難乎。因歷舉累代高下得失甚備。文清大喜，復閱其文，  
作而嘆曰：先師之道，茲不隊矣。嘗為郡庠訓導，演說名理，辨析  
疑難，諸生悅服。性時博士，期望講義，就章立題，卒一篇而止。公  
病其拘，取四書五經，闢世教者為之直說，抑揚反復，聞者悚然。  
嘗三試不偶，即棄去舉子業，用詞學十二體為古文本之三代。  
兩漢博以唐宋諸家屬，調有法，絕去雕巧。然時之知者蓋寡矣。  
浙東麻姑司副使曾某署郡直學，公辭都司，年應龍謂之曰：先  
儒謂綴叔亦為己之學也。廼就職。金田砂岸先優於家，民者悉  
陳而復之。至考宣慰司，被授象山教諭。考要田租，侵漁者不復  
逞。調浦江教諭，踰月即去官歸奉母。時朝廷遣大臣李國鳳經  
略江南，以便宜用遺逸，有司以公名上，即署衢州路教授，而中  
書復用外臣薦，除邵武路教授。福建分省又陞為儒學副提舉。  
皆不赴。既老，嘗語人曰：天地生人之初，吾不得而知也。可知者  
理而已。理之在人，初非不善，克遠其初，斯足矣。乃就遷初老人  
云：尚書富於著述，玉海最為詳洽，未脫葉而失，後復得之中多  
闕誤。公考究編次，請于閩帥，綴梓，并他書十二種以傳。表文清  
公所撰四明志，或有譏于食事，皆悉丁，將毀其板。公白太守王  
元恭曰：袁公中朝名臣，書法高古，不可毀也。元恭持書以進，合

事驚悔，命與舊志並行。公為成績志若干卷。鄉飲酒禮久廢，太  
守用程先生端禮言，屬公與鄭先生覺民考訂，一遵儀禮，用賓  
興歲行之。以經費不足，而田為吉祥寺僧所據，白諸有司，僧以  
田歸歲歲入還充其禮，浸感。觀者謂紹興以來，未見於此。而先  
王之教猶存也。公天性質直，人有過則面折，至發赤品，別人之  
賢否，不以勢位高下為輕重，不以待遇厚薄為是非。迭死厚於  
奉生，恤小，篤於事大，報德甚於念惡，勇退急於趨進。晚年益以  
詩酒自娛。客至論宋季事，聲靈不絕，且及至正史官詮次，弗當  
欲為釐正。尤極論奉化陳桎續通鑑前後之失。有遂初葉三十  
卷藏于家。戒其子陞陽曰：承家不在名位，而在不失身。敬身不  
在外，誠表潔而在內，毋自欺。讀書當貫古今，處世必審進退。其有  
同流合汙，以為通橋時干譽，以為高惠，得惠失，以終其身者，此  
吾所深惡，非所望於汝也。  
大明洪武九年丙辰三月十日卒，享年七十有七。妻史氏，奉出  
相家，與公合德。先公卒，子二人，長陞，次陽，為弟寧孫後事。孫  
通春，秋詩二經，要辛無子，遺命與同葬。女一適成，孫男一初  
孫。以是年四月十四日葬于勤耕先塋之右，與史氏合地。嗚呼！  
四明之學，惟尚書之廣博精深，論者謂東萊西山二家之長  
非表揚所能及，而公克繼其傳，雖不見之所施，足以垂後無疆  
也。故特綴其大槩而事之具于傳者，可略。銘曰：  
王氏之先，世居琅琊，徙于鄞，絲儒起家。遠尚書公，耀其光彩。  
所著之書，浩乎淵海。昭昭大中，或為異同。倡而正之，時者斯從。  
傳哉叔載，克紹于後。遺編佚葉，既習而守。人亦有言，惟祖惟孫。  
不襲以爵，道寔惟尊。紛紛黃小，得失寧辨。本棄末務，內忘外缺。





三年象山遠近是咨大夫有友學者有師時既不偶且遐莫久  
日遊以嬉託意詩酒慨彼里豪貪糞蟲飛盈必易覆烟消雨茫  
惟吾逆初初豈不善年踰七袞雖晦益顯群群堂封在彼高原  
式衍餘慶以利後昆

貝璣撰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二〇

校記

①「厚」下當脫「孫」字。按，其弟爲「寧孫」，以「孫」爲輩行。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三十四

范幹 哈喇不花（哈喇布哈）

葉顥

張復禮 張以寧

范幹①小傳

柏軒先生質行君子也。聞人之善，輒好語獎之；聞人之不善，輒法語繩之。先生曰：吾豈尚口哉？吾恐夫人不得為善之利也而怠，故思所以激之；激之故獎以好語也，庶使人歆慕而勉焉耳。吾懼夫人於不善也而滋，故思所以匡之；匡之故繩以法語也，庶使人愧耻而戒焉耳。先生鄰里鄉黨之人，因先生之言而恤其先人之遺孤，而葬其嫠族之無主後者有之；兄弟異爨而復同居者有之；屠沽而折節為士者有之，而為不義者至戒人無以聞於先生，或過先生謝焉，或遇先生而面發赤焉。先生蓋有道者也，蓋王烈郭泰之徒也。然余有感焉：世之爵祿得則富貴，失則貧賤，此其可歆慕也，豈真好語

比乎邦君大夫以勸大善者，而曾莫之勸也。世之刑罰輕則鞭笞，重則剝削，此其可愧耻也，豈真法語比乎邦君大夫以懲夫不善者，曾莫之懲也。法語不足以傷人之形軀，好語不足以濟人之匱乏，而其使人懲勸也，顧反捷於邦君大夫之所操者，此其故何耶？既而思之，豈毀譽之出乎公論，而予奪牽於私意歟？豈此之德孚於言，而彼之令未信於下歟？豈人可以理論，而不可以利誘威怵歟？不然，大之不榮而榮其小，大之不愧而愧其小，人之情固然耶？使刑祿果不能勸懲也，則聖人何設焉？先生名幹，字景先，婺之金華人，文懿許公之高第弟子，自號柏軒人，因稱之曰柏軒先生云。

蘇伯衡撰《蘇平仲文集》卷二

徽州路達嚕噶齊哈喇布哈公去思碑

皇元奄有天下，立經陳紀，設官分職，所以為吾民者至矣。各路設達嚕噶齊一員，位在守貳之上，所以總裁政務，表率僚采，監臨一郡者也。按譯言，達嚕噶齊漢言括



囊玉也。言政之得失係於長官。猶囊之啟閉在於玉耳。新安居江東上流。其境四塞。舟車不通。使客罕至。其官屬又無公田之入。以充廩稍。斗糴市井。下同民伍。士大夫之臨是邦者。非勵廉謹之操。躬節儉之德。其不至於晏作威福。貪婪黷貨。以為民患者。鮮矣。至正四年冬。哈剌布哈公以通議大夫。台州路達魯噶齊移監新安。廉平自持。與民更始。休息專務。以德為化。鞭笞禁措不用。郡介萬山。民艱粒食。且租稅重於天下。歲永豐倉受輸糧米。飛走攫攘。病民為甚。公知其故。親臨監視。召民兒女子語之。通其利害。緩急雖有限期。約束亦不為用。曰。法所以防姦。事苟辦集。法又可盡用乎。積弊既除。民歡趨之。期亦不愆也。六邑詞訴。就決於途。或有誣罔。自慙而退。向之橫行州縣。指麾曹案者。皆屏跡閭巷。莫敢吐氣。期年之間。遂至無事。六曹蕭然。坐嘯而已。公乃自挾方冊。攜一羊皮。坐於山顛水涯。歌詠終日。或進農夫野老。詢以民間疾苦。官府得失。相忘勢分。不知其孰官孰

民也。公之為政如是而已。然視其人無急遽之色。無疾厲之聲。視其家無食粟之馬。無衣帛之妾。視其宇庭無留訟。獄無冤人。吏守其職。視其野。男耕女織。父慈子孝。而民安其業。蓋公嘗與金華許謙先生遊。其為學專以誠意不欺為主。故其臨政。忠厚惻怛。視民惟恐傷之。民亦戴如父母也。公既及考。代者不至。大臣考績。以公為天下最。事聞於上。賜衣帛一襲。且布告郡國。使知所勸。然後賜環。蓋異數也。公既去郡。深山窮谷。愚夫愚婦莫不咨嗟太息。重公之去。於是歛父兄諸母。謂其邑人之子。鄭玉曰。爾之所以得安田里。誦詩讀書。以詠歌聖賢之道者。皆侯之力也。可無文辭刻於金石。垂示子孫。以無忘侯德乎。玉惟西都之治。度越古今。循良之吏。前後相望。及其後也。龔黃卓魯。相繼出焉。原其所自。始於曹參為相。擇吏。木訥重厚。長者名為丞相史。言文深刻。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所以人人忠厚。恥言人過。公之為政。真古循吏。學問深醇。殆又過之。昔人謂在任無赫赫

之蹟者必有去後之思。王於公信之矣。公蒙古人傑烈宜氏。王既論其事如右。復為詩系於左方。并以致吾民祝頌之意焉。詩曰。

吳楚之交郡。曰新安。牧伯之長。刑政尚寬。俗化醇厚。民以乂寧。政成考績。治以宸稱。天子曰都。賜之以帛。帛匪爾私。以勸邦伯。公既代矣。民懷去思。刻詩貞石。我無愧辭。黃山蒼蒼。黔水茫茫。山增川至。福祿無疆。公享福祿。以祐我民。入作夔臯。敷對丹宸。天際海隅。均被公德。地瘠賦繁。毋忘下邑。

鄭玉撰 《師山集》卷六

葉伯印傳

吳敏

伯印名顯。東洞庭山後人。父國英。個儻豪俠。元季兵興。欲教子。鄉無碩儒。維山王九萬避亂依山。前葉氏國英。遣子從遊。葉以富傲國英。國英曰。我能使兒讀書成器。齊奴不足齒也。國英與長興耿炳文為友。耿延前應奉翰林文字。國子助教。字文子。真主家塾。國英令子就學。館穀豐腴。有逾於耿。字文子。撤講。來國英家。適江浙提

學雲陽李一初來訪。一日忽悵快。國英前謝。李曰。妻子寓旅邸。不能不動於中。國英曰。已令人省問。薪炭酒茗。醢醬蔬菓之類。皆具。李驚喜。稱山中宰相。於是與伯英之子偕訓。伯印大造就而卒業焉。後試省浙中上第。為和靖書院山長。不恤所蘊。挾策走燕京。會風塵道梗。流落濠梁間。皇明平一區宇。始克來歸。兵燹之餘。母弟俱亡。家徒四壁立。無意於世。號浮丘醉史。放情詩酒。高歌感慨。人多憐之。時炳文助討張士誠。累功封長興侯。富貴烜赫。聞伯印困滯。遣使招延。會聚通家之好。欲為初第再娶。薦於朝而用之。伯印曰。時去志遠。年既知非。毋庸是為也。吳興著姓姜仲剛。范玄德。張大聲。徐正敬。暨聞儒許雪嶠。華仲清。曹可大。吳宗本。丁志仁。皆訂盟知己。從游講學。留連卒歲。竟旅死長興。噫。麟鳳之獲於魯。豺豕之楚狂。而不得為祥瑞。非其不靈也。出非其時也。惟士亦然惜哉。

故清河張處士墓誌銘

聖天子即位之三年、龍集庚戌、詔天下以明經科貢士。於是廣州府增城縣張度以書經就試廣東行省、明年徵詣京師、再試吏部、中選、拜監察御史、賜勇冠綺衣銀束帶、謝恩奉天殿下。既就職、奉命分守北京、已而巡歷中京、繡衣所臨、風采凜然。間嘗以朔日展敬先聖廟下、浚儀趙某以瘡老請見、御史愴然有言曰、度以非材、備員憲屬、實先考處士教訓所及。先考卒葬、迄今有年、而墓上之銘未立。先生嘗違事前朝、於書事為宜、敢以不朽請。某固辭不獲、則退而按狀論次其大略云。處士姓張氏、名復禮、即名為字、禮處其號也。世家廣東番禺之禮園社。曾祖柯、世儒弗仕、精於易學。祖一飛、父彬甫、兩世克承其傳。曾祖妣某氏、祖妣麥氏、母羅氏、處士生而凝重寡默、無疾言遽色、志行卓異、不為流俗所移。博學善文、嘗撫手澤慨然曰、吾家易學之傳、令三世矣。雖不資以取富貴、所賴乎淑諸身以遺後人者、其庶幾乎。於

是窮探幽索、深契玄理、觀夫日月星辰之著、風雨霜露之變、晝夜冥晦之往來、寒暑陰陽之代謝、以之達諸辭象、通於變占、吉凶悔吝、視為趨舍、動靜起居、罔弗以禮。事父母以孝、睦宗族以和、待鄉黨以敬、處事接物、悉得其要。先墓在禮園之南山、由祖始葬、洎處士考妣與伯父隣甫、伯母蔡氏、先後告終。處士定四穴安厝之、展省封殖、歲時不廢。嗣守先訓、篤意教子、時科舉盛行、以鄉落間鮮師儒、挈家居廣城、俾諸子肄業郡庠、學既成矣。長子度為肇慶高要儒學教諭、得祿以養。凡六年。處士喜且慰曰、吾家斯文一線之脈、當不墜矣。會兵甲繁興、撫時感事、嘗鬱鬱不樂。一日以疾不起。郡境分據、家難殷憂、度因奉喪避地。增城之西有章山、羣峯擁從、盤礴左右、羅浮聳翠、綿亘其前、遂為處士墓。時廣郡內附矣。處士生於有元大德五年辛丑九月二十四日、卒於至正二十一年辛丑四月二十三日、享年六十有一。以大明洪武元年十月望日葬。處士之配曰林氏、至性純



行。悉可儀法。先處士卒。今葬祔焉。子四人。長曰度。即御史也。次曰轉<sup>②</sup>。精楷書。善大字。次曰峻。深詞律。皆早世。次曰熙。好學而文。未仕。女一人。適董桂榮。孫男二人。曰汝嘉。曰吉祥。女一人<sup>③</sup>。某惟故宋南渡以來。經學之士。視古為盛。變故相仍。文獻故家。漸以湮微。而處士乃能敬謹弗墜。遭時孔棘。弗克享其祿仕。貴志以沒。而有御史以為之子。際今熙朝。膺天子耳目之寄。謹言弘議。日開於上。可謂難能也已。嗚呼。處士其有後乎。是宜銘。銘曰。於惟聖朝。取士以經。廣海東隅。文獻可徵。嗟處士。遁世弗仕。家學之傳。以遺其子。上膺薦書。旅于明廷。冠豸裁我。赫馬寵榮。追惟教忠。貽謀罔失。與僕疏封。式表先烈。章山巍巍。宰木青青。茲惟其藏。以妥以寧。明發寤懷。罔極恩報。物此銘詩。永世克孝。

鄭真撰 《榮陽外史集》卷四三

贈承事郎吏部侍郎張府君墓誌銘

國朝之制。凡官階自七品至於第四。皆贈封其父母與妻。上德至渥也。于時吏部侍郎張度。官品居四。從例贈其父某君。吏部侍郎。母林氏。德人。命書既下。度錄其副楮。焚祭墓下。復請一介蟻蟲之臣。待罪銓曹。恩榮溥博。逮及二親。鸞綾金軸。下青泉壤。度深懼無以侈上賜而垂示來裔。莫堅匪石。願吾子為丈之。瀟瀟按狀。府君諱復禮。字禮庭。姓張氏。廣之番禺人。番禺有鄉曰黃岐角。皆張姓。環居之室。盧櫛比。當秋宵月白。燈火連接。而讀書之聲相聞。宋紹興間。有諱堯者。始遷于禮園社。堯生飛一。通周易。能會萃諸家之說。而折衷之。廣之士大夫推為宗師。號曰黃岐張氏易。歿葬社之南山。配麥氏。生二子。彬甫。鄰甫。皆善傳父經。既葬父。晝夜念之弗置。構堂曰永思。兄弟躬耕以奉歲時享事。彬甫娶羅氏。生丈夫子三。其次即府君也。府君薰炙家庭之教。而于易學尤精。發為大義。頃刻千餘言。出入朱程二氏。無平糴者。



漢儒拘泥不通。或流于術數。痛麾斥之。當是時科目方盛行。鄉人士咸謂府君爵祿可以引手致。府君笑曰。學易者為知吉凶悔吝而已。何以官為。獨念居處村墮。諸子見聞孤陋。乃築室都城中。俾就名師儒游。見其成立。輒喜動顏色。已而度舉茂才。去而為肇慶路高要縣學教諭。迎養甫六齡。而府君歿矣。時至正二十一年辛丑四月二十三日也。享年六十又一。國朝洪武元年戊申十月十五日。度奉柩葬于增城縣西之章山。因遷家焉。四年辛亥。度受薦入朝。拜監察御史。以至今官。風采凜然。貪墨為之屏迹。君子賢之。府君四子。長即度。次輔。次峻。次熙。輔。峻俱蚤世。孫男二。曰原潔。曰吉祥。女五人。昔人有云。為善者譬猶藝禾。世世能令嘉種不絕。則其發育也益昌且碩矣。信哉斯言也。府君世為儒。積善之聞播於海南。實合於易積善成名之義。今度位居法從。其聲益大以宏。是皆府君遺休垂祉之所致。度方欲為親榮。而府君不及見矣。悲夫。此墓門有碑。其銘固不可不

勒也。銘曰。

一屈一伸。其理孔神。易道之門。君子之攸遵。宜文而彰。乃韜其光。不露而揚。俾後肖之昌。有命自天。寵臨昭宣。鬱蔥而綿延。是為張氏之阡。

宋濂撰 四庫本《文憲集》卷一九

故翰林侍讀學士朝列大夫張公墓碑

故翰林侍讀學士張公志道。閩之先輩君子也。其德義學識。為當時尊尚。予恒以生晚。不及親炙。為恨。公之孫隆。以前刑部主事劉子欽所述行狀來請銘。予讀之。慨嘆先輩之不可及。尚敢銘公墓乎。然以隆之請堅確。弗可得而辭也。按狀。公諱以寧。志道其字也。元贈禮部尚書諱留孫之孫。中奉大夫福建江西行省叅知政事諱一清之子。其先有光祿大夫諱睦者。自光之固始從王審知入閩。始居古田之梅溪。至公曾大父世延。再遷邑之雲津坊。一清先娶廖氏。生三子。顯與野俱幼。而廖卒。繼娶陳氏。有賢德。訓育廖所生如己出。陳既有娠。一夕

夢小兒擎荷葉向月而拜，覺而公生。賦質清粹，神采煜煜。襁褓中即嗜讀誦，甫六歲日記千言，嘗與羣兒遊寺中，僧人難之以對，公隨口酬應，意甚超卓，聞者歎美。八歲時人訟其伯父逮于獄，公忿不能平，詣邑伸理，令異其言有條序，命賦琴堂詩立就，且出語新奇，伯父由是得釋。年十五，承父命往寧德受學于韓古遺，越五年方歸，學業大進，鄉之學者莫不推許之。登元泰定丁卯進士第，初任黃岩州判官，不踰年以計擒捕海寇殆盡，民賴以安。繼陞真州六合縣尹，有惠政及民。以丁內艱去官，服闋將上京師，為兵所阻，教授淮南者十年。王鈍、石光霽皆其門人也。後復徵至國子助教，累官至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祖考皆贈官。祖母賴氏、母廖氏、陳氏、妻宋氏，皆清河郡夫人。既入國朝，拜翰林侍讀學士，朝列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每承顧問，多所裨益，賜詰褒諭，恩眷特厚焉。洪武己酉夏六月，奉命貴詔印使安南封其國王，未至而王卒，國人請授其

世子，公不聽，遣人請命于朝，且教其世子服三年喪，并令其國人效中國行頓首稽首禮。朝廷嘉之，賜以勅書，比之陸賈馬援，并御製詩八篇以獎諭之。未幾得疾卒，實庚戌五月四日也。公生於元大德辛丑四月十有五日，至是春秋七十，其在安南八閱月，著書不少倦。臨終自為挽詩，意豁然也。訃聞，勅禮部遣官歸其柩，所過有司設祭，仍給在任三歲祿以贍其家。以其年某月某日葬邑之極樂山。初娶太原宋氏，生子四人：烜、燧、煒、煜。繼娶大名宋氏，生子：炬、烜、燧、煒。早世，煜以明經舉湖廣蒲圻知縣，炬以茂才薦任江西新淦知縣，官至刑部員外郎。並著政績。孫男七：垣、圻、埴、坦、埏、埴、埴。任南雄保昌儒學訓導，更名隆，煜之子也。公所著文有翠屏集、淮南葉南歸紀行、安南紀行集、春秋春王正月考。故翰林學士金華宋景濂、瀏陽劉三吾皆稱公之文章瑰傑，迥出流輩，而非後學所及。其尊敬仰慕于公者甚至，予以末學，又安能稱頌公之道德哉！因不揆蕪陋，而為之銘。銘



曰、

世德相傳、厥為名族。固始從閩、肇于光祿。積善流慶、琳  
毓文儒。蔚如喬松、溫若美瑜。富有才華、早登科第。啟歷  
中外、英聲欲起。際我皇明、奉職詞林。用弘裨益、恩眷彌  
深。使節煌煌、遠臨交趾。夷俗丕變、龍顏以喜。寵命方降、  
訃音遽來。天語興嗟、夫茲良材。爰歸其柩、復卹厥家。生  
榮死哀、綽有光華。墓門有碑、以昭厥德。維公子孫、永世  
承式。

楊榮撰 《文敏集》卷一九

校記

① 范幹：《金華賢達傳》卷一一，《宋元學案》卷八二

小傳均作「范祖幹」。

② 轉：宋濂撰《墓誌銘》作「輔」。

③ 一人：右引書作「五人」。



藏書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三十五

王埏 周南老 楊惟肖

史公斑

王景達墓誌

王埏字景達。其先蜀潼川涪城人。從曾大父諱庚應宋嘉熙中由右侍郎官出都大提點坑冶司饒州。方時蜀在邊人危於被兵。因留家饒安仁云。曾大父諱辰應。朝奉大夫知施州。大父諱榮。朝散郎通判武岡軍事。國朝進武畧將軍。同知武岡路總管府事。父庶子恭。埏幼而端愿。寡言笑。怒喜不外見。稍長善讀書。鏘然如出金石。既冠昏。益治家事。元統間。任受道州路永明稅務大使。至元五年三月乙丑。以疾卒。凡昏交鄉里。至于僕妾。無不咨嗟涕淚之。生大德辛丑。得年三十有九。娶吳氏。子男三人。長某。國學陪堂。次鎮郎。次德槐。女三。長許。通同里吳某。俞某。次幼。以是月乙酉附武岡府君墓下。里曰

高嶺。埏嘗受學於存。其疾也存累累視之。卒之夜存勉之勿芥蒂。埏欣然聽納。勸妻子各事事母我戚。遂逝。今葬也。其孤願有以志其掩諸幽者以慰之。存曰。埏之為人也。謂宜壽耶。曾不以半百為天耶。亦既四十而有子矣。命於天者其庸可違乎。壽其何必喜而夭其何必悲乎。彼高者嶺。千古之一歸乎。

李存撰《侯菴集》卷二五

周先生墓碣銘

吳沈

先生諱南老。字正道。姓周氏。其先汝南人。晉太康中有為揚州刺史諱浚者。族大且繁。散之四方。自汝南安城來居處之遂昌。其一也。唐末避難。遷建之浦城。在宋官遊道之營。道之營諱固。遂為先生遠祖。至九世祖諱輔成。登大中祥符進士。第八世祖諱敦願。官至虞部郎中。諡元公。七世祖諱壽。元符進士。司封郎中。至孫興裔。和州觀察使。侍衛馬軍都虞候。駐劄平江等處。死節王事。敕

常熟虞山之麓葬焉。故今為姑蘇人。先生高祖諱禹迪，功郎，常熟縣尉。曾祖諱璵，承事郎，歷官為秘書省檢閱文字。祖諱才，迪功郎，沿江制機檢察水部兵。元革命，征南行省檄令權撫鄉邑，時軍伍桀驁，公行剽掠，乃以仁義說諸帥，全活不可數計。有他處生口被虜，則傾資贖之。問所從來而還其家。考諱文英，元松江府監稅。先生幼而聰慧，讀書過目成誦，比長侍監稅於官所，從江陰陸先生文圭習舉子業，屢試不利，退而曰：「學在我，遇不遇命也。」因授徒於蘇，與者成名而去者居多，久之用薦者授信州路永豐學教諭。嚴條約，為諸先生重建禮殿，論堂齋廡，凡若干楹，復侵田若干畝。新文昌鄉賢二祠，改太平路當塗縣學教諭，秩滿還蘇，而南北多事矣。是時浙省大臣得以便宜除拜，奏先生吳縣主簿。先生視事，振舉大綱，紀發摘隱伏，羣下莫敢欺。縣之濱湖，民告僧普益與王益婦私殺其夫，鞠問且三月，獄不能具，則以告者為誣而反坐之。先生始至二日，閱其牘，疑而復

聽焉，僧露其情而未肯顯言其尸與凶器所在。先生躬造其地，移檄縣神，責以陰報。翼日羣鳥飛鳴下上，若有所訴。然良久從西南去半里，盤旋於湖旁蘆渚上。先生命從者入視之，尸則正在尚未腐也。僧與所私婦咸叩首曰：「死矣。」已而刃出水際巨石下，於是正其罪而免告者。一縣稱為神明。縣賦有額而稅無正額，民多流亡，而吏胥因緣為奸，多方飛灑，每歲皆沒於官者，代輸破產，併命不能足。先生驗簿籍，徵其實在，請蠲其流亡，民賴以少甦。省臣聞其能，辟以為掾。時軍務方殷，應接不暇，先生處之裕如。上官目指氣使，下吏謫詘成風，先生獨裁之以正。他掾欲有所為，則曰：「慎勿令周掾知也。」上書言時政六事：曰開荒田、節財用、通鹽法、息奔競、辨禮分、公銓選，累千餘言。時至正辛丑歲也。有獻議請開沿海汊港者，凡十有三處，先生往視，還言：「惟白茆一港地勢卑下，眾流所趨，開之易為力，且為利甚多。其他則塗漲已久，與陸地無以異，居民生長其間，享耕種之利，若興工



疏掘忍未為國利而先與民害矣。海濱閒田棄於無用，募民立屯，使有耕食，亦禦寇之一策也。聞者避之。除兩浙鹽運司知事。時國用浩穰，仰給於鹽課，乃新設分公司於平江，歲辦鹽十二萬引，鈔七十萬錠，帶賣儲備者又五十萬錠。運官缺員，先生以一幕職任其事，設法既詳，處置得宜，豪商巨賈無所容其奸。繼授淮南行省照磨，改江浙進階從仕郎，監價平江等處船貨，提調嘉興長洲吳縣白徒兵。浙省地日蹙，而權貴人方大興土木，廣生產，受投獻，與民校錐刀利，官冗吏貪。先生因復上書言之，大忤執政意，然猶憚公論，外示優容。未幾權本省理問，錄嘉興松湖囚，覈實無錫州錢糧，人咸服其公。丁未歲，蘇州既入版圖，例遣赴京與翰林太常諸公同議郊祀禮，禮成移臨安府，居越數月，得旨放還田里。洪武元年也。先生既還自朝，與諸遊從日以經史自娛，客至尊組談笑，與世相忘。洪武十六年四月十一日卒，春秋八十三歲。卜其月二十七日葬吳縣星涇道山先塋。

之次娶孟氏，元松江府判官諱潼之女。先十五年卒，今合葬焉。子男一人，敏，長洲縣儒學教諭。女一人，適元醫學提舉張元善之子昊。孫男四人，汝浦、淵、源。女三人，先生居家篤於友愛，女兄弟凡十人，多先生所字嫁。其他若內外親族之死喪，咸給其所不給。至於家事，則一付之孟夫人。宗族間謂非夫人莫能為先生配也。先生之學本於義理，而以文章發於英華，詳於制度，而以裁斷定其取舍，方術技藝之書靡不旁通，而於醫尤精。所著有易傳集說、喪祭禮舉要、大學中庸章句集解、地理會要、醫方集效，拙逸齋稿、姑蘇雜咏，藏於家。先生既葬，敏以書抵京，請於國子監學錄金文徵為之狀，而敏之弟子張暉方為太學生，為之求銘於予。嗚呼！先生之德之才固宜銘矣，宜暉之請其可辭乎？師生道乖，朋友義缺，如暉者以其師之災，然在疚而能代為之請，豈不可尚乎？予故取金君之狀，錄之如右，而系之以銘。銘曰：周氏之先，自汝遷閩，宦遊道州，復為吳人。子孫綿延，文

學相繼、蜚英上庠、策名科第。先生之生、蔚有槩儀、韞玉勿銜、人莫我知。起為學官、敷教百里、侵田來歸、新宮肇啟。相臣便宜、試以親民、發奸直寃、號稱如神。虛田額存、民代以輸。君按其實、橫斂以除。大曹選能、衆務叢集、剖析若流、弗壅弗積。港汊之開、衆爭獻議。君謂不可、非我之利。海瀕之田、可募而耕、以屯以禦。乃卒不行。鹽官分司、佐我國用、責重事繁。倚君為重。大商四集、貨寶如山。設法之詳、吏無容奸。土疆日削、權豪愈肆。正色昌言、無所畏忌。才不克盡、運也。則移命之不逢、奄然其歸。道山之麓、先塋之旁、厥配則賢、與之同藏。善行之多、我撮其要、勒之貞珉、樹於墓道。

《吳郡文粹》續集卷三五

鄉貢進士翰林書寫楊君墓誌銘

至正元年四月、聚由陝西行臺都事遷翰林待制、中書命下、翰林遣書寫楊君惟肖持璽書、馳召聚於山南。閏五月癸卯、戒途。六月己酉、病暈、卒于安陽。彰德路總管

王侯仲方哀之、帥其屬、塋瑯城下。七月丙子朔、訃至。遣君二弟惟紹、惟善、不敢遽告其母。父知之、命惟善來山南問卒故。明年夏、遣惟紹護柩南歸。因遂走京師、致書及狀、乞銘其墓。嗚呼、不文其忍。辭銘哉。君生有異兆、資穎悟、幼工屬對。六七歲、誦諸經不忘。即能賦詩。稍長、補郡學弟子員。月朔十五升堂會講。進退揖讓有度。發明詳盡。衆賞其超拔。弱冠師蜀儒呂仁叔治春秋。讀書不釋卷。夜分方寢。家務妨奪、則頓顙歎怨。泰定三年、遊京師。從故翰林直學士文安謝公學易。文安于君為中表。文館於家、日與之議論。君聰敏卓朗、且接賢士大夫多。學益恢拓。履肆奎章。虞公伯生、中丞馬文貞公、我先兄祭酒正獻公、俱憐其才、薦諸朝。不報。至順三年、以寓士就試上都。名中第二。癸酉會試京師。適文安考文君自陳避親嫌、不試。停三年。君念親老、未獲祿養、迺以善楷書試補翰林書寫。中高等。官制書寫歷三考、始官七品。時科目暫輟。君將有所待。比復賓興、而君卒矣。惜哉。君



儒藏

居家孝友、慈厚易直、遇事通敏。先卒一年、文安公亮於位、子搢幼、君經理喪紀、咸盡其道、請於上官、得告舟具、喪、歷涉艱險、歸寔於鄂。士論多之。通權臣當國、予備位臺諫、君貽書數百言、以忠諫見責。觀其行、其氣若是、豈後人哉。初至元二年、君暫歸省、已乃挈家北上。侍婢溺死彭城舟中、旋至京、妻親以蓐難俎、衆固問其否於前、而期其亨於後也。君卒、時適大暑、奉命南邁、將遂過澧、覲省、且就試秋闈武昌。迨三駟不以疾少緩、過鎮陽、病愈熾、渡漳水、委頓至安陽城北門下、馬憩道側、氣絕。安陽民以使者旅死、紛紜來視、將數百人、會城土半推、狀若城、觀者賦、愕、震、蕩、巨擊、龜、窟、墮、墮、壓死者二人、壓而不死、目損者一人、股折者一人。意是何氣之盛而值之者暴也。君字與似、生於大德壬寅、卒年四十。世為蜀遵寧、青石、縣九節鄉人。先世避兵難出蜀、再徙澄陽之新安、遵家焉。曾祖某、宋某官。妣龐氏。祖考震卿、宋鄉貢進士。祖妣丁氏。父幼學、隱於仕。母宋氏。妻魏也。子一人、勛。

國子外舍生。以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先塋之次。君來京師、有詩文百餘篇、余最輯傳之、餘皆逸。銘曰、嗟楊君、志不展、賢能興、備俊選、學行懿、年命舛、生有死、嗚克免、惟之人、憾不淺、頌道路、親在速、子運養、孰免既、賴有弟、輒車遠、窀穸安、時日善、文若名、流廣衍、死因傷、生可言、語若翁、淚莫泣、勛世學、後將顧。

宋瑛撰《燕石集》卷一四

蓮盧處士史公墓誌銘

上在位十有五年、歲在壬戌夏六月、詔前奉直大夫、知北平府涿州事、史行可進階中順大夫、官山西道提刑按察司副使、行可既拜命、入謝、侍朝三日、面聞聖諭、陞辭上道、過臨淮、訪真縣庠曰、行可荷國厚恩、實先公遺教所及、先公歿已有三十餘年、而墓石未有刻文、失今不圖、後將奚及、子其執筆焉。真退而論次如左。公姓史氏、諱公珙、字搢叟、蓮盧處士其號也。世居鄆之甯東。八世祖簡、宋贈冀國公。簡生贈太師、越國公八行先生詔。



詔生贈太師、衛國公木。木生贈太師、齊國公東。牟先生漸。新生寶章大監、鄆縣開國男彌志。公四世祖也。曾祖諱望之。秘閣大理少卿。祖諱儀卿。從事郎、監泰州丁溪鹽場。父遂伯。八元。隱德不耀。鄉稱曰處士。曾祖妣鄭氏。丞相安晚魏王玄孫女。特贈碩人。祖妣鄭氏。恭人。母盧氏。公本端山先生諱彥伯季子。以從弟遂伯無子。來為之後。公生而秀異。詞氣溫恭。早志於學。通諸經于史。而尤邃於易。延祐科詔行。郡守舉堂課法。公年未弱冠。以書經屢占前列。庠序間名聲籍籍。安晚曾孫習齋先生吳夫奇之。願教世好。妻之以女。先生素以道學文章自任。述作論撰。多俟公鑒定。先生曰。韓昌黎婿李漢而文學益振。吾於楷與庶幾哉。公不自矜。喜學日進。而德以成家。居教授。從之遊者每數十人。諸生范樞。趙景年。負不能為禮。公不以介意。訓迪成立。卒有聞。時方承平。故家子弟多躋仕版。公慨然嘆曰。王者之民皞皞如也。吾得為王者之民足矣。爵祿如彼何哉。程先生端禮嘗薦為兩

東書院主奉。即棄去。兩試剡闈不售。絕跡場屋。用意古作者。慕陶靖節之為人。追和其辭。薄遊西州。陶寫性情。自以為得江山之助。名士大夫若黃公望、柯九思、俞鎮與為神交。詩酒從容。俛仰今古。論宋季臺閣典故。朝野人物。疊疊終日。至於國亡忠臣義士之死節者。必慷慨流涕。兩遭大喪。克盡禮制。每春秋祀享。忌日裸薦。哀慕之情見於顏面。雖家道中微。而田園猶足自給。將芟枿整輯。為終老計。而竟以疾終。惜哉。公生於元大德五年辛丑十月十九日。卒於至正八年戊子八月十六日。享年四十有七。以是年十一月廿五日葬于陽堂鄉華興之先塋。所著有蓬廬集若干卷。易演義。象如發揮三卷。配鄭氏克相其志。子三人。長景祖。即行可。有司泰戶籍時。即其字為名。次晨祖。次晏祖。早夭。女二人。長適鄭必政。次幼亡。孫男一。必寵。晨祖出也。女二。公性儉素。而好施與。不倦。廣平李克民亡喪不舉。公賙之累歲。且為著哀辭。告其常往來者。過錢塘西湖。遇老人湯姓。年七十餘。益



德祐遺民、知舊事甚悉、公憫其孤貧、解橐中半與之。暨  
歸、無買舟費、徒步不之悔。處心仁厚多類此。一日語其  
子行可曰、門戶之托實在汝等。汝及我在、屬志于學可  
也。未幾公即世、行可年方十五、佩服不忘、與其弟晟祖  
受業先君求我先生。年幾二十、大家間左要致之、教子  
弟有師法。隆聖運肇開、以詩經中洪武四年浙江秋試、  
計偕京師、授承事郎、同知華州、轉承務郎、調樂安州同  
知、升知涿州。奉母以養、人以為榮云。真竊惟史氏自箕  
國積德累行、歷八行至三世、而樞密公才、位登兩府、自  
後世相王封、父子叔姪焜耀前後、天下之人歆艶而慕  
望之。乃若獨善文華公、以衛國之裔與公高大父大監  
同母、嗣中散諱法之後、風節行誼、世以兩東讀書種稱  
之。獨善之孫果齋家鄉沂考亭正傳、從子公瓊實學焉。  
公以本文系序之正、學于公瓊而克嗣其承、信乎文獻  
足徵矣。然以運去物改、不得與世祿之盛、豈非命哉。乃  
今行可踵美世科、所至有聲、上膺耳目之寄、相門復興、

其在茲乎。真為史氏門婿、視公為外伯父行、且與行可  
幼同研席、親契之厚、非一日矣。斯文不朽之托、可辭耶。  
銘曰、烈烈四明、有華相聞。公生其間、率履弗越。天地蓬  
廬、我苗我裔。仁義蓬廬、我詩我書。上下周流、萬化一理。  
反身歸全、孰呼起起。有子象賢、對敎明廷。繡衣持斧、服  
茲寵榮。慨思敎言、聲容如在。錫類疏封、時其有待。華興  
之原、宰木光輝。公侯復始、福履其綏。

鄭真撰 《萊陽外史集》卷四三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三十六

莫昌 傅若金 倪士毅

季仁壽 劉環翁

莫隱君墓誌銘

隱君名昌、初名維賢、字景行。其得姓則以有熊氏後之季遠、其得氏則以莫教官後之屈生。秦漢魏唐、代有顯者。在宋自始祖諱延瑛而下、一十世由進士科仕州縣佐、躋即官法從者五十四人、是為吳興莫氏。自始祖之義、宋刑部侍郎諱君陳而下、至高祖宋承事郎諱之濱、為六世、徙居錢唐、乃生曾祖諱世榮、是為錢唐莫氏。曾祖生祖諱大有、祖生子四人、長諱如德、次諱大中、君伯父、次諱如貴、君父。次諱如敬、君叔父。君實叔父出、父無子、出而繼之者也。先其叔父配孫氏、於前元大德六年壬寅六月二十一日生君於積善里。少穎悟、知為學、長益俊邁、知克家。自刑部至君已九世、以宗遠澤新、思振家聲、以為世楷。時處士以君之善承意、遂及時行樂、優

游以卒歲焉。君大治第西河、扁其堂曰有政、請處士法師合家族以居之。同舍晉寧張肅記以先志、趙雍仲穆為書而揭之。考幹蠡之外、兼以學問、書無不讀、藝無不游。元初、仇山村、白湛淵、湯北村、鄭素履諸老先生者咸得登其門、卒受教山村先生焉。兼通詩傳、為場屋文、及延祐賓興、時年十九、以前受業一試、不售、則曰、吾寧藏璞、勿可再則。翰林待制楊公剛中舉辟、授以右職、亦不起。有別業在南山下、作屋介兩山間、命曰兩山、始有隱念。無何二老繼歿、家事日繁、交友日衆、而君學日富、延名師教弟及子姪輩、君亦不忘所習、乃日與講明以求其至焉。課庫僕惟責其成而已、不妄加喜怒、且奉已恐厚、施人恐薄。柯博士敬仲質犀帶未償、頗有欲得意、亟舉授之。有要兄假君數萬緡以起家者、亦無責焉。矧不知名者胡可計、其性行類此。尤通佛老之教、遂以廣莫子自號。後感墳瑄玉塘師授以內外丹訣、遂有得焉。又和永明壽禪師山居詩一篇、在叢林有傳之者。篆法嶧



山碑與漢石經、動有古意。方外碑榜其蹟甚多。具畢諸弟妹婚嫁。西河第毀於災湖濱。別業稍近市喧。遂卜居下瀨亭。扁留暉。蓋用和靖詩也。輯師友尺牘詩。則標其名籍。則詳其姓氏。有元好問中州之遺意。但惜不記其所文所知。亦可悲矣。後復徙居南屏別業。其處頗多景物勝。因人而成。有若輞川之南堂者。遂為廿有一題。多賦之者。君初以家訓不敢飲酒者殆四十年。而未嘗間人之勸。至是每客至。始肆酣飲。共醉則止。尤樂於著棋彈琴。家畜法書名畫古器甚都。於是盡錄其器。裝為二帙。曰雲房玩餘集。若歐公金石錄焉。先處士法師之沒。既葬。遂展拓先塋。鼎建堂宇。遠求虞道園。鄧素履二公之文。合為一碑。諸士大夫因以標華搢之長句者。幾二百餘首。又自為致嚴堂記。歷叙先世營置之由。葬附之所。創為送葬經營供祭之規。立石堂上。以示永久。皇朝洪武三年。始建學。立師為英才首。君以詩經為杭州府學訓導。所教者成一鄉之俊士。晚懼族譜散逸。薄遊吳

興。搜訪故迹。歸與從子約作家傳。凡先世之遺文翰墨。附其後為若干卷。曰吳興莫氏家乘。及所與文敏諸子倡和。目名茗溪紀行。又嘗訪吳松故時所過題詠。目曰雲間紀遊。計平昔所為詩詞等號為廣莫子集。又有和陶詩集。纂名物抄若干篇。藏於家云。君娶金華蕭氏。先卒。祔祖塋。次楊氏。宋后族蕭一子。楊三子。長海寧學錄次。瑋次。瑋在家。女一人。曰某適邢某為某官。嗚呼。予總角時嘗從外叔祖竹逕詣先生學。以君嘗學琴於元之某學。詩於仇山村。欲携予見。竟弗果。後年始長。至正己亥鄉舉。始得與先生交遊。又獲交其猶子敬。又同為杭州訓導。後為小人間。君遂以疾辭。予亦繼以疾辭。君以年老不為腐鼠之嚇。予豈一飽羞者哉。傳曰。人定可以勝天。亦盡其在己者耳。愚昔從仇山村游時。同輩有二。人焉。一則張雨字伯雨。以高道顯。一則張翥字仲舉。以名宦顯。與君皆傾渴。或者以君隱名可匹顯名。則道德文章而言。非以地也。君未厭世。而慕陶潛劉伶之達。而

為墳志詩、則有待於觀化之歲月、斯可謂之達者。伶荷  
鍾以死為死、陶自祭不以死為死。然則隱君其死耶、其  
不死耶。

凌雲翰撰 《柘軒集》卷四

元故廣州路儒學教授傅君墓誌銘

至順三年、新喻傅君與礪挾其所作歌詩來游京師、不  
數月、公卿大夫皆知其名、交口薦譽之。蜀郡虞公、廣陽  
宋公、方以斯文為任、以異材薦之。會今天子即位、詔遣  
使者頒正朔於安南、以君才學為之參佐。受命即行、至  
真定驛、啟制書觀之、上有王號。君曰、安南自陳日烜已  
絕王封、累朝賜書皆稱世子、今無故自王之、何也。使者  
疑未決、君獨請行。至都堂、白其事、宰相大喜、立奏改之。  
安南之人往往以中國使者不習其國風土、多設譎詐、  
以詭使者。至是、君一一用言折之、彼遂讐伏、不敢相侮。  
或郊迎、張宴、攜衆、或盛飾侍姬侑酒。君皆却之曰、聖天  
子遣使者來、所以宣布德意、不當重擾遠民。至日、世子

出郭迎詔、帥國中之人共拜聽焉。明年、安南陪臣執禮  
物來貢闕下。君以功授廣州路儒學教授。湖南及廣西  
帥聞爭欲辟君為掾、皆辭不就。於是繕完廣之儒宮、復  
學若干畝。未幾、遇暴疾卒。至正二年三月某日也。君諱  
若金、與礪字也。其先由相州因官家湘潭。唐廣明初、避  
亂再徙臨江、遂為新喻人。宋川陝宣撫處置使、更有子  
曰雲、紹興初、假工部侍郎使金、為通問使。生新興、令紀、  
紀生循州、倅元余。元余生韶州、守君平。君平生司戶、价  
介生頤、頤生朝奉大夫實之。實之生典江、薄允迪。允迪  
生明可。是為君父。其母胡氏。君賦質清美、自幼為詩、出  
語驚人。弱冠游湖南、宣慰使阿榮招延於家、賓主吟咏  
不輟。久之、薦為岳麓書院直學。即棄去。卒年四十。兩娶  
皆孫氏。無子。父命以弟若霖之子德麟為後。二女、宜男、  
宜弟、俱幼。將以至正四年正月十二日、葬新喻擢秀鄉  
玉隆山。君學長於毛氏詩、尤喜漢魏盛唐諸作。其詩數  
百篇、多可傳誦。及使遠方、果能以專對之才稱、宜有銘。



儒藏

銘曰

士之窮經本以致用。詩三百篇有諭有風。達於從政。專對四節。其或不能。空周美望。傳君言詩。上本風雅。漢魏盛唐。作者之亞。持節侃侃。佐使南交。言諭遠人。玉帛以朝。我述銘章。約於君墓。後生學詩。勿溺章句。

蘇天爵撰 《滋溪文稿》卷一三

倪仲弘先生士毅改葬誌 趙汭

新安有賢行君子曰倪仲弘先生。以其學教授於縣。二十有三年。既沒而家貧不能葬。逾四年乃克返葬於休寧故里赤丘之原。地下濕。欲更諸壤。力未能也。縣人思先生之德。久而不忘。門人汪志道。其弟存心。相與謀曰。先生設教吾邑。遂留家焉。蓋所謂沒而可祭於社者。吾里西北黃坑有善地。請改葬先生於此。以係邑人之思可乎。其孤聞之。謙不敢當。又二年。為至正十四年冬。十有二月。邑令永嘉周侯希漁赴官饒州。道過汪氏之居。聞其言而嘆美之曰。吾於此得以知先生之賢。且以

弟子之地而葬其師。義無不可者。即日命志道存心以已意為書。授先生家。又命諸孤急誦日營葬而後去。於是遂以今年己未正月癸酉改葬先生於縣南坑余思塢之原。從縣人之志也。先生守身制行。不為名高。而事親至孝。接物以誠。非其人不交。非其有不取。非仁義道德之說。嘗論定於郡先師朱子者。不以教人。凡污苟賤之事。不接於身。利害得失。揣摩計較之辭。不挂於口。雖大寒暑未嘗一日輟其業以嬉。終其身。人不見疾言遽色。是故縣人信其言而尊其行。既沒而復思之。倪氏世家休寧。至先生而益貧。無以為生。居常授徒以養。縣人汪君泰初聞其賢而敬禮之。築室下阜里中。請先生奉二親來居。躬率子弟為邑人問學焉。志道存心皆其子也。先生諱士毅。仲弘其字。曾祖機。祖文虎。考良弼。皆以文學教授。其師曰陳壽翁。先生亦休寧人。所注書曰四書輯釋。閩坊購其初藁。刻之。嘗別為纂釋之例。其精書未脫藁。又將以次及他經。皆未就而卒。其卒以戊子歲四

月九日年四十有六娶吳氏子男四人尚綱尚德尚誼尚禮尚綱後汪氏尚誼為從父士安子女嫁徐顯孫男銓女幼始先生居父喪未終而感疾不起又三年而太夫人與吳氏相繼卒故縣人尤哀之葬之日凡為先生之賓友與門生弟子皆切感縣人之知義周侯之樂善而先生身教之道益彰也既葬乃謀買石刻文墓次以訪自幼為先生所知又號為能知先生者則授筆焉訪聞戰國秦漢以來大道既隱而忠信孝友醇厚士未嘗無也聖學復明於近代士始以知道為宗久之又失其傳而學者益以空言自蔽由是高節卓行鮮復見稱於時則民偽滋而世變極矣若吾仲弘者何可得哉姑因志改葬略著其為人如此使君子有所考焉

（新安文獻志卷七）

元故婺州路儒學教授李公墓銘

濂特罪國史無職青坊日趨大本堂與晉府典儀劉彬數相游從彬廬人也其先公諱演實濂之故人彬以契家子之故間來言曰外舅李教授之死已十三年墓石且無文其子遠居於浙河東垂姓名無由自通故特福建行省員外郎王錡狀介彬以請惟當今名公卿大夫無不得先生文以發幽潛者願界梓之按狀公諱仁壽字山甫其先廬州龍泉人後徙居州城中宋殿中侍御史宗以骨鯁著聞公之十四世祖也曾祖泰享祖文明父德吳母某氏公之父以學行知名越郡凡兩辟不就公幼漸家學長益自奮厲文辭如水湧而出重紀至元初用薦者起教諭慈溪公為徵通租新禮殿建教諭廳事部使者暢公某行縣他校官獲罪者相望唯深器公命往黃岩鑄祭器之未完者慈溪先正賈章閣學士黃公震著書滿家公以狀上府祠之學官設課試法以待後進鼓舞激勵唯恐有懈急竟有二士獲江州文解人多之秩滿還廬之松陽其訓迪學者一如慈溪郡守徐君思讓請公定鄉飲酒禮公為斟酌古今筆為儀注徐悅銳意欲行之會徐卒乃罷陞饒之雙溪書院山長以親年高辭時丁元季州郡多繹騷藩方大臣多有辟公起者公力辭龍泉湯京好義之士也捐田為義莊以惠其族復開義塾以教鄉子弟以公為一郡之望延為師公悉心開導學如不及會近臣李國鳳經畧江南承制得專除拜憫公位不滿德特轉教授婺州公嘆曰仕所以行志也志不行局若肥遯終身乎遂放情肆志於雲林煙壑間爾然如在物外遂自號為春谷叟士云初公承家學治易暨春秋通其奧義及上饒鄭先生原善來為郡錄事公獲從之將受書詩二家先生名進士故公之所造益精由是四方從之者眾號為四經師後多有知名者其為文詞不事剽竊而自成一大家幽國忠宣公余闢過括索而觀之其稱



儒藏



道不置。公為學至勤，群書無不歷覽，覽輒手節鈔之，為春谷讀書記二百卷。其所著者，易、書、詩、春秋皆有行義，共若干卷。四書實疑若干卷，策樞通覽若干卷，詩林鈎玄若干卷，弓治錄三十卷，文集若干卷。兵燹之餘，皆鮮有存者。不幸壽六十有一，以至正壬寅八月某甲子卒。其年九月辛酉，塋于龍泉縣安仁里麻丘灣。先配吳氏，生子二宗，起宗憲，皆善繼其學。宗憲一名觀，將仕佐郎，漢中府褒城縣主簿。女二，長適彬，今遷承事郎、工部主事，即速銘者。次適湯訢，繼室潘氏，廣東道肅政廉訪司照磨孫女也。生男一宗義，女一適湯柱，孫男三，同紹德。予惟人處霄壤間，有異生之徒，以其自立也，所以自立者，非假功名以自見乎？或命與時違，齟齬而不能進，則托辭章以寓其所志，庶幾古者立言之義，二者之外，則無所容力矣。以公之德之才，於功名乎何有？浮沉庠序中，追沾一命，亦且歸然老矣。期表著者，唯在乎有言。六丁雷電，又從而取去之，其果何為邪？如公者，蓋可悲也。雖然，治國有道，政與教爾，而教為尤重。公雖不及為政，而位為人師，橫經講道，需巧後學為多。其視懷銀黃垂三組，而無益於人者，賢不肖果何如也？尚矣悲。銘曰：陰陽雜糅，莫測端倪。人生值之，萬有不齊。有美君子，厥德孔嘉。祿位之卑，蔑以振其華。檣文自耀，出史入經。鬼神靈異，雷霆震驚。忽斥豪英，誨于醇熙。敦繹六藝，蔚為人師。日坐皋比，唯先民是程。誨言淪浹，學維烝烝。師道既立，善人斯多。剗剗染汙，不冒至和。視彼滔滔，三組銀黃。徒曠厥官，是謂自戕。道隱世澆，懷古而悼。哲人不可作，盡然而傷心。麻丘之灣，水環而岫張。太史勒銘，用播遺芳。

宋濂撰 四部叢刊本《宋學士文集》卷二六

建德錄事劉君墓誌銘

君諱環翁，姓劉氏。其先自發之金華，徙台之寧海，居縣東北之關風山。曾大父嵩，宋父林郎，昭慶軍節度判官。大父應球，宋迪功郎、慶元府慈谿縣主簿。父珪，年十六入太學，遂家于杭。仕皇朝為進義校尉，寧海縣東興等處海船上百戶。母陸氏，君生三年而不能言，既成童，敏悟絕人，讀書至忘寢食，母懼其以勞致疾，禁弗與燈燭。君竊篝火，閉窗隙坐，以迄四鼓，年踰弱冠，出從名師受春秋學，取元統元年鄉薦。會科舉事廢，就其業不少懈。若有待者，遠

今天子更新庶政，科舉復行，遂以至正四年再薦于鄉。登五年進士第，授將仕郎、建德錄事。有在君弟子列而與君為同年生者，曰文宣，死於疫，君經紀其喪事，無所避。因染疾，遷寓門人廉氏家而卒。五月某日也，得年四十有三。君初娶費氏，前若干年卒。後娶顧氏，合卺甫五日，而君應薦北上。費氏之媵方娠而未生也。君卒之日，手自為書，奉東帛為母壽，第言旦夕南歸，未幾而廉氏家以其書與君柩俱至。費氏媵之子邵祖生已兩月，君不及知矣。母與仲兄饒翁哀慟幾絕。時進義府君歿已若干年，猶旅殯于杭，饒翁乃啓其殯，并君之柩返于寧海。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鄉某原，且以狀來謁銘。予茲仕寧海，聞關風山中，有兩先生曰劉公某、曰舒公岳，梓並以文章大家師表一時，心甚嚮往之。而兩先生之不可作已久，暨辱交於君，乃知君於劉公為從曾孫，舒公之子叔獻則君所從受業也。木水本源，有自來哉。君為人介潔不阿，然不喜臧否人物，與之游者莫窺其涯涘。其訓諸生於杭學，具有師法，識者多以遠大期之。際逢聖時，



賢才棄進而君獨遽止於是可哀也已。始進義府君有子年十二而天。臨終言我死當復為劉氏子。後十年見夢於父母曰我至矣。果再得子。八歲而又天。後二年復見夢於父母曰父母撫我厚。豈忍捨去。已而生君。遂取昔人識環事名之曰環。而字之曰環翁。其再薦也。適感異夢。乃以字為名曰環翁云。銘曰。不有時兮孰甄而拔之。不有命兮孰天而開之。得於彼而喪於此。孰子而孰奪之。母倚門而啼兮。兒呱呱而泣。靈之歸兮。何嗟及。兒勉學兮。天不忘。往必復兮。後其昌。

黃潛撰（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三七



儒藏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三十七

余闕 貢師剛 曹永

余左丞傳

余闕字廷心一字天心唐古氏世居武威父錫拉卜藏布官合肥遂為合肥人母尹氏夢異人生闕闕生而髮盡白家貧年十三始能就學嗜欲甚淺不知有肉味惟甘六藝學若飴嗜之不厭與河南張恒游恒臨川吳澄弟子善談名理闕之學因絕出四方擢元統癸酉進士第授同知泗州事泗瀕淮民豪弗馴令蝕人土田官籍之多以証去闕繩尤暴者數十不敢譁廖甲與舒乙競田廖焚舒廬舍舒婦偶母子同死遂寘灰爐中証之闕為白其事泗無麥民以乏故事弗聞闕上之中書定為令凡無麥者減賦代還長老爭進金為壽闕謝去後闕往桐城道逢故民皆羅拜馬首相隨信宿而別俄召入應奉翰林文字轉中書刑部主事三月之間疏滌冤滯

獄五百上官忌其才議寔不合闕上宰相書言狀又不報投袂而歸居亡何復召修遼宋金三史拜監察御史上疏書守令最近民欲萬國治責守令反是政龐宜用殷最法力行之便上從之藩王府諸校白晝攸金道上執如狼闕鞭遣六十人上思治切議遣奉使巡察郡國闕言奉使恒無狀所至處食飲供張如事至尊曾不能宣上憂恤元元之意宜亟罷之後闕補外會奉使者亦至執闕臂曰誠如君言知闕忠亮不怨闕在位知無不言言峭直無忌人勸闕少辟禍闕曰吾縱昏豈不知批逆鱗為危委身事君身雖殺弗悔也改中書禮部員外郎闕議復古禮樂其言精鑿有徵聞者斥為迂濶弗用安西郭氏女受聘未行會夫卒郭自縊死有司請旌其門闕以過於中庸不可以訓格不下出為湖廣行省左右司郎中廣西多岐山負粟輸官者厄于道險費常倍闕命以為帛代輸右丞沙班怙權自用多錄其私人闕

每抗辭沮之。會莫瑤蠻反當帥師。又止不行。無敢讓之者。闕揚言于庭曰。右丞當往。受天子命。為方嶽重臣。不思執弓劍討虜。乃欲自逸耶。右丞當往。沙班曰。郎中語固是。如獨餉不足何。闕曰。右丞第往。此不難致也。闕下令趣之。三日皆集。右丞行。章宣慰巴延以婆律香贊闕。闕覺重。辟之。香中果胎黃金。章歎曰。余贊達官多矣。潔如冰壺。唯余公一人。復以集賢經歷召入。預修本朝后妃功臣傳。遷翰林待制。出食浙東道廉訪司事。發姦摘伏。聽察若神。州縣聞闕至。貪墨吏多解印綬去。發定賊無藝。役小大各遵度。闕還官履畝實之。徭賦平。衛士無養。以沒入田分隸學官。郡長燕只吉台肆毒殘衛民。民重足立。闕鞠治之。獄上行。御史臺臺臣與其有連。反以事劾闕。闕歸青陽山。已而丁尹氏憂。闕日夜悲號。有甘露降于墓。君子以為孝感。至正壬辰。天下兵動。平章政事鴻和爾布哈方統我淮南。承制起闕權淮西宣慰副使。分治安慶。安慶距城皆盜。人爭謂不可往。闕毅然

請行。從間道入。推赤心待人。罷其苛賦。轉粟以哺餓夫。入社民翕然歸。闕知民可用。乃帥之破雙港砦。砦甚固。小路若髮。闕被甲荷戟直前。賊空砦出。殺傷相當。至日景。賊殊死戰。闕不勝。退復收散卒。誓曰。死則死此。爾何生為。一鼓而進。大破之。諸砦畏威。次第降。闕益繕城浚濠。礪矛戈。分屯耕郊外田。民懼不能者。遣軍士護之。耕。賊來輒與戰。一日賊四合。旌旗蔽野。鼓譟之聲震天地。闕縱驍騎數十。大喊而出。賊勢披靡。遣兵擊之。斬首數千級。當是時。淮東西皆陷。獨安慶孱然存。賊來戰。又數敗。賊銜之。偽作尺牘通城中諸大姓。約期日反。冀闕捕戮之。闕曰。我民安有是。命悉焚去。賊計窮。復令闕故人衛鼎許大明以甘言說降。闕命牽出。以鐵椎擊碎齒。懸其皮。東門灣山有虎傷人。闕遣文檄山神使驅虎。虎出境。功上中書。朝廷俾為真。陞同知淮西宣慰副都元帥。賜以上等及黃金束帶。江西諸官軍動號數萬。掠玉帛。殺嬰兒。寘戰上以戲。沿江州郡患苦之。獨不敢近。



城下即近出師搗退之。或服其義，至有來歸充將校者。漢河兵屯潯陽，命使者帥壯士百輩腰刀直入，脇主供億。關叱左右收縛付獄，且上疏言：黠猾素不被王化，其人與禽獸等，不宜使入中國。他日為禍將不細。後竟如關言。轉淮南行省參知政事，尋改右丞，賜二品服。關益自奮，誓以死報國，立旌忠祠以勵將佐。時集祠下，大聲謂曰：男兒生則為章孝寬，死則為張巡，許遠，不可為不義屈。意氣慷慨甚。丁酉冬，賊大集諸部圍城，戰艦蔽江而下，樵餉路絕。兵出數失利。戊戌正月七日，城陷，關猶帥衆血戰，身中三矢。賊呼曰：余將軍何在？吾將官之有生致者，予百金。關戰手罵曰：余恨不得嚼碎汝肉，吐唾為齋。寧復受汝官邪？賊怒，舉長鎗欲刺關，關遂自剄，沉水死。年五十六。其妻耶卜氏聞之，亦率其子得臣、女福章赴水死。諸將卒慟曰：余將軍不負國，我等可負余將軍邪？從而死者千餘人。朝廷知其忠，贈關榮祿大夫、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諡曰忠愍，追封夏國公。關為人剛簡，

有智，無藏，不宜為，為即有赫赫名。所至薦賢，旌孝義，如恐後。每解政，開門授徒，蕭然如寒士。五經悉為之傳註，多新意。詩文篆隸皆精，敏可傳。

贊曰：於戲，關真人豪也哉！獨守孤城，逾六年，小大二百餘戰，戰必勝。其所用者不過民間兵數千，初非有熊虎十萬之師。直激之以忠義，故甘心效死而不可奪也。雖不幸糧絕城陷以死，而其精忠之氣，炯炯上貫霄漢，必燦為列星，流為風霆，散為卿雲，凝為瑞露。關雖死，而其不死者固自若也。然而關死於君，而能使妻死於夫子，死於父，忠孝自節，萃於一門。較之晉卞壺家，又似過之矣。於戲，關果人豪也哉！余來江左，見其門生故吏言關事多至泣下，因想見戰守處，江流有聲，而斷雲落日，淒迷於莽蒼間，猶足以動人悲思。因擬其行事，成傳以示為人臣者。

濂既作余廷心傳，又見其門人汪河言：當廷心死時，其妾滿堂生一子，甫晬，棄水濱，有偽萬戶杜某呼曰：

此必余參政子。是種也。良不可殺。竟捐所鈔諸物懷子以去。今三歲矣。人或戲子曰。汝父何在。子橫兩指拂喉曰。如此矣。此一事也。池州判官李宗可。斷人也。李嘗文身。又號為花李。善禦。視賊欲吞。廷心兄。聞嘗以女歸之。及來舒。命權義兵萬戶。統新軍守水砦。前後多戰功。賊來破城。李橫槊入賊中。殺死甚衆。聞廷心死。馳馬還家。聚妻孥。謂曰。余相公死國。吾亦義不屈。汝等毋不死。為人所魚肉。拔劍無大小。盡殺之。出解甲。據胡牀中坐。取酒飲至醉。復衣甲自刎死。此一事也。嗚呼。仁者宜有後。而義烈之士。聲光可流於無窮。濂雖不文。唯恐其失墜也。故復附著于篇。

宋濂撰 四庫本《文憲集》卷一

故元將仕郎杭州路西北錄事司錄事貢府君  
新阡表

宣城貢穎之。之將遷塋。其先錄事府君與其母夫人也。卜地于宣城縣三十二都中山之原而吉。其地蓋穎之曾大父所嘗卜者也。於今八十餘年矣。穎之曰。吾曾大父卜而不用。蓋必有待。以塋吾二親為宜。厥既襄事。以致書。請表其墓。按府君諱師剛。字剛父。別號木訥野人。系出孔子弟子端木氏。其後以王父字氏貢。至漢有御史大夫禹。最顯。後鮮聞人。迨宋中葉。有諱祖文者。由大名之蒲城。扈從高宗來南。初居秣陵。後居宣城之南湖。故今為宣之宣城人。曾祖諱應憲。宋承節郎。元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號騎尉。追封廣陵郡伯。大父諱士濬。元贈秘書監卿。追封廣陵郡侯。父諱鼎。元天富南監場司丞。累贈奉訓大夫。禮部郎中。府君為人和易。樂與善人游。見不善人輒避去。與人交。未始計較錙銖。以乖情誼。



有忤之者亦聽其自悔。性警敏少時就學先生長者或命題使賦能操筆立就。讀書二三過輒成誦。與其兄翰林待制師道從兄戶部尚書師泰自相師友其兄亦不敢以弟目之。而其伯父翰林直學士文靖公奎亦深期許曰此兒他時不忝吾門者也。府君少失怙年及弱冠從母夫人之命出贅于鄧阮縣尹之家阮亦賢令曰不可使貢氏子荒嬉。延黃彥實先生于家俾府君與其子同學黃亦當世名士學者經其指授皆能取科第。府君從之學通尚書周易兩經就試有司不利乃歸宣城時東平王公士熙為江東廉訪使王公有文學重望府君袖文謁之王公大喜曰貢門子弟如鄧林之木一枝一幹皆美材也。薦于中書府君荷王公知己遂沿檄北上久之未調時文靖公在翰苑而尚書待制仕亦顯融府君矍然曰幸吾父兄布列於朝吾姑徐徐而仕亦未為晚。拂袖南歸益修其德業。後中書移文江浙行省俾為學官補婺之麗澤書院山長轉饒之餘干州學教授再

調廣德。在麗澤時訓迪有法來學者有成效。書院家通憲府學官或弗稱職輒庸人視之甚則斥去。府君之為山長也司風紀者皆一時名人莫不以賓師禮待之時許先生謙黃文獻公潛柳待制貫吳博士師道在婺府君暇輒修謁諸公皆稱譽之。一日黃公來報謁適府君白事上司公題其壁有冷官人事亦紛紜之句。在餘干時廟學久廢能不資學廩新之學田久沒能據版藉復之士業不振能立教條以程督之其在廣德亦然。元制歷教授兩考例得八品流官謁調銓嘗得將仕郎太平路當塗縣主簿未上會中原亂水寨軍有號長鎗者先襲南湖府君倉惶移家入浙浮湛浙東西者久之江浙行省丞相辟為掾時方騷危內則楊左丞擁苗獠以肆脅制外則張太尉據州縣以務僭竊丞相孤立寡助為掾者亦不易。府君能出婉畫以左右之多所裨補丞相目為文學掾字而不名。考滿表授于朝仍前將仕郎杭州路西北錄事司錄事時元官類為強有力者所沮撓



而府君周旋其間有善譽。張氏欲拔用之。避辭固却。不肯就。退居嘉興之野。會天朝更化。例從故有官者。府君亦從居和州。流離顛沛。處之恒裕如。頃之有旨放歸田里。而南湖故業鞠為蕪。依陶氏壻于蕪湖縣之東川。怡澹寂寞之濱。有遺子弟來就學者。府君亦不辭曰。吾故學校官也。為師固宜。方圖修葺舊田廬。俄感末疾。遂至不起。歿于東川之寓舍。洪武六年十一月廿又六日也。享年七十有一。又七年十一月廿又七日。穎之始克遷葬于中山。夫人諱德惠。字與軒。姓阮氏。大父諱麟翁。宋進士。父治鳳。共榜。元贈太中大夫。寧國路總管。謚文安侯。父諱申之。累官至奉政大夫。慶元路市舶提舉。母諱婉伯。故宋贈開府儀同三司諱嚴之之孫女。有賢行。見于虞文靖公集所著墓銘及改葬誌。夫人慈順恭儉。年十八贅府君。後四年而歸。事其姑如禮。處妯娌間和睦。訓子女嚴而有法。至於奉祭祀。待賓客。舉無違節。其姑嘗言。人言娶婦須不若吾家三郎妻。生貴驕而能然。

亦吾家福也。府君行居三故云三郎。長鎗之禍。府君尚猶豫未去。夫人曰。稍緩且及矣。既出境。適穎之留婦家。不及從。夫人積憂成疾。比得見乃愈。久之復作。乃歿。享年四十有九。距府君歿之歲則十有八年矣。客殯于山陰縣之九里山。穎之聞。府君之明年。自山陰還以合葬。則其年之十月三日也。子男四。長相之。故元慶元路昌國州儒學正。前若干年卒。次穎之。前鄉貢進士。洪武四年。蘇州府儒學教授。今奉旨館于駙馬都尉李府。次集之。故元將仕佐郎。紹興路曹娥場鹽司丞。前若干年卒。次稱之。方習舉子業。女一人。葉永。適士人湯潤祖。孫男三人。曰譽。曰諤。曾孫男三人。初。貢氏以正將起家。不棄其君。扈從而南。肇跡于播遷之地。世為其祐。至秘書府君而始大作南湖書院。延致大儒先生。若眉山牟伯成氏。剡源戴帥初氏為之師。以膺導。羣子姓比閭族黨。敦詩書而悅禮樂。宣亦東南名藩。持部使者節而至。則柳城姚公遂。大名盧公摯。巴西鄧公文原。東平王公士



熙其人也。歲時行部，必枉騎過書院，親與秘書為客主禮，褒獎再四，以風厲四方。時則文靖公以宏偉之才，談賸之學，以代言為職業，在帝左右，而尚書待制克濟其美，其文其學益大以聞。入則鳴玉廟朝，出則揚鉦郡國，天下之相望其風采。府君處乎名父兄之間，所謂觀道德於前後，聽教誨於左右，身親而炙之者，固非衆人之所敢企。使一歲三遷，以襲父兄之餘烈，分之宜也，而位不滿其德，惜哉。吾聞有德者必在其後，穎之以前鄉貢進士起家，學賸而文高，際今盛時，為戚邸賓師，聲譽日起，其進蓋未易量也。代有禪續，而貢氏之文脉宛如一昨，誠罕見哉。嗚呼，其德厚者其流光，必然之理也。無假著龜而知，吾謹表諸其墓以俟。

徐一夔撰 《始豐稿》卷一三

元故柳州路馬平縣都博鎮巡檢曹君墓誌銘  
君諱永，字世長，姓曹氏。曹族溫之，而安許峰曹村，上世自宋建炎紹興間徙居秀之華亭縣修竹鄉。今八九世

子孫蕃衍，仕者率不過令丞曹屬，然益讀書為行，為士大夫家。君生大德七年九月二日，父雲西處士，名知白，隱德不仕，為鄉里典刑，知名江湖。母夫人河內李氏，有賢行，晚年事佛，自號紫閣居士。君性穎悟好學，通舉子業，凡詩書六藝之文皆習而能之。沈潛體究，必造其理，尤力淹貫魏晉以來字書八法，朋游以能書稱。鑒古墨蹟法帖，到手輒次甲乙，無失誤者。行輩皆服其識，有精力，堪射御，弱冠筮仕，以蒙古字學進，沿檄為温州路瑞安州學正。秩滿，陞授柳州路馬平縣都博鎮巡檢，未上，江浙行省宰臣賢其學問，以宣使辟之，領職且有日，而疾作矣。至正八年九月十三日，歿於錢塘旅舍，春秋四十有六。妻同郡陸氏，先一歲卒。子男三：騶虞，早夭；於菟，幼彪；孫男一女一。其年冬十一月甲辰，處士以君之喪歸于其鄉之千山東原，從陸氏骨而合葬焉。從母夫人之兆也。嗚呼，君之事業咸期以遠，且大而遽止於斯，不稱其位也，可哀也已。銘曰：官無云卑，道是先學必



元儒

碑傳集 卷一三七

以博約乃全。四十強仕傷天年。有父歸骨名山川。千載不朽視斯鵠。

邵亨貞撰 《野處集》卷二

校記

①不：疑誤或衍。

②三人：下文僅述二人，疑當作「二人」。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三十八

危素

故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

危公新墓碑銘

嗚呼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危公  
享年七十以洪武五年春正月二十三日卒于和州含  
山縣之寓舍其年二月十五日權厝於含山某年月日  
始還墓金溪白馬鄉高橋之原其子<sub>於寒</sub>深懼公之  
功行世系不昭白于天下晝夜兢惕自為狀二萬言來  
謁新墓之銘濂守官少暇久未克論議春正月蒙恩致  
政東歸私念公相知特深在前朝時欲引薦入史館及  
今待罪禁林竇與公為同僚相得甚驩於是評隲羣行  
而勒文于碑其文曰公諱素字太樸姓危氏危本姬姓  
周武王庶子某生而手中有文曰危因賜姓危氏封於  
新其後居光州晉永嘉中建州刺史京遷建昌之南城  
唐黃巢之亂全諷與其弟仔倡赤手起兵擒巢黨柳彥

章于象牙潭擢撫州刺史累官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  
傅封南庭郡王南庭之後復還撫之金溪白馬鄉譜圖  
亡竟逸其名南庭十五世孫宋景定三年進士通直郎  
知臨安府仁和縣事元累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  
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汝南郡公炎震公之曾大父  
也累贈資善大夫河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  
封臨川郡公龍友公之大公也累贈榮祿大夫江西等  
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豫國公永吉公之父  
也曾祖妣王氏彭氏妣劉氏皆封郡夫人郡之名如其  
夫母劉氏黃氏並封豫國夫人公自至正元年用大臣  
交薦入經筵為檢討公年已四十一矣五年改承事郎  
國子助教七年除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  
編修官未上轉宣文閣授經郎兼經筵譯文官階文林  
郎明年復入翰林為應奉十一年遷儒林郎太常博士  
十三年轉奉訓大夫國子監丞擢兵部員外郎十五年  
陞奉議大夫禮部郎中拜朝散大夫監察御史遷工部



侍郎。明年轉朝請大夫、大司農丞。又明年陞中奉大夫、大司農少卿。復入禮部為尚書。十八年，參議中書省事，兼經筵官。次年，進通奉大夫、御史臺治書侍御史。二十年，拜通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同知經筵事、提調四方獻言詳定使司。後四年，階陞資政大夫，俄除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博羅特穆爾入相，出為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明年，棄官居房山。二十八年閏七月，元順帝北奔，淮王特穆爾布哈監國，承制復起為翰林學士承旨。上章控辭，已而元亡。迨入國朝，召至南京。洪武二年，授以今官。三年，兼弘文館學士。是年冬，監察御史王著等劾公亡國之臣，不宜用。公坐免，詔出居和州。閱再歲而卒。公生四歲，其大父即使公讀書。大父本黃氏子，來繼於危。知公能，元危氏宗督厲之尤切。年十五，即通五經大旨，據座為人師。與同郡葛君將、曾君堅、黃君暉、葛君元哲更相策警，窮日夜不休。復徒步走臨川，吳文正公澄、清江范文白公枬之門，質而正之。二

公皆析行輩與之為禮。吳公至，恨相見之晚。凡所著書，多與公參訂之。虞文靖公集、孫先生輯名德俱尊，其遇之一如吳公。由是公之名震動江右。間出游金陵，或以其文示南臺中丞張文穆公起巖。張公以狀元為顯官，少所稱許，獨推服公。曰：「危君為狀元，庶幾相當。老夫有愧色矣。」張公入朝，遂扶公以行。達官貴人慕公聲華，爭欲出其門下，更相論薦，唯恐失之。公之檢討經筵也，經筵一月進講者三，講文皆屬公手。公嘗敷釋民惟邦本之言，以進。典領臣惡其峭直難之，公曰：「經筵之職，所以格君心，反不以民之疾苦告邪？縱加罪，罪在操觚者，素請當之。」卒以進講，順帝大悅，詔賜經筵官酒。公不飲，復賜馬、漣一革囊、金織文幣人一端，皆有副。已而有詔下中書，發錢粟千萬賑河南永平，民萬口咸曰：「活我者經筵官也。」公復移書執政，請修宋遼金三史，乘傳行宋兩都，訪撫闕遺。書成，公之力居多。順帝知公問學淵深，特命註爾雅，較君臣政要。公悉心而為之，不數月而成。及

進賜金若干。公辭曰：臣職也，何勞而受賜？不敢奉詔。尋有宮人之賜，公復辭曰：臣有糟糠之妻，在大江之南，無所用之，亦不受。其助教成均也，六館生擇所疑，羣揖難公。公片言折之，悅而去。分監上京，輟餐錢建監門，葺廨舍，勒開國以來分教師之名于石。尚書王景致政居蔚州，構暖泉書院，請額於朝。他監官以地無先賢，故事不從。公聽其立，即以訓士子。順帝以公善筆劃，詔書釋氏書。公辭曰：臣官冑監，以教化民，奚為職外教之典？不宜書。無已，遷他官乃可耳。遂止。其授經官學也，受業生皆貴戚大臣子，橫肆不率度。公創教條，置帳厯，日書其勤惰。月會而賞罰之，皆畏服不敢犯。其復應奉翰林也，會修后妃功臣傳，事多亡逸，無據。公買餠餅，儲官寺咸里，厯厯叩之，復參覆得實，乃始筆之，卒為全史。其在太常也，請親祀南郊，築北郊，以斥合祭之非，謹謚法，嚴祀典，以祛謬妄。時翰林承旨張公翥為博士，禮文有闕者，同補正之。人稱為雙壁。其為國子監丞也，捐束修餒小學

書及夏小正經傳考于梓，以惠學者。其居兵部也，奉詔墾田於雄霸二州，相地受畧，雖除荆棘，闢田幾千萬畝。使民有道，民德之。其陞禮部也，與許文正公衡之孫克學俱贊皇太子受玉冊。故事，皇太子謁廟，用牲體百官以朝服賀於東宮。公謂克學曰：儻有違禮，人惟責吾二人盡正之。遂儼牲體，而以便服賀。其擢御史也，知無不言。御史觀音保等四人以諫死英宗朝。公請錄其後官之。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囊嘉特天厯初舉兵，欲翌戴明宗。雅克特穆爾巴延等構殺之。公力為雪其冤。容城民魏敬益買田千畝，後見鬻田者二十家不能自生，以田券還之。公請旌其門，以敦廉讓。其在工部也，順帝欲以蒙古書譯釋氏三藏經，下部刊行。公以無益諫罷之。執政居第與燒飯橋近，有司希其意，欲鑿石易橋。公諍止之。降香祀嶽瀆，故用金十兩為香盂，吏利金，以銅半雜之。或造銅函易金。公廉其狀，皆執論誅之。淮南兵亂，公奉旨廉問其故。會維揚京口歲饑，民欲相食。公便宜諭

守臣發楮幣數萬定賑之所全活者甚衆。上淮西宣慰使余闕捍賊功狀。請陞其官秩。復請立宋徐節孝書院於淮安。其官大司農也。分治京南保定之境。幾無曠土。時海輪不至。軍國多仰焉。新城民田氏聽妻譏殺其子。公憤之。職既不可治。乃為文祭其子。民悔愧。後妻逃去。人握手相戒。不用婦言。其長禮部也。時亂將至。公憂之。每陳得失無隱。丞相賀惟一曰。君向寡言。今又何多也。公曰。時危恩重。情豈能無。吾不敢畏丞相。但畏後世史官耳。其參議中書也。論天下事。以擇將帥。舉賢才為本。請專任甘肅行省平章。定住總西方兵。勿遣其迎帝師。悞軍事。用樞密副使布延布哈為中書參政。經畧江南。以額森特穆爾黃常為禮部尚書。頒歷安南。立兵農宣撫使司。以安畿內。任賢守令。以撫流竄之民。順帝欲以公兼兵農宣撫使。公以疎遠辭。且諫曰。今日之事。宜臥薪嘗膽。以圖中興可也。公言雖愈加切。時不能盡用。舊制銓曹有行止科吏主之。曰具內外官十名上中

書。中書籍以遷擢。其後吏怠不為意。仕者淹滯。有待選十餘年者。公責吏日具五名。五日一上中書。吏樂易集。各思奉職。而久滯者獲伸。高原富民劉強通其子婦。婦訴官。連刑部。吏受賕。欲變其獄以俟赦。公以事關倫理。趣如法論之。其轉侍御史也。亂兵殺易州達魯噶齊。公請假守令以制兵之權。會中書左丞成遵而下以賊得罪。獨賀丞相。翰樂平章與公不與。皇太子書澄清忠義。清白傳家八字以褒賜之。其參知政事也。刑部尚書托里圖兼興和路總管。與守將有隙。守將誣其欲私發官囤糧。廷議杖踰百。免其官。公驗無發封狀。釋不問。都事倪晦與劉哈喇布哈同官。丞相台哈布哈幕府。數以公事忿爭。劉起欲中晦。陰結監察御史劉君楚。俾擠之。會晦至燕都。囊故人所寄買馬白金。君楚據其囊得金。下晦獄。令自伏為贓狀。上中書。公疑。亟為白出之。馬德守德州。俘所獲南軍千戶楊甲至都。將斬之。公召問狀。乃淮安世襲千戶。戰敗陷濟南。羣盜中。陳柔俾詣德軍饋

物德械送之非賊也。公白宰相釋之。楊感泣曰。參政生我枯骨中。患大無以報。然參政長者。為公法釋我。我不敢私謝。期以忠義報可也。卒與逆臣博羅特穆爾戰死之。太醫院經歷徐某歲盜賊盜敗徐就鞫。某已具要官庇徐。屬公從末減。使三返。公竟不許。嶺北行省參政董復初素有廉名。同省臣飛書言其在稱海宣慰司時取官中米千石。公疑其事。遣使覈覆之。果得其誣。博羅特穆爾、庫庫特穆爾俱以平章總兵河南。浙生學端公謂御史大夫布哈曰。養虎者欲其不相搏噬。則別其牢。今欲二人無關。莫若加其職而分地處之。用博羅特穆爾為丞相。治四川。以庫庫特穆爾為丞相。治河南。各責其成功可也。大夫曷不為上言之。普化如公言。順帝及皇太子咸以為然。會丞相吹斯澗喪妻不出。事中寢。初。江南經畧使布延布哈。李國鳳請封微國。朱文公為齊國公。以龜山楊公。豫章羅公。延平李公。西山真公。九峯蔡公。從祀於孔子廟。廷公為御史時。亦請封謚劉蕡。事上

中書。皆寢不報。至是公皆舉行。復為文以少牢躬祭墳墓。禮部員外郎姜碩使偽漢陳友諒。不屈而死。公為奏官其子。京畿畿國用不足。公奉旨以錢幣誥勸募民入粟。公以義諭民。聞者感動。荷負來輸者填道。至有不願給直者。上都宮殿火。順帝勅重建大安。唐思二閣。公上書諫曰。苟以二閣為祖宗所建。四海九州獨非祖宗故物乎。會皇太子大臣亦以為言。遂罷其役。其承旨翰林也。翰林修史有司日奉餐錢。方為之。否則斂手而坐。公謂同列曰。吾等以史為職。且祿已厚矣。奚俟餐錢而後為邪。因次第修之。其以左丞居嶺北也。和寧為太祖肇基之地。而無國志。可徵公請於朝。作和寧志。先是夏侯尚玄嘗伏闕上疏。言鄭王某之寃。公高其義。補其子為宣使。時伊蘇岱爾為詹事。章挾私憾殺右丞達爾瑪巴。拉公曰。是尚可以仕邪。不去禍且及。即上章辨達爾瑪巴。拉無罪。辭官去。居房山。臥不起。將相重臣皆以書請。不聽。丞相史列門來問計。公曰。撫軍院誤國至斯。不可



救矣。亟請河南王庫庫特穆爾總兵以衛畿甸而固守之。當時事勢已不可為。及再任翰林僅一日而大兵入燕。公曰。國家遇我至矣。國亡。吾敢不死。趨所居報恩寺。脫帽井傍。兩手據井口。俯身將就沈。寺僧大梓與番陽徐彥禮大呼曰。公毋死。公毋死。公不祿食四年矣。非居位比。且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力挽起之。已而兵入府藏。垂及史庫。公言于鎮撫吳勉。輦而出之。由是累朝實錄無遺闕者。公之力也。其入國朝也。皇上嘗訪以元興亡之故。甚見禮重。俾之侍講禁林。宋穆陵顧骨為嘉木。楊判勅智所發。後入宣政院。西番僧相傳授為祭器。公言于上。索取瘞之聚寶山。時公春秋已高。雅志亦不復仕矣。公厚重。深中有容。寡言笑。聞訾毀如不知。與人交有禮。雖貴顯恒若貧賤時。平生好薦賢。先後所引若翰林學士劉君獻。待制黃君暉等七十餘人。至通顯者甚衆。累持文衡。考試多士。人服其公。樂善好義。若有督之者。凡事有關於名教。可以勵風俗者。必為

之乃已。居官清慎節儉。遇凶歲輒蔬食。不御酒食。倉吏進祿米贏七斗。時斗可易白金五兩。公命歸之官。奉勅書徹政院。使園們岱爾神道碑。其從子以白金五十兩為壽。公却之曰。國體當爾。居中書。凡請文來謝者皆不受。故人妻子不能衣食者。厚賙而生之。故嘗請仕。公曰。賢才未進。吾敢私爾乎。能以德報怨。參政燕人杜翺以公南士。欲構公罪。期死金陵。公為文祭之。公博學善文辭。至正中獨以文鳴天下。凡朝廷制作。皆自公出。四方欲顯白先德者。皆造公門。尤精於書。得片楮隻字者。寶秘以為榮。有文集五十篇。奏議二卷。宋史稿五十卷。元史稿若干篇。藏于家。公娶舒氏。先三十年卒。再娶趙氏。先十一日卒。俱封楚國夫人。子男子二人。叔中至正二十年進士第。累官承直郎。大都路同知。薊州事。今為安慶府儒學教授。游登仕郎。大都路儒學提舉。亦前年卒。女六人。一適同邑曾仇堅之子也。餘皆夭。孫二人。長太平。次德章。公未仕時。館授貴谿張氏。張思伐杏樹以



聞家塾有鬼夜叩寢門。告公曰。吾舌之精也。主人將代。願參政生之。公即造張力解而止。鬼致白金壹為謝。公辭。及公為參政。嘗以滿溢為懼。後陞左丞。遂怏怏不樂。云。嗚呼。天之於人。不能以俱全也久矣。或授之才而不假以位。或畀以位而不畀以時。此奇才偉德之士。常困而不施。而生民所以鮮蒙其休澤也。惟公以淵深之學。精純之文。當都顯要之地。位海內仰之如祥雲景星。亦可謂有得於天矣。而逢時亂亡。不獲大展以死。豈不可哀乎。雖然。觀其所自著者。固足以不朽矣。銘曰。

二氣孕精。至文迺生。凝為川嶽。煥為日星。天地之文。因象以示。象默無言。非人莫著。往古百代。作者孔多。迄今有聞。其能幾何。元興朔方。氣淳而靡。俊烈宏謨。震盪萬邦。積盛而彰。實在君子。維八十年。其績甚偉。卓茲危公。起大江西。與學醇解。孰能與齊。在至正初。交薦而陞。敷繹聖經。以膺帝明。中原薦饑。黎首告病。公跼而言。民為國命。同列畏聞。吐舌改容。當寧褒嗟。曰維汝功。往師成

均。昧瞽有相。化其荒囂。趨厥禮讓。貝葉之文。有詔俾書。非職所宜。正色控辭。或服勞怨。或為宗伯。或居中臺。或參廟畫。孰究弗雪。孰善弗褒。孰蠹孰莠。弗除弗媒。白之擢之于錫之。剔之殛之。扶而植之。彼何不思。多言是咎。曰匪其然。吾畏後世。南風泱泱。耆老淪亡。屹如丘山。以鎮四方。疆土日蹙。孰不震動。謂尚有公。恃以無恐。權奸肆威。盜秉國鈞。畏公有言。出為藩臣。政亂無章。倚勢相殘。公駭而吁。吾胡可祿。微服宵趨。房山是居。庶士違遄。如涉失柁。天兵北征。驅雷走霆。有耳莫掩。燕社已傾。公曰。國亡。吾曷不死。公忍不死。以存國史。大明方隆。多士景從。有招任公。侍講禁中。昔豈不仕。弗獲行道。時之可為。公則既老。維古賢士。立德樹勳。苟有弗施。著之斯文。公文之純。太音玄酒。道則在茲。爵祿何有。孰高為山。孰深為淵。文之有傳。終古昭宣。

校記

①妣：當作「祖妣」。



元儒藏

元儒碑傳集 卷一三八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三十九

汪克寬 盛德瑞 滕堞 張理

環谷汪先生克寬行狀 吳國英

先生諱克寬字德輔一字仲裕汪其姓也。上世自歙縣之黃墩遷於祁門縣北之石山。至諱釗徙居縣南之韓溪。五傳有兄弟七人。竝有才名。其第五子世容生深。深生敏。敏生敬。敬生二子。長若思。無子。以弟若谷子僑為嗣。僑補試中國學進士。生暉。暉生燦。字明夫。繼家學。時羣從昆弟為諸經講師。學問文章。渠軀鄉邑。從弟國學進士東山府君華。字榮夫。嘗與其族兄二教府君相字。魏夫學於雙峯。饒子之門。饒乃勉齋先生黃文肅公高第弟子。二教及東山問難叩懇。悉得其蘊奧。祁邑理學之盛。自二公發之。東山早歲又嘗從學鄱陽廬隱趙先生。介如與故中書右丞五峯先生燕公楠為同門。至元初。燕公合江浙行中書省事。道過祁門。訪求東山。與論舊故。將薦諸朝。東山固辭。明

夫無子。東山有五子。稔聞家庭之學。明夫夫人王氏請其第三子應新。字元美為嗣。是為中山處士。記識博洽。議論慷慨。嘗著便民二十條。力陳當世要務。欲上之臺省。不果。聞者惜之。處士娶同邑貢士石溪先生康鼎實第二女。生五子。次四。是為先生。大德八年甲辰正月八日。初出。先生生於桃墅里第。生而有異。處士君謂康夫人曰。吾祖考積善陰德多矣。或者食報於是。兒興吾宗乎。甫六歲。石溪教之孝經論語。孟子。隨口成誦。日記數百言。後二年冬。石溪謂處士君曰。吾老矣。不及教訓諸外孫。汝第四子骨相匪凡。宜擇師善教之。自是先生從鄉先生學。每屈其師。日益月異。至十歲。處士君見先生所學彌進。因取東山問學於饒先生講授之書。及當時問答之言。與先生觀玩。遂於理學潛悟。乃取朱子四書。自定句讀。晝夜誦讀。恍知為學之要。專勤異於傳輩。或達旦不寐。母夫人見先生勤苦太甚。謂處士君曰。是兒讀書過勤。脫或因是致疾。不可不戒。處士君呼先生



諭之曰讀書以養氣為主不宜過勞先生曰某自樂此不為勞也自是讀六經諸子歷代史通鑑綱目等書悉皆成誦。延祐四年丁巳先生年十有四歲是秋鄉里傳錄江浙秋試三場題目先生一見揮筆成篇鄉先生驚異曰此天才也。明年戊午郡守禮羅婺源道一書院山長雲峯胡先生炳文於郡庠開堂試以激厲後進先生屢中郡學及堂試與庠序諸老成相頡頏矣。至壬戌春處士君同先生往饒之浮梁拜可堂吳先生仲迂于州學吳先生謂諸門人曰新安汪克寬遠來從遊穎異絕倫勇於為學他日必有所成及以所為文印可於吳先生曰讀書明理斬體諸身文章異時可不學而能也先生既得吳先生之訓遂篤志聖賢之學既歸葺故廬闢書齋於居室之東偏扁曰思復銘於齋壁以自勵焉。次年吳先生講道武林勉先生充貢先生答以吾斯之未能信躍等謀進某何敢然。至泰定丙寅春開嚴陵吳先生朝陽以春秋登甲子進士第任鄱陽丞特往訪之朝

陽先生聞其言喜曰子可謂真知作春秋之心法矣。是秋邑長令開先生學行選異時輩舉應江浙鄉試即中前列。次年春先生至京會試論春秋與主司不合又無對策切直遂見黜於中書先生欣然南歸遂奉養之志時貢待制師泰曰德輔年妙而質純才優而學博實勇秋闈即中高等上之春官執不偶於主司是得之於數千人之中而失之於數千人之外天道之無常也先生歸自京師刻勵為學痛自修飭遂厭科舉之文慨然曰道不行於當時矣乃取聖人手筆之春秋博考諸說之同異得失以胡文定公之傳為主而研究眾說會萃成書名之曰春秋經傳附錄纂疏翰林學士虞公序行於世易有程朱傳義音考詩有集傳音義會通禮有經禮補逸綱目有凡例考異其餘論著未可枚舉先生於經史聖賢之言心融神會造詣深劇故為文畧不經意而渾融典雅其教學者誘掖獎勸無不成人後以經學教授宣歙間數與師山先生鄭公講理論學意氣相

得尚書巢深先生汪公謝事家居。因遺其孫世賢執經先生之門。四方學者知先生道學之懿。從遊甚衆。先生嘗語學者曰。聖賢之學。以躬行踐履。操存省察。為先。至於文章。特其餘事。鰲峰玉畧諸老。交欲以文章舉薦。而先生篤志著述。不以一毫利祿動其心。諸從學者。以先生所居山谷環遶。稱曰環谷。四方學者皆曰環谷先生。仍至元戊寅五月。居室災。先生夜半奉處士君遷於別室以居。奉養備至。是年九月。處士君以疾卒。先生哀毀踰禮。至正壬辰。斬黃兵至。先生率長幼避兵深山。所居房舍資財。為賊焚掠殆盡。草屨空。先生晏如也。自是連歲兵戈擾攘。至聖朝戡定禍亂。先生始返故廬。洪武二年正月。朝廷命行人賁幣禮聘先生至京。同翰林潛溪宗公。刪修元史。是年九月。事畢。特旨一班俱留祿仕。先生以老疾力辭不受。乃命禮部設宴。賜白金三十兩。米段二表裏。給驛而還。先生抵家。以洪武五年壬子十一月十二日卒。年六十有九。先生平居嘗語二子曰。

吾歿則祔於盛村之先塋。其孤遂以是年某月日葬於其所。遵治命也。娶同邑聘君和溪先生程公之女。勤儉以相成其家業。程夫人生與先生同年。卒於先生前。十九年癸巳五月八日。子男二人曰希曰偕。女二人。長適同邑李傑夫。蚤卒。次適同里謝子原。子原卒而守節。誓終其身。孫男六人。銓。鐔。鉉。鉉。鉉。國英。蚤歲從學於先生。訓迪最深。厚知於先生最厚。敬述其梗槩於右。俾其孤乞銘於當世之名公。以圖不朽焉。門人長洲縣學教諭歙人吳國英撰。

（新安文獻志卷七十二）

澄江盛先生壙志銘

先生姓盛氏。諱德瑞。字祥父。江陰人。少孤。鞠于祖母。稍長。俾受學鄉先生陸子方氏。逾冠。徙居崑山。以周易教授閭里。至正中。聘先生入學宮。為訓導。在事七年。教誥之績。紀于學徒。既乃遷伏田野。游心玄微。與時消息。著易辨疑五卷。洪武四年辛亥歲閏三月三日。以寒疾卒。

墓于常熟南沙鄉之原。春秋六十又八。子二人。男曰有  
天。女嫁王復。銘其墳曰。海虞之東。南沙之南。是為盛先  
生之幽宮。其藏之深。其封之崇。尚慰其學徒之心。

殷奎撰（張齊集）卷四

### 滕星崖傳

汪幼鳳

滕星崖名堞。字仲塞。質純清古。性度高遠。不事產業。財  
有贏餘。即以濟窮困。為文不蹈襲古人。自成一家。草書  
有晉人風度。常命兄子舜夫求文丞相遺墨。舜夫得所  
書過金陵驛。詩以歸。堞日懸於堂。焚香拜泣。又過西湖  
拜岳將軍墓。賦詩以伸其鬱。有相對含悲石翁仲。老衰  
無淚落秋風之句。其忠義蓋天性也。黃文憲公潛誌李  
君與康云。聞滕先生塚。會朱陸之學。而得其同。與康率  
朋徒往就講學。其見重如此。及卒。王茂伯為文祭之。略  
云。才高明而不自有。氣剛大而不自屈。片言隻字。散在  
斯世。殆家藏而人誦之。在先生則土苴耳。

《新安文獻志》卷八八

### 滕先生傳

滕回先生者。新安人也。更名堞。字仲塞。其曾大父璘。與  
弟珙從朱子學。堞少負奇才。有鄉豪飲酒樓上。堞適過  
市。鄉豪呼之。延上坐。求賦張巡廟詩。堞舉觴盡飲。援筆  
立就。語益奇偉。鄉豪大驚。更謝焉。弱冠謁其鄉世。人方  
回於錢塘。開搗堞。堞潮命賦詩。堞立為詩。謂之。方回驚  
堞。堞去。欲再見之。不知其所往矣。方回者。宋時守嚴州  
以城降者也。喪其親。衣赭衣。不言笑。不飲酒。茹筆者三  
年。讀書不好守傳注。常超然心會聖賢之旨於言外。里  
人聘為子弟師。堞首謹其禮節。若記誦辭章。眾視以為  
忽者。堞弗然。或致禮幣。辭之不受。或受之。輒以與故舊  
之貧者。非知己。則望望然去之。不可強而留也。數攜門  
徒登高山。坐茂樹。為之敷繹經義。皆深有得。或夜參半。  
積雪初霽。拄杖獨行。聽泉聲。晚遊錢塘。觀古碑刻。泣然  
泣下。或問之。不言所以。嘗娶妻。未數月沒。不更娶。里有  
王生者。與堞善。生沒而家窶。堞經紀其家。教養其孤。好  
面折人過。退未嘗言。見惡人必趨避之。好賓客。嘗自釀  
佳酒。客至必與之劇飲。盡歡而去。然其里人汪會與堞  
善。會寄詩有曰。心如古銅鏡。面似生蛟螭。識者以為甚  
類堞也。臨川危素者。好慕古人。窮居獨遊。堞年七十矣。  
聞素為人。規將訪之。素適遠遊。乃止。會之子幼鳳言。滕  
先生囊中二方冊不去身。嘗竊取觀之。蓋手書朱子及



儒藏



陸子之要語云。

贊曰。滕先生可謂奇士哉。莊周氏曰。畸於人而侔於天。先生似之。余嘗聞或人言。斯索隱行怪者。噫。是烏足以知先生也哉。觀其所佩之書可見已。

危素撰 《危太樸集》卷八

承事郎彰州府彰浦縣知縣張府君新墓碣銘有序  
張之爲著姓尚矣。自軒轅第五子青陽生。揮爲弓正。觀弧星。始制弓矢。因姓張氏。歷代以來。勲賢軒冕。未嘗乏人。其居饒之德興。吳閭里者。諱鵬。仕唐爲節度使。至五季時。子孫猶授節鉞。宋天聖中。龍圖閣直學士壽嘗同文路公諸賢爲洛社耆英之會。暨還饒。見旁縣安人有山名若嶺。林樾蒼潤。靈氣迴合。因移居其下。五世孫一清。中特科進士第一。與同邑湯文清公最相友善。推究經傳。反覆詰難。必得肯綮乃已。自時厥後。族日以蕃。讀書之聲琅琅乎西東。擢上第者凡十。預薦送者二十又七。薦紳以爲榮。一清若干傳。至宣義即某。宣義生某。舉進士上南宮。歷戶時政之弊。有忤執政。遂下第。某生某。肥遯終身。飲水著書。以自樂。有春秋屬辭若干卷。藏于家。其之兄國學上舍某。當宋錄將訖。師安仁義師從謝枋得。勤王及戰敗。家遂爲墟。其子禹受方在幼。最號孤貧。後能遵廢舉之術。大振其宗。田貨悉逾於前人。初無嗣。育仲兄某之子璵爲後。年四十七始生。府君諱理。字玉文。十歲通經史。十五能屬文。父悅曰。吾宗書種弗絕矣。爲築義湖精舍於室。

之南偏。聘明經老生爲師。避過之士。鼓篋而來。咸食飲之。由是游從者日衆。而府君聞見益廣。縣令長嘉之。旌其里曰儒賢云。府君以累世科名。欲起而踵其後。復往從廬陵王君充。充習爲程試之學。較藝江浙鄉闈。不中。遂學詩於翰林學士承旨張公。張公見府君襟度冲曠。深器之。悉授以詩家之法。府君寤寐不忘。虞文靖公集覽其所賦。擊節嘆賞不少。至正壬辰。新黃妖寇相挺爲亂。破饒州。已而安仁繼陷。殺戮到雞犬。府君携家避去。歸川。時江浙行省左丞老公江西行省丞相亦憐直班公屯兵信之。弋陽堡壘相望。府君遣張世英請檄起兵。遂同弟璵間道歸安仁。關外孫陳政養甲士三百以自衛。府君召政與計事。命伏兵于戶內。推牛醺酒。誘僞帥二十四人醉飲于座。縛送于官斬之。復諭其部曲曰。爾帥已成擒。即宜改圖。稍緩成。蕙醢矣。衆翕然歸。乃研墨汁署其衣曰。興安義兵。二日之間。得健兒四千。金溪白砂盜周謙入境。鈔掠府君命璵持健兒往逐。斬首數百。尋殲之。白砂盜平。丞相出兵平饒。號一十萬。至貴溪。璵以兵迎。一鼓而安仁復環受命。攝縣事。僞將軍彭浩擁七萬衆。逼丞相於湖。相相兵欲退。璵部騎卒執麾前驅。丞相還下令出戰。浩大敗。斬首三萬級。積屍如山。璵導丞相前進。復饒州。軍士乏食。且重以疫癘。府君率縣大姓輸糧一萬二千斛散之。時寇盜充斥。南通閩北。適燕唯安仁爲便。使者乘傳而來。絡繹不絕。皆仰給府君家爲之食。江西劉盜黃瀛舉猖獗。不可制。左丞大你亦公檄璵共平之。府君授璵計焚其窟穴。賊遁去。別據岩險。爲拒守。設伏于道。璵乘勝深入。賊突起而戰。璵力鬪而死。府君失聲哭曰。折吾右臂矣。吾當上告方伯。以復爾仇。下令介子以奉爾祀。庶幾盡吾心爾。遂急攻蕪。舉蕪。舉懷。別降江。



儒藏

西行中書未幾復叛府君與王伯美夾攻大敗之殺其兄麻  
靖。麻舉夜走松溪吳文城送府君獻諸幕府疑于市且求  
殺環者五人烹之而以中子為環後里歲餘人多相食府君  
移粟以振仍禁山谷勿出鈔道商賈憊還如承平時四方  
辟地者三百餘家皆依府君以為安五年之間饑為小康辛  
丑歲八月天兵取九江江與府君連府君知天命有所歸  
往替其守臣王公濟以全城內附。皇上召府君至南京  
擢知徽州縣事縣在萬山中自近代來高陵鉅壑皆有賦  
民不堪命會部使者至府君力陳之言與浹俱使者以其事  
聞下營田司核實惟田輸糧餘皆置不問縣民得以少舒秩  
滿改知漳州漳浦縣及行民爭擁馬垂泣而送之漳浦接連  
溪洞民善亂舊於其地置汀漳七田萬戶府及入職方詔  
徵屯田軍赴京萬戶吳世榮遂叛府君集民兵攻世榮殺之  
具上奏。中朝免其徵海寇林仲明鄭惟明鄭君長恃能出  
入海濤先後為背叛漳州衛兵雖嘗剪除而渠魁逸不可捕  
府君悉用謀致之磔裂以徇民畏威不復敢為亂俗尚妖術  
呪物食人久則成形成於腹中物動人輒死云後其魂為妖府  
君庶知之毀其淫祠數十區其害遂絕邑多良田其隄防為  
潮水所壅鞠為草萊之區府君修築之百里之間皆化為沃  
壤土豪羅季二族黨與甚眾恒持官府短長府君徙其家遠  
方事始帖帖府君且謂蠻夷不知禮義無善教以牖其良心  
爾乃為脩學聘師集子弟而誨飭之三年之間政教大洽府  
知事孫希顏嘗有求而弗獲及以賊墨敗誣府君以白金百  
二十銖為贓刑曹逮府君坐以不宜與事已釋時趣裝南還  
急遽心疾恒怛怛若眩目不暇瞑遂卒實主於江寧樂氏其  
時則洪武五年三月五日壬子也年五十九同門友夏君通  
為稱貸歸歟以某月日權厝于聚寶山府君娶臨州王氏出

荆國文公之後吉水州判官某之孫女也先七年卒子男尚  
德次九德即為環後者次報德女常德適臨川許觀孫男三  
人桐木東府君天性孝友父病亟夙夜籲天祈以身代仍到  
股和藥以進疾乃瘳後二年卒事兄璵唯恐弗獲其驢心然  
操履剛介不諂於流俗而非義之財絲髮不取故居官之日  
命其子負販以自給及其歿也素無一錢識者頗哀焉。漁為  
左史時見府君清溪上府君方以意氣自豪醉墨淋漓有鸞  
踏鳳翥之勢頗異其為人自是數與之游暨別去為縣聲跡  
不相聞者六七年遇與府君交者輒詢之皆不能道其詳今  
年夏忽有素經踵門者則府君之子尚德也驚而問焉府君  
死且殯已逾月矣嗟夫十數年來朋舊凋落殆盡如府君康  
強者亦復棄去人間世則夫沉酣聲利自恃以為久長者果  
何如也因為泣下數行既而尚德持奉柩歸故鄉以某月日  
葬于某山之原持夏君所狀群行請為文勒墓上瀟府君之  
友也不為之銘孰宜為之銘銘曰  
維其文五色細細揚葩而吐芬維其武扼彼妖蜮還縮莫子  
侮維才孔威曷施弗良維色之試變劇如易維澤之滂然維  
民之靡然維聲之錚然維神之難言胡不求其延吁嗟乎賢  
吁嗟乎賢

宋濂撰 四部叢刊本宋學士文集卷二二

校記

①改：當作「敗」。

②徙：當作「徙」。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四十

揭沘 張近仁 舒頤

元故秘書少監揭君墓碑

有元盛時、荆楚之士以文章名天下者、曰虞文靖公集、歐陽文公玄、范文白公稱、揭文安公侯斯、海內咸以姓稱之、而不敢名。其後三公皆死、無繼者、獨文安冢子諱沘君、以文學仕順帝時、至國亡而後終、人謂揭氏有後。君字伯防、少敦樸、苦學、同舍諸生已成誦、出嬉遊、君獨坐、諷不休、夜焚薪以繼、必至精熟乃已。年十八、盡通六經、大義、肆舉子業、試不合、有司既棄去、取諸子百氏書窮研之、攻古文辭。侍父入燕都、補太學生、端方有威儀、六館士敬憚之。或譁笑方殷、聞君履聲輒止。是時虞公及歐陽公皆在朝廷、交稱君美、以為文安慶。至正間、文安薨、天子錫金錢百條、皆致賻、後人勸君輸貨、縣官而給鹽、淮安可獲利數倍、且無遺路虞、君哭不從、曰、沘取玷先君之喪乎。至家、援禮制、儀戚易兩至、服闕、以廩補

秘書郎、階承務郎、遷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轉太常博士、再入翰林、為修撰、仍兼國史編修、階三轉至奉議大夫、代祀北嶽北鎮、還、拜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未上、留為禮部員外郎、階朝列大夫。十八年、奉詔諭江西、至七閩、會偽漢陳友諒陷江西、不得往、改食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事、加朝散大夫、治建寧。既而友諒兵寇杉關、下邵武、據延平、建寧受圍、大軍退保福州。城中吏民相繼出奔、惟經畧使布延布哈尚在。君詣與之謀、經畧聞君至、迎曰、金事猶未行耶。君憤曰、經畧何為發此言。今盜賊圍孤城、正吾與經畧致死時也。吾死、將與此城俱、願獨走、欲安之乎。經畧起問計、君為之畫策、經畧驛曰、吾志決矣。即當如君言。部散卒得千人、命建寧總管阮德柔將之出戰、不利、民大驚。君集眾告以禍福、謂并力禦賊、則妻子可生、緩將為俘、語甚切、民感泣、請各自效、無老少、悉來城固守。君往來撫勞之、分壯者千人助德柔、戰屢捷、勢稍張。城外有山曰黃華、高出城上、君恐賊窺



儒藏

見虛實、作層樓蔽之、命守者鍛鐵為長鉤、廣儲水樓下、以俟眾不知所為。及賊據山、以火攻樓、即以長鉤曳之、隨灌以水、火尋息、復預積濕薪、枯蘗城下、賊穿隧以入、燎煙於隧、熏之死者甚眾。賊揚言攻城、西君察其旗亂而氣怠、命備城東、已而果攻城東、知有備、驚駭而退。是時內外相持逾十旬、樵蘇道絕、敝民居以炊、經畧憂以問君。君曰：士氣在乎作之爾。且直壯曲老、吾以王師討賊、何憂不勝。乃犍牛醢酒勞將士、以義激之、皆踴躍請戰。空一城鼓譟助之、聲如雷震。賊眾數萬逆戰、君戎服出陣、後督諸將盡力。俄矢石亂下、或請少避其鋒。君叱曰：破賊在今日、敢言退者斬。於是士卒殊死鬪。自寅至午、焚其三柵、乘勝奔之。是日福州援兵繼至、賊敗走。復延平等三州、獲勝兵千餘人、咸欲繫獄、論其叛逆罪。君曰：大盜未殄、脅從者可勝誅耶。誅桀黠者數人、悉縱之耕。及諸將上功于朝、被褒擢。君未嘗出口、或為君寬、君曰：吾職耳、可徵功乎。改江西行省郎中、未赴、以工部郎

中召。時淮浙亂、道不通、留家四明之慈溪、挾子樞浮海而北。過黑水、抵鐵山、卒遇倭寇、同行多被害。君脫走、趨遼東、轉之山東、制下陞秘書少監。階中順大夫、而齊國忠襄察罕特穆爾在洛、遣使迓君。君赴洛、留歲餘、承制授刑部侍郎、不就。二十八年、踰太行至燕都。未久、大明兵圍城。七月十八日、順帝宵遁。明日、君覺之、遣遣北走。樞夫君所在、號哭而追。及于海子橋、君罵曰：吾死職義也、爾來欲何為。奮然行、弟頤、樞泣抱持、賓客故人亦稍至、遂強掖君歸。環立守之。君擁衾卧不食。樞叩頭流血、請所親厚者交進慰解、乃起食一餐。八月二日、兵入燕。凡仕者例徙南京。君至、稱疾弗仕。踰年反慈溪。洪武六年二月八日、卒于寓舍。年七十。四月一日、權厝舍西香蘇山之原。以某年月日葬某地。君事繼母以孝聞。撫庶弟有恩。六主文衡、所得多奇士。交友皆當世名人。為文敦深簡質、有父風。務闡倫教、不為浮豔語。集毀于兵、存者若干卷、藏於家。君自視欬然、接人和而有禮、寡言峻



儒藏

行未嘗有矜大之色。雖家人不見其疾言厲氣。平居非疾病必冠帶。為私書皆端謹可觀。初君之曾祖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豫章郡侯惟聰。祖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豫章郡公諡貞文文成。世居豐城。皆以厚德稱。至文安遂以布衣致位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追封豫章郡公而推恩及於二代。郡侯之配黃氏何氏郡公之嫡黃氏文安之室李氏程氏皆封豫章郡夫人。君起其後又能世其家有聞于時。而君之子樞樂復好學問不失儒行。當可繼於君。嗚呼。爵祿之繼可幸致也。而繼其文學為難。文學可勉而修也。而繼其道德為難。若君者可謂兼之矣。君娶曾吳易三氏。曾早卒。吳易二氏皆封靖安郡君。子男四人。某丑夭。其二郎樞樂三女適盛伯剛某。君之居慈溪與今晉王傅桂君彥良父君卒。彥良持樞狀來述銘。銘曰。

自古有國貴惟世臣。匪爵之仍有德有文。有元百年中

有揭氏位雖弗崇其德可持。揭氏之先豈無侯王。盛莫與紀。靡久卒亡。維文安公敦厚凝確。際時休明。典帝制作。德尊望隆。震撼四方。執造化機。闔陰闢陽。人止其身。公又有子。緝其休聲。克開克似。豈惟文辭。亦有事功。建畧南藩。剪屠姦克。仗義為城。奮作士氣。章甫申申。復地千里。褒寵之加。非我敢知。勞烈雖多。乃職之宜。邦國殄喪。吾能獨存。奉身以歸。敢污先君。生既有聞。歿則有承。凡時之人。其誰與京。天匪私君。以彰世德。德著穹碑。來者咸式。

宋濂撰 四庫本《文憲集》卷一八

故拙齋處士張公墓誌銘

洪武六年秋七月十三日華亭拙齋處士張公卒。予繫官京師，不得奔走以撫其柩，隨其定。越明年六月，其子鼎走八百里見予而請曰：「鼎不幸失怙，而痛吾父生既晦而無所見，沒又泯而無所述，其為不孝大矣。將與諸弟謀立石墓左，幸銘以垂無窮。」嗟！予忍銘處士邪？初，予年二十餘，始習舉子業，又登鄉先生俞公易齋之門。處士不遠二百里來謁，因獲叙外姻之好焉。蓋予娶葛氏，處士內子之姑女也。處士先受易俞公在弟子中，特穎悟，故能盡究其根柢。雖科舉已廢，而講學于家者不輟。予客汴南時，嘗一過之，以質性命之源，連晝累夜，而談愈疲。故知時雖否而其道未嘗否也。及至正初，復科舉，處士累戰累北，且不罪有司，益發書讀之，期必得而後已。而病足不能行，者二十餘年。雲間之俊秀及門者恒數百，予分教泮宮時，復過之，以論文章之妙，而反復古今得失，益知身雖病而其神未嘗病也。處士貌若玉雪，可畫，而有古豪俠氣，邑人患難家無留金，有亦不能蓄也。善飲酒，至百盞不醉，與人交貴賤無失，有一善稱之，極口有不善輒掩口而不言。予與處士尤為莫逆，有所蒙澤，輒引物開喻，為之釋然冰解。而性頗多忤物，處士必直攻其失，今則已矣。惡得不為深悼而慟邪？故視鼎所叙狀，不容不誌也。按處士姓張氏，諱仁近，字如心，華亭人。拙齋其號，以世之皆巧而獨拙其拙也。曾祖諱鈞，曾祖妣亦氏。祖雲澤，妣姚金氏。考諱儀，字景雲，妣蘇氏。生二子：長文甫，次即處士。先是，景雲之弟吉甫，復許氏無子，復以處士為子。晚有子，復命處士之子。既長，乃悉以許氏田宅賜之，復去家上洋之蒲溪，因復姓焉。娶俞氏，易齋先生女也。有賢行，生子四人：升鼎、衡、履、升。陳氏先卒，鼎娶何氏，節婦朱氏，履娶鍾氏，孫男六人：淵、源、濬、澤、清、澤。女一人：壽奴。淵

娶陳氏，餘皆幼。四子異室而處，士佳來其家，至則留經月而去。一日至鼎家而疾作，遂不起。享年七十。鼎與諸弟奉柩葬蒲溪之東原，寔是月 日也。銘曰：驥日千里而蹶於途，木不中梁與柱而棄於立枯。命固繫於天，又孰智而孰愚？處約而豐名，與德符。鵲砂之西，有溪曰蒲。玄宅孔安，庶厚其諸孤。

貝瓊撰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二



貞素齋集自傳

華陽山中有一老翁、年踰七十、浩鬚炯瞳、自號貞素先生。性直率、守信不阿、亦無驕矜之色。王公大人見之、坦如也。喜為文章、人求記述、則欣然援筆、未嘗以事辭。稱人之善、必本於父兄師友。又喜咏歌、或古風長律、取意而足、不蹈襲、不求奇、務在理勝。三為教官、遭時搶攘、還處教授私塾。所居曰貞素齋。齋之前植花木數本、四時紅白相繼、環以湘竹。良辰美景、邀親朋叙談話、有酒酌數行、不強人、不過飲、蔬散隨所有、陶陶然油油然、不計家之有無。素性如此、風清畫閣、或篆隸數章、意與筆悟、則快然自得。雖不逮斯繇然、時人亦莫之解。步星者云、當及渭叟、自謂死生有命、豈敢必其說、富貴非吾愿、靖節翁與予異世而同志者。贊曰、無拔俗才、無軼世志、為鄉里所恥。守貧樂道、靡驕靡傲、惟古則是蹈。由不及頃、荒頓大半、欲與富室等、何不量之甚耶。嗟呼、詩書之澤、至於五傳、子孫賢愚、一付於天。

儒衣儒冠、將不繼乎先、予於是有憾焉。

舒頌撰（貞素齋集）

故貞素先生舒公行狀

禮記云、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貞素先生舒公、梓之師也。生事之、死喪之、則所以狀其行而使之不泯者、禮不在吾弟子耶。先生生於元大德甲辰十二月二十又四日、諱頌、字道原、貞素其號也。先生之先居舒村、有曰雅公、雅公者、為宋文武狀元、官至宣使尚書、科第相繼、至九世孫恕四公、觀績之山水明秀、因家居城之北馬、代多聞人。至高祖六九公諱珣、以明經補國學上舍。時天下多故、遂不仕、著有鶴林手稿。曾大父諱夢旂、字武仲、宋補國學上舍、仕登仕郎。大父諱正大、字直方、號梅壑。元初以肄業積分、授饒州路長蘄書院山長、轉廣德路儒學正。父諱弘、字彥洪、號白雲先生。以文學薦授杭州路昌化縣教諭、又轉教錢塘、皆儒官也。先生幼有操志、嗜學好義、不與羣兒伍。外



無藏

祖玉甫戴公嘗奇之曰余將見文明之外孫異日必昌其家年十二三經書成誦十五六淹貫諸史工詩文鄉先輩皆奇之與同郡允升朱先生子美鄭先生以文程先生相與講明北壯遊江湖尋師問道受業於姑孰青山李先生與其子伯羽仲羽及翰林主敬陶先生博士元叔潘先生皆為同舍生時中丞伯庸馬公祭酒伯高韓公洎諸南勇冠皆雅善深器之後至元丁丑江東憲使雅克巴哈辟為池陽教諭大興文教貴招來多士時萬戶侯棗陽仲賢萬公庫楚巴哈公延於家塾訓子孫皆襲侯爵秩滿調京口丹徒校官遂館於平章元之泰公之門先是邑學無恒產廩祿仰給郡學費舍僅三楹卑隘弗稱門廡悉缺先生瞻顧嘆曰何足以闡斯道遂白郡守士則王公出已帑率士類鳩度財用辟建禮殿如制創齋廡及櫺星門不日落成士民嘆美生徒從遊者日益衆江淞考試官松江府判用中俞先生為文刻石以記其事至正庚寅轉陞台州路儒學正遭時多艱

不仕歸親親聞定省未溫兵戈擾攘遂奉親攜書歸遁山中嘗與其弟遠遜與親避寇巖谷被擄執先生正色叱賊言甚厲欲殺害之弟兄執手抵爭代死且曰若輩罄我囊橐酷毒吾家但存弱孫以奉吾母死無憾焉由是賊衆皆感泣俱釋以全丙申二月初七日也歲丁酉天下猶未寧今衛國鄧公戡定吾郡江淮知府天章理公開治吾邑交章薦剡厚禮卑辭聘先生於北山之陽先生志不果出矣遂以疾辭未幾慈闈失養閉門終喪禮晚年誅茅結廬為讀書所扁曰貞素齋訓課子孫謀解不倦長於詩文有古澹稿華陽貞素諸集藏於家而稿之不存者尚多尤工於篆隸筆力精健人多慕求之先生操行堅正不屈不阿甘貧樂道不及功利故能令終天命洪武丁巳秋九月十又五日終於家享年七十有四先生娶胡氏子一孫男二嗟夫人之有死逝如夜旦豈有超然而獨存者哉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舒由上舍至于先生五世相傳皆以儒顯豈非源深流長之

效歟。然則舒氏之澤將未艾。若先生者可謂生順而沒  
寧者矣。嗚呼。哲人云亡。予將疇依。相嚮而哭。為之失聲。  
昔人有痛其師之死而私為之謚者。而今則未敢也。敬  
為述其行實。丐求當世名公一言。庶幾可以傳不朽云。  
時洪武十二年春正月吉日。邑東門生張梓頓首拜撰。

張梓撰 《貞素齋集》附錄卷一

### 華陽貞素舒先生墓誌銘

余先人嘗與績溪先輩王伯經胡相之舒彥洪三先生  
為友。古義稱焉。惟彥洪先生子道原公與予又友愛特  
深。已酉奉檄齋詔。旨抵績溪。與道原盡記登源洞題詠。  
韓退之有曰。兩家子弟材智不相下。不能通知二父志。  
若道原者可謂善繼其志矣。丁巳秋。道原疾逝。予替。未  
遑弔哭。已未春。其弟遜與其子詢袖銜行實。踵門告曰。  
余家與先生忝交載世。先生必能道吾先兄意中事。願  
丐一言以資幽壤。嗚呼。予忍誌道原之墓乎。按公諱迪  
字道原。貞素其號也。先生之先居舒村。有曰雅公。雄公

者。宋以雄才及第。科甲蟬聯。迨其孫恕四公遷家績之  
城北。雲仍相繼。代不乏人。高祖珣公。以明經補國學上  
舍。時天下多故。遂不仕。著有鶴林稿。曾祖夢旂公。字武  
仲。宋補國學上舍。階登仕郎。祖正大公。字直方。號梅楚。  
元初以學行舉。授饒州路長鄉書院山長。轉廣德路學  
正。父彥洪公。號白雲先生。兩任杭州昌化臨安教諭。其  
淵源所漸者遠矣。公秉性豪邁。蓋與市兒伍。年十三。默  
誦經籍。十五六淹貫史策。外祖戴公玉甫曰。不特黃太  
史之有洪鈞父矣。寢長頗尋訪在鄉里。集賢朱公允升。  
翰林鄭公子美。御史程公以文。答問反復。華學不厭。在  
姑孰。師禮李公青山。一時父子不減三蘇。參政陶公主  
敬。博士潘公原叔。同舍生也。在金陵。中丞馬公伯庸。祭  
酒韓公伯高。極口借譽。南院諸舅分庭抗禮。凜凜不屈。  
其除貴池教諭。明正學。申教條。俾江淮之人累累接踵。  
莫不嚮慕。其調丹徒。傾已帑。召羣工。曰。廟曰學。丹堊鞠  
煥。內外一新。記之者松江府判官俞公用中。侍御秦公



元之設親主客以嚴講貫其陞台州路學正時方勸勸不果出矣壬辰丙申遁伏巖穴有利其賢者公曰但存稚孫足以供老親足矣未幾親沒肉消骨立白頭衰盡公之為詩盤桓蒼古不貴纖巧纖絳之習字尤喜樸拙有識之者曰宗漢隸匪八法也家藏古澹貞素諸集若干卷春秋七十有四娶胡氏子男一人名詢孫男二人將以是年五月十日寢於縣治之北秀野嗚呼士不以道自重久矣倘遇人之孱懦則愚弄之稍振拔者輒畏縮吐舌公常太息曰士生天地間浩然正氣金石可磨也膠漆可解也吾之正氣不可挽也孟賁失其勇也陳平失其智也吾之正氣不可奪也石介字守道當慶厯中獻聖德褒貶忠邪先是衆怒不可犯遂以奇禍中介欲鑿棺而驗其死生賴天子仁慈而不忍也公之浩然正氣平日於死生禍福是非毀譽無避忌故忤時觸諱而悅之者少而不樂者滋多古之烈丈夫微公其誰耶余不腆於文夙辱友愛姑掇其梗概揭於墓上銘曰山

高則頽水深則洄不淪不洄過者必式曰旨矣時洪武十二年四月望日同郡友人白雲唐仲實拜手撰

唐仲實撰《貞素齋集》附錄卷一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四十一

顏善膺 周聞孫 曾一漢 鎡斗鳳  
唐懷德

顏一初墓碣銘

元統元年春余友顏君一初得病嘔血遺近師友皆來視之且徧求良醫其弟善慶兩割股肉和藥以進既瘳而復作者二年矣乃以至元元年六月廿八日卒於家將葬其友饒旭子初來屬余銘君之墓余謝曰安仁李仲公先生君嘗題門問學其文足以使君不朽非余之不佞所敢當也其後子初兩至京師連余文則應之如初不幸先生去世而子初亦溺死黃河而君之沒亦廿年終不可無述使泯泯也則爲敘而銘之按君諱善膺姓顏氏一初其字也其先居隆興之進賢隆興今爲龍興宋大觀三年有諱元者徙居撫之臨川長壽鄉之先塋高祖有文遷悅塘家業再裕生子三人長諱敏則君之曾祖也致祐開嘗聘海安令金谿曾氏子良授業焉曾氏亦稱其一門子弟忠厚俊秀自是以儒學名其家祖泰孫復徙桃華峰下之禮方父翔鳳母曰氏君生元大德九年三月幼而天資敦敏穎介而通大父延名師以教之稍長應門頗已廢學一旦忽爾自奮曰古今賢哲亦人耳其不由學而至況吾詩禮之門學其可廢乎自是委家事其弟顏志讀書且習爲文辭早其詩業於

從祖某旬日則就正於饒先生宗魯歷數歲又復自歎曰聖訓有爲己爲人古今之學乃深味先儒敬者聖學所以成始成終之語坐臥之所徧書之它日至郡城納謁孫先生敏吳先生定翁二公深愛重之子初復與君見李先生於安仁又見潯州路總管府經歷祝先生蕃則又皆奇其才而以爲可進於道君於所居之西偏作高閣以藏書客至焚香淪茗其於世味泊如也君以大母年過八十母之年亦過六十作堂以尊奉焉鄉郡士君子知君之孝助爲之喜爲文歌頌美之君心術誠篤氣象雍容一介不以取諸人至於周貧濟乏則無所吝惜足迹倦入城府言必擇而後發於義當爲者必盡其心力以故鄉里其推敬焉其將沒也惟以弗克終養大母母爲大恨鄉族長友朋爲之訓子戒子姓爲之收書言訖奄然而逝君娶徐氏子男二人女二人其墓在某鄉某原銘曰

子淵之學聖謂庶幾不幸而天終古之悲君學爲己天亦似之表石高冢嗚呼悽而

危素撰《危太樸文續集》卷四



元卿貢進士周君墓表

解縉

宋承中華之統三百餘年，致治幾於三代，不幸遼金二敵藥牙其間，至於元氏，遂以外國入而代之。誠有天地以來轉移之局，然一統者亦幾百年，有不得而廢之者，於是正統之論益紛紛然矣。當元至正中，危素始建言修宋史，而二敵皆有故臣，遂為三史。於時以布衣慨然爭之，不合徑去者，吾家季大父伯中與里人周公以立也。豈非偉男子哉！蓋當是時，入史館以為至幸，一俯首聽事，即富貴可指得，而二公不屑也。其視區區之富貴為何如哉！以立所上書萬言，其畧曰：遼與本朝不相涉，又其事首已具五代史，雖不論可也。所當論者，宋與金而已。然本朝平金在先，而事體輕；平宋在後，而事體重。宋之為宋，魏之漢唐而有光，遼金之為遼金，比之元魏而猶歉。或曰：金人常甘心於徽欽，靖康統絕，則金當續矣。臣愚應之曰：周幽王嘗陷犬戎之難，平王東遷，宗周黍離矣。仲尼作春秋，乃明尊周之義，周之統未嘗由幽

王而絕也。晉懷愍亦罹青衣之辱，元帝南渡，神州陸沉矣。宋述綱目，亦申帝晉之義，晉之統未嘗隨懷愍而遂亡也。聖賢經世立法，正以存天下之大防焉耳。書奏不報。伯中復上書，當時惟揭文安公與二公言合，同館皆譴然以為狂。揭公深是之而不能主也。嗚呼！雖一時廢不用，萬世之下，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季大父之沒，以至正庚子，周公沒亦以是歲。距今永樂丙戌，春秋四十有七，而公之孫岐鳳為國子學官，奉其族兄寬仲容所為公行狀，請為大表公之墓。余不敢辭。按狀，公諱聞孫，字以立，世家吉水之泥田。其先自吳將公瑾之子都縣侯胤居廬陵，以卒，子孫由是家廬陵之烏東。至隋，有諱汾翁者，為會稽刺史，遂復榮顯。又一世，以唐長慶中徙家泥田，遂為吉水人。高祖子淵，宋上舍生。祖澤之，推宏詞科，號磻洲先生。當時之稱大儒，若郭提溪、羅澗谷皆門人也。為建書樓，時稱書樓下周家。磻洲年八十餘，適卒。趙文敏公以道學稱之。祖鎮國與兄世國俱登咸淳進

士第。世國仕直寶謨閣，以論事斥賈似道，忠言謫論，天下誦之。父厚素奇愛之，手寫漢書以授而戒以無近名。公由是從事於博約。至夜不就枕，當食忘餐，精力踐問辨炳如也。母宋夫人疾病，病逾二年，晝夜侍不解帶。終喪哭泣，幾不能生。至正辛巳舉進士，明年會試得乙榜，特賜燕文館賦詩，揭文安公大稱賞之，遂薦入史館。由是也，財數月徑歸，為鰲溪書院山長。丁父憂服除，為貞文書院山長。弟子彌進，與鵲溪時相埒也。免舉田通租，小民甚德之。已而遇亂，還鄉里，族人宗謹傾貲膏義為保障，公為之謀主。一日謀報羣寇謀攻劫之，宗謹以衆寡為憂，公方食，笑曰：「寇雖衆，皆烏合，我兵保鄉井，人自為戰，吾宗不可一舉足，誓與鄉閭俱存亡。」賊聞果散去。宗謹由是保障十餘年，公啟之也。丙申載貢居前列，行省以便宜除白鷺州書院山長，尋擢袁州教授。未及赴而亂已極，行中書省大參全公領兵數萬來吉，公為畫取袁城策，手寫數言策甚備，不能用。公隱於新淦之

石洞，其後全公果敗而公亦尋卒矣。年纔五十四。葬吉水大畚山之原。公娶羅氏，有婦德。後公八年卒。子男一人，曰曾子加，先卒。曰觀子賓，以弟元瑞之子為後也。女一人，適福州衛知事孔體忠。孫男三人，岐鳳其長也。為之表而系以詩曰：

窮經學古博以約，文豔天葩露新萼。羣羽低飛慕巢幕，矯首秋空淚雙鶴。直道三黜窮且樂，借箸籌機屹城郭。片言坐鎮萬夫却，惜哉命與時相鑿。千載英靈莫山嶽。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八八





曹秀才墓誌銘

秀才曾氏子一漢既沒於江南其兄德元在京師聞而哭之慟知其塋有時奉行狀乞銘於歐陽玄拜且泣曰人之生苟有德藝孰不願有辭於永世也第一漢寔曾氏才子弟今不幸短命父兄不能續以長賴得先進一言以傳庶幾猶未死也玄聞其言惻然乃叙而銘之曾氏永豐顯親里大家一漢字明善本曾似翁第三子大父悼其兄之似俞早夭無後以繼之大德十年丙午五月庚午肱生天曆二年庚午五月癸丑肱死是月戊午改至順以是年某月某日葬于某里之原一漢五歲讀書數千百言過目成誦少長無畫心年十二三能文章十五六頗然長以弁不高浮靡不事貨殖篤志道德性命之書能服行其言事父兄善交朋友信遇宗族之長老恭未及壯有學行詞章凜凜超老成人初師里士劉福速習舉子業精熟尋執贄臨川吳先生門受諸經說大稱穎悟年二十有五病癰喘以死方疾未甚四月十日有厲風從西北來拔並舍大木似翁嘗得未濟之異心疑之不踰月一漢乃不起妻鍾氏子男一人萬奴裁四月而孤行述似翁所作其文不勝哀有甚於德元言者嗚呼為父兄鮮有不愛其子弟者論才不才恩義有不相掩者一漢死父兄若失希世重寶不能自存嗚呼一漢真佳子弟矣乎銘曰麟之不角麋不如殯臨之不翰駭不如殯奪其所有無子之為痛喪其垂成無生

之為寧坎而深樹而棲無重傷其父兄之心

歐陽玄撰 《圭齋文集》卷一〇

錫府君墓誌銘

元至元戊寅八月十六日都錫君歿既塋而天下兵亂不克立錫墓左今海宇晏夷冢子昂始刻銘以昭厥志君諱斗鳳字友梧母李妻鳳鸞北斗間而生故名君疎髯偉度綢繆負奇氣嘗攻舉子業屢試不利監郡馬公某舉茂材部使者主公都中賢之復交薦授集慶司容校官既而慨然曰大丈夫坐廟堂佐

天子出號令以保文庶民不然仗節出萬里外無顧夷狄耳奈何棲服章逢鄉井耶遂絕江渡淮溯河濟過齊魯之邦遨遊燕趙間遇秦漢故都南還吳楚登高酌酒弔古豪傑遺跡發為詩詩皆磊落壯奇當時厚文靖公集揭文安公奕斯札部郎中具公師道皆咸交君愛其材雄贍爭言於中書擢應奉翰林文字未上而卒年三十二以卒之年十月十五日塋鄒義城東潘超之源遺詩文若干卷燬於兵父諱琛岫字傑夫兩浙鹽運提舉大父安朝宋國子生君家世簪纓光奕史牒宋贈檢校太尉中書令左僕射封穎川王浩八世祖也君克繼詩書有志弗獲顯庸惜哉配朱生昂是燮三男子昂燮亦夫昂復業儒文聲動縉紳間銘曰猗鳳鳥時靈兆壽昌必氣則浩趾而老顏而大匪天道亨

劉同撰 《青陽文集》卷六

唐思誠墓銘

嗚呼、吾思誠其死矣乎。吾藝稱東南文獻之邦、十數年來、故材已實而新秀未茁、所以承前而引後者、當有其人、而思誠其可死矣乎。嗚呼、初、濂年十九時、來書游城南、識思誠於玄暢樓上。思誠長濂僅三歲、濂見其敏容端坐、辨嚴光陶潛優劣、歷舉傳語而以義裁之、衮衮五千餘言。濂雖慕之、意思誠或致力於斯、故知之為獨詳。他固不能皆然也。自是以來、日與思誠親、當風氣熾暖、賓客滿坐、或觸其談鋒、而思誠岸幘傾吐、愈詰難、愈見不可窮。有來求詩若文者、肆筆而成、不事塗竄、如春雨方滋、宿葩雜芳、不擇地而發。思誠未始有自矜意、且曰、文以達吾言、何以工為。濂益慕之、然猶謂思誠信奇士、世之敏洽者將能之、而未知其充積於已者果何如也。後五年、濂從淵穎吳公游、越而思誠以廉訪副使、暢公之聘、講授淮陰。思誠搜剔經髓、意融而言隨之、聞者爭

聽、戶外之屨常滿。一時寓卿若辨章左公、翰林承旨張公、叅知政事韓公、皆忘其勢與思誠交、聲華張甚。及思誠自淮陰還、會濂客錢塘上。思誠竭蹶來訪、濂欣喜、出醇酎與思誠飲、藝火夜宿、相與辨諸子是非、凡九十種、餘及僻隱緯候之書、又數十家。濂時血氣未衰、尚能記憶、思誠各歷舉疑以問、濂頗歷誦其文而對、思誠抵掌於几曰、君之精博一至此乎。吾每見君言、訥然不能出諸口、又何善自閤藏、而文采不露乎。吾之強記不下於君、第恨無書可誦。陳氏書錄之所記者、吾唯能了其三之二耳。濂聞思誠言、遂以所疑者反質於思誠。思誠答之如撞巨鐘、隨叩隨應。嗚呼、自科舉之習行、為士者趨辨目前、一遇有問、舌柱齟不得發、孰有髣髴如思誠者乎。而思誠方恥以自名、又曰、吾學不徒博、徒博陸澄之書、厨爾。吾則藉之以窮理而施諸事也。濂極慕之、始知思誠之學、期明體以達用、而非獵襲以給談辨者也。後十年、濂既歸隱小龍門山、飲水著書、以樂先王之道、不



復與世接。而思誠用部使者之薦，擢金華縣教諭。丁外艱，不赴。再遷衢州路學錄，亦未及上。忽創發下體，大熱如蒸，焚已而增劇，遂卒。時至正丁酉八月十七日也。濂方避兵勾無山南，思誠之沒不及知，暨知之而思誠之骨已入土久矣。濂奔走西東，弗能絮酒一酹墓下。思誠之弟懷敬奉門人徐寧狀以墓銘為請。嗚呼！濂其尚忍銘思誠乎？思誠幼而穎悟，未就師傅，已略能誦詩。既長，受業于文懿許公，不出戶者十有餘年，而所造極深。六經百家之說，無不究之。雖名物度數之微，亦皆訂覈其同異。大抵其學以濂洛諸儒為宗，故粹然一出於正。武威余公持節海右，深慕思誠之學，特傾下之。余公善大篆，或請書揚雄九州箴者，余公不知所出。思誠曰：「此載在古文苑。」即援筆寫之，後覆以其書，不差一辭。余公為之驚服。思誠天性孝友，處已接物簡易平直，無矯情之行。自幼至老，劬書不厭。善字學，得虞伯施之法，嘗手錄諸家異書，亡慮數百卷。又凡所讀之書，輒撮其諸凡而附

之以論辨，名曰破萬總錄錄一千卷。外有六經問對若干卷，鈎玄集若干卷，書學指南若干卷，存齋雜稿若干卷，皆藏于家。思誠諱懷德，思誠其字也。姓唐氏。唐為金華著姓，宋南渡後擢進士第者十有七人，其與鄉貢舍選及曹試童子科者莫可勝數，而傑然出乎其間者，世稱說齋先生。先生諱仲友，天分絕人，書經目輒成誦，遂以學行名天下。由紹興甲戌進士中博學宏詞科，召試館職，累遷著作郎，送守名藩，更秉使節，終官朝議大夫。思誠先生七世從孫也。人竊意思誠問學之富，似無忝於先生。君子之澤，其未艾也。當於思誠乎微之。孰知一文學掾之祿，有不能食，況望如先生烜著于時乎？此濂反覆嗟悼而不能自己者也。雖然，先生之名，其垂之於今者，以學不以位也。位勢之隆，可行志于一時，學術之殷，則遺芳於千載。今思誠雖死於困窮，而其所著書具存，其不與形俱亡者固自若也。惡知後之人不以稱先生者稱思誠乎？濂又何悼焉。姑厯序相知之次第，以告世。



之知思誠者。思誠曾祖欽、祖津、父瑛、孫皆不與仕籍。卒年五十有一。娶金氏。五丈夫子：升、賁、晉、恒、震。女二：申、戌。汪道演其壻也。孫男三：道堅、無逸、梓材。墓在縣北婺女鄉之陽岡。以其年十月某日葬。銘曰：

孰為曉曉而不昭昭孰為訛訛乃復煇煇二氣糾紛莫知其門有遺者文煜乎靈氣句乎建奔不泐以埋不軋以髡後千百齡其永存。

宋濂撰 四庫本《文憲集》卷二〇

校記

①「數」字下疑脫「千」字。

②淚：當作「淚」。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四十二

周堅 吳儀 鄭邦彥

周鵬齋墓誌銘

鵬齋處士諱堅字砥道。鵬齋其自號也。姓周氏。慈谿金川人。曾祖諱壽祖諱寔。父諱祥。以處士爲後。處士蓋餘姚雙溪河孫一之季子也。性孝友直諒。有識見。稍長。貌若玉雪。出就外傳。言笑容止如成人。至總角歸雙河。親母氏母氏異之。母曰。周氏既得汝。自生子一人。汝宜留以守吾宗祧。處士拜且泣曰。堅甫生七十日。卽後周氏其鞠育教誨。恩若己出。不可忘也。堅聞背義不祥。且守祧有二兄在。不敢奉大人命也。母氏感其言。復遣之如初。旣冠。益好學。楚楚然自飾。或與二人謀植身計。一曰貨殖。一曰科第。處士曰。士當眞實踐履。富與貴命也。奚可必哉。咸服其議論。時相山王先生寶峯趙先生聞慈湖楊文元公遺書有覺。一時出其門者甚眾。而浮議者亦眾。處士奮不顧浮議。一從二先生游。寶峯知其戰道器也。爲拳拳然啓迪。處士聞日用平常卽道之誨。意殊喜。作而問曰。見道之功安在。寶峯曰。其反觀乎。昔楊夫

子猶反觀入道。某亦嘗事此。良驗。子其試哉。是夕歸而默坐反視。意念俱泯。忽見天地萬物有無一體。不知我之爲我。惟見光明滿室而已。詰旦。白二先生。先生笑而領之。寶峯曰。此知及之也。正孔子曰。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又曰。無聲之樂。日聞四方者是也。處士又問曰。光明滿室者何。寶峯曰。是心之光。古人所謂虛室生白。吉祥止止者是也。他日二先生過處士。見榴花瓶中。相山問處士曰。花與枝葉紅綠閒出。果孰爲之。處士答曰。吾所爲也。寶峯曰。孔言庶生無教也。砥道領其教矣。至暮。童子秉燭。寶峯曰。此燭之明。燭歟。火歟。答曰。非燭非火。此榴花之變化也。二先生曰。反觀之效。豈欺子哉。處士樂不可言。因取曾子讚孔子曰。鵬鵬乎。不可尙矣之言。名燕處之室曰鵬齋。日以自鑒。金川室燬。乃就縣治中楊夫子祠左之室以居。蓋楊夫子舊業也。面湖際山。東西有熙光詠春之門。其流韻可想見。且俾子孫得以習俎豆事也。日與相山寶峯暨小隱楊先生。是齋時先生。向君樂中。李君原善。王君彥真。余斯道及伯氏性善等。日徜徉山水間。論修



己治人之道不知歲之邁也。卽以金川故址及所積崇構材悉讓仲氏。有私處士者阻之。處士正色曰：天倫與土木孰重輕乎？卒不聽。自是規行矩步，罔敢失節。嘗服役官府。元至正間，寇亂，大造兵甲，邑之役於官者就瘠民肥己，以斂民怨。處士所覈鄉井，取給公用外，未嘗漁獵其民。郡侯阿因圖方收糧過半，處士率里民輸賦，侯見其端謹，曰：必有識之士也。問君之利病，處士對曰：今歲旱暵，民無所出，租既失於上聞，宜緩奇零之征，使規米入官，侯之惠也。侯偉之，賜帽與酒，民悉受其惠。縣令陳麟咨治道於縉紳諸公，處士與焉。居無何，邑以從化處士於振貧恤患尤汲汲。一日見小女子風雨中病臥馬通上，將絕，命人僕負歸，飲食治療得瘥，問其故，則行乞食於市者也。久之，道還其家。有定海戴氏子從母乞食，母給而辟之，號泣無所歸。處士畜之數歲，歸其母。餘姚歲饑，雙河困乏者羣至，處士食二日，復與之粟。且奉書伯氏曰：飢者天民，粟者天物，幸勿靳天物，飢天民，以逆天意。伯氏感焉，如其言振之。里有徐氏被御私怨者，媒孽重罪，寘之獄。處士憫其枉而貧也，爲資其費，使納

賄輕之，遂受笞而脫。處士至雙河伯氏家，疽發背，諸從子請致瘍醫，處士不許曰：有命，惟清心定氣而愈。越數載以疾卒。實元至正幾年癸卯十月三日，春秋五十有七。歲乙巳十月廿有三日，葬於縣西黃庫舉山之原。配董氏，子男二，曰鍵、曰銘。女二，長適同邑馮應章，次適劉叔瑀。孫男五人，孫女四人。斯道與處士同在先生門，冀吾道之享以少補斯世不幸。師友及吾之伯氏俱淪喪，而處士亦歿，僅存者亦皆老矣。大明啓運，斯道被薦，忝宰石龍，再調吉之永新，不得拔茅連茹，以發揚楊夫子之學，恆盡於心。洪武十七年春，鍵銘介走永新，請曰：先人卒葬久未銘，惟先生與先人同講習，知先人爲最深，非先生銘之不可。敢奉狀以請。嗚呼！斯道詎忍銘處士哉？義不可辭，乃銘之曰：

人之從物，不知所歸。卓哉處士，惟道是依。其道光明，匪騰於口。旣驗於見，亦驗於守。樂不可踰，徜徉湖間。水之渙渙，雲之閒閒。雖處韋布，輕於爵位。雖處里閭，軼乎天地。遭時弗亨，尙復何言。不瑕以終，亦全其天。身不可起，道則不滅。孰其徵之，湖上之月。



故東吳先生吳公墓碣銘

惟吳氏初自延陵而分圖譜之屬廢不能詳其爵里世次五季未有諱嗣者白廣信遷撫之金陵其諸孫宋舍光尉邦基生郇從象山陸文安公傳道德性命之學郇生福州教授行世行世生太學進士益益生鄉貢進士饒潛貢進士可景史甲子進士名揚兄弟並以文鳴可生泰連泰連生儼儼字明善世稱爲東吳先生自幼以繼承家學爲事雖初旃輒起秉火挾冊而讀之時建昌江公存禮謝公升孫皆前進士先生負笈從之將繼登鄉先達虞文靖公集之門於是博極羣書其學絕出於四方先是元至正甲申先生伯兄儼與其子裕同舉進士裕連三薦始擢辛卯進士第名在第二冠南十之首及至丙申先生暨再從弟立盛又薦于鄉立統之孫盛名揚之孫也鄉人榮之指先生之居相語曰是家在前朝以明經詞賦知名者先後相望今復如斯書詩之津厥有衍哉會海內兵起先生遂無意北上下帷講授遐邇學徒爭奔走其門先生隨其資器草率訓迪必使優柔厭厭而後已凡所數繹皆五經奧義不拘泥於箋記而大旨自暢晚尤靖心於春秋且謂聖人之經一而諸家異傳大道榛塞職此之由乃著三書曰碑傳曰類編曰五論辨辭義嚴密多先儒所未言嘗撫卷歎曰此書吾精學之所致後世有揚子雲其將好之矣然於文辭尤豐贍有力下筆之頃思如湧泉開闢神揚不慙矩度論者謂如晴巒出雲氣勢突兀不假雕琢天然成章先生則曰作文不原於聖經不關於世教雖工無益也先生涵養既深造詣益殊其於律已之功莊懇而端嚴隆寒極暑必正衣冠而坐家人聞其聲欬輒肅容而立不敢妄動天性篤於孝友事二親唯恐違其意季弟儼蚤夭其室周氏方少

子襄僅五歲先生經營其家撫衷至成人周氏得以逮其節先生爲人剛直自將異儒者不侮強禦者不畏或以非理來挑必峻言折之其人悻悻見於色弗少顧稍知感悔即遇之如初有寸善播揚唯恐不聞壬辰之夏縣縣於冠所任惡少年持白挺相挺爲亂先生推牛醢酒集里中耆老諭以禍福皆稽首聽命他鄉爲亂者皆獲草薙禽獮之慘或無子遺獨先生之鄉獲免及入國朝撫州守侯君元善聞先生名欲聘起之先生以病力辭洪武庚戌江西鄉闈試多士府判官王徽夢州城中迎狀元既而先生之子伯宗實在首選明年辛亥對策大廷復以第一人賜進士及第名見奉天殿授承直郎禮部員外郎或者以夢之前徵爲先生世科之符而先生已歿不及見矣先生之歿在辛亥二月二十八日上距所生大德丁未之歲得年六十有五配何氏生夫子三人長即伯宗初名祐今以字行次禴次邦皆以經術教授州里女三人曾雅周禮黃顯其婿也孫男一人某女三人尚幼初伯宗會試南宮子嘗奉勅與考試事伯宗因來謁以先生文集序爲請子未暇爲而先生訃音至矣伯宗乃泣拜求撰墓文將還以其年某月日塋里之德場山且勒文懸碑之碑子聞世之右族重疊組者有之矣索其家學相仍數世而弗墜十百之中或一二見焉況夫科名尤造物者之所靳哉今先生之門何其奕葉聯輝至於如是也此無它山厚則木繁海深則川聚其亦理勢之必然耶自時厥後繼繼繩繩子知未有艾也雖然先生之學則又在乎科目之外經不可不窮也德不可不脩也業不可不廣也欲法先生者法此足矣是宜銘銘曰

吳氏之裔何蟬聯兮科名接武代多賢兮先生承之志益塞



号。需齊道腴。涉幽玄号。聚斧法嚴。聖有經号。傳者角立。分戶庭号。我曠至隱。發精明号。剔扶浮翳。朗日星号。窮經致用。時則屯号。薛衣椒冠。甘隱淪号。振揚教鐸。聖乃文号。瞻其天衷。德潤身号。世降俗偷。病逾深号。方倚俞盧。起痼沉号。秘其正陽。平羣陰号。儒行之卓。罔弗欽号。一鑑之亡。我心傷号。其人雖逝。名則良号。有宰一宮。氣藹藏号。焯德著美。薦以石章号。

宋濂撰 四庫叢刊本（宋學士文集）卷四

### 鄭處士墓碣銘

洪武九年。大臣擅事者。以通用印章。繫郡國守相以下。數十百人獄。劾以死罪。中外寃之。而不敢言。會天子以星變。詔臣民得言事。寧海鄭士利奮曰。事有切於殺無罪者乎。即具封事。投中書省。求入對。宰相問狀。士利廷辨不屈。又弗為禮。時士利兄湖廣提刑按察司僉事士原亦以前同知懷慶府。時印章事在獄。已得減死論。宰相怒士利無以發。因謂其上書。規免兄罪。奏請治如律。於是與兄俱輸作江淮間。當是時。士利聲動朝廷。事雖不行。天下傳其言。莫不嘆服。以為奇士。意其父兄之

賢必大過乎人。味然慕之。後數年。擅權者殛死。士利始以赦免歸。而父已卒。兄亦沒徙所。又三年。為洪武十五年。士利以十月二十八日塋其父處士于縣東南士奧山之原。以兄僉事君祔。後四年。始狀其事行來告曰。利也。無似父兄之生也。不獲盡吾心。今不幸歿矣。苟無以昭其志業于來世。其為戾滋甚。敢微惠于吾子。余知士利不敢辭。處士諱邦彥。字國昌。世為台城士族。後遷寧海石谿。曾大父某。大父某。考文明。皆隱隴畝。而考又以故廬漂于水。徙水車。處士少好學。有高志。強敏絕出。窮經為文。有聲薦紳間。其行已端。其御家有禮。其教人有法。嘗應進士舉。不合。即不萌仕進意。開門授徒。學者聞其講說。各充然若有得。喜著書。手自校讐。與音疑義。無不曉析。望之溫雅可慕。及其言論。愈久而益深。至其分別賢不肖。善惡可否之際。凜如也。是以君子樂與之遊。而小人異趣者畏之。而弗敢怨。年七十四而卒。娶郭氏。有婦德母道。生四子。一女子。曰士原。士亨。士利。士貞。女



適元江浙行省鎮撫童鑑。孫男二人，大同大雅。女六人，最長歸童淵，餘尚幼。士原字好仁，僉事君也。剛直有才氣，於學無不該貫。國朝有天下之四年，錄進士授奉訓大夫、同知懷慶府事。懷慶治一州五縣，兵後民著籍者僅三萬家。君至官，招徠安輯，諭誘有恩，平賦役，簡追逮，禁吏不得為姦，召其耆耄，告以法意，使力作敦本。越三年，流逋四歸，田野墾闢，戶與稅增十餘倍。河南諸衛軍糧月給鹽十之三，各府役車夫赴河東鹽司輦致，民困於道路。君獨牒懷慶衛，俾軍自輦鹽，衛挾重臣勢，令役民如各府，行中書省下府衛雜議。君持不可曰：「吾郡民寡而事煩，與諸府異，使月為軍運鹽，盡驅吾民父子兄弟，踵接河東之途，猶不給也。其何以為生？且設軍以衛民，奈何役疲民以奉驕卒？衛官不能屈，皆舉手曰：『請如同知議。』民至今便之。考滿，除湖廣僉事。荆襄之卒先是乘亂多掠民女婦為妻妾，或脅為奴。往時部使者雖知其然而畏武臣，莫敢究其事。君至，民拜馬前號泣訴，立

呼諸衛官，俾還所掠于民。君精練果敢，操持勁正，吏畏其威而強有力者，聞其風亦莫敢犯之。數千里間，貪猾屏息，若臨其家。會斷刑安陸府死囚，有稱冤者，時獄已上御史臺奏報矣。君索成案視之，語果不同，因奏其冤狀。御史大夫怒君敢沮格我事，因銜之。既而印章事起，遂嗾懷慶吏誣君與知君與辯不勝，遂自誣服，輸作江浦。明年徙儀真。又三年徙京師。年四十七，以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遇疾卒。時君父處士亦以是年正月二十七日終。君季弟士貞先三年死，於是存者惟兩人士亨、士利。士利既塋父兄，事寡嫂陳氏撫兄子大同如己子，益刻厲為學。人謂鄭氏隱德累世，積久發必大。僉事君始欲以功名自奮，竟不得年，其將在士利乎？士利學行日脩，蓋能大其家者。銘曰：世之生才如木生地，蘊積深厚，其發必異。鄭氏之先，家學淵源。至於處士，復尚以文綢綳其脩，翼翼其教，雖不有位，厥德孔邇。寔生良子，才氣曄然。郡政是毗，邦憲是宣。煦綏嘉柔，摧擊暴強。單窮

舞歌。森屏盜亡。聲威所暨。千里化服。銀章繡衣。權貴震肅。弗昇遐壽。遽闕其施。窺其所存。亦已雄奇。凡今有家。孰難非繼。時克家賢才美世濟。考既有子。弟復似兄。尚敏其德。以篤厥承。

方孝儒撰（遜志齋集）卷二二



儒藏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四十三

王寧孫 潘著 黃昇 汪汝懋

王先生叔遠行狀

先生諱寧孫，字叔遠，姓王氏。王為瑯琊著姓，後徙居開封祥符。宋保信軍承宣使安道公，四世祖也。靖康末，金人入汴，公以兵厄從南渡，遂定居鄞。曾祖構，文學治政，為時名臣。官至禮部郎中，崇政殿說書。祖應麟，中寶祐博學宏詞科，歷事三朝，掌兩制者十餘年，高文典冊，當世傳誦。官至吏部尚書、翰林學士，號厚齋先生。父昌世，承務郎，世稱為承奉公。故侍講金華黃文憲公銘其墓。母楊氏，先生幼岐嶷，侍承奉公側，循導規矩，出就外傳庠校。諸老若趙公山心、石公仲剛咸獎厲，治詩經，得優柔溫厚之風。繼以春秋帝王經世要典，取左氏、公、穀氏、胡文定氏、張氏、主一、陳氏止齋、呂氏朴卿及鄉先達若息齋高氏存畊、趙氏時叔、陳氏晝夜復習，訂正同異。史傳有未得其要者，必推明事實，極其始終而止。讀范曄後

漢書，欲為註釋，勿果。為文敦尚本實，然不肯拘有司繩墨，未嘗一造場屋。崔植傳浮嘗就焉，二人者後亦為名士。夫郡守知其賢，以幣招致郡學，訓導弟子員，郡大家邵氏梅氏嘗屈諸家塾，不久輒棄去。西游湘江，以所業贅丞相府，丞相以其先賢子孫，將署為白鹿書院山長，辭疾東歸。人遂稱為山長先生云。同舉山去鄞縣東四十餘里，山高水深，自承宣公下至承奉公，皆葬其地。先生構廬其中，時致其思。先世手澤、宸章御墨，寶藏珍惜，凜如不勝。尚書公所著深寧集等書，累千百卷，先生與其兄厚孫遂初公同為校讐，明分目別，肄習成誦。其王海及他書十二種，請於部使者鈐梓，以傳天下學者。讀其書者以王氏世有人焉。郡有鄉飲酒禮，先生每歲周旋其間，升降揖讓，具中儀式，太守禮敬之。值世事日非，養恬肥遯，中更脚氣疾，常不出戶限，而遇事輒慷慨直言。至正末，浙東憲僉戴公東臯按治于明，民頗安之，分省參政杭州巴哈、浙東僉帥多爾濟不使其所為，時御

史康呼魯公將由海道入京、族其以它事、誣構戴罪、繫諸府治。父老民庶、寓士論行臺訴冤、及上書者相繼、未報。先生慨然曰：「此非吾所當言耶。」率明士大夫抗疏臺端、戴得復職、會多爾濟自海道過師、踰城以入、變在不測、戴即郡將討之。事定、將薦剡、先生謝絕之。于是先生年已艾矣、將卒、以家事屬其兄、請異日葬同先域、且命以「笑趙春秋狗」。生于有元大德十年某月某日、卒于至正二十四年某月某日、年五十有八。以是年某月某日葬于同縣先塋之左。嘗娶楊氏、無子、以兄子隲為後。孫男一、公權。女一。先生天資穎悟、書無不讀、而性理文章之懿、制度典故之詳、深致意焉。其文章根柢班馬、出入韓柳歐曾、詩文未嘗留紫、惜乎散亡者多。性尤孝慈、承奉公謝世已久、事母楊氏克致其謹、楊氏深愛之。僕隸養之如子、至為構廬娶婦、割膏環以給之。早與董先生東葵、稱先生敬之為友。二先生已物故、獨兄事先君子求我先生、敦始終之誼。酒樽茶奕、論辨今古、真時以子

弟侍立、嘗為論唐正衙內殿之制、詞科制誥檄書露布之體、以世之學者不暇致詳、而獨許真為能學。宗景定末、廢宗即位、尚書公以禮部郎官、草百官表奏、舊制請聽政四衣已上、丞相賈魏公命增撰三道、尚書公至帷殿一揮而就。先生酒酣、嘗論先朝制作之盛、真素習其文、因為默誦。先生喜曰：「汝殆為吾家子弟也耶。」嗚呼！先生已矣、世無復有論斯事者矣。真竊觀四明郡學先賢右祠尚書公、在廢歷淳熙諸大老之列、而不與焉。蓋道德間望有不可以勲名爵祿並者。尚書公名滿天下、傳及三世、遺書舊藁、先生與其兄嗣而承之、非文獻之足徵者耶。仰惟聖運文明、士自一藝以上、皆得與禮樂之盛、使先生尚在、不使居撰述之司、勒成一代大典乎。慨逝者之如斯、悼來今之勿繼、真所以欲圖其不朽者、實惓惓焉。因述其平生出處大略、求當代立言君子為之銘焉。謹狀。洪武十一年二月朔日、鄉貢進士同郡契家子鄭真狀。

鄭真撰（萊陽外史集）卷四二



湖州路儒學正潘君墓誌銘

潘君諱著字澤民其先大梁人幾世祖權官至某處提刑。扈宋南來生子振仕通判累贈朝請大夫始占籍嘉興焉。振生行恕以父澤入官後知寧國縣行恕生誨入國朝以選教授郡儒學誨生達嘗長幕涇縣達生四子長應同韶州路經歷次應定饒州路儒學教授次亨衡次即君也。君八歲失父鞠於經厯君既長使習吏事曰吾家世業儒吏非吾習也遂從仲兄偕受易書於竹岡葉先生先生歿再從吳朝陽氏授春秋中鄉試備榜補吳郡南里書院直學已而嘆曰是果足以發吾志邪遂北走京師游於公卿論議英發聞者莫不聳敬時大臣有羅致館下者其勢熾熏灼不喜人忤意獨直君言數引薦之久而益驕縱亡顧藉君曰太橫弗去將及於禍遂拂衣歸翰林學士黃潛卿禮部尚書王師魯國子監丞陳衆仲及在朝諸名臣相率為歌詩以壯其行既至杭丞相府以常選俾錄廣德儒學三年士論歸之改諭

銅陵銅陵阻山帶江地僻陋學校久廢不治君至則葺宇舍築垣牆創彌高亭延名師碩儒以教子弟踰年以內艱去居喪悉遵朱子家禮屏浮屠不用郡人賢之服除調烏程始學田不滿百而繕士常數十不給則往往貸諸人君曰茲大縣不當爾乃率好義者益買田二百畝建尊經閣大作新之平章三旦八公董師具與察君材署郡幕府力辭因留正郡學其講道設教悉取法安定胡先生學者翕然向風是歲貢春官者四人一時得士之盛東南諸郡莫之先也既代辟浙東元帥府史君辭不獲至則歷陳軍政得失時雖不能盡用而用輒便於民凡遣兵餽糧幾數十萬亡敢慢期者於是府中諸史皆嘆服潘君為不可及君間使海寧行御史臺方留為掾檄至而君已病暑暴卒矣君學有源委善歌詩屬文有聖筆全經一編發明春秋微旨甚悉事母舒氏周氏克盡孝其兄經歷死養嫂氏撫諸姪曲盡其道處宗姻以睦遇僮僕以恩性不嗜飲而客至必盡歡乃已平



居恂恂若不能言。遇事則奮然不顧。嗚呼。君負才氣。個  
儻若此。自謂功名可以立談取。乃今迴翔偃蹇。沈滯下  
寮。終不得一展其志。亦可悲矣。雖然。孝友行於家。忠信  
施於人。以布衣而傲晚王侯之間。生有令聞。死克善終。  
又何憾耶。君生於至大元年十月二十八日。卒於至正  
十八年六月一日。夫人石氏有賢行。先君兩月卒。其年  
八月二十四日。合葬於海寧州彭城之原。子男三人。長  
興仁。次興宗。次興祖。女一人。尚幼。予以總漕閩南。道出  
海上。興仁數過予。泣拜求誌其父墓。及還至杭。則猶請  
不已。遂為銘曰。

君才翻鰲標玉雪。孰儷其華。時比潔。履斯為順。施可烈。  
圭以璋。合環以玦。異角之全。齒足缺。超光越景。困羈絀。  
彭湖渤滴。山巖薛。墓門鏡珉。堅堦鐵。吁嗟潘君。名不滅。

貢師泰撰 《玩齋集》卷一〇

元故翰林待制黃殷士墓碑

皇帝登大寶之明年。即詔執政大臣曰。元氏有國一百  
六十三年。雖毫社已屋。歷數有歸。國可滅。史不可滅。卿  
選江南知名之士。不仕於元者。纂修成書。而命翰林學  
士宋濂為之總裁。庶幾得筆削之公。以副朕意。中書下  
其事。濂等既奉詔。執筆唯謹。而於黃公殷士之沒。實於  
忠義傳中。殷士之高第弟子鄧東復來請曰。國史繁天  
下之公。法當嚴。墓碑紀一人之私。理宜詳。懸絳有石。願  
先生為書之。按東所造事狀。殷士諱呼殷士其字也。臨  
川金溪化原里人。未冠謁吳文正公澄於郡庠。公方類  
解小戴禮。殷士撰書上公。列諸家箋疏得失。若分黑白。  
尋往學文於虞文靖公集。揭文安公侯斯。三公皆江右  
人。見殷士無不器重。以遠大期之。已而聞直清先生祝  
公著倡明象山陸氏之學於鄱陽。與同舍生王企不遠  
數百里往候焉。一見之頃。欣然有契於眉睫之間。歸而  
喜曰。嗚呼。豈昧其本心者哉。自是一動靜一云為。惟心是



監凜然若上帝之臨。久之，東游吳會，以發越精神，還還  
桐陽山中。既而嘆曰：學者將用世耳，奈何自秘耶？乃走  
燕都，受知中書參知政事多爾濟巴勒公及丞相賀公  
惟一、賀公當國，授淮南等處行中書省照磨，還國子助  
教。陞博士，特除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陪奉訓大  
夫。時權臣秉政，天下大勢已去，殷士憂國愛君，晝夜不  
遑寧，屢上疏陳大計，竟不報。殷士方彈指長嘆，同列以  
從宜適變之機，為問殷士曰：此言何以至於我哉？今日  
辟朝空宮，以淹國郵，吾之不能為公存，猶公之不能為  
我亡也。蓋亦各諗所安乎？洪武元年八月庚午，都城陷，  
大明兵入城，殷士謂其從人張午曰：吾為士子，義不可  
辱國，汝幸收吾骨南還，即解衣投居賢坊井中。午倉皇  
大恸，拾級下救之，見殷士浮沉水間，氣猶未絕，遽負之  
以升。獻款言曰：今南兵不殺，在儒臣尤所寶禮。他日幸  
致富貴，君何為自苦如是耶？縱曰：為國盡忠，未聞小臣  
而死社稷也。殷士曰：齊大史兄弟皆死小官，彼何人哉？

午終不解，還舍治酒散，使家人歌舞為驩，環守至日晨。  
會大將軍徐公達下令凡勝國之臣俱輸告身于官，朝  
暮一見，各署名于冊，違則罰。殷士聞之，給午曰：吾今知  
汝意矣，汝言良是也。可取吾告身來，第吾慚見同朝人，  
必乘醉可往耳，何所可致醇酎乎？午大喜，持錢出沽，關  
閤中及還，求之弗得，亟往視井傍，冠裳帶帛列寘不索。  
殷士死已久矣，其壽六十一云。午買棺以斂，同知湖州  
事陳介、北山僧梓共營葬事，以某月某日瘞于西山，且  
刻石記之。曾祖某、祖某、父某，皆力本尚農，享上壽以終。  
娶里中桂氏，隱士競之女兄也。有遠識，勸夫游學，母以  
家事自累，無子而先沒。殷士既貴顯，或勸求昏甲族以  
媒榮進，殷士曰：邇之共姜，宋之伯姬，區區一婦人，尚以  
節義自守，況男子者乎？吾弟幸生男，即吾為有後矣。性  
嗜古文，而尤長於詩，補作古樂府諸題，音度和雅，無愧  
於古。四方士大夫多購求藏弄為榮。金華黃文獻公潛  
於人慎許可，獨推獎之不置，且與之通譜系云。嗚呼！天



地之間有正氣焉。日月以之而光昭。海嶽以之而流峙。在人則為忠為義。其人雖沒。其氣則千載如生。誠古今之常經。國家之大防也。有如殷士。當元運將終。誓與國俱亡。從容就死。而無悔。比一時慷慨而殺身者。則有間矣。非其不昧本心之學。能致是乎。自古有天下者。未嘗不以褒崇忠義為先務。皇上即位之初。敕自湖廣。即勅有司。建元忠臣行臺大夫。福壽余忠宣公。開二廟。以春秋奉祠事。所以風厲於萬方者。聖謨至深遠矣。州郡或以殷士之事上聞。旌寵之典。其有不降下者乎。銘而列之。非為殷士也。實承上意。以勸世之為人臣者。銘曰。烈烈黃公。元之小臣。乃能為國殺身成仁。人所大欲。壽為最貴。孰能舍之。自絕于世。壽固可欲。義不可虧。毫髮有愧。雖生曷為。吾死死義。直氣貫天。中不死者。何千萬年。小夫苟全。一愧一死。不知百齡。其死凡幾。有冽者泉。其深無底。奮身一躍。眼不見水。精魄入地。肯隨物融。化為白龍。上朝帝宮。爾死得死。百世宜祀。銘於金章。誰非臣子。

《明文衡》卷八〇

故翰林待制致仕汪君基誌銘  
前定海縣尹翰林待制致仕汪君基誌銘。其子循為君之使甥。俞溥考次君之官氏邑里與其行事之實為狀。以書來告曰。先君之墓既得。日月不可以不銘。銘之莫如子宜。孤也敢請。蓋予嘗由海道往山東。候海風于郵。君時治定海。朝夕過從。甚相好。予後復客郵。而君之去定海已久。郵之人談君之政。猶壘壘不釋口。若君者。非獨平生之舊。可哀。而其為政於定海者。皆宜見於予文。宜其來請於予也。乃為誌其墓。而銘之。君諱汝懋。字以敬。其先歛人。唐忠武將軍越國公之子。廣運睦之青溪。今淳安縣也。曾大考南強宋戶部侍郎。官大考。夢發。考斗建。個儒有奇志。在京學。嘗率同舍生代闕上書。攻賈似道。誤國至元。內附。從蛟峯方公。諱道石。峽書院。君自幼端謹。不好戲弄。而警敏絕人。讀書數過。輒不忘。稍長。從吳朝陽夏大之。洪本一三先生。學治經。後以春秋試江浙鄉闈。不售。僅中庚寅乙榜。考官柳公道。傳有遺才之憾。特薦君行中書。授丹陽縣學教諭。尋調青陽。會壬辰兵起。率鄉兵捍縣境。平章月魯不花兒公統大軍至。以功舉陞鄉郡教授。命憲哈剌忽公又舉充浙東帥府令史。副都元帥伯顏不花的斤公又舉補鄉縣君。初不欲就。元帥公素奇君。謂曰。親老。願擇祿耶。君獲然起。就之。後調將仕佐郎。浙東帥府都事。未幾。授登仕郎。慶元路定海縣尹。兼勸農防禦事。居位五年。乃以老病乞致仕。守不徙。即扁舟宵逝。朝廷嘉之。以前職致仕。階文林郎。已而版圖內附。君間歸故里。明年己酉七月十有六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二。某年月日。某鄉某原。君於書無所不觀。為文章。

操筆布紙數百言立就。事父以孝聞。為人恂恂。蹈規矩持已約。而應與人交。盡其義。或有所不合。遇之無厚薄。居官一以樂易為務。而按察發伏。世吏莫能抗。御史不察。察然終任之。間不使能得一錢。於刑牢失有罪。不肯法外傷人。於賦歛度民所當輸。乃與為期。會未嘗取疾。爭先其為民興利除害。若嗜欲疾痛之在已。所至必以教養為職。始任丹陽。復侵田一百八十畝。備先聖廟。建先賢祠宇。作禮器。與其邑人春秋釋奠。興于學。其在浙東。在鄉縣。皆有聲。浙東以慈。怨蘭靜。贊上官。釋溫慶之民被誣以盜者數十百人。鄉縣甲民誣乙民聚眾為不軌。守機君覈君還力白其實非。守是君所白。悉縱之。乙德之曰。非汪公吾屬如何矣。在定海時。益以禮讓化其民。民有兄弟既分而復合者。有讓爭田而不取者。亦有婦勸其夫以和義者。君皆造門獎厲。不使有所懈。他郡富人僑居縣南鄙。同邑子盡殺一家。而以其資去。父之罪不正。逮繫且百人。君驗治三歲。兒盡得其隱。伏殺人者論死。餘皆釋不問。有盜夜劫民財。民疑其鄰。懸之官。君時適公出。其僚鞠鄰使當罪。君察其寃。為變其獄。辭僚恚出。語訕君。君不為動。既而鄰獲其盜。事遂白。民有酤釀佃人家。佃人被醉夜歸。以杖擊其壁。壁墜。正盡傾壓。酤釀人亟起護其器。偶中擊即死。縣議以故殺君。使容一言。使吐實。得減死論。一姬有布在機。夜失去。姬慰外人盜。君往視之。獨鞠其婦。使首服。後果得布。人問之。君曰。吾視其實。不可以容人。而室中他器無所取。故知非他盜。聞者皆歎服。縣多虎。虎或入市。郭為民害。君齋戒禱之。神明日眾。見虎浮江往他境。嘗宿南鄉廣嚴寺。聞虎咆哮。君衣冠夜起禱之。如

前時。詰朝有虎入山。見虎伏地。集衆逐之。乃死虎也。事傳京師。翰林丞旨張公。翁為作贊。戲比早。君行赤日禱。禱見雙鴈飛舞。前有雲。勃勃起。潭所。雨乃旋作。後復禱。十龜潭。有龜浮水出。其雨亦大至。君之為政。類如此。要方氏贈恭人子男三。長曰復。出為伯父。後。次即請銘者。李曰徽。女二人。長適方。明。次適胡斌。孫男二。鑄。鉅。孫女二。俱在室。初。京學公無子。晚歲始得君。當君未生時。嘗抱胡氏甥。會之為之後。會之。又無子。因遂命君。後之。君以父命事之。如親生。其後會之。欲正其昭穆。乃為父。囑君。俾復為兄。弟。君泣拜已。謂諸子曰。終吾身。以父事之。死後。正名可也。故當屬。續時。始命子。復。後會之。天倫父命。庶幾兩盡之矣。君所著書。有春秋大義百卷。深衣圖考三卷。禮樂初範四卷。善行啓蒙四卷。歷代紀年四卷。山居四要四卷。遼齋集三十卷。藏于家。觀君之所立。可謂有古君子之遺風。非耶。然自碩利冒耻之俗。興士多矜智飾名。譁世以取寵。行已居官。一切從事空文。而不思其能奮外脩內。蒸蒸德讓如君者。世固不之貴。而亦莫能知之也。故於君之事。予喜為之見於文。使後之知君者。得覽焉。其銘曰。

神祖聖伏。道久。陳士俗。靡靡日。以卑。外固藩飾。內則非。謂名可盜。世可欺。衆方慕效。君獨遠。碩取。弦歌化海。廉棄捐。斤斧引。經徽。寢實。華訂識。者誰。有儒一生。心獨知。為編墜行述。銘詩。聲名自可百代垂。噫。君雖死。其何悲。

校記

①不使：當作「不便」。



元儒

傳集

卷一四三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四十四

鮑元康 徐元震 謝煥

賀景文 夏侯霽

鮑仲安墓表

仲安諱元康，余友鮑景曾之子也。余與景曾交時，仲安方讀書家塾，未嘗與人接。余又以負薪之後，奔走四方，不遑家居，故仲安未余識。然仲安勤於讀書，自經籍外，諸子諸史以及山經地志、岐黃醫書、孫吳兵法，與夫佛氏經典、神仙家延年長生之說，無不研究，而尤以修飭行義為先。及余終養，優游林壑，以故人子弟來從問學，一見即曰：「前所學者皆誤也。」吾今而後得聞聖賢之正學矣。於是日從事於五經四書，而尤盡心於易，日讀一卦，周而復始，玩索有得，輒筆記之。且曰：「上下繫辭，夫子所以翼易。程朱之說，嚴謹簡畧，蓋引而不發，學者宜盡心玩味，使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相出入，字字有

所歸宿，方為有得。」嘗語人曰：「自吾從先生游，於體認道理，識所謂活潑潑者，於應事處變，得經權之說焉。景曾晚年，仲安尚在幼冲，已能出其智謀，佐其家政。及景曾大故，仲安既除喪，即曰：「先人勤苦起家，蓋欲積有餘以及人，况聚而能散，禮經之善教也。元康敢不力。」迺以其歲所入十分為率，三分以饒老幼與凡家用，三分以供公上貢賦及官府百費，二分積蓄以待水旱，一分賑恤族黨姻戚鄉鄰，自親及疏，各有等差。又一分貯之別所，以待親友之有患難者，隨其輕重，量力周之。遣嫁孤女，收養孤子，義之所在，知無不為。休寧有務官以虧課粥，二女陷倡家，百計求贖之，使復為良。設立社倉，時其出內，以濟里社之貧乏，弛其息不取。又嘗欲置坊局，儲善藥以救疾病，為不樂善者所沮。朱文公舊有祭田百畝，為族人之無藉者所盜賣。朝廷既立文公之廟於婺源，訟之有司，數年不得決。官民交相詬病。景曾嘗語仲安曰：「他日稍有贏餘，當以其價與民而歸其田於廟。至是

仲安追思景曾之語。粥其材木之山。得錢為中統鈔者一萬五千餘貫。而文公之祭田始復。其他濟人利物之事。累數之不能終。事母程夫人尤孝謹。求新鮮於山澤。取珍異於蘇杭。時其食飲體其溫清。無不得其志焉。至

正十有二年二月。紅巾賊至饒州。仲安與鄉人集丁壯。結保甲。捐財出粟。以供費用。及賊至婺源。知官軍皆敗。走度民力不可支。乃藉鄉里之貧者計口給粟。使攜老幼入山逃避。四月郡城陷。賊購余甚急。余將死之。仲安謀於諸生曰。家破可以再營。先生死。世豈可復得。吾將傾家以解是難。乃使其從子深與吾弟璉以計行。賊諸賊余始得免。九月。大軍克復。仲安與深璉首起義兵。應之出入山谷。勞苦成疾。病且革。謗語唯云殺賊。十一月十日卒。年四十有四。吾邑之人遠者奔赴。近者巷哭。皆如喪其親戚骨肉焉。余使深主喪事。是月廿日出仲安之柩於外。以待卜葬。越三日賊復至。家遂燬焉。柩獨無恙。人以為積善之報。仲安天資高卓。識見過人。自其幼

時為學。已與流俗不類。及從余遊。講貫益精。踐履益篤。乃率同門為余築師山書院。聚學者而肄習焉。余方將以講授之事屬之仲安。仲安亦將有不得辭者而遽死也。豈天喪余乎。天喪余乎。乃叙其梗槩。立表墓上。以識余之所深痛云。

鄭玉撰 《師山集》卷八



儒藏

故徐君孟達續銘

吳人徐君孟達諱元震世居常熟之虞山考諱敬故益陽知州妣虞氏封東海郡君初益陽府君之官于朝也君以俊造游成均為博士弟子員精敏奇偉最為府君所鍾愛故徽州路儒學教授前里陸公德元時客京師嘗見而奇之元統初府君出知明之昌國州需次里中君以佳子弟出入府君左右進止不凡教授公見而喜曰此子真千里駒也吾屬意久矣遂贅以為壻陸氏家素醇樸教授公尤慎重務以詩書承家君既贊事教授公如事府君先意承顏委曲備至且以時節府君於昌國尋遭郡君之喪哀毀盡禮居久之教授公指館君獨以身任遺孤之責保抱扶持俾垂且有子而陸氏之業因賴以弗墜人謂教授公有後君之力也及府君以疾終益陽君迎柩歸常熟之先塋親戚賓友送車雲集凡楚祭百需視力所得為而哀禮兼盡君徘徊有年誠惟重然諾樂赴人之急遇事立決與警絕人而以仁厚將之雖委身閭里不屑仕進而其英風駿望倬然於播紳公卿間與人交不以疏數為厚薄臨財不苟惟義之所在方復營別業於松江笠澤之上聚書教子歲時伏臘幸粗有餘將與所知優游卒歲俄一疾不起遂以至正十五年七月七日卒於家得年四十有七妻名冲端有婦德子男二人長曰緬緬毅好學次曰昉幼而克肖女一人適同郡曹玄越七日丁酉緬來柩葬於吳縣靈巖鄉陳灣東橫山之原嗚呼君託人之孤急人之急刻身謹行始終無怍而天不假年壽不緝德此君子之所以哭之也嗚也臨海陳基辱知君特厚義當銘其壻銘曰維孟達父世吳人有才弗施善其身託人遺孤力千鈞之危無怍勤員珥有托勿替在後昆

陳基撰（東白齋稿）卷三五

謝君章行述

君章姓謝氏諱煥君章其字賴之寧都人祖諱復新父諱仁居皆隱德弗仕君章少好學長通儒術而長於詩志側儻尚氣節與人交不務為苟合論議不肯詘人下年二十有三挾所有遊京師京師賢士大夫皆樂與之交居頃之一旦告所與游者曰吾無故而心忽悸得無吾親或有故乎即徑歸至家母果死君章服喪盡哀既免喪建昌府經歷清江彭君某聞君章名遣幣馬迎之為其子師翰林待制京兆杜公本嘗過彭君與君章話甚合盛稱道之未幾彭君死君章不遠數百里護其喪以還既而里居鬱鬱不樂乃復遊京師名譽益聞諸公間戶部司討達爾瑪君慕君章之賢親執弟子禮居數歲意倦游又徑歸屏居故廬若將終身焉今國子助教大梁黃君昭為令於廣之新會有政聲君章以事踏其邑一見即相契惜君章之才不得試乃資而勸之又復遊京師至是達官要人多有知君章矣大都留守





判官段君定僧首開館延君章君章與段君處凡七年段君所以為君章地者甚至既以名力薦于殿中侍御史顧森呼圖克君而集賢直學士始與麥公文貴復列其學行薦于丞相太平公於是丞相方銳意收用天下人才顧森呼圖克君以丞相子又樂推轂士父子間得君章甚甚亟欲甄錄之會麥公有疾君章感其知己躬親醫藥若子弟然因染病反就寓舍遽不起至正九年二月四日也行年四十有一段君為具衣衾買棺以斂殯于文明門外是歲六月其子高生適從君章之友南豐張君烜來京師將奉柩以歸而貧無以為資段君為出重賻而黃君復來謁選乃與張君及四明倪君鉦共經紀之蓋倪君久交君章與張君皆勇於為義者高生賴之故克歸葬于其鄉君章娶黃氏子男一人長即高生次賢生君章之游京師也嘗有諸王召見君章君章見之引卮酒為壽王坐飲不為禮君章復引進酒曰王宗室重臣視一介布衣不翅草芥嚮之不禮於僕固宜然布衣

以分則賤以道則尊故與王公實敵禮然則王雖尊不宜於僕不為禮也今王誠能致禮於僕則尊賢下士之名王有之矣王歎賞其言為避席以飲授經郎臨川危君素嘗偕君章場時貴危君謙退固讓不敢坐上坐君章笑曰吾布衣也貴賤之際無所嫌敢坐諸君右遂坐上坐無所誚蓋君章平日豪俠自負類如此人用是多之然亦因是無所就以至於死亦可哀也已予因述其行而著於篇使世之人如有如君章而不得遂其志者其皆全矣夫善於文者當必有所發揚使君章託以為不朽矣

王禕撰《王忠文集》卷三

故將仕郎江浙財賦府照磨賀君墓誌銘

君諱景文字元忠某世祖悲唐會昌中自越州來為今永新歿英邑之良坊是為良坊賀氏二世祖泰唐鎮南將軍天祐中討賊戰殺洪之象牙灘贈武翼大夫廟食墓側宋元祐中九世祖弁自良坊徙龍溪又為龍溪賀

氏。君父士貴字信翁仕有元同知全州。逮延祐中承湖廣省檄進太皇太后經函至京師。召對便殿。命典中心閣。階奉議。君以至大庚戌二月生。夙負英聞。元統癸酉。朝廷用宣聖孫衍聖公薦為夫子廟學正。孔顏孟子弟悉受業。三年有成。江南行御史臺以宣聖孫監察御史思立章上于朝。乞留廟學教授。以父憂去。終喪起為餘姚廟山巡檢。拜命即就道。道險遠。至則過期弗克任。還絕江踰淮。北上至京師。京師多故人。太傅脫脫公亦奇君。至正改元。朝議以江浙財賦繁重。宜慎選清要官理都府事。遂奏君。照磨。先是都府吏非人。率並緣水旱為欺。事故弗集。中政院取旨遣使者求諫。且出庫藏胡椒若干幣於市。守藏者坐以盜抵罪。君甫治事。即白尹以狀付使者曰。朝廷黜權奸。惠黎元。務從寬貸。府通賦可弗貸耶。庫椒朽腐。常不便。且中宮不宜與細民爭利。願使者以狀聞。未幾奉旨悉停罷。庫藏吏得不免。官淮安。兩電錢參七十畝。院得狀不報。二年冬。中命江浙省重

臣領府事。始舉廢責負。遣使往。以君偕行。君歸自省。臣言淮地枕骸蔽野。其民宜振恤。不宜復徵。否則額以歲食稍田一項代淮民事。遂寢。三年夏大水。松江平江稻盡沒。園田舊積單縱水稱火。有司受賕弗詰。復為請。府檄君佐貳府詣庸田司議其事。君遂極言宜亟救災恤民。是歲浙民得減田半租。秋九月。祖母楊氏計聞。以承重弄服歸。服闋。淮東湖南閩廣之師咸辟君。爭欲致君幕下。君弗從。朝廷授真定儒學教授。裝且行。母趙氏郡主年高不聽去。君亦不忍。遂築燕喜堂奉母居之。十二年堂成而兵起。明年夏郡主卒。既喪事會。大司徒道童公平章江西。以遷事奪情起君。檄屢下。弗果行。入明年春乃行。至廬陵。瀏江。寢疾三日卒。君篤學有善行。居父喪致密。客數郡。畢至。母卒遭亂喪。其祭必盡誠。居鄉好禮讓。崇信義。又故世家。能感動其鄉人。歲嘗大旱。鄉人適禱羣祀弗應。君獨走武功山。雨三日乃止。君之卒也。其族老與其鄉之老相與聚而哭曰。自今



吾族之有不足於衣食者無復與仰給矣。吾鄉之有饑饉疾癘者無復與望周恤矣。君之交游士慟而哀相告曰。吾儕自今無復有論文賦詩尊組談讌之樂矣。廬陵四方之大夫君子聞君之卒亦莫不咨嗟痛悼惜其才而恨其不遇以死也。君娶征東儒學提舉安成周某女。生男六人。宗聖娶蕭氏。江南行臺御史泰登之孫。宗良娶曾氏。繼張氏。梵僧繼伯父龍川後。紹興娶岳氏。閨童未娶。真定天女三人。婉安。玉安。天慶。安適。未娶。龍潭曾洵。孫男三人。世昌。公復。武定。孫女二人。慧真。秀瓊。以其明年某月某日歸葬安仁鄉白沙之原。宗良永其母命。備君行來請。謂予與君交久而情厚。請為銘。當君任財賦時。子適預江浙貢舉事。既出院與君相見。慰勞甚懷。方是時。君齒力俱壯。騎馬導從。行通衢出入甚都。容貌辭氣魁岸洒落。與上官辦事侃侃無所屈抗。一時王公貴人咸稱美。加敬愛。予亦謂君當建侯取卿。食萬鍾祿不難也。卒之與時浮沉以養其親。以善其身。以保其

子孫。以全其家人。雖位不稱德。亦可以少無憾矣。遂為銘曰。

顯顯乎其容。淵淵乎其中。望之而不敢慢。探之而不可窮。德則既有。而時不逢。梓騏驎跡。妖狐橫蹤。吁嗟乎元忠。世之治也。行足以達其道。世之亂也。災弗逮於厥躬。此哲人之事。而君子之風。吁嗟乎元忠。於馬不逢於馬。令終有子克肖。有孫克從。式克罔替。以張厥宗。

李祁撰 (雪陽集) 卷八

### 夏侯時雨先生墓誌銘

於戲。飄風雖驟。不能以陰雨揚其塵。蛟龍雖神。不能以白日離其倫。博碩赫裕。德文之士雖賢。不能自必於用。雖用不能自必於顯通。此所以多鬱迴轍軻。而卒以困終也。古稱文人相輕。余識交天下士。道其鄉先生文儒紛教。謗譽角起。究不可一差豁然不足唏。獨山東豪傑文武士與吾鄉雋庸人。一口說夏侯先生。嚮學行。山海可仰。於書無不讀。讀皆通。通則慮慮得善。取子服守焉。

踐以教人。無毫髮倦。髮且益華。以故人皆悅從。弟子進者先後數十百人。而波其賸者。蓋不知幾許矣。又凝遠其風度。不拘急若束縛者。霞綯璫玉。宴笑因事。誘論尤傾動其座人。歆懌忱化。不自知覺。夷險艱通。不為憂豫。泰如也。家居時年八十餘。皓髯髮。儼衣冠。溫然不怒。甚可愛敬。此衆人所告予也。今年春。有儒者養直。手文字一通。大戚色邑。若有求請者。謁入且言。則先生家孫狀其族來請銘也。嗚呼。予生二十餘年。聞先生名十餘年矣。且職在紀善。惡敢辭銘。按狀。先生字時佐。鄉稱時雨先生。生元至大庚戌七月二十二日戌時。歿於洪武庚午十一月二十七日辰時。葬鄉之西車井頭壟。配張氏。繼室劉氏。子四人。銓長。文華。應華。又鑑。劉氏出也。女二。俱適人矣。孫男四。曰源。曰溫。曰淳。曰泓者。即養直也。銘曰。

粵稽夏侯。萌蘗於燕。裔遷長沙。爰吉是儒。瀘水之濱。顯衍孔昭。代有卓傑。在唐曰韶。歷宋逮元。暨於昌朝。兩有

文武。擁旗珥貂。蟬聯有耀。激其清霄。猗嗟先生。含華在朝。腴郁孔周。窺規如姚。一命司教。吉士惟杓。再命臨川。撫民不忼。河潤膏施。星輝岳岳。金精失馭。卷懷軼超。邁於熙和。嬉於德輶。齊魯大邦。仰之喬喬。自南自北。感若聆簡。允也君子。士林之翹。人誰不死。公有賢子。子肖孫哲。億年未死。我述斯銘。以昭新阡。從祖公友。燦有舊文。公未通顯。而克長賢。賢者孔多。晦一炳千。潛德有耀。卿雲在天。刻辭有泐。斯文永傳。匪文則傳。世教不刊。

解縉撰 《文毅集》卷二三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四十五

孔森 王毅 夏霖 楊恒

故元松江府儒學教授孔君墓誌銘

前松江府儒學教授孔君既葬之十年其孤希智以文學被薦瀕行告於天台徐一夔曰先人墓已久不肖孤未遑圖其所以不朽者茲將去墳墓而聽調於朝失今不圖致先人之潛德或遂埋沒將墮於不孝幸矜而賜之銘且子辱與先人有平昔之雅子其勿辭希智別去調補華之華陰丞以有能聲擢審刑司詳議貽書來起文而余比歲困於痼疾觚翰事疎有稽前諾已而希智得告來省其母夫人趣之愈亟余告之曰未晚也古之孝者必躋臚仕而後大書深刻以發幽光今子仕方顯融樹銘之事此維其時未為晚也遂乃扶億叙而銘之以塞其請按狀君諱森字英夫世籍溫之平陽平陽之有孔氏蓋自五季之亂有諱檜者自曲阜浮海至溫家

焉殯葬其縣之淨水山後唐同光中縣人表其墓曰唐襲封文宣公曾孫之墓至今石表猶存歷宋涉元平陽之孔氏躋世科登舍選者累累有焉而君之曾祖考諱貴敬宋迪功郎祖考諱澧孫理宗時一再試禮部不利考諱文振度宗末亦試禮部不利元至元初歷建德之桐廬徵之歙縣兩學教諭後居錢塘故今為錢塘人君方五歲而教諭府君即世長姊適同郡葉氏其母章夫人挈家依焉稍長從潘先生多吉學先生浙之名儒見其聰敏甚愛之因博習經史百氏其姊夫誘之從商久之私謂其母曰葉姊夫誘兒從商資以為養固當而非兒志也吾族人昆弟類出游學四方所至學校官莫不折節而迎通館授桀不敢後故吾族人昆弟多所成就兒奈何遂錐刀利辱孔氏哉於是出游四方學日益廣元制凡孔氏後得從其族長推舉移衍聖公府送所隸類選注學校官出身視庶姓優一等至正初族長元祐



儒藏

舉孔氏子孫之在江南者以君為首選。行聖公府移江浙行省。注充慶元之翁洲書院山長。翁洲在海上。去城府遠。有司不暇顧。殿宇頽圯。米廩弗給。擇其不備。君走謁於郡守。以修葺廢墜為請。郡守是之。書院遂得一新。為山長三年。祿米仰於郡庫。俸錢給於府庫。無所自遂。廩益之。處之裕如。人曰。孔氏之為學校官者。蓋如此。秩滿。陞松江府儒學教授。未上。而張氏據蘇松。干偽署者已占其缺矣。君曰。逢時不祥。庸何言哉。乃退處荒閒寂寞之野。以教子授徒為事。屬天朝平兩浙。即故廩訪司為按察司。而西湖書院舊附司。設教西湖書院者大德中。廉訪使徐公珙所創。以祠唐刺史白公居易。宋知州事蘇公軾。林處士逋也。其制如州縣學。而國朝之制。置州縣學而罷書院。司風紀者惜其遂廢。謀所以攝書院事者。咸言孔先生德尊望重。其攝為宜。乃檄君來攝。書院事。君至。視如家塾。書院之規摹如初。一日被疾。其子彷徨營謀弗效。遂終于書院之別廬。洪武六年正月

十日也。得年六十有四。配范氏。宋太傅忠肅公諱宗尹之七世孫。男二。長希智。今審判司詳議。次希昇。登世。孫男二。曰諫。曰議。君軀幹頗碩。少時識量過人。以蚤失怙。故依葉氏姊。葉氏無子。言於章夫人。欲以為子。時君方八歲。其母曰。我家幸託聖人之系。何可後他姓以自貶哉。他日葉氏果無子。兒事之如母可也。不可從其姓。其後學成行尊。致蒙族長推舉為學校官。屹然為儒林望。非有卓然之見。定之於初。安至是哉。故君位雖不滿其志。而有子嚮用於時。所以顯榮其親者。方來未艾。將見屢書不一書而足。而余懼弗其請。不敢復稽也。姑書以為先馬。銘曰。

五季戎馬蹂中州。乃有聖系來東甌。或視小宗如懸虎。樹以石表昭所由。歷宋涉元碩且稠。松江後出克自修。有識自稱孰與侔。歷游四方學行優。大宗飛薦不敢留。位雖弗稱澤則流。有子進列簪紱儔。式瞻寵賻賁松楸。

王先生小傳

王先生毅字剛叔。其先自琅琊徙居處之龍泉。至先生十有三世。世為農。初西鄰有王氏子。事身奉神甚謹。嘗斲木為拜。其當額處成窪。母某氏有妊。夢王來而誕。在赤子時。頗異。遇浴及手足露。皆怖而哭。姑懷之則止。頭患瘍。母惡其臭。捲木葉掩鼻。當乳時。閉目弗之視。痰疾大作。身熱如火。燉榻畔懸繩代梳。無風繩自搖。及能言。備陳入浴。時如蹈大海。茫無津涯。風入手足間。痛若及割。姑衣有繒。能覆之乃安。木葉氣烈不可近。熱弗能禁。神出戲繩上下。視一小兒僵卧。心知其為已也。熱退乃復還。人咸奇之。六歲知好書。家單不能致。每借市中。一誦輒能記憶。稍長。所嗜益深。父機命牧牛。掛書牛角而讀之。隨牛而東西行。日入忘歸。復使之視春溪濱。挾冊坐輜車。則米成粉不悟。父怒逐之出。世父與明憐之。為代償其米。且令聚徒教授。束脩之上悉以購書。積至萬餘卷。精思疾讀。唯恐其不盡。夜分燈屢涸。猶聞其吟詠。

聲。或至達旦不寐。因觀周子太極圖說。嘆曰。此升聖域之階梯也。人心與上。堪下與同。大局於一藝可乎。會上饒鄭君原善來為郡錄事。先生往質所疑。鄭君甚器重之。已而往謁許文懿公。謙於金華山中。公為詳陳理一分殊之旨。先生豁然如夢斯覺。居久之。絕淮泗。沂黃河。而觀泰山。危繹之雄。徘徊闕里。慨然有千載之思。遂北至京師。薦紳先生若黃文獻公潛。揭文安公傑斯。翰林承旨學士歐陽公玄。參議中書危公素。争相引重。聲譽翕然。至有薦為檢討。經筵編修翰林者。先生皆引分固辭。俄南還鄉里。益以躬行實踐為教。其發明本心之學。至利欲沉冥處。多有感泣者。一邑化之。雖大山長谷。愚夫愚婦。皆知畏慕。革心從善。縣餓。先生告令曰。民饑且死。大夫其得奠枕而卧乎。即語以勸分之法。閭右之家。計口賦之食。餘粟盡乞貧民。全活者以萬數。父老見先生拜且泣曰。我等皆白骨也。而先生人之爾。至正中。荆襄兵起。掠七閩。直犯縣南鄙。先生畫八策。贊將軍石抹宜。





孫破之，仍不遠萬里，遣其徒上書行御史臺，以明將軍之功。未幾，盜發青田，揚言來攻縣。長吏竇忽丁遁，盜遂深入焚官舍，汙人女婦，剽鹵至雞犬。先生召門人章溢、李文謂曰：「吾豈忍以良民界豺兕乎？」溢等曰：「唯先生命。」乃部勒鄉民為兵，逐殺羣盜。大府錄功，賚之以金幣。先生曰：「得選賢令以撫創殘民，則殺拜賜侈矣。」謝不受。俄部使者下令正丁罪，丁憲集季溪，惡少年據險阻以方命，首害先生于家。縣人無少長皆痛憤灑泣，以復讐為事。弟子胡深方參軍事鄱陽，急馳歸，與同門友告諸方伯達率帥師剪夷之。越二年始平，葬先生墓竹鄉之西山，別建祠而尸祝之。先生為學深見天地萬物一體之意，視東氓之顛隴如已病之，苟力可救，雖銖銖鼎鎰有不暇恤。至於禽魚之微，不得其所，亦為戚額弗寧，思遂其生。然疾惡如仇，遇有賊民吏，切齒扼腕，流涕太息，必疏其姦狀，鋤而去之。豪民制鉅量以入粟，亦叱使減去以合常度。小人不便為惡，時欲加害，賴上官察之，獲

免。生平不食君祿，其尊主庇民之念，夢寐不忘。武威余闕公持節浙水東，廉知之，謂其卓行不讓古人，性不溺文辭，歎曰：「當今之世，何能文者如牛毛，而植德者若麟角，盍亦知重輕乎？」人有求者，揮毫立就，亦淵然有奇氣，可誦。自幼不苟葷肉，雖強之食，終弗能下咽。閒居敝容澄坐，多至夜中，或倦極目瞑，鼻息雷鳴，坐客未寢者談辨遽起。晨興，先生各能記其言而折衷之，其神全而不亂如此。歿時年五十二。娶樓葉二氏，無子，以兄子彥荀為後。扁書室曰木訥齋人，因稱為訥齋先生云。

太史氏曰：昔者山陽殷子通以儒術教授里中，人薰為善良者衆。及鄰境寇作，子通帥弟子起兵殲之，長吏惡攘其功，使人殺子通。門生毛衍手刃殺者，衆首以甘心焉。君子多其義，其事與先生絕類。雖然，先生以明體適用之學保障鄉縣，使三十萬蒼生去危即安，非子通比也。固不幸遇難而死，諸生為師復讎，兵屯二年弗解，卒尸鼠輩于市，功比衍為尤難。祠宇之

建不建、又在不論、由是而言、其義不益多歟。嗚呼先生道德之化、益亦入人深矣。

宋濂撰 見四庫本《文憲集》卷一一

### 教授夏道存行狀

曾祖元異、吉水縣學教諭。

祖雷亨、故不仕。

父吉先、故不仕。

妣蕭氏。

君諱霖、字道存、吉水人也。先世居金陵、宋建炎中始祖澤以刑部司門郎從孟太后南遷、至吉水、因家焉。世業儒。在。父子相繼入甯監者、在元有父子同中進士科者、故里有聯魁坊。君幼穎拔異群兒、卓有遠志、讀書嘗至夜分、父母憂其勞勩、止之。伺母夫人既寢、竊燈燭入帳披吟不輟。稍長、侍親往教、親有所適、即檢攝同輩、莫敢嬉戲、如親未出、人已竒之。二親之歿也、祭葬盡禮。僉謂夏氏有子。延祐癸亥、從兄仲善以易經舉於鄉。君

益勵志于學、愈並驅齊駕、遂從季父明德先生受易大義。季父亟稱於衆曰：「吾家科第又有人矣。」所居泮水經門而橋橫其西、因名其居曰「西橋流水之間」。日與名勝講習其中、聲譽藉甚。秘書卿達公兼善篆、其顏、御史貢公泰交序其事。一時鄉之先達如解中正、馬成已、王與耕輩皆相與莫逆。讀其程試之文、光明而俊逸、暢達而紆餘、莫不以世科期之。然試于私輒在前列、大比之歲、又往往屢黜於有司、其命也夫。天曆己巳、從兄再舉及第、改會稽尹。君由會稽入姑蘇、過廣陵、溯大江、以遊乎吳楚之交。于是四方慕夏氏之易學、自安豐自姑熟來從者有焉。君亦自負所蘊、期於晚成、孰知宇宙瑤黼而世事日非矣。喪亂以來、頻年奔走衣食之不給、而未嘗阿附以取容、教情以取辱。惟待人一誠、故雖暴夫悍卒亦知敬服。僞陳之在九江、趨者日衆、或諷君以進。君曰：「吾雖不能有為于昔、豈不能有守於今耶。」遂擇忠義文節二楊公之里卜築以老焉。於時隣曲親朋、函德相近。



儒藏

者得九人。每遇良辰美景，必迭為賓主，飲酒賦詩，以為樂。名曰真率會。好事者繪為九老圖。大夫士家莫不欣羨。蓋山林恬退之趣，君子是專之矣。故亦自號退菴老人云。既而天命者定，文事幸興，設科取士，無異前代。廣東江西以較藝聘者，無虛歲。省憲長貳之崇儒者，時因行人問安否。自是從遊日衆，而世故又有不得而辭者矣。貳守楊侯弘道聘之類官。太守徐公彥中薦於省部，辭之辭之不獲，則受鄉郡教授以歸。領職以來，易仇達為謹厚，起倦厭為勤敏，稍稍無愧廬陵時。朝廷方尚鄉飲之禮，君與博雅君子考之經傳所載，參之歷代所行，酌古準今，不膠不陋。由是冠帶濟濟，有嚴有恭。觀者歎曰：郡庠非教授，太守獨能行此曠典者乎？越三月得疾，交游問視，言笑自若。一夕夢至家，即動歸輿，謂子姦曰：吾平生未了者，惟吾父母改葬未安耳。汝曹毋忘吾志。言訖就寢，儵然而逝。實洪武八年六月十四日也。享年六十有六。沒之日，太守率僚屬往臨治喪，命載還其

里。太守而下及士友送祭于城南者數百人，莫不痛哭流涕。舟發而後返。觀者榮之。越數日，諸孤權殯其柩于里之夏徑。明年春，姦兄弟梗槩求禮狀其行，每一執筆，不覺潛焉出涕。追惟較藝五羊，忝同馳驅，鄉飲議禮，忝同揚確，一語言，一動容，顯顯猶在心目，而九京不可作。動隔歲時，能無感於中者乎？知己晨星，相繼淪謝，前年狀李君主敬善行，君謂有此可無銘矣。曾幾何時，復述君生平，惡得不動後死者之悲也。君盛時未效于用，事業未顯，然為性寬厚，口不論人是非，與人言必依于仁義。待學者疊疊忘倦，遇有關於風教者，必反覆極論，使聽者感動。常誨子弟曰：作文作詩，無補於世，雖工何益？徒費紙墨耳。又曰：文者德行之表，德行之不足而名能文者，亦偽焉耳。使隣里鄉黨常有斯人與居，後生氣質豈不潛改而默化，而不可復得矣。若談經則欲探伊洛之微妙，為文則喜效韓歐之春容，詩賦尤追古人。鄉先生劉公桂翁評之曰：道存之詩，琢清貯澹，凝幽拔奇，



不苟簡一語飄乎如輕雪之度風冷乎如寒泉之落澗  
 澹乎如古壘洗之不可雜泉器也永嘉先生李公孝先  
 亦曰予讀廬陵夏君所為古賦詩和粹雄蔚漫追古之  
 作者今其藁之存者有荷亭集越游集金灘集馬田集  
 庄西集振文集尋梅集養正集辭之溫厚衍裕要亦類  
 其人焉配蕭氏宋殿中侍御史定基諸孫子男五人已  
 有能繼其學者曰彞曰寅曰寅曰寅幼者未名女二人  
 孫男四人從兄之子曰璣英年俊發蚤試於時實君教  
 也今以監察御史謫居鳳陽歲時周繼憂形於色有甚  
 于已子漂漂乎孝友篤行君子之遺風也是為狀

王禮撰 《麟原前集》卷三

白鹿生小傳

白鹿生者諸暨之人也風神俊爽翹然欲超羣其外族曰方  
 建勳聘賢傳館四方游學士生往受諸經領其玄旨稍事文  
 墨輒峻潔如淵珠衆譁曰生賦資絕倫非積功所可及蓋遜  
 其一席地聲光流襲越閭煙煥能動人就要邀作州閭踴躍  
 弗應濟陽江上有鄭氏一宗累五十室同宗而縻戒子姓執  
 贊致辭生躍然興曰是或可為也即日上道車比中居以倡  
 道為己責與諸生言必稱曰昔之人昔之人日摩月切操行  
 有可觀歷十春秋自以精明不逮前時退居白鹿山戴樓冠  
 被皁皮裘帶經耕烟雨間暇則吟風弄月微觀萬象若不知  
 古今之殊軌有識者莫能窮其際高郵樂鳳來為州牧獨造  
 門拜曰鳳閣先生賢言行無悖古先哲人願為一州學士師  
 生率讓不起鳳閣不得已令閭右子弟即其家問道州政有關  
 失鳳必移書諮訪生白以利病裨助弘多後若干載殿中侍  
 御史唐鐸出守越欲辟起之生力辭如前鐸不敵強生性醇  
 篤無銖髮矯偽與人語出肺腑相示恥為覆藏事年名義峻  
 言斥之弗少恕家無儋石儲貲財甚介山派誤生法當死生  
 閱其意惡謀諸鄉鄰沽之泯輟鳥號為謝生拒之泯頓顙于  
 地泯然隕涕生曰東作方興非牛何以耕俟三冬或可爾至  
 期泯復來請生反覆譬曉之乃已州人士求連生族祝生持  
 其成暨委禽走介致餼繼以金幣生嘆曰孰謂君子而可貨  
 誘乎悉遣去人復譁曰是可以義取者生尚不之欲況其他  
 乎於是鄉人教子者恒指生為法使學焉生名恒字本初姓  
 楊氏白鹿生因其所居號之云  
 史官曰子與生游者三十年不可謂不相知者待罪國史時  
 適白執政薦之入成均聞生不受州縣辟事乃寢然其行義  
 可法者不當使其泯泯因造為小傳如右隱之與顯非所以  
 論生也

宋濂撰 四部叢刊本《宋學士文集》卷四三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四十六

鄭銘 蔣宗簡 陳麟 楊居

烏本良

鄭景彝傳

鄭銘字景彝。婺之浦江人。世以孝義顯聞。景彝自幼濡染之深。卓然有以自立。面目嚴毅。不妄言笑。人多敬畏之。從父大和司家政。察其為人。可成遠大器。聘鄉先生吳公棻為之師。吳公授以春秋三傳之學。發凡舉例。會諸說而折衷之。景彝即能領解其趣。有所質問。咸中肯綮。吳公極鍾愛。遂相親如父子。金華胡君翰亦來從吳公遊。景彝與之晝夜相摩切。凡天地萬物之理。內聖外王之道。古今事會之變。無不及之。講義既久。精神發舒。大肆其力於古文辭。吳公品評至嚴。一辭稍不脩。輒以為詬病。故景彝之文幅尺弘而體式備。胡君之文意度密而波瀾張。皆煜煜有光于時云。初。景彝早喪父。事母黃氏至孝。飲食必慎擇以進。黃氏嗜鯪魚。雖卒不可得。

必徧求之以悅其意。會有疾。益思得魚。已而獲魚。遂以香糝上之。疾遂瘳。奉諸兄如嚴父。進退執禮甚恭。不命之坐不敢坐。蓮塘張翁無子。聞景彝賢而有文命。為贅婿。景彝能當翁意。翁亦以客禮待之。然翁頗木訥自重。景彝亦自韜秘。絕不與人交。終日嘿嘿而坐。或焚香以銷世慮。既而彈指歎曰。吾誦詩讀書。亦頗有志於事功。奈何鬱鬱久居此耶。黃氏歿。其志遂孤。景彝居喪盡禮。出入必布裹。鞍轡三年不御酒肉。翁大享賓。樂作。景彝潛避去。翁不怪。或為解曰。居喪不聽樂。其家法自當爾。翁何怪耶。翁自是不敢強。翁既老。欲以貲產悉屬之景彝。辭請以畀諸族子。翁不可。姑受其三之一。翁之亡。皆景彝壘埋之。他受田者漠如也。景彝之仲兄鉅歿。以次當長其家。哀痛弗忍。請至終喪。羣從固請。乃泣告外姑以歸。籍所得翁之田。廬歸于公。復自念久居於外。不親家事。能荷負者莫如從子渭。又宗子也。遂為文告先祠。讓之。渭亦固辭。因虛其席。年六十二卒。景彝臨事重然。

議不苟於取與。鮑溪水惡，春漲多溺人。景彝駕石橋其上。潘氏子母老無養，給其衣食終身。人又稱景彝為惠人云。

史官曰：濂聞浦陽鄭氏家九葉同居，最多令子弟而授經者之師。吳公先生又一時名士，心極傾下之。後十五年，濂以非材來繼吳公後，始得與景彝交。徵諸所聞，益信。景彝所作賦數首，峻潔莊凝，絕似其為人。而他文辭亦稱。濂方惜景彝之學未暴白于世，且謂玉光劍氣終有不可掩者，而景彝忽作土中人矣。不亦悲夫！濂與景彝登胡君晉吳公門人胡君既銘景彝之墓，濂亦不能無情，遂述為小傳一通以傳。嗚呼，有才無命，世之如景彝者不少，寧不使濂重有所感乎？

宋濂撰 四庫本《文憲集》卷一〇

### 蔣君墓碣

蔣君敬之名宗簡，生三十有一年而死。其友王厚孫以

狀述遺言來屬于余曰：宗簡生不及從子遊，死而得一言為不朽之託，猶不死也。嗚呼，余之固陋，何足以知敬之敬之之望余則至矣，敢不諾。敬之上世居潤之金壇，宋南渡時，七世祖兵部尚書少師莊簡公猷始遷四明，其後多至顯官。而敬之曾大父應龍，大父與可，父復祖，皆弗仕。母方氏，敬之幼喪，敏有雋聲。程先生端禮歸自江東，敬之以弟子禮見留，居舍數歲。凡天人性命之本，古今治亂得失之迹，靡不察究。即庠庭敬之為少學師，諸生多貴游，以其年少頗易之。敬之于疑義數語而決，以文來就正，隨所治為加潤色，頃刻數十篇，乃大悅服。尋挈其徒寓湖心僧寺，聚易、詩、春秋諸家之說，而折衷焉。試有司不偶，輒散棄其舊作。或謂敬之不以盛壯時挾所長取祿仕，獨以古文自詭，奚益？敬之笑曰：使吾理明氣充，其為文于決科何有？得不得命也。文有古今之異邪？既而稍出游江湖間，遇臨川危素于金陵，語意合，欲偕之至京師，以母老不能去，買未見書數百卷以



儒藏

居翰林柳先生贊得敬之所為文掣節不已方為其薦  
積而敬之已屬疾遂不起至正元年十月十二日也貧無  
以治喪天台陳廷言嘗主邵教為言於太守及寓公率  
朋游之士合錢為助乃克以其年十一月某日葬鄞縣  
陽堂鄉桃奧先墓之次敬之娶趙氏有子男一人曰信  
女二人所著有易集義詩存問春秋三傳要義總若  
千卷文集十卷藏於家敬之為人介潔篤於自信重然  
諾恥為小廉曲謹人多稱其經學詞義而其卓然欲有  
所樹立以自附於古人者未必盡知之也昔之豐於材  
而壽於年如王逢原邢惇夫輩蓋有之矣此兩人得臨  
川豫章而其名益彰敬之有程先生以為依歸視昔人  
可無憾尚奚以區區之言為予不讓而銘之者姑以慰  
其來意云爾銘曰  
進而未見其止若有以為而今已矣昭明在上其藏在此

黃潛撰 《文獻集》卷九上

元中順大夫秘書監丞陳君墓誌銘并序  
良先生狀來言於予曰先人卒且葬不肖嗣以歲之  
不易未及徵銘於當世立言君子寧乎先德之日就  
派浸是懼惟夫子圖之乃退考其狀及所嘗知者序  
列而銘諸君諱麟文昭字也其先閩人有諱堯叟者  
與其弟堯佐堯咨俱遷相州堯叟之後為閩王參軍  
記室子孫散居閩之福清後又自福清徙溫遂占籍  
焉曾大父傑大父楠皆隱居以終父珙泉州府司  
吏目以君貴贈承事郎同知溫州路瑞安州事母毛  
氏贈宜人君天質警敏自幼躬耕踐行屹然如成人  
瑞安公有疾君侍湯藥不辭帶者十有四月迨革復  
到股和藥以進乃尋愈後捐館君哀毀踰節家有遺  
資則悉取以與弟若妹寸田尺宅無入己者以故貧  
益甚晨昏不能具饔飧然負氣自振為司隸小史數  
以直言抗上官或咎君君笑曰我志豈若所知耶  
日從南溪父相問已所宜相者謂曰公當以經術進  
高科可芥拾也君聞之心喜遂一其志於學時年已  
三十積數歲兩試江浙鄉闈不中因留吳教授吳中  
子弟而戶外之屨常滿至正甲午以易經貢春官廷  
試對策百餘人君獨指斥時事無所隱或疑其過直  
君曰今天下多故使吾言得達上聽雖得罪死無憾  
也會掌文衡者亦欲執按直言以厲其士氣遂寘君  
乙科授承事郎慶元路慈溪縣尹自元仕吏事更每  
竊弄威柄弊久難遽革君至求縣之寓公與士大夫  
之賢者即其家問事父老來見亦時時語次尋繹鈎  
其陰伏以相參考又放古為銘簡虛中而充其上置  
諸鄉校今民有所欲言投書其中而削其主名由是





縣大小事無不周知。吏大驚。以君盡得其受。取請求狀。葉不敢出一語。惟抱文書呈署而已。時屬兵興。郡縣誅求。急若星火。而上之賦下。又往往拒於豪右。莫克均齊。君乃亟取其產。而分計之。第以等級。榜諸通衢。仍選士民。開敏有才者二十餘人。分任以事務。使均其所出。豪彊不敢有所重輕。民之趨事者。皆曰。縣大夫神人也。環以相告。歲貢春茶。有司並緣為姦利。君計其常額。以平價市之。比舊十減九。後遂以為法。縣之為鵠鄉。有界唐在餘姚界。霖雨至鄞江之木。輒衝潰唐。唐潰而為鵠沼矣。君乃去唐五尺許。植木籠竹。加土築之。而甃以石。使民歲歲無水患。是鄉賴大海。烹煮鹽輸。兩浙轉運司。或私需則杖而飲之。以絕其苦。君言於司。聽民相貿易。亭始便安之。宋楊大隱有道之士也。墓在南山下。為里人夷其封樹。蘇麻麥其上。君為正其墓。植碣表其墓。淮寇陷湖州。所在騷擾。適有朝旨。令郡縣團結義民。以自守。君曰。教民知戰古法也。乃親閱丁壯。教之擊射。坐作。得若干人。用司馬法。立隊伍。分隸左右。諸鄉日夜部勒。無不精練。而且申以條教。與眾為約。置耳目。手足之人。以公其誅賞。立三等九則之法。以通其財用。行之境中。悚然畏服。有豪黠。蘇姓。葛姓。者。怙勢奪取民財。陳姓亦橫恣。無比。則悉捕致諸獄。頻江南岸曰。網羅惡少年。嘯聚徒黨。為盜。則皆士卒舊孽。磔屍江上。鄞縣之夾唐有剽賊。傳舍者。亦時出為近縣害。則潛引壯士。格殺數人。因盡縛之。斬以徇。自是暴者消。寃者平。遠近愚民。無一犯法者。君以古者黨正族師。閭胥比長。皆輔成王化。以教民。今民有小事。不能至公庭。則命鄉正。屢次上下相維。情不可隱。卒使鄉之大小偷皆自

首歸其物。奪人婚姻。田宅者。皆吐實自新。及有父子兄弟夫妻婦姑之不相能者。亦莫不交責改行。長老以為自開國以來。治慈溪者。莫能及。四方名人鉅公。聞君治化。日行。往往自遠來。依君待。皆得其歡心。浙東戴食事。按治四明。適副閩帥者。橫甚。至劫之。兵且欲執以逞。戴窮蹙。歸君。君納而禮之。帥亦直君。不問進士董朝宗。病且死。託之以後事。君為殮葬。仍率義士助田三十畝。於是警報日聞。臺省亦欲倚君為重。權陸浙東副元帥。領慈溪縣事。如故。君以所在州縣多陷沒。方欲與民相保障。以俟天下之定。俄而方左丞駐兵郡城。單騎往謁。方忌君。留之不遣。或說君潛歸。為自守計。君不忍危其民。即盡散其兵。為農。方以君既勢失。陳兵脅之。君正色曰。吾先朝廷。不可以兩虎鬪。故隻身以至。殺我非男也。方愧悟。謝過。然卒置君海上之岱山。比行。父老送之出境。遣去。不可皆泣。曰。奈何舍父母乎。君至岱山。即著道士衣冠。而舍其宮治田。葺園種牧。以為食。無纖毫芥蒂意。後仍詔以是疾。倚杖端。彌出迎客。方便人。覘之。益不疑君。以海鄉僻陋。為與岱山書院。嚴師弟子之職。暇日復與其里人聚石為臺。陳簞豆爵。或咸井降揖讓。如鄉飲酒禮。父老見而榮之。爭令子弟為學。變其習俗。且名其臺曰。陳公臺。父之益親信。君事有不平。俟君一言而解。頑民亦知敬憚。諸山酋長。掠財物于外。輒戒其眾曰。勿登此山。有陳公在也。已而朝廷起君戶部主事。佐尚書。貢師恭往。理福建鹽賦。尋改温州路。瑞安知州。君度不能行。俱以疾辭。丞相河南王紹成。太原承制。授君中順大夫。秘書監丞。亦不赴。君留海上。十載。獲郡城。又三載。而版圖內附。於是南游閩中。未幾竟

率閭之寓舍。越數月。汝賢扶柩歸溫。卜葬永嘉縣赤  
唐原先塋之次。君生於皇慶壬子九月十七日。卒於  
洪武戊申九月二十日。次年十二月乙酉葬之日也。  
配毛氏。封宜人。子男四人。長曰汝明。早世。次曰汝賢。  
即請銘者。曰汝翼。幼夭。曰汝弼。女二人。長適同郡項  
起。次在室。孫男三。慶童。鄭童。善童。孫女一。君博學強  
記。於書多所考論。而尤粹於易。平居貞直寬恕。淡然  
無所嗜好。衣布衣。如錦繡。啗糲食。如梁肉。不求備於  
妻孥。不致嗔於戚族。不忌勞其下。室無姬侍。庫無留  
寶。父有養子。為君兄。既沒。蓄其子如己子。輕財重義。  
德洽於戚疏。其在官。剛毅奮發。而有為。不阿上官。不  
承風旨。而虛心下問。謙謙能受盡言。與人交。篤於故  
舊。然性公直。凜焉不可干以私。故其生也。見者無不  
愛敬。死之日。聞者莫不哀焉。海內兵起。生民塗炭。元  
之守令。於是為難。君與紹興路錄事司達魯花赤邁  
里古思。餘姚州同知禿堅。皆練民為兵。守要害。以禦  
暴。立保障。以生聚。境內之民。賴之以休息。然彼二人  
區區不量。輕重擗怨。強臣刑戮。不旋踵。君獨善處權  
害。免禍亂。世生有榮名。死有遺愛。庶幾哉古循吏之  
遺風矣。銘曰。  
元季世。兵四樹。有令如君。民乃惕。夷儒裾提。將符。盡  
完助勦。伏以通。彼葉葉。此帖帖。坐堂彈琴。仁化洽。名  
之。恥忌之。歸海。西權命。殪。機才不及。完而老。吁其  
悲。

戴良撰（九鼎山房集）卷三

故新昌楊府君墓銘

越之新昌有大山曰彩烟。與沃洲天姥鄰。而彩烟尤為  
峻絕。遠望之如雲霞。繽紛天際。故名。山之絕頂。其平如  
掌。沃野數千里。桑麻蔚若。犬鷄之聲相聞。或者蟻之武  
陵源云。大姓楊氏。自隋末來居之。閱數百年。而書詩之  
澤有引弗替。在宋之時。父子兄弟至連舉於有司。而嘉  
泰壬戌進士彝。其仕為尤顯。官終朝奉大夫。知廣德軍  
州事。贈奉直大夫。廣德之從子佑祖。亦由太學舉進士。  
為婺之浦江丞。浦江丞生昱。昱生提。提生府君諱居。字  
溫如。生三月。而其母梁氏亡。父命乳母鞠之。性穎悟。八  
歲能賦詩。及長。聞天台于先生子惠傳伊洛性理之學。  
執經而受其說。久之。融通諸家言。而貫以一致。神暢心  
怡。實欲起古人千載之上。與之晤語。既又以為言之不  
文。不能以行遠。復從同郡韓莊節公游。取文章大家日  
研摩之。其於分章遺辭之法。辨其類不類。尤嚴其界域。  
時先師黃文獻公以文名當代。府君撰長書贊見之。公



讀已嘖嘖賞愛更揭諸座右。賓至則指以示之曰。是豈非文耶。公為人極慎許可。其器重之若此。府君嘗以春秋學應書鄉闈。不利。遂掩關不出。下帷而講授。四方學子趨之者如雲。府君日據高座。隨其性資而開導之。如蒙大霧而行。不自知其沾濡之至。學成而去。多著名于時。人問之。則曰。我楊先生弟子也。恩義隆洽。不敢更名他師。府君性至孝。父有疾。晝侍左右。夜不敢解衣寢。臨穴之日。號絕于地。良久而蘇。歲時祭祀。必預齋戒。眠滌灌。盛服拜跪。儼如祖考之在。乎上。瞻塋有田。為豪民所據。府君帥宗人白于官。復之。仍創庵廬以居守者。府君介而通。莊而能溫。未嘗妄言笑。一動一靜。皆可為式程。善古文辭。尤長于詩騷。亦有愛齋稿若干卷。藏于家。府君出處之際。唯道之從。視不義富貴真若浮雲。臨財尤廉。路拾遺金。俟其主還之。里有喪及饑餓者。恒周之。學者方自以為得師。年六十六。不幸以洪武九年丙辰冬十一月二十日卒于家。明年丁巳春三月十九日。窆於

金山之原。在家西四里而近。娶同邑趙氏。生男子四。長宗學。先卒。次須學。去為浮屠。更為梵唄。有聲叢林間。次願學。繼父之業。次開學。女子一。歸士族。咸必勝。孫男一。自牧。女一。尚幼。予聞之。文者將以載道。道與文非二致也。自夫世教衰。民失其正。高談性命者。每鄙辭章為陋習。拘泥辭章者。輒斥性命為空言。互相譏訕。莫克有定。殊不知道與文猶形影然。有形斯有影。其可岐而二之乎。是可歎也已。府君以超卓之姿。窮理攻文。孜孜弗之倦。務欲合而一之。亦可謂知道者矣。銘曰。大道流行。日用昭宣。非文之載。道孰與傳。安可岐之。徇於一偏。迂夫曲士。牢執弗遷。繩填索塗。何往不顛。有倬夫子。式覩其全。以彼校此。孰為愚賢。錫石幽墟。過者察焉。

宋濂撰 四庫本《文憲集》卷一九

### 先兄春風先生行狀

先生諱本良。字性善。世居明之昌國。迨父試吏同郡。慈

谿樂其山水之勝又多君子因占籍焉。曾祖煒祖暹父文亮先生性質朴生十餘歲聞浮屠氏言人子能不如輩三年名血盆齋者可免母罪即不啖魚肉。父母念其讀書氣弱力阻之堅不肯受命且幹蠱不以勞苦辭年十有八歲父遣習吏弟斯道就外傳暮歸必問所授何書同習讀講辯疑義間為詩即為老成輩推獎至廿有一歲父沒家無甌石儲日沒沒營奉母資弟斯道年十八季弟二人女弟三人尚幼皆仰給焉。日夜銜恤艱苦萬狀夜必讀書至三鼓乃已。里有陳氏家裕饒子死令人誘以為嗣先生泣曰吾烏氏宗子也不可為人後且母與弟將誰托哉遂止。丁丑至錢塘民間妄傳朝廷選俚男女咸倉卒婚娶有願以女配先生者先生曰吾之來也為母與弟求衣食計耳衣食之謀未遂而先有室人謂我何不聽。雖執事官府中暇則師事秋雲徐先生學春秋經從衆仲陳先生遊問古人要旨不久歸井里即脫畧吏事明書經授徒大姓家幼弟希顏方髫髻攜

以教養夜必抱持而起斯道亦處館事朱墨相與養母氏撫二弟稍長遣嫁三女弟畢始娶。邑之相山王先生寶峯趙先生子中時先生得慈湖楊文元公遺書究明本心先生從而講貫久之忽見天地萬物有無一體風雲雨露無非我也樂不可言因盡棄舉子業而學焉。文元公有詩春秋易解先聖大訓及所為詩文日以誦誦如在春風中就以春風名齋。弟斯道相與探賸若朋友然。辛卯四方兵薦起蔓及浙郡縣懷懼邑宰陳文昭甫至咨守備策於縉紳諸公先生同在列畫策圍練為保障計又條陳為政之要於邑宰行之三月邑以大治時好名之士各擇所依取名爵如拾芥先生退處山谷間淡然自怡一不動其心凡勢利之家足未嘗躡其戶限惟以道相尚者雖至貧賤亦與之往來鄉先生有碩德博聞者必數造其門仕宦中有以文字相益如戶部尚書貢公太甫太常禮儀院使陳公子山者咸與之交焉。為人慈祥愷悌重然諾言不妄發發則必以聖賢謨訓

為根據、待鄉里、接賓客、務盡確誠。有義事力不能為者、必勸有力者為之。見在位者利澤不加於人、必具便民事告之、請為舉行。作詩文尚正大。性不喜遊藝。凡治天下與用兵之道、靡不究心。特值時不偶、弗輕售焉耳。以是士大夫咸敬禮之。或請業、或求以啟沃、或聽其論言者、彌衆。戊申、母氏沒、喪葬莫有違禮方。終喪、遘疾、卒於正寢。神清明不亂。實洪武五年正月十三日也。祔葬於邑之孫胡考妣墓側。配同郡馬氏先卒。再娶同郡翁氏子男二、長良光、次用光。女一、蚤卒。馬氏出也。弟斯道謹撫其行、并卒葬。歲月如此。俾兄子用乞銘當代君子云。

烏斯道撰 四庫本《春草齋集》卷五



儒藏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四十七

解泰 周祐 傅致柔 歐陽衡

淵靜先生李通行狀

解氏之先世家平陽。有諱福者。事西漢高皇帝為太僕。居唐代。雍門李唐中葉。有諱禹者。為吉州刺史。由是為今吉安人。嗚呼。公諱泰。字季通。一字成我。十五世祖諱駢。唐昭宗徵之不起。咸通中。詔謚貞白處士。十三世祖諱盛。唐末遭黃巢之亂。舉宗奮義兵。保障吉陽。全活甚衆。南唐中。追贈僕射。高祖諱彥。曾祖諱谷。七歲善屬文。有名當世。以隱遯終。祖諱昭子。宋太學上舍生。上書言事得罪。貲似道擯。處於家。宋亡。以憂憤卒。考諱應申。叔試貢士。萬安學正。母彭城劉氏。先高祖妣太夫人鄧氏。嘗夢人授以美玉。未幾而生公。故名曰子玉。幼沉靜寡言笑。好讀書。鏗然如流。滿千遍無倦色。或兒戲之。輒以正對。皆奇異焉。年十三。兄觀我求我。並舉進士。家事倚辦於公。朝夕內外不聞叱咤之聲。事父母。接賓客。俯鞠

諸侄。皆如成人。不為嬉戲。時科目方興。二兄聯科接武。翕然有聲。朝野士人。子觀望歆動。皆爭徑賓。遲便捷。僥倖一得。而不第者。更相抵排。公深耻之。承親志。不得已。亦再至試。三試有司俱不利。絕意進取。翫心高明。究竟六籍。旁搜百家。悉能通曉。尤善楷書。不效妍媚。而方正嚴重。類其為人。吳文正公嘗以書招致之。弟子公不往。翰林虞公伯生。南還館於郡舍。或勸公彙詩文求見。冀得薦。亦弗從。日以其學教於鄉。鄉之豪乘勢侈靡。子弟率驕縱。以食色貨賄相關誇。公善導之。乃更尚清儉。其教根柢六經。尤必以躬行為本末。嘗以摘經屬對。頑不率者。斥之。後改悔。乃更復之。學史以春秋為準繩。拘之於遷縱之於固。馳驟之於唐史五代史。而陳范之徒。在所不論。詩以陶柳為戶庭。以杜為經。上沂三百篇為指歸。而太白之豪縱。所不願學。諸子惟取荀揚文中。而間亦喜老莊。申商韓非。在所擯斥。晚更授徒於同江。弟子至者甚衆。因其材質。多所造就。時以河汾王通比之。中



丁亂離三十年、與人言往往至灑泣、激以忠義、又時時為論說前史、雅善揚抑、羣盜聞者慚服、自悔恨甚、眾轉相戒、教無更侮之者。天朝龍興、公年五十八矣、郡守令相先後至、百廢未興、懔弗有考、又承詔興學校、招集流散、繕甲兵、以饒軍需、皆踵門投訪、公俱授方略、射影走丸、不失尺寸。已而辟之萬方、不起、但勸以激厲士風、扶樹世教。由是吉之人爭相磨淬、至於今、蒙之不哀、公有力焉。既老家居、宗族子弟善歌詩、能文章者、益五十人、作屈物命篇、屬而和之、以為樂、目之曰庭蘭集。所著文集若干卷、曰老樗集。更自謂鑑湖老樗云。洪武二十一年六月一日、以壽終於家。臨終呼宗族與訣、且曰、吾生平言行無足多於人者、我死慎勿為世俗講張假托、以惑後世。命孫約讀漸卦一過、賦詩、衣服冠而逝、享年七十七。公天性嚴重、有威儀、長身鵠立、雙眸炯炯、射人鬚髯奮張、雖強橫人見之、側足屏息。士大夫率以為儀型。在治朝無所干譽、處亂世無所屈辱、教人不倦、所過無

後言、所居無惡聲、周旋規矩、遵循大道、要之聖人之徒也。沒之日、閭里咸歎息涕泣、無道其不是者。初弱冠喪貢士君、未幾喪母、三四年間、薦遭閔凶、苦塊居廬而塋、三喪禮咸罔缺。初娶城南梁氏、卒、繼室以王氏、生子男三人、琛、璋、皆先公卒。珪、績、學、飭行、世其業。女二人、孫男八人、約、縉、繪、綺、紹、繼、純、曾、孫二、聞魁、望魁、森然皆蘭馨玉潔。公寢疾、約繪晝夜侍、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悉盡孝道。以洪武二十二年己卯正月三日、附塋公於東門嶺十一世祖考朝奉君之塋、從治命也。公極深奧、縉所不能知、其卓卓大者、人所共見聞、故撫為行狀、求立言君子銘之、圖不朽焉。

### 淵靜先生小傳

先生諱子玉、字成我、小字泰、吳文正公更字之曰季通。晚號鑑湖老樗。自幼沉靜、少言、勤學、不息。年十三、理家事、如成人、聲色不大、而門內肅然。居喪無闕禮者、君子



稱焉。肆力於古學，吳文正公招與共學，不住。虞文靖公歸自翰林，或勸挾所業往見，可借助聲名，不從。兀坐齋居，玩心高明，人莫窺其際。其來學者亦弗拒，久之教授桐江之上，慕而從者日盛，隨其材質誘掖之。為學者師垂三十年，中更亂離，與人言惓惓忠義，多所變化，人比之王烈王通云。聖朝詔下徵賢，郡縣東方起之曰：「吾壯歲年且不仕，今老矣，尚須祿位耶？」卒不起。至於振勵士風，扶樹教基，則深致其意。吉之文獻足徵，大抵皆其力也。晚年教其孫興、壽、榮，皆能文章。先生天性嚴重，有威儀，長身玉立，雙眸炯炯，射人鬚髯，奮張強橫者望之屏風，而士大夫率以為儀型。在治朝無所干譽，處亂世無所屈辱，誨人不倦，出於至誠，所過無後言，所居無惡聲，周旋規矩，從容大道，要之聖人之徒有成者也。

解縉撰 《文毅集》卷一一

貢元周先生墓誌銘

自延祐甲寅舉進士，先後為科十有二，閩士之魁浙閩者凡四人，若晉安林仲節、景和，邵武黃清老子肅，建安雷杭彥舟，皆登甲科，躋仕中外。延平周祐于一以至正庚寅在江浙二十八人之上，於是兩與計偕，而不售於春官者再，士類屈之。先生自壯年即知讀書，動止端重，異羣兒。父小溪先生恐汨其純也，延師家塾教之。甫長，則盡能通四書、五經傳註，及冠治舉子業，會科目中輟，遂刻志古文，先秦西漢諸子百氏，韓柳歐蘇之所述作，咀嚙饜飮，久益博洽，發而為文，深雅閑健。今南臺侍御左公世臣曩以閩海僉憲督師漳南，先生振討賊顛末，做治鑑為野史上之題曰邊臣近鑒。左公曰：「真史才也。」薦為同安文學，進其書於朝，以備國史編錄。由是諸閩老成知名焉。靖州推官詹達納有愛女，擇對，特妻之初。先生領丁亥鄉薦，恩授廬峯山長，再以舉首走京師，翰林羣公將薦之史館，以親老辭歸。至延平，奔小溪府君。



訃配詹氏道卒府君服方除而母復亡嗚呼孰謂母服未練而先生又不祿耶先生質醇學正平居恂恂言若不出口而中之所蘊則渾渾莫窺其際事有疑難質之一言而斷委曲周盡其為校官也從游之徒千里來集善誘不倦皆成其材名讀書之室曰宗濂見其學之正也壯年有志功業使得展其長庶幾經邦澤民必有大設施者而拂鬱不揚竟志以歿悲夫世族可知者上世祖護由建遷延平護生公權權生延宋武翼大夫廣西路鈴轄閣門宣贊舍人延生大明大明生禮禮生昭先屬時宋季皆陰隱弗耀昭先生小溪諱益才以吏漳因家焉生先生於皇慶壬子七月癸丑卒于至正甲午十二月乙卯得年四十有三明年七月壬辰合窆于靈應山詹氏塋無子側室女詹家奴尚幼弟祐寔主喪事唐臣舊學於先生謹叙而銘之不敢以微陋辭銘曰靈竒天懷而先生取之貪聲名天靳而先生播之覃此予彼奪孰司其機緘乃年之不永而爵之未擔然文傳

而壽德尚而貴則於彼者又將何憾而何慚

林弼撰《林登州集》卷一九

### 傳守剛墓碣

自焚屍沈骨之俗成雖纓弁之家亦靡然從之魚爛河決不可救藥君子每為之太息有若傳守剛之事其可不表之以厲人人乎守剛之父歿其諸兄具棺斂已舁出中野縱火而焚之守剛勢不能止哭踊將絕焚已編荆成筐實以泉泉拾遺骸以歸守剛欲夜半持去會守者嚴不果明日諸兄捧筐至大澤而投清泠之淵守剛尤痛憤之深俟諸兄還舍解衣入淵中且泣且拾堆冥沙上脫所服緼袍裹之奔告於先子尚書府君府君命留間房中設几筵使其父之友賈明善徵木造小墳藏之適堪輿家趙翁自城南來憫守剛之志為擇地一所守剛備書而買之負土成墳手藝松柏於四周其兄怒以其辱先也欲發而出之予仲父文友君將挈守剛訴縣乃懼而止至今松柏益鬱然成林云守剛諱致柔守

剛其字、余之所命也。傅氏金華好善里人。曾大父某、大父某、父肖說、皆農家。守剛年十二始入小學。時牧牛山澤間、輒挾書誦不輟。泊長登貢文先生吳公立夫之門、當是時、來受業者多貴人家子、車馬焜煌、冠服鮮麗、燦然如神人。守剛麻衣菲屨、廁其間、怡然無難色。日受公教、學識益凝定、出言必思力踐、蓋粹然儒者也。間出為詩、若文亦光潤可觀。父病、守剛往致醫、溪漲不可渡、守剛立水濱、終日望天而泣、或憐之、以大綆貫腰、挾之以渡。醫見其情辭惻款、惻然與之還、脉已曰、此天相孝子也。稍緩一夕、疾不可為已。藥之瘳。守剛諸兄不知書、競割戶自私先業、恣其取、不與較。守剛貧無所於歸、出為閭族童子師、久漸能自存、遂娶天台王教授某之女為配。年過四十、生男鵬鵬、絕愛之、頃刻不見鵬鵬、意輒不懌。時撫鵬鵬頂曰、吾之命、其繫於此乎。吾即死、不為餒鬼矣。余家潛路、抵守剛所居僅三里。每遇正月一日必來謁、數年之間風雪不易也。家人每具饌以俟、且曰、傳

守剛其將來乎。言未既、守剛坐廳事、作聲歎聲矣、為之失笑。守剛忽謂余曰、致柔老且死、鵬鵬眉娟好、似能讀父書。果如是、目瞑九泉下矣。予自後移家浦陽青蘿山、出仕於朝、入翰林為學士、久不知守剛死生。洪武十二年冬、余還金華省先墓、忽有白面少年拜於庭、問其姓名曰、我鵬鵬也。曰、爾何為服衰麻乎。曰、先人不幸以今年春二月朔死矣。問壽幾何。曰、六十又七矣。曰、葬乎未也。曰、死後一月權厝家西東阜之原。曰、爾今同處者何人。曰、先母卒二十年、女弟鸞亦歸童某、今獨侍繼母章氏以居。且曰、汝頗知學乎。乃袖出詩文一鉅軸、及用經史事廣李翰蒙求三快以進。予讀之、見其遣辭豐縟、而考事綜博、嘆曰、守剛有子矣。余既歸蘿山、鵬鵬持其父門人童徽所為狀來請曰、先人制行一出於誠懇、聞人善不翅若已出、見人為惡輒攢眉而避、并日一炊、以白水以代羹、若享太牢。鄉人咸以為賢、部使者潘公翽聞而薦之、先人以疾辭、卒落魄不偶以死。臨死執鵬鵬

手泣曰。吾生無功於時。死當擇不食之地埋我。宋先生最相知。得一銘勒諸冢上。不翅足矣。言訖而終。唯先生憐而遺之。嗟夫。若守剛者。安可不表之以厲人人乎。為之銘曰。

守也篤。特立乎獨。不受變於俗。是謂墮君子之躅。

宋濂撰 四庫本《文憲集》卷二三

### 莘雲歐陽先生墓誌銘

歐陽文忠公十六世孫諱衡。字師尹。學者稱莘雲先生。至正舉進士。遇亂遂不復仕。吉安守臣梁克中檄舉義旗。先生即遣子率豪傑千餘人。首治水軍與賊戰。摧其鋒。屢建勞績。竟死於陣。先生以書萬言陳便宜。主將不能用。先生曰。事不可為矣。隱居山谷間。時四方大亂。尚有學者義而從游。先生不拒也。入國朝。屢有薦者。嘗再至江西行中書省。皆以疾辭。與先公同年生。而月日稍後。兄事先公。先公之應詔赴闕也。曰。吾必不仕。將以死自誓。子幼無可托者。此可少念耳。先生即許以子妻子。

兄謂先公勿憂也。已而先公亦得告還。人皆謂先生友誼無愧古人。先生於書無所不讀。讀無不記。雖山經地志。稗官小說。醫藥之術。皆通析融會。予少時因市得四書集成。閱鄉黨篇。先生口誦。予書之。已而得本。較之不謬一字。而取正居多。其精博類如此。平生未嘗疾言遽色。莊肅而和易。學者嘗謂如先生誠所謂恭而安者也。所著文集凡若干。皆可傳。先生沒以洪武庚申。年六十有八。世為吉水螺陂人。其先自文忠公之孫紹世得部符。居吉水積符。至諱寧者始家螺陂。曾祖炎起。宋進士。新昭州教授。祖夢旗。進士。靖江軍節推。父吾衡。其墓在龍塘山之原。子仲訥。孫忠孝。少長余家。今請為銘於其墓。故叙次俾刻之。銘曰。

文忠餘慶。河漢輸。浸灌川陸。草木蓂。沃其根。抵枝扶疎。文章懿行。與之俱。博學隱德。伍標標。將施後嗣。仍環瑜。不信請考太史書。

解縉撰 《文毅集》卷一三



元儒碑傳集

卷一四七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四十八

湯楷 鄭深 顧權

故龍泉縣學教諭湯府君墓志銘有序

震之龍泉有晉饒族曰湯氏自宋藝國公載八傳至望望生  
顯顯生演演生龍泉縣學教諭府君諱楷字文則三世皆以  
尚義著稱元至正間嘗下令旌為義門至府君益厲志傳行  
石末忠愍公宜孫師史中丞誠意伯劉公基師史中丞章公  
益王府參軍胡公深皆愛敬之而忠愍公相知尤深力薦起  
為教官免強就職未幾輟年五十三以至正乙巳四月十  
一日卒家其年八月二十日葬于麗水縣雲和鄉德廣里梓  
坊原。有詩文若干卷。思誠錄一卷。藏于家。府君配吳氏無子。  
季弟梅次子燧次為後。燧生二子。綰續。女一適王德厚。孫女  
一未行。燧嘗以瀛銘其諸祖之墓。優奉同郡李宗起狀不遠  
千里來徵銘。嗚呼。府君位卑。不得上其行史。官苟墓門之文  
抑而不與。尚何以為扶世導民計哉。銘曰。  
惟湯受姓。其出自商。以謚為姓。源鴻流長。譜逸宗堙。莫究厥  
詳。徙于括者。至宋寢昌。晉饒蟬聯。義聞并奕。府君承之。祖武  
是式。粵自弱齡。嗜學尤精。稟糧從師。不憚遠役。下而百子。上  
而群經。心涵口詠。必咏其精。寒燈在肆。夜分猶青。無末不諫  
無本不疑。發為詞章。奔放莫禦。五色文綯。不可正視。亦持貞  
而應書。而起議。苟不合。退縮於己。吾有天爵。不假外求。秉心  
制行。期履大猷。自我先人。唯義之述。開塾建莊。群族之絲。養  
或有愆。益田以百。居或黠。昧加以塗飾。明揭教條。皦如星日。  
以究以繹。以行其澤。往聘碩師。用緝教功。曰優曰柔。式昭式  
融。春秋舍菜。執禮愈恭。嗜意清俗。獲還淳風。豈卹吾宗。不達  
州里。仍歲大侵。我心如燬。我賴我粟。爾哺爾仁。繼以釐年。惠  
及終始。元季兵興。海內繹騷。育田群兇。是誰是奴。彼暴悍者。  
虎擲鼠跳。欲起應之。者劉恣驕。君登于庭。晚以順逆。不見揭

首身膏矛戟。妻孥蒙戮。鬼不血食。爾盡自固。以禦寇賊。眾皆  
難拜。頌如君言。我乃我卒。我柵我完。我謀既叶。孰敢來干。威  
聲大振。寇膽遂寒。唯忠愍公。統馭三郡。麗陽遺孽。負逆奸命。  
公欲刈之以揚大政。怒如雷霆。敢與競。君踞轅門。慷慨陳  
詞。費從罔治。渠魁當誅。蚩蚩小氓。惡得盡夷。公因聞納降者  
釋之。里之三農。越河種藝。載耕與牛。資舟以渡。官有海禁。吏  
因竊。頃步如千。望絕莫赴。君聞。盡然。是何忍為。即日戒行。  
囊有長書。徑詣大官。歷斥其非。卒復其舊。民憂以摠。君性至  
純。無以沈毅。惡欲如響。嗜義如利。服不及華。食無重味。履水  
臨淵。惟恐失墜。事親從兄。允為世模。柔容愉顏。張拱而趨。行  
乎于家。德則有餘。大木長梧。見者翼如。歲時蒸嘗。尤極慎。懇  
出就齋室。心存冲漠。洋洋如臨。式是昭格。鄉鄰化之。孝思油  
若。撫事接物。益然春熙。揚淑隱惡。欲道之歸。里有秋爭。奚質  
爰稽。苟聞話言。如聽父師。其形之端。由表之正。况能周急。以  
蘇羸病。友有寄金。沒于兵燹。家惟一牛。償之弗靳。君德之施。  
漸漬益真。人為弗滋。智熄糾紛。及聞其死。孰不沾巾。余謂斯  
世。不復斯人。嗚呼哀哉。成周之世。畫區而畛。量夫授地。孰富  
孰貧。孰有餘利。益然太和。何有窮匱。阡陌既開。單公為私。大  
將連圻。微無卓犖。民散無繫。民宜是綏。仁鄙壽夭。乃政之基。  
奈何棄諸。頌若蛙龜。不有君子。誰復斯閑。導善扶義。其利維  
永。成慙之心。實重耿耿。恭維繼構。申椒之馨。鳴呼長離。  
習鳴。誰不改容。誰不匱情。殫而不推。為善者懲。彼有穹爵。吾  
棄弗顧。此惟布衣。發吾鬱墓。大書堂間。表厥中素。此吾直筆。  
初非謾基。

故江東食憲鄭君墓誌銘

奉訓大夫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事鄭君以辛丑之歲夏五月十八日卒于杭之寓舍。江浙行省左丞相特穆爾達實公深用痛惻，命左右司都事錢君用壬暨食事君八都來治喪事。秋八月十八日，權厝城西七寶山。後五年丙午冬十二月二十四日，還葬義烏石斛山。其弟淇始請從兄承務郎温州路總管府經歷泳評薦諸行成書，而授前史官宋濂請刻其墓碑曰：君諱深，字仲幾，一字浚常，鄭其姓也。其先從陸東遷，娶之浦江。自建炎以迄于今，同居者十世，朝廷旌為義門。曾大父德池，大父文泰，文泰本青田尉，德璋子，出為德池後。德璋與兄德珪罹難，爭欲就死，其事詳見宋史孝義傳中。父銳，累贈奉訓大夫、樞密院判官、驍騎尉，追封浦江縣子。母樓氏，累封浦江縣太君。君幼知讀書，務了大義，不能泥章句。然負氣不羈，嘗往外氏，有以童視君者，君不平，出奇計紿之。日者以六物推君休祥，言君必凶于

其家，君恐祖父聞之，或薄其愛，大惡之。居亡何，他日者又至，君迎謂曰：我某年月日生也，子幸譽我，吾當厚報子。否則戒悍奴辱子矣。聞者皆大驚。稍長，氣益振，見部使者行縣，騶從甚都，君嘆曰：吾非夫也哉。孰云異日不如此之也。人斥其誕，獨從父欽奇之，使游學京師。久之，會丞相博爾克布哈公出鎮南服，命君從行。杭城災連數萬家，丞相趣吏具文書以聞。君爭曰：杭民無恒產，若候報下振之，則已大半為鬼矣。汲黯發庫，此非其時乎。丞相悅，令戶賑之。君曰：戶有大小，必計口乃宜耳。丞相從之。俄辟君行宣政院宣使，未及就，丞相入中書，君復從行。丞相多君，欲用為宣使，俾理問官約爾珠召君，約爾珠將別有所薦，不白以丞相意。率然問曰：儒者可為行人之職乎。君曰：不可。約爾珠反命，謂君不屑就。丞相怒而止。君知為約爾珠所賣，不復辨。聞太師托克托公喜士，即走見之。時太師新解機務，退居于豐，謁入與語，大悅，遂留之。君乘間問曰：蘆蕩之利，宜與江淮萬姓同之。





閣下專馬、無乃不可乎。太師曰：向者之利悉歸豪右，今歲入不過什二，餘皆編民物，何云專邪？君見太師語堅，不敢強。他日太師復自言：意者恐君失辭者，君從容曰：在至元間，魯王嘗取之矣，上以其病民罷之，且詔羣臣不得奏請。閣下今復繼焉，或者其違制書乎？太師笑曰：吾業已奏辭，恐君言中變，姑試君耳。於是謂其子哈喇章曰：鄭先生有道之士也，爾往事之。君教以書、詩，得師道甚。太師稱譽弗置口。至有聞于上者，初，皇太子鞠育太師家，與哈喇章同卧起，至是有旨欲使之共學，君力謝曰：輔導皇太子，歷代自有故事，今若苟而行之，是取譏于天下後世也。太師入奏如君言，上曰：朕言已出，必使一至卿家而返。明日，皇太子至，君以孝經進，喜見顏色，因錫錦衣一襲。明年，太師以煩言出居西寧，以哈喇章託君。時訛言沸騰，或促君亟去，不去禍且及。君曰：人以孤託我，而中道棄之，不義孰甚焉。且死生命也，吾何所避？弗聽。丞相舊與太師有微隙，又怒君不為宣使而

客太師家，將罪君，復憐君才，不忍發，乃遣人鈎致君。君曰：丞相遇我厚，我寧弗知之。其去也，特為理問所問爾。今丞相幸用我，然受人託而違背之，何以事丞相為？丞相義之，實不問。又明年，太師還朝，開太傅府，奏君為長史，階從事郎，時至正八年秋八月也。九年，太師復拜右丞相，叩君以民所最病事，君曰：皇慶初，國用不足，令民入貨取券，使受直于有司，踰三十年弗償，非惟民困，欲死，國家之信將何在焉？太師即勒吏使給之鈔，以給計者八百五十萬有奇。國子監所設管勾學正司樂之屬，舊以監中諸生積分未貢者充，薦者多濫，有俟二十年之久者。廷議患其弊，復以諸生試禮部下第者，別選為次，榜補之，斥去已薦者四十人。蕭熙、黃樸等號訴于太師，太師以示君，君曰：法弊固當更，然守以歲月，一旦斥去，亦失物情。若二者交參用之，盡於所薦而止，斯善矣。太師奏行之。太師在西寧時，門下客盡散，無敢履其庭者。獨王保開梅時過之，君因數道其賢，太師曰：梅屢短



君而君反賢之何也。君曰：賢之者以其知義爾。若深所短，梅正當言之，能言之所以為益賢也。太師欲選御史，君又薦梅可用。太師以君為長者。鄉先達為臺臣所糾，奪其誥命。君言于太師復之。及其來京師，頗用人間，將風御史劾君。君畧不為動，亦不自明。未幾，其子以廢入官。君復白太師，擢為崇文丞，始大塊歎，以為不可及。十年春三月，遷宣文閣授經郎，階徵仕郎。召見明仁殿，上顧資政院使多爾濟巴勒曰：此哈喇章師也。教法肅甚。朕今陞入宮庠矣。俄中書奏君兼經筵譯文官。君數繹聖經，啟沃深切，上每為之改容。宣文在禁中，密邇端本堂，日侍皇太子研席，寵遇殊甚。嘗問君家同居事，屢嘆以為嘉瑞。書麟鳳二字美之。十四年夏四月，轉宣文閣鑒書博士，階儒林郎，兼官如故。上見君久益器之，以新刻智永千文識，以宣文閣寶賜焉。君侍經帷教胄子者凡四載，歲錫燕者再，頒金織紋幣者二，皆有副。扈從上京，又予褚幣二千五百緡，率以為常。當是時，君從弟國

子助教滿方為經筵檢討，權參贊官。每進講殿中，兄弟連翩而入。及退，均被上尊馬潼之賜，人尤以為榮耀焉。秋七月，改中書吏部員外郎。吏部月有選，郭縣丞張鼎年六十七，吏以官期三年白。君曰：使如汝言，當致其事矣。何須入銓選，即上之闕畀之。後者為例。董甲雲南木邦人，以任子當官，貧不能賄吏，遂以戶冊有異，移符審之。君曰：京師距雲南萬里，公請往來動經一二載，且其先人嘗官于朝，豈無可稽者邪？下架閣吏閱籍而注之。永新尹趙大訥上休致之請，時新例必經廉訪使者覆按，而趙竟失之。吏以為難，君問例始何時？吏以九年四月十七日對。君曰：趙之謝事，乃是月二十一日，永新僻在大江之西，五日之間，其能知有詔乎？宜以例前行之。同舍生先入仕籍，見君未達，頗使酒廷辱君。君心甚銜之。及是改官之文適至，君曰：彼積勞日久，豈可以私憾而廢公法哉？命擇良郡官之。徐人周令尹家陷于寇，獨周以智免。及太師統兵平徐，其女掠入太師驛奴家，使



之主汲力不任、數欲赴井死、周物色知之不敢言。君將聞于太師、人曰、國家以徐叛殲之、君言不脫吻而禍及其踵矣。君弗顧、卒白還周。九月、君以分部從太師征高郵、至嶧州、見民東西竄、君追問之、民曰、軍奪民牛且擊翁媼傷、故逃耳。君曰、王師除暴禁亂、乃令侵民耶。吾若不言、孰當言者。急蹤跡之、獲樞密院吏王兩、執詣太師、寘于法。冬十二月、太師以謫去、君曰、天下自此多故矣。遂移病弗視事。十六年秋八月、御史臺欲用君為御史、君以母夫人年高辭。已而除君食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而中書同日奏君江西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臺臣覆奏乃止。君急欲南歸、即入謝上、皇太子聞之、特留弗遣。君對以其故、復賜眉壽二大字。君持歸以為親榮。時中原道不通、君浮海而還、至萊州洋、遇颶風擊旅舶壞、深目而髯者六十人、望君舟而號曰、曷生我。主舟者曰、此泉南回紇氏、精悍且持兵、不殺將為亂。言人人同、君力屈羣議、斂其兵而飯之、暨升岸、羅拜去。浙西

時屯重兵、挾黠獮軍勢、強仆人廬舍以為薪、上下惴惴、莫敢何問。君反覆鞠訊、知隸平章政事慶童公帳下、械送而請治之、軍因不敢譁。譯史桑葛憑藉憲使之威、視僉事呼都克布哈如無人、僉事欲黜之、恐激怒其長、乃自引退。譯史愈鴟張無忌、君劾之、憲使持不下。君怒曰、彼且不有僉事、何有於公哉。叱出之、憲使慚其庭中。人以事誣君上行御史臺、時平章為御史大夫、罵曰、鄭食事剛介之士、吾熟知之、國固不能容也。擲其文于地、事遂寢。尋除令官、未及上卒、年甫四十有八。娶同里周氏、累封浦江縣君。繼室義烏吳氏、東平王氏、封恭人。皆先君卒無子。少房高麗康氏生女曰芬、未行。今以弟之子某為君嗣。君眉目疎豁、軀幹魁梧、雖沈敏多智數、秉心慈恕而壹以正裁之。人未出言、已能窺測其肺腸、故周旋南北間、鮮自憤事。然頗以師道自任、授經宣文閣中、皆勲戚大臣之子。君載星而出、載星而入、孜孜以開物成務日迪導之、學成而仕、蔚為名臣。與人交、不以勢之



崇庫而貳其心。在朝公侯卿大夫亡慮數百人。無不知敬愛君。而翰林侍講學士豫章揭公侯斯。翰林學士承旨瀏陽歐陽公玄。太子右諭德東文李公好文。司農少卿臨川危公素。尤與君為文墨交。而無間者也。若君者。可謂奇偉不凡之士矣。濂長君僅四歲。負笈游立夫吳先生之門。始獲與交。君晝同食。夜則共衾。稠而寢。穆穆然。衍衍然。其姓雖殊。情實兄弟也。君嘗指時之聞人謂濂曰。某也操寸管入仕館閣。某也垂紳正笏立廟朝。而病成化功。鄭生長雖不滿六尺。行見錚錚然鳴矣。濂見君言。夸出峻辭。戲君反覆相撐拄不已。君益騁奇辨。是非蜂起。且曰。子未可少吾。後當然已。而果然。嗚呼。君今已矣。其不隨世磨滅者。猶耿耿而在。是亦足矣。濂幸後死。因悼君行而揭之。以見有志之士。其事終成。且告修郡乘者錄焉。銘曰。

劍出豐城。如龍蜿蜒。風雲會之。飛騰上天。顯允鄭君。才實類此。利器在躬。不試焉俟。嚴嚴師臣。四國是瞻。佐其

戎勲。唯君則堪。民生瘡痍。我是用悼。朝政糝糠。我寧不告。當宁聞之。召入宮庫。日照月臨。承其寵光。廣廈細繆。從容論道。載啟載沃。有勤無惰。其勤謂何。堯舜吾君。八荒熙然。期固至仁。天子曰於爾學之博。宜鑒朕書。弘宣文鐸。省臣交薦。贊治銓曹。冰清衡平。物無遁逃。出將使指。繡衣赫艷。嚴霜夏零。邪輩不植。凡人賦材。此盈彼虧。若君之為。無適匪宜。豈非義風。淪肌洽髓。大本既立。孰踰其軌。君器則弘。功業可馴。如持右券。責報於人。烏臺鳳池。遲君遊行。泉臺莫展。有淚雙注。誰謂君亡。視之若存。清風凜然。施及後昆。烏傷之西。溪石如斛。石或可磨。君名不沒。同門友金華宋濂文。

宋濂撰 四庫本《文憲集》卷二一

元故靖夷先生顧君墓誌銘

先生姓顧氏諱權字伯衡世居婺之蘭溪其父達卿始入兵因占籍崑山娶婦生子為崑山人達卿在蘭溪與雲岑胡先生同里閉心敬慕之期有子當使為士及生先生見其凝重岐嶷益自喜銳意教督之先生少長能體父之志敏力學業不以初寒盛暑為少輟既壯博習羣書尤究心於易以教授里中里中子弟多從之游時人莫不善其父之能教也先生為人不事矜飾喜哦詩飲酒常頽然自放然其交際恭遜久益謹益未始忤人也中歲刻意為文章有古作者矩度雖一字未當不為苟止其志亦欲以是少見於世者遭時喪亂竟窮於無所就以死年不滿五十無子男昆弟族人為主後烏乎天於先生乃命之如此悲夫先生娶呂氏生子輒歿死買妾得一女尚幼其卒以至正廿四年九月丁亥其墓以十月丙寅其墓在馬鞍山之北麓其墓事知州侯侯斯教授蔡君基之所具也墓有期日其故舊門生成痛

其有德無後相與私謚之曰靖夷先生而奎與為銘也銘曰善不必有後仁不必皆壽彼夢夢兮誰則能究言甚文兮行甚茂烏乎先生為我能為兮苟不在我其奚咎。

殷奎撰《強齋集》卷四

校記

①東文：當作「東明」。見《元史》卷一八三《李好文傳》。



元儒

碑傳集 卷一四八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四十九

章溢

明故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章

公神道碑銘

嗚呼。是為吾友龍泉章公之墓。初予未識公時。輒稔聞其名。及公應聘而起。同赴于南京。同館于青溪。同出入禁署。以備顧問。如是者四三年。私竊以為生我者父母。知我之志者唯公而已。不知公何為棄予而遽死矣乎。有善執予相。孰知我瑕疵而攻之乎。神道之銘。公之子特以為屬。肝腸百裂。其何能綴緝言辭乎。相知之深者。不為之則鋪張君子之休美。不識當屬之誰乎。因杖屨而序之曰。公諱溢。字三益。姓章氏。處之龍泉人。遠祖有曰巖者。仕宋以兵部尚書守泉州。始家于南安。至唐康州刺史及。又自南安遷建之浦城。及生福州軍事判官

脩。脩生光祿大夫、檢校太傅、西北面行營招討制置等使、持節高州諸軍事、高州刺史、仔鈞。娶練氏。生于十五人。其第三子獻誠。仕南唐為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徒。獻誠生文錫。仕宋為秘書省校書郎。文錫生都官郎中重。又自浦城遷于龍泉。子孫遂為龍泉人。重生吉。吉生順。順生公琛。公琛生世安。世安生舉。舉生宗。宗生卿。貢進士輔。輔生文義。文義生用之。用之生強宗。強宗生煥。文則公之高祖也。曾祖諱斯立。祖諱格。父諱遇孫。母某氏。公之始生。其音如鍾。父母疑為不祥。幾棄不舉。及成童。毅然莊重。不習卿井輕儇態。諸兄出應科繇。頗為儻類所侵苦。公忽曰。彼徒謂我弱爾。吾不自厲。豈為男子耶。乃往受事縣官。即有曲者。舉正理直之。衆始愧服。比弱冠。從鄉先生王叔剛游。從事於正心修身之學。既又聞金華為文獻之邦。問士游以咨叩其統緒。浙東憲使圖沁布哈請與語。悅之。已而改官陝西。要公與俱。至虎林。心忽驚悸。力辭而歸。抵家。父病已革。越八日而逝。人



以為純孝所感。至正壬辰，新黃妖寇自閩犯龍泉，公與從子存仁避亂山中，而存仁為寇所執。公心計曰：吾兄止有一息，不可使無後。挺身出謂賊曰：兒幼無所知，我願代之。賊聞公名，方出重購以求，及得公大喜。賊帥欲問計，公正色拒之曰：若等皆有父母妻子，願為此滅族事耶？賊怒，繫之柱，以刀磨其脅曰：不降者且死。公曰：貪生惡死，固人常情，然吾終不為不義屈。賊愈益怒曰：汝誠不畏死耶？公曰：死即死，何畏乎？賊壯之，不敢加害。公夜始守者，乘間既脫歸，乃集里民為兵，不旬日擊却之。處州府判官以兵來龍泉，欲盡誅平民誣誤者。舒穆魯公宜孫實總兵政，公走麾下說曰：將軍知賊之由乎？曰：不知也。公曰：貧民迫於凍餒，故相挺而從盜，誠得一循吏招輯之，民即平民耳。今不出此而肆行剪屠，是殆揚湯以止沸也。不識可乎？舒穆魯公曰：善。微先生言，事幾敗。即檄判官毋擅殺。舒穆魯公服公器識，留幕下與議軍事。其平屬縣慶元及建寧之浦城、松溪羣盜，公有力

焉。上其功，江浙行省丞相康里公永制授公將仕郎，龍泉縣主簿，辭不受。海寇起黃岩，掠沿海郡縣，行省命右抹將軍守台城，台之寧海民亦為變，攻圍台城急。舒穆魯公飛檄召公為援，公方退居田里，得將軍檄即起曰：吾邦非舒穆魯公，人且盡為枯骨。今一旦有急，正我報德之秋也。集趨勇少年數百人，晝夜行至城下，約內外夾擊，賊遂潰，海寇亦遁去。寧海大饑，豪民吳甲、蔣乙積粟不糶，公言於舒穆魯公將軍，因屬公行縣賑之。公至縣，即抵二豪罪，發其粟賑饑夫，其尤困者俾僧作糜食之。公還龍泉，龍泉亦歲饑，大家有粟，高其直且不發。公先以私田易粟貸里人，乃行勸分之政，民受其惠為多。隣邑青田潘惟賢為盜，而龍泉監縣實忽丁貪虐無狀，民因導潘攻縣治，實忽丁棄印走。公同其師王剛叔召豪傑與賊戰，敗走之。縣治遂復，行省給銀幣為賞。實忽丁懼棄職獲罪，而愧公有功，乃謀害公。公方贊元帥哈迪爾開府處城，未敢發。會帥府問實忽丁罪，遂結季溪



惡少拒命、首害剛叔于家、帥府檄兵襲擊之、實思丁遁去。於是處之七縣盜皆蠶起、行省移舒穆魯公以行樞密院判官分治處州、公謂舒穆魯公曰、松陽小醜、不逮平將養成大患、舒穆魯公曰、唯君處之。公乃遣千戶曹勝安督兵、授以方略、一戰盡降之。分院上其功、行省陞承事郎、松陽縣尹、又辭不受。元帥葉君琛攻鄭寇於麗水、屢為所敗。分院調公及樞密院都事胡君深合討之、公與胡君統軍至浮雲、賊衆來逆戰、並山為長陣、兵既接、我軍張左右翼夾攻之、賊大敗、直搗其巢穴、賊望見公、來拜乞曰、我非為寇者、待我賊、此海蠻即降矣。海蠻謂葉君所部海軍也。公曰、吾不知他、特捕反者爾。賊為內外二砦、公麾兵踰外砦立壁、或疑壁於兩砦間非利、公曰、非爾輩所知。我既踰外砦、則內砦疑其已降、而外砦亦計其疑已、二砦相疑、破賊必矣。壁未完、賊突至、相持未有勝負、公麾奇兵橫擊、賊奔北、即移兵圍內砦數重、下令急攻、遂陷之、執鄭寔諸法、外砦亦降。行省復授福

建行省檢校官、尋又改除奉訓大夫處州路總官府判官、皆不受。南行臺治書侍御史特穆爾喇實分臺于婺、長鎗軍叛、迫其城、治書遣從事楊迪徽師於公、公勒所部軍就道、長鎗聞公至、輒引去。省憲奏章薦于朝、除武德將軍、食浙東都元帥府事。又辭不受、或疑為要名、公曰、吾所將皆鄉里子弟、使其肝腦塗地、而吾獨取功名、弗忍為也。青田賊吳英掠婺之金華、永康、東陽諸縣、聚衆猖獗、公議討之、分院乃調兵屬公及胡君、與賊屢戰、皆敗之、賊勢蹙、縛其黨張貴、李興甫等出降。遂昌、山、右戶閔難、土豪周天覺悉聚族之、元帥胡君往討、天覺負固不服、久之始請降、公曰、此賊不殄、必貽後患。胡君不聽、受其降、已而天覺果以復叛誅。始天覺之未降也、執其黨與三百人繫諸獄、至是胡君欲盡坑之、公執不可、得生全者十六七。時天下日入於亂、公結廬匡山上、自號曰匡山居士。屬其子曰、兵將至矣、汝曹其保障州里乎。己亥冬、王師克處州、公又避地入閩中。今上皇帝遣

使以東帛召公。公乃幡然而起。與青田劉君基、麗水葉君琛、金華宋濂同召至建業。入見。上問勞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耳。然四海紛紛。何時定乎？」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上曰：「卿等其留輔予矣。」亡何。推食營田司事。巡行江東兩淮之境。田荒蕪。及耕墾者。皆分籍之。差稅賴之以便。公以疾在身者久。上時遣使存問。及疾小愈。即入謁。上見其來。喜曰：「疾其瘳乎？」何遽出也。一日。上思念公。詢于中書左司都事張來碩曰：「章溢日來康強否？」來碩對曰：「溢日夜念母不置。而以主上遇之厚。不敢以言鬱鬱成疾耳。」上即命公歸省。賜以白金文綺。而留其季子存厚于京師。浙東始設提刑按察司。即推公僉其司事。尋命遷處州。代總制胡君入朝。而為存厚娶胡君女。賜賚優渥。且俾存厚入侍皇太子。以示親信。胡君出師溫州。復詔公還守處州。饋餉供億。規措無缺。而民不知勞。及師旋。即日以總制事付胡君。而還其部。王師平荆楚。設湖廣提刑按察司。遷公

僉司事。公入見。上慰勞之曰：「紀綱之事。今屬卿矣。」公既至。覘荆襄多廢地。遂建議分兵屯田。且以控制北方計。為便。上曰：「所言甚善。第未暇耳。」湖廣行省鎮撫回。怙勢作威。輕重人罪。以為常。公廉得狀。上以法。曾未幾。河內道按察司宋思顏以浙東憲史事不白下獄。而浙東按察使孔克仁。僉事王瑋亦以事被逮。辭或連公。公憂懼不知所為。上遣太史令劉君基喻公曰：「予素知章溢守法令。毋疑也。」既而胡君以兵入閩。陷沒處州之境。皆動搖。上命陞公浙東按察副使。往鎮之。平陽瑞安浦城福寧軍民等事皆隸焉。公辭曰：「臣前任浙東無狀。同列皆獲罪。而臣獨蒙寬宥。今若加陞。則益重臣過。疆場之事。臣身任之。萬死且弗避。副使之命。臣不敢拜。上重違其志。命仍僉浙東按察司事。比至。山寨或已叛。公宣布詔旨。軍民皆感動。乃誅其首叛者。餘皆帖帖。青田夏清聞胡君敗。與福建參政范昌大合寇。慶元龍泉時官兵盡戍浦城。城中僅足自守。公召舊部義兵。使據要害。



列木柵為屯，勢相聯絡，別命元帥祁興季汶即龍泉縣治，亦環植木城，賊聞不敢犯。公長子存道初以元帥戍浦城，及是有旨命存道提兵為遊擊，而公即處城坐鎮之。公謂父子相統，於律不宜，乃上奏請罷存道官，不允。兵戍浦城者，以食不繼為病，上以屬公。泊浙東行省石丞李公文忠、李公欲運處州糧餉，公以為舟車不通，而軍中所掠糧甚殷，請拘入官而均給之，兵食乃足。青田稅官金甲發其同僚白乙匿官課，乙既誅死，而甲恣為姦利，公訊之，甲善口給辨，不置。公曰：「汝罪狀已明，奈何欲以口舌抗法乎？」其辭遂屈。上知為公所鞠，當不寬，命斬之。建寧守將阮德柔遣使來納款，人咸以為詐。公曰：「陳友定據全閩，勢必不能容，故德柔為圖自全計，非詐也。」以其事聞，詔許德柔以元官守本郡，命比下，德柔果為友定所并。公因留其使，厚存卹之。溫州若洋周遂卿恃山險常為寇，鄰邑皆患之，而郵傳之通平陽瑞安者亦為所要遏。公命存道合平瑞總督孫安之兵擒斬遂卿。

中書命處州造海舟若干艘，并僉溪船戶為水軍，其戶凡一千，既有領之者，而又隸于軍府，役繁而事擾。公上奏設水軍千戶所專統之。處多山而少田，軍需恒不足，胡君為奏免，唯輸硫黃白藤于朝，而行省復有所科，公屢以為言，罷之。水軍千戶任惟淵、朱仲欽共戍青田，會寇至，仲欽逆戰而惟淵走還，仲欽以無援故敗。公斬惟淵以徇，遣指揮何世明擊寇走之。惟淵乃胡君所任信者，既伏誅，部曲莫不股栗。浙江行省參政朱亮祖總兵取溫州，公謂何世明以軍從溫州平，公聞其掠人子女，命鎮撫林理徵之，各部送還其家。海隅既寧，公請朝京師，上報曰：「吾知卿在邊良苦，俟平吳當即召卿爾。」及浙西諸郡皆平，上遣使召公，且命分兵征八閩，而存道守處州。公既入見，上嘉獎甚至，上諭羣臣曰：「章溢雖儒臣，父子宣力，一方寇盜盡平，其功誠不在諸將後。」公再拜謝不敢當。明日，上召問征閩諸將何如，公對曰：「御史大夫湯和由海道進，平章政事胡廷瑞自江西入，此固必



勝。然閩中尤服浙江平章李文忠之威信。若令文忠帥師徙浦城、取建寧，此萬全計也。即日詔文忠出師如公策。處州之糧，其舊額一萬三千石有畸，後以軍興，加徵至十倍，民不堪命。公言之丞相，丞相入奏，上曰：「吾勞處民久矣，詔從其舊。」溫州黃宗雲、朱君達來附，各處以元帥之職，還守其土。及我師征溫失利，輒叛去。溫既平，君達又請降，公曰：「何物小醜，叛而復降，納之是無法矣。」奏戮之。浙江行省承詔作大舟入海，徵輸巨材，檄處州與諸府同。公曰：「處婺之交，限以峻險，縱有水道，何從出？且凋敝之民，曷以勝此？」公力言於省臣，止之。洪武元年正月，上即皇帝位，有事於太廟，公與執事畢。越翌日，召公及劉君基入見，上御奉天殿，羣臣咸在，上歷陳其功，並拜御史中丞，公辭不允。尋兼太子贊善大夫。公務存大體，不屑屑於細故，或以為言，公曰：「憲臺百司之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以廉恥，使人避而不犯，宜直持搏擊為能哉。」上親祀社稷，會大風雨，還坐外朝，怒儀曹議禮

不合，以致天變，將殺之。公奏曰：「風雨已連朝，無足怪者。縱禮官議有未盡，陛下精誠自足，以格神明，願寬雷實之怒。」上為之霽威。上愛公甚，嘗語公及劉君曰：「二先生年同老，恐感霜露致疾，善自衛攝，不宜早趨朝也。」存道部卿兵萬五千從李公入閩，閩平，詔存道以兵從海道北征。公持不可曰：「卿兵農人耳，始令征閩，許以事平歸農，今復調之，是與信也。」上不憚而罷。公繼論奏曰：「兵已入閩者，俾還州里，昔嘗叛逆之民，宜籍為軍使北征，一舉而恩威著矣。」上喜曰：「孰謂儒者果迂濶哉？」非先生為朕一行，無能成茲事者。公受詔遂行，比至處州，母夫人已歿，公馳還舍，援例乞丁憂，詔不允。丞相李韓公復貽書導上眷倚之意，而遣存厚還家。公灑泣而出，日治戒事，惟謹。卿兵既稟命，存道部領由永嘉浮海北行，上章乞如律守制，詔仍不允。已而章再上，上覽之為惻然曰：「吾固知其情不可奪矣，但朕憲臺缺人耳。」遂可其奏，存道至崑山，走京師，聽進止。上諭之曰：「汝父事朕，宣勞為

多。今汝又帥師北上，尚勉立事功，以無忝爾父。則于汝嘉。因授以處州衛指揮副使。戍于上黨，尋移平陽。公自喪母夫人，悲感過度，居常怆怆，若無以自存者。及營宅兆，親負土石，而感疾益深。子女見之，皆相顧悽愴，曰：「勿憂也。吾父母幸以安厝，祖宗丘墓，幸粗整飭，歲時薦饗，幸有條序。吾庶幾無憾。」第荷國厚恩，未能報効，此為歉耳。臨終，親友何濬來候，曰：「當收斂此心，毋有所執滯。」公曰：「吾久已知之。」遂薨於龍淵之私第。實洪武二年夏某月某日也。享年五十六。訃聞，上甚憫悼，乃親撰文，遣官即其家祭之。以其年某月某日塋于某山之原。公娶陳氏，勤儉恭淑，克盡內助。子男三人，長即存道，明威將軍。處州衛指揮副使。次存誠，次存厚。女二人，長適陳某，次在室。孫男四人，集慶，集恭，集善，集正。女二人。公性篤於孝友，父喪未塋，而盜發里閭，室廬被焚，公稽顙額天，火至柩所而滅。事母夫人備極孝養，每事必得其惟心。與二兄別居已久，既創第龍淵，請二兄同居以奉母，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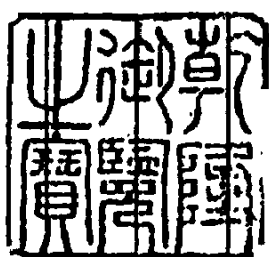
怡之情，為如也。先世有墓祠曰樸庵，公起其廢，一新之。且益田供祀事，而定祭享之禮。命子孫世守之。其於宗族里黨，患其子弟無所於學，則創龍淵義塾，延碩師以教之。患其死者無所於葬，則以玉峰西岡為義冢，聽其輿殯焉。又以王剛叔實鄉郡之賢者，而石抹將軍能忠於所事，即龍泉劍水之陽作祠宇祀之，曰忠賢祠。蓋凡可以偉善扶義者，無不為也。公狀貌宏偉，器局夷曠，而撫世酬物，一本於誠，一循乎禮義。外若和緩，而其臨大事則議論爭辨，不避權勢，必折衷於理而後已。其與學士大夫談聖賢之道，如味飴蜜，尤篤尚伊洛之學。嘗曰：「古人為學，皆躬行實踐，人倫日用之間，無非學也。今人以記誦詞章為務，特學之末事耳。故公於章句之習，皆不以屑意。而於綱常之大端，有關於世教者，恒切切為人言之。生平務在濟人利物，嘉言善行，人皆能道之，不可勝紀也。余竊聞之，章為東南著姓，自五季以迄于宋代，多顯者，內則兩制八座，外則州牧邑宰，皆未嘗闕

其人親提師旅，捍衛鄉州，能成其熟名，唯太傅公為尤盛。聞人至今道之。公當元季紛擾，羣盜四起，磨牙吮血，而桑梓為墟，公談笑而起，皆剗殄之，無遺育。處之民至今思之，於是聲光流顯，上致萬乘之知，持節諸部，執法中臺，其功業視太傅公疑若過之。此無他，太傅之所遺者，衰世公之所除過者，有道維新之朝也。古人所謂能光前人者，公其有焉。予敢評焉，公行勅諸堅珉，以垂示永久。於戲，金或可銷也，石或可泐也，公之功不可忘也。銘曰：

五季之亂，殺氣昏，太傅隻手障南閩。西巖結壘，兵雲屯，狗鼠偷竊，方續紛。怒來欲以一氣吞，陰功上聞帝為欣。勅生蟄蟄，千子孫，白荀堆床如爛銀。匡山繼之譽，益振方，順疎髯目電，輝。旨吐鴻臚鍾在軒，蚩蚩赤子扇妖氛。額抹絳，怕手握，嘯呼不異鬼貍羣。公起長驅汗且奔，一障伋立無邊塵。較之太傅功，或殷重徽，疊照絕等倫。大明天子御紫宸，濟濟萬國咸來賓。束帛往聘東海濱，

加以祿爵恩寵新。庸田使者勞徠勤，繡衣行部照青春。貪夫宵遁不待晨，一朝南徼將星湮。括山恍惚失嶙峋，狐狸跳舞騁妖神。帝曰汝滋汝老臣，整汝戎旆旋汝轅。公車戾止集吏民，導宣威德語復諄。有叛命者誡以徇，十坐鎮鄉城如虎蹲。大兒浙擊左右巡，四郊帖帖多柔馴。召還執法居諫垣，長跪敷奏披逆鱗。萱堂風慘逝驚魂，上表陳情達帝閭。哀號負土自築墳，因劬致疾亟返真。聞之孰不淚霑巾，公知學術歸一原。時軒灑浴溉本根，所以不到枝葉繁。文事武備道乃存，黃腸題湊藏山樊。大書遺行勅堅珉，傳千百載期無譖。

宋濂撰 四庫本《文憲集》卷一七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五十

朱右 王禮

故晉相府長史朱公行狀

公諱右字伯賢姓朱氏其先河南偃師人十世祖景宋光祿卿生左司諫光庭受業程夫子司諫之孫榮同簽書樞密院建炎初扈從南遷至台之臨海遂家焉生子履仕至知縣履生起宗是為公之高祖宋通德郎隱居不仕以醫術濟人曾祖正肅祖致中受業王文憲公著書傳發揮號春江先生父應時以子貴贈晉府長史妣謝氏宋叅知政事中國榮敏公廓然曾孫女贈安人生公與其弟四人公幼聰敏學知向方父母所鍾愛家雖貧鬻產以教之既長博通羣書後以書經應進士舉不得志遂刻意為歌詩文詞動以古人為法間嘗游金陵南臺監察御史趙承禧舉才堪校官浙東帥閫檄授慶元路慈溪縣儒學教諭能善於其職人至今猶稱之居無何丁外艱家適貧弗克治葬事與仲弟胥勤苦自立

所居環堵蕭然歲<sub>間</sub>實遭兵燹奉父遺殖權厝臨海縣楊梅山因徙居城府依其舅氏居二十年舅氏亦卒奉母入越授徒為養俾弟胥居<sub>闕</sub>墳墓時往來吳越間又徙居上虞五大夫里調紹興蕭山縣儒學教諭江浙行省丞相察里公承制擢公為其縣主簿歲丁酉遭母喪還父道函與母合葬餘姚蘭風鄉金雞墩庚子除江浙行省照磨左右司都事轉員外郎就<sub>闕</sub>公學益力造詩益深名聲日蔚然以起海昌馬氏延公教其子以天下亂復還上虞或游永嘉及鄞中洪武三年春用薦召至京師預修元史既竣事以疾辭還蒙賜金帛有差六年翰林侍講學士宋公濂舉公及金華朱熹臨川趙損有良史才上特可其奏命奉御監李彬傳旨中書遣人取公公八月至京師九月四日上命公特入史館纂修日曆十八日賜宴冬十一月戊戌甘露降於鍾山命產公率公特往采而食之明日公作甘露頌以獻壬戌賜公等七人綵段各一十二月二十一日日曆稿成庚申上





御黃閣承旨學士詹公同侍講學士樂公韶鳳宋公濂奏日曆稿成總一百卷約十萬餘言特旨授公與趙損朱庶三人翰林國史院編修官七年學士宋公與公等又奏所纂皇明寶訓五卷正月十六日駕幸翰林院公應制賦簾鵲春聲詩二月賜春衣羅一緙絹一匹高麗布一匹五月十八日日曆淨本成計一百冊上御奉天殿丞相胡公學士宋公承旨詹公進上曰此千萬世事蹟皆汝等力也命藏殿前金匱內六月十一日學士宋公傳旨俾公入晉府講書十三日早朝復見上東黃閣上諭之曰老朱爾去教晉王講經史令其通曉大義知詩文法度十五日奉旨賜茶十一月上御城南齋宮勅諸儒與公同考正韻書十二月令考古喪禮八年正月十一日奉旨與公考歷代后妃儀衛車從時禮十月二十七日召入武樓下賜錄語及中峯月舟字說命賦一篇以進八年秋授晉府長史公生於延祐甲寅九月十有七日至是不幸以疾卒洪武九年春正月十四日也

娶張氏先卒贈安人繼詹氏封安人子男二人長孝達次孝錫女一人曰珉孫男二人曰震曰巽女二曰珍曰珂公平生著述有白雲稿十一卷春秋傳類編三卷三史鈞言三卷秦漢文衡三卷深衣考一卷郝子世家一卷選唐宋六先生文集修李鄴侯傳一卷補注漢魏詩四卷歷代統紀要覽一卷元史補遺十一卷藏於公居家事親至孝其弟篤友愛時節嚴祀先報本之禮著為成規以遺其子待賓客友朋敦尚義概不啻若骨肉然見人有死喪患難者汲汲拯之唯恐其不及有貧乏者輒分財助之其游金陵居杭居越居鄞賢公卿大夫多雅重之所與友南北之士甚衆若今杭州教授徐公一夔及予二人與公友好尤篤往歲同居杭之海寧當干戈擾攘時不幸遭先人棄背欲扶柩還葬鄉里方感於浮言以道梗莫能成行公輒由黃灣附海舟抵上虞乃從越郡城過蕭山度錢唐以還兵戈屏息水浮陸走皆無患予聞之即具舟行使先人得遂首丘之志皆

公之力也。公平生所為急於義者大率類此。公今客死京師，有二子奉柩歸葬，顧予力乏，不足以振之，以與公同里，學同經，友同志，今又同仕於朝，其知公為深，用敢述其梗概，俾其子求立言之君子銘其墓，以垂於不朽焉。洪武九年丙辰夏四月甲辰，陶凱謹狀。

陶凱撰 《珊瑚木難》卷五

故晉相府長史朱府君墓銘

天台朱君伯賢既卒後四年，其子孝達持故晉相陶公凱之狀躋門，拜且泣曰：「先君之生，辱執事知而薦之，今沒矣，倘又辱銘焉，是先君生死微惠也。惟執事圖之。」予俯執而泣曰：「朱君豈待吾言而傳耶？然予嘗與君論文，知之甚悉，信非吾莫能銘君也。」君諱右，字伯賢，其譜宋諫議大夫光庭。諫議之孫同簽書樞密院，建炎初始自偃師徙自臨海。生知慶元縣，履慶元生通德郎起宗。通德生君之曾祖正肅，祖致中，學於王文憲公柏，通尚書，有所論述。父應時，以君故贈晉相府長史。母謝氏，宋

叅知政事，廓然之曾孫，贈安人。君先世皆居台，至君避亂來越，葬父母於上虞，遂為上虞人。然書其鄉里必曰天台，識所自也。君軀幹端雅，美鬚髯，少為學甚力，讀書無所不究，為文章淵源深博，不可窺涯涘。年三十餘，聲名蔚然，被吳越間。元末名公卿多推舉其文行，兩為學官，三以七品官授，不赴。國朝革元命，洪武三年詔修元史，予時為總裁官，薦君名，自布衣召入史館。史成，賜金帛遣歸。後三年詔纂修日曆，上求有史才者，予復以君名應詔。書既進，除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明年，承詔授經於晉王。八年，擢晉相府長史，陞承德郎。九年二月十四日，以疾終。君在翰林，每以辭章獻奏，對精審，顧盼有威儀，上甚眷重之，每稱以老朱而不名。君亦自意為難遇，因事多所建明，凡被綺段襲衣之賜者二，預宴饗恩者數十，賜坐應制賦詩者甚衆。其同編輯之書最大者曰聖政記，洪武正韻，其他稽叢舊典以進者不可勝數。上蓋將用之，雖君亦以為且得施所蘊，而君之病作不起。

矣。嗚乎。茲其命耶。君善著書。有春秋傳類編。三史鈎玄。秦漢文衡各三卷。深衣考。邾子世家。李泌傳。歷代統紀。要覽各一卷。唐宋文一十七卷。漢魏詩四卷。元史補遺十一卷。又為元史編年。未成。其雜著文有白雲稿十二卷。行於世。君娶張氏。先卒。贈安人。繼唐氏。亦封安人。二子。長孝達。其次孝錫。女一人。孫男曰震。曰翼。孫女二。君內外行皆可稱。尤急於義。能周人之患。郡士郭秉心死。濠梁家。朋友具棺斂。以其喪歸。以貧告者。分貲財相遺恤。與人言恭敬詳慎。固有德人也。而其壽僅六十有三。位不足以當其才。孰謂之非命耶。然君有文以傳。有名以聞於時。其過於人則遠矣。君之葬以卒之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墓在餘姚凌雲峰之原。銘曰。文顯於時。身不必華也。名昭於後。壽不必多也。天不全於人。竟如何也。君得者至寶。千載常不磨也。玉光劍氣。蒸為雲霞也。自信而勿疑。胡怨嗟也。吾銘以慰子。勒石於巖阿也。前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兼太子贊善。

大夫金華宋濂。將仕郎。前國子助教。金華鄭濤。蒙額。

宋濂撰 《珊瑚木難》卷五

### 朱石傳

朱石字伯賢。臨海人。元至正末。司教蕭山。遂徙居上虞之五大夫市。問學該洽。尤長書禮春秋。其文深醇精確。簡而有度。嘗曰。學文不本諸經。其猶翫培塿者。忽嵩華之高矣乎。故其所作。一以經為本。劉仁本。駐師餘姚州。作雪詠亭于龍泉左麓。集名士四十有二人。修楔賦詩。石與焉。洪武三年。以宋濂薦。召修元史。史成。乞還田里。六年。召修日曆。除翰林院編修。七年。與修洪武正韻。八年。擢晉相府長史。尋奉命同宋濂定議。王國禮樂。晉王隨太子游中都。講武事。石實從。九年。以疾卒。葬蘭風鄉。石嘗編性理本原。揭河圖洛書于首。次太極圖說。次西東銘。附以通書。以正蒙為末。純不錄。其嚴于論學若是。又以深衣之制。世代沿革。襲以成俗。無復古意。乃援禮經及先儒之說。求合古制。使宜于今。作深衣考。學者稱。



儒藏

馬。

朱彝尊撰 《曝書亭集》卷六二

元廣東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照磨王公墓誌銘

賜進士第中順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兼左春坊左

諭德經筵講官闕里孔公恂撰。

麟原先生歿于洪武丙寅四月二十六日。以戊辰十二月庚申葬於中村其高祖運屬官之墓後。距今成化改元乙酉七十有八年。其族孫大理公槩以其曾孫謙所奉塋誌來請銘。予與大理公舊同寅也。誼不可辭。按誌先生諱禮字子讓。姓王氏。世居廬陵之宣溪。自號清和道人。因所居後有憩麟山。學者稱爲麟原先生。曾祖維翰。祖公奎。父斯覺。俱隱居弗仕。母劉氏。先生生而聰慧。好讀書。事親孝。五歲就學。揖讓進退。儼若成人。八歲四書經傳皆通習之。十歲即有志于科第。出就外傳。習舉子業。年十五。作文操筆立就。老師宿學皆嘆異焉。十八試於有司。與群士爭衡。至正十年庚寅。以詩經魁江西。

有司以名聞。十一年授安遠縣教官。十三年循民弄兵。掠汀州。攻龍南。于是安遠頑民作亂。十五年。贛州路總管噶海齊以先生嘗典教是邑。今奉詔往綏之。蠻獠礪兵。及弦弓矢。以進于境。先生諭其父老曰。吾奉詔輯安汝民。宜改過自新。毋自速咎。使妻孥得保首領。以致顧非幸歟。若負固肆暴。一旦天兵遠臨。父母昆弟並遭擒戮。悔之何及。汝宜思之。父老再拜謝曰。明公教以生道。敢不自悛。叱其子弟。令各歸舍。解甲爲農。于是達近居民悉遵化。贛州移文省。憲議功。十六年。授興國縣主簿。未幾。以親老辭歸。江西行省參政沁布阿咱聞而嘉之。遂辟參謀幕府。越明年。遷廣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照磨。十八年。噶海齊爲江西行省參政總戎。贛州復召先生歸幕府。參贊軍事。九月。陳兵陷贛。沁布阿咱爾與噶海齊俱死。所領兵亦潰。先生偕都事已延于中。收餘兵棲天封。意圖恢復。而世事日非矣。乃取道過雲。明年挈家下贛。又明年歸廬陵。而鄉里莽爲邱墟。民不遑



處二十二年、江西內附、遂構堂于古城舊址。鄉郡學者  
 多師之。洪武紀元、詔興學校、郡守王君澤以書幣延至  
 于郡庠、為學者師。洪武庚戌、設科取士、于是福建廣東  
 藩臬奉詔禮聘先生為考試官。繼又江西湖廣書幣交  
 至、皆以疾辭弗往。八年、詔行鄉飲酒禮、郡守徐彥中以  
 先生老于文學、固請為賓、講明禮法。九年、四明烏斯道  
 知奉新縣事、復迎處賓位、多所咨問焉。先生自少至老、  
 嗜學不倦、其于六藝之文、百家之書、靡不閱覽、嘗類群  
 賢之詩、名曰長留天地集、滄海道珠集、行於世。復輯官  
 箴一帙、名曰為政規範、俾官守者得以法焉。每于嚴冬、  
 冰凍輒減米以濟貧者、鄉隣德之。元季以來、科舉法廢、  
 先生遂工為古文。是時、前進士江浙提舉雲陽李公祁、  
 國子司業西昌劉公松、翰林學士金華宋公濂、每見先  
 生之文、咸推重焉。亂後文多散逸、其所存者百無一二、  
 名之曰麟原集。生元延祐甲寅正月四日、壽七十六。配  
 吳氏、有賢德。子男三人、長楫、次樸、次樞。樞先卒。女一

人、適固塘文氏。孫男四人、士頤、景遠、希晏、慕僑。曾孫男  
 十三人、謹其一也。銘曰。

仁者必有後、而後未必多賢。吁嗟乎先生、替組綿綿、德  
 者必有言、而言未必能傳。吁嗟乎先生、道義兼全、道以  
 淑人、義以制事、惟所在而能安、故俯仰而無愧。中村之  
 陽、有幽其堂、勒銘斯藏、百祀不忘。

麟原後集附錄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五十一

陳基 陳高 管壽昌 孔克堅  
王景行 陶宗儀

陳基傳

陳基字敬初臨海人。從學黃潛游京師。授經筵檢討。既而歸里奉其母入吳。教授諸生。起行樞密府都事。張士信鎮淮安。基以江浙左右司員外郎參其軍事。改參張士誠軍。士誠稱王。基諫止不從。士誠欲殺之。既而超授內史。遷學士院學士。洪武二年召入。預修元史。還卒于嘗熟縣河陽里。基有文譽。最為戴良所稱。謂元之能文者虞揭黃柳繼之。則莆田陳旅新安程文臨川危素其後則基而已。

朱彝尊撰 《曝書亭集》卷六二

陳子上先生墓誌銘 豫章揭泌伯防撰

先生諱高字子上。世為永嘉平陽著姓。先生幼讀書。日記千言。所請問即出人意表。擢至正十四年進士第。授慶元路錄事。明敏剛決。吏不敢易。民不敢欺。聲名赫赫。一旦忽移去。及方氏至。欲招致之。而無從得矣。再授慈溪縣尹。亦不起。方氏善與平陽周從道構兵。嘗一出而

解兩家之難。平陽陷。棄妻子往來閩浙間。蓋欲人不知其所在。二十六年冬。東西浙陷。明年春。先生走中州。夏。謁河南王太傅。中書右丞相於懷慶。論江南之虛實。陳天下之安危。當何以弭已至之禍。何以消未來之憂。適關陝多故。未之用。士大夫聞其至。皆願與友。丞相亦喜。即欲官之。知其非志。亦不强。數月而疾。以八月十八日卒於邸。以是月二十日葬於懷慶城南。其疾也。丞相留河南。遣醫往問。其卒也。遣官致祭。贈賻甚厚。其葬也。中書平章政事鎖鑰。先生同年也。實經理之。四方之士。凡自南而來者。皆會哭。先生生於乙卯十一月某日。享年五十有三。先生為文。上本遺風。下獵諸子。先生為詩。上遡漢魏。而齊梁以下。勿論也。先生為行。潔已而不同於俗。抗節而不屈於物。意所興。惓惓焉不能舍。赴其急。水火不避也。所不與。欲其一語一字不可得。所至合則留。不可則去。自號不繫舟漁者。銘曰。志非不在於用世。才非不足於匡時。是何節之苦。而遜之肥。果人之為耶。抑天之為耶。

《不繫舟漁集》卷一六附錄

管伯齡墓誌

先生諱壽昌字伯齡蘇州府崑山縣人也。祖諱某宋開寶中以詞賦領鄉薦。考諱某遭宋革命遺逸而終。生處士于元之皇慶四年某甲子某月某日。氣質清秀不數歲能暗誦小學四書通大義。既長為學道書院訓導諸生悅服。文譽蔚然。越二年以病請告踰百日而歸。自是年益長而學益進。善屬文尤工於詩。泗橋杜玉泉氏招先生以教諸子。時玉泉以詩鳴花朝月夕更唱迭和其詩如元白而不俗郊島而不寒不瘦也。館穀凡二十餘年。玉泉歿而教授于家。學徒愈盛如歇後鄭五輩及縉衣黃冠能詩者咸與之游。有古儒之遺風焉。大明洪武某年月日卒年七十有六。葬某娶某氏生子男二人長曰某經鋤養親次曰某從軍某州女二人嫁里中嚴氏孫男女若干。於乎先生抱俊逸之才負高尚之節齊名尚志超然晏居。有詩文二十餘卷曰尚志齋集藏于家。辭藻之名榮于軒冕。誌其墓者毘陵故交謝某也。

謝應芳撰《龜巢稿》卷二

元故國子祭酒孔公神道碑

堯舜禹湯文武及孔子德皆聖人惟孔子不得位而功最盛。天於恒人有一善且昌其後昆。况德充天地功施萬世而身不食其報者乎。堯舜禹湯文武皆王天下故子孫受其祉有限。孔子無位故餘慶遺澤被其子孫者無窮。自斯民之生未有若孔子之德而無位者也。亦未有孔子之傳世久遠而襲為封君者也。嗚呼天之報聖人其在茲乎。公諱克堅字璟夫世家魯之曲阜孔子五十五代孫也。曾祖曰之厚贈大夫濟寧路總管輕車都尉。祖曰浣累贈通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皆追封魯郡侯。父曰思晦嘉議大夫襲封衍聖公累贈通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政知事護軍追封魯郡公謚文肅。曾祖妣女真氏祖妣李氏妣張氏皆追封魯郡夫人。公少廓達通敏日誦千餘言。始冠進學成均通春秋左氏傳。文肅公薨襲封衍聖公階嘉議大夫元



重紀至元五年上疏請修飾廟像順帝可其奏賜山東  
厯日錢之半給其費命監察御史族人思立持楮幣二  
萬五千緡勒碑以紀成績至正六年中書謂公爵與階  
不稱奏陞之制授中奉大夫易銅章以銀十五年平章  
政事達實特穆爾薦公明習禮學徵為同知太常禮儀  
院事以子希學襲公爵是年冬帝親郊公攝太常使盛  
服稽顙登降有容觀者稱為達禮御史大夫蘇蘇言公  
才宜近侍左右拜中臺治書侍御史公辭歸明年拜山  
東道肅政廉訪使既受詔復辭會山東兵亂公率家人  
北行次萊城丞相賀太平奏召公為集賢直學士希學  
為秘書卿遣使者即萊城起之公至燕都處盜毛貴犯  
畿甸且逼廷議棄燕還關中公曰天子當與社稷宗廟  
俱為存亡烏可棄而它之今勤王之兵頗衆與之決戰  
盜可平也如公言盜果敗去十九年遷禮部尚書知貢  
舉時四方士避亂多集都邑公請設流寓科以取之是  
年冬擢陝西行臺侍御史李思齊及察罕特穆爾二軍

爭秦隴相攻朝廷不能制陝西行省丞相德埒特穆爾  
納思齊降將命張良弼禦之公及中丞來渙諍曰不可  
二軍不敢舉兵犯奉元豈其力不足哉特以無名耳今  
納其叛將而出兵禦之是引虎使噬也丞相不從渙亦  
被劾去公怒曰謀之不善亂且至矣遂自劾而歸月餘  
二軍及良弼戰于鹿臺奉元果陷二十二年除國子祭  
酒帝賜上尊太子書大成殿額以賜公以世亂不樂居  
位竟謝病歸闕里營別業城南以居後起公為集賢學  
士資善大夫不就復以公為山東廉訪使卒不起二十  
八年皇上手詔趣公入觀待以賓禮而不名賜以廩祿  
不煩以職郊祀必致膳肉撫勞甚至洪武三年春以疾  
告遣中使存問疾篤詔還公于家給驛以行賜白金百  
兩大綺八端它錢物稱是三月二十八日次下邳新安  
驛薨于舟中壽五十有五希學奉喪歸以六月十三日  
葬于孔林去孔子墓若干步公寬厚樂易事親有禮遇  
族黨有恩與人交不為掩覆計度一以誠信豐厚美髯



天命大聖、為萬世師、廓幽昭潛、雨施日輝、功加堯舜、位則不有、斂其遺澤、以昌厥後、歷年二千、有興有亡、五十餘世、封褒相望、自侯而公、愈遠彌貴、桓圭衮衣、肅將祀事、惟公紹休、道大且文、人曰休哉、聖師之孫、入為秩宗、左禮右樂、格于幽明、上下允若、亂兵趨燕、宗社震驚、君臣合謀、棄而西遷、公曰不然、君死社稷、以正伐亂、勝不以力、王師煇煇、如虎如貔、盜遁難夷、公奮啟之、關陝之間、將驕胥噬、彼謀不臧、以水止漬、公謂元戎、世方興亂、

宋濂撰 四庫本《文憲集》卷一八

危齋先生王希言甫墓誌銘

危齋先生王君諱善行字和言其先由會稽徙括之青田宋熙寧中迪功郎某懷徙城東居焉四傳爲東義郎彥顯徙東義至致政次養三世皆起家進士科致政生日章曰章生卿首進士英貢士生元龍特與史臨先生龍將府君之子也自幼穎悟強記八歲背誦春秋左氏傳終卷十歲或欲得魯靈光殿賦者先生即暗書示之後覆以刻本不訛一字大爲翰林特制周仁景所奇龍將府君之卒于官也先生年十九郡守馬昂夫不忍其無以爲喪事僚屬歸贈甚厚先生義不污死父終已謝不受即曰秋禭還括初母趙氏以延祐丙辰某月某日生先生于台寓舍甫三日而趙氏卒會龍將府君朝郵歸壘曠之而行及先生走公受拜已二十餘歲歸主人貌直人謂王氏有子矣服闋娶

永嘉之趙宋吏部尚書立夫之曾孫而諸嗣祖之女嗣祖識先生於髫髻許妻之其後趙族以先生妻勸絕婚而嗣祖迄以女來歸先生家嘗言其歸而安則先生身教也稍出應問師之聘與東甯以養繼母高弟妹體病初不給而事從諸戚皆衣食之雖其先人嘗憂難已者遇之思意如一時即其事必繫且與人不知其貧也親戚故舊懷急必竭力以助之而其於學勤苦益甚窮探力索晝夜不遑就宗會元凡天人性命之本體樂刑政之原古今理亂得失之故莫不洞該而淹貫冰四濤而開明之微言則以為指南潛體默察必欲見諸實踐應然名動州里從學者日眾始開門而講授焉環堵之室四壁蕭然無幾微不足衣冠以居寒暑不憚與學者言必以孝友忠信為主本力既異端之非親炙之者多所感發先生足不踐履者之門而或將郡守以下仁且賢者無不折節下交先生侃侃自持言不及其私至於民事疾苦與政令得失輒慷慨指陳毅然之色弗以權貴少沮嘗赴江浙鄉闈試兩場吳第三場主試官失待士之禮先生投筆出竟絕江東歸郡長吏高其風特為勸導無諸生有所式教授鄭汝亨行不順軌則先生執手教之曰居人師之地而為穿窬之行其如名教何汝亨輩東有鍾為壽先生斥去之曰而以此自漫乃復亦故漫我耶未幾繼母及解職服喪哀慕推毀君子稱焉以力不克舉也龍游府君之在淺土也與人言輒流涕被面感動石抹宜孫石抹宜孫故括萬夫長也時以樞密判官鎮括知先生前為訓導月廩不盡給立命給之賴以養事諸來致助者一無所取中書參政曹頌不花內臺治書等國鳳經署江南行至括聞先生之賢便宜署建德路儒學教授

不就去隱龍泉山中元帥胡深擁兵里居以賓師之禮禮之甚殊宜孫亦遣二子往師焉今上即皇帝位詔郡縣舉立師知府得汝相奉書幣委重甚焉先生辭不聽復出初學問學事從事於利誘也思有以作新之隨其運置左右有欲使肆於匪術之實而身學先之一時弟子負形乎其可觀及移去俊秀之士張張失所依歸不從端居寡出涵養益深人莫得窺其際矣未武辛酉夏四月丁巳終于正寢享年六十有六子三人長應期次應朝後從伯父次應明早亡孫男一曰進女二皆幼致政之廣毀于盜先生國政美而疾革矣應期乃下履水歸孝行鄉義合里朱岡山以其年十一月已酉遷葬墓政奉先生之柩附焉而以銘來高惟括浙東名郡前代以文學優異名進士者既多入國朝勃然蔚然以貴且顯者不少有足觀瞻者矣而一邦之望願焉之先生於此有以見其人焉則士生斯世也抑亦可自反已而往往馳騁於聲利之末非惑歟吾不能不慨焉自厚矣先生本兩紀每相與周旋上下未嘗不數其剛介誠篤守匪拘道不矯不亢真是振起於鄙陋哉而今亡矣嗟後生將何所仰乎是以不辭而為之銘曰

吾人云達學失其傳有誤有訓在簡在編孰不討論視猶聖涉獵為博粉澤為妍剽竊為工間易為便陰尚泰嚴陽崇泰漸希世射利踵接有駢較量得幾人怨天幸哉先生抑何獨賢口誦心惟待以歲年匪圖其落是窺其玄反脩諸身終日乾乾養以剛大守以靜專處困而亨細行必虔無愧無作歸也以全有佳者石既白既堅勒文煙實樹于新阡如見其人清風凜然

### 陶先生小傳

先生諱宗儀，字九成，姓陶氏。其先由閩之長溪徙永嘉陶山，再徙台之黃巖。黃巖之族二，曰赤山，曰陶夏。陶夏諱泰和者，宋皇祐裏溪都巡檢也。復徙湫水，是謂先生之始祖。曾大父居安，太府寺簿。大父應雷，太學錄。父煜，贈承事郎，福建江甌等處行樞密院都事。先生冲襟粹質，灑然不凡。少舉進士第一，不中，即弃去。務古學，無所不窺。出游浙東，師潞國張公翥、永嘉李孝光、京兆杜本，問文章為事，故其繩檢家法，過人遠甚。尤刻志字學，工舅氏趙集賢雍篆筆。家甚貧，抵淞教授弟子。遇人無夷險倭直，一接以誠。平居寡言笑，至論古今人物，上下數千年，竟日不倦。至正間，浙帥泰不華、南臺御史丑聞辟舉行人校官，皆不就。未幾，太尉淮東張士誠開閭，姑蘇數郡之士畢至，其部帥議以軍諮屈先生，亦謝不往。入職方。洪武辛亥，詔取天下士，癸丑命守令舉人才，又以病免。或謂讓之曰：「黃金白璧重利也，駟馬高蓋榮勢也，

天下之士孰不靡然嚮風，而子矯矯若是。先生嘆曰：「捧檄而喜，所以為親祿，不逮養適增悲耳。况今賢良輩出，草莽之臣老死太平，幸莫大矣。踰分之榮，其敢親乎。藝圃一區，果疏薯蕷，度給賓祭已餘，悉種鞠，我接溉壅，身自為之。間遇勝日，引觴獨酌，歌所自為詩，撫掌大噱，人莫測也。先生崎嶇亂離幾二十年，喪葬祭禮備盡其力，人以孝稱。由避兵家淞城之北，泗水之南，諸生買地結廬，遂居以老。晚益閉門著書，世所共傳說郭一百卷、輯耕錄三十卷、書史會要九卷、四書備遺二卷，其未脫藁者不與焉。贊曰：古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老成邈矣，得見典刑者斯可矣。憶余幼侍先君子，采宗故實，至走杭之遺老，年八九十者，錄而傳焉，言極必流涕太息。曠四十餘年，世無其人久矣。不自意文獻之微，猶有如輟耕錄者在。然不百年，吾恐未知是書之為寶也。使知為寶，則先生心術之微，雖無余言，有不傳耶。」

孫作撰《滄螺集》卷四



儒藏

校記

①皇慶僅二年，「四年」當誤。

#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五十二

## 王沂

### 竹亭王先生行狀

先生諱沂字子與竹亭蓋所居之號而學者因之以號於先生者也姓王氏系出琅琊周司徒敬宗之後晉太傅導之裔也代有聞人具載其家譜高祖叔可有孝行理宗時榮王聞其賢辟掌府夏竦注國學待補曾祖孟炎祖性夫俱隱德不仕父以道當元盛時客游淮汴間以詩謁李韓公道復韓公薦之仁宗潛邸仁宗即位欲官之以親老辭歸其配彭氏為里望族生先生自幼時聞張南軒師孟子義利之說心已慕之既長益刻苦自勵從鄉先生楊升雲安成彭復初學易經習科舉文辭而於性命之理尤造其精微其學大進元季衰科目廢矣至正癸巳江西行省參政金普菴撤里分省贛州乃復設科取士遂以易經領鄉薦屬四部多壘道阻

塞不通行省上其名京師時元儲撫軍得便宜授官為恢復計命下撫軍院授福建行省照磨不赴尋授亞中大夫吉安路治中亦不受未幾而江西陷沒時戊戌夏也國朝洪武庚戌考試于廣東明年臺臣薦為諸王說書召至留數月授福建鹽運司副使先生以老懇辭遂賜歸田里自是屏居不復出所居城西龍灣之上有竹數百竿日寄傲其中誘接後學降意怡顏于天理人欲之際諄諄然辨析必造其微學者欣然趨之而皆有所得為古文宏辨浩博造之既深而達其意必暢擇之既精而致其辭必豐至于論辨古今成敗得失之際馳騁貫穿而析之于理如河之赴海如射之中鵠蓋與古之作者相上下無忝也尤喜賦詩所與遊者皆當時名士若襄城楊伯謙秣陵周頊豫章萬石大梁辛敬清江彭鎮劉仲修鄉先生劉尚書昆弟廖文學愚寄陳海桑心吾與先生之弟御史君子啟日賦咏往還更唱迭和以商確雅道為已事溫厚和平出于自然而音調格律之嚴



儒藏

必合于典則。興之所至、常登覽臨眺、窮山谷之勝而後止。惜所作之富而其藁多不存、近所傳二妙集者、先生沒後出於聞人蕭翬之所收輯、直十百中一二耳。所居頗隘、別為一室、倣朱子家禮、作主以祀先、其法制極備、歲時祭祀、拜跪升降、動合禮儀。先世墳塋、率子弟祭掃、率有定期、雖風雨不避。事其親至孝、親之歿已久、每念及之、輒悲痛形於容色。於親戚尤有恩意、始終未嘗以貧富異其情。與其弟御史君樞相友愛、御史君始以罪謫往和州、先生聞之、終夜不遑安寢。家貧無以為資、貨所有田業往給其費。尋命戒行李、躬往視之、久而後歸。既而御史君以宥還、日相與怡怡然、居處未嘗少離、而御史君亦甚愛先生。先生儀觀偉然、氣岸高邁、而和氣充溢、渾然不見其鋒穎。御史君狀貌魁梧、威嚴整肅。昆弟常從容出鄉間、人望而敬之。所謂二妙集者、御史君與先生所作皆在也。其文曰竹亭退藁者、猶若干卷、藏于家。先生生平自處者嚴、而待物極恕、口未嘗言人之過。

不求異于衆、而所為自出于流俗、不拂乎人之情、而所接自中乎矩度。元進士劉雲章嘗贊其像曰、淵乎玄酒之在尊也、凜乎大河之未出匣也、曠乎其清而挹之弗竭、薰乎其和而即之弗可狎也。其出也、曳裾五侯之門而不啻其鯖、其處也、稅駕七賢之林而不逸于桮。吾嘗求之古人、蓋不答陳蕃之辟、而唯笑倣于其榻者歟。不然、使及門孔氏、則舞雩之咏歸、端章甫之禮樂、固將進退之綽然、而特視其所合也。說者謂是贊足以得其直。臨沒、強起扶坐、神色不亂、呼御史君至、與稽首曰、永訣矣。實洪武癸亥六月二十七日也。其生元至正丁巳五月二十日、享年六十有二。娶陳氏、先沒、繼李氏、皆有婦道。子三人、長伯貞、今為瓊州府知府。次某、皆夭。女一人、適同里嚴玄齡。孫男二人、行敏、行儉、今以進士為翰林修撰。曾孫男樞、稜、鉉、桓、稹、皆先生沒後生。墓千秋鄉五十八都大徑之原。於乎、先生之才之學、足以當大任、而遭時弗康、故囊括以自晦。迨海宇既輯、遇太祖高皇帝



之盛而先生老矣。道不得行于時。才不及見諸用。君子蓋多惜之。先生之墓。尚未有銘于其墓者。潛于先生獲聯姻好。又嘗受學于御史君。及侍先生而知之者也。于是伯貞屬為之狀。第謂淺蕪陋。不足以知先生之深。謹錄其大槩。以俟知者擇焉。

梁潛撰 《泊庵集》卷八

### 王竹亭先生墓誌銘

國朝混一之初。天下耆儒碩師。往往多在徵詔數下。或進而階顯融佐化理。或退而信廉節成後進。皆卓然有益於世也。是時泰和王竹亭及其弟子啟兩先生。正學篤行。高風直節。表表乎大江之西。洪武二年。子啟先生首舉明經。為監察御史。明年竹亭先生以說書徵。既至上書論事。更授福建鹽運副使。以老得辭。子啟先生後陞廣西按察僉事。又擢知崇慶州。政治赫赫。已而罷歸。時竹亭先生春秋六十餘。子啟先生亦幾六十。伯仲恭愛隆然。居必一堂。出必鴈行。長身玉立。儼乎端恪。巍冠

褒衣襜褕。甚偉。蓋望之如神。人無不肅然起敬畏者。至其接人。色莊氣溫。雍容怡如。語簡理盡。無不樂就之焉。竹亭先生諱沂。字子與。竹亭其別號。幼讀孟子。即知辨於義利。稍長。刻厲學問。嘗從元進士楊升雲。彭復初。治周易。造其奧奧。自六經至于周程朱張之書。靡不深究。及子史百氏。咸旁通博考。蓋於天人之微。聖賢之蘊。往古治亂成敗之故。蓄之富。察之審。言之的。而履之確也。嘗一試有司。不合。即不復出。教授於其鄉。而所交游往還。皆當世名人。元季江西參政沁布阿咱爾守贛州。禮遇先生。辟為行省照磨。又承制授吉安路治中。俱不受。逮皇明龍興。洪武三年。廣東行省聘考貢士試。是年侍御史吳去疾言。泰和王沂經學操行。宜在侍近。遂徵為說書。至未幾而歸。益以成就後進為務。從學者愈衆。傾竭底裏。隨其材而篤之。而皆有成。先生資識高明。內貞外和。器度弘偉。規範自然。安成進士劉雲章嘗贊之曰。淵乎玄酒之在尊。凜乎太阿之未出匣。瞻乎其清而



元儒碑傳集

卷一五二

挹之弗竭、薰乎其和而即之弗可狎。又曰、使及門孔氏、則風雲之詠歸、端章甫之禮樂、固將進退綽然而特視其所合。蓋確論也。先生孝友篤志、歲時祭脩古禮、燕處必嚴、未嘗啟口及人過失。有文集若干卷、承旨宋公濂爲之序。詩若干卷、裏城楊伯謙序之。洪武十六年某月某日卒、年六十有七。王氏世有德義、其先出晉司徒導之後、由金陵來徙、至宋戶部侍郎贊顧于仁宗朝、事載郡志。又若干世、至主爲榮王府賓客、與周文忠、楊文節皆善。學者稱紅溪先生。紅溪若干世、至性夫、性夫子以道。元季韓公復嘗薦之、以親老辭。二子、先生兄弟也。先生娶陳氏、繼李氏、皆有賢德。子男一、伯貞、舉明經累官瓊州知府。女一、嫁嚴玄齡。孫男二、信、直、舉進士爲翰林修撰。曾孫男八、女三。先生初葬千秋鄉大徑之原、至是瓊州公丁李夫人憂、改葬先生新山之原、使直屬士奇銘墓。士奇蓋生晚、不足究知萬一、然念鄉人老長識先生者盡矣、當時門人親受教者亦多不在、將使後

之學者有志乎先進、其何所考法也。且士奇於王氏重世好、又少嘗侍教先生兄弟及瓊州公矣、故不敢辭不敏、不銘、謹述其所知大槩而爲銘曰、

奕奕王山、澄江洋洋。猗歟先生、邦人之望。江山出雲、雨于下土。君子之道、有蓄不施。道之傳矣、孰不爲材。佐理于隆、濟濟偕來。世其遠矣、後來何師。猗歟先生、曷究予思。

楊士奇撰 東里文集卷一八

故徵士竹亭王先生墓表

王君子抱瑰傑之才、負特立之志、不得施於用以見於事功、韜藏沉晦、老死牖下、似若可恨、然其言行之懿、足以垂世、有沒而不朽者、固不係於彼。若西昌竹亭王先生是已。先生博通乎六藝之文、潛心於聖賢之學、窮天人之際、達古今之理、文章制作、典重深厚、行已取舍、嶢然明白、求之古人、蓋不多讓。自爲兒時、讀孟子書、即知義利之辨、深有慕乎先儒之說。既長、益刻苦自勵、而卒造乎成。適元季兵亂、有以先生爲薦、上名京師。時便宜授官、命除福建行省照磨。先生知時不可有爲也、遂辭不赴。尋授亞中大夫、吉安路

治中亦不就。隱避於鄉邑。屬

國朝混一四海。開科取士。洪武庚戌。與考廣東貢舉。明年。臺臣薦為

親王說書。

召至數月。授福建鹽運司副使。以老態辭。

賜歸田里。自是屏居不出。自號披學者。授經講說。極天理人欲之辨。剖析精微。傾盡無餘。先生丰神秀偉。胸襟軒豁。辭溫氣和。渾然不見崖岸。故人樂於相從。自是及門者漸積。素炙咸為佳士。尤好賦詩。春容典則。優入盛唐諸大家。所與唱和往還者。皆魁士名人。喜游山水。必窮其勝。輒發於吟咏。故所作甚多。今傳者二妙集。先生與弟御史公子序之作也。兄弟俱名。故稱之曰二妙云。先生事親孝。於親戚有恩。與兄弟友愛。事先之禮。世罕簡畧。先生別為一室。做朱子祠堂之制。以祀其先。四時薦享。率依家禮。墓祭亦然。親沒已久。每念及輒悲痛。後御史公解官家居。怡怡同樂。旦暮不相離。出入問卷。又偕戚儀整肅。人望而敬之。平生持己甚嚴。待物甚恕。口未嘗言人過失。所為不先人而人自不能及。所教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乎矩度。使其施於事功。必有所稱述。惜其終老於一鄉而已。先生諱沂。字子與。竹亭蓋學者稱之也。先世系出瑯琊。高祖叔可。曾祖孟炎。祖性夫。俱隱德不仕。父

以道。母彭氏。先生生於故元延祐丁巳五月二十日。洪武癸亥一日。偶得疾。起坐神色不亂。呼御史公曰。今日永訣矣。遂沒。是年六月二十七日也。享年六十有七。娶陳氏。先沒。繼李氏。俱有婦道。子二人。長伯貞。今為瓊州府知府。次仲孚。早夭。女一人。適同里嚴元齡。孫男二人。行敏。行儉。行儉今為翰林脩撰。曾孫男積。棣。傑。種。桓。鎮。穆。和。杻。桐。種。邑之千秋鄉大徑之原。有文集若干卷。名曰竹亭。遺稿藏于家。先生墓至今未有文以表於墓。翰林脩撰梁潛為撰次行狀。直持來謁廣為文曰。此家君之命也。廣先大夫延平府君與御史公同仕于

朝。相知親厚。二家子弟往還無間。廣夙欽聞望。嘗非一日。豈敢以固陋辭。竊觀自古才能之士。不過於時。則辭氣激揚。胸中勃發。不平之聲。鳴號求售。終老而不止。惟有道之士。知時進退。不以得失為懷。若先生抱負令器。取公卿大夫可以立致。壯遇亂時。遠跡以自潔。晚逢

治朝。欽社以先退。出處從容。不矯不抗。謂非有道之士。其能之乎。夫有德而無位者。後必享其慶。故其子若孫咸躋膺仕。原原而來。蓋未已也。持獨其大者以表見于世。庶俾後來者有所倣則焉。

永樂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



儒藏

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同郡胡廣撰。

胡廣撰 宛委別藏本《王徵士詩》附錄

校記

①子男一：《行狀》作「子三人」。

②子二人：《行狀》作「子三人」。

③「邑」字上當脫「葬」字。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五十三

趙觀光 蔡復初 戴良 黃寬

劉干

趙君墓誌銘

趙君觀光字觀國慶元之鄞人其先仕宋曾大父逢龍宗正卿兼侍講大父建知徽州婺源縣父伯翁始晦德不仕君幼多智識稍長好讀書通達時務以郡博士弟子員得推擇試吏奉化州尋遷昌國至正十年冬黃巖海寇荐起而昌國為州在大海中距黃巖一息可至也其州侯特穆爾布哈問計於君君謂今州兵寡弱且不諳水戰惟蘭秀二山居民悍勇善鬪擊習海事若募以厚貲示以重賞其人必樂為我用用以擒賊無難矣侯然君言即以其事委君君招諭有方不擾而事集明年正月從侯引兵出海聞帥總軍民兵同會海門洋俄而賊船百餘艘卒至衆皆惴縮莫敢進獨君所部民兵與奮戰至晚無大勝負明日君方分給軍饋巡隄上賊船

又大至即說侯速進敵而賊衆數倍我軍莫支君持短兵接戰矢石交下軍與賊不可辨且後無援兵遂執節以死侯亦遇害是月二十五日也方君募民兵時或見其不憚勞勩私謂君曰侯受天子命守茲土盡忠報國固宜君不過一小吏設有功功且不顯倘有不測寧不重貽父母憂君曰人臣食祿難其死所也吾雖小吏亦既食其祿矣臨難以避可乎於是卒戮力捐軀以及於難得年三十有五以某年月日葬某山之原娶戴氏子男二人君為吏廉而有守勇於赴事赴功上官悉信用之然皆夫人之所能至其死事昭顯如此則有人所難能者矣嗚呼忠義天性也由之而致死故死皆無媿而世徒論其人之貴賤以為其死之重輕何哉銘以表君之藏他日史氏傳忠義者尚或有徵也銘曰  
死有不朽殺身成仁名則既完遑卹厥身我作君銘刻在貞珉

王禕撰 《王忠文集》卷二四



逸士蔡君墓誌銘

漢置五經博士。李唐以還。士用明經薦。由是學者尚專門之業。有能博求其師而兼通數經者。未始數數見也。若玉融逸士蔡君明善。蓋有志于是。而不膠於一端之陋者。君諱復初。明善其字。幼穎敏。從鄉先生林梅所。余大車受書。治舉子業。既又從進士盧先生諱希受詩。晚歲復學易。其於三經。研究與音。折衷訓傳。能得聖賢微旨。士類推先之。嘗一試有司。不售。則慨然曰。學貴有德於身心。科目進取。利以誅人。不足為也。閉門讀誦。風雨寒暑不休。羣經百氏。以至虞初。裨官裨論。曲說靡不窮討。太守申公延致州庠。誘成後進。至正甲申。閩饑。君率里人轉粟廣東。憲闔方遏糴。君進言曰。春秋之義。為鄰分災。閩廣唇齒。寧忍其饑而不卹耶。廣為弛其禁。粟得達數千艘。閩人以活。屬所在盜起。强有力者率武斷鄉曲。福寧陳中與玉融陳一挾私怨。以兵相嚮。禍延齊民。君陳其罪於行省。得命解之。里賴以安。性方介寡合。然

每自信不疑。有知之者則相與至為無異情。盧先生卒。心喪三年。欲為立祠。未克如願。恒心切焉。歲戊申某月某日。以疾卒。年纔五十有二。多士惜之。祖曰應昂。父曰君祿。俱潛隱弗曜。配曰郭氏。生五子。長寬。早世。次曰密。實。容。實。皆知學能文。密任方達顯。女一。適陳克敬。孫男四。術。衍。衍。衛。卜以某月某日葬某里之原。實以某夙好於君也。來請銘。既哭而言曰。君子之施。視其力所至。不以布衣衮裳。而自廣狹其心也。昔者魯仲連排難解紛。而無取。趙悅道通商。米以濟越饑。君之所施。小大雖殊。實亦庶幾焉。嗚呼。明善之學。僅見於此耶。是可悲已。銘曰。

學之豐兮。德之充。世弗用兮。士則宗。猗若人兮。曷有終。

林弼撰 《林登州集》卷二〇

故九靈先生戴公墓誌銘

九靈先生既歿之二十八年。次子樂述其平生行述來京師。授友同曰。先君捐館已久。而墓石未銘。樂年且垂老。恐一旦溘先朝露。是終無以暴其懿美於世。子於先君為內姪。又嘗有師弟子之分。知先君者莫若子也。銘烏忍不為。友同拜且泣曰。是故友同之風夜不遑自寧者。第念先生乃一代名儒。宜託諸能言之士。以垂不朽。今既久而未有所屬。尚敢以愚陋辭哉。遂叙而銘之。先生諱良。字叔能。姓戴氏。其先杜陵人。十八世祖昭。唐咸通間任浙之東道五部兵馬大元帥。平南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尚書令。仲子堂始遷。娶之浦江。好馳馬試劍。故名所居里曰馬劍。厥後子孫日益繁夥。樂善業儒。為縣之望族。曾大父諱錫。大父諱濟。父諱暄。皆隱德弗耀。先生天資警敏。性至孝。母劉夫人病。日侍湯藥。抱持寢興。衣不解帶者逾年。居父母喪。哀毀幾不能生。每遇忌辰。輒嗚咽流涕。處兄弟備盡恩愛。長姪恭早

喪父。教之踰己子。早從烏傷朱震亨先生習醫業。後以其術大顯於時。官至太醫院使。皆先生力也。生平嗜讀書。雖祁寒盛暑。恒至夜分乃寐。故天文地理。醫卜佛老之書。靡不精究其旨。初治經習舉子業。尋棄去。專力為古文。時柳文肅公貴。黃文獻公潛。吳文貞公策。皆以文章鳴浙水東。先生往來受業門下。盡得其間奧。與文肅公尤親密。公之死。為經紀其家。持心喪三年始歸。余忠宣公闕持憲節過婺州。聞先生善歌詩。數相過從。論古今作者詞旨優劣。公欣然曰。士不知詩久矣。非子吾不敢相語。乃盡授以平日所得於師友者。而先生詩名遂雄視乎東南矣。家居遠城邑。朋遊講習頗夥。即買地數畝。結屋數十楹。日與同輩討論濂洛性理之微言。家事有無。悉置不問。親黨或勸以營產業為子孫計。先生謝曰。子孫貧富非吾可知。且家世業儒。詩書之外。亦不能有他圖也。居無何。起為月泉書院山長。後生士子接其風猷。無不以踐履實學相勸勉。至正辛丑。以為耆擢授





中順大夫、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儒學提舉。然時事已不靖，無可行其志，乃攜從子溫、淳、海至中州，欲與豪傑交而卒無所遇，遂南還四明。四明多佳山水，耆儒故老往往流寓於茲，先生每相與宴集為樂，酒酣賦詩，擊節歌詠，聞者以為有黍離秀麥之遺音焉。國朝洪武壬戌，以禮幣徵先生至京師，即日召見，試文辭若干篇，命大官予膳，留會同館，名公鉅卿見無虛日，甚或以師禮事之。既而上欲用先生，先生以老病固辭，頗忤旨，待罪久之。一日感微疾，即為書謝諸親舊，猶拳拳以忠孝大節為語。迨疾亟，召樂謂曰：「吾罪戾本深，賴聖恩寬貸，獲保首領以死，念無報効，汝等幸自勉，以益前人之譽，乃為賢子孫耳。」語畢遂端坐，卒於寓舍。實癸亥四月十七日也。享年六十有七。樂以道遠不克扶柩南還，乃擇地火化，奉其骨而歸。以是年十一月十五日葬於縣南嘉興鄉西山之原。配趙氏，故宋宗室梅石處士必俊之女。有賢德。先公八年卒。至是合窆焉。子男二人，長禮，本縣

儒學訓導。後十三年卒。次即樂，今為本縣醫學訓科。女二，長適張琪，次適倪佐。孫男八，孫女三。先生神氣爽朗，美鬚髯，不妄喜怒，終日危坐無情容。與人言必吐露情實，善誘掖後進。嘗以所居在九靈山，晚年自號九靈山人，故學者咸以九靈先生稱之。所著述有和陶詩一卷、九靈山房集三十卷、春秋經傳考三十二卷，藏於家。嗚呼！先生以盛年遭世多故，晚遇聖朝而迫於老病，故終身莫克伸其志。然志雖不伸一時，而文章之鏗鉤炳耀，所以光前修啟後武，維持斯文而振其遺緒者，固自足伸於永久也。銘曰：

身之強也，時則已非；時之逢也，身則已衰。韜英飲華，大昌厥辭，雖不獲薦郊廟，而亦有足樂於山巔水涯。嗚呼！先生之高也，豈後人而無知。

文淵閣修書官、修職郎、太醫院御醫門生趙友同撰。

黃詢饒墓誌銘

黃詢饒名寬，福寧州翁潭里人也。家世仕族，有故譜載春申君歌至其大父汝慈，凡三十餘世，歷歷可考。父芝生二子，長容，次詢饒也。詢饒性耿介，少知自重，不妄與人交，寡言力學。累薦不第，益刮磨為古文家，無僭石之儲，而能怡其親友。其兄故一州人，皆高詢饒行，自以為不及。壬辰兵亂，詢饒避遷他所，及歸，盡失其故業。又連遭父母兄嫂之喪，貧不克葬，遂憂感以卒。實至正辛丑十二月某日也。詢饒年四十四，不娶，無後。州人表參政聞而悲之，曰：吾州賴有黃先生，不幸絕矣。我不為之斂，將何以慰其死而勸賢者乎？乃買地治塋于石輦之陽，以明年六月甲申遷詢饒柩，并其四喪而合葬之。于是州人士嘖嘖益賢詢饒，而義表君之為也。宣城貢師泰過其州，詢饒友人陳興祖張浩來求銘。銘曰：命孰使之窮，身孰使之凶。孰豐其行而啗其逢，孰茂其初而遏其終。謂天夢夢，孰義其封。

貢師泰撰《玩齋集》卷一〇

故奉和州學正劉府君墓誌銘 有序

洪武四年春三月，永豐儒臣劉干府君應詔來京。閏月丙子，皇上御外朝召見，俾敷釋聖經賢傳。府君據其章旨而疏其會通，上為首肯再三。翼日丁丑，復召見，勅儀曹賜冠衣。又明日戊寅，復召見，從容謂曰：爾能任州邑之職乎？府君俯伏歷陳其情素，繼曰：臣生于亂離，幸際真人啟運，獲見天日，豈不知效奔走以竭愚衷。第以犬馬之齒既衰，顛毛種種，自度不能有所為矣，敢辭。上熟視之，曰：爾誠老矣，宜賦詩以見志。君揮毫立就，詩進，上大悅，命太官賜之酒，放之還山。五年春二月乙巳，邁疾。三月甲子，正衣冠而逝。春秋五十有五。歿後之三日丁卯，葬州東某里之巖坑。八年春二月，其子厚奉前監察御史丁節狀走南京，徵灋為之銘。當府君之召見也，灋實侍上左右，親見召被龍光，及退食青溪寓舍，府君又來謁，揚眉吐氣，論議頗英發，灋意其必享上壽以終，孰知



別去僅一年、遽作土中人矣。世事不可料、往往如此、可不悲夫。因不辭序而銘之。府君諱干、字允恭、劉氏。其先漢長沙定王之後、定王生五子、其一封宜春侯、凡新淦清江之間有劉姓者、皆侯之子孫也。九世祖文、自新淦遷吉之永豐。曾祖洪、祖弼、父庭蘭、皆業儒。府君幼淵敏、矻矻嗜學、書室懸燈、屋壁盡黑。大父與客坐、命屢從子弟賦詩、府君應口成、今體四韻、語多驚人、客為之動色。年稍長、以文謁虞文靖公集、公深器之。至正七年、用春秋取鄉試第三名文解、會試南宮不利。十年、復薦于鄉、名在第二、北上復不利。無幾、微不足之色、獨謂親友曰：中原亂將作乎、風氣日漓、而人心不固、時鼓邪說以蠱其中、譬猶病者已在心腹間、吾得瞑目不見之幸矣。未幾、果然。時府君以下第恩例署泰和州學正。之官未久、而羣盜竄起、永豐亦為盜所據。府君傷二親之陷、徒步犯荆棘、晝伏宵行、出萬死中、竟迎親以就祿養。泰和當積古之衝、時元綱解紐、省憲之臣不相能、用兵爭強、府

君卒調解之、民陰受其賜。秩滿還鄉、烽火猶未息、府君潛遁岩穴、幅巾杖屨、追逐雲月、未嘗以世故少嬰其念。應熙和夷冲、若將終身焉。國朝繼承大統、遣使者四出、徵辟賢能。府君至京師、以疾辭。越二年、薦至、又固辭。會科目之行、歷考福建、廣東二行省鄉試、得士為多人、至今稱之。府君尚風義、立心忠信、伯兄蚤世、撫諸姪如已出。同年友聶克敬擢第而還、無以給道塗費、府君傾已橐濟之。士人劉季恭值歲儉困悴、不能存、府君養之於家、與其同甘苦。他行事多類此云。娶王氏、吉水士族也。以婦道聞。子男子四、壽、厚、鼎、正、皆能繼其業、而厚尤善文辭、即來速銘者。孫五、善、嘉、義、幹、啟。其所著詩文凡若干卷、藏于家。源官儀曹時、與魯侍郎魯為同僚、侍郎府君友也。備言府君嗜義如嗜利、知無不為、或以非理相干、輒深閉固拒、弗之從。幽國忠宣公余闕亦奇其為人、當還自燕南、嘗作序贈之。公極慎許與、片言不以假人、則府君之為人可知矣。使天錫以耆年、日坐左右、熟陳

說道德、令學者知所矜式、雖曰老而不仕、亦當有贊於  
邦治、奈何死之、奈何死之、不識司化權者果為何如、可  
不悲夫、銘曰、

行潔而明、玉之輝只、文葩而則、錦為姿只、鸛方摩雲、復  
退飛只、經奮之藝、日耘耔只、遠探聖髓、發樞機只、渾以  
及物、自適推只、有聲四達、蔚為人師只、烽火相連、望絕  
庭闈只、蹈彼虎口、終全親以歸只、名聞九天、錫以冠衣  
只、龍光炳朗、照耀里閭只、不有君子、將孰依只、一鑑之  
亡、中心悲只、太史勒銘、鑄在幽墟只、

宋濂撰 四庫本《文憲集》卷二



儒藏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五十四

趙汭

東山趙先生汭行狀

先生諱汭字子常姓趙氏其先隴西人唐中和間有諱思者避地新安海寧之龍源里八世孫曰安慶時方寇亂率義民勦平之事聞授西隅總管安慶生先祖為宋京庠學官歲大侵出康賙貧提刑汪文振嘗銘其墓二子次曰大振淮東漕司總管大振二子長夢營將仕郎夢營二子長彌孝浦江稅官彌孝子象元號可齋才識超異元平江南徽既下鄰邑有持兵未服者將加屠戮可齋盡發私藏詣軍門請而屠戮不行由是貳令休寧遷婺源丞改授信州司獄以疾辭既而朝京授杭州仁和令未至卒於揚州二子幼曰克明號松莊孝友敦厚鄉稱善人實先生之考也娶同邑汪氏生五男二女先生最幼初夫人夢飛鳥自齊雲巖來集於懷覺有娠明年延祐六年己未三月癸亥先生生焉資稟卓絕自孩

抱聞讀書輒能成誦及就外傳讀朱子四書疑難不一師告以初學毋過求意輒不釋夜歸取文公大全集語錄等書繙閱五鼓始休由是有悟遂厲志聖賢之學不事舉子業少長遍詣郡之師儒遂有負笈四方之思甯恒庶以為衆糧執贄之具親友或議其非弗顧聞九江黃楚望先生杜門著述歲丁丑往拜之先生窮經以積思自悟為主故其教人引而不發使其自思一再登門乃得授六經疑義十餘條以歸辛巳秋復往留二歲得口授六十四卦義與學春秋之要過嚴陵請益於夏先生大之問易象春秋書法如何先生以所聞於黃先生者對夏先生歎以徒費心力為戒因出示其家傳先天易書曰此義易一大象也繼如杭謁黃文獻公於官署公以師道自居不少借辭色及誦所進書大異之待以殊禮甲申失怙卒喪謁翰林虞公於臨川授館于家一歲其所上書曰聖賢之道大矣學者可不知其要乎嘗聞之吾之至尊至貴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加之者此心

是也。吾之至親至切。舉天下之學不足以先之者。求放心之謂也。然非真有所見。無以為日用常行之地。非真有所得。無以為造詣歸宿之極。所謂為學之要者。庶幾在此。此沅之所以日夜憂懼。以求聞乎先覺之訓。而未之有得者也。然沅之幼也。聞江西有吳先生焉。行脩道立。為世表儀。而成已誨人。深悲空言之無益。及觀閣下所為行狀。而知先生為學之方矣。伏惟閣下察其有志。以其所得於先生者而賜教焉。俾於入德之門。不致迷其所趨。而天之所以與我至尊至貴。可以反身而有得。則閣下之賜大矣。時江西憲試請題。虞公擬策問江右先賢及朱陸二氏立教所以異同。具對。卒言劉侍讀有功聖經。至論朱陸二子入德之門。尤為精切詳備。末乃舉朱子曰。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而熹平日所論。却是道問學上多了。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不墮於一偏也。又舉陸子曰。追惟曩昔。粗心浮氣。徒致參辰。豈足酬議。以二說為證。使其合併於暮歲。微言精義。必有契

焉。子靜則已往矣。虞公譔其後曰。子常生朱子之鄉。而得陸氏之說於二家之所以成已教人。反復究竟明白。蓋素用力斯事者。非綴緝傳會之比也。厥後再往。公愈加敬異。及疾革。先生適在左右。凡喪事損益。皆以為託諸子。請先生狀其行。歲丙戌。再遊九江。則黃先生已捐館矣。有袁誠夫者。文正公高弟。緝師說為四書日錄。旨意與朱子多殊。請商訂。先生為條別是非數萬言。袁公心服。多所更定。趙郡蘇公伯脩。虞公之徒也。為浙省叅政。與先生友善。比入守邦畿。要同往。以母老辭歸。名其居曰東山精舍。虞公嘗為之記。舉先生之言曰。沅蚤歲學於鄉。求程朱之餘緒。誦習經訓。辨釋其文義之外。無所致力焉。誠恐終身不足知至。畢世不能意識。古昔聖賢師弟子之授受如斯而已乎。切嘗思之。以求墮轍之正。至於道南之歎。而有感焉。蓋其屬之龜山者。必有所在。而豫章延平所以授之朱子者。亦非有他道也。不然。羅李二公無事業以見於時。無文采以垂於後。其所學



者何學、所事者何事、而吾朱子所謂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亦將何所指乎。此精舍之作、所以願盡心焉者也。其於大學、則謂三綱舉聖人事為大學標準、八目乃教學者用力之方、故明明德、新民、傳中無學者工夫、而脩身傳中無聖人氣象。其舉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而逆推其用力之序、則明古之聖人亦必由學而至、而學者之功、必可至於聖人。又以為格物是窮盡物理、程子所謂講明義理、分別是非之類是也。致知是程子所謂明諸心、又云潛心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之類是也。二事不可合為一、唯程子言之甚明。若曰致知在格物、在字之義不同、遂疑格致分而為二、則傳中言齊家在脩身、脩身在正心、謂二者合為一可乎。且聞明道先生謂學者若無事可行、且去靜坐之言、而伊川先生每見人靜坐、輒歎其善學。及朱子得於羅李二公所相授、亦必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為如何、而求其所謂中者、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為有在乎是

也。由是鷄初鳴則起、澄心默坐、涵養本源、以為致思之地、而後凡所得於師之指、及文字與義、有未通者、必用向上工夫以求之。於是造詣精深、而一旦豁然矣。蓋雖雅志不苟於仕、而身則優為、當四方擾攘、嘗論為國家者、不能舉天下大勢、以定攻守之宜、而所在浪戰、不求智勇之士、真可任將兵者、使臺省貴人、郡縣俗吏、共軍旅之權、仗行省討亂、御史臺督視如平時、而誅求劫奪之弊、反覆壞爛之由、朝廷終無自知之。兵財兩匱、郡邑一切以矯假病民、而上官方且守故常、不知通變長久之道、賞罰不明、故是非淆混、而治安撥亂之術、行軍克敵之方、皆廢不講、徒欲以歲月削平、安可得哉。大率近歲用兵之失、不越斯言、而先生經濟之才、亦可見矣。自精舍成、四方學者、尊之為東山先生云。壬辰兵興、先生奉母夫人避地、盡心調護。及郡邑繼復、而夫人以天年終。丙申、天兵克定郡邑、其主將慕先生名德、禮羅不至。丁酉、寓于衡之柯山。己亥、結茅于星溪之古閣山。山深





聞家人事幾絕。潛心著述。雖當顛沛流離。而進脩之功不少輟。士寅春歸東山。時大明龍興。創業金陵。吾邑已附屬六年矣。有司屢奉命徵辟。繼以議禮召。皆以疾得辭。已酉。起山林遺士共脩元史。先生在召中。暨竣事。得請還。未幾疾復作。十有一月丙申。而先生捐世矣。得年僅五十有一。於戲痛哉。配同邑程氏女二人。長適汪璫。次適蘇敗男一人。夢吉甫入學。側室朱氏所出也。先生孝養二親。出乎天性。居喪哀毀過禮。事諸兄備盡敬友。撫幼以慈。三兄歿於他鄉。諸子不能為喪具。先生奉柩歸葬。從兄子弼有遺孤。先生撫之成立。當賦斂煩重之際。俾能保其恒產。吳氏甥失其恃怙。無所依。為之收養。若此者在先生皆所優為。有不能殫述者。新安自朱子後。儒學之盛。四方稱之。為東南鄒魯。然其末流。或以辨析之義。纂輯羣言。即為朱子之學。先生獨超然有見於聖賢之授受。不徒在於推究文義之間。故其讀書。一切以實理求之。反而驗之於已。非有以信其必然不已。當

時鄉先生皆留心著述。所以羽翼程朱之教者。具有成書。先生受而讀之。猶謂未知為學之要。常曰。讀書最患多疑。每展卷則羣疑競起。如蝟毛。要須得程朱復作而命之。而後可釋然爾。是以質諸師而不得者。卒求之程朱遺言。而有見焉。其於窮經之要。則有得於黃先生而推極之。其初見黃先生問年。答曰。已未。黃先生曰。生吾刊六經補註之歲也。或曰。書刊矣。恐無讀者。予曰。當是讀者未生耳。豈知吾子適生是歲耶。然春秋託始之歲。亦已未也。斯文緣契實在斯乎。先生請問窮經之要。惟告以在乎致思。問致思之道。乃舉一事為例。禮曰。女有五不娶。其一為喪父。長子先儒。以喪父無兄者當之。如使其言為然。則喪父無兄之子。何罪見絕於人如此。先生思之。久而後得其說曰。此蓋宋桓夫人許穆夫人之類爾。故古註言無所受命。猶未失也。若喪父而無兄。則期功之親皆得為主矣。黃先生大稱善。遂授以求春秋書法曰。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

十二年之內。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外。既又為易置其語曰。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外。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內。先生受其說。退而思之。久乃悟其意。則二百四十二年之外者。魯史書法。二百四十二年之內者。聖人書法也。黃先生各以二義貫一理之旨。以為單傳密付。悉在於斯。先生即黃先生六經補註等書。取凡為春秋說者。參以耳聞。類萃為春秋師說三卷。復因其意為春秋集傳十五卷。既而求之於經終有未盡。聖人之意。因思載記經解有曰。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始悟是經全以一筆一削見義。苟不屬辭比事。考其異同之故。以求之。未有得其說者。蓋左氏與杜註有得於魯史遺法。主史以釋經。而不知有筆削之法。至若公穀。啖趙。陳氏俱有屬辭遺意。則知求筆削之旨。而不知先考魯史之舊章。二者各得一偏。不能無弊。合而求之。具見得失。由是不傳之旨。煥然復明。

每謂非黃先生教。以先考史法。而後經義可求。則不得其門而入也。及重改集傳。越四載始克成編。復思是經倫類區別。為義至精。參互錯綜。易相矛盾。苟不推類以通之。豈無遺憾。遂著春秋屬辭八篇。雖萬變不齊。始終各有條理。於是一經本旨方完。每謂苦思之功。若有神助。聖人復起。不易吾言。又以為春秋必攷左傳事實為先。杜元凱。陳君舉皆有得於此。而各有所蔽。因著左傳補註十卷。吾鄉風林先生亦以窮經為務。而莫肯雷同。一見是書。輒曰。前無古人。春秋之旨。論定於此矣。時駙馬都尉和陽王公鎮徽。以春秋屬辭師說。左氏補註。下商山義塾刻梓。以廣其傳。然屬辭詳著筆削之權。集傳乃明經世之志。必二書相表裏。而後經旨無所遺。速屬辭成書。復改集傳。使歸於一。至昭二十七年而賁志以歿。門人倪尚誼證以屬辭義例。質之以平日所聞於先生者。參互考據。足成之。若尚誼亦可謂有功於先生之門矣。其於易經。則聞諸黃先生。必須明象。又曰。易象與

春秋書法廢失之由大畧相同苟通其一則可以觸機而悟矣。先生春秋本旨既明於易寤寐不忘致思每有所悟則喟然曰黃先生豈欺我哉。嘗曰春秋文義賴孟子之言而後有據於周易亦必見其說如孟子之論春秋者而後聖人之情可得而推焉。先生嘗作序卦圖說及經文開端乾坤屯三卦解大畧以為義皇設卦繫辭名之曰易繫辭傳上篇所贊皆其事也。神農黃帝氏繼作各因義皇之易別定卦序自為一代之書。逮夏而商其辭則世有增益蓋無不備皆為占筮之用。連山歸藏是也。至周文王以至德而不免夷里之難乃本義皇之易因其交易對待反易相因之象定于上下二篇以天下之道明君臣之義因陰陽消長盈虛之變以著人事進退存亡之戒。其辭之所繫必有關於此者取之而非聖人一時自為是言也。逮周公相成王二叔流言召公不悅亦有感於先王憂患故乃即卦爻象象取其愛惡遠近相攻相取之情作為爻辭與先王之書相表裏以

其制作之旨視連山歸藏少異。題曰周易。其書與二易俱掌於太史。占筮家得通用之而義則不專主於占筮。孔子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始終其要無咎。此周易之本義。蓋先生所求論周易本旨如孟子之論春秋者卒有得於夫子斯言而不假乎他求也。詩五言初學六朝後改習建安諸子及老杜近體則學乎唐人。其為文曰必以理勝為主然後命意遣辭則沛然矣。烜竊觀先生之學以積思為本領以自悟為歸宿。勉夫切已向上之工夫而至乎窮經復古之成效。豈偶然哉。烜自獲交先生不以疎謬進而教之往來請益遂得聞窮經之要及春秋筆削之旨。自悔其前學之非而惜聞道之晚也。方期以晚年相與講授周易象學而先生遽已謝世矣。何後學之不幸也。抑斯文廢興關於天運非人所得測識歟。尚諒偕其子夢吉屬烜為狀。烜末學庸淺何足以知先生哉。然



受知最厚、義不容辭、姑述所見聞如右。願學君子尚表  
章之、俾垂永久、非為先生九京有光、實亦斯文之幸也。  
諸生星源詹烜謹狀。

詹烜撰 《東山存稿》附錄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五十五

曾蕃 沈性善 陳達 韓謬

鄭琮 周天祐 蔣元

曾秀才墓志銘

曾氏遠有代序。秀才諱蕃，字伯蕃。宋尚書戶部郎中直史官，累贈太師密國公。其十世祖也。太常博士，累贈太師魯國公。易占九世祖也。魯國公之子知衡州安仁縣宰，中書舍人，鞏親弟。安仁七世孫鉉，定居金谿。朝議大夫，贈少師。秀才高祖也。皇僉福建閩海道提刑按察司事，奉議大夫，致仕。沖子，曾祖也。文柄，大父也。元默，父也。母樊氏。娶徐氏。秀才生延祐七年四月。八歲，祖父使從里人危素受學。越九年，讀書通大義，頗學爲詞章。其平居色莊氣和，恂恂謹飭，厚重若成人者。命之事，不敢少懈。故其大父加愛之。從余廣信山中，其嫗家張氏亦愛之。余在京師，聞其能理家事，敬賓客，而未嘗廢業，謂可不墮其家。乃以至正三年十一月□□以疾卒。余適病，目在告，聞之加劇。明年秋，使還臨川，欲哭之，而史事嚴，弗能往。以十一月□□葬已之某鄉某原。其父以書抵豫章，請爲之銘。其辭甚悲。願余家於曾氏爲契好者四世矣。而秀才從余遊久，非銘無以洩吾哀，亦無以慰其親之志。迺敘而銘之。銘曰：

曾氏逾江，盛於南豐。世以儒鳴，開國君公。英英蘭玉，其

始當復，而獨隕傷。琢銘山麓。

危素撰 《危太樸文續集》卷五

沈秀才墓志銘

始素里中陸文安公，新安朱文公同時竝起，而文安公之高第弟子在四明者四人，其一沈端憲公煥。素致書大瀛海道士呂虛夷曰：端憲公子郡人，遺書富存，能爲求之甚幸。至正三年秋，呂君以書介沈君師孟奉遺書來京師。既繕寫而序志之。於是師孟數相往來，察其爲人，益謹厚簡默，可進於學者。明年春，素以使事求史館遺書，而師孟亦辭歸省其大父母。父母且曰：吾將待先生慈谿之上。及至鄞，則師孟舟次會稽死矣。其弟聞善以狀來求爲墓銘。方是時，呂君亦先師孟一月以死。悲夫！尙忍爲之銘耶？按狀：師孟諱性善，至治元年三月生。髫髻敏慧，篤志於學。弱冠能爲舉子業，居家孝敬愛族，黨交譽之。嘗曰：昔之君子，往往遊以充其學，藏深伏晦，不幾陋乎？其至京師，實稟命於大父，而後啟行。還至呂梁，疾作，卒之日三月壬子也。得年廿有四。父愬友，母張氏。大父壽翁，娶方氏。子男一人，道心。以明年某月日葬於慈谿縣西嶼鄉梧桐灣之原。悲夫！尙忍爲之銘耶？銘曰：

端憲書亡，復行後，嗟子之名同不朽。我銘茲阡，貽永久。

危素撰 《危太樸文續集》卷五



故元翰林侍讀學士陳公墓表

在昔元正已丑盜發海上又明年改順德變不五六年滬東  
西江左右朔南北內不靖亂如海中滬前若未幾而後者樓起  
土崩之患危在朝夕其君臣當風夜惕厲憂勤殫竭心營營  
而反之正若揆焚拯溺之不暇乃誕相與無嫌滬荒視之  
日猶有甚者不以廢除事官思慮盡懷奸臣權檢廢  
或希至于此則先嘗帖木兒也公于時官文奉憤激于表憂形  
于色率御史善材抗疏彈擊木兒少頃思萬一帝心感悟焉使常  
因公之言立誅奸臣以謝天下反昔所為國弼弼愛猶可以登  
中興之功抹須臾之運奈何奸臣甫窺而遽用顧諟公非宜言  
而欲殺之由是聚正解體盜賊橫行兵交關下雖衆觀望者相  
應獨獨糾糾生民塗炭大明問罪之師至通判帝遂并宗  
廟遁而社稷遂失是雖運作之有所終曆數之有所歸抑豈不  
以疏法家佛士忽忠言至計也哉嗟夫亡國之主未有不以奸  
邪為賢而以忠讜為狂者也亦未有妨用非人以言為謬而國  
能存者也故公伯祖宋相直中景定初以次丁大全而禍管建  
昌軍公以勅充會帖木兒而幾見殺丞相之言不用後二十餘年  
而宋社以屋公之言不用後十餘年而元社以屋言曰與亂同  
事則不亡信矣夫丞相也公也生與死會何其絕相但公非  
不幸與然身噴而名隨之初非不幸也而況元亡公分致死以  
殉國雖擊之肘而其心則與乃祖行軍司馬死汾水關同謀也  
一門之內百歲之間風烈相終始所謂世篤忠貞者哉嗚呼公  
姓陳氏諱達字元達溫之永嘉人家世之南溪自司馬始高祖  
晉宋累贈少傅元贈中奉大夫秘書卿護軍追封永嘉郡侯

安惠曾祖永春宋累贈少師元贈集賢學士直學大夫上柱軍  
追封永嘉郡侯諡恭恪祖自中郎司馬元贈集賢學士直學大夫  
司從上柱國追封溫國公諡康順考諱達字元達永嘉人諡恭恪  
司從宣政院使兼監察御史使領吐蕃宣慰使高祖妣王氏曾祖  
妣楊氏並封永嘉郡夫人祖妣楊氏封溫國太夫人妣江氏封  
溫國夫人而公妣氏出也三歲而孤伯母陳氏夫人氏教育  
之長大年十五歲入宿衛二十學書於平章康里公燾燾待制  
杜公本學詩於張貞居天雨馬教授伯誠三十書名與康里公  
上下欽安燾成在廷善筆札者咸書榜上進擢用公所進者至  
正壬辰權備本堂司經尋轉正字又遷文學立朝恭潔黜之為  
人事無大小言必剴切皇太子禮親之不徒以其善書也勅充  
管帖木兒是丁酉冬親太子晉諫得不報遂辭所居官明年遷  
海南歸永嘉即墓下以居從進士陳高授尚書局易語及時事  
輒流涕於色既而帝見亂甚始思公顧其兄大都留守愛稽時  
問公安在對曰病臥故里即日以徵事郎同舍太常禮儀院事  
召不拜又召拜集賢直學士亞中大夫無太子贊善最後召以  
翰林侍讀學士資德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同知經筵事後兩  
召皆有御衣上尊之賜而公終已不赴其言曰吾嘗見病者不  
早使醫師治之及在膏肓始召醫從事雖扁鵲亦走而已今因  
事如此豈臣子之所忍見然賢如先丞相處輔弼之地猶不能  
存宋於垂亡況吾之材職以論思獨能存元於垂亡乎  
王師克溫公自沉湖軍士出之引佩刀自殺軍士奪之乃斷髮  
示無用猶安置漳州後遇赦任便居住乃還蘭溪病風痺且  
三年矣聞有薦之于朝者遂却藥不御而卒公生以元之至  
治壬戌七月一日卒以洪武乙卯十月六日葬蘭溪縣甘棠鄉



門村原以壬戌十月二十日娶江氏封永嘉郡夫人。子男五，曰智、曰聰、曰常、曰定、曰觀。女三，一適永嘉鮑行，一適黃岩鮑五一，許嫁蘭溪楊球。球男二，震、毅。今翰林吳君沆嘗銘公墓矣，而謂伯衡不可無一言。白公之志，伯衡惟君子所貴，大節為先，公所樹立豈不偉哉？乃若既貴且富而孜孜問學，推德於人，而不自以為易，人或負之而不以為恨，他人未易施也。在公何難，難其手畫一代不數人，亦公餘事耳。以故不備述，而獨書其關於國者。表諸神道，其辭不殺，蓋以公言不用於當時，為可惜。公行無愧於先祖，為可貴。雖有國者以懲，而事君者以勸云。係以辭曰：火之初熒，未至烈烈；升斗之水，沃可以滅。及其燎原，烟燭漲天，雖竭江河，烏能撲滅？國步方艱，不用公言，國步孔棘，乃召公還。有策莫施，還也何裨？不禁以報乃分之宜。國破城亡，摧枯拉朽，不獲直遂。天數人歟？死雖不果，義則無愧。世其家者，在其在是。

蘇伯衡撰 《蘇平仲文集》卷一三

元故將仕郎建寧路錄事兼防禦事韓君墓誌銘

歲行在未之十月，友人韓君致用有失聲之疾，既而稍差，告於始豐徐一夔曰：吾近者音吐不揚，此一經受病也。吾殆不久於世。子素知我，能及我未死時為我著埋銘，亦足謝也。余謝之曰：禮無是也。吾誠後死，銘君未晚，何用太早計耶？後一年為洪武十三年十月甲子，而君果卒，年五十有九。其孤師可以明年某月某日奉柩葬于會稽縣上管鄉昌源先塋之次。哀經請門請銘曰：先人臨終時囑師可曰：徐君嘗諾我以銘矣，必得徐君銘，乃有以慰我於地下。先生其勿辭。嗚呼，誰意吾果銘君於一年之後哉？江湖寥落，失此良友，尚忍不銘之哉？乃序而銘之。君諱諤，姓韓氏，致用字也。其先相之安陽人。宋司徒兼侍中尚書令魏國忠獻王琦其十世祖也。靖康之亂，忠獻之曾孫朝請大夫尚書左司員外郎直秘閣知饒州累贈金紫光祿大夫膺胄始定居于越，則君



之七世祖也。曾大父將仕郎桂甫。大父義行先生元。宋亡始不有祿仕。博極羣書。研精性理之學。與其從弟莊節先生性自相師友。先後師表當世。父耘之。亦以文學書翰知名。母魏氏。君之生也。有文獻之懿。耳濡目染。無非詩書禮樂之訓。經史百氏。博覽強記。為文老蒼。不作嫵媚語。然亦好古法書名畫。藝器之屬。以資博雅。與人交情誼周至。或行檢有不謹者。輒謝絕之。且急於義。見人窮約。若自己致。必盡力振之。嘗過嘉興。有故人子貧不能葬其親。君惻然。傾已素葬之。身饑寒不恤也。力學制行。聲譽日起。時天下承平。大夫士之過越者。必慕與之交。名公鉅人如歐陽文公。黃文獻公。見其文行器識。亦數為延譽。而張內翰翥。危內翰素特之尤厚。有請必為論著弗靳。或久不相見。輒枉書問候。浙東部使者嘗薦補太平路儒學正。不就。後王御史餘慶。余御史觀薦之于朝。擢温州路儒學教授。乃稍起就職。東嘉學者聞君至。爭自鼓舞曰。是為義行先生之孫。莊節先生之從

孫。必能以經術淑我。君既至。首延明經士。分經以教。而已坐講堂上。辯析經史疑義。以牖導之。三年皆有成。及考。乃欲引去。學者爭共挽留之。又居二年。朝廷乃調建寧路錄事兼防禦事。階將侍郎。遂移病不赴。俄值更化。蒐羅舊所用士而用之。君曰。吾非庸敏也。亦從吾志爾。初。忠獻當唱第時。太史奏曰。下五色雲見。後金紫卜宅。乃在越之五雲門。君因自號五雲生。其卜築鑑湖上。亦名曰五雲書屋。君之歸自永嘉也。書屋無恙。因閉門却掃。不接人事。日以著述為職業。曰。書屋固不負吾也。晚無他好。獨好文字。手抄奇文成帙。時出而誦之。或他適。必訪學古之家。與之極論。論不合。輒卷而去。錢塘其舊游也。素稱文物都會。亦時過浙河訪之。運去物改。徘徊四顧。度無合者。則折而過余曰。斯文在子。吾觀子文理粹矣。而氣加充。必俾後行遠。吾死必以銘累子。故君之嬰疾也。即欲以銘事屬我。今死矣。苟弗有請。吾猶當銘之。矧其孤請之固哉。君平生所著述有五雲書屋藁六卷。



重定先世祭式一卷、彙粹魏國家集十二卷、類編名人詩文八卷、名人尺牘一卷。君嘗一娶、有奇疾不乳而死、遂不再娶、以從兄謂之子為後、即師可也。師可亦嗜學、克世其家云。銘曰、

魏國世澤有長源、其流愈遠愈弗堙。錄事承之播清芬、毅然直往志不羣。擯却羣飛肆孤騫、曰吾不敢媿吾門。好古學慕揚子雲、獨行與元德秀倫。誰云今人非古人、同派合污世泯琴。斯人云亡孰可親、有悲弗紓述茲文。

徐一夔撰 《始豐稿》卷九

### 從弟琮墓誌銘

從弟琮、字叔方、先仲父諱椿齡之子也。仲父早無子、從兄璿本洪氏、於先祖母為姪孫、仲父取以為子。仲父晚生琮而死、嘗命琮父事其兄、故琮視兄猶父、兄撫之如子、友愛篤至。琮年十有五、從吾友程文先生學書法、得鍾繇筆意、一時號能書。予有山水癖、好堪輿家言、號地理學。琮從予遊三日、盡得吾意、其聰明敏捷類如此。且

善幹蠱、知艱難、無子弟之過、意其必振吾宗也。至正三年癸未四月二十日、以疾卒、年二十二。某年某月某日、塋所居西南百餘步。予悲其竟夭死、將無聞於世、乃為銘刻冢上。銘曰、

嗚呼琮乎千里駒、今其死矣。天喪予、無可奈何、徒長吁。

鄭玉撰 《師山集》卷七

### 故貞孝處士周公墓志銘

公諱天祐、字思順、姓周氏。其先汴人、五世祖燧、宋機察官、靖康末、扈從高宗南渡、占籍於杭。曾祖淳一、曾祖妣某氏。祖道誠、祖妣某氏。父公美、妣姚氏。初、公美年既高、無子、禱於山川之神、一夕夢神人賜以白石、而姚氏娠、公閱十四月生。公幼穎悟、異常兒、稍長、好學、讀書記、數千言、後受易於吳興宇文子貞、以三舉有司、輒斥其有不如已者、往往皆先登、因而歎曰、科舉之得失、豈足以榮辱吾邪。學至而得之者、宜也、非幸也、其失之者、命也。學不至而失之者、亦宜也、非不幸也、其得之者、命也。

即棄所業文不復為。居家以孝聞。父母有疾。晝夜侍左右。不去。密禱諸祠。乞以身代死。親沒。哀毀踰禮。其產頗饒。又推恩宗族。殯無歸者五喪。嫁甥女之孤而貧者。監察御史李完者薦於朝。授嘉興路崇德州之倅。不赴。築室漁溪之上。耕釣自適。搢紳士多造其門。歲時會稚童置酒酣宴。放而不越於禮。或里中有爭者。輒喻而解之。人為無訟。洪武四年七月十七日。以疾終。生於元癸亥歲七月十八日。以是月三十日葬茅家山祖塋之側。享年四十有九。娶朱氏。子二人。長惟敬。次惟謙。女三人。長適孫景義。次適李景忠。其一未行。孫男一。孟珍。孫女二人。嗚呼。以公之學行過人。而與時忤。如雲雷之蓄不獲一施。又竟奪其年而止於是乎。天之報施。恒啻於善人也。與之遊者。私為之謚曰貞孝處士。以著其實云。銘曰。嗚呼。處士其才孔有。而時之不偶也。其積既厚。而年復不久也。穀隕於畝。而殖此稂莠也。天默默以黜吾將安咎也。刻石墓道。庶存而不朽也。

貝瓊撰 《清江文集》卷三〇

### 蔣生元家銘

生名元。字身之。吳興安化鄉陳漬里人也。祖慶元主簿。必直。父宣政院掾克明。元生質機警。五歲入小學。日誦書數千言。十歲善屬文。二十學明經義。試有司不競。輒自忿曰。吾學經無師說。吾黜宜也。乃歸告其父曰。會稽楊先生某。東南授經之師。吾將不遠千里。執贄而北面之。父憂其素病。羸止之曰。天其將門之幸。先生從吾聘。汝學可已。不須奔走千里。學未可望。而我憂先焉。汝學之成不成。卜於先生之來不來也。予嘉其父子心往焉。時至正四年十一月某日也。閱三年。元學成。蔣氏之族咸相慶曰。元以先生之來不來。卜學之成不某等又以元之成不卜蔣氏之盛衰焉。元成矣。先生之賜不微矣。蔣氏之慶長矣。嗚呼。又豈料元學成而娶娶而即死乎。始余至元家。元婦家催元娶。連子語其父曰。元娶學無成。理遲。吾業可授。父力卻婦家娶期。期三年而通孀元。

得卒學。婦家申娶期。適相者又言曰。元娶早。早亡。娶遲十年可免爾。元父弗信。娶焉。娶未月而元病。未期而元死矣。於戲。相者之言。其得天歟。得人歟。元學吾春秋者也。春秋之法。以人合天。不以天任天。元之卒。受教於其以人合天歟。其娶而即死。抑以天任天者歟。嗚呼。人歟天歟。吾不得而知之矣。元生於泰定元年四月二十七日。死至正七年八月初六日也。閱二十日無赴。又閱二十日。夜夢元衣其所常服來拜曰。元死矣。幸遵先生教。不娶而學。僅有成。不幸而符相者言。急娶而速死也。吾父兄將以某月某日葬元車注之原。元學於先生。無毫毛表世。死無先生一言以表吾埋土。吾其迄與黃土同腐乎。予聞其言。怛而驚。亟諾之。明旦有扣門者。乃蔣氏伴赴也。予為之哭慟。遂俾學子吳毅書其志。復銘曰。生以人得天。死不得天。以人吁嗟元乎。睿而病而厘。未宦而昏。力天厥身。人耶。吾不知其所因。

楊維禎撰《東維子集》卷二五

校記

①史官：當作「史館」。

②將侍郎：當作「將仕郎」。見文題。



儒藏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五十六

趙友桂 倪可與 陳中立 楊謙  
方槐生 蔣允 陳汝秩 孔希學  
鄭櫟

趙誥仲墓志銘

括趙君諱友桂字誥仲一字國芳。漢恭憲王元佐十二世孫也。曾祖曰崇煥。祖曰必垵。國子進士。父曰良賢。集慶路錄事司典史。君少有志。載籍中鈎索義訓。如廷尉持法。不激不阿。務得其平。雖經諸講師詮足。一有露跡。必讞而絕之。弗絕弗止也。其於天官律歷聲音制度之學。尤能窮其會通。蓋君于古書無所不究。援據精博。君子多其微。間發為辭章。珠潔玉溫。絕無鵠盤駢拔之病。中山李桓先生自號文章家。極慎推輿。數稱君典雅不羣。君亦視學愈于人。恒不可一世。客袖文來見。讀一二語。弗與輒覆手掩几上。視雲漢作他語。獨善臨海舒卓。阜至。夜談屢及旦。或怒詈如閭勢。或大號墮幘在地。唯

恐卓去亟。故挽遊仙都山遲之。沿道行言。猶刺刺達舊館人揖。有目不見。飯至且辨。且食入咽。不計寡多斥去。人皆指笑之。謂病狂易云。君負氣高。意功名可以引手致。屢試藝屢黜。原闕利且益之志不少變。每拊髀喟曰。文未至爾。文未至爾。文至。祿烏能逃我。未幾隨父宦金陵。丙申金陵大亂。幸萬死得存。驚警內傷。六月十五日患暴下。醫不能方。越三日卒。壽甫三十三。未娶。無為主後者。所著書有夏小正解。詩書易諸錄辨。南泉索。兵後多亡。其兄友松深哀之。蒐羅成書。且收君骨還。指以某年月日葬南明山之西。抱書詣予哭。丐銘其墓。予發書讀之。亦泣下。嗚呼。自師廢民散。士安於寡陋。獵取凡近。以斧藻厥躬。妄相標榜。謂彼為毛鄭。此為韓張。疑然若可名世。及叩其傳記所存。雖古人常通習者。喫喫不能道一語。惟瞪目視左右若土偶人。是果何為者邪。如君者。殆可哀已。銘曰。不昭其真。不融其奇。不洩其施。遽淪于隳。我懷伊人。中

心孔悲。南明之西，有氣吐霓，化為龍文，上貫少微，後千萬年，於赫弗虧。

宋濂撰 《宋景濂未刻集》卷下

### 處士倪君仲權墓表

嗚呼！余友倪君仲權，明之風節士也。年始五十有三，未試而卒。實洪武九年五月九日，將以次年十一月三十日葬於鄞縣桃源鄉黃沙之原。其長子豫翁奉書永新，請表諸墓，余義不可辭。蓋知君為詳，遂書其實曰：君諱可與，仲權其字也。倪於明為著姓，其先當唐昭宗有脩武府君者，自永嘉徙郡之象山，子孫又分徙定海。今居郡城者，則自君曾太父徙也。曾太父諱文偉，大父諱敬聰，元贈嘉議大夫、慶元路總管、上輕車都尉，追封千乘郡侯。父諱天澤，贈敦武校尉、台州路黃岩州判官。母俞氏，贈宜人黃巖君性夷曠，憫儻，別構高閣竹墅，治居第，日觴豆娛賢士。以君秀異，不使少去左右，君因以觀感異常。既長，從鄉先生遊，如程公畏齋，方外碩宿如噩夢

堂，名宦如太常柳公傳、戶部尚書貢公太甫、應奉邢公吉甫、狀元陳公子山，益得以砥礪學業，獎掖風節，有聲譽。既而元運將去，豪傑並起，歲丙申海上李得孫以歸，順帥浙東，頓軍漁浦，聞君名，以書幣招君為諸暨州判官。君歎曰：彼雖禮士，可致我哉！却使者弗顧。天台方公擁兵入城，奮威武，累官至丞相，凡出其麾下者皆得奏請於朝，致顯官。君伯仲亦因而受元爵貴顯，君澹焉自樂，若弗知之者。丞相妻越國夫人薨，將葬，聞君深於禮文，命君考禮行事，君固謝不許。或勸君曰：人鮮以知禮聞，致禮益國，明哲之士也。苟忤其意，非自庇之道。君於是強起而考侯邦小君之制，凡從葬明器、綿披柳篋等物，率有品式，與執事者七百人，郡人皆未之前覩。丞相大悅，事畢，欲授以官，并以白金綵段為贈，不受。時河南王庫庫公總戎中原，浙江丞相達實公以便宜行事，人以才畧見者，錫爵不悞，人爭往，惟恐後。有力挽君與俱，君歎曰：庫庫公自設官擬朝廷，達實公玩兵而自弱，其



儒藏

勢豈建功之地哉。況道路梗塞，必蹈海或走間道始可達，冒險而要名，君子不為也。力挽君者遂婉報而去。朝廷舉茂異，授定海主簿，以在方公境壤中，亦不就。惟與故人之遷於學者遊行吟適園池中，以玩愒光景而已。平生孝友，疎財慕義，為長厚事。積書盈齋室，手校雖不倦書，脩倪氏譜系，續胡貫夫廟學典禮，補朱子家禮。有司方起君議禮于朝，而君以遘疾告人曰：吾死矣夫。夜有冕服如王者，俾余教其二子。乃令治棺具，甫就而絕，神氣不亂。於乎，君未卒之先，今天子勘定天下，天下據有城邑，以豪傑稱者悉係頸銜壁為降虜，向之利其福而大其門，得志於當時，亦隨以消歇無聞焉。君獨以風節自勵，雖不偶以沒，而高風殊邈，不可泯滅，汨於先而耀于今，孰有過於君哉。

烏斯道撰 四庫本《春草齋集》卷五

莆田陳府君墓銘

君諱中立，字誠中，姓陳氏。莆田之忠門人。其先有名爰者，宋紹聖間舉進士，官奉議郎。曾祖諱子文，祖諱君保，父諱高，有學行，學徒私謚曰靖逸。翰林侍講學士晉安張公以寧銘其墓。母林氏。君季父諱齊，早死無子，君以祖命後之。少受經於溫陵盧公琦，公以文學著稱，君聞其指授，色承心解。日暮月邁，莆士皆歎服之。元至正間，部使者行縣，集經生試，君輒魁諸生。會張路公蠲以脩撰使莆，見君文誦而奇之，由是君名益著。然就有司試即不利，君語人曰：我命薄故爾，非吾文之罪也。遂隱居，不復有仕進意。晚乃結廬壺山，年五十有三，以國朝洪武十一年正月十二日終于家。君事先有禮，每諱日必素服悲哀，至終身不忘。初，君之祖暨父欲營義塾以教里中子弟，規制未備而歿。君繼先志，創廟建學，學後為祠，祀父軒晦庵、夾溪三先生，復為祠廟右奉其師盧公之主。講說有堂，燕居有室，凡學之制無所不究。割祭田





宋濂撰 四庫本《文憲集》卷一九

十餘畝以食為師者儲山園之利以資春秋之祭。凡為  
 淑人善俗之計者又咸極其慮。君曰陳經傳為學者剖  
 析聖賢大旨鄉人賴之。嗚呼世之為士者其未遇也常  
 以無位不足施其所學為憂。及既得位則又顧畏怯縮  
 為其身謀終無所益於人者衆矣。夫豈知君子之為善  
 固不在乎位之大小哉。若君者一介之士未嘗受釜庾  
 之祿而汲汲焉以化其鄉人為心其亦異于懷位尸祿  
 者多矣。君配國清林氏子男曰堂曰基女二長適郡人  
 顧初幼在室皆林氏出。堂將以是年某月日葬君于某  
 山之原請銘于太史氏濂濂嘗銘君母墓聞君行宜銘  
 銘曰  
 維古之士不以位世降俗偷位斯貴貴而無能冠狗彘  
 豈若夫君賤為庶居家孝友推以義闢虛建學躬訓蒞  
 鄉髦如雲聆且肆少長斷斷類洙泗化篤為良暴更懿  
 醇儒為功斯小試嗟哉後人繼其志廟祀勿忘欽永世

元龍興路儒學正楊公墓誌銘

宋忠臣建康通判贈徽猷閣待制諡忠襄吉水楊公之  
 七世孫曰伯恭。伯恭魁偉有才畧敦大義。元季為龍興  
 路儒學正時陳友諒兵掠江西諸郡皆無守備伯恭首  
 上書藩憲大臣陳用兵理財數事其言闡切又言宜宿  
 重兵江州扼漢沔之咽喉固江右之藩屏。衆迂視之既  
 而朝命劉鶚守江州中道聞警止龍興未進伯恭為畫  
 計募斬黃丁民之奔來者給兵仗使隨行。既行又數貽  
 書促鶚曰及今尚可為不可緩也。又數數以策干藩憲  
 獨憲使韓準與伯恭意合而典兵者不見聽用。友諒既  
 連陷諸郡伯恭以義勸率諸大姓之奔竄在外者出壯  
 勇捐金帛為尅復計。事集輒為典兵者所沮遂罷歸不  
 出。未幾而龍興亦陷矣。友諒既敗死江西內附詔舉故  
 官有材幹者用之伯恭以疾辭。伯恭諱謙風采凝重孝  
 友出於天性少受經于鄉先生劉粹衷其學務實踐後  
 補國子生用前代忠賢之後特賜出身得學正。首上言

建忠節祠於鄉郡以勵風俗朝廷從之在官創學規及課試法以勉學子先聖殿學舍書籍禮器有敝者皆完葺如新廣學田以饒士居家不問有無傾貲復忠裏賜田於異姓曰棄此則棄先德矣以詩振起族人平生與人言忠義事尤懇切云祖某考某妣某氏娶某氏子男二旭昶昶嘗舉賢良以親老辭女三皆適宦族孫男若干其卒以洪武某年某月某日享年若干其塋某原既塋廿有幾年孫尚節以余同宗譜奉事狀屬為銘夫忠節人道之大端也士食國家之祿不幸而丁艱難危急之際懷負罷能有所格不得展其分寸鬱鬱焉抱忠憤而不能自己者非其命也夫若伯恭可謂無忝其家者矣銘曰渥注之出卓犖超逸不疾而速千里一息胡羈弗乘而騁驚駘卒蹶以仆嗚呼曷追奕奕楊氏忠節興家厥後繩繩襲芳趾華偉歟先生一命在下君臣之義允執惟固材與志偕孰捉其行吾殫吾心卒遏其成亦既全歸從我先祖先德世承式觀來者

楊士奇撰《東里文集》卷一八

莆田方時舉墓銘

余始銘莆田方君應元之墓則知方君有二賢子其長諱槐生字時舉尤以文名心固識之後聞時舉以郡守辟為郡校師人尤稱之余愈慕其名而以未及見之為恨然頗自意余官京師去莆不甚遠以時舉之才校師豈足以老之哉余雖耄見之必有日及余引年告歸有以狀徵銘署其後曰文峭者則時舉之子省其狀當銘者則時舉而時舉以洪武六年六月六日已死矣及考論其死故編民有怨其郡丞者誣訟之于部使者辭蔓連時舉已白其誣遣歸及上官疑其獄有贓再逮之時舉恐遂拜辭孔子廟及其先祠遍與朋友訣夜半給其妻子就寢沈井中嗚呼其可哀也乎按狀時舉儒者也少資稟過人受業于進士方君德至及鄉貢進士鄭君陸通春秋書詩三經年二十輒為人師善講說為文辭元至正中方岳大臣交章以學行隱逸薦之不起擢為漳州路北溪書院山長不赴授泉州路儒學教授卒不從及國朝以校師辟辭不獲乃就職為師七年惟以推所學淑髦士為務恬不以操簿勢卑動其心焉呼時舉之所守如此豈非君子哉時舉嘗義如飢渴祭忠惠公表之祠林文節公光朝劉文定公克莊之墓皆圯壞時舉請于有力者善完之其先朱光祿卿偕為郡名人則祠之于學官晉江知縣深道墓為盜斂則治而瘞之其族祖族父及外王父母四喪未舉則哭之肅之郡乘自宋南渡以降廢而不脩則陳于上而脩之其家譜謀未備則備之焉呼時舉之所為如此豈非君子哉時舉謹終有禮平居未嘗去衣冠出言秩秩有章與人交薰然和翼然恭愍然久而不變聞人善則揚之不置有不愜意者必論折之使合理而後已其務德如此而年僅四十有五寧不誠可哀乎與時舉同時之人有學不若時舉文不若時舉言論不若時舉而都顯位享豐祿得上壽以死者矣而天獨窮時舉之



元儒碑集

卷一五六

身又關其壽豈非命也耶。然命者出於天。惟君子能安之。而小人皆反之。安乎命以行。而所遇有橫逆者。雖大猶壽也。雖賤猶貴也。以能全其天也。不能安乎命。所為戾乎天。而僥倖得福者。雖壽猶夭也。雖貴猶賤也。以弃其天也。然則時舉雖不獲一命。不登下壽。而所受於天者。白于鬼神而無愧。質于聖賢而可徵。又何足悲乎。辨而銘之。所以慰時舉。亦以慰其子也。時舉娶朱氏。故宦族。二子。長即文煊。次文煥。二女。適柯。應元。墓銘。茲不著。時舉之葬。以某年月日。墓在某山之原。銘曰。

宋濂撰 四庫叢刊本《宋學士文集》卷七三

### 蔣季高墓誌銘

嗚呼。是惟季高之墓。季高諱允升。蔣姓。東陽人。年二十有九以卒。至正十七年七月甲戌。其卒之年月日也。葬以明年某月日。墓在乘驄鄉御史里華樹塢之原。初。禕與季高同從翰林侍講學士黃公游。季高之卒。公甚哀之。將為銘其墓。俄而亦遽捐館。遺命以屬之禕。嗚呼。禕尚忍銘吾季高耶。雖然。季高之交於禕也厚。矧以公嘗有命。師友之誼。於是為至。銘非禕誰實宜為。季高之先自漢山亭侯澄。由京兆徙義興。又七世為晉吳郡太守。樞。復徙臨海。又十七世。為唐吏部員外郎。則之子勳。為吳越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迺徙東陽。又十七世。入國朝。為南康路建昌縣主簿。沐。季高之曾大父也。大父吉。襄陽路穀城縣尉。父玄。私諡貞節先生。母葛氏。季高幼穎異。讀書過目即成誦。見稱奇童。稍長。益自力於學。貞節君性嚴毅。教訓甚篤。延太末方先生麒。同邑李先生亦於家塾。俾季高禮而師之。貞節君與兩先生皆金

華文懿許公弟子其學承朱子之正傳凡天人性命之奧禮樂名物度數之詳季高悉得於耳提面命而會其指歸年甫弱冠所學已粹然一出於正矣及貞節君與兩先生繼沒季高乃束書入懷師山中博考而精思之所有既富發為文章動合法度而時時喜自馳騁有古作者風會黃公致政家居季高爰登其門公一代文章宗工少所許可每見季高所述作未嘗不稱賞以為得之之晚也季高為人恂恂然樂易不自銜鬻而議論風槩度越人表動靜出處嘗擇義而舉事母孝相其三兄植門戶振鄉閭周姻族備極恭順以故道季高之善者內外遠邇無間言季高嘗試有司不合遂棄其業弗為部使者舉其茂材當得官未報而季高死矣學士大夫以謂季高之於學行進而未止將必遠大其材有成而志有所就孰謂不幸而輒死也故其死也識與不識凡知其人者皆為之悲而學士大夫於此尤歎夫天者之難必也嗚呼季高之不得壽考以盡其材以究其志豈

不有命在天而命之至於如此何也抑天之於君子降年不永者亦何可勝數而君子之所以名世則在此而不在彼嗚呼有如季高者因其實而論其名其亦足以不朽矣夫季高娶陳氏子男三人旭暉時皆幼所著有時敏齋稿若干卷將葬其伯兄允同復以外甥楊希所為狀來達銘銘曰

命之愆弗永年名之晰可長世固茲藏無壞傷勒貞碣示來葉

王棟撰 王忠文集卷二四

陳維寅墳志銘

處士諱汝秩字惟寅姓陳氏其先本蜀人遠祖蒙嘗登宋宣和進士第歷官至左朝散大夫曾大父洽宋鄉貢進士大父公父微皆有隱德父嘗從草廬吳先生學既卒業乃北上燕趙適交當時名公鉅卿論天下事已而南還遂於吳卜居焉母江氏宋丞相萬里之孫女也處士生而警敏剛介才氣過人早失怙能力貧以篤學工

於詩文有古作者之風。且耆古凡前代名畫法書與今人之作心誠好之雖傾貲購得弗惜也。與人論古今人物賢否治道興衰自夜至於曙弗怠也。奉母夫人曲盡歡心與人交懇懇而有情。當大明維新以人材聘至京將大用辭以母老得歸田里。正圖菽水以盡親餘年竟以疾卒。豈不哀哉。處士生於天曆己巳十一月初四日卒於洪武乙丑四月一日享年五十有七。娶袁氏生男一人純女四人咸未娶嫁。卜以是月六日丁酉葬吳縣雅宜山大墩之原。從先人兆次。友人張適叙而銘之。銘曰。嗚呼惟寅豐其才而莫伸工其辭而益貧。竟清晦以終身者將以發乎後昆也耶。

張適撰《珊瑚木難》卷七

### 襲封衍聖公神道碑

洪武十四年秋九月二十日宣聖五十六代孫資善大夫襲封衍聖公以疾終于正寢。越三年為洪武甲子春正月其子訥以服闋入覲。禮官引見華蓋殿上問以宗族蕃衍子姪賢否訥奏對動合禮度即命館于太學。翼日召嗣襲封衍聖公御製諡詞以賜。既受封之五日出前左司員外郎王翼所誌其先公墓銘示予曰。不肖孤負荷先德忝嗣厥世聖天子不以訥無所肖似俾襲顯封位列公爵。惟是先考之卒雖紀其歲月納諸墳中墓道碑石尚未有刻。先生執司文衡捨先生其誰託哉。固敢以請。既還之四月復以書來速遂即其世系封爵卒葬月日以著之文。按公諱希學字士行為宣聖五十六代孫曾祖沅贈濟寧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魯郡侯。曾祖妣女真氏追封魯郡夫人。祖思晦襲封衍聖公贈通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追封魯郡公諡文肅。祖妣張氏追封魯郡太夫人。公賦性明敏好



儒藏

學尤嗜漢隸。甫冠即有成人志。二十一歲侍御公始同知太常禮儀院事。以公襲封。公克自樹立。於經籍子史靡不研究。問學優贍。文詞雅馴。每賓客讌集。談笑揮洒。輒以成章。皆出人意表。觀者奇之。四方好事者多求公書隸。得之則什襲珍藏。元季兵起。青齊。冀。及。關。里。公誓不污於亂。即間道走燕城。得賜見拜秘書卿。仍襲封爵。歲戊申。我皇明初。革元命。海宇以次平治。朝詣行在。上清問下民。公即以歷代治亂條對。從容有序。甚嘉納之。自後歲入覲于京。賜予稠疊。恩禮益隆。每正旦上受萬國朝賀。特命公班亞上相。始至。中使慰勞館餽。下及童隸無不霑給。蓋其誠意所動。宸衷特加異數也。祖庭自兵後。日就圯壞。所費浩穰。公從容措置。期以歲月。卒就成功。復祭田侵於豪民者五十頃。禮罷。禮服樂舞。儀以次備舉。煥然一新。卒復舊觀。年四十七歲。以疾卒。遠邇大夫士聞者莫不悼其不克于壽也。計聞朝廷遣使禮祭。是年十一月日葬焉。凡再娶。先配董氏。中州功臣家。贈

魯郡夫人。繼室孫氏。前進士遼陽行省平章彥明女。亦卒。皆附葬。子男二人。長曰訥。董出也。次曰諤。孫出也。女二人。長適淑南衛楊鎮撫子思。次在室。孫男一人。曰稱。尚幼。公昆弟八人。在公為長。次希說。次希範。次希進。希麟。希鳳。又次希順。希尹。希斌。皆有文學。家庭雍睦。為東魯家法。予記弱冠游太學。師事助教陳眾仲先生。而公之父侍御公寔同齋舍者有年。情好日洽。後幾二十年。當元季兵起。公間道歸朝。時侍御公至。太常公侍立左右。神采迥異。信其名門子也。予於今獲領太學。而公之子訥又已襲封號。則知公者莫予若也。請銘。奚敢辭。銘曰。聖澤汪洋。厚德流芳。公承其慶。奕世彌昌。才鬱乎中。鏗其琳琅。脫畧芳葩。惟德是將。大成績緒。木鐸振響。繼述以孝。垂裕無疆。幼遭盛際。名流萬方。堂陞奏對。扶然有章。聞明治亂。始自陶唐。公襲其封。儲瑞發祥。惟聖子孫。表表昂昂。喜動天朝。禮錫孔彰。報效未伸。蚤夜匪忘。志期成績。業復其常。魯山蒼蒼。泗水湯湯。乾坤毓秀。有

子才良。早服遺訓。文著巖廊。吐辭煥發。炳炳烺烺。御製  
頒賜。存沒有光。碑立道左。地久天長。

宋訥撰 《西隱集》卷八

### 鄭樞墓銘

浦陽鄭樞。少凝慤寡言。能暗誦易詩書論語孟子。稍出  
為詩歌。可觀。先生長者能之。為加布其首。字曰叔通。年  
二十。至正丁酉三月辛巳。以病熱亡。四月癸酉。葬仁義  
里三角山。其父漁哭之慟。來謂予曰。樞也。幸從先生遊。  
先生謂為可教。竊意其能亢吾宗。今不幸死矣。先生儻  
不死之。盍為銘。予聞亦哀不自勝。為著銘曰。  
父母生子。孰不欲望其成。矧如樞之秀穎者乎。今未出  
弱齡而遽實魄泉下。可悲也哉。可感也哉。

宋濂撰 《文憲集》卷二〇



儒藏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儒林碑传九

作者=杨仕文，舒大刚主编

页数=675

SS号=12315583

DX号=000007486502

出版日期=2005. 05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